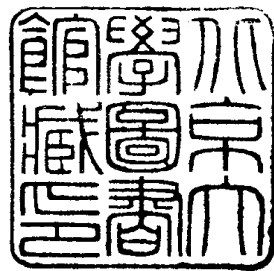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八七冊目次

憂患集偶鈔不分卷子遺錄一卷

〔清〕戴名世撰
清康熙尤雲鶚寶翰樓刻本

一

掣鯨堂詩集十三卷

〔清〕費錫璜撰
清康熙刻本

一五九

東江詩鈔十二卷

〔清〕唐孫華撰
清康熙刻本

二九五

壑雲篇文集十六卷

〔清〕李伍漢撰
清康熙懶雲堂刻本

四一九

憂患集偶鈔不分卷子遺錄一卷

〔清〕戴名世撰

清康熙尤雲鶚寶翰樓刻

本

北京圖書館藏

下國書

而發爲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自垂于天地而

與爲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之遞運而

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矣

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里在焉此天地之神靈爲之

發育非止由于秦岱也而一時從遊之徒亦多東國之

產則岳神蓋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甫申誦于詩楊震

郭子儀諸公多在華山下惟恒霍之靈自古至今未有

所洩而霍更甚霍山者今安慶天柱山古南嶽也安慶

永年

紫色陳武仝熟王數著子著著史冊其以隨筆見

者寥寥明興以來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倪震

猶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而後南岳之祀移于湘南

霍山不列五岳之數其靈或有所蘊然予嘗遊其間

西登華山虞夏爲山神祇雖預示祠官而禮樂

則多改其姓名而女歸焉而後焉

是以爲神有司鑒金縢圖其利而圖山蜀彝然太青

表石鑿象暴開土之爲黃帝虞舜之所鑿也下亦名太

為漢武
之祿
後世
淫賞
之物
不得
而受
之則
蓋止之

神必能守古制以自樂而無羨于彼之播性塞玉相宅

以三公之號爲榮于天下也予與戴君田有名世皆生

霍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里而遙皆迂拙無用予特

而自力于古文以取正于天下而待于後世則皆有其

志顧子力薄才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壯時出語

土產茶葉生至去年稍稍收斂之得者不備若冬日

惠集顏帝所爲述康太僕赴靈發下聖門蒿也靈

讀史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一百一十五 霍光傳

漢方對秋龍遇不蓋一嶺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穴無幾

妻妾失之臣妾兩有與自樂而帝與田有乃應坐其罪

不足選也田縣強不類果隴當龍山之望吳晉參疏錄

100

文之足觀而特則于國印其與霍山同永無是也五

皇極經世一
天官職不類于祠宮警則一
圭土反而安

歲時不廢而抱每以志于古然則今古

陳必奏功名之非爾風氣善者固于霍山方立也

誠如是也田有宜樂而其業頌曰憂患可也曰比年豐

之說蓋吾夫子之志也上章先余之歲取月眉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愛惠集傳鈔目錄

桐城縣名世田有

受業尤雲鶚編次

紀畧四首

弘治朝傳東官僞后及黨禍紀畧

崇禎朝傳翰林城守紀畧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弘治朝傳揚州城守紀畧

傳三十一卷

楊維禔合傳

陳士廉傳

李連亨傳

楊維禔傳

周烈婦傳

王養正傳

劉亮輝傳

孫節婦傳

戴節婦傳

王烈婦傳

以忠孝節婦傳

許盡先生傳

李烈婦傳

郭烈婦傳

黃成傳

袁烈婦傳

吳文輝傳

吳江兩節婦傳

附儀貞四節烈合傳

附烈婦傳

附烈婦傳

附烈婦傳

附烈婦傳

附烈婦傳

記五十五首

意園記

響雪亭記

芝石記

先世遺事記

唐西浦記

遊滬山記

石門決記

醉鄉記

西園記

睡鄉記

兔兒山記

遊西山記

乙亥北行日記

憂庵記

遊爛柯山記

吼山記

古樟記

遊天台山記

東坡全集

雁蕩記

龍鼻泉記

大龍湫記

序四十二首

困學集自序

送僧師孔序

贈趙良次序

潯山先生詩序

贈葉蒼岩序

贈許亦士序

西園記

送釋鍾山序

送朱宇錄序

送蕭端水序

齊詠集自序

劉坡千庵常詩序

送蔣玉泉還昆陵序

李縣國唱和詩序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承遠錄自序

贈劉言潔序

東坡全集

戴氏宗譜序

狄向濤稿序

李松常宗履序

張天閑先生書序

送王序輪之任婺源序

周虎房書序

甲戌小題文序

徐黃虎稿序

方百用稿序

卷翁詩序

關里紀言序

小學論選序

丁丑房書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淮南游草序

已卯鄉試墨卷序

方靈臯稿序

天籟集序

北行日記序

庚辰歲試墨卷序

徐謙齋遺稿序

李氏集序

方遠舉先生詩序

桂溪稿序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汪武曹稿序

九科大題文選序

書十首

答某書

與趙良治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與余生書

與伍張兩生書

與劉百潔書

答趙少宰書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再上韓慕廬大宗伯書

與劉大山書

論三首

范增論

魏其論

撫盜論

說五首

田字說

李氏集序

楊夫字說

藥身說

種樹說

命說示鄭叟

書事二首

書許榮事

書全上選事

雜著五首

讀楊雄傳

錢神問對

討夏二子檄

書貨殖傳後

書閭寧前墓誌後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弘光朝偽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畧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
于宋端親近于晉元統正于李昇而其亡也忽焉其時
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
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起之亡也黨禍始于
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
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
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于東林名

東林黨

沈一貫

顧憲成

高攀龍

孫丕揚

鄒元標

趙南星

流咸樂附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
攻擊如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
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諸子中獨
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于兄弟居長繫中外心而貴
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觖望卽上亦兩難之
一時名流俱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章滿公車上怒
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
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
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爲太子而福王之國
河南所以貴于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王不喜賓客所好

惟倡優雜技中亦皆以爲不足忌國本既定兩黨激而

愈甚泰昌末啓間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蟬

蟬沸莫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浙黨盡歸魏

氏東林駢死牢足餘斥遂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而魏

黨皆錮之終身弗與齒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

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輒朝三

日泣謂羣臣曰福王祖愛子遭家不造遽于閔凶其以

特許卹告數廷議得奉一告于皇貴妃之園饗河南府

司牧陳王孫福王孫王元妃黃氏繼妃李氏皆早薨

與諸王先後避賊至淮上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

同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諸王而東林恐以三

案舊事有嫌于福王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

遣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

初爲太監王坤所構請戍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時時

欲出不得聞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之

再召也大鍼歸誠于延儒求薦已延儒難之遂以士英

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卽大鍼復起也瑤草士英字也延

儒入京見帝旨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

至是太監魏忠賢謀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郅福王

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猶可備已可出也兵部尚書連
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妻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
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兵
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請
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肯吏科給事中李沾復從中主
其議于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至辭讓遂
以福王監國是日

大清兵大北唐王履以吏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妻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俱入閣辦事
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都
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傑澤清

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即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爲
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
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壬寅王卽皇帝位以明年
爲弘光元年甲辰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密
諭參將王之綱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偽制
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振飛遣兵
擊敗之擒偽防禦使武愬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
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 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
太后皇祖妣貴妃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應天祚

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
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遂仍其失云邇上母太妃鄭
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
溫貞仁靖皇后繼如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帝既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
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于外爲
督師士英遂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
皆驕悍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叅軍事南侯
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
可法至揚州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勵願爲

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可法用也文
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于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
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
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攬權婪賄尤甚
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
而不之罪也及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譏謔弘多國家
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
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
自是訪求之使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
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太常寺

少卿奏曰大器定策時懷二心兩人太鉞黨也上曰朕
遭時不造痛淚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係關勉承重
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
日廣皆以爭大鉞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
阮大鉞知兵于冠帶垂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
孫養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恆應天府丞郭維縉陳
侯常延齡等交章言太鉞當在逃竄不宜召上弗聽太
鉞入對稱旨上伏地哭固陛下止知君父之仇未報亦
知祖母之仇未報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批激上
怒自此嫌矣遂使魏藻德復薦之以為兵部右侍郎連

奏事等情

奏事等情

奏事等情

聞江防嚴密尚書左都御史劉宗周疏劾弗聽七月已
丑以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
燕京餘澤清奉欽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
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為問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
敵通一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
去後漢書奉太后詔遣壽王以杭州降自奉自成敗走
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偽官復為明守而南中無一官
一兵出河北自濟寧以西皆北降惟濟寧設守八月
兵燹濟寧下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諸
親舊交言曰鉞不宜去曰廣擬優旨宜付史館而

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倖澤清良佐各
疏劾宗周激變軍情動搖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曰
廣等謀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借以逐姜劉用
大鉞自是中朝之權漸鎮皆得操之矣初大鉞以逆案
廢錮屏居金陵城南潤于聲伎富是時東南名士繼東
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于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
論議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鍾實為盟主其排抵大
鉞不遺餘力大鉞嘗以梨園子弟為間諜每問諸名士
飲酒高會則必用梨園人關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
士口語顧諸名士猶爾爾大鉞為快大鉞聞則

奏事等情

奏事等情

奏事等情

嚼齧寢床大恨會脫賊援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諸
名士慮大鉞且為賊內應則刊書都防亂公檄以討之
無錫顧杲為首而黃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
申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
方域數十百人附之大鉞內啣且懼獨身跳匿于牛首
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鉞之
客語大鉞曰周鍾之老以誦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
誦公者相繼于是大鉞怨鍾及諸名士次消思一旦得
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中官
此輩連謀官進崇禎以柳繼勳楊維垣等次第起用

先以登語逮鍾及前山東按察使俞事雷演祚繁刑部
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跟踏奔竄善類爲
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聲望不悅已者輒冀
入其中其或真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書相詆謀
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
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
斷彙紉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鑒于前車
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與天下事不
堪再壞且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璧侯
湯國祚告于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
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
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
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爲
先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
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與誣構今物
故幾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
猜袁弘勳奏繼咸庇護三案繼咸上疏自辨上曰繼咸
身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先是湖廣巡按
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御史左光先被
收亦奔良玉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

政府實官需餉請上罷亦上弗聽尋致仕去至是逮之
亦不至失職之臣駭駭株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諸
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勲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
部尚書徐石麒不復舉其職去位兵部之婪賄尤甚姦
民挾多金入都即目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
授者累累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積
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此者
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鍼黨益盛張孫振趙之龍得
可索皆爲之爪牙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難
開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寄流以非常之法當權操
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糾劾
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拔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
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
州先是有妖僧曰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齊王
又稱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官聞有隙將
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尚書
錢謙益於是潞王常勞奏姦僧汚穢戶部侍郎申紹芳
爲祖訟冤錢謙益上疏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
大鍼欲借以起大獄爲歷名帖布于通衢海內清疏如
徐石麒徐濟陳子龍鄭應佳夏鴻孫楊廷樞等皆以

其內士英性疎濶本不欲殺入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棄大悲于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為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僂偻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

夢箕真偽錄

史記 弘治朝紀事

本

何字皆不符兵科左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封羣臣環詰之乃言姓名為王之明故駢馬都尉王爵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家奴穆虎于逆旅遂共臥起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于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即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偽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丘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視良久言曰太子識余乎之明不答錦衣從容勸其無

恐之明第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聖遭禍亂至此今無血肩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衷遂踴踊大哭之明卒不語當是時天子聞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激皆謂太子為真訛言繁興一唱百和不可止也法司以正之明獄上上曰此必姦人密謀授意圖為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法司其嚴行往來踪跡及至使之人益大鐵筆又欲借以起大獄陷清流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于是人情益懼民間指士英輩共謀戕害太子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真偽未辨

夢箕真偽錄

史記 弘治朝紀事

十

後方家金鑑錄其言曰若建儲審即果詐偽夢箕必以為真東宮矣乃命養邊保衛使布告天下通使婦皆已明白然後重法逮羅成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童言太子童氏之事謂建儲為臣所欺將使雲倫滅絕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還京童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前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為西宮又言為邵陵王官人且曰吾志與建儲也騰蛟為記分金為贖刑後生一子

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其命其子不置既被刑稱
病上命醫調治候鞠勿令致斃于是醫者進視不報一
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所張自言已千支生三寸
二年生日爲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生而
長七年一月獄官詭爲之書待所請重氏稱謝曰
忘先生也居數月產一男子屬獄中婦人服侍者曰
汝汝則我必死矣矣因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移五
王辰帝奔京師爲亂民出獄不知所養當失慈之懷
也王之與與重氏爲至而兩時而重氏亦死矣
重氏入海長安門者走之彼曰重氏也子不
重氏重氏也
中書上諭重氏重氏之弟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遇一日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宮乃太后所居也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極痛逆婦衣衛稱之自宮中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佛擁之入宮御極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傷亦無聲其項則已死矣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元妃黃氏先帝時册封不幸早世繼趙氏又之重氏
朕即位之初即追封后號昭示中外重氏重氏重氏
之重氏詐冒朕妃初爲郡王何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是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南來新募其家丁穆虎教之冒稱東宮正在嚴勸果
實非僞朕平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官服相親
難者頗多朕于先帝無憾亦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
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平之心加壽壽漸
血崩朕夫婦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但太祖之遺
帝之遺體不勝異姓頑童淆亂宗社當爾重氏重氏
豈容輕爾闖關有太綱法有常刑則不得妄動
朕生臣謹因命法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釋羣臣然而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中書于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禍及上即位數上書侯侯朝政聞有太子事上疏言太
臣蔽至危害皇儲時良王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
督夢庚性凶狡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重氏重氏
英爲名居九江良王病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
侯伯分守城門徵靖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
北調度大鎮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禦之者及太
已至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重氏
楊維垣等請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入重氏
原官仍各贈賡有差殺周鎮雷演祚于獄并前兵科給
事中光時亨平書時亨有僭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

從賊周鍾武懷同殺以辱之正曰朕爲天子豈計匹夫
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
舉在事汗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于銅
陵敗之得功大破慶康兵于板子磯進封得功靖國公
世襲加大猷太子太保諸將各陞陞有差四月丁丑大
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責
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慶康兵帥盡驅
兵抵南岸壬辰上卿太平幸得功營阮大猷總兵馬士
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義民數百人砲擊城兵
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國宮中金帛樂玩珍
之幾空有太學生徐嗣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
應之者趙之龍執蹕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
之明出幽于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王兵者
遣之明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馬百姓又
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
龍捕數十人斬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
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
皆阮馬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
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卽位
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

阮氏及妃嬪數人于豫王爲贊阮氏者諸生阮等之女
謙益選爲帝后與諸妃嬪皆未入官至是獻之豫王
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歸乙未豫王
營于郊壇之龍幸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
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土
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
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遂巡錢塘江土而是時魯王
監國于紹興唐王卽皇帝位于福州敗元隆武山陰王
思任以普抵士英田閣下文采風流素所景慕當國被
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
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固黨以
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
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觀此茫茫誰執其
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
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柄授之守
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
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來奔吾越夫吾越乃
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當先赴胥濤乞
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浸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既
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太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

隆武通爲大兵所覺駢斬于黠溪灘大鍼走浙江抵金華先是大鍼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太學士兼兵部尚書城守而大兵故督師前中與大鍼同事至是大鍼抵城下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鍼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鍼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贖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鍼慨然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聞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鍼下馬步行趨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無棺閱一二日乃昇木屏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于路僅存腐骨而已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疎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神州陸沉被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

今歸怨于屏王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載其實而餘姚黃宗義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畧謂童氏爲皇后而帝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考矣觀帝言官廢相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衾者之愛一則倖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托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巫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真余得脩禡其說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鵬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既講學出居端敬殿上手詔講官稱先生官稱省名諸臣進講章上親爲刪正太子于經籍多官中所誦習書法尤工既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誅賞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妃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坐命宮人曰傳王兒來王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名姓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

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宫后已崩上尋傳殊論至文淵閣
命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事託以輔翼東宮會
閣臣皆出中官置殊論案上而去純臣與太子皆不之
知也賊入得殊論于閣內卽收純臣殺之純臣無他技
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爲賊所得
繫于賊將劉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
乘馬隨自成後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
太子在燕京可法爲王之明事嘗上疏爭之及得懋第
書頗自悔爲書與士英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僞后僞
東官二事深可怪嘆士英因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
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脫于賊徒步至前嘉定伯
周奎家奎烈皇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
養於奎家相見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
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僞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徧
召舊臣識之或謂爲真或言僞謂爲真者皆死太子絞
殺于獄中都人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禎中位
至宰相子告家居弘光時加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禮部尚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以太子事都人圍其
第宅而晉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錢鳳覽爲厲
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爲真被殺者也先是弘光

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乃謚太子曰獻愍
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謹按順治實錄載周奎出告太子
事其辭在疑信之間而二王不知所終余考崇禎十一
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五月丁卯
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郝萌曰犯太子太子
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初星下移四五度太
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移者爲王器已亾之象嗚呼
明之亾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畧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三日延綏曰寧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墻限之自古郡縣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管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德苦遙制非便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清陞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徒實之與屯田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

卷之五

已卯

榆林城守紀畧

一

自是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漠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尚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爲最崇禎初府谷人王嘉胤反自是盜大起名賊巨猾皆在延安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來脂賊李自成陷西安遣其僞毫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畧地至榆林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戚閭閻亞王而莫重遇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家焉李昌齡者鎮番衛人起家勲胄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綏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先後望風走于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顯潘立

卷之六

已卯

榆林城守紀畧

二

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恭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尚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故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銳援枹鼓以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衆皆憤激瞋目握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膚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賁五萬金犒師衆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耕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若手刃邊青爲賊屈耶賊稍稍退于是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帶大社習兵先是賊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榆林亦王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至是昌齡瀝血誓師分汛以守而南城樓則爲都任王家祿惠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遊擊李英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東南城隅則爲右營遊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城之東南觀遠樓則爲潘立勲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

則爲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鵬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韓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爲故真安州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則爲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參將尤岱而故開州知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則爲定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圍晝夜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

臺原集備錄

已卯

榆林城守紀略

三

頗多斬獲先是賊自謂檢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至是賊恨怒悉衆薄城城三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五塋相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侯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于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于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姦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

簡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夔爲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而死惠顯清洞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

臺原集備錄

已卯

榆林城守紀略

四

揚者官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匍匐受僞官顯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破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濟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李昌齡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斃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

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驕
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且滅不久自成本逆
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連殺之自
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汚將軍衣自成怒命
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真死
有餘恨先是王世國領其家貲招套人為援而撫邊中
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
本吾中國地本朝弘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時
爾入為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歸家
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且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
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
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
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
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
懸首于凱歌樓王學書楊明允岱侯世祿侯拱極潘立
勳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遇害潘立勳漢中人以武
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尤世祿郭
遇春與榆林舊官高顯忠等凡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
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西安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
殺之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用百戶黃廷弼皆

黃演係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政中砲
死廷用廷弼手殺賊甚眾及城破兩人曰吾其從我祖
于地下矣遂偕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
先置二匕首于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
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
其妻子而自刎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眾于漢壽亭
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
毋為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叙指其園栗曰
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于庭樹李耀
字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字拙矢數寸巷戰每發輒應
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
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于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
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其妻柳氏從
容自縊故西安叅將李應奎李准皆使其妻女自縊各
率子挾弓刀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
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領視其家火正
烈亦赴火死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
佑與妻杜氏皆自縊他如遊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吳
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煜李
文燦等皆遇害而常懷德李登龍孫貴白恒衛李宗叙

皆以廢將守城。趙志尤著。觀其姓名。已見前者。其死多
不書。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而諸生之屬
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濟。曰沈演。曰白拱極。曰白含章。
而張連元。張連捷。繼于漢壽亭侯祠。李可柱。繼于余肅。
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皆繼于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
而延安衛人。曰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
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
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
楊坤妻柳氏。曰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
官喬國雲妻劉氏。曰趙珍妻馬氏。曰吳伯裕妻莊氏。
憂患集備錄

七

榆林守紀事

中

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繼曰。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二
女投井死。曰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
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欽妻
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仲妻高氏。高氏謂長婦曰。吾寡
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者。十餘年矣。今有見賊乎。攜長
婦投井死。賊退殯之。閏三月合葬于夫之曠。啓棺視之。
香聞數里。曰吳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于貲。楊以寡婦
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陴。躬布韞。日夜
備機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賊既破榆
林。使其僞權將軍王島智。僞節度使周士奇。僞防禦使

張弘祚鎮榆林。僞權將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以兵臨
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日。城陷。屠之。已
又屠甘肅三邊。皆入于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
山西。矣。明年夏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徒榆林壯丁二千
于鄖陽。又徙千餘丁于保寧。尋僞加良智。確山伯一功
臨胸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自成又令遷榆
林大族于西京。會大兵入關而止。是為順治元年也。順
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過殺王良智于演武場。一功代
之。李過引兵東守河津。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
一功盡毀縣令造懸樓。置太砲。日坐懸樓。搜間謀殺人無
憂。憂集備錄

己

榆林守紀事

八

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黃甫川諸堡皆降。
王以大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別部唐通姜瓖等畧
地。至榆林。順治二年春正月。一功拒戰于常樂。敗奔響
水。榆林平。姜瓖又追破一功于波羅。一功遁走姜瓖者
亦榆林人。順治六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
綏巡撫王志正檄召延安參將王永彊協防清水營黃
甫川諸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真張秀擁廢將高
有才郭毓奇作亂。永彊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
朝華。王志正自縊。永彊遂自立為延綏大元帥。而召
魚河故將平德為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為延綏

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疆勒兵至延安而有才亦出兵于富平頃之大兵破永疆于美原永疆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遁入府谷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柏與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德斬之遂圍府谷明年冬始克之有才毓奇皆投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畧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徧于畿輔人地乖互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督治二巡撫一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爲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方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莽平達于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同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臂指之處卽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守不下竟

去原書信錄

已卯 保定城守紀畧

九

去原書信錄

已卯 保定城守紀畧

下

閩郡夙初賊之漸逼畿輔也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任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而張羅詰出亡幸以免初上之命李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而見張羅彥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先殺妻子以

決於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鄆州知州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汛設守部署稍稍定監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議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為保定也誓必死而後入既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守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歟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為之益奮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為監察御史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宣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留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為京師捍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資犒士士皆為感泣至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

嗣撫劄曰有不從暴民兄弟守者効死也然則髮上拾眾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為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開京師已陷羅彥宗元等哭曰曩此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辭拜表羅彥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堞購賊頭羅彥復鑄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墻陝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詣守者尤切樹張忠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圍困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曰宜為國郡生靈計得不用即降書足以免正化建泰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即有印復不為處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願其財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為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來即何公事亦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為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解印于城樓佩刃欲自剄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樓何復焚歟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于城上城遂陷賊入張羅彥歸至家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

受辱誓必井亭視其妻妾幼女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
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跳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駭
乃藉藁埋之羅俊擊賊刃膽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
滴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
殺之初羅輔欲衛其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
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於羅善投
井歿而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仲皆不屈歿宗元挈印
自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歿手猶持印不
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毓嗣守西城城陷一緣衣賊追
毓嗣入三皇廟毓嗣拳擊賊仆地搗監軍御史印提廟
憂患集備錄 己卯 保定城守紀略 四

前古井歿武舉金振孫者毓嗣從子也振孫素負氣概
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孫衣其銀鍔戴
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
支解之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令自
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奮刀殺兩人刺目劓鼻以
歿左衛巡捕文運昌同妻宋氏歿韓東明投井歿子仲
淹射賊陸城歿張維綱罵賊歿舉人高涇歿于永孫從
範被殺張爾輩同妻唐氏歿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歿之
諸生賀誠同妻女歿何一中同妻趙氏歿王之誕同妻
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歿韓楓同妻王氏歿其餘殉城者

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旭章李照奎
一廣千戶則有楊仙疏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
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
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
坦戰歿副總兵呂應蛟繼歿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歿忠
順營中軍梁儒孝把總申錫郝國忠宋衛鎮撫管民治
主簿沙瀾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璜王之琯等
諸生則有杜日芳王絃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善
舉何光岳韓紹淹讀學曾玉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玉昌
祚孫誠趙世琦楊拱辰王連極阮積學王世瑞王致中
憂患集備錄 己卯 保定城守紀略 五

周之翰等義民則有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乃
皆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喜鄭國寧李茂倫王捷張智
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迎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
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歿而婦女之殉節者
則陳禧祖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
并侍婢四人進士王廷綸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
歿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桂妻劉氏錦衣衛千戶賀
結妻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歿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
歿者二十有三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歿羅善妻高氏
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

高氏羅蒞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異妻劉氏羅彥妻朱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歟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時語羅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封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環于井亭先引縊縊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歟于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解投于井中旋浮木上又不歟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露日夫人縊不能歟并不能歟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釋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既陷猶欲屠之或有止之

憂患集傳

已卯

保定城守紀畧

不

者曰保定守于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街巷死屍狼藉溝渠皆滿偽官使其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料都給事中尹洗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宗元城守者也劉芳亮仍執而殺之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已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子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而李建泰竟降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偽將張洪守保定張洪分兵收諸下邑而馬岱居蠡縣勢不支自刎弗殊張洪傳而戮之自成自咸以其將斃釋之尋為僧行遁去不知所終

弘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畧

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師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宇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為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揚久之拜南京兵部尚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徧天下江北為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北安危皆視歸乎公公死而南京亡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

憂患集傳

已卯

揚州城守紀畧

一

子外與諸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明年為弘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士英既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于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為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明神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項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

寇警願受命吳縣諸生盧渭率太學諸生上書言討法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未終北轍一時朝野傳誦稱爲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高弘圖姜曰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澤清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公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高傑壻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率其壻降富王師之敗于郝縣也傑奔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遁沿途殺掠無

聖恩集傳錄

已卯

揚州城守紀畧

一

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子是傑渡淮至于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皆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爲調人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于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卽入南京尚其聽之況揚州乎衆大開謂元勳且責揚州以示德遂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骨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于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

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殷勤傑一軍遂有賴公心因却公于福緣菴兵仗甲士環列公處之夷然浹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而傑衆亦稍稍戢已而督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黃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九月公還揚州定從征文武官經制俸廩之數鑄印七一爲督餉道以黃鉉掌之一爲監軍道以高岐鳳掌之一爲行軍兵備職方司郎中以黃日芳秦士奇何剛吳易施鳳儀先後掌之一爲監紀推官以陸遜之應廷吉劉景綽梁以樟呂彥良先後掌之一爲督師大廳副總兵以李正春掌之

聖恩集傳錄

已卯

揚州城守紀畧

三

一爲督師中軍旗鼓以馬應魁繼天葵陶匡明先後掌之一爲督師軍前賞功參將以汪一誠掌之從征立功爲故翰林院庶吉士吳爾璠故滁泗兵備石啓明故開封推官李長康贊畫通判張鐸知縣殷堃支益吳道正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富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爲請于朝揚州人又太閼且以無府第爲辭公遂遷于東偏公署

而以督府居傑既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揚慮為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守備遽告傑曰黃將軍襲揚州矣傑乃密布精騎于土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中候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直于金甕于矢得功奔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千人襲蜚與得功部將所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蔣元吉奏請命往解史公親為調釋而後定蔣將

惟高傑兵最彊可以禦敵而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公決意經畧河南奏李成棟為徐州總兵賀大成為揚州總兵王之綱為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禎為典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陸遜之為大梁屯田僉事胡斬忠為睢州知州冷時中為開封府通判李長康為開封府推官而傑遂于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纛忽折砲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收山東浸尋及于邳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棲鳳駐睢寧劉肇基駐高家壩張士饒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洋河十

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洋河使應庭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于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于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為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為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在天人為荷益後以軍事益繁請行軍職方司即請黃日芳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可以而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相國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優為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為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宴佚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庭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歸于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輩酒久不御

日惟蔬食殿茗而已公所乘舟輒夜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頃之高傑凸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卻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執禮甚恭且享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于睢州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南傑部將李本身等屠睢州城外二百里皆盡引兵還徐州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爲揚州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禎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于是衆志乃定而高營兵旣引還徐州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望甚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子公不可

聖忠集傳

已卯 揚州府志

卷一

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

盟公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邢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拜不受環柱而走起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公并宴高世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于公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衛胤文監典平伯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加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汎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汎虞師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募將劉恒祿遊擊孫桓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于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于是四方倖進之徒多接踵而至廷吉言守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

聖忠集傳

已卯 揚州府志

卷一

趙為羅漢一三子千五百以濟援急耳原之如故然眾
皆望公破格擢用矣之不得則稍稍引去被破之日從
公而及于難者尚一十九人至是獲鎮之議曉定公命
廷吉定其牙職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
公留廷吉飲酒從容謂曰君精三式之學嘗言夏至前
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
上宮始肇爾提主犬將因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
測唐書夏至也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噓歎出袖中
筆批示廷吉曰此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
天意何爾等速書督諸軍赴鎮便宜行事而會泗州也
聖惠集傳金 五 聖惠集傳金 五
失廷吉等屯高郵邵伯聞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
左兵于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之盱
泗應敵當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
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
眾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為反謀良玉被
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
時失職被收諸臣如黃澍左光先等又為春秋與趙執
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為名
本國行監獄于鎮守使官左曰清若側右曰定儲位遂破
死於鎮守使之江南未幾馬阮懼相與議曰與左兵來

寧北兵來與死乎左不如死于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
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
失泗州守將侯方嶽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史公同副
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
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開奪門而出奔泰
州北警日亟黃日芳率蜀將胡尚文韓尚諒營來夷陽
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及竄舖以為犄角史公檄召各
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起惟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兵入城
共守城隘老臣何剛以弓弦自縊次剛上海舉人崇禎
十七年春正月且龍鎮皇帝請樓自劾者也肇基以壯
聖惠集傳金 五 聖惠集傳金 五
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
養全於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夷砲至一鼓而下
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
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
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于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
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
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縋健卒下投其書并父
老于河李遇春遂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啓投
之火中部將押住者本降夷也匹馬劫大兵營奪一馬
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

澤清與淮揚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胡尚友韓尚諒亦隨以行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歿公曰吾爲國亡女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女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特到臺思集備錄 已卯 揚州學記署

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刎參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刀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十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上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俱蒙叱回今忠義既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于地下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外守者我也我可殺揚州人不可殺也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臺思集備錄 已卯 揚州學記署

馮士富近仁孟容徐應承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郭
倉曹登玄范泗范海王東樓等二百人初高傑兵之至
揚也士民皆遷湖濱以避之多為賊所害有舉室淪喪
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
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
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公既死威被執將殺大
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諭勿乃得免既
免亟收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果
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于商人段氏至是往段氏
則段氏皆死得威後復哀求于破屋廢紙中得之悲
愛悲集傳錄

三

三

往南京獻于太夫人其辭曰見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諸
苦備嘗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曠達定省不忠不幸傾
以立于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
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其
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約當于泉下相俟
也其遺伯叔父兄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
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為大恨耳遺諫王
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
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憾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
太祖高皇帝鑒此心于願足矣弘光元年四月十九日

大明罪臣史可法書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
京日常鎮巡撫楊文聰駐金山三月初十夜大霧橫江
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守兵皆潰鎮海將軍鄭
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聰皆相繼走鎮
江遂失而忻城伯趙之龍已先于初五日使人賁降書
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
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良
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
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
衣冠及笏葬于揚州郭外梅等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
愛悲集傳錄

三

三

已而

敕賜早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
歲戊子鹽城人某偽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
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寧有鎮將曰曩者維揚之下吾
為前鋒史公實歿吾手此固假托名字者行當自敗何
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王運開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於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爲王運開運開字子朗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閣崇禎壬午舉人也運閣以蜀亂亦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而滇以僻遠得脫永昌王

憂患集偶鈔

甲子 楊劉二王合傳

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黔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放密多門諸土司時時叛反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吾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洲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洲自將兵圍天波於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日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又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於蜀其平東監軍孫可旺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滇亂遂引兵襲滇破之沙定洲敗走明年孫可旺西略地且及楚雄畏知

憂患集偶鈔

甲子 楊劉二王合傳

奮曰可旺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祿豐縣之啓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旺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哀可旺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正與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共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旺因折箭爲誓畏知乃喜曰爾旣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旺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旺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叅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予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庭求活且吾兩人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洵洵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其弟曰爾未仕義可不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耳衆日集叅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

靈何恭讓爵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眾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女以吾為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醕將飲眾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連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廷傑曰諾眾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旦集恭讓門視之而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經死矣廷傑喟然而嘆曰嗟乎君才兼遠定我死耶乃沐浴潔香撰上烈皇帝表又賦詩曰章以見意既畢以素練懸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之曰去復正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開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旺可旺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旺既降天波取永昌間兩人死節事驚歎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開有弟曰運開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開運開行至潞江中流由手中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吾兄合葬題曰永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沙上而如生遂合葬之可旺遺僕自

稱爲平東王得錢曰與朝通實管宮室造印勅設部寺臺省侍從官浸尋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擅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也弘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於肇慶改元永曆楊畏知聞之告可旺曰君自王滇南眾且不服今明天子新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眾誰不服者可旺曰善即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帝拜畏知爲大學士已而可旺黨賀九義以封事與廷臣爭辯擅殺宰相嚴起恒等畏知淡白悔恨痛哭上疏請九義罪可旺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貴州數之曰儂負約畏知曰爾負我我豈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逆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奮起搏可旺不得乃取頭上幘擲可旺面可旺益大怒遂殺畏知於是撤九義等還而訟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旺可旺部曲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曆帝之崩也其骨髓且棄之於墟中滇人相向悲泣乃相率提篋之墟中拾取之軍中見者感其意各給以金錢頃之錢滿篋遂以葬其骨云吾歎滇人

之義勇如此而先是已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顧楊公所爲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焉而畏知已前死久矣吾又於春封一事復歎永曆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滇人也其先江南無錫人洪武中遷滇大觀有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

大清兵計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旺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旺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

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節帝位於廣東可旺陽臣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旺貳迎帝入滇可旺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旺

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于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書弗出歲戌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帝出奔如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臣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城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女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大觀曰女死誠善第女母及女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

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苟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間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傍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郭生是日隨其夫遊龍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適女獨囑婢一婦人將安逃脫每身非義不知死也遂赴水而死

東坡全集

甲子 陳士慶傳

三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異遇神仙者流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縉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涸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過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涸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

憂患集備錄

甲子 陳士慶傳

一

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飮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陝蔓延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游游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

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塵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傢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諷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克殘每以大梃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卽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獲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剝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貰而死士慶曰嘻焉有肺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昇一木屏至臥老脚其上納肝肺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傳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屏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賞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傳以藥以養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平壁士慶問孫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妾妾可望撫

膺歎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至啓余出美人卽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黃神仙也賊中有驍將郝三昇臨陣而爲官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齟一日夜面獻忠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文選與官兵戰而殲中其脛負痛馳歸殲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爲許之士慶曰彼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瘡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傳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殲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旣反正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日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女申令於軍中可乎迺命其兵人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累几爲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躡之而上也獻

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
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
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
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中皆稱為老神
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
在蠻徼中蜀人劉蒞與之善許為士慶作傳乃為告其
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
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歎其挾有異術如此
而為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
憂患集傳錄

甲子 陳士慶傳

四

嘗從老神仙取藥見其聚羣婦人剝取其陰上肉方寸
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鑪中火起充滿室中其火着
物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
之術非為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
足尚哉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為國子生與其
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河而
南浸尋及于江淮崇禎入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
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
寇復大至蔓延山谷間逢亨兄弟避亂西山中逢亨者
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亨與
賊遇大戰殺賊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為逢亨勇士
必生致之于是率眾襲執逢亨至營中勸之降不肯曰
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弟之

憂患集傳錄

甲子 李逢亨傳

被執也曰吾弟死吾何忍獨生且日率天秀及家奴數
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
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聞之以報縣令縣令
獎歎焉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城陷其事遂寢
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
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亨天秀父子兄弟間其義烈
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
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箕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適富民有犯法者守教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嶽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賁之是以私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耿以是爲公累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書像以祀之樂府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因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屬

憂患集傳

甲子

楊維嶽傳

一

乃從步詣軍門往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尚書尚書以府庫虛耗軍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卽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崩於煤山維嶽聞之北向號痛累晝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卽位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歿之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

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事如此飲食能下燕平居三日北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久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倖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慰偃臥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相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慎毋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

憂患集傳

甲子

楊維嶽傳

二

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諡爲文烈云

贊曰嗚呼遭時亂亡士之自立可不慎歟三代以來變故多矣爲人臣者往往身爲大官不能爲國死而布衣諸生又以死非吾事則是無一人死也君臣之義幾何而不絕也哉自古死節之盛莫如建文之時而姓字半且磨滅吾嘗惜之迨甲申乙酉間天下亂又非靖難比也故余所至輒訪問父老有死事者爲紀次之無使其無傳焉而龍舒山中余有門人曰余生爲我道貢士楊維嶽事余嗟異之已而觀其子弘抱所作家狀良然遂

爲論次之如此

愛惠集傳

甲子

楊氏傳

三

周烈婦傳

周烈婦鳳陽定遠人也姓呂氏烈婦之父傭賃爲與人其母曰呂媼皆冥頑無知識烈婦既長嫁夫其夫曰周二周二窮無歸依呂氏以居周二以薙髮爲生與其婦翁皆賤業兩人流離轉徙者久之已而自定遠之舒城遂家焉烈婦所生家雖故微賤然淑婉貞說明大義卒慷慨殉其夫以死先是周二病且死烈婦指其腹而告之曰余幸已有娠倘男也爲君撫之以延周氏血食不也卽死以從君耳既訣周二死烈婦父母爲買棺殯周二既畢乃相與議曰壻死費不訾無以償之又女方年少無所依曷嫁之得聘於某氏所費且不無贏餘以自活不亦可乎烈婦涕泣頓首於父母之前自明已志父母不聽乃徧屬媒氏爲求壻家甚急而鄰有無賴少年素窺烈婦之色頗欲得之烈婦度不得脫哭曰吾本不欲生與夫子有成言矣倘幸而有後約老死周氏以存其孤今父母奪吾志其勢不可以已矣將奈何是時烈婦有娠且六七月烈婦曰事且急吾不能待也遂取周二薙髮之刀自刎而死時康熙二十年某月日也有司其其狀于巡撫巡撫上書請旌之

詔如例建表設坊于縣某門縣諸生許登逢好義之士

懼其久而不傳也爲立碑於其墓上而謁文于褐夫氏
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我言烈婦事甚具
且曰吾縣數十百年獨有三婦人而已蓋周烈婦外又
有沈烈婦張烈婦云沈烈婦者書生沈某妻與周烈婦
同旌而張烈婦富貴家官吏皆求貨於張氏張氏不從
故寢不旌

卷之三

甲子

周烈婦傳

二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
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北兵破建昌養正被
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
年其宦游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
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威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
名之士養正嘗從之游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
行服聞知秀水秀水太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
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
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割目茲

卷之三

癸亥 王養正傳

一

中傷養正左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
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制府熊文
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
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
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
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
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
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衆山谷
南康人惟懼議請兵養正移疾閉閤臥陰遣間說鄉丘
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

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是爲文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

憂思集傳

癸亥 王養正傳

二

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於南京明年袁繼成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焉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兄伯相友愛幼時從兄諸塾師學書課已畢而見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勵他子弟天啓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卽反侍湯藥弗懈久之兄歿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龍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

憂思集傳

庚午

劉孔暉傳

一

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甚盛毋守城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卽孔暉存亡敢逃乎于是脩城垣浚湟城守器具而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於肱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有富豪縋城降賊求生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孔暉大呼百姓巷戰殺賊莫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國人張賀等昇至民家燒湯

灌之閱二日而廷移文上官言孔暉且暮且來請急遣
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衝不可于是孔暉仍城
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孔暉賊見印在牕間折臂取印
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圍人馮三立
亦感憤罵賊次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
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
人收其骸骨歸葬于楚天子閣之贈尚寶寺卿廕一子
入監祀鄉賢

憂患集傳

庚午

孔暉

二

贊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於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驚下
非實有絕人之畧覲觀天下之志也起饑寒聚羣不逞
一折筆可制而國家以畏外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
也前後建牙大吏皆不難捐天下以予賊使能如新鄭
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至是耶故余讀先生之
事輒不禁三復而歎息也

徐節婦傳

憂患集傳

庚午

徐節婦傳

一

徐節婦山東鄒城人姓杜氏縣諸生杜錫之女也年十
八歸於同縣大學生徐廷鑑當是時其舅旣歿而其姑
湯氏亦已老矣廷鑑兄弟凡數人皆同居廷鑑有妾二
人曰朱氏曰王氏年少無子節婦撫之有恩而節婦自
有二子曰慶淑曰慶濟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姑死未殮先是廷綬羣盜起天下大亂關外之兵時時
闖入至是兵至圍鄒鄉人閉城設守廷鑑兄弟皆登埤
明日城破皆死之節婦偕二妾逃匿獲免兵旣退還家
殮姑屍尋得其夫與諸兄弟之屍于骸骨撐柱之中疊
疊然殯且葬之旣畢而節婦仰天哭曰吾今其可以死
也夫顧其兩子皆幼而其兄弟之遺孤數人或且二三
歲節婦曰吾死諸孤何以得生于是斷髮毀容復理其
家舊業諸孤攜持保抱及長教之從師受學皆有成爲
縣諸生徐氏家復振而朱氏王氏亦與節婦同守志以
歿鄉之人皆賢之節婦年二十八而寡距其卒時凡四
十六年山東巡撫上其事請旌之得表其門時康熙二
十四年也

贊曰徐氏之禍可不謂烈哉微節婦徐氏不祀矣當是
時天下兵起往往千里之間皆成墟莽覆宗滅祀者何

可勝數雖以數百年故國威靈震薄海外而一旦九廟隳于孫夷彼公侯將相跨州連郡曾未聞有一如徐節婦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綫之緒而使之復興豈不悲哉余聞節婦所撫諸孤子孫最多且賢蓋天不欲亡徐氏故生節婦以存其孤嗚呼廢興存亡之際何莫非天也

戴節婦傳

戴節婦者汪寧六合縣人姓汪氏節婦貞女也不女之而婦之者所以成節婦之志也汪氏與泰興戴氏世爲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節婦之父許以女妻之卽節婦也節婦未嫁而弘毅死先是節婦夢見一男子立其前旁有翹指之曰此而婿弘毅也弘毅告以已且死節婦啼而寤旦日果得弘毅凶問於是節婦年十八矣節婦之父母往弔于戴氏節婦欲隨之以行父母禁之不能止節婦至戴氏臨喪哭之極哀見者皆爲感歎比其父母還而節婦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爲戴氏婦非汪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從節婦志益堅卒不能強也遂老戴氏於今節婦年四十蓋已守志二十餘年矣贊曰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禮之所未載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酌乎人情之中而不責人以甚高難行之事夫甚高難行之事苟有人焉出而爲之則凡所爲酌乎人情之中者而或有踰越益無以自比于人歟矣是則女子未嫁而爲其夫死且守者雖不合乎禮之文而要爲不失乎禮之意者也余族人某居泰興爲余道節婦事如是余故樂爲之書

王烈婦傳

王烈婦傅氏山東膠州人其兄爲千總戍沂州因家焉烈婦年十五歸傅舍人爲創室舍人年六十四矣居四年舍人無疾卒烈婦哭踊絕食飲欲從死舍人諸子及家衆皆止之不許固盡待而母至乎頃之母至相持泣爲勸誓百端語絕痛左右皆飲泣不忍聞烈婦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以爲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諸子欲姑緩之曰待與食棧乃自製食棧諸子猶欲緩之以異其變也曰待與食棧乃自製食棧諸子猶欲緩之以異其變也曰待與食棧乃自製食棧諸子猶欲緩之以異其變也

李節婦傳

節婦姓李氏其大父曰成梁明所封寧遠伯者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作鎮遼瀋之間瀋陽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相與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鰲廷鰲早死無子節婦年方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其家世誓守死勿他適家之人不能奪之當是時疆場事起遼瀋相繼淪陷凡兵之少壯無妻者配以嫠婦令下無敢違者以故山海關以東婦人喪其夫鮮有能守節自完而節婦與容斷髮以死自誓主兵者皆爲感動率釋之得以遂志歿身斯已賢矣節婦依其從子用桂以終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之女宗也康熙十有二年建坊旌表而節婦之名著于京師初寧遠伯成梁在明萬曆間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爲大鎮李氏聲名至赫顯矣晚節末路時移勢易已不無頹敗零落不能如其曩時而節婦以一女子歸然傑起撐拄綱常爭光日月人皆謂李氏有女其家世尚不替也贊曰昔者震川歸氏嘗以婦人之從夫死者爲賢智之過也余以爲其或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而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則死可也不然而守志以沒世者其正也今觀李節婦無子又未爲立後而有從

子可依輒依之以終可謂能得守節之正而世之人於從死者則從而震之夫孰知守節之苦較從死爲尤難也耶嗟夫世之賢婦人不幸而處此者或死或不死亦度其勢與其力爲之而已矣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徜徉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

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溪溪一人獨坐對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旣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恂恂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安丘之凌河里人年十七歸于同縣李
檢烈婦既歸檢其姑已歿而其祖姑尚存烈婦事祖姑
及其舅俱有禮舅嘗以告人曰新婦淑婉仁孝悌不令
其姑見之居久之檢得疾輾轉日益甚烈婦侍湯藥晝
時弗懈檢病狂惑一日屢以掌批烈婦之頰人皆爲不
堪烈婦曰吾方誓以死從夫子豈有憾焉與之檢死烈
婦請于其舅曰舅當具兩棺新婦亦以今日死祖姑與
其舅皆止之曰檢死無子其妻又死是再喪檢也烈婦
涕泣不可遂出其筒中衣裳分給家人皆徧餘或驚急
憂思集傳錄
壬申 李烈婦傳
烈婦父及其兄弟聞之皆來環守烈婦曰吾必不肯爲
未亡人貽父母憂且吾與婿約同死豈可負乎夜半解
藥死整襟端坐面容不改時年二十有八
贊曰女子之不幸失其所天而以身從死與夫守節不
他適者皆天下之大義也或謂守節難而慷慨殉死簡
易夫人尋常一小事尚多有濡忍不決而況生死之際
乎余讀李烈婦之事喟然歎息蓋嘗聞孫氏李氏兩家
皆巨族貴顯詩書之澤被於婦女矣嗚呼豈不盛哉

郭烈婦傳

郭烈婦姓鄭氏日照諸生郭翰妻也烈婦少失父母兄嫂撫育之有恩年十九歸翰翰之父母大父母皆在堂一門之內皆稱烈婦仁孝人也居數年翰之大父母相繼卒翰拮据喪事以勞致疾烈婦知翰不起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其舅與其姑曰新婦無所出翰死必且以身殉遂急以長孫嗣之名曰永嗣蓋冀烈婦不死也翰既卒烈婦擗踊號慟絕復甦告家人曰吾受兄嫂恩至厚待與訣即從夫死明日兄與女兄至止之不可哭而去是日其嫂亦至待之明日烈婦曰吾不能待矣遂斃

愛惠集傳錄

卷中 郭烈婦傳

一

髮易服將就縊舅姑慰留之甚悲烈婦曰新婦不幸不能卒事舅姑死且不瞑然志決矣拜辭舅姑及家衆執永嗣手曰勉之以若累吾伯姒矣詣翰柩拜且祝曰勿遽行待我遂入戶家人隨之立戶外皆哭失聲烈婦迴視笑曰各盡乃事耳何悲也遽掩戶縊甫及項而絕聞日而其嫂至視其顏如生目忽開旋瞑時年二十有五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余在燕市客日照李學士邸第學士爲余言烈婦狀如是故爲著之余友萊陽李生爲余道其縣人譚氏女適某殉夫死與烈婦事相類又言其友孫生死無子

其妻與妾皆從死嗟乎海岱之間自明時多公卿貴人冠蓋相望及易代之際左公羅石而外賣國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之以節烈著者頗時時不絕也豈不異哉

愛惠集傳錄

卷中 郭烈婦傳

二

竇成傳

竇成者蜀人也崇禎中陝西盜起自澠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劍從軍爲小卒無所知名崇禎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爲四通之道賊往來豫楚濠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廖應登領兵三千人戍桐成與焉成多髯軍中稱曰竇髯爲人好氣善飲酒其戍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遊歲壬午冬成從應登往謁巡撫史可法於廬州至舒城解鞍休馬遇張獻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郡縣相繼皆屠滅獨桐城屢圍不能破至是賊攻益急縣中設守嚴出奇

憂患集傳

丙辰 竇成傳

一

計擊賊賊多死賊計無所出乃挾應登誘降其部卒因遣成至城下獻忠使二賊隨之成仰首呼城上守兵曰我竇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賊凡攻圍且數十日縣中洵洵謂城且旦夕破莫知所爲及聞成語士皆起人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因守益力使人問道請救于總兵黃得功得功引兵來救賊大敗楚縣人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祀之成死之日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應登

既陷賊賊殺之于沙河其三千人屬于孫羅二將仰食民間已而城內食匱剽掠郊野大兵至悉散去執兩將至江寧殺之

贊曰余嘗至竇公祠拜其像慨然流涕者久之嗚乎賊蹂躪遍天下而吾縣以孤城懸寄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烏可忘其所自耶當此之時建牙大吏其不爲賊用者少矣國家之敗凶庸獨羣盜之罪乎殺身成仁得之戍卒可敬也夫可悲也夫

憂患集傳

丙辰 竇成傳

二

袁烈婦傳

袁烈婦姓徐氏金壇人袁玉修之妻也烈婦年十六歸袁一年而舅死事其姑篤孝姑故痼疾烈婦左右服事無違十年而姑死是時玉修疾瘵久知不可起念其妻少且無子數目之欲有言烈婦指心誓以偕死先一歲爲夫具棺卽買木爲兩棺及衾衾之屬兩人所需皆具歲甲戌四月玉修疾亟烈婦扶之坐不能言第以手捉婦腕烈婦起之別室引刀自刺不殊家人救之又兩日而玉修死烈婦呼天慟絕復欲自殺家人或言玉修身後事未辦奈何死也烈婦默然因不復言死而亟治其

袁烈婦傳

丁丑 袁烈婦傳

一

夫之喪先是自烈婦歸袁死喪疾病相繼無寧歲烈婦不解帶寢者動年餘至是益羸甚氣息惛惛日進米數溢而拮据喪葬之事晝夜如不及立嗣子營祠屋鞠墓石俱刻日而竣家人知其終必死也有從姑年八十餘憐烈婦甚夜則相從宿而時時爲寬譬之烈婦曰吾不解人也自吾歸袁不能事舅姑既相繼死今吾夫又死死又無子吾不能爲袁氏延一息且年尚少不死將何如從姑爲歎息泣下事既竣烈婦且喜且悲曰嗟乎吾今日所以報袁者事稍稍就死無恨矣乃召漆工爲已塗棺命肩輿至舅姑墓哭盡哀絕而復蘇歸拜其夫之

主哭踊大呼家人扶且勸之目直視自投于地曰吾憊極矣欲少休乃入室距戶須臾家人啓戶視之血淋漓滿地自剄死矣年二十七時盛暑棺五日不闔顏如生蠅蚋皆不近

贊曰烈婦所以報袁者事無不至矣豈徒能感慨自決者哉其夫兄語余友王云劬曰烈婦故柔婉遂遂如愚人云劬喟然歎息曰嗚呼妻道之正此其盡之矣

袁烈婦傳

丁丑

袁烈婦傳

二

吳文煒傳

吳文煒字山帶廣東南海人爲人樸茂篤行與人交有至性於書無所不讀而亦能詩善畫時時行吟道中其有所得名章雋句卽爲人誦之解衣盤礴旁若無人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疑神諦視舉筆貌之洪纖畢肖其所親者持去無所惜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幣購之不能得也少爲諸生不屑意進取嘗讀書輒慕江浦劉巖桐城戴名世長洲汪份德州孫勣臨晉謝陳常之爲文也康熙癸酉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其友勸之曰君固無意于進取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今爲主考君出

憂患集傳

丙子 吳文煒傳

試宜得遊其門下以慰疇昔之願不亦可乎廷煒曰諾遂出試果舉第二而先是檢討鄉舉亦第三蓋檢討以己之科名處廷煒其愛之如此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皆持高節不妄交遊而獨時時與廷煒相過從不厭大興人薄有德負氣好交遊嘗識文煒于場屋中卽延文煒主其家通贊之賓客歲甲戌下第南歸越二年廣東巡撫高中丞使其子入都應試聘請文煒與之俱行文煒不獲辭然再入京師非其志也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而文煒仍王有德頃之疾大作就醫于行唐知行唐縣劉某爲文煒故人已而不得志於行唐辭入

京師次定州遇有德家人以函來發函視之則參藥也文煒歎曰我友不忘我也然命已止此矣將奈何行至良鄉卒于車中將死告其僕曰身後之事有高公子及薄君在汝勿憂于是公子爲具棺而有德親視殯斂復相與謀歸其柩而雕刻其詩文以行於世

贊曰歲甲戌五月余與二三友人遊于虎丘之上適某君過此持刺來謁僕然行也余輩與之飲酒問以粵東山川人物吳君爲土音余輩多不能解已而書一扇贈余而去今聞其死甚悲之又聞其生前先生或病且死以不得見其所著書爲憾無憾焉其書曰兩家之書其當爲君致之主完趙者吳君之友也其書曰吳君客死其苦然得吾子爲之傳死且不朽矣其行狀視余所書稍採次其語云

憂患集傳

丙子 吳文煒傳

吳江兩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者農家女也姓許氏家城西之石里村長
適張文達次適周志達歲乙酉

大清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文達故
以負販爲生至是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
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志達往偵之亦被執
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也是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相
與號泣各尋其夫屍會葬墓是積誠下者衆衆皆感
不可辨識乃已姊既喪其夫又無舅姑其兄復迎之歸
謝曰吾夫雖死然此故夫家也義不可割歸葬焉

憂患集傳錄

丁丑 吳江兩節婦傳

事其姑甚謹姑憐而欲嫁之涕泣被面謝曰新婦所以
不死者將代吾夫以事其母詎可失節他適久之姑得
疾且危賴婦以存者又七年及姑死訣曰我死依而歸
居既葬家財歸於周氏子弟遂依姊以居各處一室各
奉其夫之主而祀之兩人故農家女善治田共種田
畝以自給舍旁有隙地度可容兩棺爲生墳以待死吳
俗多淫祠好佛婦人貧無依者多爲尼有一老尼教兩
人薙髮以從其教長日不可婦人之髮奈何與男子同
去之次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
地下歲甲戌長年八十次七十尚躬耕如曩時鄉之人

悲之請聞於有司以旌其門兩人泣且謝曰吾姊妹不
幸遭多難廉恥自愛何旌之有也且又無後將旌之以
爲誰榮乎鄉之人卒不能強也

贊曰吾嘗讀順治實錄知

大清兵之初入關也 州人 淄川人孫之獬卽上

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此兩人在明時嘗
一爲宰相一列於九卿而江淮之間一介之士里巷之
氓以不肯效國裝死者頭顱僵仆相望於道而不悔也
嗚呼彼二家之婦女視許氏二女何如哉

憂患集傳錄

丁丑 吳江兩節婦傳

二

儀真四貞烈合傳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故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罹于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于是有四貞烈事傳于世其一爲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其夫以補傘爲生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思色隨行至一橋橋中斷而橫一木爲渡婦佯懼曰子婦人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賊

臺身集卷八

儀真四貞烈合傳

一

曰諾即負婦渡橋婦佯懼逡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橫木上婦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而爲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爲計而賊屢浮屢沉久之遂俱沒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湮而橋上遂成市肆蓋有木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而木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母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之曰不且殺女婦乃挈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其夫循運河行覓之見屍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

臺身集卷八

儀真四貞烈合傳

二

井深丈餘水半涸有一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曰女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幸井不甚深必一人下扶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爲梯而推婦使上婦既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頸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挾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並土擊而填之乃奔靖南侯之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此傷失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微賤無行而母已早死女年及笄有美色其父日與鄰約

女及三烈婦焉其辭曰名媛天產今下處蓬蒿一行卒
志兮復何畏乎強豪身困辱于亂離兮恍更若得遂適
其逍遙奮不與賊俱生兮豈竊慕乎名高弄羣賊若嬰
兒兮更快心于寸磔之市朝若乃彼以禮將此以禮命
似可不同于劫賊兮何輕一死之等于鴻毛是其立志
較然不欺知勇性成也故茲三婦一女前後一轍也亂
曰氣撼日星兮噴江湖智移山嶽兮邁孫吳蘭芷之幹
而亦可以挿霄漢兮至夙稱挺挺者乃忽萎而靡蕪鳴
呼嗚呼余是可以不哀兮羌不知見危之薦紳耆老其
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烟水兮茫茫山林溪兮虎豹
藏太極高兮鸞鳳翔四海溟溟兮波瀾澎湃而不同其
汪洋千古浩浩兮往來更代而時著其嘉臧中有一德
今歷百變而益光不本於學問兮而不由乎文章獨斷
自性情兮而獨標其芬芳魂兮魂兮歸何方魂兮魂兮
奚所望魂兮紛不可以久留兮我心皇岱嶽未足以家
今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赤兮蛟螭黃澗嶂杳冥兮豐
草長上帝降言兮遠迎將玉琴寶瑟兮舞霓裳紫龍清
輦兮從鳳皇西母兮降康羣娥兮鳴璫酬酢錯兮百祉
翔獨下土兮失姬姜思之不見使我傷躑躅終宵怨上
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遶日旁驅光逐影穿窮

東坡全集卷四貞烈合傳
三
未定

詹烈婦傳

詹烈婦姓王氏安慶桐城人年十七歸詹大功閨二年大功病且死與父母訣曰見不孝不能長事父母新婦服闋即遣之烈婦聞而恚曰是言也何爲出諸口也及大功卒烈婦盡出已衣裳納諸棺中既成服又盡出其首飾巾帶獻于姑以及諸姑娣姒皆遍衆皆怪之烈婦曰吾方在衰經之中無所事此于是家人恐其死也防之甚密至三日烈婦收淚請姑加餐姑曰汝食吾乃食烈婦不得已勉爲一餐復親奉飲食于舅固新婦年暮奉舅必假手于姑盡見在則爲婦今兒沒是則女也而後當就養左右矣至是舅姑皆防之稍疎翌四日晨起薦茶于柩哭極哀入房自刎死里中諸生列其狀于官督學使者旌其門曰閨內完人是歲康熙三十二年也

詹烈婦傳

詹烈婦傳

一

朱烈女傳

朱烈女其先深沐大恩江寧之淮清橋烈女父曰公家貧困烈女工紡績得直以助養食烈女有從姪曰某多藏書烈女好取傳記中所載忠孝節義事觀之一日刺繡牖下忽輟者沉吟母笑曰兒吟詩耶曰非也偶憶書中語服其論之篤耳每讀先聖賢格言輒爲大講解之贊歎稱誦不能釋諸口母素病骨痛每疾發烈女爲撫摩浹夜以繼日痛止乃已一日忽泣謂母曰兒苟以難爲母待疾者國日而烈女死先是烈女素慕沈氏子曰某家沈氏與朱氏鄰也積安意患其難治至是養病僧寺中卒不起鄰有童子嘗往來朱氏爲言凌晨沈氏子已死烈女父當戶聞之入與妻耳語乃更衣易幘往弔于僧寺烈女已從闔子中聞童子語謬謂父曰天寒誰家新喪復煩翁爲莫出也父詭以他喪告遂出烈女謂母今日寒甚需火母入房作火又以他事教其兄出則法乃施膏沐爲容衣新衣嫂笑謂之曰姑赴誰家宴耶烈女曰雨雪匝旬今且晴聊一檢體也烈女其父負僧寺歸而烈女已死閱七日葬于沈氏之園從姪某聚寶門外朱家塋是歲康熙三十八年

冬十二月也

贊曰先時江寧有汪氏女未嫁而爲其夫死其夫陳給諫孫也踰三年而有朱烈女之事烈女祖母守節五十年家貧不得離烈女時以爲戚嘗以告其從姪道新曰吾望女登科第無他爲祖母未旌耳道新每爲人言其姑之慈孝類如此嗚呼彼女子之不知有夫者烏在其爲慈孝哉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直隸容城人其曾大父曰鍾元在明天啓崇禎間以氣節名于時屢被徵聘不出天下所稱孫徵君者也烈婦生有異兆長而聰慧好讀書父母憐愛之爲擇配久之不得同縣人中書李用楫仲子元煥娶婦生一子一女而婦卒中書使人爲元煥求婚于孫氏烈婦父母以繼室爲嫌猶豫未決乃占之占曰吉遂許聘焉康熙三十七年冬中書遷安慶府同知乃以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元煥迎烈婦成婚明年正月攜其家抵署先是元煥故羸弱多疾至是以勞劇疾大作遂居外寢不復入內室烈婦每夜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又明年春二月元煥疾益篤不可起烈婦出視元煥元煥曰吾與女爲夫婦恩義未洽吾旦暮且死女將何歸烈婦曰吾歸重泉之下耳元煥曰何至是於是舅姑及家人知烈婦之且從死皆固請烈婦毋死烈婦不聽是時烈婦兄亦在署泣勸累日夜不聽且曰兄男子爲諸生顧不如我一婦人乃不勉我而阻我耶頃之元煥卒烈婦拜辭舅姑舅曰吾子甫死而婦復以身殉傷陰陽之和吾不忍也烈婦曰婦以生爲苦而以死爲樂何傷和之有耶倘必不見許而強相羈絆則婦之死真苦矣家有難

師仇先生與烈婦家有姻親乃請見烈婦烈婦見之仇
先生曰婦人之義不可缺一者曰節曰孝曰慈今元煥
死而女上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責皆在女奈何徇
徑徑之節而昧孝慈之義乎烈婦曰先生言良是然此
三者兼之為難吾惟擇其一而為之可耳仇先生語反
覆良久不能屈再拜而退明日姑率諸婦女至中堂召
烈婦泣勸之辭悲不自勝烈婦曰此可喜無可悲也乃
悉出衣飾湯給家果薪也吾退將就殯其兄隨至別室
相對盡酒若如平常禮遇特解皆有懼色烈婦曰毋懼
吾有室惟恐不嫁也夫死無憾也氣死或結不能

李烈婦傳

二

解富剪斷之乃一手執剪一手執盤盤中物即剪也其
兄送至寢門外烈婦請兄曰與兄別矣入室整衣裙登
床繫帕于牀櫺外人聞聲有聲推戶入視之見烈婦
跌坐床上帕環尚寬而頸間毫無痕不知其何遂瞑目
也異者滿室春色如生時距元煥死二月耳年二十有
六

贊曰李先生篤厚長者為吾郡貳守人皆稱其清廉常
以上官之敬奉金陵就訪余于客舍相與飲酒論文今
年夏四月復來金陵為余言烈婦事如此且請為之傳
吟考孫敬君在天啓中周旋楊左之難名震一時已而

知天下將亂微辭不出講學授徒以老今聞其子孫皆
賢不墮其世古人有言曰培塿無松柏兩家之有烈婦
也宜哉

李烈婦傳

庚辰 李烈婦傳

三

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卽皇帝位于福州其
泉國公鄭芝龍陰受 大清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
備七閩皆沒而新令殘髮更衣冠不從者死于士民
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
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携僕二人皆仍明時衣
冠匿跡于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于外而光澤守將
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
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監櫛畢
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
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

憂患集傳

辛巳 畫網巾先生傳

一

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
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
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
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
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
得仁旣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
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與部右
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
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

憂患集傳

辛巳 畫網巾先生傳

二

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然額上笑
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
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
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
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
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
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
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
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
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匪夫偏強死何
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
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網巾且不忍去况
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
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
死耳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
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
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
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
之循例而赴義者故耻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
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余

與女遂被戮于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子
郭外杉高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塚致祭
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網復追破之死逃
畧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于邵武行至朱口
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
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賊死
女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帛抽刃相擬曰不我殺者今
當殺女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錄
先後被獲不屈死節自盛德就縛于溫溪山中

憂患集偶鈔

卷之三

三

樂之世當是時之失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
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
而以前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
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
字甚奇聞當時軍中有河南人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
是爲馮生舛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
于附會故不著于篇

憂患集偶鈔

意園記

桐城戴名世田有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數峯田數頃水一
溪瀑十丈樹千章竹萬個主人携書千卷童子一人琴
一張酒一甕其園無徑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其草若
蘭若蕙若菖蒲若薜荔其花若荷若菊若芙蓉若芍藥
其鳥若鶴若鸞若鸚鵡若黃鸝樹則有松有杉有梅
有梧桐有桃有海棠溪則爲聲如絲桐如鐘如磬其石
或青或赭或偃或仰或峭立百仞其田宜稻宜秫其園
宜芹其山有蔭有薇有笋其池有荇其童子伐薪采薇
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
水聲松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歲
幾更數代幾變數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
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無懷氏之民也其園
爲何曰意園也

憂患集偶鈔

丙辰 意園記

響雪亭記

余曾大父隱於龍眠山中山深徑迂峰巒迴合相抱四時之花開謝於庭而去舍百餘步有溪焉兩山夾之皆石爲底爲岸爲坳爲坎爲坻磅礴屈曲而下每聞其深處有隱隱澎湃之聲乃攀木沿溪而入得異境焉四面皆青壁斗絕百仞缺其右爲溪水所出也仰首望見飛泉噴薄激怒自天上來匯而爲池有大石狀若柳葉橫亘其中爲梁水從梁下暗渡入於溪旁三面石壁上大樹皆倒生枝葉扶疎下垂四時不凋根蔓延石壁若龍鱗乃命石工鑿其左爲梯以屬於山折而南平其土爲亭與瀑布相對見飛泉掛樹間每雨後人立石梁上輟語輒不得聞重累扶棧上石梯以次至亭上耳語先是石有欲裂及鑿時遂隕而下至梁之盡處可坐數人飲水之支流從石旁數折而注溪水緩則可以流觴瀑布之巔亦皆古樹偃仰臨其流不得至但望見之云龍眠山水蜿蜒秀折一旦以此爲第一蓋自古無聞其境者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

響雪亭記

丙辰 響雪亭記

芝石記

有樵童自山間來貽我芝一莖而言曰吾析薪率山麓而行至水之湄焉見芝生沙中雜於細草之間懼牛羊之踐之也固掇取而歸敢以爲獻余受之置石盆內供之几上芝以石爲根沙土凝結而成者地張不盈尺而岡巒巖穴畢具芝生于其旁之左峰群峰錯立其部署若有神工之相其成觀者莫不歎賞而法法芝之爲瑞久矣世傳芝之生也必有吉祥善事之至芝固爲吉祥善事而生也倘或然耶然吾觀自古之驕臣佞臣地務未遑而獨于芝也窮搜遠採獻者踵至以文天下之平

芝石記

戊午 芝石記

余家世洋第乃祖在浦君九多德鄰里稱爲長者有君者所居地浦浦田以爲號也後遷於縣治之城東使其子孫傳諸君在浦浦都署奴僕治田事而縣府君余祖之遺訓也後入新掘地得金玉其止皆金玉寶器不數能似若無入縣是而縣府君歸至家請給於浦浦君將取之將君欲悉曰吾聞之有無望之福者必有無望之禍吾家將力田自給今女不自力而欲取非義以張其禍吾家將用此法才子乃杖之農人私自喜酒是爾既新創縣署也抑歸其妻于縣署

而去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稱數年其子來哭而勝曰吾父取非其有數年今吾父之始去也爲盜所窺居無何盜入室盡劫其金銀以去金玉寶器有稍稍存者持入市易物微吏見而覺之誣吾父爲盜曰女等賤人何自有此遂繫於官家被竟羅網以死今吾無所歸念與至人有故惟憐而活之微以請南居府君悲憫其事復與以故所種田願請而歸府君曰向不從子言則女今日者且不知乞憐於誰氏之門也以有聞者皆服于大父爲子言先世事多此類且曰祖孫有善而湮滅不著於後世其遺之貴也女他日當盡爲表彰之小子謹

先誌其一節若此云

唐西浦記

唐西浦在桐城西山去縣治十里由畫溪而入循水涯走二里折而西涉水無徑水中有大石水浸之其高虛水不及者側足以次躍而過蓋左右兩山夾之云水出其間焉逕流而入兩山相與不遠或溪居其間草木與石相觸者悉垂其幹與葉若柱四時不凋蓋不知其名云如此者數里不絕溪水行數武有兩石豎道旁尤奇高竒似精且陡連綿樹若森然又行數步至唐西浦亭舊甚隱至是橋開盡散舊橋下石橋數百有奇數千則梅百本老屋數間掩至時梅花盛開先是有僧居此伐梅爲薪且數十年余聞之遂僧去遂讀書其間每讀倦往往至梅下流連久之溪中皆大石水行石間余或踞石而坐水濺曉鳴足底常尋其去徑去徑復歷如來經數里不能窮余居此凡一月會有他故由山時時念之有思因記其大畧時一覽觀如臥而遊焉然而不能詳也

遊浮山記

浮山去縣治一百里其奇怪名天下而縣之人罕有至焉蓋以其遠且僻車船輒兩日而至以故遊者棄之類悵望不能至其至者又多因他事過其下偶一登覽遂去莫能盡其奇也西自郭道旁之山無可觀者而相率遊者甚衆嗚呼遠且僻而沒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非邀此豈非其地饒然哉余嘗聞浮山之勝欣然慕之而欲往者遠有未可之意辛酉之秋與二三子者浮舟出縣遊浮山遊畢還縣心獨喜燕勝而遊焉以娛吾老且忘子者不知何若法及風之迅電光湊余在舟中望見之高不一里巖巖不一二三里若無奇焉而其中巖壑秀麗草木花葩未暇遽且僻不得售其奇而其奇又隱藏金甌如畫此其所以至之者少也余既悔其去而不得售其奇也已而歸舟由中登覽二日而還俟他日復由其間以終焉而縣以寫浮山之形容而先爲記之知此後復有遊浮山者

石門冲記

由魯拱踰唐山路險峻數步一折行者輒數步一休
既上復下其險峻亦如之山水皆僻陋無可觀者至平
地行二三里得石門冲兩山夾之中爲溪巨石當其流
若門焉水流其罅砢砢有聲他怪石參錯不可勝數兩
山縱橫千尋其最高者直排空凌雲氣陡峭不可上也
兩山相向委折錯互勢欲合凡一二里乃窮余至其間
因徘徊嗟異良久若在世外又歎此怪偉幽邃之區在
乎荒山僻壤亘數千百年來無有識其奇者會日暮從
者趣余去行數里日已入時山中多虎居人燒山林透
虎山東西火起照耀如晝余從火光中行五六里抵主
人宿

石門冲記

王成

一

醉鄉記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
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之敗亂問
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徜徉是
謂醉鄉嗚呼是爲醉鄉也歟古之人直余欺也吾嘗歎
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而天
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
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夫憂
之可以解者非真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
觀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
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遍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
昏昏然冥冥然頽然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
者豈無人也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真醉鄉
之徒也已

醉鄉記

王成

一

西園記

嗚呼此故魏國之園也小子執筆流涕而爲之記先是
余自樅陽浮江至金陵取陸道往句曲因周覽其山川
慨然太息問道旁父老有山童然有墻頽然者何也曰
卒陵也草間冢纍纍然或且發掘者何也曰故王侯將
相之墓也斷石砌道有文字款識者何也曰故碑碣也
又爲余指曰某方山某樓霞某牛首余慨歎上馬而去
自句曲歸江陰宿園今屬吾縣吳氏自
其祖司馬公居此凡數十年而古松數株在其中世傳
爲六朝松云嗚呼自六朝至魏國世已幾變自魏國至
今世又已幾變其市朝第宅改矣人民謠俗異矣魏國
失官其澤旣且斬矣凡治亂興亡之故蓋有難言者而
此松猶存此吾之所以悲也因記而書之于壁

夢溪集卷八

甲子 西園記

一

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
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
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夫爵祿往來以及灾
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
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
其鄉輒絕是故善遊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
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寧
其體則休以遊世之人華華汲汲或不暇以遊而遊者
又或健健嗜嗜嗜嗜嗜夫其呻吟嘆息必有隨之以入
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
其解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復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
也相化而未有已也于是乎睡鄉擾矣

夢溪集卷八

乙丑 睡鄉記

一

兔兒山記

入西安門折而南曰蠶池蠶池者蓋異時宮人治蠶之地云余客蠶池且一年凡往來道所經有殿曰光明殿殿之側爲兔兒山余嘗登之山之左右各有徑折而上皆布以磚磚刻畫爲龍文徑之左右皆大石排比相屬高五六尺或八九尺大抵山之前後左右皆布以石云余嘗從其左拾級以上十餘步即得一石門數折至平地爲亭又從亭側折而上又得一石門又數折爲一臺蓋其巔云其右之徑與石與門亦如之山之下累石爲洞者三又鑿白石爲龍蟠於地龍之首今斷去有銅鐘

臺集傳錄

丁卯 兔兒山記

一

臥其旁摩挲久之莫得其款識其前有臺曰旋馬臺濶而環之渡石橋橋白石爲之刻畫爲龍者五臺圍其外而方其內凡三折而上至其巔若旋螺然巔故有亭亭已毀臺之下皆廢爲畦其高得山之半山有樹數十株突兀披離甚奇其他舊蹟尚有存者大抵皆敗瓦頽垣而已余讀酌中志云九月九日皇帝登萬歲山即幸兔兒山至旋馬臺飲菊花酒食迎霜兔又聞世宗好道家之術嘗煉丹于此嗚呼天下承平且數百年人皆習于逸樂即天子巡遊不出大內其扈從者皆寺人宮女而外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余登山而望宮闕歷然可按

圓以數其山之巋然而特高者今日景山即向之紫山也其園林之叢茂者今日瀛臺即向之西苑也御河潏潏如帶白楊老柏丹瓦崇垣傍河而殿者曰承光跨河而梁者曰金鰲玉螭曰積翠雉雲也有土巍然倚河而高塔其巔而寺其麓者莫知其名或曰此即遼后梳粧臺也城內外百萬家一舉目而盡而西山蜿蜒磅礴在烟雲縹緲之間嗚呼此山在禁中異時雖公卿莫能至而今則遊人羈客皆得以遊覽徘徊而無所忌蓋物理之盛衰往復有固然者於是乎書之以示余友朱字綠字綠蓋嘗與余同遊者云

臺集傳錄

丁卯 兔兒山記

二

遊西山記

頃余遊燕市嘗於道中望見西山橫空黛起度其中飛瀑流泉茂林幽谷必有彷彿於東南者而曾無一二名宇流傳人間從以近于朝市故遊者鮮必然而西山之奇故不可勝窮也一日鳩茲甘君以遙陽張君之言來告曰聞吾子欲探西山之勝某當執楫承飲以從三人者遂騎而往於碧雲寺得古松數株得龍窟於香山得冰青軒云龍脈者泉出右開墜而為池清而環之者數折有亭焉敞然而幽有竹焉琅琅而立有槐焉奕奕而蒼蒼然而散有隙焉蔚然而遠有石壁焉峭然而高於時者翠滿前萬嶺俱歎水流有聲因相與流觴賦詩慨歎張君曰去此三里有香山余嘗遊之復導余輩往山有寺寺皆已傾頽獨來青軒甚佳歷來青軒看明神宗皇帝之所名也山左右抱之若環五泉山橫且其中縱觀之莫得其涯云見有若霞若霧遠在天末者張君指而告余曰是其下京師也風飄埃舉而為此也念此二者皆在西山之麓而其勝已迴絕人世如此進而深焉其幽宵奇怪不知當何如也余且携襖被往焉曲討微尋二子者當亦能褰裳而從余乎

丁卯 遊西山記

一

遊黃北行用紀

六月初九日泊江寧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要與同輩乘舟以饋餉期不給未能行遂遲徐並三與其弟沈虎來送以頭郭漢籍張佑成兩人亦至至金陵開登舟距家僅數廿步耳舟中得劇諸友而徐長兄弟復送至武進橋內登岸存家猶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風順不致舟思抵浦口而浦口亦無有他事相阻不能即回行而江寧郭若道遠其由所涉若自言有黃白之術告我曰爾等謂道遠難行我以此藥親舉世慈慈難有能知子者使爾等知吾野物憂貧乎嗟某而頓足焉

憂患集編卷

乙亥 北行日記

一

宿旦子岡甫軒數里見四野禾苗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觀而此男子遊惰不善在產者其俗洵差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耨耨耨而婦人汲井且浣衣門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鬱然兒女啼笑雞犬鳴吠余顧而慕之似為此一家之中有萬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明日應縣州境過朱龍橋即盧尚書祖將軍故宅泊城寨慨然有曉暉當世之志過關山遇宿松朱守廉權宰番死跡從陳西寒別主年矣相見則歡甚徒行攜手至道旁人家縱談村民皆來環聽良久別去過磨盤

山山勢峭削重疊盤曲故名爲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舖定遠境也明日宿黃泥崗鳳陽境也途中遇太平蔡極生自北來薄暮余告圍人數日皆苦熱行路者皆以夜當及月明行也乃於三更啓行行四五里見西北雲起少頃布滿空中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倉卒披雨具然承已沾溼行至總舖雨愈甚偏扣逆旅主人門皆不應圍人于昏黑中尋得一草棚相與暫避其下雨止則天已明矣道路皆水瀰漫不辨阡陌私歎水利不修天下無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無有以此爲念者仰觀雲氣甚佳或如入或如獅象或如山如龍

日此不過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頗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至人肯索錢不已月明中行數十里余患腹脹不能食宿宿莊舖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過閔子鄉蓋有閔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鄉也徐宿間群山盤互風氣先密而徐州廣河山川尤極雄壯爲東南藩蔽後必有異人出焉望戲馬臺似有傾圯者子瞻知徐州云戲馬臺可屯千人與州爲倚角然於時當先守河也是日熱甚既無逆旅飲水數升渴之甚殷殷起風雨驟至涼生焉乃止是夜腹脹愈甚不能寐汗流不已明日宿利縣縣屬余於此也

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群飲誠非無故明日宿荏平又明日過高唐宿腰站自荏平以北道路皆水瀾漫每日輒紆迴行也聞燕趙間水更甚北行者皆患之二十六日宿阜城夜夢裴媼予余有恩而未之報今年二月病卒于家而余在江寧不及視其含歛中心時用爲愧恨蓋自二月距今人夢者屢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丘二十九日宿白溝白溝者昔宋與遼分界處也七月初一日宿良鄉是日過涿州訪方靈臯于舍館適靈臯在京師在金陵時日與靈臯相過從今別四月矣擬爲信宿之談而意不果及余至京師而靈臯

夢遺集

乙亥 北行日記

四

又已反涿途中水阻各紆道行故相左蓋自任丘以北水泛溢橋梁往往皆斷往來者乘舟或數十里乃有陸行或數里數十里又乘舟昔天啓中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與北方水利彷彿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良可歎也初二日至京師蘆溝橋及彰義門俱有守者執塗人橫索金錢稍不稱意雖襖被俱欲取其稅蓋權關使者之所爲也途人恐濡滯甘出金錢以給之惟徙行者得免蓋輦轂之下而爲禦人之事或以爲此小事不足介意不知天下之故皆起于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襖被書籍爲邏者所開視盡溼泥塗

被體抵宗伯張公邸第蓋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於燈下執筆書其大畧如此

夢遺集

乙亥 北行日記

五

憂庵記

戴子所居曰憂庵客問之曰吾子素無環堵之室顧不
審憂庵何在也戴子曰憂庵者無之而不在也余好遊
時時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即憂庵也陸宿逆旅逆
旅即憂庵也或授經於人家必有書室以居其先生書
室即憂庵也或朋友宦遊而從之行則所駐者爲行臺
爲公署行臺公署即憂庵也必擇一畝之地經營網罟
構屋數楹而始頗之曰憂庵則是庵也無日而可得矣
客曰庵之義則吾既得聞之矣敢請其要戴子曰吾之
生也與憂俱凡數十年於今矣吾故以憂者吾庵志其
實也客曰子之憂何如戴子曰五行之爭涉入吾之膏
肓陰陽之顛倒蠱吾之志慮元氣之敗壞疇吾之肺腸
糾紛鬱結彷徨輾轉輟耕隴上行吟澤畔或歌或哭而
莫得其故求所以釋之者而未能也客曰是爲有憂疾
矣吾請爲子治之吾將以泰華爲筯簞而寢子以江海
爲湯而飲子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爲之醫以畢葵稷
契伊尹周公爲之調劑以井田學校封建爲之藥餌以
仲尼孟軻爲之針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
然而悟欣然而作曰疾痛愁苦病者之所自知也切脉
按方醫者之所能也吾聞醫門多疾疾之奇未有如余

者吾之疾而吾自莫之知疾且益殆今客嘉惠醫人而
得國醫以愈吾疾吾憂庵之號請從此去矣庚辰正月

遊爛柯山記

歲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凌晨出通仙門俗號爲小南門也門外卽渡一橋居人甚少僅籬落數區是時春已漸深綠鋪麥野黃滿菜畦草木皆滋榮時有香氣襲人沿路聽溪聲活活望見遠村桃李盛開點綴于平原茂樹之間遠山登立雲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卽入山徑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幹蟠屈爲攢拳之勢有碑題曰戰龍松後署晦翁書則此松在宋時已數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許至柯山寺卽爛柯之麓也寺門古樟四株中二株尤奇焉蘿蔓引苔蘚斑剝蔭蔽數畝入寺坐佛殿少頃一僧導出寺門取路寺左數十步有墓其偈曰右都御史忠烈徐公墓道又行百餘步望見左側山頂有六露出穴外之天而樹枝橫斜忽蔽忽見巖石磴而上盤旋紆曲忽覩一穹然豁然者鬱環起伏宛如梁狀卽道中所望見之石穴而王質遇仙之處道書所稱青霞洞天也高十餘尋深十餘尋縱三十餘尋青巒翠嶺如髻如環如螺或遠或近攢簇于石梁前後當梁之南面一石負土突起有樺生其上披離甚古傍石而亭曰遲月亭從亭側攀蘿緣磴而上皆竊徑窘步至其巔正與亭相對其下卽

遊爛柯山記

中記

遊爛柯山記

一

石梁也又欹側而行路僅容足俯而窺石縫中則見天一線蓋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無端倪而此處偶露間隙遂復下至亭上眺覽良久不忍去已而雨作飯于寺取故道還秉燭作詩二章擬他日饒諸石上其詩曰採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間世已更不看仙人貪看奕模糊仍復覓前生謫向塵寰病未痊同班仙侶近如何語君奕罷朝天去爲謝狂生罰已多

遊爛柯山記

中記

遊爛柯山記

二

遊吼山記

紹興山水秀絕，寰區向誦陸務觀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余居此凡一月，登府山、遊蘭亭、謁禹陵，服古人言語，摹倣真切，不誣也。有稱吼山之勝者，余乘舟往溪，流迴轉，桑麻林麓，映帶遠近，既抵吼山，舟行徑入石穴中，四圍皆峭石，立百仞，如壁如甕，如龕或連或斷，或偃或仰，從者試燒爆竹，取聲水激石，怒天地若裂，按其形容，皆刀斧鑿削而成者，蓋此地本頑石，石主取石者，日數千百人，空其中而留一穴，爲出入久之，石不可取，溪水來注而遂爲此觀也。倚石壁有屋數楹，頗壯麗，余未及登岸，乘舟出不半里，望見有石壁甚峭峻，維舟登岸，尋之得一尼菴，款門入，盡皆石壁，環焉中爲池，池廣一二畝，菰葉浮水上，皆滿登一小樓下轉而東，尋道中所望見石壁者，石壁狀畧如吼山，緣磴而上，至山之半，有寬坦處，坐少頃，有雨點數十浮空而下，墜于衣裾，且落石罅中，流去仰視之，則山巔有松數株，水點點從松根飄落，或題其壁曰：「紫玉巖，余更其名曰晴雨巖。」吼山之水，潏洄深窈，不可測不及此，濛濛涓滴出于天成也。登舟記其狀如是。

古樟記

樟樹灘，達衢州二十里，岸有大樟樹，故以名。灘余以二月初十日晚泊灘上，欲登岸往觀之，會天雨道濕不可行，已而雨歇，月朦朧欲出，輕雲蔽之，余與同舟六七人呼從者，乘炬上居人，繚其幹以垣，枝葉皆扶疎垂垣外，余輩先入門視其幹，高數丈，分數枝，四面橫斜而下，余輩手相牽環抱之，凡六人，乃周更上一二尺，則更大矣。其枝幹離披甚古，往往出人意外，頂甚平，可列坐十餘人，非梯不能上也。乘炬照之，但見膠輪輪困，蜿蜒擎攫，若羣龍相鬪，枝之出于垣外者，皆成幹屈曲下屬，地其北一枝尤奇，直入土中，大數千圍，類自爲一樹，不屬于幹者，然其文理皆成龍形，騰挪宛轉，若龍之升于天，自垣內視之，則係幹之別支，若虹之垂地，首尾無端，不可測。居人以其爲神祠而祀之，嗚呼，樟本名材，而其托根也，大其植基也，固含日月之精，受雨露之潤，多歷年所，遂魁然獨出其奇于人間，而彼榆櫟之屬，拳曲離離，無故而離立于其旁，何爲也哉。

夾羣山環之水流于前古松約數千株夾立是時暮色蒼然遠山皆隱不見矣天台之勝不可勝窮而余之所至爲紫雲爲玉京爲國清爲高明爲石梁爲漸橋爲錄簾他如換源爲銅坑通仙處赤城臺雙闕壁爲天姥第一景者略東西不相直遂春樓至姑以俟之異日

鴈蕩記

甌中多名山而三鴈蕩最勝曰南鴈蕩在平陽縣南曰中鴈蕩在樂成縣西曰北鴈蕩在樂成縣東九十里今之名天下者則北鴈蕩也高四十里深六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鴈蕩山皆石而湖獨有泥葑草蘆荻生焉時爲鴈所棲宿故曰雁蕩其間嶺有七曰東嶺曰丹芳嶺曰飛泉嶺曰謝公嶺曰馬鞍嶺曰溫嶺曰西嶺谷有四馬鞍嶺界之曰東內谷曰西內谷曰東外谷曰西外谷而東內谷復有峯三曰水簾曰安禪曰會賢東外谷復有峯二曰南嶺曰北嶺水自西北來界之東內谷峰圓十八曰雙鶴嶺曰石鏡嶺曰天冠嶺曰金鼎曰蓮華曰那羅曰茶蘼曰石菰曰天冠曰展旗曰招賢曰獅子曰伏龜曰礪齒曰石碑曰天冠曰龜角曰金鼎曰蓮華曰那羅曰石鏡曰碧霄曰凌雲曰朝天曰五雲曰雙穴曰靈馳曰藏獅曰犀角曰香爐曰倚天曰鳳凰曰超雲曰野杜曰象牙曰蟾蜍曰芝草曰虎蹲曰龜子曰藥杵曰架海曰朝陽曰佛掌曰鼓杵曰覆船曰捲轆曰鉢盂東外谷峰五曰石佛曰獅子曰雙峰曰老人曰吹簫西內谷峰二十四曰紫極曰棲鳳曰華陽曰戴辰曰藏龍曰羣鳳曰回鸞曰石龜曰朝陽曰瑤臺曰石笋曰卧龍曰凌

移來換形其名字因象取義者尙多有之而路窮徑塞
衆翳子荆榛荒草之中其奇未出于人間者亦不少也
靈巖直靈峰之西巖勢崎其左天柱峙其右奇特雄偉
嶄然不可躋而天聰洞小龍湫爲尤勝後有屏霞障萬
廣數百丈石色如塗丹壁上有一溫泉石室旁有龍潭
下有安禪谷蓋馬蹏之障有四屏霞障之對靈巖障
在大龍湫而靈巖者謂曰靈巖障曰游龍潭遊巖者謂
深數百丈巖壁如削人徑絕無可通又靈巖之對靈巖
者曰靈巖障其巖壁如削人徑絕無可通又靈巖之對
靈巖者謂曰靈巖障其巖壁如削人徑絕無可通又靈巖
至大龍湫則瀑水如萬壑雲怪怪奇奇直由龍潭而下
宇宙間無有能得其彷彿者矣初余過靈巖自樂成
來宿于芙蓉村是歲辛巳四月紀十月自黃巖探宿于
大荆皆入馬蹏之道道中望見鳳陽主翁雲巖怪風雲
氣飛墮襟袖懷抱頓仙嗚呼余懷遁世之思然與巖轉
未遂至是垂暮無成萬念歇絕他日人見有草屨者
拾橡煨芋而老于此間者必余也夫必余也夫

龍鼻泉記

鳳陽諸寺之最勝者稱靈巖障曰屏霞谷曰安禪曰會
賢湫曰小龍湫峰曰天柱曰展旗曰雙鷲曰卓筆曰玉
麟餘洞曰天聰石曰僧抱石石屏風泉曰劍鋒曰溫泉
曰龍鼻泉而龍鼻泉尤奇從寺後上石磴盤旋數千步
至一大石窠窠踰數丈深數丈大石壁皆峭削巖壁
嵌空石罅深處有泉從中噴出見其清冽如甘露
下數寸許善養益壽果食此泉神驗鼻危附巖新泉鼻
端有石罅其罅如龍鼻之狀其泉從中噴出見其清
冽如甘露下數寸許善養益壽果食此泉神驗鼻危
附巖新泉鼻端有石罅其罅如龍鼻之狀其泉從中
噴出見其清冽如甘露下數寸許善養益壽果食此
歌笑姿管絃聲巖石罅中悠揚不卽出下有呂祖庵
墻陰有碑銘絕句一章末署回道人題名區絕境宜爲
仙靈之所往來而余好山水多搜剔奇異遇異人而授
吾書換吾胎骨者儻有日也耶

遊大龍湫記

距樂清六十里有村曰芙蓉倚山而濱海余以歲辛巳四月二十日由芙蓉踰丹芳嶺至能仁寺坐少頃出寺門里許有泉曰燕尾泉水自大龍湫來爲錦溪錦溪之水至此從巨石落下成小瀑布石中高而旁低水分左右下若燕尾然循錦溪而行凡三四里有峯屹立溪水傍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之若剪刀然曰剪刀峯至峯下行有餘步忽變爲石帆張垂空中曰一帆峯又行有餘步又變爲石柱孤撐雲表曰天柱峯左右皆石壁峭削巖狀殊態不可勝數又有百餘步徑窮

卷之三

壬午 遊大龍湫記

一

路轉得大龍湫爲天下第一奇觀水自鴈湖合諸溪澗會成巨淵淵深黑不可測其側有石檻檻中作凹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珠或如球如驟雨如雲如烟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曲如蜿蜒下爲深潭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灑衣裾間皆沾濕忽大注如雷忽爲風所遏盤桓而不下蓋其石壁高五千尺水懸空下距石約一二尺許流數丈輒已勢遠而力弱飄飄濛濛形狀頓異他處瀑布皆沿崖直走無此變態也潭之外有亭曰忘歸亭其側有亭曰

觀不足亭而龍湫右側絕壁曰連雲障障上有風洞每洞口木葉飛舞則大風徐作又有小龍湫在東谷靈巖寺水自石城諸溪澗來會于霞障之右從巖上飛流而下高三千尺半沿崖半懸流變態稍不及大龍湫而其下稍西水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形如立劍望之光明瑩潔而搖動亦奇觀也相傳大龍湫上數里復有上龍湫飛流懸瀉亦數百丈與大龍湫相似昔有白雲雲外二僧居之地僻無人迹今不知其處矣余性好山水而既遊焉蕩觀大龍湫則已乘雲御風恍恍仙去今追而記之不能詳也

卷之三

壬午 遊大龍湫記

二

憂患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困學集自序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自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聖人既沒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絕如綫迨宋興而諸儒繼起可不謂其盛者歟然皆不幸而窮于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得出其萬一使當時獲儒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積爲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于道類不及曩時君子吾嘗慨焉惜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卽不用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當天下棄學世所謂學不過咕咕諷誦習爲科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學之所以廢也嗚乎許衡吳澄不得爲學者也當今之日求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卽有異俗之心絕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況余才質魯鈍頑然無所得于心就令專精

丙辰 困學集自序

一

思慮無他間雜猶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時人既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既不學未聞道何有于區區者蓋學又不在乎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卽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故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丙辰 困學集自序

二

贈僧師孔序

師孔楚士姓程氏世族也年十八棄家爲僧於今二十有二年矣崇禎間天下兵起其祖父皆死於難師孔嘗痛之而師孔有母與妻皆在孝感師孔既爲僧行遊天下不嘗至鄉里絕書問者且十年蓋師孔非浮屠氏流也好儒書與儒者游然當世儒者齷齪無可當意嘗北至幽州南抵金陵以及江淮閩越所至輒陰求豪傑奇士最後至吾縣居西山中師孔性疎傲人無知之者以故困甚一日大風雨溪水泛濫師孔餓數日陶然自得也然師孔類有激楚怨懣之情往往悲歌泣下不可告人其故歲庚申之春余携書數卷入西山訪師孔因讀書其間凡一月每讀罷輒與師孔俯仰古今嗟歎世事師孔往往張目視天汪然出涕嗚呼以道之衰而人情之陷溺也天下方且在呻吟嗟嘆之中而一二羈窮少年枯槁老衲相與痛哭於山砵水涯之間事固有不可解者會余既出山師孔與主人不合棄去居投子亦不合亡何又棄去一日來告我曰吾將歸楚省老母請與子辭余曰佛氏之所以害教傷義者莫大於棄其君親而子豈浮屠氏之流也歟子歸奉而親以終而身以治而生慎毋出游游必困師孔曰然遂書以爲序

贈趙良冶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棄之於途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聞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視爲王者可知也其爲玉人者笑之矣良冶玉之在璞者也不幸而不遇玉人於是有小丈夫者視之熟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良冶與玉之在璞者也他日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石之滿其櫝也已

趙良冶序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濤山手植竹數十箇老屋三間厓厓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即不知詩者亦爲誦之誦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入牀滿酣適若不可羈禦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豪富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官弟子已而不屑也走窮鄉卑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粟盡告余余聽却點取酒來酒罄復定鄰家或出錢往酤或無錢輒脫衣典酒生平好爲詩於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若不爲也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若也噫吾見朱世之逐逐者而不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憂輾轉汨沒曾不能得吾之一日吾哀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吾醉而詩已就而曠曠然而熙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乎近世嘗讀先生之詩瀟灑不羈如其人其風味直彷彿樂天不誣也而先生奇情曠達與人交無畛域或有不合面斥之事過則已復歡如平常人無知其意者獨

時時見其意於詩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小子不敏謹誤其說而以書之于集之首

贈葉蒼巖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薦膺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帝時爲禮部尚書當天啓中婦寺之禍流毒天下吾縣士大夫仕於朝者一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節自左忠毅公被禍而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岌幾不免方公者巡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書時時刻苦鑽研終其身不厭既貴則盡購遺書數萬卷一一丹鉛排籤而翰林榮選宗伯閒官益得以肆其力於學其所爲文章有歐陽子之風公之冢孫曰子寧先生雅好余嘗哀余之遇日嗟乎使子得遇文莊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聞讀公書與公子弟遊輒喟然歎道之衰也子寧先生之子曰蒼巖與吾生同歲自兒時初學文卽意氣相得歡甚已而蒼巖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質之子寧先生以爲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歎文莊公之澤猶不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遊學四方而蒼巖家益落且屢困於州縣蒼巖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一日謂余曰吾始與而學也于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未有涯也惟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

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然則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索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甚而得失之念交戰于胸中故輾轉汨沒而至此歟且又有人焉枯子之性咻子之聽而教以從衆之說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人之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亦惑且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未有不順時者也而往往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其必得也且失者失小人曉辨而有獲而氣以譏詩豪傑見有異己者輒笑之輒妬之輒阻且撓之而不使之有成今子亂于毀譽之說而失于趨向之宜豈非惑之甚也歟世衰道微有志者宜自振立於天壤之間而不可稍爲委曲以悅世俗卽艱難挫折有不顧況文章乎哉況區區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家故貧少時從塾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鼻嗚呼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然士固有異世而相合者公與方中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接膝語若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剛節顯名天下蒼巖有志勉之而已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既極焉聖人之道掃地無餘獨幸有其書尚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意自漢之訓詁箋疏已失其旨而學宮所立五經家皆無當於大道之要蓋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有明而顧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諸儒之說輒斥不收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收其意豈不盛哉而學者第假其說以爲進之階問其何以學曰以科舉故也則卽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於宋氏諸儒之道矣然當世學者習其書猶能爲其言兢兢不敢失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於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攻宋氏爲賢於是橫議之禍漸流爲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頃者以來士已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迷不知悟江之北有兩生焉曰楊夫氏曰亦士氏此二人者蓋讀宋儒之書而喟焉歎興肅然再拜曰吾師云楊夫氏生於桐桐爲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客於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嗚呼當大

東集卷之三

甲子 送許亦士序

東集卷之三

甲子 送許亦士序

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淪落於窮岩斷壑之中者徒爲世所嗤笑設侮然其所維繫豈小也哉余旣以迂拙不容於世遁逃山中而亦士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真宋儒之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書五經之訓詁註疏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訛者重訂爲一書而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爲有志者當與亦士共勉之也因先爲言以期之

送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氏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嘗好與浮屠遊余儒者與當世所謂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余忍棄也賢余才而從之遊夫儒者棄之而見收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毋輕詆浮屠鍾山南京人嘗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負義氣工方術尤精堪輿家言余貽書鍾山鍾山未荅明年春余涉肥水過鍾山一見如舊相識又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遺平生則時時爲我泣

憂患集傳

甲子 送釋鍾山序

一

送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携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縣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最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跌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而又同受知於學使者劉公康申之秋余請劉公於句曲劉公數爲我言朱生公好士士苟能文者輒時時記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語字綠未嘗不感嘆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并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抵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多咨嗟嚮慕蓋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也兩生者其一方某字綠同縣人亦能文辭與字綠皆素知余者字綠其并以吾言示之

憂患集傳

甲子 送朱字綠序

一

送蕭端木序

余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聞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知余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世人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章蓋余平居論文不好雕飾第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按史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於京兆皆被放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愚極汚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湔矣幸而被放甚善蓋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自念謏劣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其相知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士多矣其好古愛朋友敦氣誼亦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遽別余而歸余且俛俛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吾由閩而燕往還萬餘里不得吾子之文以歸則是役

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三云余因書此以送其行而又幸蕭君之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廓羈窮且不知其所終極竊自傷也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憶間爲詩其於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荏苒浸尋身在貧困而曾無吐發憤懣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遊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所感觸輒亦偶爲詩一篇兩篇既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於古人非是弗爲爲之亦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濟遊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遊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章方擬棄去而憂患集焉

己巳齊謳集自序

一

同遊者顧謬加賞歎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粗能識字卽高自夸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於古人之詩多能議論短長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擅腕攘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之知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遊數人者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松朱書溧陽史騏生常熱翁振翼華亭畢次生山陰胡庶昌云

劉跛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夫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已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百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警互起迭仆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一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馮之變其牆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爲己之所獨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悟信也於是惛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欺不察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名矣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而果得庶常劉君跛千之詩跛千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溫溫然其言語辭氣恂恂然嗚呼此跛千之詩也跛千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

己巳劉跛千庶常詩序

一

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跛千之詩皆淡自藏匿
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跛千之情而詩皆跛
千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
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或謬
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汨跛千
之情使之輾轉恂恂而無所適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宜跛千之匿不以示世也跛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
最工先生生平不以詩示人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
而吾又嘗見跛千仲弟檢討君詩數章其旨亦如是嗚
呼詩亡於人間歟矣而猶存于劉氏之一門凡其所藏
憂思集傳錄

己巳劉跛千庶常詩序 二

送蔣玉度還毘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
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
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
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狠戾
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爲傲爲迂爲誕
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
其相得如此嗚呼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
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棄之士皆置
爵號曉惡蔣君之不類已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
與笑蔣君蔣君旅泊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
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蚩
蚩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鵲欲以腐鼠嚇鵲
雖嗟哉其嚇也而鵲難故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
腐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憂思集傳錄

庚午 送蔣玉度還毘陵序 一

李縣圖唱和詩序

余居常誦古人之詩而歎杜子美之才氣橫絕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其依倣而爲之者亦不少矣而余以爲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倣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無可如何而托之於咏歌崎嶇入蜀爲過客蜀人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能爲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其既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之人依倣子美而爲之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真子美也而余又因以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復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如何太息而其詩當如何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圖宦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章以道其懷而縣圖之友數人皆和之既成帙而以示余且求爲之序余歎縣圖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圖諸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

李思集傳

庚午 李縣圖唱和詩序

一

於是乎書

李思集傳

庚午 李縣圖唱和詩序

二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之人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之以廉耻而在下者亦不務為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末路相習為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頹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為歎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曆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有以窮其元本而臻其微妙蓋繼莊真能讀書者矣繼莊尤留心

憂患集傳

庚午 送劉繼莊歸洞庭序

一

於史事購求天下之書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所紀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擔簦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者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為者其力既已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崑繩及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書而繼莊家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携其書以歸余與崑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

可悲矣吾聞洞庭擅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為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為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卽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憂患集傳

庚午 送劉繼莊歸洞庭序

二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既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也於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良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

憂患集錄

庚午 子遺錄自序

一

爭而操持閭外之事使任事者輾轉傍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干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于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平賊起秦人晉蔓延于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率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寇前後凡十餘年濱于陷者屢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歟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得其梗槩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略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掇拾於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盡得聖人之旨至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之藩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之本也周秦漢唐宋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親至於苟且以從俗之好而爲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十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毒而後之題之者愈

憂患集錄

庚午 贈劉言潔序

二

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奮然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遵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觀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且笑之而言潔獨超然於埃壘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巖石一穴舉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繁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以繼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世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稽考當仿依太史公書網羅諸

次既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
然而生遭憂患凡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備
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餬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
其志安從辦之古之人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
其費用令極意學而楊子雲微時文章得達天子遂自
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
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
尚書賜筆墨錢六萬使觀書於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
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於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
抱無涯之志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自客遊河海

憂患集

卷二

贈劉言潔序

二

之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窮人情之變考文章
之旨未嘗不蹶然而興而復爲之喟然以嘆也言潔長
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浸尋荏苒曾無成
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
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
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
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伏生孔安國之尚
書皆相繼而出今天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於秦火倘
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漢唐儒者豈遂無其人乎因
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於親親於是
爲之上治祖福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又懼其久而相離
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法以明其等殺
序之以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族
之傳不亂雖其歷世之遠而族黨之義卒不等於途人
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
重社稷以至於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
呼此先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

憂患集

卷二 戴氏宗譜序

一

禮樂崩壞人皆廢古亡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
往往疑貳猜阻見于父子兄弟之間而況於疎遠之屬
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知其所自
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厚始莫大於立祠
祀正宗祧修譜謀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
最爲蕃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遷自
新安已三百餘年于今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
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
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
卷自得姓之始以至于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

最詳且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以見矣嗚呼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袒免之禮凡以別于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初固原於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人其宗族是即途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若持其圖譜示余且曰兄其爲我序之余旣錄而藏諸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且告之曰是譜也當持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子者見之崇本厚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乎此也吾戴氏神明之胄其不替乎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有功名以垂於世蓋少矣失士之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詡羨之卽其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見于天下名施於後世若古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効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真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而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者皆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舉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殫然備具以故施於天下後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載之於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於場屋之文夫從事於場屋之文不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已畢矣夫以從事於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於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共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

也余友秋君向濤年踰二十卽舉進士高第入翰林人莫不艷羨之而其塲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自下蓋其於古人之道方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塲屋之文又向濤之精柏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止吾見向濤之追蹤古人不難也至於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太史若干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世俗之所浸淫者並以告天下

憂思集偶鈔

辛未 秋向濤稿序

二

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司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師之官有流就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動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而五教亦無以施於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絃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于訟獄之事也然而獻囚必於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

憂思集偶鈔

壬申 李太常案牘序

一

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於此也歟在昔帝舜之命皋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皋陶惟能明允故能有以祗承帝命聖人懼民之不率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旣多而明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訟者不復留心於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責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

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已之咎者嗚呼何其真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棋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冤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戮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且如此而況於非其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教士之一節而有失於文義者置之不問是何本末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太常李愚菴先生爲洗馬時督學畿輔者再前授凡五六年嘗於校吏之駁取獄訟之事有涉士子者手披目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訊而服其於有司文移批駁如親睹之者宿豪猾吏搖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不可勝數而要莫不出於至誠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不專主於獄訟非涉學校之士親來告理者不與而閭閻之愁苦刑獄之冤濫與夫宿豪猾吏之爲害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鎮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

之而原本於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教以爲爲人牧者告焉

張天閔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菰蘆之內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三十年而始躡屨登遊學於四方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通者遊士之習波靡醺醺之態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閔先生則長史之太父也年且八十歸然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宜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爲之孫也余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

憂思集傳卷一
王申 張天閔先生八十壽序一

不顯而先曾太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猶及見余之壯而余太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亦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蓋余曾太父及太父皆以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在苒漸就廢棄曾無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落落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乞言於余以爲其太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嚮仰天閔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邑役屬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稅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內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風俗待之以厚其能舉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其邦而百世猶思之不能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與太平者其在豈輕也哉今也一介之士乘傳捧符而來無其道而居其位乃且然肆於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蓋子玉女帛其盡於力筆筐篋之間者不知其幾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逆所

憂思集傳卷一
王申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一

上下邑子里豪之祖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羈客之徒之所請謁煩濫侈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睨而甘之則又傾困倒廩單篋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已與民兩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惜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嘗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蠹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畧者甚具今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之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

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棋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甲戌易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爲之也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之法爲之者是卽古文也故吾嘗以謂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既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於理腐爛而不適於用此豈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于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矧世俗取時文之法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於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無乃叛聖侮經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非亡於時文也亡於時文之法也由此觀之是豈儒老生之爲六經左莊馬班諸書蠹賊也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蓋其說莫備于

韓柳二家韓子之言曰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柳子之言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鳴乎二家之言盡之矣二家之言蓋言爲古求之法也而吾以爲爲時文之法能取諸此則時文莫非古史也而何爲必欲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耶耶故吾謂古文之亡亡于時文而時文之亡亡于豎儒老生吾今以古文教之雖有豎儒老生執其說而與吾爭而適以見其叛聖侮經自與于無忌憚之甚而已矣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既持是以爲是非去取而又著其說如此世有好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爲然相與振興古文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則茲書其嚆矢也夫

豎儒老生

甲戌 甲戌房書序

二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尤號爲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最爲偏仄而其法律更爲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如行於深峭之側危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於千尋之潭境窮路絕攀蘿援綆而過稍一失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其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于險過隘出而之乎康莊之途據鞍顧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闊濶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與小題同夫惟久而熟焉于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塲屋猶作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于小題文之工也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不觀後生小子甫執筆學爲文卽皆從事於大題譬如仄徑窘步未嘗涉歷氣浮力弱而遽試千里之驥銜勒不施韁轡俱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此思欲難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士得雋

豎儒老生

甲戌 房書小題文序

一

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首因相與決
擇其最工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帙要皆有當於吾之所
云云者爲之排續點定而去年秋二三友朋舉于鄉者
其所授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于吳中適小題先
成因著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
書始也

東華集

甲戌 房書小樓

二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門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
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以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
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於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
文虎傷之子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於閩者乎燕
齊之間饒粟粟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離支
者丹雘絳膜有敏玉星毬之稱割而食之其甘芬浸齒
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於閩閩人餉之以
離支燕人食之唇敝舌爛略略然吐之於地蹙目熟視
而嘆曰嗟乎是豈能遠勝鄉之粟栗乎他日覩若李之
粟予道駭責之垂於庭欄滿拾之以歸編示賓客曰此
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離支也
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搔手相戒以爲鴆毒莫過
於是宜乎南中之苦李酸棗充滿羅列于燕市也世有
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離支庶其得售乎會文虎屬余
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并以示位三其以余言
爲然否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臯兄弟皆有道而能文者靈臯之文雄渾奇傑使千人皆廢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于左史歐曾而其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臯客遊四方其或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臯頃余家清溪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盡讀兩人之文往往循環雜誦不忍釋去已又悲世有佳文使絕輒輪里巷之中器不韞而紫色繩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良可嘆也今年靈臯北遊餉其口于涿鹿而余亦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直者將遂歸老江止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靈臯自涿鹿貽書于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于文章舉世不以爲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咨嗟吟誦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綴爲闡發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且刊以出之于世而今爲聊且書其梗概如此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西偏曰奇園蓋且月餘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幽憂激楚哀音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焉無餘難以詩文之末伎而天下皆懵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之詩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又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顧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遭逢之畧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并詩以歸誓終隱于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悔其出乃欲爲鴻飛之冥冥于人世已不復置其一喙而吾猶敢諷焉爲之悲憐其過其猶燕雀之見也夫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嚴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窮臥城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言示之其必有驟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關里紀言序

關里紀言者湖州宋豫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
浸反覆于宋五子之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而傷邪說
之橫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關里
條議如千篇遂乃渡江涉淮踰濟至曲阜講關里志其
所見聞又如千篇共名之曰關里紀言而刊布之于京
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定邪正
之辨補典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絕之不
少假刊且成屬余序之余少而失學長而羈滯流落于
聖人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謂先生
之說雖未果卽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
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
大于竊吾儒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其最淺
陋惑人之甚者莫過於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說佛亦
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之入于善也
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已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
靡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
以篤老之年山澤之履不憚辭而闕之呼號痛切據實
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
而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之旗幟相與裂眦大

憂患集偶錄

丁丑 關里紀言序

一

憂患集偶錄

丁丑 關里紀言序

二

呼按劍俾刃于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吾道患
者不在于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
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佛不
易去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之義而毋操同室之戈
使儒之佛還而爲儒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
益輪迴生死之佛不得逞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
喪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爲之嚆矢也哉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由於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則羣以爲古文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不得其旨趣而況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於時文猶茫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皇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

憂思集偶錄

戊寅 小學論選序

一

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於今數十年而今又以其謬悠庸爛者出而爲論於是乎經義與論且同歸於臭敗而後已嗚呼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今夫經義之與論也雖皆古文之派別而其體製亦各有不同者今之經義則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爲之摹擬其語脉之承接於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蓋其法律極嚴以密一毫髮之有差則遂至於猖狂

憂思集偶錄

戊寅 小學論選序

二

凌犯斷筋絕膜而其去題也遠矣至於論者則可以出已之意見反覆辨難窮盡事理以求無餘蘊而於題之上下文義不必有所避忌但須斟酌損益而不使輕重賓主或至倒亂於其間今或一以經義之法繩之徘徊四顧左支右吾而謂上下文之亦當有所避忌是烏知夫論之體製者哉且夫世俗所言作論之法又大有謬悠庸爛而不合於古者曰論有冒有項有腹有腰有股此等之言皆似是而實非者也夫文章之爲道千變萬化眉山蘇氏之所謂知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馳騁排蕩離合變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旣成視之則章法井然血脉貫通迴環一氣不得指某處爲首某處爲項某處爲腹某處爲腰某處爲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時亦未嘗預立一格曰此爲首此爲項此爲腹此爲腰此爲股也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發而必預立一格以爲人曰如是以爲首如是以爲項如是以爲腰腹如是以爲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於是乎始衰而或者又追咎於始爲之者曰其禍實始於眉山蘇氏夫以蘇氏之奇才橫溢而謂爲謬悠庸爛者導之以先路天下之謬悠庸爛者比肩接踵不可勝數此輩雖至愚妄亦未始

自命爲蘇氏者今皆號之曰此蘇氏也是亦猶見里之
醜人捧心而顰其里遂以號之曰此西子也而因以詬
西子之不美也此所謂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
正之哉嗚呼外間所論之俗法其說相沿已久今 功
令初猶而羣又鼓其說以迷惑幼學之士使經義與論
同歸於臭敗而後已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是編文凡
百二十篇其平居與三數友人授徒之作以及一二先
達與大督學使者之所爲課擬且五十篇而唐宋大家
及有明諸先輩之文題之見小學者亦稍稍附入焉或

憂患集偶夢

戊寅 小學論學序

三

曰其文甚高恐幼學之士學之而不能以驟入無已則
又合坊刻諸選本而擇別之得文踰六十篇爲之芟其
繁雜闢其蕪穢陶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
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
之體既正而經義之與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
漬漸以合於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特文之意也

丁丑房書序

歲丁丑武曹論次新進士之文而自姑蘇以書召余於
青溪曰願與吾子共商之也比余至而書已垂成余以
已意增入之者且百篇既卒業而語於武曹曰經義之
文自天順以前作者第敷衍傳註或整或散初無定式
而成化以後始有八股之號嗣是以來文日益盛而至
於隆慶及萬曆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瀾意度
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未之有異也今之論經義者有
二家曰鋪叙曰凌駕鋪叙者循題位置自首及尾不敢
有一言之倒置以爲此成化弘治諸家之法也凌駕者

憂患集偶夢

丁丑 丁丑房書序

一

相題之要而提挈之叅伍錯綜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
以爲此史漢歐曾之法也於是言鋪叙者則紬凌駕言
凌駕者則紬鋪叙兩者互相詆訾而莫之有定余以爲
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
矣夫爲鋪叙之說者舍史漢而近取法於成化弘治此
則便於不學無文之人亦自知其說之不可以通乃復
爲之說曰學者代古昔聖賢而爲言誠宜以題還題而
不可以已意與乎其間夫彼之所謂以題還題者不過
循題位置尋討聲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言之既無文而
於理道曾不能有毫髮之發皇此則謂之未嘗爲是題

可也非以題還題也吾之所謂以題還題者必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無用之卮辭不切之陳言無所得入乎其間此則所謂以題還題也史家之法其爲一人列傳則其人之鬚眉聲狀如生及其又爲一人列傳則其鬚眉聲狀又別矣蘇子瞻論傳神之法曰凡人意思各有所在頰上添三毫者其人意蓋在頰額間也吾以爲一題亦各有一題之意思今之論文者不論其意思之所在一槩取耳目鼻口具而已而反笑傳神者之爲多事不已陋乎或者曰如子之說則將以凌駕爲主乎余曰夫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以凌駕爲主者是又立一格以爲文也余非有意於凌駕但取其相平題以立言者而已其相乎其題者相其題之意思之所在也吾取其相乎題之意思以立言者而彼以吾爲主於凌駕夫安知文章之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原未之有異乎今夫成化弘治諸家之文具在其鴻文名篇世所號爲鋪叙者未嘗不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非如今之講鋪叙者僅僅循題位置尋討聲口遂以爲盡題之能事也特其時風氣渾樸含蓄不盡故但見爲鋪叙而不如其

鋪叙之中未嘗無凌駕者在也至於隆慶萬曆以來其法益巧以客入但見其爲凌駕而不知其以題還題者無以異於成化弘治諸家蓋又以凌駕爲鋪叙者也嗟乎四書五經明道之書也而旣以命之題而爲之文則涉於文章之事矣吾未聞文章之事而可廢夫史漢歐曾之法者吾以史漢歐曾之法告天下而天下且曰經義之文無所事此夫文章之事莫大於經義而以爲無所事此則惑之甚而已矣武曹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未推測盈虛以通曆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寧人之論曰三代以土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于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于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疇人曆官之事于是荒微海外之人皆得敝之以其所不知而西學之入中國無不

憂思集傳

已卯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一

從而震之然其說不至于古驗以爲天象之變異皆出于數之一定而于人事無與焉君子幾其邪妄爲已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諸所爲圖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同而亦不無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之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之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于爾素之兄定九定九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精于曆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曆論及中西算學通常屬余序之余諾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時欲傳其絕學于

世頗屬意于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以饑寒餬口于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于今而此志未遂所爲誦寧人之言而抱慙不能自己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攷其同異多寡爲古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見了然而其說詳見于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嚮時願學之意益復津津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而余倘得稍暇無事卽褰裳涉宛水登敬亭訪爾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憂思集傳

已卯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二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余性好詩而不工爲詩其于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泳諷誦常循環往復而不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于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爲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兩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于今矣已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于淮旅舍出其詩二卷曰淮南遊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而有當于心焉微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達者其言有

卷八集偶錄

已卯 程偕柳序

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怪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歎爲荒蕪者也偕柳以今年四月自苑上游邗江道塗所經共得詩若干首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于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意溢于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偕柳之志與情而偕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槩以寄其憂思今讀偕柳之詩不禁其蹶然而起也偕柳

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偕柳其爲余求而一讀之

卷八集偶錄

已卯 程偕柳序

已卯科鄉試墨卷序

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卽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
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
達非是塗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
于此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
老終身鑽研于其中吟哦誦誦揣摩習熟相與揚眉瞬
目以求得當于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
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橫馳騁于世然而
其于四子之書之精微義蘊茫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
吐辭非鄙俚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其所自造

憂患集偶錄

已卯 鄉試墨卷序

一

而雷同鈔襲犬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夸
耀及其入于場屋則以此書之于紙而獻之于主司于
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
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
功于所爲之文矜保護惜惟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
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
于其中既專且久出于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踴躍
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甚不越宿而巳臭敗不可
近焉況乎未嘗用力于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
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又由古

文辭而上之至于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

凡聖人之大經大法而假借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
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
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于場屋者又臭
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
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肯
苟焉以同于衆人衆人之所趨未有不在于鄙倍而其
所好未有不在于臭敗者也君子非一切故與世乖異
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
道固莫外乎此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

憂患集偶錄

已卯 鄉試墨卷序

二

年至宋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晰之于錙銖毫髮之間已
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卽不能發皇恢張而于宋儒之書
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之而不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
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整
頓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沉潛于義理反覆于
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剖悉毫芒于以見之于
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明者且夫言之行
世而垂遠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冥心孤詣其于古人
之載籍沉浸醖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舉筆爲文灑
灑瀟瀟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做此所爲擇焉而精者

也衆人之志滿氣得者方共笑爲迂闊以爲進取之無望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水落是非較然妍媸異態獨君子之文常存于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烟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已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于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全卷山東江西亦有全卷流布至于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排釐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育也精而不肯苟焉以同于衆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

憂患集偶抄

已卯 鄉試墨卷序

三

方靈臯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爲嘲笑居久之方君靈臯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臯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陵者也始靈臯少時才思橫逸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潛發其心思一以闡明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雕刻鑪錘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臯自與余往復討論面相質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輒舉以視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

憂患集偶抄

已卯 方靈臯序

一

所爲鄙倍之甚至于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于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畧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之而瞋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衆人也而余之所望于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于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誥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于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涂區區之志也

余心靈臯卽自毀其稿而靈臯尤愛慕余文時時循環誦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靈臯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臯一家之文也靈臯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家金陵與靈臯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相對而余多幽憂之疾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己益用是無意於科舉而唾棄制義更甚乃靈臯歎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蕸頗思有所維挽救正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臯遂發解

江南靈臯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臯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而靈臯屬余爲序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臯兄弟相率刻意爲文而佗條矢志莫甚於余迥首少時以至於今已多歷年所所爲冥心獨往者至今猶或貽妍笑今幸靈臯以其文行於世而所爲維挽救正之者靈臯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賴以鼓舞振起者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恃是以間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流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諱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公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沒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于世

此孝子慈孫之所當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勤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畧具而今僑寓秦淮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呼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讐其終必至於磨滅倘見此集而比量于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賴有泚而汗浹于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汲之至于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

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聖朝集序

己卯 天籟集序

二

北行日記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餬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銀兩銀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卽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始於歲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反奔走徧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輒有日記余性懶不自收拾往往多散軼而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盡患棄備錄

庚辰 北行日記序

一

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綠自福州來金陵偶檢北行日記稿歸余余讀之而歎曰嗚呼客遊之困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饑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狷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輒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泣然而流涕已矣易曰旅卽大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畧具而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閱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

從節齋猶有實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奴各賃一騎執轡者覓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直一切頗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顛仆行陣中尤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溼而逆旅主人與執轡者表裏爲姦每於常直外多索錢信信張自視髮盡豎如其言償之乃已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漿一杯之酒非數倍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尤多桀黠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利或泊行數里或泊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卧不能伸舒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美之而余平生未嘗遇順風

髣冷氣徹骨抵暮以厚直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膚漸甦寢纔安而圉人已趣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密網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次第過邏者得憐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於途懷重資者惴惴懼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襤被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驚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計而猶不能遂窮巖斷壑之中必有高才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遊四方以賣文爲生自文體之壞也是非王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諛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慵頽放卽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無他語酒酣論世事咄嗟吁嘻旁若無人人頗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於耳食計日傭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而給余養

親隱居讀書之費者而偏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
傾困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爲元稹作墓誌
謝文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
字酬以一縑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
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遊之困果未有甚於余而馳
驅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自守
生平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
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連城數百里世俗
所稱美仕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
問卽余亦來書一往謁也故命也非賣文更無生計

憂患集

庚辰 北行日記序

四

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後謫諛佞之徒皆易術
以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技以浮沉於
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以彈鵲者也至是
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於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
世方當營一坏之土與先君子合葬則爲子之事已畢
矣而余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
求遺書之費復頗不貲今雖稍稍畧具而所購未備不
敢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將遂舉手謝時人以去獨
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復能遠役矣偶因
讀北行日記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庚辰會試墨卷序

歲庚辰南宮會試之役天下士集于禮部者數千人既
登第者凡三百人其場屋文字號爲墨卷者流傳江南
余所得見僅一百五十四人之文凡四百餘篇因就其
中選而錄之凡一百餘篇爲刊而行之于世因復取去
年冬所定已卯鄉試墨卷詳審擇別汰其半存一百八
十餘篇合之會試墨卷凡二百九十餘篇既卒業而序
之曰制舉之文之有選本也自萬曆壬辰始也而旁有
批點則始自王士驥房仲於是選家濫觴而是非得失
錯見互出余乃益以知文章之無定論而是非得失誠
不可以爲據也夫士從事于制舉之文每三年而一試

憂患集

庚辰 會試墨卷序

一

其獲雋者宜其文之無不王也其不工者宜其爲王司
者之所斥而不錄也然而撒棘之後其墨卷次第入于
選家之手選家不一其人輒無不精慎以從事丹鉛甲
乙分別黑白曰某也工某也不工其議論斷斷足以補
主司之所未及是亦不可謂無關于文教及刊本四出
而此之所非或爲彼之所是此之所取或爲彼之所棄
嗟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論將安所定哉且夫
選家者大抵多布衣諸生日習爲制舉之文非荒疎幽
莽以從事者之所可此又其爲時甚寬優游整暇以卒

業非若場屋之中刻日竣事則宜其論之衷于一也而是非去取亦卒無一定而況在場屋之中日不服給而目力有所不能盡遍者乎吾故以謂文章者未嘗無定論而非所詒于制舉之文也夫同是制舉之文也此一人選之以爲工也而彼一人者以爲弗善也此一人者選之太書深贊以爲至善也而彼一人者亦選之而猶以爲不滿其意也吾由是而知場屋之中其取舍甲乙亦不過如是而已矣是故同此應試之人亦同此應試之文以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既定矣使易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必大相懸焉又易一人而爲主司又必大相懸焉然則選文者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則亦惑之甚矣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憚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益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耶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古人之虛懷得大體如此然則制舉之文必欲區區執成見于胸中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焉固已爲古人之所笑矣余草茅書生文章之事無有責焉而四方之士顧欲余有所選錄以爲定論嗚呼余論之不可爲定也余自知之矣

徐詒孫遺稿序

雲間注建士刻徐吉友青陽徐詒孫遺稿若干篇既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厄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竟卒以死至於詒孫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嘆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詒孫先後貢於太學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言潔詒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詒孫最善方靈臯靈臯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詒孫介靈臯以交於余而靈臯亦余以交於言潔此數人者持論斷斷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諸生皆號此數人爲狂士已而詒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臯以賁文留滯京師歲丙子冬聞言潔之訃余與靈臯爲位而哭明年春余辭金歸葬言潔而靈臯亦南還又明年冬詒孫之友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之上爲言詒孫發狂投水死嗚呼士之能自堅立而不與世波靡者抑已少矣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鬼神而助之以速其輪也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詒孫故有幽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臯嘗指余以示之曰君弟見詒孫乎所遭極大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

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詒孫聞之矍然自失也而靈臯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詒孫將死爲書一函致載方王子隨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余而建士素不與詒孫言潔相識以余故乃慨然欲爲雕刻其文而官牒之文其家匿不肯出於是遂刻詒孫文單行爲世詒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訐露之善善於離騷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澹蕩之趣此兩外所爲文以視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而道乃潦倒困阨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詒孫之禍尤烈余與靈臯每追憶舊遊未嘗不涕淚之橫

憂思集

庚辰 徐詒孫遺稿序

二

集也七雲收其遺文於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章而出之於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是以慰詒孫於九原矣獻其之文余採入他書者頗多有故不復另刊而詒孫有妻弟曰孫涵士字淳淵能文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庵先生極歎賞其試卷因問其平生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於淳淵而淳淵已死一二年矣因附錄數篇於詒孫遺稿之末蓋詒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淳淵今錄其遺文亦詒孫之志也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菴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王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詩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先生曰詩之爲道無異於文章之事也今夫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審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失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於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之是即先生之文也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即以已之所以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稟承家法悉得先生之詩學以爲文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之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者其說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能

憂思集

庚辰 方逸巢先生詩序

一

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蕪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而嘆也

愛惠集稿序

庚辰 方景襄先生詩序

二

杜溪稿序

杜溪稿者余友朱君字綠所爲古文也字綠家宿松之杜溪因以爲號其稿凡數十萬言屬余序之且曰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之傳焉嗟乎余之自廢棄也甚矣流離奔走枯稿憔悴之餘舊學盡失而字綠之才氣橫絕一世其奇偉博辨之作視余不啻倍蓰過之余嘗以謂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余雖有志于文章而家貧多事不能著書今得字綠稿讀之即余亦可以觀筆而字綠猶愛慕余文特甚且以傳其文見屬此以知字綠之虛懷樂善而其文且日進無窮其可嘉也余竟無能爲愛惠集稿序

庚辰 方景襄先生詩序

役然字綠之請不可以辭則仍舉曩日之所以磨字綠者言之而已矣余嘗讀字綠言曰昔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前唐虞之揖讓於庭而君臣各譽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南巢牧野之戰吾親在師中而面領其誓諾也吾又登孔子之堂承其耳提而面命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論也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見其州次部居發凡起創含毫而屬思也以至後世戰爭之禍賢君相之經營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是則吾生于今而不啻生于古自堯舜至今凡三千餘

年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于後世而後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聲歟乎其側是則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此之謂百世之人也若夫一世之人則止識目前之事而通一時之變雖其至久遠不過百年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視之湏臾而已矣乃若生于一世而一時之事猶情不能知則莊周氏之所謂朝菌也蟪蛄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安得百世之人而與之言百世之事哉既以語字緣輒自顧而嘆而字緣聞之未嘗不奮袂而起舞也余與字緣年相若余之學古文也先于字緣而字緣之爲古

夏惠集偶抄

庚辰 杜銘稿序

二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于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其道譬之於畫家之寫生者也寫生之技莫妙於傳神然亦莫難於傳神古之能傳神者推顧陸蘇子瞻稱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以爲傳神之難曉曰其次顧頴目與顧頴似餘無不似者肅其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謂經義者擬聖人之言而命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顧頴者鼻口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其人之意思之所在而乃舉筆貌之況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孔子能知孟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子一孟子者是爲能傳孔子孟子之神者也孔子孟子之神卽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目與顧頴者其義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顧頴之精神得而眉與鼻口之精神亦無不得矣且夫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神苟爲不得其神則注視者一人而無毫髮之似

夏惠集偶抄

庚辰 歷朝小題文選序

一

衣冠形骸之徒具而與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
衣冠形骸之徒具者也甚或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
豈可以代聖人而爲之立言乎嗟夫人之度量相越之
遠也什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況由什
已百已而土之至於聖人欲知其意而爲之傳其神也
此實難矣子瞻又言傳神一道法當於衆中陰察之然
則欲得聖人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惟沉潛反覆
於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詩書春秋禮記與
夫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所論著考亭之集注并其師
弟子間往復辨難答問之言貫穿融浹怡然理順渙然
水釋因遂旁涉於左國莊屈荀韓馬班韓柳歐曾蘇王
之文章夫而後一題入手相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貌之
而聖人之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子瞻之所
謂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
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即厭
世俗之文而惟有明先輩之是尚以謂此經義中之顧
陸也自是窮搜博採而夫題文及小題文各選錄千餘
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於科目凡諸生未遇者
之文皆入焉余之經義大抵多得力於此而今歲之春
友來張子山來張子逸峰謂不可以不公之於世於是

爲余次第排綴更加擇別先出其小題文刑而布之復
恐卷帙繁多學者難以卒業爲刪去其十之二三工既
竣而余乃以傳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
者毋衣冠形骸之徒具並衣冠形骸之不具而因以爲
得聖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諷誦
研窮於此書則人人皆顧陸也

汪武曹稿序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書而以書貽我於秦淮曰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曰時文其體不列於古文之中而要其所發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背義隄道則謬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蓋舉業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有前輩之法爲之正告天下天下之從事於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嚮者之非而思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橫絕一世所謂以古文

憂患集備金

庚辰 汪武曹稿序

一

爲時文者吾於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久亡而實賴武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志豈嘗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曹之言曰時文興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經學古爲務其於古今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是舉業之有累於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讀書蘇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讀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官之洋洋纒纒無不洞悉其源委酒闌燈炮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

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時文

之是非關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訛謬於是正其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聖人之道著是卽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舉業以不存者存之也嗟夫舉業者人爭爲之而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亦可以悲武曹之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法區區所爲時文卽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古文亦亡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天下而慎能取法武曹時文者武曹而外余未之多焉

憂患集備金

庚辰 汪武曹稿序

三

九科太題文序

自乙卯丙辰至丁巳卯庚辰其間為鄉試者十為會試者九余為此九科之文分為三集曰墨卷曰大題文曰小題文第其第別刻而布之於世夫此三集之選何以知予乙卯丙辰也曰以晚村呂氏之選終于壬子癸丑也今夫創義之有選本也始于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于一科之文其為選本輒有數百部顧於選本備有數千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故述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罪矣

九科太題文序

補天下之為選本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操持提及督學之官等而深有望于大儒者為之則無由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既疊起而諸選家為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起于衰舉艾氏為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承學有患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為書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有憾焉竊近日呂氏之書盛行于天下不減艾氏其為學者分別邪正講求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于程朱之所論者由制義而上之至于古文之波瀾

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推陷廓清實有與

艾氏相為頡頏者嗚呼文之難知久矣其謬迷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即選家者亦往往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沉埋于廢紙破麓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讀乃在于臭腐爛惡至于義理之幾微疑似毫釐千里之隔尤不能為之剖晰而辨別吾讀呂氏之書而嘆其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運會之際要非有可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偽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新辰以後之改呂氏無所點定而其家有三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辰而已未而壬戌或曰即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以癸亥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于前惜乎呂氏未之見也而余為編次斯集以補呂氏之所未及亦使讀者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言猶可于此書得之地也

艾氏集

庚辰 九科太題文序

三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
失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取而
亟亟求待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
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
抱膝荒江絕意世事況區區者既不能爲而世俗所謂
得舉之文且又不諳至於以平生之所知識告足下藉
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惜者相

千里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
而驚馬日日售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
請相驚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爲上乘編以阜棧者有一
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
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
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
以爲難及夫足下所稱者時文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
已不復作蓋不肖之所好而學之有得者又不在此吾
子遠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鳴舉步蹀躞遂
以其絕塵逸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

相千里馬也千秋大業終當爲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
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惟勉旃自愛

與趙良治書

名世白平生好交游交游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
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嘗獨念趙君不置以趙
君知我也蓋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肖之於趙君殆
在雄雉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
道難矣僕多誤良治亦多誤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
之際而以落寞之踪浮沉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甚矣
夫世之衰也天下而莫不然也僅吾縣也哉名世一妄
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人皆笑之惟吾子澹相哀
憐往往爲余泣下吾何以得此于足下哉非吾子莫以

夢泉集傳

已未 與趙良治書

一

知我非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淡也今吾顧有進于足下
者足下愛我甚豈謂爲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
可乎蓋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
天性誠朴謂人如己而信之太真以故常受小人之侮
而一再顛仆既一再悔矣意足下必且淡懲前日之害
謝絕交游而吾嘗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
而猶蹀躞于坑坎之途馳驟于污泥之阪則其害豈特
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
之所與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
不肖已自托爲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爲枯槁

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藏者也今足下既往之
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
言爲不然則吾更有以效于足下者爲足下盡言之

夢泉集傳

已未 與趙良治書

二

與王靜齋先生

前日謁先生往復論議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尚有未盡厥懷者不肖違時之苦如人之溺於江河未卽死而漂浮於水上假有挈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木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沒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憂思集偶錄

已未 與王靜齋先生

一

至而卮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奮發遠去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宣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主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

憂思集偶錄

癸亥 與余生書

一

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開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操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屢屢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于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

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于夜郎笮昆明洱海莽荒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于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裨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懷憂思集傳錄

癸亥與余生書

二

答伍張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術從事神仙之術減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于一于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于文章嗚呼其無以加于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精柏煨爐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于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日月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主宰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天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叱而黃伯樂使九方臯視之九方臯

憂思集傳錄

丙寅答伍張兩生書

曰壯而驪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澁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閒且遠蓋有得于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方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即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壒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

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据排攢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淩林叢薄之中荆榛胥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然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遊於渤海之濱

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洞湧恂恂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
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
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智荒惑
又治生不給無以托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尚少可以待
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慙懼何可勝言
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
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浚有得于古人之旨且不以
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
篋中文字自丙辰至于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蘊中集天
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寸之江三石齋爲
卷八集傳集
庚午 與劉言叔書
二
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可存則當
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
志然而未敢必也名世頓首

答趙少宰書

少宰閣下前日名世出都門閣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
文集刊已垂成欲得吾子序之名世南行二十餘日而
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閱二月而於郵傳中得閣下
書云序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名世江淮鄙人無爵
位於朝無聲譽於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閣下出持
節鉞入貳天官序閣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閣下猶
慙慙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尙
有可取耶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象曰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爲而爲之之謂物不得已
而爲之之謂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
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
九三也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惟立誠故有物苟
其不然則雖善華爛熳之章土麗可書之作中庸之所
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爲之言者
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
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爲割爲僞爲欺
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文而序閣
下之文宜爲閣下之所斥勿收而閣下顧使人爲之則
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區區之誠尙欲自達而

代作之文惟閣下削而去之幸甚幸甚名世再拜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世乃求序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之序則欣欣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爲榮耀夫文者必待王公大人而重則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請序於齊宣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於丞相公孫弘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名聲彼乞序於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

憂思集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拙果何如率爾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者讀未終篇輒已掩卷而去而況於其所序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於王公大人凡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賢者亦不輕與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獨閣下一人往在京師閣下嘗爲不肖言士之以求序來者比肩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絕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啻十之九矣嗟乎惟閣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惟不肖不求序於王公大人而乃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

肯在京師前後凡五六年未嘗上書宰相獻文當塗賢公卿弘獎士類其所爲大書深刻標榜窮士之言充凡盈案而不肖不與焉獨閣下見其所爲文而以爲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舉業之文若干篇不肖歸而刊刻之於金陵天下讀閣下之序者往復誦誦咏嘆咨嗟初非以閣下名位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謬相引重亦初非以閣下之序故也惟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之者之人與文何如

憂患集傳

庚辰 上大學伯韓宗伯書二

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爲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應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爲之序而況不肖之古文固閣下所素咨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槩謝絕之者蓋他人之所求者乃尚書之序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廬先生之序也俯伏候命不勝至禱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與下合而能至于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于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厭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騁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而有非薄乎上之心考校之矣一出而心非巷議唾點流傳共指以爲笑于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訾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翼者文章之風氣亦嘗萎蕭卑弱而不振矣儒先憂患集傳

辛巳 再上韓宗伯書

之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乎下下之人所以獻于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已雖其風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訾訾之聲不出于口齟齬扞格之狀不形于色而風氣微變之機固已伏于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大魁天下天下之人讀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覺如醒之忽醒皆翻然思改其所爲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自棄于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既以古文取高第爲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嚮風愈久而不衰則宜上之與下合而爲一矣乃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

通未有甚于今日者何也則母乃下之信且從于閣下者通以望于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然其然也令甲三年而一試士棘未撤士或私相許曰某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誚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錄之者則其誚之者也不能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逞遂借以行其私至于詆訐叫號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謂弭之道在上之人勿故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之人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橫據于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

臺應集傳錄

辛巳

再上韓宗伯書

二

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于其間也哉且夫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聳然而至于詆訐叫號即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而公論多出于其間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母乃拘于曩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于閣下者通望于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人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于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訾齟齬并格截然而分爲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

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之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肅然起而敬視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清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閣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且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權則惟在閣下一爲昌言正告之而已矣名世往在京師與閣下並處是時閣下與衆論當世獨未嘗言及文章之事名世雖在里巷有言不信故不得不默然以居默然以處而閣下亦不覺其言之際經綸密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之事遂有所不暇顧焉然而當今文章之貴實在下閣下亦宜使衆趨趨焉然則閣下之文章觀此之臺應集傳錄

辛巳

再上韓宗伯書

三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出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矩矱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申文字悉致之足下翼有以教我會足下北遊燕薊之間而僕亦東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鑒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時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而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

憂患集偶發

庚辰 與劉大山書

一

人也惟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生平尤留意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百卷書怪怪奇奇酒汨汨欲觸喉齒出而僕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將欲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倒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爲困頓顛倒良可悼嘆同縣方苞報爲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逵是也僕文章不敢當方君之所謂奇而欲著書

而不得此其所以爲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爲此技者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爲琵琶來者終日座爲滿久之果大工號南中第一手然以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於秦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夷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喪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夷部之樂同其困頓顛倒將遂碎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此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

憂患集偶發

庚辰 與劉大山書

二

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抵掌而效僕之所爲是又一余叟也然爲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音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庚辰十二月望日戴名世頓首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于大亂此不明于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奔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于無成也噉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

內辰 范增論

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于威強而不敢動及陳勝吳廣起于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烏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于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糜碎敗衄當此之時項籍以啗啞叱咤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侯王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于項籍矣使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以號令天下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不聽

憂患集偶鈔

內辰 范增論

以羽之雄而不知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輾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惟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于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之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廢而篡于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思未斬于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于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卽以帝燕齊三晉吾知燕齊三晉之不心服也況以攸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于戰攻周且臣屬于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爲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

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斬而其迹已絕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于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爲何義也哉史言沛增素居家好奇計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其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于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未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並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嗚呼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于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于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王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于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爲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爲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欲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于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納支吾

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于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世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于勢而熟于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適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惜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抑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明者烏能觀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持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
並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歎兩人之愚也
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
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已乖異
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營款不露彼
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
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
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憐迴思
曩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日兩人積不平

魏其論

辛酉 魏其論

一

而丞相方握重權天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
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帳具必
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艷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
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責望區區一
田之爲邠者何也既有邠矣而又強灌夫與俱逞賀丞
相是亦猶前日慕艷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
而兩人之首已隕於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
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即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況
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既
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

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過吾推其故皆由於不
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也悲夫

魏其論

辛酉 魏其論

二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往轍以償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勅屬縣不許逐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下往往于群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歎息痛恨矣哉當天下無事天子威靈鎮撫海內而強兵悍卒姦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憂患集焉

壬戌 撫盜論

一

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抗天子之命東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所過千里無雞犬之聲而有割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於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卽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向向愉愉奉之惟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強列屠郡縣覆滅藩輔而社稷爲之丘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威也吾以恩信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呼盜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卽龔遂當日不死於賊亦已繫于都市矣蓋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

諳戰鬪之事一旦疆場有警身履戎行恐戰不能勝而僥倖於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擊寬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容於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饑寒困迫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謀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卽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于闕茸無能之書生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內邀其君相率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其與賊何厚於朝廷何薄於賊何德於吾民父母兄弟何仇決以百萬虎狼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感之以恩信結之何其愚憂患集焉

壬戌 撫盜論

二

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卽一一解散而前之罪置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鉤鉏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強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眞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岩峒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馮其險阻以逆軍旅之顏行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

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通都大邑平原廣野之調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鉤鉏耜耨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裸程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卽撫

憂患集偶抄

壬戌 撫臺論

三

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覲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檄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真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既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鮮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乎群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擬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難原其罪除其罰而後天下盡曉

盜而後已嗚乎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群盜群盜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故國家有隣敵之變而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倖倖偶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乎後有良天子賢宰相不幸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與師討群盜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憂患集偶抄

壬戌 撫臺論

四

桐城戴名世田有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家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露風日治器具利鈍鐮耒耜耜蓑笠呼僮耦以杵以耘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女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雖勤者踰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穀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用

其間將欲從老農老圃而師焉樂道有幸之野而抱膝南陽之廬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之旨而字余曰田以著其素志云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多以音而耦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偶焉耳豈非其習使然哉吾聞之申鑒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其於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偶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一貫于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于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何人之辭也今吾子以自

集

已未 褐夫字說

一

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垢污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所無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倣且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云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余則真褐之矣也雖欲辭其名不得矣匪吾云云人實云云然則人之稱之也必憤鄙不鄙又何論焉既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藥身說

戴子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藥身有呼者或呼之曰褐夫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二者惟人之所呼之無不可者或謂余而問所以爲藥身之說余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病害事莫之嘗焉自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書之所記載其類不一而其爲說甚具余所嘗備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盡宛轉懸痛者久矣又余多幽憂感慨且病懷無用於世徒採藥由關命之以其業則莫如此爲宜哉曰悲夫甚矣子之志也雖然抑亦猶有說焉書曰若藥一伸脊容身越閭而已然矣意者子之志其又有託於此乎戴子笑而不答

集

庚申

藥身說

一

命說示鄭叟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歸之於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值之支于推而算之以決其死生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已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已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貴或貧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

憂患集傳

戊寅 命說示鄭叟

一

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此如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出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之命就其一已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于推算者不知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倖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金陵鄭叟以支于推測有名於時叟頗自詡其術之工而余因爲

命說以示之

憂患集傳

戊寅 命說示鄭叟

二

書許榮事

元至正中江淮兵起皖賊趙雙刀六賊祝真剽掠州郡
烏沙人許榮率衆駐高峰保障鄉里高峰者近舒城縣
南山四面皆山環之有山巖然獨高曰高峰而烏沙其
山下之市也許榮既駐高峰其後歸之者衆高峰小不
能容移駐方山歸之者日又益衆移駐舒城賊不敢犯
舒城元授榮樞密院同知與左君弼守廬州太祖皇帝
攻之不下榮嘗曰凡吾所以起兵兼養保鄉土親戚以
待真主束身歸命吾之願也已而太祖遣胡大海詣榮
與之書曰將軍久守廬州既不爲逐鹿之謀又不爲尉
佗之計但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不知當今真主誰
足當之隨大發兵攻廬州左君弼開城走許榮以廬州
降辭官歸隱居烏沙之灣塘死葬焉洪武二年詔取前
所與書去余登高峰高峰故有許榮祠祠壞不治榮子
孫散處烏沙灣塘之間世以貴姓鄉里人皆以榮保障
全活之功甚大而不知其託身聖朝功成歸隱非區區
武臣驍將之所能也當干戈初起英雄角立迷惑失身
以至屠滅不救與夫貪戀富貴迷不知止晚節末路前

功盡棄者多矣若榮之所爲顧不賢耶榮事史不載知
當時熊罷之臣所以輔翼真主猶有不盡傳者廬州故
有惠民碑載榮事碑今不存舒城縣志及許氏家狀崇
禎間燬于兵火其十世孫曰亦凌者猶能記憶之爲余
道之如是因書之

書全上選事

全上選桐城之樅陽人年少好讀書明亡年甫三十餘上選痛哭忽逃去其家不知其所之也上選東西奔竄遍歷江楚之間已乃踰嶺之廣東入浚山中誅茅爲屋以居負薪種田無復有當世之志有一僧舍距所居不數里而上選常往來僧舍久之有一男子同僧來謁自云王孫遭難流落者也上選大喜與僧同資給之誓三人共老死山中不相舍去頃之某州有武弁被斥山西人也僑居不復歸浸尋聞王孫名稍稍與往還而欲以女妻之上選謂王孫曰君國破家亡尚有兒女情乎不可憂患集偶錄

乙亥 書全上選事

一

爲全氏後死有司憐之爲藁葬於郭外吾友宣城王耕書初在所鞠有司幕中知其詳爲余言之如是因執筆紀之

憂患集偶錄

乙亥 書全上選事

二

讀楊雄傳

揚子雲亦漢家文人之豪也其不爲章句訓詁而默然好深湛之思余常賢之然亦常歎之矣夫所貴乎學者爲能成一家之言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各出其機杼而勿競於聖人而已方雉之少年慕司馬相如之賦擬擬之以爲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憂國之志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因撫

離騷而反之又旁離騷作車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未離騷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騷可反而弄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與放依而馳騁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字摹擬倣效而遂謂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論者恕其仕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既以爲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儒幾比於孔子孟子卽一二大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吾

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悲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轍流爲憂夫至後之人則已不復覆轍覆轍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作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于傳尾

錢神問對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爲文立中衛臭達于遠衆皆拜祈請甚篤或咄咄歎息不已戴子見之曰此何神也衆曰非若所知前問神神具以名對戴子笑曰吾聞女久矣女固若是而已者耶其何以動衆如是甚也神曰吾行遊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顧且云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數女之罪則錯女使化而毒未歇錯女使折而害無救也神怒曰余固知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遇而衆辱我且夫吾之爲功也薄海內外苟非子則威威嗟嗟窘然而無以生上自天子召見入太府卽諸公貴

憂患集偶錄

丙辰 錢神問對

一

人皆孽孽慕子手摩而目屬以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爲我死者且夫吾之爲質也流轉而不窮歷久而不壞愛我者歸之不我愛者謝勿往吾豈有求于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有吾則生無吾則死是故盜我者縣官有禁牟我者錙銖不遺誠明夫利害之分而審夫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乎請勿復敢見子矣戴子曰固也吾試且畧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渾渾噩噩數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食食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女哉自女出而輕重其制銖

憂患集偶錄

丙辰 錢神問對

二

兩其名方圖其象流傳人間惑亂民志萬端俱起于是庸夫之目以女爲重輕奸人之手以女爲上下或執鞭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設心計走坑險蒙死微倖損人益己互爲攘奪或至犯科作姦椎牛發塚聚爲博奕出爲盜賊至於官之得失政以賄成敲骨吸髓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於女者不可勝數也挺土刻木以爲人而強自冠帶羊狼狼貪之徒而恣使暴夸窮孤而女之助虐者不可勝數也且又攝其絨膝固其扁鑄兀然匿於小入暴客之室中釀爭而藏垢避正而趨邪使夫義士仁人瞋瞋然悍悍然不能出氣修德益窮有文益困而女獨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以其臭薰蒸海內氣之所感積爲迷惑之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貪吝接踵而竟塞仁義障蔽日月使天下俚俚乎無所之而惟女之是從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爲神也女烏足以知之女烏足以知之因仰而嘻笑而却走伸目四顧舉手而別衆共推之以去

討夏二子微

宋人有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入夏來余深爲此所苦而吳子之文余未之見因辨爲是說以致其憤痛之意云

蓋聞群飛可以刺天聚蟄可以成雷謂正傷于邪而害起于微也夏有二子生負不潔之形徒開可憎之口乘時並起敢爲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晝夜各自挫毒互相召亂于是奔赴蒸炎沉溺溷濁嗜腥逐臭呼召曹偶種其醜類以子以孫穢德既彰見者皆唾猶復揮不肯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汚潔白營營之聲亂

憂患集傳後

辛酉 討夏二子微

一

人耳目是以詩人惡其罔極以爲告戒若夫遁伏于白日之下叫號於晦冥之間剝膚飲血飽不思去狼戾成性踪跡莫測其股不足折而其翼不足塌也徒以伺間蹈瑕輕悍飄忽乘人不虞其毒在喙此二子者豈其氣運之使然亦其貪汚之自致天心既厭不使子遺于是秋高風勁栗烈聲發嚴威所及百態震恐萬狀銷滅聽終夜而晝晝無聲坐閒晝而紛紛無迹蕩滌邪氣掃除醜惡豈不快哉嗚呼擒捕無方噉嗜之威已酷蘊隆既去飛鳴之勢何存藏旃無悔

書貨殖傳後

予讀司馬遷貨殖傳益不禁三復而太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也卽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于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巧者所笑傲曷怪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羅薪棗丹砂綿絮皮革席席之類與夫棗栗桑麻荻漆

憂患集傳後

辛酉 書貨殖傳後

一

竹木扈茜薑韭醱釀下至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類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鄉里豈非巧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今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在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于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于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下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文學者出于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廢舉鬻財于曹衛之間夫子譏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繫

於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
糟糠匿于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冢博戲
販脂賣漿洒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
皆厚也豈命原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
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
加璧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爲子貢之
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
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烏可以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
彰失勢則客無所之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爲賢
不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富世之所謂藉
藉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畧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
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於世也其不容於世拙
耳拙耳然居今之日而非藉藉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
之稱其所得不既贏乎而豈掘冢博戲販脂賣漿洒屑
馬醫者之所及而況世所號爲文學又出其下者也富
不富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卷之三

辛酉 書復陳傳後

二

書問寧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
洪石秋自澄海以書來告我曰黃子之文多零落江南
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遊淮上過問百詩先生出其
大父寧前公墓誌示我則文明筆也端拜雒誦因遂錄
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殘編斷簡人猶將慕而傳
之況其鴻文鉅篇照耀人間者乎余嘗讀錢受之文集
中有問寧前傳跋悲其辭氣慨然想見寧前之風烈當
明之末受之與文明同黨相善兩人俱以文章氣節名
天下迨夫晚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嗤笑而
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爲讀寧前墓誌
而喟焉三歎者也余既繕寫一通以復于石秋而復書
其後如此至寧前之功蹟誌已詳之矣故不著

卷之三

甲戌 書問寧前墓誌後

一

版

雲鵬識

吾師墨庵先生所爲制義數百篇既已流傳于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于是四方學者購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鵬固請先生刊行于世先生曰古文之爲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于衣食其于工力未能深入閭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宇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雖中所有皆草稿而足吾方欲潤山深隱細加擇剔更定而後敢出教訓世其或後求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

尤跋

尤跋

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下筆如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鵬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鈐諸板昔人稱文章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惟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惟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計餘年來網羅散轍次第纂脩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澹蕩直接龍門盧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兩豐舞香四所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辛巳人日受業尤

子遺錄序

王 原

京師遇桐城戴田有讀其文超卓有雋氣無時俗鈔錄經傳及柔蔓膚滯之態既又出所著子遺錄示余蓋紀其邑被兵始末而傍及江淮楚豫秦晉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匹婦節烈一介士之才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聯貫以著其詳予嘗以謂上下不同心中外不一體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借口而賢才不得盡其用天下魚鱗癰潰生視不可救藥此明之所以亾而田有其一也

子遺錄序

紀載中具見原委豈特賞其文筆之工已乎且夫捷之功大於勦而和不如戰所從來矣然各有時宜難以例論賊勢既成騎橫諸變未經大創烏可言撫已既不能制人戰不勝守不固又有腹心大患而與已敵者誠心百計請和指大誓願休息者數四何益不聽蓋與箕遂宗澤諸人時勢相去不啻天壤乃其無識不能確見其是非身任天下之利害拘牽成議避文網畏彈劾依違拱手聽社稷自爲安危靡言宜冥悍無忌憚惟陽以太言樹威勢陰以惡仇報復懷

其私嗚呼使當日諸臣赤心同憂國無去門戶偏任賢才揆情通變定和議於外合力殲賊出奇勦賊於內內外既寧民得休息不出十年天下可以復定矣申三月之禍何由而成哉嗚呼此予讀子遺錄所掩卷掩膺長太息者也

子遺錄序

同里方正玉

褐夫氏以董醇賈茂之才具盲左腐遷之識太冲作賦絕貴洛陽伯玉碎琴聲聞輦下詞塲酒社爭傳驚座之名歌院禪房咸誦倚樓之句顧韓昌黎文高八代不上宰相之書趙元叔望重一時直達司空之座余生同里開誼託姻親不徒入拜之交兼有舊約計十年而屈指總四海以爲家奚以爲生都是記室書傭之職何從得見不過郵亭馬上之時頃以萍踪相逢燕市年增興滅都非少日之豪狂耳

子遺錄序

各問別來之著作出囊中之珠玉驚目底之琳瑯更捧一編用申三嘆蓋子遺錄之所爲作而褐夫兄實具苦心也吾桐界連楚豫地通舟車當朱室之衰微值黃巾之擾亂三里之荒城如故不同國破山河千家之烟火尚存豈嘆城春草木諸賢之功績不少後人之感戴難忘不有茲編誰能永頌余追惟先澤空傷往事之艱急付梓人欲備採風之用至其文心之細筆力之奇上自宮中府中興亡得失之機下至匹夫匹婦死生榮辱之故太書特書可傳可久崑繩固

已及之而小子何多贅矣

才選錄

桐城載名世田有著

北平王

同里方正玉

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餘里一面濱江而羣山環

之山連亘千餘里與楚之蕲黃豫之光固以及江

間諸州縣壤地相接犬牙錯處雖山川險阻

之所走集皆為四達之衝桐之西有嶺曰嶺東有

關曰北嶽皆險阻地昔者三國之時吳人所以固

休也凡桐之境西至于潛山又西至于太湖

南至於蕲黃南至於安慶桐即安慶所屬邑也

於廬江無為州東北至於舒城又東北至於廬州

陽北至於六安英霍又北至於光固自前漢天下

變桐必受兵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遂實此

典而建都南京則桐為王畿內地自是天下承平且

百年桐士大夫仕於朝者冠蓋相望而持節鉞為

鎮撫者徧天下四封之內田土沃而民殷富家崇禮

讓入習詩書風俗淳厚號為禮義之邦當萬曆晚節

天子倦勤而士大夫文恬武嬉抑又甚焉凌遲至於

崇禎天災流行盜賊秦隴天下為之騷然而所在

民皆思乘間為變崇禎三年桐四野鬼哭四年

集於四郊其形如鵲其色赤有史生者遼東人也

家遷桐數年矣見而歎曰兵火其將作乎嗚為犬鴉

也其兆之矣遂挈其家去五年東門外地湧泉如

七年八月縣人黃文鼎汪國華反先是縣士大夫類

多長者皆有德于其鄉而民莫不畏官府士迨天

啓崇禎中世家鉅族多習為邊修其子弟僅能往往

侵漁小民為不法于是羣民積不能堪而兩人遂為

亂首燒富家第宅掠金錢建旗幟營于北門之外

理薛之垣自皖來與賊誓于神而去安池兵備則使

王公嗣率其將潘可大討賊次于練潭不戰進賊

益張常是時縣人職方郎方孔炤致仕家居得民

亂六獨不犯職方家職方因誘致亂人而盡殺之王

公弼聞桐亂已定乃帥師如桐而賊警適至桐人因

雷可大駐桐防守是年蜀之筠連人楊爾銘來為縣

爾銘年少有奇才為桐七年民愛之如父母禦寇治

兵皆有法度本桐之不恤由前後兩縣令之力居多

兩縣令者爾銘之後為襄陽民也其後明公爾銘
官流落江湖以死而張利民遂隱山中不出桐之
老至今歌思之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先是流賊
起秦中渡河曲燕南河北皆苦之然而京師時其北
黃河透其南賊禍不能徧天下也賊入晉南秦以爲
功賊入豫而晉以爲功行間大吏大抵皆玩愒縱賊
賊禍遂不可支當賊之渡河而南也河南巡撫玄應
不爲備賊乃乘堅冰自沁池渡河河南郡縣皆陷
尋及于鳳陽而江淮楚蜀之間處處皆賊矣賊之來

平定

二

凡百萬軍往往千餘里不絕或曰三營或曰五營
或曰十三營名號甚多不可得而詳書也而張賊
尤爲兇殘且後輩賊多隨之潘可大兵單弱不能
定楊爾銘則縣武大夫謀設守每埤十懸扁燈二
十火毯一五十置一小砲百一大砲懸樓下各貯
器召募勇士百餘人助潘司大城守而賊前已破
陽趨舒廣長驅至桐矣初賊在河南也縣人孫晉
給事中告于兵部尚書張鳳翼曰羣盜今且逼鳳
以泗破桐院其必不免爲之奈何尚書策曰公江

人也何憂賊乎賊素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
草賊不犯江南決矣人有聞者皆笑之至是賊至桐
潘可大接戰於東郭外兵敗者百餘人賊射可大
馬中之馬厥而折大顛部卒劉應龍以已馬付可大
夷之而走將入門可大又墜地賊急追應龍持矛
與賊騎戰于衢墜殺賊五六人賊不能前也賊殺
龍輓其馬進賊城門已閉矣是爲乙亥正月二十
日也先是賊所至皆用土著爲嚮導以故道路盡
及虛實盡窺矣不盡窺也由此勢如破竹桐之

平定

四

已前死無與賊連城故養全明日賊奮力攻城以
巨絙聯木板置其下負以龜名曰木牛鑿城城堅不
能入城門人以大石擊之多傷又造梯數十長數丈
擁卒城上砲石擊之不能近于是焚居民屋舍且
舉火焚守堦者不能過視勢鼓練欲登城又射却
而乘間下擊殺賊以百數凡攻三日不能破乃棄
請罷去而徵入黃仙庵賊以承爲之所以大軍
火線請謂金寶給賊工賊者之賊喜甚
南數十百懸而下賊爭取砲至賊手火發皆

是賊與不敵未接營而賊已遁山賊勢甚盛
有數十人習者烟火萬家至是與賊戰賊
不可勝言書掠民間一婦有笑色賊奪之
以酒婦奪酒而杯于賊面田子展家子
手速死為幸能從賊飲乎且置且言賊夫
多殺吾家辱之且日得婦於河橋之柱梁
主以養賊土人望見無不流涕者西去
籍移吏上官微潘可大城書坊而請起其
于是可大賊勢甚盛爾爾進父老諸生而
賊已西而忽不可測城守之事當與賊老
早計之于足諸生丘山等及父老百餘人
進一修城門一增高牆一修女牆一請援
師一嚴偵探一常自兵一校吏移一詰
火砲藥弩爾銘曰兵食及吏移往來其
往請之餘縣中可自辦也于是諸生往
張國維請增潘可大兵一千三百軍資
正賦而給地大小共三百餘上市文移
張蓋賊是時多于途中劫取吏移註為
官兵去賊賊

往往陷以故文移尤宜謹五月上命史可法
可法大興人起家進士著惠疏關中時
有安池兵備而池在江南安在江北當賊
隔大江不羅賊禍于是朝議安池道為
廣州可法有太將才痛白刻厲與士卒
數十百戰偶以已先三軍可法晚驅江
帶輒至十餘日軍行不具憐幕被當天
坐草間與一卒背相倚饑寒須臾霜滿
水矢伸起冰霜有聲聲震然愛民教士
自豫退鳳陽類毫大震史可法命總兵
五千手桐而自引兵五千至廬州當賊
英霍山中與舒城至桐回軍駐北嶺關
強為犄角賊復由英霍走黃麻十月賊
陽又轉入太湖潛山史可法李藩軍大
山賊又入黃霍十二月許自強率吳淞
法駐北嶺關是時流賊李自成等圍滁
總理盧象昇總兵祖寬大破賊手赤龍
總兵盧象昇總兵祖寬大破賊手赤龍

天子以賊勢蔓延連平之吏不足任計賊平是時
監盧九德率京營兵征豫楚諸賊而以黃得功宋
練焉黃得功者遼東開原衛人起家行伍生有神勇
殺賊賊不敢通視得功一部皆為精兵每與賊戰
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至軍隨之得功
威名震于賊中賊相戒勿與黃將軍苦戰得功各
如曹文詔畢死不竟其功而左良玉養賊自重遂以
亡國鄧錫爵自強輩尤饒膽庸懦不足數而盧九德
惟賄是希賊意輒棄羣僭稱帝號以祈免辱手是

淮之間以得功為賊賊問宋兵之出也其在豫
賊者多矣是時其軍一犯德安一趨江北據山扼
險以英武為窟穴凡月賊自英武出掠潛山史可法
禦之部將王
通伏止當是時關外有警兵部因移制府洪承疇
而遂應變于官人而以熊文燦為總理文燦畏與
賊戰一色招撫賊人文燦文燦莫之知賊由是大橫
十一月賊由麻黃至潛山明年正月至桐潘可大守
桐史可法守皖先是賊之至也沿途剽掠而已至是

深山大澤鄉村聚落皆賊騎充斥左寇無算近此
逃入深林叢薄天雨凍死又或因小兒啼聲搜捕無
得免者于是人多自殺其兒惟濱江湖者泛舟而逃
乃免而縣中口族多有渡江而南者賊至西面山
阿故有老嫗嫗女多奔嫗家避匿居有嫗人報賊
山外來諸婦女皆懼啼泣不知所為嫗曰汝等一人
死而易若等生若等速走毋涕泣為也因扶杖對
且日當于某地覓我嫗送至路口賊尋至田嫗亦
此間有馬牛女子手嫗曰知之賊曰導我往不無

嫗嫗乃前行羣賊聽之嫗故得引賊他往此
里不前賊趨之嫗罵曰死賊吾若者誰若此間
非有馬牛女子也賊怒拔刀刺嫗而去當嫗之誘
去也嫗家婦女盡奔入深谷林薄皆免明日使入
某地覓嫗果在尚能言昇之以歸遂死賊至龍潭
民斷溪橋賊不得渡執一男子使治橋曰治橋免
死男子曰余一人生豈眾人遂當死乎卒不治橋
殺之是時縣中設守嚴賊分騎野掠四封之內皆
而盧九德左良玉黃得功宋紀皆急應風不遑救

是可法為桐請救于康陽總兵吳安。安與劉良佐同拒賊于石井。深入賊圍。大戰不決。中食盡。楊嗣德使人呼于市。曰。省兵圍賊。賊且敗。軍中不服。作食。縣人當速濟。遂爭。身入家。各炊蒸米。麥數百餘車。募壯士強弓勁弩。入軍中。中既飽。飽食而縣人夜持火炬鳴金鼓。出西門取諸營。前賊遂救兵。且至。遂解圍去。是時廷臣議以。地宜設一軍。而以史詩法為總。縣制楚之黃。先期若。焉。法。子。是。縣。軍。營。以。縣。將。應。登。領。事。是。縣。

一千五百為前營。杜先春領兵一千五百為左營。自春領兵一千五百為右營。洋鎮國領兵一千五百為後營。以宋才為中營。以某為制。縣。營。以某為水師。營。共萬餘人。而桐城富賊。衛乃立。桐。縣。營。以部將。張。賴。主之。張賴江南人。款。張。太。賴。有。勇。力。是。任。張。賴。帝。棄。大。營。趨。利。可。法。甚。重。之。可。法。部。將。既。定。縣。遂。建。縣。所。屬。州。郡。同。民。感。青。計。捕。軍。士。七。月。至。桐。城。而。左。良。玉。亦。至。自。舒。兩。人。杯。酒。論。兵。良。玉。曰。賊。臂。之。逐。鹿。鹿。之。性。善。奔。使。前。無。所。禦。而。自。其。後。

追之。安能得鹿。惟自縊張于前。而利兵隨其後。其奔不能還也。今豫楚之與。誠能禦之于前。而注之兵。追而捕之。此逐鹿之術也。明公與制府諸公。共聞之。良玉介冑之士。嚴整部位。以聽約。東南已。日良玉西去。而可法北趨。處六光固。高。是。時。楚。諸。撫。軍。皆。以。空。名。得。節。無。能。為。國。討。賊。可。法。無。與。共。功。名。賊。勢。愈。不。可。支。矣。八。月。賊。自。英。霍。奔。豫。南。出。一。走。黃。麻。一。走。潁。毫。一。走。潯。桐。與。蕪。江。無。為。州。謀。渡。江。史。可。法。急。募。應。登。扼。舒。州。而。臨。杜。先。春。提。城。山。隘。別。遣。將。守。江。命。兵。備。副。使。湯。道。銜。守。合。肥。而。自。率。南。兵。萬。餘。人。禦。賊。于。潛。山。傳。檄。盧。九。德。左。良。玉。以。兵。來。會。賊。走。蕪。黃。而。賊。小。袁。營。過。天。星。等。又。謀。襲。六安。可。法。引。兵。救。六安。賊。復。走。英。霍。掠。太。湖。十。月。潛。太。告。急。可。法。回。軍。來。救。遇。賊。于。潛。山。賊。小。却。頃。之。賊。全。軍。皆。至。圍。可。法。數。重。可。法。火。器。已。盡。賊。圍。之。急。可。法。斷。梁。柱。如。砲。狀。臨。高。向。賊。營。伴。欲。擊。之。賊。却。可。法。因。冒。圍。而。出。汪。鎮。國。為。殿。可。法。登。舟。墮。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援。之。乃。免。可。法。以。承。恩。為。守。備。明。年。為。崇。

順十一年戊寅總理熊文燦受張獻忠降全楚
皆以爲不可巡撫方孔炤爭之尤力文燦不從臣
獻忠叛于穀城左良玉追擊之復縱獻忠去詔迷文
燦大學士楊嗣昌出督師嗣昌傳檄孔炤守襄陽
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深入至香油坪川沅兵
期不至遂敗嗣昌歸獄于孔炤孔炤罷去爵是嗣昌
亦不能制獻忠矣盧九德守承天開賊在潛桐閣
黃得功來救得功出賊不虞殺賊數百騎賊入山
而賊中食鹽時時自間道掠鄉村朱三才率兵
捕獲之史可法以其間築潛太城而桐亦築寨
十遠近之民暫得所棲泊而諸寨先後皆破不能守
也是年方孔炤亦發軍資火器助桐城守一日朱三
才飲酒醉握刀上馬入山中殺賊得功慮其敗也率
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得功怒提鐵鞭擊殺賊騎
百而還是時得功兵僅二千餘人俟盧九德至相會
戰而九德又入豫不能至得功軍舒桐間已卯春史
可法以父喪歸繼可法者爲鄭二陽二陽行軍儀衛
甚盛然恒怯不知兵賊皆擲槍手笑之三月盧九德

左良玉至桐四月張獻忠自蜀入楚左良玉奔楚
急盧九德亦援河南時朝叢院軍新設兵難驟
能控御州郡于是設一兵備道駐太湖而以太湖
縣楊卓然爲之卓然楚人與宰相楊嗣昌善嗣昌之
代熊文燦督師也薦之于朝先是卓然欲入山說
使降計未決何賊西自楚來縣人登岸設守道
二陽在桐開賊之至倉皇莫知所爲乃撤譙樓
置署門外以備破城巷戰且以其所著陰德書出示
士民而戒民聞勿捕傷禽鳥一縣中皆笑之李繼
老諸生李充之僕也被虜逃回縣城下獲之陽
陽使人召蟲兒問賊中事甚悉賊尋入英霍二陽忽
斬蟲兒于郭外而以禽斬賊首李重耳報聞又輪
堡寨岡秦覽謂星羅棋布足以控制羣賊令其首
受敵賊可旦暮平也當賊既退二陽分兵入山各
捕賊賊既去遠矣命所過寨堡俱聽官兵出入于是
寨堡多被掠諸生丘山等謁二陽而懇之二陽回兵
遣出征猶諸生之赴試也兵入山叩堡寨諸生本
赴試投逆旅主人也叩寨卽云破寨掠主人卽云劫

主人可乎。諸生遂巡而退。由此與盜賊廣晨夏四月
賊掠桐之噬口部司張韜死之。六月曉兵大敗于
香驛游擊杜先春張士俊等死之。七月鄭二陽命
應登守桐而以杜先春兵屬焉。先春部將羅九武不
悅由是與應登有卻。十月盧九德等駐桐先是楊卓
然見賊盤踞深山欲說賊使降乃從十餘騎入潛太
山中說賊勸其歸命賊渠與卓然握手飲酒甚歡
曰吾等皆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困饑荒
為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為忠義之士乎且
予盡棄

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為國家效死
戮力行間顧余獨不能乎但吾家且十萬餘置之何
地而王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于
是卓然舉手別賊而出告于鄭二陽二陽移文豫楚
諸軍毋得殺賊賊亦禁焚掠以待朝命盧九德還鳳
陽黃得功駐廬州宋紀駐桐城楊卓然入京師面見
天子及公卿議之公卿皆曰賊謀甚狡不可信殺城
之變其明效大驗也且賊欲擁眾仰食縣官歲費金
錢鉅萬今東南諸郡縣死於過半土田荒蕪正供無

有新增軍餉大半取給江南何處更議增稅歟
未易言也桐之入相與謀曰往者賊眾四分剔掠
如飄風不可捕捉今賊聚于窮山之中日且饑餒
此之時誠以楚兵壁斷黃豫兵壁光固南兵壁舒桐
子黃得功左良玉通侯印而拜史可法為大將節制
諸軍提邊兵禁旅捲甲疾趨此滅賊之計特也
禍方烈廷臣日殺門戶相爭復不以賊為意
月流賊等自成稱河南府福王遇害是時桐有征糧
之費先是朝議以禁兵養舒桐問即以桐城清卷

素軍由以戶部至奉將考煜來徽署自來徽
荒歲復惡民死過半桐之遺民竭力經營
戰守之費亦與焉是時煜督楚甚急揚屬窮
不應請少緩之方煜不從言且附銘方象公
之從者事上封爵歸手地而手格之百結其
方煜署門外放炮發變踰牆而走至諸將
姓思方煜出城引兵入也張士俊先出
給眾使退而使教官王繼典典史張士節
家闕方煜生力保無他虞

手庭夜半還署且日方晏報第二揚九德以爲亂九德右方燈且歸縣縣諸生久之乃解官然之主招撫也廷議未決卓然還太初侯命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卒于軍三月清太掠且抵相陵宋紀獲賊謀卒八手等十餘人重紀擒其魁七人者斬之乃定四月九德奏捷守府相五月九德傳報宋紀至

平遠集

宋紀始行卒八手遠去諸賊大率聚于桐城月桐標營張黃面夜入由襲賊死是是舊有寨曰虎頭寨寨賊屢襲賊遂至是諸寶山與爲助張遠也十餘人往營遇賊聚皆潰寶山與兵十六人駐由隘守賊圍殺之自是諸營以寶山爲戒無敢襲賊者矣寶山者蜀人縣其都尼也爲巡撫陳良訓所知以書薦之平遠可其月可法命寶山率其屬守桐適遇賊于桐之城土人望見一將率數十人者與賊戰大呼格

皆披擊始不知爲寶山也賊乃開城納之賊有攻至是賊殺桐人莫不傷之而桐之諸賊兵夜出與賊戰前後皆破賊土寇亦起小兒賊多聚守時賊亦漸作矣三陽命寶山守桐應登賊寨入虎頭關黃得功應應既入關賊寨山皆盡之應登其寨得功將林報國每用張報國爲前驅賊畏之至得功是報國而得功矣張報國者梓潼縣人賊正相賀而得功矣張報國者梓潼縣人賊

平遠集

有勇將年少嘗殺賊無數軍于是無敵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爲汝奪黃得功軍以衆衆按帶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至得功將力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于于是應登潰兵乃得令于桐七月兵備副使張亮至桐亮有儒才鄭二陽倚之如左右手是時環桐之皆賊桐萬分孤危于是議撤皖兵守桐九月楊以卓異徵入京師授御史桐人攀挽涕泣祀兩銘于浮屠老子之宮十月有賊數十許爲民負米入城

有匪草間者聞其謀問道至城邑之窟頃曉果至
壯士皆擒殺之是時皖兵盡至柘營于潛內賊雖
應等共五營營于河外相距不及一里而相老無
亦多破散民相攜入城盜雖悉死城中食亦盡
多餓死或割死人肉以為食十二月皖兵與賊在
門居城上數日復下入人案據掠民饑餓不能支
兵十百為羣橫縣中當是時署縣事者為救貧更
事束手無策典史張士傑亦無能事有氣集集
幾百而告之曰賊雖多而民亦多民多則賊自
火今吾輩若等而敵之或以是激厲之也
少紆賊勢少年皆從之于是孫丘領毒每夜出
斷賊頭奪其馬牛及其糧食皖兵輒逃去于
謂所殺者皆官兵于是少年皆逃散不敢復
午二月賊野掠盡乃皆拔營去官兵亦出城
賊息而疫大起死者無算張士節亦死三月張
潛屯北峽關遣數十騎夜襲南城梯而上而守
有張科夢神呼之起起見賊遂手格之賊驚
擁而上張科大呼而城下居民聞之皆上城與賊

賊皆復墜獻忠謀不成乃去自辛巳春賊入柘
午二月始去遠方之民避賊于縣者相扶攜
得休息而又有一波楚兵為害之事皖楚之用兵也
居崗楚間桐之急也遣五千騎來援楚兵至而賊已
退楚兵食其無賊也遂留不去焚掠略等賊將
之間皆苦之縣人姚孫渠方為荆南副使縣諸生
害荆南轉告撫軍乃撤回楚五月張利民來為
民福建侯官人為民長者多惻怛為桐數年掩
賑饑荒撫綏流離勸蠶桑補土寇省獄治兵
其名聲與楊爾銘前後相若也是年鄉三陽而楊
爾銘後入京師已學河南道御史縣諸生丘山客
銘家當是時有給事中劾黃得功損殺桐將張寶山
丘山請爾銘上書自其冤爾銘猶豫未決曰言官劾
之而官官救之母乃不可乎丘山又以告給事中孫
晉光時亨兩人皆縣人於是兩人教爾銘具疏敘
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得功為都督兼官保予禁兵
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間七月黃得功至鳳陽來
破張獻忠獻忠遁走九月獻忠自無為州題道至

國之警必破桐。桐急請救。得功。功來。桐。千級。得功。射。賊。忠。心。之。復。舉。刀。向。賊。忠。而。得。功。時。乃。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多。棄。牛。馬。于。隘。以。塞。道。得。功。馬。不。能。馳。賊。奔。已。遠。遺。民。男。女。數。千。人。獲。之。賊。諸。生。父。老。出。謝。得。功。得。功。曰。諸。若。守。城。勞。苦。得。功。賊。自。其。職。何。謂。也。前。日。科。臣。奏。得。功。槍。夜。部。將。大。不。能。得。事。未。一。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機。破。桐。至。桐。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破。壞。於。此。不。可。為。矣。因。饒。諸。生。牛。頭。父。老。等。五。五。時。還。鳳。陽。諸。生。及。第。老。貢。牛。梁。官。以。祀。之。是。時。張。勸。至。桐。見。利。民。講。度。從。容。甚。整。歎。曰。桐。之。不。陷。不。傷。將。軍。力。也。賊。既。去。自。春。徂。夏。不。雨。民。太。饑。乞。寇。四。起。自。稱。將。軍。掠。良。善。張。利。民。開。誠。勸。導。之。賊。渠。孫。計。欲。故。其。黨。江。務。不。肯。殺。孫。計。利。民。使。人。擒。江。務。誅。之。自。是。土。寇。多。散。爾。獻。忠。又。且。從。黃。麻。至。矣。廖。應。登。營。於。城。西。山。巔。適。應。登。生。日。諸。生。往。為。壽。應。登。曰。賊。忠。在。麻。黃。游。騎。及。於。潛。太。意。在。破。桐。否。則。誓。不。去。也。諸。生。曰。何。以。禦。之。應。登。曰。頃。者。賊。破。大。安。得。其。軍。士。火。器。

破太湖。得。其。軍。士。火。器。今。來。攻。桐。必。以。大。砲。憑。高。下。發。守。埧。者。難。以。立。則。城。危。矣。今。吾。先。屯。於。此。賊。雖。至。無。險。可。據。黃。將。軍。聞。桐。急。必。引。兵。來。救。賊。不。能。破。桐。也。且。吾。夜。觀。城。中。氣。亦。旺。桐。必。無。患。但。夜。過。半。有。鬼。數。千。遠。紮。營。而。號。是。可。怪。耳。是。年。史。可。法。服。起。為。淮。揚。巡。撫。總。督。清。運。一。日。廖。應。登。從。黃。廣。等。十。餘。騎。之。廬。州。謁。陳。法。行。至。舒。城。方。解。轡。忽。有。賊。數。十。騎。突。至。廖。應。登。及。其。騎。以。去。益。盛。應。兵。至。至。桐。應。登。部。將。畢。九。武。登。埧。設。守。存。項。賊。賊。應。登。城。下。使。之。招。降。城。中。兵。應。登。大。呼。曰。吾。已。被。執。爾。士。卒。可。速。降。此。時。城。外。精。騎。不。過。五。十。人。其。機。要。可。矣。也。少。緩。則。其。全。營。皆。至。不。可。為。矣。蓋。應。登。倖。為。賊。說。而。陰。示。以。賊。中。虛。實。欲。九。武。出。襲。賊。也。九。武。故。與。應。登。有。却。伴。不。解。應。登。意。乃。罵。曰。被。執。不。能。死。是。即。賊。也。應。登。曰。我。寒。甚。可。飲。我。酒。九。武。不。應。彎。弓。射。之。賊。擁。應。登。去。有。頃。殺。之。於。沙。河。當。應。登。之。將。往。廬。州。也。有。兵。二。人。故。降。賊。忽。騎。而。去。數。日。乃。還。或。疑。其。往。賊。中。教。賊。執。應。登。於。途。蓋。九。武。之。謀。也。賊。既。擁。應。登。去。

數日復掩竇成至城下教之招城中與竇賊等謀其糧盡火藥亦盡若等努力無懈且遠請兵來援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賊怒殺之成至死猶呼不絕於是城上人具香焚之縋起屬天相與呼城下滿涕而拜後立祠於城內西門也

恐賊隧道將穿乃值賊隧道之地築小城保擊之復募勇士雷鳴道王祥並自趙仁甫力宣等城上人各挾刀持鋤縋而下視隧道深淺城上人擊發矢以護之賊率眾來戰王祥中砲死董冒中賊鎗失其一耳賊又鈎趙仁甫背雷鳴道大呼殺用鎗之賊眾乃前視隧道深僅盈尺寸皆石谷不能擊於馬道等復縋而上城中守益固賊計皆窮城中因擊大砲擊賊屢奮不能中或曰砲後有雷當祭以牲於是張利民贈給血以祭之比發中賊盡愛將卒

縣被虜百姓僥倖獲生築臺壘期與城平壘上砲石藥弩擊之築者皆死死即覆土於其上城上矢鏃盡而築者不傷每一步一賊將督之築者少緩即殺之賊之督者數十人以鎗其自進敵矢石不能傷又掘隧道欲穿城而入凡五日城中糧食火藥將盡宋皆懼莫知所為張利民使人亦築臺於城隅加高一丈五尺俯瞰賊壘以矢石擊之賊不能前又出精兵數百殺賊山上賊與兵相持因以其間懸累士下舉火燒臺壘上少木多過火皆然賊皆退城中氣稍振然

堤注頭裂而死賊退獨脫移營由去初賊虜婦孺其體跪於山上向城而哭城上舉砲砲不為乃黑犬向城外殺之砲乃皆中是時守陣者皆夜力已竭目盡腫皆思逃散張利民告於眾曰相困極矣忍死須臾以待救度城中兵食可支八日今當遣人問道請救於黃將軍度往還凡八日可至至期救不至士大夫及婦女皆自殺軍民逃散未脫也眾皆曰請於是作書遣縣人林搆朱止往約以四日刻鳳陽而亦夜出賊營如約而至道安慶縣撫黃龍亦亦

文授源職將軍。守桐城。不憚勞。四厥張。武昌左貝玉。遊賊東下。駐皖城。兵。萬。人。淫掠江南。江北。桐。人。之。避。亂。江南者。家。復。破。五。月。給。事。中。左。第。奉。命。至。皖。給。貝。玉。餉。百。萬。貝。玉。問。楚。義。賊。空。虛。地。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先是。庚。辰。辛。巳。年。以。來。以。用。兵。故。廣。復。饑。民。力。不。支。是。時。盜。種。桐。城。潘。米。皆。未。種。至。是。去。官。難。種。復。之。桐。亦。新。種。參。無。所。控。訴。給。事。中。免。時。京。為。請。免。走。而。自。身。以。有。以。淮。兵。與。早。蝗。繼。起。疫。疫。復。起。補。救。無。益。參。黃。者。十。七。人。惟。東。鄉。僻。在。江。下。不。數。糧。兵。耕。桑。以。故。桐。之。稅。糧。皆。取。東。鄉。至。是。事。受。左。貝。玉。之。參。繼。以。田。鼠。食。禾。孫。為。災。稅。糧。無。出。於。是。諸。盜。之。害。亮。亦。參。免。十。分。之。七。焉。初。桐。標。營。三。千。太。康。應。登。領。前。營。杜。先。春。領。左。營。羅。九。武。為。先。春。部。將。見。而。先。春。戰。死。應。登。并。領。其。眾。九。武。由。此。不。平。復。應。登。之。還。塞。也。九。武。有。力。為。張。獻。忠。之。圍。桐。也。九。武。領。前。營。度。文。領。左。營。九。武。不。悅。賊。既。退。武。欲。併。其。眾。請。不。成。張。亮。應。南。人。之。有。參。命。宗。不。滿。而。以。孫。得。勝。為。

左營得勝。木強質直。而九武驕蹇。於是兩將不相悅。然九武權譎得勝。每隨之。俯仰以故。卒。張。獻。忠。之。退。九。武。自。謂。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王。帛。相。隨。入。兩。營。者。不。可。勝。計。癸。未。秋。督。師。孫。傳。庭。徵。兵。不。應。甲。申。春。淮。揚。巡。撫。徵。兵。勤。王。夷。不。應。是。時。歲。復。大。饑。兵。餉。無。出。張。亮。命。士。卒。墾。荒。萊。屯。田。兩。營。之。兵。皆。掠。民。人。為。之。耕。奪。民。牛。橫。行。四。郊。劫。行。旅。道。路。皆。苦。之。張。利。民。為。請。爭。九。武。斬。五。人。行。旅。稍。通。甲。申。王。月。宗。自。成。犯。京。師。張。皇。帝。崩。于。煤。山。桐。亦。聞。之。相。對。悲。泣。不。能。寢。食。因。月。大。清。兵。入。關。李。自。成。敗。走。西。安。五。月。史。可。法。馬。集。立。福。王。世。子。即。位。南。京。敗。走。弘。光。頒。詔。經。實。壽。堂。而。授。羅。九。武。孫。傳。庭。參。將。加。副。將。銜。兩。人。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無。忌。當。此。之。時。總。兵。鄧。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關。歸。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轄。南。伯。黃。得。勝。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號。為。四。鎮。皆。擁。重。兵。羅。九。武。孫。得。勝。薄。其。官。頗。執。失。望。晚。大。賊。天。啟。中。雲。附。魏。

謝麗心

羽兵花鳥狀

海陽母忽生鬚多而且長

年有年

咽

驟至詳視則尺許小兒骨有鱗羣市人以

輒不見倏又見他所如者數日

雷雨

冬十二月二十日大雷雨

年丁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是年流賊殺太子于太

萬有奇書五月神李精食如星...
 諸云李子樹上結玉...
 三十三日大雨雹...
 星墜 秋七月...
 下...
 九月...
 望之如雪山...
 雷雹...
 十一月...
 十二月...

冬死貧人可以療饑時人謂之觀音粉
 大雨雹害稼 五月天泉出時寇警久旱
 俱竭有小兒于郭家園戲掘一井水泉湧出...
 飲井皆然時人謂之天泉 八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
 產一回回一象形骸畢具各重三斤十兩其人惡
 之投諸水 十九日東北有赤氣數十條...
 月十三日雷電

十二年巳卯春二月十四夜無雲而雷天狗墜

六日天...
 一猿雙胞...
 十三年庚辰野多狐...
 旱冬疫...
 年癸未...
 等蝗...
 七年甲申冬大旱

掣鯨堂詩集十三卷

〔清〕費錫璜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樂府三百三十六首

五言古詩二百二十四首

七言古詩七十首

五言律詩三百首

七言律詩八十四首

五言絕句五十五首

排律八首

七言絕句三百首

附舊刻二種共三百二十四首

通計一千七百零一首



成都費錫璜

同學郭恒泰閱

樂府一

七志

吾早懷夷曠思五岳之遊或乘槎入海作域外觀
或歷覽名都紀其壯觀或邂逅仙靈度超塵俗至
故鄉風土益牽寐想經抑于衷久而未達植意淵
深興辭愴惋發爲七章以敘志焉

泰山何確礪上有七十二君封禪壇秦始皇帝白石碑

犁鯨堂詩集

樂府一

一

昔人樂此樂此忘其歸滄海自言深深乃不可測尾閭
其東日所出吾欲登山觀封禪壇秦王石有何老人自
言浮丘伯忽來顧我授我大丹術蒼虎白鶴邀我山頭
看出日無饑無渴不飲亦不食下視但見衆山鬱何律
律吾生爲樂安可忽

苴蜀立國在西南隅汶阜東大峨西此父祖之廬有田
百畝山一區百鳥翔來集蜩蟻相噓爲樂實堪娛關
隴蛾蛾來城郭變爲墟千里絕人三年不耕伺人而食
故鄉亂不可與居父母棄故鄉誰舍廬東奔江都回望
苴蜀遡若天關吾思西還蜀道大難欲溯江流瞿塘不

可上將登棧道劍閣銅梁難躋攀西望松楸心悲酸

淮南有大山岡巒突巉岼遙望紫閣金殿山中靈藥世
人不得見得此藥服之即神仙古有至人名成連相傳
隱此山不知何代年被草衣服文琴青麟白鳳何翩翩
太古遺音世不傳將往從之東入海棄絕人世逍遙遊
天地間成連鄙我不足教再拜而退仰天長嘯嗚呼吾
身未得道之要

京邑一何煌煌周數百里爲外墻城內不知幾千萬家
王侯第宅多相當車馬四邊來埓埓塵空飛揚內外十
數門門門三重關但見冠蓋遙屬望天子坐明堂百司

犁鯨堂詩集

樂府一

二

濟濟復攘攘朝廷稱聖治世運方隆昌自丞相御史將
軍中二千石以下郡國皆號賢良人民有慶吾道大光
富貴非吾願願天下長太平吾晞髮而徜徉

渡黃河西望崑崙崙崙三望不得見巍哉崑崙崙崙山甚高乃
接至天其下周地數縣有苑閭風左繞華池右環翠水
中玄室九層西王母實主之蓬首載勝豹尾而虎齒帝
命主此五鴈青丘在其北曾城錯相峙號號黃河源出
其下東流不知幾千里蒲海合之勢乃大脫吾車舍吾
馬吾將駕乎大荒之野

海中巨魚千里長化而爲鳥南北翔朝發八柱夕三桑

駕魚乘鳥遊遨乎八荒上視不見日月光下視海水海
水何洋洋風歎歎入耳雙目望來羊初忽恍以悽切轉
怔忡惕息而愴懷九州十嶽古神人一一忽來在我旁
天地終無窮萬物何微茫

長鯨不足駕大鵬不足乘又將舍此汗漫而游行若有
人兮蒙穀之北深目玄準卷龜而食將予游乎無極南
游丹微之鄉北游沈墨之室東游罔罟之野西游冥漠
之域卑御風陋追日窅然喪其所主蓋九息而乃內其
精魄然後西向而嘻怪老釋之失守舍吾道其安適吾
于何乎止息吾于何乎止息

四思

梨齋堂詩集 樂府一

三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東遺君雙鳳皇一雌復一雄食
君南山玉栖君北山桐野火燎山災我玉及桐鳳皇昂
昂軒蜚山不容君有父妾亦有兄溼薪爇火合不從有
所思心摧腸絕井樹枯桑知之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西有赤螳巢遺君日月雙高
標日中有鳥月中有兔因君阻西方且夜不寧處黃河
流以東日月奔以西太華高終南低去君不知幾千萬
里會見安可期山爛海枯河不東日月不西即當斷此

思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南何物用問遺頭上有
青絲念自與君結髮為夫妻誓如此水白首不
山逐兔黃鵠驚飛驚飛獵人鳥知之高樹常苦風濁河
常苦泥剗水不斷但恐白髮拉拉相追催束髮舊緣故
人所捐裂之有餘愛置之中心牽

有所思思在何在大海北聞君大海北春草不綠冬夏
有積雪日月光不到燭龍升天夜乃白遺君但用雙明
珠為君吐光照幽都妾心縷縷君心何如照見兩心真
有無自君心見疑一珠飛作天上星一珠墮作井中泥
君心真不變千秋萬歲終有會合期

梨齋堂詩集 樂府一

四

有所思不知在何所出門望四方四方何遙遙天生粟
地生毛海水蕩蕩白日搖思之不見望之煩勞願化為
大鵬飛到大海東飛到大海西飛到大海南飛到大海
北

朱鷺二首

鷺來浮地羽降縣天鷺于習醜何啟而匪用習帝誅
諸有臯醜醜爾建大鼓

朱鷺將何食不食不食匪不食遺為蓋旅為振鷺春邪

吞邪鯉烏鷺刺深淵中語鯉爾勿驚王師廉以仁

鳥之至仁者禽經云朱鷺不攫肉朱鷺不吞鯉故王若于鼓以討有罪朱鷺一
字為句魚以鳥為古韻字言魚鯉也路即鷺案又八分多因上作省文考漢碑

可知嘗邪皆算也豈獨算欲食試馬何食食加下加舊訓同荷宜同遊荷葉也下音五言爲但食荷葉之類不之食之猶此也指魚言不以吐凡爲食魚吞而復吐乃食失路爲亦不吞吐此魚以此王師不殘殺其民但問誅有罪而已故曰將以問誅者者音消以下諸曲竝有解具所著漢詩說茲不盡載

思悲翁

思悲翁翁哉良可悲烏翁在時杖重矛駿棄之唐來奪我美人翁馳之唐子群雀披驚搏鼻盧逐麋獲肉不食食交君

艾如張

天將布置不藝惟陸草木翁翳于何當夷鳥之莽莽獸之醜醜爾不來前天則置之

雍離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一

五

上臨雍祀五時築齋室葺用蕙共思德通妙氣致白度靈神會小臣稽首禱陛下千萬歲

上陵

不用韻如本辭

上陵生英玉下津產水碧所出既不同言各有其精問君何鄉來將往南山中白虎捧玉梓赤豹張翠旌昇天載青蜺光昭下所處有何兩神人奉我砂雄黃壺心終不豫服此三十年雲雲更暗翳不知明月魂魄死復生

將進酒

藥大雅快獨舉俳來前塞不語昌禮魂傳芭僂宣陰氣百神鼓觀者雖樂思之苦

君馬黃

君馬黃非君馬之爲黃黃獨良去家門行遨遊則有十日五日之道千里萬里之鄉與君並轡參翔翔君馬在前我馬在後君馬苦肥我馬苦瘦我馬噉其君馬噉豆兩馬不齊人心則一馳驅天路母相譏疾飲酒愷歌樂何極但願君馬爲龍上青天我乘黃犢歸野田

上邪

上邪請與君絕交天雷震地禾滿山川修遠雨雪深君在青雲上臣在泥埃中車馬不能來不能去空復思君何益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一

六

石流

塵蟪之施施塵蟪之非施施黏河不上心何持安有翊天蜚止乘石涉海海動石流我欲不前石烏肯畱泰山不固以沈以浮悲翁如魚乎悲哉

佐雲

佐雲四塞天地日月山海行不見之登山望海鳥獸交衡馳雨澤當施不施蛟龍虎豹欲不食人腹空苦飢願聖人在位無老期

日出入

天生日出入陽且昭陰夜黑日出入有時日出入安之

人言鞠陵常陽距八十一萬里世人盡老死日出入不止

天馬

馬地毒歛炎精髀汗赤跼踏堅運弄星趨馳雲易之馳楚有騅美人駕過九圍踈陽景後於追

象載瑜

象素我背載瑜體惟正精歛徐六鴟徠朱綸離諛廣廷嬉華池后皇嘉樂無厭

落雀

落雀雀落落雀之下原博雀無翼雀亦無脚爵身在塵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一

七

埃下何為欺我之於患害中爵燕燕蜚止燕子乃在盧氏梁爵鼠有婦子鼠婦鼠子偃食洛陽倉南溝忽淺忽深雖無梁與黍游魚自然肥女兒有心吐與誰

猛虎行

饒口毒於刀猛虎安足逃堯逼其兄舜囚堯伊尹通末喜放桀在南巢誰謂江漢清豈無淄與塵誰謂白玉潔腐臭化青蠅周公懼流言乃有東山詩孔子無畱軌武叔毀仲尼讒人之言明君何由能察之

父母棄小兒行

吾母言吾家避亂時數騎過鄆縣斜堰河先

有小兒十數人穴河岬為炊欲渡河見吾家騎渡遂相率而渡未至中流皆漂沒死哀而賦之

父母棄小兒在原野饑不得食冷無褐號泣無晝無夜十五五聚在河壩河流汨復汨欲渡不渡不識河高下何人來渡河水深不淹馬兒亦赴之河竟沒之河水本無情兒自投于死我顧見之心摧傷盜賊日夜殺人懼兒號泣為禍殃棄兒在野不顧兒死以寧當共兒同死安能割舍此

來日當遠行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一

八

余有叔名樸賊亂時甫數歲如負之逃賊驟至奴遂舍之先一日祖母慮相失為作布袋實以牛肉菜菔大豆命之云云明日果相失遂不復得

來日當遠行囑咐兒三兩言兒生不辰逢此大艱今當奔命逃懼兒不獲全為兒作布袋緊着兒身邊中有菜菔大豆牛肩兒渴食菜菔兒饑啜豆及牛肩慎無啼哭連連哭於中野阿母不得為兒憐囑咐未及終淚出如流泉倉皇入山口賊勢如風煙烏鳥一分飛渺若天與淵三竟終不得痛哭大河邊昨日囑咐兒言舍置勿重

宣

豔歌行

同心漆與膠黑白雙綫繚竊恐君心變日久結在腰日夕結在腰雙綫袖襠條君去不復來結亦不復開雙燕參差飛新紅成故衣聞說君心變扯碎燒成灰心果松樅堅此灰當復鮮

短歌行

古人皇氏在帝位四萬有六千歲是天地清廣萬物明化人與麋鹿羣人不相殺傷大化久不弊自神農軒轅顓頊至堯舜人壽日已促彭祖七百且云不祿何乃今之人百年尚不足行復念之百年能幾何尚苦不足門牛噉草雞鳴飛上屋

捉搦歌

生男願得作家好生女願得嫁夫早爺娘不嫁女不言閨中攬鏡傷懷抱紅羅複帳合歡被天生男女願相配阿婆前年若嫁女如今生兒已數歲桃花亂飛李花謝打鼓開筵在今夜新為夫婦何所望但恨爺娘不早嫁

東家宰牛西宰羊東家女嫁西家郎今日嫁郎為新婦

來歲生兒便作娘

夕月

皓露降兮既盈浴芳蘭兮秋英靈光昭兮而來下橫皚皚兮洛濱撫長劍兮若沐鏘玉佩兮有遺音梧青青兮落止眇思君兮澧水深褰吾裳兮輕舉與汝游兮澧之浦伏冥冥兮夜陰怨悵惆兮思汝

七夕

牢穆曠兮秋夕哀帝子兮河側寥陰陽兮氣清荃胡為兮長太息長太息兮隕涕眇秋河兮安極白雲車兮夕張眇佳期兮不能忘露落兮履下星浮兮木上采杜華兮孰遺女延流景兮而私自傷不來兮不往游河側兮衍相羊漢可濟兮江有航荃何為兮永相望

定情

有美人兮異里善要眇兮委蛇簪翠羽兮修姱佩芳馨兮襲余曼長袖兮垂悅吹回風兮旖旎與女期兮中洲若何為兮參差目眇眇兮曾波盼公子兮傷如何桐華兮隕落鴻鵠兮征美人兮不來浦雲莫兮夕深

捉搦歌同方棠朔東華賦

鑿石作車行不得投鍼井中那復出烏鴉百步終究無拋竹為弓何日直

燕歌行

初入都吳樸菴招同錢亮功朱贊皇戴礪
升蔣揚孫何屹瞻履上小集二校書佐飲分體

駕馬四來到主人門主人于門主人延客入門上堂堂
上羅清滄洲酒後列代州倡琵琶坎侯夾兩旁芙蓉發
面紅生光伊憂軋倚之絲聲絲亂如于颺與君初不相
知何爲絲之所言是我心中思心中思君鳥知之鴟之
蜚日以千里蝴蝶之蜚蜚以微忽在倉浪天忽在大海
湄幸得主人憐主人有酒蝶莫辭

上留田

聖賢詩集 樂府一

十一

大道無奔馬上留田遊塵無高飛上留田桃樹之開花
上留田乃在陽春三月時上留田翁生二子上留田大
男次男朝大夫上留田小男慎獨與上留田後門
納粟上留田前門投刺謁書上留田人但願志上
留田出門何必乘車上留田

生世亦何足樂上留田君子駕馬乘軒上留田小人鼓
歌樂喧上留田丞相宣布大化上留田今時縣令清賢
上留田齊心合志同歡上留田慎勿記憶過愆上留田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勿復泣亦勿復悔亦勿復寄書前有縑畢後

有網罟下有網罟上有網罟大魚吞鱖目爲明珠小魚
啖沙曲鐵生須出不得與樂入不得與居法令如繭絲
安能伯叔兄弟長相呼

隴頭水

隴頭水東西流斷蓬轉索不肯休隴頭水流西東駒爲
老馬兒成翁隴頭水流東西壯夫戰死寡婦啼

履霜操

我將言兮天怒傾終不言兮玉爲塵罪莫大兮我甘任
不可任兮可奈何埤可食兮蓮可裳我冤至死不能明

殘形操

聖賢詩集 樂府一

十二

夫何一物兮感我夢驚我魂魄我懷之傷見其身不見
其首兮我懷之殘

尸牛操

趨熊子夢一夫牽牛僅存皮骨右股有瘡有小兒
鞭其瘡吾憐之乃繫壁上而牛皮且開一張一翁
牽牛者云牛善耕傷力致此

母恃汝力而傷汝骨筋母愛汝名而鉢汝心

碌碌

碌碌碌碌碌碌碌上山車心急車不速碌碌前車碌
碌後車復碌碌早起出門昏行至黃昏客心不足碌碌

他家小兒乘馬右佩長弓左佩大刀馬上意氣亦何雄
豪咳唾至地歟起風颼碌碌我車不前我實空腹積水
成淖牛蹄躑躅沒我兩蹠浸我車轂碌碌

虎塚當蒿里

解題孫可望僞將賀九儀擊殺大學士嚴起恒于
水中已三日漁人來報青山江中浮一屍有虎竟
入水中負屍上山以爪爬土成墳賀九儀亦遣人
往視虎見人多方緩緩去九儀亦驚懼作虎塚
誰謂虎無禮飢不食君子誰謂虎不仁爬土成義塋惜
哉好齒爪不為殺賊臣

聖諭堂詩集 樂府一

十三

龍封詔當丁督護

解題崇禎初李韓公十世孫婺源李世選持太祖
龍封御筆詣闕上之求續封因內有誤字不准
功大罪小泣不止後二百年封汝子誤書不信天哀止

青羅怨當棄婦二首

金色鯉魚長一尺夫婦兩人不相識

妾青羅君黃幄千里來詔下獄驚驚鏡破難重圓當時

錯羨南飛鵲

土橋劫當平陵東

解題晉國公黃得功自贛真來土橋鎮迎其宗人

黃蜚高興平傑疑其窺已以千騎圍之黃不甲馳
馬潰圍僅以身免將治兵相攻後史閣部為解之
高以百馬償黃乃免

石人頭土橋東猝來千騎劫晉公人不及甲弓不及張
白龍困泥心中惶與平怖晉公怒美女無仇兩交妒國
事恩恩那復顧一馬死百馬償男兒但鬪身手強

鴻鵠操

解題費子渡江見鴻鵠南征自午及昏瞽瞍不止
感而作此操

彼鴻鵠兮噫南蜚不止兮噫民勞如此兮噫

聖諭堂詩集 樂府一

十四

伯勿去當筌篲引

解題高興平為盜時殺許定國一家及受貴陽指
殺陳肖宇益為定國所忌高至睢州復勸定國殺
其妻定國遂殺高北走高欲就許參佐皆勸阻高
不之戒遂及于難

伯勿去伯且住人將殺伯伯不悟

諸陵哭

解題崇禎十五年祖陵震動悲號人見二人相搏
擊迫視之則二犬也十七年孝陵夜哭長陵人時
見紅燈於崇禎末紅燈遂不復見世傳讓皇天下

大師墓在西山嘗與宋豫菴入山訪求終不得

南陵哭北陵續紅燈滅燐火綠爲語長陵且勿哭建文無陵亦無木

迫促行

解題烈皇帝在位十七年易置宰輔五十餘人誅卿貳巡撫總兵百餘人又倪文正公詩自注云數年內竄逐各官七百二十餘人乙榜任子不在內練餉之費歲糜千萬催科之嚴一夫逋租累及族里一分告欠銓曹不遷烈皇帝憂勤惕厲而不救滅亡身殉社稷悲哉

梨齋詩集

樂府一

五

迫促迫促下山車轂馬力竭車折軸鞭撻流血且不足稅駕無時白日速大臣誅小臣逐臣欲言之恐爲戮太廟鬼走諸陵哭道旁烏鳶食人肉迫促迫促

燕歌行

涼風颼颼氣清冽坐曲墀廣庭美人明珮瑤瑛激弄素齒朱唇臨風高暢哀音若發金石嘈啞吹蘭吐桂芳馨含愁蓄怨未信婉轉爲君再陳少年二八多情誰能聽此不傾

升天行

經過鉅嶽名山遙望飛觀雲端蜃隱含煦晨暄騶吳赤

豹欄端神人遺我金丹已歷七返九還服之駐世保顏三辰光光可驟上與天老齊觀顧眎陰氣彌漫放神樂志極歡誰能刺賊塵寰

結客少年場

我將謁帝承明道逢上客嘉賓一時歡會摠情問君胡爲遠行詔令徵求雋英郡國上計書名中春應會都城丞相策問九經侃侃王道敷敷富貴勿忘賤貧與君結交弟弟赤雞白狗申盟

短歌行

歲宴置酒高堂子婦具列酒漿脯臠棗栗成行少者鞠臚行觴祖彌餞餘是嘗家人歡樂未央釃盆焚鬻芬芳此夕被涓不祥我獨四顧傍徨老妻涕落沾裳心悲弱女難忘微命奄如晨霜病眼溼溼不明逢遇令節感傷

羽林郎

羽林郎霍家奴乘大馬駕高車立龍袍海水俱垂長褒缺襟裾良譙會烹肥猪雙童舞吹笙竽客既醉吐艷餽千金貴不惜汗勿近前捋虎鬚

改隔谷歌

兒在京中父在外船無帆鳥無翼黃金如山行不得殺我來殺我來

烏棲曲

交龍雙鳳兩鴛鴦青鋪綠鎖鬱金堂烏鴉夜夜棲高樹
能得幾時共君住

梁恩珠綴雙瓊鈎淡粉輕烟十四樓少年二八顏如玉
何惜金錢不來宿

工顰歛笑翠眉低含情未吐心已知托歡怙愛結君珮
他日富貴莫相棄

板橋女兒年十六約黃點絳描蛾綠含羞含態舞君前
願君爲歡及少年

改阮籍大人先生歌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一

海水崩裂日月毀壞六合開朗我獨安在至人形亡性
無內外

將軍不起

哀楊閣部不
能制左帥也

將軍起賊破襄矣將軍急起將軍不起奈爾何報言丞
相老夫有罪丞相慎勿生怒嗔國家承平視壯士如牛
毛輕一日有事誰能萬死一生供他人驅如牛毛輕丞
相自愛千金軀臣守臣職不敢踰

緬瓦

緬甸瓦二十四番製古形特異不知何人留文字海角
崖山楮墨荒蕪血天南紀遺事勳家鐵券銷埋沉緬瓦

緬瓦堪悲涕

黃囊

崇禎元年五鳳樓得黃袱內云天啓七崇禎十七
還有福王一又十七年正月沅州銅仁縣出石碑
文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
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

黃囊黃囊天降不祥前言天啓後言福王曆數有定後
乃滅亡鬼神幽隱不可測沅州又出五尺石

姑惡鵲

六女將死前數日奴兒穩子于塘頭水次捉姑惡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一

天

雞六還家畜于水鵲聲甚悲不食明早遣奴于大
雨中仍送故處姑惡見鵲歸皆自空飛下若不畏
人者始捉鵲還六女臥病猶取至牀前自手摩之
悲哉

姑惡姑惡水淺泥濁生鵲五六黑翼黃脚道旁小兒下
水捕鵲姑惡驚飛上天下顧六鵲不可再索一解小兒

持六鵲歸三尺席圍作圍一盂水作汙池六鵲不食伊
伊憂憂含悲主人聞之心推頰慎勿留此羈縻二解命

奴送鵲還故處兩姑惡見六鵲來歸急下自天遶小兒
飛點頭鼓翼謝小兒亦誠難爲三解亂曰我命不如姑

惡我六女不如姑惡六鷁六鷁還有時六女歸無期

善哉行

絃管累百不如瑟琴縱有意氣不如黃金志不在大得者稱賢騏驎不進驚馬或先短狐工射殺人無形君子畏讒憂心兢兢八月種瓜失在後時懷耻忍詢人莫我知食棗而甘中有棘刺周道坦坦小人陰伺忠信正直險夷一致

高句麗

河伯外孫日之子被髮東走過大水角龍爲梁踏海日追者不及投弓矢建國樂浪由此始黃裙赤袴烏皮靴金花高帽垂袖紫爲君翩翩舞不止大國勿笑小國裝裾綸傳來漢時製

度李機

昔傳有乞丐于黃鵠磯呼肚裏饑久之乃度市人李機仙去人始悟前爲隱語今漢口復有李傲機人亦稱其有道術云

肚裡饑肚裏不饑度李機小兒勿笑肚裏饑李機度去肚不饑遺言三百年後江水亦此地復有李機出

銅棺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空中忽降銅棺一具人爭

往試之身皆不合有驛官鄒宿挺身入適長短相

合即有銅蓋自空飛下覆之異樂競作昇霄而去

邑人盡見之

貧富有常生死有定君不見鄒驛丞天降銅棺與身稱

反相逢行

君駕兩馬臣黃犢狹斜相逢夾君轂相逢不必問君家君家不必爲臣告君家即豪貴與臣何與君家有良田美宅與臣何與大兒爲丞相次兒將軍封侯小兒尚大國公主瑣細不足誇早食醢醢午割黃羊莫飲馬乳酒不辱誇君不見臣牛角上掛漢書如君輩良足悲勿復

區區

驚鳥篇

城上高呼驚我鳥鳥祝郎勿射悲爾已孤水中潛蚪縮而爲蜃蜃獨憂誰與爲謀閭室如漆不見牛馬隔幙看珠孰辨真假

成都費錫璜滋衡

樂府古辭

日重光二首

日重光日出入重光日重光光在上光光燭海海水
光復光日重光東光之射雀眼雀則起啁蜚日重光西
光之乃墜老龍家老龍見日光歸日重光天生日出復
入入復出出入之暘谷尾閭之于何日重光日出重光
日入重光光重光重光重光光光安窮重重重重安
極日日日出日日入日日重光重光光光重重光

擊鯨少詩集卷之二

一

光之光光天下天下和寧水土既平堯禪舜舜禪禹重
光光重重重生聖人日重光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卿雲
爛爛縵縵日重光旦復旦日重光十日之光光交光光
殺人后羿射之光安在日重光如日日日出夜出日非此
日日如日日光非此光光如光光重日重光為沴乃亂
我日之光致黑白枉直相雜君德不明羿既射如日何
易夏自立少康滅之日重光青光重紺光重白光重赤
光重紺光重青光赤光重白光青紺赤白光重日重重
光日月之相於陰陽錯互受日光光于陰日重光麒麟
為王者生何事觸軼令日光死日重光蝦蟇吐舌八千

里啖日光光赤復光紫日重光丞相百物不理致天目
瞽禾黍熟不以時閭虛摩盪日光生黑子日重光重重
噴氣貫日橫斷光光髻復生珥日重光寡婦擊杵黃口
兒打鼓陰陽和日光復聖皇老壽太子仁孝大海內外
合為一

日重光祖為清白廉吏日重光父為世大儒日重光匣
有三百卷錄謨書日重光天子不得徵其人日重光公
卿不得造其廬日重光小子敢前言日重光屈賈上為
友足自娛日重光他家誇稱豪貴日重光丞相錄尚書
事亦徒區區

擊鯨少詩集卷之二

二

異鳥

費子家於河側有鳥集於河之澳海之濱其
高飛也類鵠其善鳴也類反舌其文章類雉
其威儀類鳳其高潔類鸞蘊於胸者吐綬之
奇光於後者孔雀之耀如杜宇之善怨姑惡
之苦如慈烏之仁青翰之廉鵠之健而無衣
似寒號蟲饑似鷓鴣似鳩此何鳥也其備德
之鳥而不免於窮者與乃援琴而歌之曰
何彼一鳥集於河濱非鳳非雞無褻無驚我懷鳥德莫
知鳥名世不恒見羅於何櫻

遂安城破廣文鄒儒縋城聚義勇復城詩以紀

之

遂安破官吏執廣文先生獨不屈父子潰圍聚義兵六
星亭上一呼集

父面破子齒折努力復城乘夜月殺賊如麻不知數當
年記是中元節

賊復來火大舉塚中髑髏作人語義兵歡呼賊火滅快
哉一片西風雨

亂既平遂安寧巷南巷北雞犬聲薄能小効蒙異數何
況能全百里城

聖賢堂詩集 卷之二

三

滑語

衛娘髮潤塗膏油梭船揚風下灘流革履踏淖斜坂修
象箸捕羊百不休

澀語

草蔓荒喫耕敗犁鏑刀出鞘盡行泥詩歌塞學顏延之
文章句度樊宗師

惜哉志士行

惜哉志士亦何愚死亦何愚死無以為名亦何愚吁一

誰無室家棄之如遺誰不畏死甘之如飴惜哉志士兮

解二海內豪俊知與不知聞志士死鮮不哀之惜哉志士

考三敗舟浮海不可載考沅湘細流不可大考惜哉志

士考四

鵲鵲辭

癸未秋苦旱至黃子湖路中聞鵲鵲啼而賦
此

鵲鵲鵲鵲鵲鵲喚晴乎喚雨乎喚晴稻苗已枯死喚雨
雨澤不可無無雨無為長相呼

野人歎

其耳張張堂上坐有是人乎

變猛虎行

聖賢堂詩集 卷之二

四

飢寧從猛虎食暮寧從野雀栖野雀憐人困猛虎識人
飢猛虎野雀即不相容黃河亦有清時丈人結束將何
之慎毋曲意向黃口小兒

沐浴子

猥日沐不見潔烏日浴不見白仙翁遺我水精珠十年
不洗光如雪

雙燕來

雙燕來梁上宿去年生子五今年生子六梁是主人梁
本是主人木男兒三十尚無屋

鼠唧唧

鼠唧唧夜數錢男兒三十尚無田向外數向家數拔劍
枉自氣如虎一生貧富乃由鼠

寒號蟲

寒號蟲五更啼男兒臘月尚無衣肌肉瘦來我救總有
新衣亦不受

告天翁

告天翁命不同男兒三十為書傭正月出門至歲終我
獨何辜命獨窮

榨油郎

榨油郎鍊為翅男兒三十無一事鳳皇低頭鷹鷂作氣

聖賢堂詩集

五

汝為鳳皇之皂隸何不擊之空啄地

鬪蟻行

天將大雨馬蟻搬土蚍蜉城上竈鼠入釜蟻王下令移宮
府蟻師先驅蟻子分行作軍伍絡絡來絡絡去前有黑
蟻橫路蟻子歸報蟻王怒各張旗鼓氣猛如虎辰闌至
午死者十三傷十五天地大矣爾何苦大風來吹蟻生
翼飛保首領解散歸

放歌行

生不必封萬戶死不必垂千秋人生但當父母雙白頭
兄弟無故妻子百無憂但當乘笨車駕肥牛東至東陵

西至九里溝坐茂林俯清流命兒誦詩我長謳又當駕
輕舟駕輕舟直泛下河之盡頭弄蘋藻狎輕鷗去衣竟
忘返白日為遲留人生樂復何愁

地枝諺

鼠無牙牛無上齒猛虎舌生刺兔向月吐子龍蛇伏蟄
長不死馬奇蹄羊枝趾猴赤尻雞鳴必鼓翅犬卧赤地
猪溷矢

賣兒行

人生貧慎勿賣兒賣兒不若殺之請告丈人天寒無衣
腹中苦飢有兒安得不賣兒人生貧但當夫婦兒女同
賣作他家奴慎勿賣兒賣兒不若殺之兒有過主人當
笞兒無過主人當笞兒早行出門為主人擔水擔水歸
辦飯煮糜又為主人網鹿豕與糜兒日午為主人牧羊
牧牛兒腹飢主人不知兒離牛羊十步五步主人知之
主人笞兒兒急呼重復笞之主人笞兒兒不敢啼謂兒
伴死重復笞之兒呼亦笞兒不呼亦笞兒無大罪過何
用笞兒為兒頭無毛臀無皮臂如黃瓜面如青梨兒是
爺娘心頭肉頭髮是爺娘心中絲親爺見兒淚下如綆
縻多謝丈人人生貧慎勿賣兒賣兒不若殺之

三喻

金剛作錯齒一錯錯到底水晶作屏風從外看到裏游
魚在罟中出入不由己

款乃歌

款乃款上羅乃天黃黃乃出星宿款地黃黃乃生榆柳
款款上羅乃東家女兒款作西家婦乃裙無二尺款兩
脰盡露乃乃上來款撐船上黃河款河深水濁乃男兒
一身款飄然無着款乃

散樂府

六根骨作一把扇一扇麻作千條線門內女兒六尺簾
菖蒲開花看不見

精列

陰陽蟬繼日月不衰電雷震震百禾始孩東門之牛西
門之犢犢目童童牛角穀穀

俳舞辭

小兒何佻佻何短頤中有物坎中滿皂布囊黃竹方輪
困龐大立中央龜背勒步周四旁

俳不歌不舞慧不茹不吐混沌無首無尾疥駝不仰不
俯四足踢踏亦誠良苦左則左右則右祝皇帝康且壽

適野歌

父兮如天母兮如地匪天靡戴匪地靡依今我於野獨

惻以悲如地斯崩身墜海水有目不眎有足不履懷哉
懷哉不可更來

汝河歌

汝流乎湯湯烈風乎塵揚驅馬乎不前將渡乎蒼黃慘
獨悲乎自傷

蝙蝠

蝙蝠蝙蝠夜以蜚止晝何伏昏則蜚止夜相續蚤則昏
以蜚止蚤爲友侵我肉蝠匪蚤蜚蝠何穀蝠有齒爪蝠
有翼穴我垣墉穿我屋我屋且穿吾何宿南山之蝠三
千歲顏色白如玉得而服之延命期

燕來巢

南燕南燕越人之面來依君家梁喃喃君不厭君家桂
樹巢烏鵲籠有鸚武池有鶴燕生五六子朝出啄粟夜
栖止北雁入塞來朔風黃葉庭前起南燕避入南山裏
明年春歸北雁北銜泥依舊巢君屋

烏

烏烏下南田啄地飛上天城門三小兒白馬驕連翩出
入雙金丸麋鹿逸我前松柏生本直鸞鳳在山巔下馬
思勞公君子適故然

自都歸悼衮兒

我去之日汝斷腸出門日來我生之日聞汝殤十月十日見
家信汝死之日盼我歸我歸之日汝烏知我兒將沒

黃斧

黃斧將大赤張誰之正者害而羗入隧道兩犇馬死爲
國殪身灾汝良莫登高陵四望但見黑水流湯湯雉引
子飛愷何樂康玉抱鼓工良苦三軍聽者淚如雨謝雉
高爾飛瀚海征人今未歸

古墓行

野田路采葛婦路旁有塚如覆釜不知其下何人墓黃
腸爲棺槨白石爲輿堂胸前殮雲母口中含珠璫殉葬

聖賢堂詩集 樂府二

九

四五人皆是國中良生前既烈烈死後猶煌煌葬此千
餘年長夜終未央松柏誰伐盡華表盡仆僵下爲狐狸
窟上爲牛羊場出門東向望荒草正茫茫古來富貴會
須盡請君無爲生悼傷

臙牛謠

臙牛舌燒牛蹄牛蹄未爛牛舌糜力田朝饔不繼不如
起家爲吏田雖熱無贏穀吏稱廉尚得錢

南陵楸

南陵楸烏鴉寒今春烏鴉生子多翁娶少婦不生男先
生女婦不樂翁歡喜烹伏雌燒神經耀瑜裘雙柱邀取

北舍及南里粳米案黏牙齒來歲生兒亦如此

亳州烏

亳州烏啄人肉人肉有腐腥烏貪不足壯夫畊田婦姑
炊勤苦三年不一熟還顧我甕中甕中無斗粟往眎他
人室婦子逋租逃狐狸入空屋道旁凍死兒骸骨無人
收誰爲之父莫我顧誰爲之兄莫我將去年黃河清南
郡出麟鳳天下方太平人子無爲遠翱翔

休洗紅

休洗紅顏色不長鮮一洗紅色淡再洗紅色蒿不見今
日白頭老昨日紅顏尚少年

聖賢堂詩集 樂府二

一

休洗紅新故各有時勤洗故常早緩洗故常遲明知不
洗終亦故勤君着意加防護
休洗紅此紅難再來但隨流水去不隨流水回潛移暗
換君詎知爲衣爲裳當及時

城旦曲

夜將半轉河漢獨春鳴城門旦粥粥征夫恐後時紅燭
高樓歌未散

效樂府

文簾不到地女足露春妍欲近紅香語妨窺未敢前春
風澹容與夜月弄嬋娟今日洛成生白髮當時驚見心

中然

站蜚

站蜚站蜚毋食我穀我田蕪田再歲乃熟我則樹之爾則食之爾食斯飽我飢誰告

樂府

鑿石作車行不得投鍼井中那復出老鴉千洗終究黑
拗竹爲弓何日直

爆仗謠

筆笥紙千回裏一縷麻縛殺我心死灰性烈火持火來
小兒開燂燂燂燂旬春雷祝主人樂且康夫婦偕合兒

聖賢詩集

樂府二

十一

聖賢詩集

女長室中無鬼盎有糧滿地黃金錢雪花飛上天

秃尾狼當悲陳陶

秃尾狼昨何猛銳今何踟渾河咽不流吉林血成海銅
腦鐵牙糝麻腰前功難掩撒湖敗秃尾狼夙昔猛氣今

安在

競渡當桃葉

莫競渡莫競渡南人如嬉北人如怒

五月五日競渡來蒲葉蒲花相向開江南城郭變成灰

白狸反朱鷺

解題高陽孫少師承宗出師夜野宿一人臥帳外

見一白物如狗自牕跳入室中目出光兩道先射

軍士軍士即作魔狀次射參軍鹿善繼善繼如故

次射孫高陽高陽目出光兩道遂出狐目光漸短

遂大叫而逸明日戰不利

白狸眼以離儲胥麗眼乃何射射人面以厭師眼遂如

燭燭陸燭陸

空倉雀

解題悲常平空虛也

空倉雀毋啄我粟我倉已空粟不足去年開例官入穀
賜爵一級有罪贖始憂紅腐不可較安知粟盡鬼夜哭

聖賢詩集

樂府二

十一

聖賢詩集

空倉雀啄地啄地徒鹿鹿

當臨高臺

寧從臺上死不從臺下生黑龍江中水長作烏鳥聲

封柳杖

野田一帶舊有伐柳應河工之役里人倪海陽白

當事免之爲誌其事

種柳種柳柳拂眉千枝輓玉簪綏垂東帝鋪紗織翠烟
票留灼灼黃金飛清淮湧立傳呼急老翁淚落攀不得

三千六百斧聲碎削我青青一溪色

苦寒行 仿宋書樂志

出漢度二黃二河二北二登二狼二居二胥二大雪積
五尺人馬不得驅解一熊羆大二如二屋二封二狐二長
二千二里二畏縮欲不前涕泣那由已解二飢食死二馬
肉二渴二飲二黃二泥二漿二同行無人色三日斷
軍糧解三前行失二道二路二人二馬二陷二積二雪二
兩耳墮路隅十指不可結解四成敗天二所二爲二男二
兒二豈二惜二軀二白骨滿寒垣主將亦何愚解五汨汨
黃二河二水二中二無二舟二楫二援身赴河流
命輕如落葉解六

外國樂府

聖賢詩集 樂府二

伐谷

伐谷鳥之善鳴者也高麗僞睿宗作此詩諭

臣下以開諫路

伐谷伐谷爭鳴不休國有衆臣舌捲入喉先王置官用
代耳目汝曾不言實慚伐谷人亦有言禽鳥至愚今我
惠思良不如渠

禮成江

賀頭綱善奕爲商至高麗見一美婦乃與其夫賭
奕倖不勝輸物與之其夫利之以妻注一局勝之
舟載婦去其夫悔而作是歌

百年之期滄海爲誓嬉戲小故中道汝弃
伏機匿詐外示我隙一道錯誤悔怨莫及
鍛金作釧銅玉爲鑲去此故室以媚新歡
雄雀別雌哀鳴以翔汝去中國尚憶故巢

智異山

求禮縣人之女有國色居智異山家貧盡婦道百
濟王聞其賢欲聘之女誓死不從而作是歌

中天流雲安所依四海之池安所歸妾本貧家女有何
好容顏敢爲王者妃福小禮重旁人訛智異山頭土不
作宮中泥四角龍子幃鳳望相與飛金輿白玉輪光澤

聖賢詩集 樂府二

十四

空歲幾他人愛憐妾獨心悲爲妾去謝君王勿復重區
區

成都費錫璜誤

同學沈用濟閱

樂府三

貧交行

泰山可拔黃金可焦誰能富貴不忘貧交

結交上辭

懷貞履信遇患始知結契未深愁見君疑

鍼謔

烏蜚冥冥顛倒雙鍼側目枯槐十口當心

李鯨堂詩集

樂府三

一

麥仁謔

費子家壺村與妻春麥仁爲食穉子苦其粗糲無

鰕菜佐食有難色費子乃歌曰

晨食麥仁暮食麥仁勿厭食粗麥仁且無

草衣謔

江都東有三稜草黃色可織布夏月衣之賤者之

服也費子及妻皆服此

爾衣黃草我衣黃草衣之勿怨我貧且賤

東歸吟

淮流瀾瀾日入烏啼驅馬躡冰中度危疑

跋履衆山雪積益深老兎凍死野雉罔存

屋則有雀垣則有鼠伏枕不寐心念故土

塗山匪高淮水匪深大禹之績人思至今

青青原草于冬槁枯與子同歸樂也何如

枯桑絲條日出蕩蕩誰家者婦獨行隴上

商山四皓殮茹芝草淮南應曜抱朴以老

水中有鬣陸中有虎還望故鄉山不可數

仲尼百觚堯舜千鍾及爾偕飲憂常在中

仙人乘雲驅馳八挺棄絕親知嬉于紫田

舜禹躬畊而有天下夸父追日乃斃于野

李鯨堂詩集

樂府三

二

行行日暮馬乏人飢茹荼不苦如漿如飴

翩翩蜚鴻爰采我堂亦有旨酒惟爾是嘗

錯玄

鳳雁同遊爭文而鬬人咸嗤雁我獨譏鳳

陰鍵其戶陽闢斯張守中以柔物莫之傷

翕其兩翼德則不孤貌辭不交中心同符

美則揚之醜則藏之服褐抱珠君子傷之

揚子著玄瑩攤萬類鴻文無涯我獨滋愧

東海之濱有麟飢餓我欲飼麟麟乃堅卧

噬肉遇骨恐傷我齒食魚而梗其禍由已

帳帟其鏗聞閤冷光君子內咏不用厥明
天以日顯道以文粹彫戢之文知者不貴
韞櫝藏珠自匿其輝貞女稟母安肯自媒
金鏞革鼓隨桴響發虛中廓外其聞遠達
易始自東玄始自北物返其根冬至斯復
易偶而重玄奇而參地數則二人數則三
罔直蒙酋終歸在冥既生既成復返無形
水凝地坼江海咸枯其物雖歛氣滿太虛
釜中無米黃金如土喪其所宰貴賤無主
隄毛象齒爲身之禍虛名何益高危必墮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三

三

陰禍陽福互爲本根焦土鑠金原於堅冰
陰凝不化陽燥不施乾道方革貪進胡爲
絃天之道括地之經靈囊大包中有黃精
古曰儒者通天地人太玄振奇開道之門
物動如火我靜如淵神龍無形藏於三泉
潛蛟在淵陵卯斯化精誠處室旋滿天下
雞登于天顛不自知龍困於泥終有蜚時
粉題雨須老稱少年今之巧宦不可忍瞻
鳥箴命兒軒兄子冕讀之

鶴則知霜鵲則知雨不廣博知學鳥足取

精衛帝女街木實海天地不革斯志終在
周周飲河自惜彼羽君子澡躬色變斯舉
錢母錢母飛行自搖細人之子式狂且驕
旨鵲含章行辟草木名者令器愆禍所伏
萬雀小鳥藏志在萬雲遊孔鸞毋誇我高
鵲笑烏號凶吉何有目瞋肉潤惟禮是守
漫畫求魚訕訕恐遲青翰信天專一無饑
鵲鳩迅飛足無後趾中國宴安烏知寇至
鵲母乘化變六時會遵道篤行安知攸堅
迦陵仙音馮霄吐珠弘是文章與凡鳥殊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三

四

鷦雉五色外文巾濁徒飾美衣不掩白腹
鳳凰翽翽含仁懷威諫珂定甲竊似實非
鴈化爲鳩眉稜猶露物非其類衆鳥所惡
鷦鷯求晨鷦鷯催明學在務時肯後雞鳴
盛神散勢待時斯用法彼鷽鳥有擊必中

鷽鳥陣當企喻

威南塘用鷽鳥陣破倭蝴蝶陣

方圓鷽鳥軍從橫鷽鳥陣一蕩牛田破再蕩倭奴定
狼筈前頭驅強弩兩翼張短長互擊刺陳勢象鷽鳥
鷽鳥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誰能爲此陣少保威南塘

悲落葉

悲落葉落葉鳥足悲落葉更生君去不復歸

相思曲

相思豆妾心正如此一半爲郎然一半爲郎死
相思鍼相着便相連安得慈州石與郎共纏綿
相思板顛倒還翻覆歡情節節變索郎何處逐
相思扇涼風逐面生中有未開葉着眼要分明
相思紐左右作空絡連環中央結隨歡兩邊活
相思樹同種亦同生自小對門居線縷不離鍼
相思鳥忍死不忍去願得帳爲籠死生同一處

樂府三

五

相思草千絲復萬絲時時不離口誰道不相思
相思疆一疆竹三環柳條縛鯉魚祝郎思再三
相思釧龍頭兩邊鑿郎非延津水那得雙龍合

護月謠

歲在庚午二月十五天上月食地下打鼓
阿修羅阿修羅食月且盡奈女何
護月公護月婁麒麟相關死海水揚洪波
海水平月光清雞聲格格天向明

盲歌

欸余有目曾不如彼盲

子夜冬歸

五更踏濃霜出門何太早瓦溝生玉筍爲郎心顛倒
秀州紫銅爐葵花鑿零亂朱火晝夜燃如何心不煖
玄霜被原野百草皆變節仰頭視桂樹猶言青青葉
桐樹生蛙蚰外好中已朽淳炭作火種雖熱豈長久
黃金鑄作船難着水中央冰堅船底滑請郎坐冰牀
子夜四時歌冬歌尤妍雅白水青鏡花兩邊都是假
勿言河水堅河水容易化再拜祝東風東風不相借
貧家作年事初鎔捻三角雪裡絳桃花總開亦寥落
何生爲龍若賦

樂府三

六

何生好男兒磔腸任豪誕君無擾龍術何生不可犯
何生名金兩人但稱何鏤天上本雨金世人看作鏤
夜讀黃公書促織鳴不止男兒如秋蟲草根埋沒死
胸中太行山結作一片石胸中黃河水收作一綫窄
大車兩馬肥車中坐阿誰我曹果富貴讀書何用爲
道我雙文魚剖出腹中書返汝一明月照見頭上雪
江干白浮鳩雙飛入中州一在黃河口一在漁水頭
人言何生癡我言何生黠何時共生語天上兩明月

團扇郎

杭州白團扇輕繡裁作面不有入懷風何由與郎見

團團天上月作扇亦作鏡作扇但障塵作鏡可照井

雙行纏

行纏人不見何用新羅繡膝袴繡荷花荷花纔如豆

夜黃

河中綠頭鴨百雌共一雄一男娶五女迫窄不相容

夜度娘

娘夜度所歡所歡夜度娘歡來冒風波娘去畏雪霜

採桑度

前歌青陽度後歌採桑度絃急度聲變煩郎緩箏柱

拔蒲

樂府三

蒲蒲葉如箭菖蒲根如鞭草花百種色同是一可憐

西鳥交飛

東飛雙雙燕西飛折翅鳥鳥飛夜無林燕飛兩相呼

漁儂曲

石臼作酒甌一手豈能舉剪紙爲蝴蝶不飛奈何許

明下童

即乘粉青馬蹠踐上長橋橋邊石頭滑容易閃郎腰

歡聞歌

六箇青銅錢反覆十二面郎若簸成成燭滅定相見
簾與斑竹簾水文光瑣碎暫開不須關郎能看多會

黃齋

西鄰有好女窈窕傾城郭莫持儂相比持儂相比錯

估客樂

歡爲百里行妾當千里別不是祝郎遠別腸容易結

歡爲千里別妾止一里送寸心長江水千里與郎共

阿那環

姑着瓊底鞵婢被紫貂襖但看襖與鞵姑姑不如嫂

作蠶絲

蠶老不作繭絲在腹中爛楊柳黃金條絲長顏色淡

歡聞變歌

樂府三

食肉莫食鼈啖果莫啖梨打殺白雄雞爲他五更啼

那呵灘

那呵灘頭水一發三千里別郎江津灣欲留不由已

來羅

腹車腸作轂背思心復焦河寒不敢度爛木作長橋

孟珠

孟陽春正月雕燈然華燭驚煤勿相染是歡親手鏃

長樂佳

紅綠鴛鴦絲頭在中央接不與儂同心何用親手結

驚樂

翳樂什魚龍變化在俄頃不與前思只與郎見影

江陵樂

東來艤艫舟西去鷺子船錯種銀杏樹望郎眼珠穿

靜夜思

沈郎夜夜曲道衡昔昔鹽輕寒無羽翼何事入重簷

紫騮馬

新舊雙紅絲綰結共綢繆老婦嫁童男常憂不到頭

貞婦引

貞婦葉高之先生女歸李氏年二十遇國變城破
其夫遂失不知所往婦守志今八十餘矣

樂府三

九

黃河兩邊岼望郎不轉盼河邊白石頭一定為儂爛

題情

阿儂不讀書筆硯未曾事若剖儂心看中央有情字

僮誰

贈我腆顙蟲報郎以諾龍佩之兩相愛何妨着意重
言儂如靈蛇雖噬不成毒絕儂如脆蛇三斷中自續

爾汝歌

昔與汝為臣今與汝為弟上汝一杯酒繼統不繼嗣

江陵樂

莫看蹋踈人一疑千黃金婉轉雙玉跌蹋碎少寸心

烏夜啼

娘言惡烏白是樹還是烏啞啞作爾語到死終不悞

寡女操

銀浦咽不流雪壓星橋冷白露滴荷盤溥溥淚珠輓
夢得石菖蒲一寸分九節寡女抱誠信夜天涼似雪

踏銅鞮

紫錦繡方囊獨立自生香今日得富貴故舊且遺忘

石城崇

自歡眼中憐出入定相左那有葳蕤簫投得雙開鑠

淳于王歌

白媚在雲中千媚在天上生身無羽毛倒底心相向

四時紅

春紅杏子花夏紅子規血秋紅熟蠟匡冬紅烏柏葉

四時白

春白楊白花夏白三白草秋白浙江濤冬白雪皎皎

牆上難為趨

牆上難為趨焦原恒側足蚋蟻立柱首四顧無相屬

司馬哀

臣不出關趣臣出關君命三至臣死不還

嫁婦怨

驚巖振野誰能自全。心憶故夫口不敢言。

詈妾不守妾獨奈何。衆女之口蛇蝎孔多。

故夫既遠新夫督責。救過不遑敢論顏色。

失身事人萬事錯迕。內懷貞玉有如糞土。

奈何許

奈何許撒我黃河。株破壞只爲女。

中門樞

人有棄其妻數十年而別娶於外者。

中門樞終日批妾何心。君長棄髮如草不堪比。即範字

讀曲歌

梨園堂詩集 樂府三

十一

露立大門前郎來不須。縣府中人無數顧盼獨在我。

贈儂九連環印意不可。解報郎雙明珠有價無處買。

阿儂不解歌愛此盤中。曲書郎白團扇請郎顛倒讀。

蘆灰死復然故繒染更。鮮寡婦嫁少年願得一心憐。

和李于鱗地驅樂

于鱗詞云枕郎右臂郎側。向左看郎顏色似不在。

我璜續之云

枕郎左臂郎側向右郎。心翻覆妾心如舊。

臨江王節士歌

衣是紫標綠刀是金珠。餘男兒七尺軀五寸何用惜。

贈君七尺軀報我千黃金。黃金何太貴身命何太輕。還君千黃金自保七尺軀。多謝臨江王私愛徒區區。

白頭吟

梨如紈素破厥如角弓。翻聞君有歸心遣奴致刀環。江南亦有巢河北亦有巢。兩巢從君擇慎毋忘故交。

徐貞女三異

程偕柳云宣城徐氏女。許字同邑唐應由。應由病死貞女往其家。矢守不嫁。門前掘地注水。竟成泉。雖天旱不竭。貞女死乃竭。又生美桃。味異他桃。人時見異蛇蟠其門。貞女死桃遂枯。蛇亦不見。

梨園堂詩集 樂府三

三

莫過貞女門黃蛇作司閭。

誰謂水無源忠信貫金鍊。不見貞女泉冬夏長不竭。

貞女在桃滿林貞女死桃樹枯。

復洲田

順治十三年六月禁海。船市易後因海氛遂弃洲。

田不許耕種康熙中始復洲。

我有田疇誰耕誰穫。我有塲圃誰治誰築。

我有田疇蘆荒之。我有室廬蛇虎藏之。

復我田疇葺我室廬。伯也有酒胡不我呼。

劉三妹

劉三妹不知何時人善歌能通苗峒侏僂之音而
雜以漢語聲絕艷麗其時有白鶴秀才亦善歌與
三妹登粵西七星岩互相歌答聲振林谷諸苗峒
男婦數千人往聽皆迷蕩忘歸已而歌聲寂然見
兩人亭亭相對化為石矣詩苗皆仿其音為歌歌
者必先祀劉三妹焉月明星稀之夜猶仿佛聞歌
聲出于巖際南山別有劉三妹洞遊人遙呼三妹
妹幽窅報應苗歌有云讀詩便是劉三妹則其來
久矣

劉三妹歌何艷化為山頭石與郎長相見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三

白鶴郎歌何媚化為山頭石與妹長相對

歡聞雙歌

與歡結交中用意如浮雲投機得五白出手無一文

五憐詩

白及 金樓子西胡有牛名白及今日
割取其肉二三斤明日復滿

西域有牛厥名白及割取其肉明日復息彼天降殃曷

知其極

壓油殃 蓋州有壓油形似水見人呼其名以
重物壓油盡投水復生梵書亦有之

有物如鳧名壓油殃壓油且盡卒乃不亡昊天至仁此

胡不祥

水母 即海蛇

水母海居色素如練以蝦為目已實無見割肉復生胡
天不眷

木蘭皮羊

木蘭皮有羊高數尺人
割其腹取脂縫合仍活

木蘭有羊尾大如扇體既豐隆齒草尤健自肥其軀為
人所羨貪夫黷財何是不鑒

視肉

見山海經注

視肉如肝烟有兩目食之既盡返遁而復欲飛無羽欲
奔無足天生此物亦何塗毒

二頌

聖賢堂詩集 樂府三

斯得白

海魚名長二十
丈最喜救人

斯得白性渾良拯溺舟恐或傷把勒亞空爾強今大吏
胡不臧

旁不肯

蟲名能殺
害稼之蟲

好妨生害我穀旁不肯鉗其腹彼蝨賊辜當伏今縣吏
胡多欲

木桔謠

性則木身則桔將歸而復

鴟晦眙鼠晝伏子胡為于毒

灣頭謠

上灣頭十五半下灣頭利如油

鐵索高獨把篙鍊索低百夫齊

鹽船上米船下客打鑼更打鼓

兒語

摸魚摸蝦蝦有利刀魚有牙不如袖手早還家

攪郎攪郎郎跌無妨郎真跌倒誰肯攪郎

藏驀藏驀爾西我東分明瞥見推警妝驀

討狗討狗開眼便走不要金盆只要瓦缶

賣龍賣龍龍潛幽宮小兒牽猪限我獄中

叉雞叉雞牽羊過河水濕羊尾所獲無多

聖鯨堂詩集

樂府三

卷三

隔地隔地邦邦國將大雨鼓舞鷓鴣

鷓鴣搏雞雞有母護離親出門心寒行路

衝關衝關結于如環寧當鬪死誰能空還

花巴掌打到十二月人無千歲壽已已復踏踏

脚底脚底班班脚朝南山並坐鼓歌各各心歡

禽言

瘦兒瘦兒人皆有母汝獨早喪之飲不冷食不忌饑

五更出門霜露在衣

栗留栗留水滿溝飛上牛背啄黃牛

烏鳥亞亞門前樹冬開花阿公畊田阿婆當家

行不得行不得大水滿陂澤行不得哥哥奈大水何

布穀布穀歲大熟雨續續十萬斛賣新穀買黃犢

阿公阿婆阿公渡河淹死阿公氣死阿婆

泥滑滑泥水濁新婦下田露雙脚

八哥八哥無以爾能言爾言人不知之人不知之爾多

言何爲

姑惡姑惡爲君作婦不見姑喜但見姑怒

脫却破袴換新布新可愛勿忘故置在匣笥中

顧黃公前輩作古禽言五章曰奈何帝曰獨足

上高臺曰甘人曰羅平曰休也子廣二章

聖鯨堂詩集

樂府三

卷三

人少

崇禎中張秋有鴉作人語曰人少人少無米怎了

後遂有張青山之亂

人少人少無米怎了賊多賊多無餉奈何

苦

崇禎中有鳥聲曰苦屢喚不已其聲漸大終如哭

聲與常時苦鳥異天孤以下皆當時災異

苦苦天孤滿狼星怒黃豆變人頭蝦蟇生妖鼠誰不苦

集禽言

禽言雖見于聖俞子瞻然烏鳥亞亞阿得脂於終

乎已有其體村居竹樹叢鬱百鳥來集春夏之交

禽聲尤雜遂集禽言爲詩不增損一字

喚姑喚姑麥枯麥枯剛刀割麥提壺盧

泥滑滑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割麥插禾

阿公阿婆喚公作活婆餅焦

盤絲一百箇紗縠青即快活

瘦兒瘦兒哥哥打脫却破袴凍殺我休也休也

春去來柳花飛各各作工急急歸

躲躲摘巴看火好女兒毋偷花果躲躲

起起友來矣三阿姑梳頭未

梨錦堂詩集

樂府三

卷三

通語

通語

楊翁仲善通馬語介葛盧亦解牛鳴角端止兵于

西印兩班談文於山莊豈獨猩猩能言見於禮經

白澤達物徵於圖記已乎余既廣禽言爲蟲言復

廣爲通語非無取也

黑面郎昨拜將軍今封王男兒讀書幾萬卷不如黑面

郎

廬山公長面冠金幘籠腰繫玉帶猛虎是山君敢不低

頭拜

阿紫阿紫借得他人頭幻爲美女子魅人不爾責何苦

魅人死

猿公猿公避鋒上樹劍鋒猶可避舌鋒無避處

班特班特談文非爾職急歸去負爾軀此道淵玄談不

得

十八姨外何婉變中不慈

獅子獅子百獸之英他家毛狗竊爾之名

蟲言

促織促織夜不息西鄰老女嫁不得

顛當顛當閉戶匿藏爾既匿藏羅曷爲張

蜉蝣蜉蝣鮮衣不久枯桑開花雖榮易朽

梨錦堂詩集

樂府三

卷三

紡績姑紡績姑日夜紡績胡爲乎日中紡績良自苦夜

中紡績誰憐汝

推車客脚應斷既解推郎去何不推郎轉

蚯蚓唱歌土中爲歡生不作配死同一棺華山孤塚路

旁心酸

蜂有鍼娘有刀裁有刺蟹有螯螻蛄有翅飛不高

曹婆婆同賢合本爾賣胭脂我賣胡粉

青蚨青蚨無翼而飛血胡爲于塗

蜈蚣歌蜻蜒舞蝦蟇吹簫鼈打鼓絳幘金袍拱野鼠倚

門邊遁立猛虎借問堂上誰爲主

絳騎前驅玄駒在後戎女作歌王孫勸酒

景跡景跡適自來于此遽集

蚺蚺蚺蚺不螫于口毒乃在後

劉鯨詩集樂府三

成都黃錫璜誤

同學閔漱叅閱

五言古詩一

九夏

古詩自蘇李十九首外子愛嗣宗寓比興之微射
洪含金石之音青蓮窮弘達之節若九夏者于三
子有取焉或曰不病其似乎曰去今追古烏得不
似曰不病其浮乎曰絕塵薄霄烏得不浮曰不病
其雜乎曰其歸一也雖雜之不爲病曰九夏於何
托乎曰始正而終亂者離騷也始靡而終則者子
虛羽獵也九夏始之以正繼之以變終之以懼始
之以正繼之以變騷賦之旨也終之以懼則竊取
小雅之義云耳

倦遊歸遐曠憩跡東山閣故人期不至巖居亦何索北
雁渡江來山中桂花落秋風從此寒羈禽安所託

黃鐘振中天衆響皆寥然豈無箏與笛羞澀不敢前壽
陵學邯鄲故步失可憐蒼松萬古質不鬪春花妍鄙夫
九夏成宏音希前賢

九者數之極夏者聲之宏七志鼓漢樂九夏振唐風左

既阮嗣宗右攜陳射洪掃却九代文朗然太古桐正音

暫戲紫泥海紫水汙我衣西就吳淵洗東臨若木晞紫
痕發奇彩照日生光輝長風吹金霞乘霞凌空飛舉袂
拂衆星太素手可揮永偕浮丘伯天外長不歸

豪曹空擅名巨闕已離金兩者天下貴皆非劍之精歐
冶鑄純鉤天地會衆靈太乙下來觀蛟龍持鑪行鑄成
父子死用之人國傾不祥莫若此聲價徒連城兵者不
得已談之猶不仁

日西江水東芙蓉弄光彩流景逐去波紅顏難久待勝

蛇終爲灰天地且毀壞神仙徒空言丹經豈足賴美人
誇嬌小白髮俄已改幼時見老輩今復幾人在

旌陽既拔宅上昇太清家遺言一千載八百會龍沙名
在丹臺籍自然乘紫霞何爲事爐火白首煉丹砂

始皇滅羣雄晏然天下清收取六國珍貯之咸陽城鑄
金人十二誇胡示銷兵奢淫弃聖道王業無足稱虛想
神人至跨海接蓬瀛魯連且東蹈何況安期生

越國賤章甫宋人貴燕石貴賤不在已胡爲較寸尺自
命間世才猶爲浮名役群言皆穀音莊生著齊物呼牛
笑應之不須見顏色

長安三月時官柳垂烟絲紅粧當爐婦白馬誰家兒春風蕩春情春日媚春姿左手索酒錢右手勸酒卮逸態何輕薄眼語他人窺此日君不醉簾幙秋風吹

帝俊巡南極雙龍去不還三妃含離思遙隔綠雲間思煩多搖惑南望九疑山面面還相似翠華何處攀請看湘江竹千秋遺淚斑

寒蘆夜捲霜朔風吹我裳壯士髯如戟一凍毛髮張龍劍鳴室中黃金不在牀殘書疊作枕裹之以空囊欲訪陳孟公雲海正蒼茫

左手持酒盃右手持蟹螯笑指南山雲孤飛何太高飛亦不必高變散終有時八騶猛如虎我行適見之富貴無足恃有酒須當持

珍禽棲玉樹灼灼有餘姿黃口啄佳實臨風惜羽儀安知霜外鴻苦寒復苦饑舉世棄君平白日下簾幙韓嫣貴公子少年從武皇出入挾金丸光輝炫路旁路旁諸小兒拍手舉若狂一九未及落趨者盡踉蹌多謝貴公子彈弓毋輕張

紫雲燭紫霄紫氣連函關關尹望紫氣迎風來仰攀跪受五千言道德落人間化胡成金光青牛竟不還但徠崔宗之玉樹姿皎皎翠濤三百杯臨風欲傾倒

江揚清波萬里赴蒼昊輕風生文潤傾入君懷抱懷抱有如此吾與爾同調富貴如可求馬鞭不羞執富貴信有命求之亦不得齊王好吹竽平昔工鼓瑟一試不見賞工竽復何益山中綠蘿烟呼我畊南陌

鸞樓必瑀樹安得求一安鳳食必琅玕安得飽一餐所以大聖賢在世多飢寒聖賢且如此無爲空長嘆天狐被九尾豐毛炳霜雪夜半戴髑髏深山拜明月化爲美婦人丹唇渥如血少年爲蠱惑終身不得決拔劍欲斬之飛光已電滅邪士能害正藏身亦何捷

師曠謁子晉雲將見鴻濛所言在天際使我雙耳聾平昔見儒墨騎偶交相攻安得聞斯語朗然開心胸真隱世不見傳者非真隱古來高士傳堪爲此輩哂巢父笑許由老人悲龔勝微露杜德機此中猶不忍李廣射石虎石虎飲金鏃錢鏐射江湖江湖爲退縮人心致精誠鬼神猶懼伏西風掃林柯桂華落如粟弦弧信在手何畏天狼毒

黃農忽已沒我生良不辰祖父繼高躅兩世頌孤清我亦棄塵壒盛年學躬耕東海四十載白雲終有情莫彈寡女絲使我心如傾

集 187-189

楚南木葉落洞庭始微波佳期越遐浦良歲欲蹉跎
跼忽已久嚴霜悴庭柯桂樹雖青青孤芳當奈何
青陽變氣候梅李各欣欣芬芳既及時佳實亦茂生東
海有琅玕寒暑抱堅貞何彼秋榮桂歲晚獨無成
狡狴出西域酋尾多威儀顧盼一憑陵百獸爲之靡
虎且乞憐安問狐與狸一入樊籠中猛氣何所施
困獸負山隅傷禽愁曲木一爲真人侵終身在巖谷芳
蘭已再薰清泉日三浴哲人去塵垢藏身定如玉
珊瑚生海底棄置自所甘何慮彼姝子殷勤鍊網探出
我泥塗中移向玉瓶簪朱柯易摧折珍重至再三

楚辭集卷五

虎嘯六合風桑枯四海寒朱夏舍我去白日不肯還雪
落如馬毛同雲合無端六鷁夜倒飛壯士晨不食借問
此何時紅爐方爲歡

富貴如浮雲蒼白須臾改舉頭仰望之忽已失所在對
奕局未終柯爛斧亦壞嗟爾長安人熙熙良可慨

子陵逃光武大澤披羊裘三聘不爲屈歸釣碧山頭清
浪激無垠高名振千秋以足加帝腹猶爲隱者羞倘遇
巢居子牽牛飲上流

洛陽三月時百鳥花間鳴橋上繁華子酣歌醉太平地
氣從南來吹墮杜鵑聲醉者方未醒老翁聞之驚多謝

少年子有酒急須傾

蟠悲漢道替權歎晉風頹文物極鼎盛典章亦已非堅
冰自履霜哲人貴知微時山梁雉見色歛高飛掛冠
東門上嘉逕長不歸

在昔孫仲謀置酒岷山陲酒酣顧鄒郎雄心中忽摧自
古登山人山在人己非名與烟霞滅形將草木萎霸主
尚如此使我增傷悲

驃騎掃沙漠北封狼居山衛公破定襄據其國主還蹀
血數千里燐火夜燭爛焉支旣入漢婦女悴無顏偉哉
二豪俊英風難追攀

楚辭集卷五

六

漢武恢雄略開邊事遐征雄才駕衛霍長驅百萬兵流
血溢海水絕漠無人行尚想不死藥溟渤跨蓬瀛射蛟
潯陽江訪雉緱氏城黃金不可就馬肝殺文成封禪比
五帝荒淫樂虛名立石泰山頂浮誇欺人神

暇日北堂上端坐理絃徽兩馬自南來連翩向北飛秋
風悴顏色游塵汗裳衣一彈未及終塵斷聲已微借問
少年子汲汲將何爲

李斯歎東門吳起泣西河鼎盛不肯歸折足當如何南
山有文禽奇毛致網羅北山有直木良材來斧柯智哉
石戶農白首青山阿

昔有衛夫子準易作元包取數三十六變象及諸爻天子不敢臣請爲布衣交道在至尊屈豈必由與巢

陽鳥出東海奄忽至桑榆紅顏與素髮變換只須臾微風過庭蘭芳氣與之俱寄語花間人不樂將何需

驅車臨廣陌縱橫莽原野連山自北來黃河從東下林木轉蕭條鳥獸亦何寡塗窮不可問津迷淚交灑顧盼

四海間誰可與言者

猥猥處崇柯顛危不自知崇柯有時折去之亦已遲駑馬戀棧豆臨事多狐疑介石不終日勇退在及時矚然雲間鶴千秋長不緇

梨嶽堂詩集 五古一

七

乘舟涉東海近將去故鄉問君何所之天地正茫茫颺風拔林木野火燒山岡孤獸自北去一鳥獨南翔人生成漂泊誰能不悲傷

龐公弃軒蓋掛冠東門松一躡青鳬去人間不可踪丈夫貴變化首尾如神龍朝踏長安塵暮歸桂樹叢故人如見問揮手謝雲鴻

孤鴻飛天首冥冥若有無楚人以爲乙越人以爲鳬睇視未得真辨論徒區區萬物起毫端能令智者愚所以赤水上可以困離朱

仙人青鸞子千載更千化一身爲蜉蝣萬事付虛假游

戲紫雲際瞥然小天下至寶生於無器積寧有價

鴻鵠鄙燕雀斥鷃笑大鵬人生各有志無爲強之同陳涉恢大業莊周寧固窮苟能達其變龍蠖理可通吾師子思子素位保其終

浩浩西江流千秋長未平白浪起如山悲風萬里生感此念作者壯懷中夜興長沙非薄宦所嗟道不行委委治安策痛哭爲君陳一言未見採將相何足榮

孟堅作幽通平子賦思玄出處不愜志感憤爲空言余亦仰玄訓著書準昔賢志在窮幽渺豈徒矜華妍微意信足尚可以紓言筌

梨嶽堂詩集 五古一

八

毒蛇被錦綺猛虎炳文章外觀徒可悅中藏未必良正卯記醜博箕子肆猖狂披褐而懷玉久爲聖所臧白豕不世出中途肯遽止麒麟苟時見應爲世所鄙百物貴稀有自古皆如此所以箕頴翁入山猶洗耳

蜉蝣爲腹育腹育爲鳴蟬升沈本定理氣化合自然何爲絕甘旨服食事神仙鍊盡南山金骨髓不得堅不若漆園叟著書垂千年

陶公達生理詠歌猶苦貧賢哲無奈何飢寒切我身我身不自惜上有頭白親傾身營一飽便作歸耕人異代得同調呼公爲比鄰

鳳凰繫一足乃是籠中雞蒼蠅脫然去八駿不及追奉
先飢附人久爲識者嗤深明本游龍塵網寧久羈

紅毛佛狼機爲器亦何毒滇亂起排鎗殺人勢尤酷火
門動微機聲若雷霆速紬甲百重堅穿甲透骨勾由來
中必死豈擇貴與育當時造此器鬼神應夜哭天地既
有此未有豈能復哀哉火攻書仁人慎勿讀

八極揚風颺西南連苦兵作逆張與吳橫天走長鯨張
牙象雪山鳥獸不敢鳴衣冠四海竄吾家遂東行海濱
六十年目斷杜鵑城邇來太階平隻身未西征安得生
羽翼萬里掃荒瑩

聖賢詩集 五古一

七

渾渾桑乾水東流盧溝橋紫裘諸少年綠髮一何秀朱
纓耀赤日動若桃花飄歟烟化雲霧婉轉隨風消回問
漢家兒何如五陵豪

昔年秦大饑納粟賑關輔辦納誰家兒箕歛勢如虎左
擁安陵君右抱如花女一言揮百萬原嘗何足數有數
度支錢棄之如糞土白首窮一經祇爲此輩侮

江水葡萄綠江上桃花飛花間兩好鳥皎皎弄光輝此
時李貳師雪外破羗歸壯士三百人一一披錦衣笑指
花間禽金瑤酌落暉人生貴得意投閣獨何爲

珮帶雙金銀帽上大東珠窄袖回鶻裝輕便隨轉舒捲

呼千里至行坐百夫趨吳娃手如玉跪進黃羊酥節使
仰鼻息何論鄙薄軀借問此爲誰乃是侯家奴

黃金爲烟筒真珠結荷包火在筒中然烟從口內飄芳
氣何細縹緲滿堂色爲驕大婦被銀鼠小婦着紫貂溫柔
方若此豈惜蕙蘭凋

文皇開北都表裏河山固關口如特角飛鳥不敢度黃
旗與紫蓋鬱鬱環相顧中葉何遽衰將爲文字誤當其
立國初嗜殺亦何故朔風利如刀先刮長陵樹

築隄何勞勞河工無時休當年築隄夫如今已白頭用
盡水衡金難抗黃河流幕下購才俊才俊豈易求終南

聖賢詩集 五古二

七

爲捷徑狡獪爭來投但得美官去所願亦已酬
吐氣爲虹霓五色相昭宣倏忽還虛無妙處終不傳世
人貴珣纘至文出天然中夜視太空無象但凝伫
天道遠而微人事近且昭衆人昧禍始君子慎初交江
河發濫觴山岳起纖毫年時遭飢饉賢士窮無聊願言
保昔愛寤寐心煩勞

盆松

盆中有怪松欹蓋鬱茂青舒枝遭盤屈剪剔多零星如
何徑寸地猶作蛟龍形有似烈丈夫繫束還玲瓏入秋
勢僵僵到夜色冥冥所恨葉如刺豈免蟻爲蟻拳石露

鬼面恍惚百丈屏賤夫久挫折熱視涕泪零那知一尺
幹不有變化靈

夏日放舟赤壁遊覽竟日夜張燈童子進樂
放舟江渚一更次始歸

黃國山川邈赤壁巖岬延下俯滄江海上與睥睨連沓
嶂掃紫電百雉走青鞭幽藤莽轆轤木結聯峰秋水
有時至孤秀映中川彭澤徐公洞浩渺沙湖田樊山何
條爾京臺正瀾綿塵紛假暇豫埃鬱得暫蠲幽討興方
恣選勝期不慙叩舷柳梢上弭棹葦花邊上下窮登頓
左右周迴沿後壁立巖駁懷古想漲天浮光識金氣圓

望歸堂詩集 五古一

折知璇源怪石覓虎首金甲耀重泉玉盤羅綺肴芳饌
列庶蓮夏藕削霜脆秋葵折露鮮素鷺浮蕩漾

連翩嘯咏竟日夕月麗金波圓街峰既皎皎映復娟

娟分曹命儔侶各就性所便列坐舴艋舟欹倚翫氍毹

靡靡金奏進炯炯華鐙然洞簫淨泆泆清歌媚淪連四

顧無寸地一蟲啼野烟藏身在何處疑在高樹顛居人

咸上從穴處亦高遷宛轉放中流曷暇無垠堤遙知郭

外人望之如神仙傍橋舍舟獲得意忘蹄筌悟暝澄懷

素瓠落道味佞欲叩斯遊樂其樂不可言

水後寄城中故人

落日郭村東秋原極蕭曠白田無行旅萬目不可望墟
里疑被兵樹屋赤如蕩家園遭破敗砑訇到瓶盎歸來
尋舊廬頽垣塞空巷往者十萬戶十死五流放稻畦積
葑藻麥町走波浪傷汝沈淪子何處將身葬

老翁呼婦欲語未開口迸淚落如珠血痕漬襟袖飢
餓迫就死破壁一何有惟此膝下子尚可易升斗念昔
生兒時四鄰致雞酒懸弧射四方正始寧敢苟生長雖
貧家未嘗離左右凶年事齟齬骨肉難聚首今
去心痛如割割咎辱知不免翻更執兒手不久
且暫忍耻垢老婦默低頭但聞吞聲久

望歸堂詩集 五古一

過橋不知處口憐荒江濱野雀聚蘆田暝色恐行人饑
寒致寇盜逼迫為不仁幽昧短行李出沒如鬼神近冬
日苦短百里難遙征荒蕩草木長鹽徒尤強橫公然噪
縣令異事良可驚路聞老人說目擊實可徵治化昧其
源巨猾何由平昏黑投馬店反覆歎斯民

荒荒野田北百里無完廬日黯桑柳黃平田蕩入湖欹
倒誰家屋屋中有麗姝昔與羅綺親今隣蛟螭居蛟螭
夜暴怒里巷驚相呼可憐千金體漂沒隨鷗鳬誰能援
離此終身以為夫父子不相顧何論鄙賤軀傷哉復傷
哉骨肉咸為魚

古意

仙翁渡海來雙鬢垂綠絲與我一卷書出匣光陸離
子能契此當爲帝王師大瓢浮江海屠龍技何施此事
非所急不如且置之鞠脰再拜謝去去從此辭東山有
白雲歲晚與爲期

渡房山城角淺沙至留臺尖

白日不到處城角水漉漉淺沙躡斷甃凜如萬仞投暮
色欲著地枯莽刺道修轉行入空濶古懷此暝求

詩懷

百怪入奇峯筆風竄走苟無春風情萬象皆木偶古

吳興詩集卷五

人在我前門生我後傷哉禹稷心托此以不朽

霞石山

林臥無塵夢秋懷入烟霜解衣浴靈泉毛髮雲水香石
色自太古巖嶠凌蒼蒼幽人彈鳴琴野月白滄浪

傲古

朝日上文牕美人攬晨鏡光耀與新粧春紅交輝映玉
顏能幾時翠髮生素絲傷哉雙車輪不及寸陰馳北堂
方有酒未醉何云辭

烈士懷幽憤白日光如雪怨女啼春風桃花色如血物
態無哀歡人心自區別天地兩寥闊含情向誰說

故人一素書秋氣從西來上有淚痕字接之未忍開燈
綠蘭膏帶燈花結成灰勿謂一寸腸片時千百回

禪智寺

夜宿上方寺涼月下古井老僧抱瓦盎暗汲星斗飲盤
盤腸九迴轉牽修綆腹枯無膏腴牢愁與秋并欲見
古佛心石鐫懸鐘影

過潁州步至人家果園

長淮逝不返夕息潁州城舟發晨曦薄蒼牖霜華生幽
探洽素性麻履共微行凍木雖零謝悴柯猶交橫石砌
欽寒色疑白古冰衆響會俱靜一禽悄獨吟

吳興詩集卷五

始入泂澤湖

平湖莽無際空碧合四圍玄北肅寒氣水國厲嚴威連
崿明霽雪大澤生光輝孤檣任獨往渚禽時並飛觀化
得靜復察理蹈危機却羨故山叟行歌采蕨薇

古日詩

帝妻生十日天雞抱卵出日中有躡鳥恐是卵中雛孕
苞八千歲長爲天下君

北征哀歎曲

北征哀歎曲者蜀人費錫璜所作也錫璜少貧母
喪未終其親戚與同之葉縣中途哀感而賦此詩

五載乃成凡二千一百字竊自謂心血橫流吟成
鬼泣雖不及宋玉招魂蔡琰悲憤杜甫北征然千
載可跂而望也其詩所陳天時山川風景物況皆
心目所及因而紀之不爲泛設雕刻語後之讀者
將有感焉

北征復北征長路北無極遊子念所生中夜起歎息天
上亦有月水寸亦有月兩月長相見何當遠離別昊天
何蒼蒼仰望不可窮念汝北征去哀痛何時終惟鳥則
有巢惟木則有根而我獨何辜拳拳終夜心人從泰州
來親戚遺尺書言赴葉縣任致我共馳驅聘書十二葉

蘇詩集 五古一

十五

束脩五十生不得更留戀便在來日行我欲謝來命貧
困衣食難我欲從汝去惕然心中煩十月十之日日色
慘以昏哀兒辭故園襟袖皆血痕拜辭高堂上今當到
揚州心如烈火焚淚如泉水流昔日渡江遊親娘病未
愈送兒下中堂含淚入房去兒自江南歸親娘坐中堂
促令治湯飯歡極轉悲傷今兒北征去道里二千餘拜
辭堂上靈中懷當何如再拜謝家人家人各暗悲送子
出門去子行何時歸再拜謝鄰里鄰里各愁惋送子出
門去子行何時返五步一哀歎十步一徘徊回首望高
樓北風如雨來朝發野田莊暮宿揚州城城中見老父

道兒將遠行長跪辭老父老父方扶病兒今北征去及
時寄書信朝發揚州城暮宿邵伯埭家鄉亦已辭從此
長征邁未至邵伯埭復過茱萸灣昨日從此來今日過
不還東望野田莊西望黃子湖兩望皆不見側身長烏
烏阿兄篤友愛百里走相送言別再三啼踟躕不得并
南河大船頭千里發揚州烹猪宰肥羊明日便開頭朝
發邵伯埭暮宿高郵州遊子心破碎烏啼城上樓孤鳥
西北飛一飛一呻吟問子胡爲爾心念我所親一日高
郵州三日寶應縣浮雲蔽落日家鄉已不見今夕是何
夕十月十七日傷心不敢啼含涕自掩泣北風吹河柳
河柳大枯心首問北風迫人何太早兩日寶應縣三
日淮安府城邊何所見寒日色如土夜起船頭立三星
垂東南望之復望之眼珠脈脈酸夜起船頭立北風吹
我衣非獨吹我衣實使我傷悲十日淮上住五日淮上
行不去亦不懷恨日勞心朝發淮安府暮宿清江浦
黃河多寒風北征多辛苦淒淒重淒淒有淚不敢啼寒
冬十一月客子寒無衣無衣亦不寒無食亦不飢饑寒
念所生中情常依依耳聞淮水流不聞親娘聲試問淮
水去鳴咽何時平行人口西調此調亦何悲親喪方在
堂遊子何日歸百蟲亦已蟄烏鴉終夜啼無故夜不寐

使我常哀思仰視河漢橫俯聽河水流含爾北征去頓
足河水頭有客歸揚州托言寄信音寫書八九行姑慰
老父心心如麻絲縷敗亂一無緒北征勞苦辛舍此又
西去西去復西去我行十一月湖堰多風波天寒多雨
雪朝發清江浦暮入洪澤湖湖水深且寒客中衾裯單
日亦聞湖水夜亦聞湖水十日更十夜湖水終無已行
至高家策冬寒湖水乾舟膠不可拔傷哉行路難舟膠
不可拔風吹朔雪來無衣糧復斷東望長興哀一日大
風雪一夜結作冰不知天地意安問死與生昨夜夢何
所夢在高堂上長跪阿母前號泣兩相向昨夜夢何所
夢中見阿母同母自何來低頭無一語昨夜夢何所夢
在芻蕘前夜半燈火滅颯颯風風冷然終夜恒不寐寐頻
夢見親一寐復一寐展轉天已明戚戚復戚戚終夜不
得息我生亦何罪衰麻而爲客進船撓子山天陰風雪
大不見撓子山誤入小港汊三日小港汊四日盱眙山
登山東向望平野雪瀾漫天上有三星不聞家人音河
中有鯉魚不見家人書隣舟小兒女哀鳴求乳哺無乳
尚哀鳴何況我無母十日盱眙山兩日五河縣欲寄一
紙書望斷天邊雁艤舫大艫頭日發十餘里蜩蚸上土
壁行行復止止風逆難持纜風便難墨帆艤羊觸藩藋

進退屬艱難傷心在何處脉脉斷五更百念無復存
怛櫻我心五河至臨淮爲時十二月盱眙三阻水臨淮
更遇雪誰唱壽州歌使我不成歡誰吹簫簫子使我不
成寐蒙首被中啼何當復見之忽來在眼前驚若平生
時朝發臨淮縣暮宿塗山旁結束入山舡行色何徬徨
嚙指不覺痛食旨不覺甘我行已非禮安問道路難出
亦不得樂入亦不得樂寒日照船頭傷心誰見覺朝發
自懷遠暮宿在壽州不見壽州城但見人家樓兩日壽
州界三日八里塚水流汨汨聲中夜哀殺我南河有桃
樹北河有手樹隔河永相望不得共一處三日八里塚
五日茨河鋪小寒河復凍舟楫不得渡刺促何刺促一
日三回觸隣舡欸乃聲聽作家人哭不識地何所人言
茨河鋪白日晡晡沒誌我傷情處兩日茨河鋪三日太
和縣行盡江南路家鄉已不見昨日江南界今日河南
路屈指北征來山川已無數鴻鵠西北翔汝水東南流
野風吹枯草日落高山頭戚戚復戚戚臘月念二日家
中有大兒夭折在此夕生身無羽翼去家千里餘兒死
不得見三月斷來書自天降禍殃骨肉多飄零母喪方
未久孺子何足云朝發大溜口暮宿水寨頭燂燂爆竹
聲殘歲難久留今夕是何夕人家祠竈時而我不得歸

西行尚遲遲朝發冰塞頭暮宿周家口潛魚伏寒溜烏
鴉啼衰柳朝發周家口暮宿在鄧城里人買年事頭上
插門神道路日已遠歲月日已除萬物識所歸客子長
在途兩日周家口三日至鄧城葉縣人吏來舉家咸騎
行紫騮青驄馬真珠鑲金鞍從人四五十改換新衣衫
旌旗何揚揚樂聲何喧喧人吏何簇簇車馬何填填好
馬行在前劣馬行在後大道堅冰滑放馬田中走日出
鄧城縣日入白鳥渡馬上問吏人葉縣在何處日出白
鳥渡日中葉縣城故人憐勞苦酌酒解風塵荒田不種
麥四野但更草千里絕廬舍荒墳集鴟鳥城郭亦不大
四面空城塼人民賊殺盡河水流入血幼聞家人說蜀
土大兵荒今日到葉縣無殊見故鄉兔絲附松柏長願
松柏堅客行依主人長願主人憐男兒可憐蟲因君遠
遊行與君夙相好白首無相忘城東王喬墓城西尤潦
鋪城南丈人村城北問津處步出葉縣東言望淮南山
不見淮南山涕泣何斑斑步出葉縣西言望成都府不
見成都府涕泣如零雨步出葉縣南言望長江流不見
長江流使我心悠悠步出葉縣北言望長安城不見長
安城使我心怛怛柳下種甘瓜牽藤柳葉舒結瓜柳葉
齊瓜熟柳葉枯北征復北征北征八十日出門十月初

到縣忽除夕北征復北征北征二千里道路豈云遠哀
嘆長不已白日何蕩蕩落葉顛倒飛葉落不上樹西日
不東歸隱隱志怫鬱腸結愁獨哀魂魄阻斷絕綫綫心
長懷綫綫心長懷長懷牽我思黃河流東下無有再來
時無夜不見夢無日不哀思傷心慈鳥孤飛安所之
無日不風波無夜不雨雪君看哀嘆曲字字心中血我
欲竟此曲此曲難為情慈母發浩歎孝子益悲辛白日
為我慘浮雲為我凝飛鳥下來旋虎豹駐足聽情亦難
為陳詞亦難盡宣但令千載後此曲長稱傳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誤

同學汪越閱

五言古詩

紀地雜詩

昔范元實謂義山箚筆驛馬鬼二詩不可刊

置別處義山不過善用武侯太真事入詩以

云真核沈著必如少陵自秦州入蜀諸篇分

明如画千載讀之若在目前璜居江都東鄉

二十載往來村鎮輒作一詩所紀皆常歷實

境非一時景也使數百年後土物人風不改

讀此詩猶將見之

灣頭

灣頭

早行茱萸灣暮行茱萸灣東鄉三十載歲歲茱萸灣

門橫木齒銕絙穿巨鏝噴沫暴如雷疊石高于山鹽賈

萬斛舟打鑼上絞關懸橋度飛馬掣橋走齒頑百尺投

斷纜千夫仰頭攀一篙不得力生死須臾間三折船如

織萬古何時閑出此險隘途豁然開心顏

仙女廟

仙女事杳茫孤廟自漢世廟旁數百室米鹽成小市舟

行日向午舟人每留滯解餌作中火學裂麵如紙石蹕

排九門噴薄喧十里高壩過竹木鈎挽互相遞百人作

一號欵乃踏雲際舟若蟻緣磨水若弩發矢拋纜折瀾

濤物漿無根柢終歲議修築天寒役未止商賈賤民力

往往困于此

徐家邳子

野港向北流迤邐入莽蒼邳洞制蓄洩公私各有防

過橫索錢鉅碑禁不良索錢自為可詬駭厲莫當太賈

肅鹽政官為下排椿輕重俱斷絕涕淚兩相望艤艫尤

恐懼昏夜不敢榜翻思索錢豪璣細亦無妨

二丁里鋪

二丁里鋪

神樓自嘉萬側倒鹽河湓往返十五年常嗟兩柱欹望

像無庇藉風雨來侵欺老僧夜擊柝霜露亦已疲實恐

前代制終古委塵泥今秋忽煌燭平屋新改移勢異疇

叢觀瓦與人家齊乃悟萬物理廢興各有時吾生獨長

困感激涕暗垂

宜陵

宜陵古東陵江都東鉅鎮數盡十三橋橋接宜陵境比

室開平樓春妝露幽艷投子宋名利翠栢森圓整奴迎

生來間未得暢清興歸舟每至此促促顧落景徒步難

輿臺時復苦泥滓野人半相識薄我不致敬充腹霸王略止爲若輩哂丈夫老此間聞鐘發猛省

白塔河關

名關已無關名塔不見塔支河注大江公私交雜還油車侯更至鹽艇冒夜發關使布丁役誰何日噪聒木柵時啓閉儼如置一牖居人據要津誅求至豪髮治世寬窮民聖王不貴察小奸無大害何所不容納關役有時疎爲害在土猾

馬家灣

雙橋連澗環水折西南走驅車碾斷圻勢如入谷口蒼冥倪家渡曠逸寒河口別村呼僕夫此地一無有遭迴三數里舟人怒久候行李雜簾細據縛至窶數百里餘日促悲風瑟林藪黃昏墟墓間恐懼呼前後髻年出此途今將成白首

謝家鋪

馬灣更東行狼狽謝家鋪雖有數十家舟楫不敢住市門多腥羶屠牛不知數早夜尤荒荒敗屋盜所聚俗惡遠近聞行客戒霜露嗟哉佳禾木乃爲人所惡破船橫溪口日暮無人渡

楊家橋

陳港揚家橋上下各七里野田向宜陵中道定出此橋畔十笏菴借陰嘗少憩盛夏鬱清涼四面積蒼翠垂蘿結帷幄洄流咽澹瀨盲僧絕短小盲語大可喜予曾遭嗔斥謬誤適中理目空四海人狂談亦猶彼一木獨參天悲今亦亡矣

小紀

小紀奇奧區目所未覩七十二井泉八十一溝渚泉若衆星粲溝若一花聚或應月令侯或符太玄數子爲更佳名百源庶近古郎官自李白浣花由杜甫偶爾作標題好事歛流布在昔有豪家開室近百廡高樓雖歸然幽鑰閉環堵春來烟樹深攜家此間住

賈村

借問賈家村十家今幾存老翁欲應客舌結報已吞未暇述隣里請先陳家門丙丁及戊已稠疊遭水荒大男爲水漂小男飢而殤中男賣他縣不知今死亡家門百物盡井上惟枯桑枯桑今復生三兒不歸鄉言者翻無淚聽者淚沾裳千里盡如是豈獨爲翁傷

黃墓墩

滄池下不測孤墩如銅瓶鉅腹頸細束四絕不可登莽塊踞百畝傳來魏將墳池墩在其南有如墓之門金銀

氣已盡幽怪難具論往往得古麗年月漫不存弓劍埋
秋霜黯傷壯士魂

戈家莊

戈莊水中央周遭絕無路不有白板橋出入斯窅步我
昔四五齡家于此中住河干日嬉遊猶藉僮僕負重來
二十載草新屋則故去日不可追骨肉半墳墓老翁說
舊事渺如隔雲霧百物盡遺忘尚記暴衣樹

馬家樓

馬樓今漂沒馬樓昔若何馬樓在盛時常于樓下過井
邊野酒店春風動帘波遂偕揚與趙脫帽共酣歌店今
亦不存未改井與坡畸零三數家秋日晒漿羅楊趙各
萬里寂寞顧山河

巧

七月七之夕有物墮自天視之象一綫攬之則無焉如
螢在雪中耀耀復娟娟主人涓庭輝南向布几筵雙燭
焯絳燭條香縕青煙啼兒排果蘇耽奴鋪大氊四拜乃
鞠跪祝祝牛女前常年事乞巧乞巧作虛言今年巧未
乞巧忽墮庭邊有首亦有腹有脰亦有有脰若能趨
有手若能捷有舌若能語有翼若能奮有實中可穿有
鋒入甚銛有力能負鉅有響能鉤蠆用此無定象應手

制錦堂詩集 五十二

五

制錦堂詩集 五十二

五

罔不圓散則蟠六字握則不盈拳天地所寶情神祇所
鑄嚴窺則九闕閉捉則百態潛今我見巧真請爲遡巧
源上古氣點沕中古氣蟬嫣靈靈結胚兆剝削露其蘊
天畀大巧降聖人得巧全太昊剖竒耦神農耕耒田黃
帝閭堂室垂衣裳翩翩堯舜官百氏大禹濬四川其他
佐命臣造器爲民先黔如作慮首后益作歲占赤冀作
杆曰虞姁作舟船奚仲作車輅夸羿作弧弦服牛始王
冰卜筮始巫咸陶器自昆吾宋廟自高元天不愛其巧
一夫萬夫兼爲道不渝革爲器且栗堅人道枝衢脩世
教繆繆綿春秋巧再盛巧盡歸冊編道術岔九派宗自
一古沿孔子持其中百家極其偏用巧入牛毛不肯留
餘纖二氣相鑿乳萬物爲按攔絞灼太和精營膝旁午
穿勢將窮巧根百鬼駭且謹秦人燬六籍大巧從此捐
文人乘巧末餘沫所濡沾畫地數前輩代產不數賢西
漢極文盛挺蠹者雄遷後漢衡與亮隋有王仲淹此後
益零寂唐白宋子瞻舉世大詬噪乞命上象懸兒女紛
析禱貫夕不甘眠電電絲有無縷絡果上纏水甌照針
影指爭一鋒尖非天所鍾注不爲後命添鴻濛割判時
南海有神猿標狡透天關驚精奔八挺竊得支機石矜
巧向人間突開之熒燭折見隔膜簾疊數與僮儂詭夸

海澹謠真偽不可雜上帝怒輕環雷公振天鼓雷母飛
天鞭遁形入石隙然後乃舍旃卽夫贈蹙人病瘼顛
連身類擁腫木肢象敗屋椽舌本強挽鐵手胝蘭頑顛
面垢旬不沐頭爲蚤蝨綠雙瞳含酸痛廢視已四年蓋
築大壘拙天孫胡見憐自得天孫巧肝肺皆鏤鐫自得
天孫巧姪醜生柔妍自得天孫巧齒齟喋便便自得天
孫巧痼疾突起瘥自得天孫巧奇思涌湧泉親父得此
巧不能爲子傳先生得此巧不能爲弟宣富欲購此巧
此巧不論錢貴欲奪此巧此巧不畏權天所與我者千
載豈偶然請看戶庭內百色相明鮮主人偶自語播者

梨齋詩集 五古二

颯喧喧比屋遙嘈囂條忽門闌填擁觀天巧降足墊頭
頸延注目不見巧竊哂主人顛巧在無形中俗目敢仰
睨天孫忽大笑收巧歸上兮

怪樹

海中崛怪樹不傳樹何名樹根蟠九地樹梢撐兩輪苞
英歷幾劫開花象赤城一枝當曉日燭燄瑩光晶一枝
照海水蛟蜃潛其形一枝向中國國人疑海噉香氣尤
迅烈椒桂謝不能草木盡萎黃爲觸其芳辛伯禹聞此
樹開山會百神穆王聞此樹翠龍來東征羸皇聞此樹
降海駕長鯨將界以尺繩將斷以鋸斤此樹如不知柯

葉日夜生南海帝儵忽往謂樹之靈汝枝太朽枝恐礙
日月行汝根太深結恐截潮汐根汝形太礫危恐觸雷
與霆萬形未鏤削破露元氣淳圓則包九重毋乃旁午
振胡不斂汝光胡不藏汝精此樹大解悟再拜謝殷勤
縮花僅如豆收葉才如針減色入空寂散香歸杳冥回
頭看此樹若與衆草并

樂允諧先生築室江洲名洗心亭有終焉之志
一時名流咸有題詠

梨齋詩集 五古二

方平乘羽車麻姑闕海桑至人探道訪遺世如牝糠夫
子郭王孫遁跡在江鄉少窺王伯略負氣何激昂文章
更炳煥賈馬參翺翔縱橫志未就投竿釣滄浪紅顏尚
如玉鬚眉皓已蒼偕隱比梁孟千載相輝光芳洲亘大
江築室週長廊水亭五月中芙蕖四面香臨風揮羽扇
清芬自飄揚此水可洗心白首甘退藏

乙酉十一月示軒兒

我病不可瘳汝業未一就父子兩岑寂高燈對虛牖萬
里畸零客氣象日慘瘦十口伏草間所事落人後百年
各有營十載困如舊那無高勝志詭長不掩袖南北頓
輪蹄時時思汝趨趨之諸侯門母乃笑顏厚以此從吾
好渡落耻奔六窮年幾上徒仰給艱與艱田烟水鄉

沉為魚鼈數相繼滿口海俸寒誰我救海濱破節屋日
夜朔風吹汝母夜不寐茅與妹俱幼老懷常如焚欲歸
有掣肘家門雖清貧卓犖大賢胃孝貞與中文聲華在
人口汝勝六尺衣年已十八九充腸飽甘腴叩腹一無
奇雄逸彼何人奮步共馳驟困苦不努力竭蹶將誰疾

宿楊家渡

十丈倒桑陰半河無月影暫宿楊家渡蟲板悽客枕顯
晦星一角瀕洞秋百頃孤燈明風際憂心同耿耿平屋
依微見欲辨俄已暝

萍沲

聖賢堂集卷五

荒寒十數家有屋無桑麻王政不到處春風開野花日
午百動息不聞犬與鴉移時見稚子忽出水之涯想像
渾沌初生人始萌芽壘令何當舉納租上官衙

歸胡家莊

七月十一日自郡歸胡村顏垣過人步入屋不自門圍
中雜花樹六株爛其根碧葉遽萎黃無復向飛翻書屋
半圯塌四壁僅一存圖畫狼藉盡禾潤移前軒海棠沃
久雨開花如粉痕芳馨失所托索寞對兩豚頓覺耳目
改誰能心不煩

歸野田

時家兄將遷於村東小屋舊宅寓災民甚夥
載書歸胡村

七月十四日晨駕歸野田水漲溝塍斷徒涉裳屢蹇逐
門作埤塘勢若龍蛇壇阿兄典別宅舊屋迄未遷橫牆
已毀折礫砌四壁輒影堂災民聚豕鳴雜喧喧暫此相
慰藉急迫無過愆隣朋知我歸各過勞一言破書載幾
束欲別涕淪漣

過樊汶

聖賢堂集卷五

我病倦游歷游歷無遠道山亭野水驛所經業已飽他
國見川岳側懷故林好海濱三十載矢願死野艸掛帆
冒狂雪騎驢背夕照折環百里間村鎮歷不少樊汶烟
水區杖履關幽討北望蘊積愆今秋始一到往者崇禎
中萬家不為小藕芡供午餉蝦蛤作寒蕞魚鱗次大編
雁翼撥烟棹比來林樾稀人面多枯槁鎮東百餘村十
室九圯倒死者委魚鼈生者憂不保陰寒致病疫水霧
亘昏曉遠昧造化理取怨至蒼昊經晝淹千載疏築累
廊廟圩堰暫播植枯涸時憂懼三時雨澤絕翻更盼秋
潦布穀催插秧村巫競祈禱黃紙插禾頭社祠里鼓開
楸楸終歲年前慮至垂老晚就野人宿破屋風刮腦環
細話酸辛夜定語寂悄接枕老牛呼反復夢魂覺

眼病

眼病日就昏逝恐將爲瞽哀哉如虹氣畢生未一吐合
眼飛白星張眼走玄霧空花成實象羃歷榮可數平生
耽文籍三年置不親路行障大扇猶爲日色苦繡舫水
花鮮波光勢如弩是豈精血枯母乃肝腎腐百藥投不
應有如叩石鼓宇宙多盲人盲人尤自負儒者談經義
敗齒嚼齏杵道士求真鉛語妙實無補老僧說玄要死
覓株下兔獨盲衆人笑獨明衆盲惡舉世皆盲人無喜
亦無怒今我亦復然勢將迷萬古文章秀未實名理通
復阻不及駕古賢將毋爲鬼妒中文書未傳萬里有墳

琴堂詩集卷五

二

二月十九日將歸胡家莊

館客有歸心齋燈化秋燭今宵牀上筆咄斷十三雁華
岳結寸冰隳聰去健美店花落成粉懶夢玉閨晏

送客歸晉中

絃鼓發秋板揚州白浩浩趙客張公子馬蹄歸北道野
烟不可拾山花裂如笑柔情千里牽欲割纏懷抱

延舟紅橋因至觀音閣

緒縈盪晨波春城千柳影水窓三十六捲簾落紅粉佛
閣絳仙宮膳脂沉廢井鬼唱念家山桃花淚如綆千霜
未滅魂留教和秋蚓

琵琶引

華亭黃某崇禎中以箏琶技擅場供奉內廷
賞賚頗厚南歸未幾國遂變家居以技授弟
子而已家兄爲作琵琶行余和短句

銀絲錯鈿蟬割玉脆鶻絃露得君王齒春風當酒錢單
校辭金殿淚界垂秋線江濱鼓舊曲火裂宮聲變

壯女行

琴堂詩集卷五

美女三十餘得嫁西家兒余憫思好切據衷不自私感
君過戀愛把鏡妾自悲可惜桃李容十五二十時不及
媚君子痛悔結婚遲白日方西流晚晚適在茲黽勉敦
夙好皓首以爲期

白水曲

我有白水調欲歌無解音懷此三十載默然猶至今鯉
魚長尺半鱗甲比黃金不就任公緡鼓鬣自浮沉驅牛
向東海甘爲牧兒吟齊相倘見訪蒼蒼雲霧深

鄭貞女

江都邵伯人

貞女鄭氏女聘爲潘家婦本是同庚生生小同里住陵

若附石岡長願石岡固石岡一日摧陵若不能附生不
同余枕死願葬一處誰謂妾命薄爲歡到終古請看路
傍墳定長驚驚樹

古井

野田村東數里地名交平舊市衢三十年
來人散市廢但見兩石馬柳一枯井耳

荒田八角井鑿斯自何時不知何年少下馬來飲之據
欄下窺眄無水但見泥野雉東西飛馬渴人亦飢桑生
枯井上綠柯正萋萋遙望是君家但見蒿與藜不信阿
翁言請看交平西

傷下楚玉

聞汝歸墓日生女復不存譬如萎霜草而復鍾其根少
婦無所出安能持空門升高望汝墳遙見蔓草繁秋田
一杯酒索寞澆汝魂

自詠

八齡咏牡丹鋒穎已微露十三讀南華超然得悟空
原愛獨往幽林遲晚步却望來時蹊蒼蒼隔烟樹以此
疎世情野處樂吾素

才子

眼光收八遐應龍作塵游空中落驚電文章疑素秋浩

氣結根抵萬古不可收

寄隣翁

去家杏花發還家苦不早門前綠松月紛紛落烟草寄
語東隣翁將歸尋舊好

古五語詩

野哭誰家婦地下人不聞路旁人聞之野婦哭自悲路
人心爲摧

八月十七日歸村遇大雨一更許始至宜陵宿
焦氏店示軒兒

破船逐風雨昏黑何所投抵岸不敢登坎破泥如油身

踢作蛇行足滑苦不留村店各開門未敢叩門求主人
憐飢寒主婦治晚饌竈下一弓地草鋪四不收病癯貧
一宿安問余與稠短被未裝綿掩足不覆頭夜深月轉
出窓紙光幽幽此卧良不惡放情勿復憂

夏夜被白練襦褱持毛扇坐溪橋上微風中人
渺然懷古覺太老子瞻去人不遠也

吳娘快剪刀剪破越州綃裁爲襦褱掛披之若雲飄手
持白羽扇坦腹坐溪橋人影落波中微風自動搖青蓮
如不棄騎鶴下相邀

經東塢偶題

麥芒如塵尾紅車出凍郭格格堆煤驕豌豆欲成角夏
淺浦柳深春濃林日薄波痕澹蕩搖花穗參差落此間
有莊惠應解魚之樂

書志

丈夫具鬚眉白日學妖狐朝拜黃珠兒暮揖馮子都安
能折傲骨委曲人之奴以此縱言志白首在江湖

火耗行

去年火耗增今年火耗倍縣令絕廉介毋乃急公費公
費何所需使我獨憔悴喧傳大差來官私各有備官家
尚未知私家已爲累縣吏亦何急窮民亦何戚昨夜鄭

新修書集 五五

三

家莊親聞老翁泣

古詩

寸心貫萬古歲月苦不寬肌體至親切逼迫饑與寒出
門將遠適顧我無粹顏孔子不終炊大禹不顧冠聖人
且如此成書良獨難

古意

去日不可再來日不可知良辰佳賓會爲樂方在茲解
衣卧匡床知有更著時齒豁眼光暗盛年行已衰言動
多忌諱久爲達者嗤

欄江磯

連峰走岌嶽大削莽迴互石勢如萬馬橫江欲北渡濱
濤紛凌亂秋風爲之助欲駕龍鼉浮恐觸蛟螭怒拔舵
百失號落帆不知數長年語津吏此間未可住

同宋豫菴入西山尋天下大師墓未得或云某
邨被髮人當知乃往見此人髮垂數尺問予入
山即告之故此人詫曰此大好事此大怪事余
居山數十年乃見叩其姓字不荅出茶飲客執
手而別賦詩記之豫菴亦有記

新修書集 五五

二六

西山有異人被髮垂至地終年作龜息不語但服氣壺
中自太虛門外知何世我入西山中尋翁問遺事翁乃
詫我怪我亦謂翁異與我一杯茶啜之有深味落字
宙間寂寞兩相晤

追韵格

追韵格費子所創也原于七言之栢梁而異
其體

瑶光指仲秋明月當南樓有女樓上頭對月起吳謳素
手理箜篌音節和且柔哀怨相糾繆蕩子愛封侯輕身
萬里遊前歲白沙溝去歲玉河流今歲何所投燕雲十
六州錦帶飾貂裘金錯裝吳鉤壯志未及酬那惜軀命
休空聞令人愁鬢邊素髮稠欲對青銅羞良時不可留

志哉徒離憂

舒韻格

舒韻格費子所創也原於秦碑

粲粲雲間星迢迢黃河水烈烈中天日長子執金吾中
子尚書郎少子治經術大婦調素琴中婦彈銀箏小婦
弄瑤瑟琴瑟何悠揚箏聲何伊軋瑟聲何悲感
門前車馬喧問君將何之駕言入帝京帝京在何處不
在長安道乃在幽州城城中何所見朝謁王與侯暮接
公與卿君行何所求大者封侯賞小者一科名此物信
有命難則泰山重易則鴻毛輕慎勿爲區區車馬長留
滯致使華髮生

聖賢詩集 五古三

七

雜詩

轂轆泥中車兩牛曳不行長鞭鞭牛背牛蹄陷泥深車
中何所有金鐵數十鈞百轂三寸轄負載良不輕前有
奔馬來駱駝後邊行所慮當隘道不能暫屏營思得十
莊子牽輓拔兩輪

美人游五嶽五嶽歸如年驂駕雙白鶴自言得地仙授
我禁氣術延命至三千綠髮終不改骨髓金石堅更待
大丹成便可陟九天我欲從子游太山華山巔白鶴翔

或軒玄妙不可樂

古琴篇爲張歷山賦

古月生石隙寒輝在木琴拂琴動月色如蟲鼓翼吟
入流水想復此絃上音坐對到太古十指吟秋心彈罷
音亦過古月石上曙

閒興

天地生萬物於人良獨厚何爲命其年不及松鶴壽平
情酌其空千齡詎云久百年孩提嬉百年攻文章百年
將相業百年窮八荒更餘六七百飲酒聊徜徉即此可
已矣不必度世方

游金陵諸山

聖賢詩集 五古三

六

晨覽信所歷屬興彌高望神垌品物茂靈境川嶽壯地
肺劃中開天闕互相向漫行蟠碧漪嵌霄攢翠嶂乳竇
滴秋清奔湍瀉春漲北控阻驂駢西拒搯咽吮珠囊失
前精寶玉厭後王六姓頽波靡兩朝文物喪隧道出潛
龍金川納奔象石噓盡鸞麟革除至君上暇豫恣覽矚
幽討罄俛仰舞館曲池平郊壇野烟曠銅牌綴鹿頭銀
鈴識驚項翠華斷空山百年猶想像

薄暮

山光落西隅暝色去人近墟里昏明間落落柴門靜雞
犬無人乎自識門前逕脫帽倚簷樹聊用適我性

送劉德柔入秦兼懷王抱荆彭海客

紫驄卸玉羈故人來齊安昂藏河朔氣兩髯蕭蕭寒爲
言三載別岐路各漫漫燕秦二千里浮雲會江干雪堂
寂寞秋傾杯暫盤桓片言鴻黃河隨風生波瀾蛇虺橫
江湖噬螫太無端港盧不在握徒手空長歎明日東西
別征車不可攀

河隴多大俠中州我舊游往與王仲宣酣歌昆陽樓抵
掌天下士傾心第一流屈指彭與馬謂海客乳錢皆古烈士儔
十載結中懷未得訪鄧州君今復過此驅馬魯山頭倘
見彭夫子爲寫我心憂

聖賢堂詩集 五古二

五古二

關輔何紛紛鞍馬如浮雲朝與屠沽遊暮入金張群却
笑投閣叟白首著玄文吾子重結納四海揚清芬聲名
冠八龍遠邇無不聞抗志青雲際一出定奇勲舉手送
高鴻自有平原君

除草

天天階下草結根亦何固仰無灌溉恩所滋在雨露本
托主人居敢礙主人路主人持刀鎌一一芟我去根草
已斷絕枝葉寧復顧枯槁炎日下薪火任君厝客子懷
此憂柔嘉托君素

集金山有叔閣

洪流蕩無垠駭茲一丸石不附衆山起肯與澹瀾沒險
搯江海戶堅立天地骨虛閣日有穀風濤暫無息晝殷
鼉鼉鳴夜還蜩螗泣秋江雜花細瑣屑布異色清遶寫
倒影流文動落日東南富才俊快若雲霧集復社有遺
民舊齒垂典則割虹飛藻翰洗雪注胸臆尚可賈餘勇
爲君當一壁

長歌行

短歌聲已急長歌較正哀疾風動河嶽黃塵西北來極
目古塞垣封狐正崔嵬徒手欲搏之獨立空徘徊杞人
憂天傾爲算何愚哉漆室女自歎安知妾所懷當門種
桂樹九畝花不開自抱芳菲質霜風日夜催盛年能幾
何獨謝玉容衰故人遺寶劍中夜吼如雷鋒鋌未及試
龜鱗生綠苔奈何絳灌輩亦惡賈生才

聖賢堂詩集 五古二

五古二

甲戌九月重至黃子湖王敏士姊大家明日拜
亡姊墓感舊傷懷泣然而作

驅驢古北門道途多恍惚淒風刺人眼舊事驚慘咸雖
同處鄉縣忽忽十載隔那無親串思水陸異周折念昨
壬戌年阿姊甫出室弟來視阿姊冒雨行空寂夜半至
湖村澁泥雙脚赤吾姊隔屏呼驚喜見顏色人事不可
量修短命所厄兩氏骨肉親展轉各棄擲今來問故道

似信僕夫述其日風捲塵僵僵日色白舉策驅我驢
瘦苦無力昔修新橋梁缺落幾飯甌有柳七株齊心記
目不識十里淮子橋衢路渺難覓迴塘一曲逕細尋亦
不得道旁多穀樹秋溪都結實累若真珠貫圓若珊瑚
亦其他雜林藪一一莽蕭瑟人心懷慘怛樹木皆鬱悒
半途賈家墳結轡暫憩息逢僧問去路前林指昏黑晚
至黃珏橋舍驢步阡陌時恐改故蹊而又開新術遙望
是君家門閭今轉仄門前開方塘仍其舊垣壁忽逢一
老嫗見面若仿佛開口及姓氏擬度果不夫卒道十年
事迸淚沾胸臆瑣屑話生平語不厭倉卒嗟此隣家婦
猶思阿姊德前行入其門呼應主人出上堂拜親母次
第及他室王郎新娶婦兒女已歷歷見甥復呼姊歡與
悲交集譬如接枝花同根却異質婉轉留一宿中夜自
悽惻幽咽床下蟲涼月照白壁夢覺平生事芒刺在背
脊人生天地間聚散總何益明旦上姊墓逕荒迷不即
返巡隨人行一里至墳域野草何蕭蕭傍添新葬骨十
載無封樹那求碑碣石亂草牛觸開古竇蛇穿入招呼
守墳老移時至墓側斬藤乃下拜焚楮烟旋息平生最
好勝一旦裹荆棘傷哉泉下人知今是何夕念此驚我
魂恆逆心不憐從此別爾去再來定何日

酌酒

生以理必至所爭在傳否富貴聲華藉便旋歸無有況
我蓬蒿人妄言希不朽文成徒自負班馬共爲友欲語
同學輩未敢即矢口一第等牛毛得之亦不偶此事有
天焉且酌杯中酒

楚弟粗糲慶生撒箸笑而賦此

煮餅作薄糜糝之用楚楚嬌兒撒兩箸老夫眼中見空
腹日向午打手頭欲眩那購梁與肉致汝顏色變霏霏
歲失收粗糲亦不賤比屋多飢餒視若王侯膳老婢繭
雙脚力春至夜半致此良艱難倉卒難下嚙鼎食有顛

危菜根美可戀語兒勉加餐明當作佳飯

吳南高招集康山值雨

城隍矗堪坏淖淖濊巷路露卵不惜折燕爲風正赴磴
表倒螺旋阜園覆甌固斷甕躡危廊危廊走環互春蚓
文敏書秋芒武功賦放意塵胸盪遐矚病眼霧颼颼巖
颼厲蔽蔽寒籥聚掌柯蕪枿束澆潯檐雷注江海雲跬
尺焦圖失指顧蚶蚪氣莫伸日月鉞難吐古木東華實
敗腴瓜瓜瓠睥睨千齒齟屋脊萬髻露蟲豸冷未蟄淮
泗冬轉怒葉墜霜螳翻颿駛風馬度觀閣萃三唐劉班
分四庫盡撫輪廖藏且核脊齊誤公餘陟爽塏巾構接

章布延陵開廣宴交牀據高處盤有羹鴨羹豈果揆焚
椒快談却整飭條柯倚繁富竈因窮尤影弔纏索八柱
謫怪俗耳詫焱輝壯夫思理窮想所絕力能援其故撞
空發鴻聲枯海構大句健捷共工勇彘跨豎亥步豪端
五嶽森腕間九馬駐朗哦群公詩疑有神物助

十二月十一日自胡家莊入郡夜行船至真州
宿

臘月始還家三日復遠遊饑寒問故人冰雪敢逗遛舟
行兼日夜欲往不自謀城頭打四鼓舴艋宿真州沙月
射窓罅霜花吹余裊笑問趨熊子僕僕安所求

聖賢堂詩集 五古一

真州東門至黃泥灘

月沒霜在地夢斷城頭鼓鞞短足指促趨行良亦苦五
里黃泥灘步步有撐拄中途敢暫息擔夫疾如弩巨艣
檣林立高低森可數喧喧沙上人來往各有務覓舟不
可得襍被莽無主

過烈山

烈山江中央風濤無時歇石非堅鉅根安能距四絕始
知培塿外別有胚胎結老僧懸鐵鐘高空叩冰雪淒寒
徹客心况乃值臘月太祖愆游情危樓起巖嶮大仁如
不仁至今畏國法壯哉開國模璣細必閱達

序數十年流離聚散事遥寄蜀中趙安叔外舅
敏思表弟并呈楊周子舅氏

獻賊屠巴蜀四姓出漢中李宅竄信陽楊費落江東趙
氏客未久先自歸蠶叢舅祖佐勤襄撫蜀大有功西山
餘孽伏掃滌諸魁雄二舅早鄉薦出宰古平鄉滇亂蜀
道阻棄官來維揚萍聚四五載再起倅南康惜哉未之
官中道遽淪亡三舅萬里來暫會東海旁表兄弟載父榘
母子相扶將返蜀二十載雲海中蒼茫吾家與楊氏江
東長寄籍西望劍門關如天歸不得墳墓邈河漢棄爲
狐兔窟天西落風雨哀號如有失痛哭松楸遠永爲參
辰隔舅家居相近干護囑勿忽悲涼一紙書遙托西飛
翼

聖賢堂詩集 五古二

三

丁丑十月十四夜自都中歸野田邨

四更遠客歸呼門驚中堂兒女被中起對此寒燭光遽
問兩載別語短意苦長病妻顧我喜涕淚眼中藏語卿
淚勿藏此語迫我腸懷中添小女衮兒不在旁羣雞識
主至鼓翅鳴荒荒感此百端集轉覺歸懷傷

九日閔左臣招集平山堂分得平字

秋陽如此驕金氣迄未平佐冬司後令卜此一日晴古
堂面南瞻吟域莽交橫方戒藥雨歇已覺野馬蒸雲簷

久不閉毋乃燭陽爭石暄野花細餘姿媚寒榮高泉湧
天畔歲久味逾清脉迸松根出哀瀉銅斗傾渴夫思一
酌亦藉濯吾纓永懷前賢澤非逐第五名爽籟從何來
洗耳松風聲玄言沃醍醐安知異味珍若然衆理解颯
爾塵累輕遺冠不返顧庶見達士情

西鄰

西隣僂僂翁賤業工塗墁畜蜂滿簷壁秋雨死過半蜂
子宛枯黑蜜蠟浸糜爛翁家氣已索我亦增浩歎憶昨
春明時圃花香爛漫蜂過土墻頭蜂蠻數千萬初疑驚
小兒久乃識無患一王宅中官秩然行不亂法律之所

聖賢堂詩集 五十三

五

禁有死不敢犯我屋接郊垆早夜翁顧盼盤盂相遺答
緩急有呼喚祝蜂作活計胡爲遭鬼瞰霖雨彌兩月遠
適苦水患比隣三數家食糜不足飯警惕轉相親何論
久與暫

雪夜

仙豹食銀髓歎氣如明月太陰失玄夜百里見毫髮巨
嶽森玉林欲登瞰奇絕馬蹄壅白沙咫尺不可越勿嗟
草廬陋忽卧水晶闕

古誼

朝行不得樂暮行不得樂紅蠶抱枯桑老馬生牛角東

風裂絳繭女顏難久長黃沙作黃金釀米中無幾逆耳
難爲用苦李棄道旁

松下聽琴

松響落霜夜素絃鳴高秋石泉瀉冰雪誰能懷不幽置
我不古前心與太虛流如何澹泊中而忽增隱憂白髮
不可生一夕皓已稠

白秋海棠

海棠白者稀白者乃今見淺紅萬本同江湖曾覽偏名
色以此定染家號繒絹何意一色花中忽有奇變譬如
羣姬醉一姬獨素面或云金氣白秋光淨如練此語恐

聖賢堂詩集 五十三

五

未然置之勿深辨

黃龍爪花

龍爪象其形絳者固其常今晨入市中一枝儼獨黃十
錢遂買得其價亦不昂羣兒爭攫取得者走匿藏此花
自古有棄置在陂塘此花物之變造化不可量此花人
所爲花農矜秘方汝曹貴罕見几案相誇張作詩工形
肖言句競短長老夫爲掃却空中流電光

宿窪子頭吳姬舍

烟村投夜半十里帶暝色到岬燈已盡覓徑脚屢失隔
草試高呼老嫗臥應客薄暮已盼望胡爲到溪黑烹鴨

猶覆釜旋起作湯汁粗糲飭一盂殷勤勸加食老嫗本
東隣移甕穫秋實旦夕返舊廬刈割事甫畢何不同舟
歸覩縷未拮拾問其終歲苦荅言無所得連綿作地鋪
積草厚一尺宛轉候雞啼躑躅聞牛息五更辭嫗歸竹
燈耿蘆壁提米及熟卵磊落多遺物此意良足佳登舟
猶歎息

傷懷

天上有白雲地上生黃粟北溝產游魚南山出野鹿君
子有所懷苦爲人牽束托身孟嘗門所資在微祿自顧
無善長亦厭庖中肉豈不念君恩中心猶局促因君西

繫齋詩集 五言

游行竊亦脂我穀日夕共饕餮不敢忤君欲惟慮墮非
禮終身不再贖豈謂轍中泥亦能汙馬足所以古哲人
適野而痛哭

倣漢五言詩

素絲何皎皎潔白難爲終一色染作青一色染作紅染
青織作繒染紅織作纁裁纁爲上襦剪繒爲下禪貴賤
忽異等愛憎從此分青紅不自保反覆任顛倒長恐新
聞舊何意捐棄早本是一素絲化作岡草頭不見西家
女玉顏長嬌好

葛城向墻花枝

日影不過井花枝開向墻美人無一語背面掩春妝引
孟卓竹箸千喚不回顧五更跨蹇驢漫漫踏山路

謝道流

山中有道士遺我杏核丹念我久困頓爲我却饑寒感
此意良厚歸來心不歡救貧無善策急迫求異端縱得
言一箇擇術亦已難懶搖白羽扇藥爐誰能安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誤

同學汪玉鼎閱

五言古詩

題郭善夫度隴圖

白馬如白龍錯金裝轡郭君從何來昨日度隴頭隴頭多大俠樊趙皆從遊瓊盃綠玉酒會合五諸侯只今駐淮甸猶憶帝王州二嶠白雲斷八水夢中浮倩誰寫此圖浩氣橫九秋一髮懸山腰細馬若川流起我萬里思握卷懷鄉愁

掣鯨堂詩集 五古三

京江月華山陳滄洲太守寓齋同林中山江服

懿蘇眉仙用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爲韵

得日春二字二首

名山湧月華嚴城下寒日瀛壖氣鴻濛江濤勢蕩潏夫子蓋代豪高樓臥百尺暫養東山氣行爲蒼生出華筵布爽塏名論勇無匹京口議疏濬錙銖愛民力從容敘平生坎壈事非一餘情到風雅川岳助文筆夙昔詠檜詩天語久昭晰東南萬民疏已見喜氣溢四座生春風頓忘寒氣凜酒酣步嶽嶠萬家屋市集秦潭漢樓觀指顧周歷歷一夕足千秋騷壇增氣色

平生略世故浮雲慕千春大江涉寒波獨往就斯人兼懷三詔洞更渡石公津爲公話斯遊登頓極天垠荒哉塵鶴銘圯覆江沙濱千載不汨沒陰埋奔鬼神公意思屹立幽壑出隱淪沉公擘窠書朝野誇絕倫秋蛇落絹素華陽實後身此舉非公誰舊蹟重一新蓮幕盛才賢動色皆鄰鄰鄙賤附大雅鐫名竊相因話別意未忍趁潮及清晨

聽汪文治述吳又淵遺事

掣鯨堂詩集 五古三

在昔新安亂狂寇劇披猖里有季子赤手扶天綱位非守禦權而能靖一方奉母入深山晨夜相扶將時過猛虎穴猛虎爲之藏至信及豚魚寧避暴與強江山氣蕭寥斯人今則亡汪君爲我言使我淚浪浪

答姜萬選

春氣柔且嘉客來自宣城示我出門時灼若微波明從容問家世次第及友生我如秋蓬梗垂老竟無成君爲大賢後黽勉繼高名

柳

種柳不爲別別時柳垂垂客行不爲柳別柳當路岐春別柳飛花秋別柳飛葉長安灞橋頭千秋管離別

許荔生聞如兄弟招同劉德柔錢禹銘魏旭棠

吳羽文趙欽霞周少逸畢亮四樓寧世集獵
微堂分韵

眼病樂踈跼世事潛推藏獨此文酒會近老猶未忘
噓十餘載重登獵微堂古槐蒼蚪姿綠柯日益長春深
百物喧風日獨清涼東吳來羣彥西清合衆芳轉海感
意氣沸天雄文章蘊胸貯沆瀣扶眼磨星芒誰言北有
斗不可挹天漿狂夫醉其間踈踈厠末行老馬久伏櫪
志氣苦不揚酒酣彈冰絃颯颯鳴秋霜

夢餘口號

一夜八千夢醒時記毫芒我心如病木朽蠹內已傷浮

梨鱗堂詩集 五古三

雲逐驚颺變幻寧可量忽在太虛上忽在雲水鄉反覆
枕簟間有如逐山羊守中調氣息暫定旋無方願得瑤
樹枝潤我枯裂腸

游仙月選體

松喬憚世網塵謝邇雲烟杞谷曖昏旦桃源迷歲年六
引流楚調五弄紆繁絃層臺矚遐嶽名觀俯廣川霞想
振八表雲踪弭三山神蛇蟠海木靈蔡棲渚蓮勿云周
世季陟身龍漢前山父不足企沮溺未稱賢

同汪迎年金見素鄭重周集許荔生闇如獵微

堂

曲江塹南服牛野分東汜廣宴暢玄風雄文超靜理四
運擲比代首夏獨妍麗百卉敷春風細素錯如綺緒風
遞餘芬陰霞翳深翠平輿躍雙龍楚野逸九驥冰壺函
澄懷雲樓結奇思出處即殊趨沉湛各心契坐深爽籟
發卷移高燭繼旨言如握蘭竟夕心已醉

張印宣象巖招同汪文治周儀一遊東關沙壩
至吳氏園

吾生寡嗜慕樂志在林麓終年城西棹頗覺厭心目郡
郭所未經沙壩水一曲知有存園在團繞萬竿綠前夏
計一探實畏煩暑酷幽討興未果輾轉竟累足兩張勇

梨鱗堂詩集 五古三

無匹創意探幽獨攜我暢茲遊小艇蕩洄洑野色帶蒼
藤秋聲入叢竹布筵負日脚坦步立山腹汪侯富名理
深源局陳熟而我厠其間毋乃名輩辱論文到元和下
不遺揚陸剖別其根株輾轉如炙穀吾胸亦有云欲吐
竟舌縮拒霜臨秋水吳娃新出浴錦莧列如焰四面相
照燭南城富羅綺賈胡走珠玉安知淒冷區領此氣清
淑田望周土阜將歸戀幽谷板橋非權關早已下橫木

別院琵琶

斜月露玉光辭客聚秋弄誰家響金槽絃絃驚火鳳跳
珠麗皎淚鑿冰破魚夢老夫心已灰停杯顏色動

猷段

十人合面坐一人忽改面而爲猩猩紅啼叱若雷電虎
士數千隊旂麾欲破萬戈馬捲風霾千里索鏖戰一爲
美女子嚨喉作嬌顫似是離人婦粉頰垂淚線兩夫前
代裝烏巾玉一片始遇共揖拜俄頃交詬辨老翁長髯
素扶杖來諭勸後出不可計瑣雜風雲變合者盃酒歡
別者淚光泫鬪者相手搏訟者具獄讞黠者爲鬼蜮直
者露忠倦瞥眼易楚越掉頭分貴賤世情大如是顏色
視恩怨格格鼓聲歇寒燈耿空院

鳥言

聖錄堂詩集 五古三

五

東海鳥鷄鷄往告南山鵠海中多颶風避將就此宿鵠
言汝無然此尤非樂俗鳳鸞數來遊萬鳥與追逐九首
則有鷓鴣夜眇則有鵬惟鳩日奪巢惟鷺日攫肉鵲啼鴛
鷺號鷗鷄皆謁促嚶鳴求友者退飛入幽谷上者樹無
巢下者田無粟四山張羅罟蠻人弓矢毒天涯無寧居
不如甘雌伏鳥言殊足警書之藏篋積

自憎

眼眶赤如丹鼻涕長尺五耳重齒黃塗脛鞭象確杵轉
喉觸忌諱頰面多錯迕恥逐何鄧遊羞與絳灌伍老猶
不解事困頓氣如虎一言鯁肝膈終身卒不吐忿傲實

性稟投世有撐拄譬如一陶埴而我獨凹窳譬如絮卵
石而我獨參翫乾坤一鼠穴豈能容窶數自念且可憎
誰其賞臭腐

怪光

熊熊且魂魂喉光難直視徑奪太白精鉅棘攢如刺直
透九玄關所燭無壅蔽豁然蘊萬古纖毫窮百類宏宇
乏與藏幽穹出忌諱在天非列星在地無根抵上帝告
巫咸此物當弃置浩蕩不復收流精貫無際

小米囊花

艸有美人號豈是美人魂儂家理菜圃種之沿革門

聖錄堂詩集 五古三

六

國餘妖態春風吹血痕當年無食敗留粟報君恩

題楊安城前輩出塞補臂圖

圖與其友拍肩移友歸分圖爲二臂附于友圖上
臂遂痛剪臂形貼之痛乃已

左手操元機右手招天風一語洩豎子折落萬里鴻楊
公天人姿骨相何豪雄結交魏與吳呼天哭遺弓雖懷
匡濟畧口舌實與戎偉節解黨禍翻落羅網中冰天五
月寒竄身遼海東雪廬同懷友拍肩如兒童神筆顧虎
頭妙寫兩衰翁孟韓並一體倏忽分雲龍臂圖作兩幀
半臂與君從此中忽作痛鍼石不可攻筆墨通靈奇毋

乃折吾肱剪紙作臂形動搖如驚虹豈謂一寸紙旋收
廬扁功共工觸不周女媧補蒼穹精光雖九原氣象撐
鴻濛賢子天下士後先隱無終却笑羊叔子折剗為三
公

黃遠傳

詩兼序記贊銘諸體之用未有用為傳者有之自
滋衡始本于焦仲卿妻詩而別其體

黃遠字儀通浙江山陰人能詩性嗜酒棄家來吳陵始
偕胡守脩帳中為上賓數年胡罷官遠遂家海濱為詩
喜奇創州人為之傾朝飲酒百杯暮吸酒數瓶屋徒四

聖鯨堂詩集 五古三

壁立不知其家貧交州中文士何鐵與張釜酒酣吐狂
言搖肩如撼鈴三日不一飽歌發金石聲往往醉即臥
巷陌間縱橫人知先生醉扶歸有比鄰數年更有婦眼
赤性驕嗔身上無羅縠頭上無金銀偶獲賣文錢市中
賈絳繒婦愛潔成癖澣濯日數巡可憐好顏色能幾時
鮮明詩人得怪婦此中有鬼神長洲祖縣令素聞先生
名逆吏致聘幣千里相招迎講論三五月不合歸吳陵
後再遊蘇州忽然酒病櫻卒年五十六葬于虎阜陰賴
有胡守脩表墓曰詩人遺詩二三卷世上猶未行

新翰林

昔君未得意趨走勢豪途朝謁某相君暮叩某尚書雄
談何慷慨美哉一丈夫言論諸世態瞪目捋髭須謂言
苟遂志汲引諸名儒一反世所為推轂貢天衢昨始登
一第修更舊規模黃蓋雙銀瓜武夫前頭趨意氣已張
皇歸來誇鄉閭小器如升斗盈滿不須更俗情盡如彼
君子定焉如

單豹

單豹好神仙離俗棲巖窟煉氣顏色好卒為猛虎食天
年會有終養生復何益

王子方

聖鯨堂詩集 五古三

霍家有豪奴姓王名子方百官趨其門聲烈駭路旁談
笑生風雲鳥知有霍光

袁本初

本初昔蒙貴毀騎入南陽自慚車徒盛不敢見子將奈
何今鄙夫衣錦誇故鄉

雨中集平山堂送人入都

淮甸屬瀟湘崑岡獨絲秀邈矣結霞想茲焉絳雲構扶
輿拱曲江岷嶲揖遐岫塵抱靜乃涓空觀虛可受攔雨
森銀竹林颺疊金奏日暮天寒寥秋窮氣慘瘦去住戀
良讌搖落感新舊四豪駕方軌抗旌何乃驟欬致故人

書馨香滿懷袖

過淝水王截左兵處

國勢日已蹙北師方南逼大帥不勤王倒戈犯宮闕馬
阮寃狐鼠城社依君側嗚呼此何時乃云誅國賊全軍
果東下焚掠無遺孽黃湓旣披蕩石鐘空巖嶮忍使楚
豫民流作江中血衆號六十萬威勢震京國遂踈河淮
防精銳盡西撤明運用此移慘淡氣未豁伊昔馬腦山
劒戰曾大捷朱仙雖挫敗義聲猶激烈胡爲抵末路甘
受細人說假子操兵柄老悖氣已奪舉動一犯順生平
有玷缺淪江水東流汨汨含悲咽

醍醐荔

醍醐荔通身皆紅惟中一道白如雪一名美人腰
帶紅一玉帶來佳人明萬曆初生螺女江南甘果
山中啖至十顆輒酩酊如中酒神廟崩此荔數百
本皆槁明至神廟可云極盛特生異種及其運將
終而荔皆槁異哉

春女琢紅玉腰帶白如雪冰漿沾齒牙中酒耳已熱神
廟五十年天地精英竭中朝爭紅丸深山奇品絕

西湖

姮娥化美人嬉遊越江邊遺却團團鏡回身向紫烟西

施出苧蘿自矜無雙妍臨流一朗鑑秋月兩嬋娟艷色
動當代誇稱二千年至今錢塘女不敢來采蓮

王微波

王微波金陵名妓桐城孫武公暱之己卯七夕大
集群妓秦淮水閣梨園子弟三班駢演院本名輩
品藻花案以微波爲狀元余澹心贈詩云月中仙
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微波繡之悅巾不去
手後蔡香君以三千金買歸香君爲廬州太守張
獻忠破廬擄至營中甚寵之俄以事忤獻忠蒸其
首以享羣賊

型錄詩集 五古三

人間無薛濤衆女掩面走秦淮王微波名壓白門柳脇
秣榴花紅繡字不去手蝶飛細粉攔藥黏聚香帚可憐
鏡中面血汗佐杯酒

李客山橫琴圖

人間春郁郁碎花無天香續粉滿吳越誰彈古風皇短
李面苦瘦志氣歛飛揚貯音蟠十指有琴方在囊問君
胡却手俗耳都茫茫

張烈婦詩

吳涵公借說文內得一紙京口張綬字季昭爲其
婦錢氏乞詩箋也乙酉五月大兵渡江綬妻及一

婢俱娠入山避于分流岡遇兵婦謂經曰汝得生
安慮無婦汝有婦安慮無子遂與其嫂萬氏及婢
俱赴水死文字淒楚不堪竟讀七十年後乃費滋
衡見之亦異矣遂題曰

廬風墮桐葉怨蟲啼寒素一紙七十年讀之猶酸楚三
婦赴清流土骨爲黃土勿輕書生詩堪爲國史補

少年挾美人遊吳越

載得西施去桃花水亂流香風連夜發齊上木蘭舟凌
波濕羅襪醉月泛金甌五湖烟草濶何處覓雙鷗

贈畢亮士

汝年始四十抱病自懷愁作詩四五章言與淚俱流人
生達性命豈問短與修昔我十八時嘔血日數甌常恐
先朝露今已成白頭况汝習玄術曾向身中求語汝以
內丹內丹但無憂

泊邵伯

水國氣蕭寥斷虹飲滄海孤舟壓暝色夕宿邵伯埭人
家居積州灣環勢如帶蜿蜒蒼蚪蟠湖水日夜汰踐草
成黃土物色迄未改細雨爛枯朽常恐屐齒壞嗚呼漬
決初百室沉可慨卷埽塞龍口千金一捆載豈乏土與
石倉迫難久待歎薄排牖門萬頃仰灌溉盛夏風日淩

所苦蠅蚋噪葭茨伏雜穢憑高思一快司空效古法鑄
鐵制水怪屹立長堤上瞪目勢向外不惟魚龍驚實使
過客駭螻蟻營其穴先雨從高塏胡此萬物靈樂土不
知害平居金城安百年寧足賴

戲書

寒裳涉曉津露白行不止夷光紵袖薄冰花淩玉齒中
夜看圖山凝碧浸江水雅人操高徽秋色淡如此

同蔡召思登文遊臺

四月寒不退登臺出寥廓荒田宿陰霾入夏猶寂莫滂
決玄雲流雨氣滿城郭蘇公舊遊處青燈照羅幙嗚呼

七百年文章不復作

論詩

斯道屬至精萬變不可竭神女沐朝華光彩修明滅無
極乃根抵有形已枝葉李杜人中龍猶未竟奇絕世不
解吾語莽莽待塵劫

達言

倏已四十六壯氣行歸休目疾痼不愈素髮暗已抽愛
女年十三電逝不可留青青田中草一年旋復周念此
中心酸誰能不涕流我齒數倍之遐齡知得不會將乘
大化永與冥漠遊

傳聖涯招同沈方舟朱古愚小集

細酒若琥珀注酒金留犁相將入酒家迴風滿大旗湖
海會才俊爽氣貫虹霓發藻流天葩炙輅吐英辭王屋
猶可徙片言終不移是時微雨過庭竹媚幽姿疊嶂隔
江澤遙攬有所思夕藥如錯錦何以號將誰時方舟欲之江南

晚至白塔河宿吳亮案家

客了暮投宿主人猶未歸顧返覓小舶寒河無夕暉再
叩主人門爲我啓荆扉瓦瓶市濁酒蕘盤致鮮肥勿嫌
酒肴惡儉歲事多違一宿二十年故人半已非相對各
衰老語久涕暗揮天明別主人木葉雨微微

王節婦詩

節婦王行先之妻年二十二夫歿獨居五十年撫

子成立

苦竹纏霜風徹夕鳴不休生兒甫六歲若命逝不留家
園遶喪亂轉徙來揚州封髮五十年青裙終白頭妾有
明月璫昔爲君所藏遺以惠孫子奕世長輝光

神龍行

糟坵自象檣炮烙生熱升聖人戒履霜知者見未蘇伯
益方鑿井潛龍已高騰首尾不可見所以稱至神

古鼎行

早歲貴土龍蛛者貴曹布投之隋侯珠掉頭不一顧物
在當時宜不合有其故我有太古鼎久爲世所惡

花落

花落且勿歎明年仍滿枝花落如不再子規應更悲西
隣頭白嫗惜花如少時每見東風起太息掩羅幃

弄鼈行

浴日入東海足躡觸巨鼈與我角神力鼓氣衝紫濤我
前拊鼈首滑縮不可操搯其頸提之戲擲萬仞高鼈力
負泰山弄之等鴻毛鐵腿破萬艘鷗鷺颯颯大鯢背
千里跋伏入海坳海若驚無色慘怛不復驕天人顧我

笑笑我毋乃勞

與沈方舟論文

曩倩雜詠嘲正平肆嫚罵富貴與文章終古不相借吳
天賦已定襲天翻足詫沒身斯已矣安能爲君下

詠史四首

徐市東入海將訪青霞君三千童男女化爲海上雲神
仙定有無金銀闕氣氤祖龍如嬰兒戲弄出塵氛
陳涉奮鉏耰首義實大勇攘臂一高呼天地爲震動長
駭破強秦劉項氣皆怵古來英豪人大半出丘隴
田橫歸海島從亡盡烈士一朝刎其頸五百人皆死到

今溟渤間慷慨有生氣伯業雖不成嘆惜良足喜

鴻鵠聲鳴咽咳下氣悲辛兩雄成敗異不能忘婦人我行邳徐間悵然涕沾巾楚漢事已矣柔情感千春

渡江至丹陽

朔雁驚吳霜啼聲若哀訴商風振秋林落葉已辭樹而我乘東風橫江正南渡連波倒雪山折檣防有誤遙望丹陽郡蒼山正無數

買舟入郡于途遇及門汪義尚因偕至東臯

治裝入郡城西行已十里忽遇故人來相視啞然喜却棹返烟邨顧我茅屋裏邀我如臯遊傍舟過行李欣然

聖錄堂詩集 五十三

五

遽偕往東西焉用計夙慕海濱士况茲風日美蕩蕩中

流舸我懷正如此

食鰾

午食方得鰾晚食復得鰾嗟哉腐儒腸連進兩奇品風味鬆且脆辦辦出湯瀋肉理作方解到骨無一整腦中冰裂痕刻劃尤井井觴之有雪酒佐之用水引雖不爲我設而我已酩酊口腹成老饕懼爲高人哂山妻厭糠乾阿妹無宿廩舉箸心常酸作詩一自警

狼山石壁

石壁如渚墻甃甃削萬仞大勢東南傾狼籍難復正造

物有與無誰爲作驅令厚坤已安奠石勢猶未定奔崩何所之愁絕江海盡迫冬巖氣寒久立肌肉痒神人鞭韃痕渺矣不可問

劍山石壁

狼山壁已奇劍山勢亦斗劍山壁如立狼山勢如走狼山怪而肆劍山莊而秀若無巨靈力石骨定誰剖上惟枯草纏下有怒濤吼仄徑嵌秋毫仰盼且無有何來兩稚子垂足露巖首見此心膽墮掩面寒欲抖好言戒垂堂反請客多口

軍山

聖錄堂詩集 五十三

一六

軍山海中央伏象絕平地橫舟三却立對面不可至石角帶奔濤餘日蕩波際磴路纏山腰人緣一毫細下有黑蟒窟天陰布雲氣寒猱誰所縱叫嘯含愁思已失巴峽樂空流滄海涕老僧住層巔絕意人間世十日斷舉火餽糧常不繼撞破雲中板嗚呼望誰濟

程且碩招飲雙桐閣同顏不敏王名友朱天綺汪遜于吳秋屏趙念昔

夜來海水動林阜有落木登君雙桐閣醉客蒲桃綠矯矯兩古龍亭亭立碧玉坐臥百尺顛頻送千里目分曹卷白波談深滅紅燭氣勝海可吞賈勇傾百斛酒酣呼

女童十番進吳曲忘却九秋寒但覺三春煥

汪希上母氏祝詞

堂鋪緋紅蜀兩柱氍毹懷秋氣化春陽金屏香色重崑
山飲沸天紺雲影飛動尊有桃花醞前爲阿母奉葛幘
十二年井波寒欲凍令子天下士所交盡鸞鳳捲起碧
江煙齊來作歌頌東南客滿堂一日傾百甕

夏日過雲辨上人

晚歲樂郊遊頗與林泉親偶入蒼翠菴而逢雲上人卉
木相與秀玄言亦何真淡淡松下風涼我葛衣巾此間
可忘暑吾欲暫爲隣

聖餘堂詩集 五十三

靈谷寺

靜人無近聽谷松多遠聲况茲鍾山阜遙隔金陵城塵
喧已謝絕淡然懷抱清酌此功德泉可以悟平生

往靈谷中途得流泉小憩

白石响寒泉冷然忽生悟欲往雲外岑落日不知處綠
蒲漱清漣此間亦可住

清涼山望莫愁湖

薄雲浮太清明翳榮可覩勿謂片時易擾擾變今古曠
坐鳴高嶽斜日下平楚綠潭波微明趁之盪柔榜

成仁菴坐雨與樹居上人

江介晴逾好山遊雨亦佳坐來竹林下得與道人偕玄
雲瀉城堞飛甘潤枯荻欣然良景遇頓覺清我懷沙路
不厭濕起行躡屐鞋

贈俞秋亭道士

神仙有班孟吐墨成桃花俞子亦仙客手指拂雲霞波
紋麻絲連山骨牛尾纏意所欲到處利于筆鋒銛何當

飛紫烟

聖餘堂詩集 五十三

掣鯨堂詩集卷之

成都費錫璜誤

同學張師孔閱

七言古詩

廣陵春遊

君不見崑岡綿亘曲江流江流迴抱古揚州曲巷銀鋪
開繡戶大道朱甍起翠樓處處花燈張夜市家家絃管
踏春遊聞鴨池邊竿子戲小秦淮裏木蘭舟墮馬金釵
遺陌上盤龍明鏡出樓頭樓頭卓女艷新粧陌上羅敷
初採桑錦車昔日繁華子白馬誰家年少郎錦車白馬

掣鯨堂詩集 七古一

相紛錯貴遊子弟多輕薄春酒杯杯竹葉香玉簫點點
梅花落欲相要令芳杜蘅何以贈之紅芍藥相逢夾穀
問君家君家門第實堪誇大兒珂馬裝金絡小婦流蘇
結綵霞十萬鹽艘馳楚豫八千繒帛走京華特恩光祿
銜兼領新拜郎官秋再加粧成倭墮風流陣製出輕便
任意車籠中鸚鵡憐芳草門外鴉兒吠落花落芳草
春堪惜矜豪闊麗人非一錦襪弓鞋隄上行星眸黃額
簾邊出爲數航籌露玉纖因尋佩草留香跡瑤圃時開
拾翠來琳宮不閉燒香入逐隊關邊看簸錢尋聲窓內
聞吹笛難買相逢一笑顏生憎背面吞聲泣齊心含意

俱未申目送情馳復何益春江春草滯王孫春遊無處
不消魂獨羨紅襟雙燕子飛入蕭娘青粉門

五言律

橫眉廣額何陸梁居人畏避客人強闖穿柵破鷄豕失
鹽徒夜過中十場日持白梃夜刀鎗邏卒往往遭殺傷
草深地鹵龍蛇遁海濶江濶日月荒 朝廷禁止有明
令何爲十百敢成行即憫饑餓死溝壑積成瘡臂反大
創官府但習苟安計此輩畜禍亦須防戢而散之豈無
術徙薪遠慮非更張不見高黃起鹽澤旬日之間稱侯
王

掣鯨堂詩集 七古二

昆陽行美葉令呂長在前輩

昆陽城郭忽無色城門白晝狐狸出野赤雲腥殺氣深
血肉膏原收不得城西魯山賊之窟夜出殺人晝伏匿
其初竊豕與牛羊婦豎聞之猶避藏自率秦寇入昆陽
七十二處烟塵荒所在皆化爲豺狼大臣騎偶持戰守
黨議未平心腹傷那少良策救爾輩一言出口身受殃
縣中李好尤陸梁屠戮不亞李與張崇禎已卯至癸未
七次蹂躪爲戰場澧河以南莽荆棘白骨扞捋如亂芒
道逢一人似舊識欲語不出淚浪浪爾家何在井枯竭
門前巨蒿如門長今來縣令古名杜告示四出招流亡

汝寧開封千里間往往負未來關疆荒土揮標入版籍
歌功大旗三丈黃眼看阡陌有起色黃雲直到謝家莊
牽犬不敢逐走免舉步愁踏夢與秋東鄰晚約西鄰醉
笑指今年春酒香

戊寅大水歌

自湖以東無寧居人民十家九爲魚河水秋來復肆虐
有物如牛夜決渠鯨鯢暴怒陽侯哭簸地掀天平拔屋
急漩崩騰萬馬奔一時千里無完族即有舟楫不得登
父老傳來無此酷前年大水穀不收去年大水賣犁牛
家園在眼住不得白日出門無所投今年未水家已破

盤盤堂詩集 七古一

三

况勝從前愁復愁天道三年有反覆嗚呼造物寧爲仇
東南赤子果有罪執事不効良可羞歲糜百萬民膏血
無故棄置填濁流聖人治河採芻蕘勢急那無國士謀
古法竊聞老成說位不當言吾何求縣官告示再捐租
租賦雖捐食尚無翁攜幼子質州縣更是年飢僅僕賤
忍將骨肉充此輩愁逢舊識難爲面回頭蕩蕩田廬失
縱得質錢仍行乞

角弓行贈壯士

壯士之弓非常材楚山桃竹取爲幹屈角秋蒸青兕系
纏筋夜煮生蛟爛猿臂左右開六鈞鵬舉不復誇三僮

弓猶如此始合手人非豪傑詎爲友遇我城東不相識
投鞭便索黃公酒我驚見此即下拜願剖心血爲公壽
暫爾萍蓬聚一時會見風雲生兩肘挺堅陷陣爾其人
毛錐以外吾何有君不見江鄉狂盜劇縱橫公然嘯聚
稱綠林美酒大肉吹竽笙牛飲狼餐動四隣白日劫財
猶傷人金橐礮礮棄道路黃昏白曉客不行田家冬來
更憂懼近歲之日無日寧已苦水潦生計促更堪飢疲
擾苦辛公能持此射其魁餘黨自散如流星驅除定得
英雄力法令無勞官府申再拜壯士深爲此封侯分券
非所論

盤盤堂詩集 七古一

故將

非吾識者誰之師大樹千秋今再見老壁幽松絕市塵
汝曹不識將軍面將軍鐵稍起關中手握赤符成大功
凌煙畫壁功第一劍履上殿誰得同自從天墮烏號弓
將軍捲甲歸山東寶刀不洗敵人血露布曾傳倚馬工
後生莫漫誇詞賦醉後爲君禿千兔不嫌酒似戰袍紅
看君射虎花深處

牧牛歌

時不我與吾何求明將海隅騎羸牛窮笠樓蓑麻不借
巢父之外非我構荒汀野澤風景暮斜日深烟蔓草秋

菰蒲青青牛飽飯狂夫驅牛去不返誰人解歌白石意
驅爾歸來時未晚

鐵鞭行

城危三日救不至城內百姓枕藉必黃矣鐵鞭起一呼
賊徒夜遁二百里高天月墮城門開眼見枯骨重扶起
黍苗穰穰稻穗黃赤子倚公如爺孃傷心壺酒江干席
父老春畔百戰場

蜀圖

圖方廣二丈許城郭山川纖毫皆備有仇姓者自蜀攜來揚遺我

嗚呼天心一何毒鐵牛三度走入蜀中原十面網羅疎
共工怒向峨嵋觸地裂天崩四海翻六十年来創未復

蜀圖詩集七古一

五

怪爾何從致此圖驚看細字是成都彭縣新繁列在眼
中有先人之敝廬大峨勢向南荒倒雪山色奪金精皎
十二巫峰插晴昊錦江一綫橫如掃城空野曠無人跡
殺氣瀰漫滿紙濕掛向空堂舊粉壁中宵如有鬼神泣
良工用意獨神妙草根不留山童赤濃染淡抹豈無謂
國殤無數纏枯筆九府百縣二十州次第尋看淚暗流
白鹽赤甲虛聞說金雁銅梁未到憂老親爲指荒絕處
舊是吾家逃難路董河費頃易拋失滄江白髮難回顧
世爲土著數千年孫子何時拜墓田夕陽天外桃花遠
不爲看圖淚泫然

大鐵刀歌

關侯廟中大鐵刀勒字百二十斤重刀頭上有一鐵環
故老傳來歷唐宋刀口縱鈍力頗鉅一夫直當百夫用
自從將軍走麥城棄置但作祠前奉萬人血洗都山鐵
萬人關侯所鎔刀名見刀劍錄千年斑化辰州汞風雨時聞鬼泣聲精靈猶
抱荆襄痛廟中老僧爲我言少年數輩時手弄當塲賈
勇誇莫比心傷血嘔如泉迸蘭楯鎖殺不敢開三載如
山屹不動勿謂此刀侯所持殺人已比他刀衆安得官
府毀此刀鑄作鋒犁雜耕種

和張山來曉參堂聽雨

蜀圖詩集七古一

六

急雨溜瓦刷秋電雙耳忽塞頭如旋縱之鼓蕩精魂清
須臾涓滴皆能辨神明太守令如箭十日不雨罷歡燕
坐愁千里土焦赤淖然一刻甘霖遍我聞關中久不雨
罪方爲虐肥蠟見飛蝗遍滿函谷關流民直至江都縣
黃塵滾滾鵠面啼骨肉不完生別離獨有江淮雨陽和
四海艱辛那復知諸君昨出城西曲山堂聽雨雨聲續
時雨點點成金錢新詩字字迸珠玉我亦真州聽雨來
舉盃未酬雨聲催長簷湛湛掛飛瀑遠江霍霍響風雷
馮夷擊鼓陽侯怒銀河倒瀉龍門開安得此雨遍九州
共倒金樽亦快哉

野笛

海雲湧洞風濤瀉誰家野笛吹中夜鑊馬無聲擁塞門
漢王泣遣明妃嫁少經離亂老風塵側耳驚心淚盈把
燭短衣寒酒欲冰請聽一夕金陵話

蒙城曉發

荒城夜暗不知處蒼茫月曉起尋路野店鷄聲角角荒
我馬飢齧堦前柱出門信馬不敢驅斷崖隔水呼船渡
柿林斗覺征衣重花影寒生滿身露

訪湖村老友

吾有老友家湖蕩魍魎蛟鼉互相讓室中注得漆園書
直覺從前無郭象憶昨來尋波潏潏曳身出門堅不放
晚菰豆脯羅瓦盆整牙酸酒排蝦醬主人感額客捉鼻
醉來斫地空相向我將救汝之凍餒探囊自顧增悵悵
老翁齒髮幸無恙眼昏偷出青天望不見滄溟垂翅鴻
撒烈秋風氣猶強朱漆皮匣青銅鎖漆敗皮穿鎖不上
南華文字火珠光竄抹幾如市估帳霹靂盤空走礮石
珊瑚掣海翻朱浪乾坤未發之靈秘汝曹那識鬼神狀
玄籥陰符君手握十萬夔魑未敢傍出門腹飽意轉悲
痛哭郊原吾道喪

題陳上湖持釣圖

太湖湧洞秋濤壯有人脫帽湖之上虹蜺爲竿新月鉤
鋸齒修鱗未敢向山遠波澄秋影濶氣淨天高暝色蕩
玻璃萬頃走翠碧瀉入胸懷颯蕭爽知翁圖此意有在
兒輩不識真豪放海底珊瑚信可求安得鍊網沈百丈
手空眼枯對茫然陽鱉跋扈氣如象臨淵結網悵已遲
頭白依然困風浪楚國秋深又別君爲君書卷增惆悵
向榮園歎

落日荒江走狐兔路旁白馬猶回顧玉蘭金桂舊參天
瑯瑤碧城今無處此園創構自何年新安大賈崇禎前
黃金百萬買珍石賣向江干減直錢

松竹引贈石濤上人

石公畫竹如畫龍畫龍之法亦畫松竹松夾畫兩龍合
壁間夜夜雲霾封竹幹龍骨葉龍爪松皮片片龍鱗老
枯藤蚪結龍筋纏竹枝松刺龍髯掃善畫乾坤不幾手
吾師得名亦已久寫出青山幅幅奇生面從前開未有
皴染破盡古人法眼光如炬膽如斗胸中丘壑日層出
頓覺倪吳翻在後精靈豈必竹與松君不見石上飛泉
作龍吼

揚州太守行

正德中蔣公瑤爲郡守武宗南巡公能保護

一郡民力今廟在南門外感事懷古作以示

同學

君不見武宗昔幸揚州日太守蔣公惜民力一日需布
三百匹一匹只給三五尺臣妻臣女請前驅郡中郡外
皆帖息強項敢觸至尊怒冷面不怕江彬責事臨盤錯
思古人嗚呼古人那再得嗚呼古人那再得

畫馬行

古人畫馬如馬生今人畫馬具馬形馬形雖具馬已死
徒工染飾無馬情沈郎畫馬得馬真筆鋒所到天機成
一馬飲水兩馬行三馬攢立一馬橫兩馬蹄鬣勢爭獐

蘇軾詩集卷七

七古

一馬向天作長鳴彷彿紙上聞馬聲對君此卷空沈吟
我欲哀歌問古人不知曹霸丹青手與汝誰專萬古名

貞園謠集

垂楊葉盡秋風老北郭林亭秋似掃薄海名流接華席
高城對酒陪幽討文追奧衍吟肩聳言傾瀝液飢腸飽
併欄頗耐新寒入芙蓉自弄霜姿皎雕檻玉磧八筵陳
碧水朱欄一帶繞淪漪搖動光炯碎反覺寒空顏色好
何處瀟湘集鴻鵠只今淮海雄文藻穹蒼共仰含暈日
睥睨正有啼飢鳥街鼓更箭阻餘興萑苻未戢憂心擣
南皮客醉玉山頽西山日墜金盆倒詩成兼備古今體

短長各自據懷抱

吳宮曲

朱樓迢遞湖邊起紅粉如烟隔秋水龍笛飛聲曉鏡寒
芙蓉吹落秋波裏秋波花落不勝秋誰爲君王解此憂
空留一片西施石尚起游人南望愁

秋閨

美人玉笛弄明月手指吳鹽奪冰雪艷曲千般各有情
君今何苦吹離別別君遙望海西頭淚眼橫波傷素秋
梁燕辭巢庭樹落月明長照江水流

將進酒

蘇軾詩集卷七

七古

白日如黃金不肖借分陰黑髮似春草朝榮暮枯槁長
安浮塵不可逐不若閑尋故人好庭前黃葉晚來深涼
月紛紛白如掃芙蓉羅袖鸚鵡觴雙鬟進酒勸君嘗德
且不足貴名又烏足誇是堯非桀皆泥沙千秋萬歲細
如麻李白劉伶稱達士不對今宵堂上花花時勸君君
不醉明朝掃地成殘霞

長相思

遠別離長相思將進酒金屈卮相思曲歌勿遲桑葉白
雉子斑君馬黃度關山長安道往復還折楊柳行路難
妾薄命骨肉單城上烏啼井欄臨高臺望長安錦衾羅

帳夜生寒皎月穿簾不可開微風動搖如波瀾此日君
游向何處此際思君淚如雨剪髮和絲繚繞之千絲萬
絲安可數願得葛溪鐵剪刀爲僕剪斷相思苦

贈遊客

飄若浮雲無所歸伯勞燕子東西飛白日欲墮春風暮
黃金不得心事違不如披裘垂釣去滄江日日鯉魚肥

悲風吟

悲風吟悲哉昔日遠嫁之美人落葉隨悲風去入黃雲
瀚海東白日不照寒門北縱有精誠何由通玉顏嬌婉
啼春紅仰見南飛之鵠北來之鴻願爲寄書返漢宮彈

聖錄堂詩集 七古

七

琵琶今馬上望紫氣今關中麀鼠踣踣今覓蜚蜚鬼火
青今髑髏紅殺身成仁古所難父子見陵妾心寒或言
明妃執節死青塚迢迢起雲端此事萬古不見明但看
塚上之草長青青

送田子相歸王屋

仙家洞天三十六就中第一稱王屋云是軒皇受簡處
靈花瑤草森如簇山中仙女茹瓊芝顏顏千載長如玉
田郎昔作采真遊溪口胡麻飯初熟宓妃共結合歡襦
劉晨信有神仙福砥柱峰頭食紫霞沁水河邊駕青犢
幾載京華游不歸門前芳杜三回綠不將鳳侶共吹簫

却與狗屠同擊筑丹成白雪今歸去一片野雲留不住
他年一騎訪秦人醉我桃花最深處

別客

江風吹片帆飄忽千餘里問君何所適往依趙公子公
子趣裝方北歸弓刀照耀駿馬肥書生襖被無顏色偕
行已覺借光輝宵征落月辭荒店日午浮塵透袂衣計
程半月津門道回首關山度若飛君家別館開清池池
上榴花欲吐時射棚懸月穿鳴鏑綺樹垂虹關賦詩樽
前方度綠腰曲堂下旋翻白紵詞陪游濫與竹林末誰
令醜女效嫵施鼯鼠志本在滿腹鵲鸛何幸托高枝吁

聖錄堂詩集 七古

七

嗟身世本浮雲南北東西轉盼分秋風八月長安道歸
來欲別平原君平原座上多狎客片語千金無所惜炙
手可熱狐狸威蹈湯不避蒼鷹後黃狐蒼鷹自爲侶何
用鸞鳳引爲匹纖薄吹簫簫與賣漿一日之知未敢忘獨
我負恩爲落葉東家飛過西家牆遲回乃敢伸鄙意君
不我怒知我狂君懷朗若三秋月豈無清光照積雪山
海相逢尚有期即今不是空在別

遊山引

康熙庚午間余客葉縣與王抱荆約遊中岳
秋日過大梁遇何龍若馬紫巖亦相訂明春

共會於葉果糧往遊從此遂遍訪五岳名山

其冬抱荆入都賦此送之并寄龍若紫巖

有客期我遊嵩山最糧十日可往還名山未遊心已醉

日往西溪弄潺湲烟戀霧岫渺奇哉夢魂飛上無影臺

環視五岳抱四溟羣帝驂龍相往來菖蒲一寸生九節

誰人大耳垂至頰龍穴宵冥信難求中有玉漿流不歇

如盆石孔生紫烟十六童子弄日月富貴飛昇竟渺茫

遊戲嶽瀆或可決朝扳麒麟角繫以青玉玦暮射文虎

皮裁作千里戰神人授我五岳圖內含辟兵之妙訣疾

馳余馬入深山早向清江沐余髮坦腹晴披太華雲脫

冠夜臥玄泉雪岫樓木落秋風冽洞庭微波不可涉便

欲東尋日觀峰笑看雲氣成宮闕周覽五岳興未已更

躡飛鳧跨奇絕心侈意怵向何處飄渺身輕如落葉踟

躕四顧心茫然餘山培塿余不屑長白長陰多異花天

台天半赤城霞匡廬瀑布九疑烟峨眉山潮尤可誇我

陟名山最上頭手挈江河使却流凌風更上崑崙丘斯

乃羣山之祖五岳來朝人跡所不到神靈隨我遊去天

不盈尺石柱萬仞修倒懸碧漢凝清秋橫列五城十二

樓素女鼓瑟聲啾啾清夜聞之帝亦愁方瞳綠髓果有

否我輩便是神仙儔遊遊請從中岳始次歷群山到十

洲磨崖處處書名字萬古風流不復憂酌酒勸爾爾勿

違爾向燕京何日歸遊山須及桃花發不然鴻鵠又分

飛若待向平婚嫁畢人世何年可拂衣

少年行

十二學擊劍十五工文二十棄詩書西謁武安君敵

裘長揖據上座傾詞吐氣如浮雲昨夜秦人出函谷一

騎橫當千人軍九國逡巡不敢進但從壁上觀塵氛戰

罷歸來血滿裙吳姬緩舞勸微醺自謂玉符當剖券何

愁銅柱表奇勛空將勇敢名中外腰間但得黃金帶男

兒三十當封侯不然歸臥南山頭

金鍼歌贈劉二德治

君不見黃河萬里來西域東奔太華過積石巨靈手擘

神禹鑿然後安瀾瀉空碧又不見共工怒觸不周山天

缺西北星宿殘女媧補天五色石然後日月跳雙丸人

世醫缺一事必有異人生其間文康十四世下有龍

樹師火宅種蓮法已妙金鍼開瞽術尤奇瞳人神水貯

一膜鋒鏑入處分毫釐百鬼開口入舌縮當場下手神

怡怡旋轉五輪呼吸間儵忽清光生玻璃盲夫眇人經

一撥舉眼青天雲霧披南山空青不足貴東海決明徒

爾爲郢人運斤鼻堊盡庖丁持刀肯綮批古人動以技

喻道惜哉此技古未知北平少年劉德治少保諸孫別
駕子論年尚未滿三一已使聲名聒人耳千金駿馬百
金裘夜醉城南舊酒樓俠客相要玉具劍娼家買笑珊
瑚鈎購書架上帙齊屋結交門前轄屢投曾爲老人開
病日朗如明鏡懸清秋匣中金鏡不輕用手指到處奇
功收只今放浪江湖間驛驢志在太行顛攜囊明日向
何處暫試奇術亦偶然

太白酒樓放歌

天上有太白垂光耀千春地上有太白律岑雄西秦爲
星爲岳有如此太白文章亦復爾我別京華濟上遊南
登太白之酒樓樓起千尺切霄漢窓開八面臨清秋平
看一雁橫雲度俯聽雙河抱郭流眼中黃葉落過半青
徐九月風颼颼公昔千時不得志我亦燕中暫留滯沉
酒糟丘別有情特起高樓豈無意欲呼太白浮大白澆
盡胸中不平事

康山歌

山以康對山名相傳對山于此彈琵琶

城角康山誰所名文敏榜書橫其上十載懷思未一登
鉅宅深嚴空想像偶偕狂客款門入憑欄四顧增惆悵
康公琵琶蓋代無功名脫屣來東吳坐臥城角一抔土

笑指邗江明月孤有時短服踞胡牀顏頰左右倚紅妝
跪進檀槽金鏤柄撥出鴟絃火鳳皇山花蕭瑟山風烈
滿堂拍手誇奇絕家風尚記康崑崙科名不減王摩詰
此事流傳萬人口餘韵於今未銷歇野客閒攜酒一尊
低回舊事傷旅魂狂奔爲救欄衡死斥逐堪憐賈傅寬
百歲園林三易主投荆欲叩是何門獨有冠山姓不改
寂寞千秋萬古存

荅張永孚

張侯磊落氣絕奇腕中生掣金虹霓龍蟄變現非常姿
笑殺眼前諸小兒流水橋畔君書閣吾徒日日走相索
山陰黃郎醉態真相對乾坤無住著銅盤燭膩赤龍膏
破帽傾欹詩興豪當筵走筆風颼快黃葉紛紛落錦袍
錦袍爛照秋月輝星移河轉不能歸醉欲橫眠玉山頽
眼中高下金蟲飛鴻濛未割將問誰嗒然相視心莫逆
堯桀從人辨是非明朝別爾向西蜀此興遲回難再續
讀君相贈眉山篇字字崢嶸漱珠玉何處知予憶爾情
日日憑欄江水綠

送周策銘

君不見雲間周太史特走荆門二千里十尺豐碑表師
墓三年心血酬知己高義岳立冠人寰不數南州徐孺

予世人反覆如手掌聞君之風皆振起君昔入直承明
廬文章聲價光天衢紅雲百尺倏變化瀉入行間蛟龍
趨國家典冊待燕許徜徉南園胡爲乎前年天台上石
梁去年嬉戲雲海旁手弄白日吸景光斟酌元氣爲酒
漿猛虎婉孌工鼓瑟青龍左右吹笙簧羨君早入鵷鸞
隊仍有閑身延樂方勝遊義事兩俱得然後朝衫歸廟
廊我家西灣最深處斗酒逢君暢懷素生不成名頭欲
白病眼狂歌淚如注已作江湖放廢人誰能齷齪拘禮
數知君高義齊古賢慚我焦原自窘步他年秉節訪嚴
遵江上柴門有烟霧

璫瑟謠

璫瑟凝霜難割曉南山夜向秦雲倒蕭郎白馬莽無蹤
碧蹄亂踏王孫草錦幄矍玕蟠鳳紅饜酒歸來春夢中
翠鬟扶入橫波爛眼語無聲匿笑工快刀砍斷生龍子
吳江水赤要離死

臙脂辭

戰血入土鮮不老千年邊地生春草夜露滴破真珠紅
秋棉嬌點笑容小明君穹帳曉吹笛紅冰欲結朝霞濕
戎王擊鼓眼斜醉一點墮花憐不得自從馬踏臙脂山
三年玉塞無春色

太清謠同杭簡夫陶甄夫郭善夫謝野臣作
海風吹天蔚藍色太清靈境高無極紅雲不到白河低
日光倒上融如炙太清真人六銖衣出入八絃一呼吸
九天俯視皆塵壤鳳腥麟臙不可食覆盆無朕青無邊
下界人稱是上仙

雪中書懷同玉行竺村咸受丹元分賦

海昏天夢雲茫茫尖風吹龍玉甲張遶笠裹頭望大荒
冷光閃射眸子盲素女醉舞梨花槍瀏漓頓挫神氣揚
前飛駕鸞後驚鷁欲鳴向天白日藏蓬門土銼燈無光
老翁吟詩臥繩牀嫩梅細蕊凍不香枯柳垂枝倒壓牆
孤舟搖搖意慘傷海岸江圻泊何方白髮昭君塞外妝
琵琶琤琮淚幾行貂帳金樽非故鄉空山寥落古石梁
騎驢恐是孟襄陽

女騎

火東叱撥紅鬚鸞燕女十五嬌可憐長裙裹足髮覆肩
含羞含態未肯前馬頭春草碧拖烟翩如乳燕掠春田
無力酥融一段綿道旁觀者多少年感君顧盼不自惜
爲君搔曳珊瑚鞭

豪奴夜宴曲

綃雲夜捲吳天碧吳江月榜梧梢出轆轤脩綆欲成冰

霜簷倒掛銀河直此時銀盒煮蠶香霍家素奴開金堂
燕踏箏絃碎冰玉洞簫吹裂秋燈黃歌罷瓊輪結綵雲
今夕紅顏屬與君

淡把菇辭和王膚功

黃金剝絲輕蕩腸秦椒棘口楚蘭香銀筒拗頸蓮蓬小
雷紋細鑿番花繞白旗少年官怯薛奚奴跪進春雲熱
九天咳唾生香埃滿堂欺作梨花雪

送公偉弟之任黃垆壩

珊鞭掃紅電覆月銓銀處官郎騎馬白翩翩曉渡黃河
秋草綠孟渚秋容正潯瀆亂列春星疊官燭貫頭瀉出
水衡錢裝得春風滿廬屋防河早夜勝防邊輕衣時向
河湄宿看汝乘風躡紫霄腰間刻玉紅麟束

朱白觀觀潮圖

紅綃幕海海燈紫天妃醉跨蒼龍子忽然倒出雪山來
欺作真珠幾千里黃山老儒詩腸瘦兩眸的的奇光透
神魚撒浪餘青霞安得偕汝乘古查

穿珠燈老人歌

穿珠老人抱珠泣春燈不貴當時物五色蠙珠的皦光
細如組繡續如織老人當年推好手一燈入市誇無有
百金爭購難購得疊落青錢日取酒自從突貴米與包

近來夾絲聲價高眼前縱復工巧媚觸手破碎苦不牢
少年愛新動忌故指穿血出難回顧世事反覆類如此
今年穿珠眼生霧

箏

潮海流雲滾白沙犀爪爬箏亂如麻十里五里灘水瀉
千樹萬樹摧飛花老龍掉尾春冰裂郭索落籀筌跳蝦
秦女髮望篋齒脆雁聲一一霜空斜仙人騎鳳上天去
補天石墜橫青霞

天孫織錦歌

七夕復七夕天孫臨河織借問織何爲天下無衣服借
問織何許一日五萬匹借問織何多天丁無蠶績八紘
爲機軸日月爲雙梭度之以虹霓濯之以銀河經綸天
地大文章九千萬里浩難量南極北極經所畫陽谷味
谷緯所當中織太乙帝中央三台四輔織兩旁左織天
庫右天倉十二經紀森開張二十八舍縹如牆東織青
館開明堂蒼龍天矯神勾芒西織金虎主秋方南織朱
鳳口注張北織玉府司文章天下圖書中秘藏海風平
旦動紫闥天孫未起百怪翔手提錦段擲大荒雲霞霧
慶晦陰陽絳玄縹碧銀青黃方員橫側欹斜長金葩玉
葉紛披昌龍甲龜文麟鳳章三十二種太微光千態萬

狀浩無方茫無正色歸蒼蒼西北未竟手爪傷情誰
補之女媧皇地下頑石非天章帝怒斯赫謫爲孀蓬首
樂淫女工荒長令隔河望牛郎七月七日鵲始梁會日
苦短別日長君不見玉兔搗藥桂樹旁無日無夜息不
遑藥成功就與誰嘗又不見常儀孤棲秋夜涼孺樓璇
室飛玄霜永懷后羿不能忘夫畊婦織物之常當身之
業寧敢荒鮫人莫道冰綃巧請上青天看七襄

闕促織行

客聽厭聽啁啾語秉燭呼童爲提取或言此蟲有殊相
方背圓頭中規矩貯之瓦盆白石槽食飽時聞彈兩毫

蟹錄堂詩集 七古一

三

虛憍氣盡神勇至鉗口如刀不輕試東家小兒西鄰翁
各持所畜來堂中開場縱出兩小蟲不使毫釐有異同
勿言一鬪同兒戲勝負千金殊不細傾家不惜橐中裝
但取當場誇快意昂昂勁敵瞪相守怒毫相觸接以口
轉盼須臾得喪分觀者手爪齊入手百戰從來未有敗
何者當之不却走加號將軍未足奇賜錢銀棺註云厚
君不見古來昆陽與淝水勳名貫日垂青史摩崖削竹
今何在達人觀之亦若此一躍仍歸野草叢便是功成
從赤松

贈程幼李

丈夫生年三十六有志未就徒鹿鹿回首不得誇少年
快若麟膏燒曉燭汝之生也尤慘切人喚孤兒剛兩月
黃鵠啼霜四十年伊昔紅顏今白髮生無可慶但可悲
努力雲霄知是誰

徐壇長買一歛石硯形類瓦而長底面有介之
二字周確齋儲禮執儲記雲郭于宮皆以爲饒
介之物錫璜乃爲此詩與諸子異

介之不知其所謂饒之硯背無乃異或者其人名或者
其人字或者鑿之工或者畜之士其石產自歛歛人或
歛吏硯今出于揚其人或吾里或曰其姓饒胡不冠以

蟹錄堂詩集 七古一

五

氏古來介之不知幾千萬斷之以饒未爲是或饒素以
嗜研名天下舉而歸之亦傳會古以龍尾比牛後鐫名
于上亦何意我疑兩字爲短銘本易豫二介石義不則
方廣準介圭以此名硯取其類不則當時館閣名甲乙
藏弄分號記不則介爲水族長中隆旁擗象其背要之
古物可解吾曹但當存疑似此硯不知經落幾人手
介之兩字獨不朽此硯既爲壇長得前者介之烏得有
壇長書法掩前輩真是臨川亦却走諸公文咏博且該
別爲一說參其後

采蓮曲

春波如鏡綠雲暗鏡中人面春風淡紵衫羅襪不勝寒
欲採先愁蓮葉爛蓮葉蓮花相向開鳬鷺拍拍響輕雷
柔腸更比絲難斷桂楫空將明月回

扶溝酒家

扶溝酒熟滿甕香色如碧玉甘如漿舉杯對酒不能忘
念我遠遊多悲傷眼看白日親老去乃復爲客在路旁
日暮悲來不暫忘爲謝主人此美酒客今不飲空斷腸
沈方舟偕梁藥亭太史自都來揚出途中偕和
詩見示即送其入嶺南

梁公昂藏人中龍沈侯倣儻雞群鶴一時唱和古曹劉

曹劉詩集 七古一

三

萬里同舟今李郭南海老筆世無敵獨君旗鼓堪相角
燕齊道上百篇詩黃河之作尤奇作豫想匡廬到嶺南
雲山無數供酬酢我有狂吟和者誰極目乾坤殊落落
偕行恨不生羽翼自顧身如遭急縛出門何用千黃金
賢豪相依貧亦樂

奉贈梁藥亭前輩

昔讀梁公六瑩詩常恨同時不相見單車欲度大庾嶺
汀城快識梁公面豐準高顙疎髯白聲若鐘鏞眼如電
路行萬里興還餘年垂八十身猶健偉哉三家起南海
公與屈陳雄一代屈力弘博陳冲希公尤奇變窮諸態

真精貫注萬象羅元氣淋漓百物駭譬若伯禹鑄九鼎

招撫大荒無不載十身八首原常物世人不識詫爲怪

直堪鼎足立中原詎止三分峙嶺外此日屈陳已九京

正風正雅惟公在錫璜江湖放浪夫少年亦讀等身書

萬不如人求入幕百無所就悔爲儒舊詩一卷等敝帚

每欲摧燒擲太虛匣中忽作蛟龍吼知己從天來聚首

公愛我詩不釋手却怪同官未置口白日江村常閉門

不然饑餓天涯走十年懷刺紙生毛那不聲名落人後

前輩愛才若饑渴在于今日曾何有見公雖晚未爲遲

一語品題足不朽吁嗟屈公不可作千古神交付冥漠

劉蕢雲詩集 七古一

三

讀公詩罷送公歸天池萬里搏羊角

樂園芭蕉花歌

廣陵種蕉者無數百餘年間花未有去年北城開一枝
怪事頗駭頭白叟傾城好事槌破門主人得錢日數斗
同時樂園亦有花十千日費招詩友我到看花屬次年
萬懸大朵當臆臆日舒一瓣黃金瓢含者如瓜放如手
拔地一丈詎云高開過十旬未爲久自是乾坤孕育深
請看跼蹐尤堅厚衛足輪茵木蓮肥與此鼎足覺麗醜
辨間有漿甘如飴晨起吸之香滿口甘露雀錫徒紛辨
我直名之曰蕉酒世間百物貴希見豫章爛熳千百畝

開無人觀落不知郡人何事狂奔走楚僖大笑吳儂痴
少見多怪君知否奴子來促蕉花詩半月無成空搔首
偶得數語置壁間補綴成之堪覆瓿待取明朝醉花下
為君書破鸞尾帚

對牛彈琴歌

朝出牧暮出牧牧罷歸來放牛宿古樹陰森場圃平取
琴對牛彈一曲隣家小兒拍手笑對牛彈琴古所誚荅
言世上知音少此琴對牛彈轉好君不見窮中長鳴聲
應宮聖人準此定黃鍾又不見虞廷昔日南風鼓百獸
率舞牛亦舞至理纖毫失衡鑒韓歐名世翻聾瞽世上
知音無如牛南山白石為牛譜曲聲高牛掉角曲聲低
牛食粟徵羽宮商互換彈隨時應節如轉軸吁嗟乎郭
椒丁櫟皆吾友山莊班特談文藪世少詹何介葛盧牛
亦笑人人知否

壽張氏母應周策銘徵

歲在旃蒙月在巳天上張星迎旦紫薛澱晴波刮鏡寒
碧色溶溶疑翠水阿母手植雙梧桐花下青毛四鳳子
朱霞為帔錦為裙雙成跪進玉清雲銖衣圓石千回掃
碧海塵飛人未老

李唐思招同于丹源看米囊花

囊中無米瞿無粟李菱折東邀我過茅屋書中直言麗
春花盛開君來看花且對局置書大笑君只一斗儲我
且急升穀柴門一弓地但宜種菜及菽麥何為愛此妖
嬌花虛名無實不果腹迫暮又遣小奴至寄言來日于
瑛亦來來宜速清晨短衫攜破簷白韉無跟不內足入
門果見花編欄雜色離離驚我目大花殷紅暈深紫小
花淺紅露微白或如瑪瑙盤高堆細縷肉或如結紅巾
糾蟠剪綃縮含者曲作綠苞垂落者直作一罌禿瑣曰
看花難賦詩瑛曰無詩且射覆初讖一字花魂驚更歷
數字影相逐冥搜險索海天闊一得快如龍珠獲淺酌
小杯四五過腦中突突已如築出門李菱復大笑笑我
無米亦乞種盈掬

金色蝦蟆行

感戊子年事

余色蝦蟆潛靈湫老怪幻化長黃虬嵯牙鈎爪身圍修
舌光誇甜毒涎流軀纏蛟蛇飛電糾蝮虺含螫從之游
力蟻川岳百象牛翻動西南六七州橫裂萬里勢不休
靈龜神魚遭鑊囚鰕鉏萬萬死成丘帝遣羣后殺相繇
竭淵掘窟窮爬搜血腥骨散不可收鍊絙攜束懸竿頭
海風蕭涼氣呼吼聲遺埋吉弔三千秋變名易姓匿田
疇里舍忿詢相殺讎一日首發即踈拏立賜大戮觀者

愁玄感子孫誰能留

吳觀巖刻其止友夏任遠遺詩作此誌之

夏郎才骨封苔青吟魂無主烟冥冥白玉蟾蟠土花蝕
十七春風刮不醒當年碎剪銀河水挂向誰家文匣裏
細點行間若貫珠忍教重見曹娥宇古鏡高詞驕連蜚
龍紐紅鑄埋重泉洗之玉水薰金烟燿燿寒光飛上天
汪晚若母胡太君祝詞

秋光暴壓凝霽烟北堂綺合紅罽鮮瞳瞳海日射仙掌
鮑姑細珮叢鈴響齒德高嚴髮尚翠晨食初搗琅琅碎
滿眼兒孫艾綬垂耒耜進酒慈顏醉茱萸鋪青接江曙

聖賢堂詩集 七古一

七

桂花郁烈垂濃露紫蠟熊熊屏幃開十朵芙蓉正高吐
珂馬琤璫塞巷來壁麟忽鳳不知數賓雲左右雙仙曲
佳氣葱葱上空綠

許太夫人祝詞 許茹生聞如虞傳母

銀潢淡沲流霞翠碧天秋散江城內繡戟雙開至聽堂
日炙瓊琰紅似醉昔年夢斷紫釵分黃鸝啼霜向碧雲
夜天似水缸花吐鳳雛奮翮凌天步阿母食芝顏尚紅
鸞裾麟珮行烟霧金鈿屏風十二牒綠濃桂葉凝香露
閒取靈砂撚作珠笑看東海塵生處

題汪義尚照

之歌曰

聖賢堂詩集 七古一

七

梅花欲老雀舌嬌隄楊接作黃金條豐頤少年氣如虹
手提一卷吟春風縹緲酒瀉真珠紅直注禮易澆心胸
先世珂馬盈朝中銀鸞翠鳳玉丁東遺留細帙百城雄
汝日讀之發汝聰松濤石泉聲無窮洗出懷抱澄秋空
辛卯十月登劍迹山投詩文一卷于海張印宣
曰投詩文海中此詞場佳話也遂和余云萬
里登臨眼懷奇肯暗投塔焉齊得喪逝者自
沉浮月冷鮫人泣雲昏海若愁翻留光燄在
此事足千秋余聞張亦將有狼山之遊遂爲
君不見李太白曾攜驚人句憑高問青天又不見鄭所
南著心史金錮埋并泉丈夫文章不傳世便當變滅隨
風烟問子破帙何所有組霧雕雲五千首萬事塔焉齊
得喪何妨拉雜投海口其日海風吹向東隨風變化成
金虹精光燿煜驚龍宮須臾海市城闔重龍王龍女乘
雲上蜿蜒蛇蛇騰長空海童倒跨青鳳小蛟人亂撒真
珠紅千珍萬錯狀殊異擺脫凡寶如沙蟲奇字人間不
能識老魚跳浪高千尺捧向天門天亦泣世人皆謂此
生狂顧我笑者張文昌謂我文章沈大海翻使千載留
燄光君有巨刃磨天揚字如大斗聲雷破當爲黼黻光

廟堂亦將繼我游五瓊吁嗟慎勿投杖成龍效長房

持螯歌

同顏鑄卷末天詩王名友張子昭趙念昔程且頌江斯皇賦

水陸珍味誰冠首江淮之蟹爲厥魁蟹之美好殊不一蟹之種類庶月滋斜行郭索橫行蟹雄曰螳螳博帶雌四足曰蟹六足螭蝦江十二足尤奇善苑百足恐不經女丑一螯加屨屨招潮出入待潮候數九終日乃九泥誰嘲市倡千人捏螭角擗筐兩角敬青蟬有力能鬪虎擁劍獨螯空爾爲鬼臉赤作鬼王怒倚望媚作美人窺白蟹皎皜類玉璧石蠅穹背如龜龜瑋瑋玄朱耀奇采金絲銀綫光陸離蟻蝓水馬各腹蟹蟹飽亦飽饑亦饑

聖賢堂詩集 七古一

三九

呂亢爲圖僅十二毋乃儉陋識者嗤陸考蔡譜你頗廣未及龜鼈之東涯道人枯蟹百餘種籠中傾出紛撐披縕中官階至常侍內黃糟丘重封馳舍芒輸海果何意亦與精衛同其儀無腸可食稱公子廷秀曾嘲尤延之關中縣門用止瘡癰狀人鬼皆不知錢崑補郡願就解一官但爲齒舌移至味坡公不能比強擬南中鮮荔枝平原一蟹直百金可怪佐味加糖飴錢塘嗜鼈卹食蟹閉戶私嚼防晚睨謝尚爾雅讀雖熟謂蟹六足吾終疑愚儒動言窮物理敗漆反梯誰能推七月八月蟹未壯九月十月饒膏脂漁人百計入取蟹照用篋炬網罟愚

橫河置斷鐵鉤距螭蛆至細亦不遺江伯澤精惡多取

勅令介臯潛潭池申命巨蟹作神守窾坳出入各負司

展布雲霧電大塊河港沱汭張幕帷大幽陸伏蛇鱗穴

針臂入爪無所施十日一蟹覓不得饒舌謔嘲罵呂師

汝曹肥跂用心躁夜竊稻采肥其肌仍遭毒手陷齧鑊

乃悟貪飽非祥祺筠筍適簞爭入市便宜門外如堵埤

市僧握稱小販立喧呶雷動千百馳脫水餘怒息如沸

口吐泡沫堆琉璃大者肥者賣河下小者瘠者散零畸

共言今年蟹大上論斤但直分與釐富家以蟹作鮭菜

早夜三食不計時貧家下舍亦買蟹規模只類大螭蟄

聖賢堂詩集 七古一

三

或糟入甕鹽入甕烹鬻頃刻成煙枝口腹饕餮累物命誰復隱念菩薩慈銅砧鍊錐蕘渣斗嫌冷肯令離醢錡不煩五味作調和或者別蘸薑與醃眼瞥大小手輕重擲簸各檢尖團臍剖擘筐殼擲腰腹刮除白膜去其膜堅黃著齒耐齧齧肥膏膩齧生黏藕推鉗爬揆出雪片破房鏤剔紛銀絲措大口中嚼宮徵几案狼籍成雷堆潯手定得黃鞠葉不然三宿鮓猶遺後此澈餐百無味世無一物中心脾富兒萬錢市當鮓愚夫拚命與鮓鮓兩物胎臍艷人口止堪與螭爲奴奚城中老友十餘輩錫璜近亦生白髭日尋僻巷作小聚或縱高談或圍棋

釀錢買蟹佐快飲登盤已覺顏嘻嘻一客細砑如洗滌
兩客亂嚼如嚼梨數客黃油溢唇吻一客口涎垂盤底
一客強食忍腹痛更有一客旁朵頤倩誰妙筆寫此態
傳神安得虎頭癡東南食蟹人百萬可傳獨有吾曹詩
十年前為蟹作傳朱閑張王天紳右誠
印宜會存盛一時今者持螯
復大笑吾曹但願螯長持吁嗟吾曹但願螯長持

賦折楊柳送黃燕思入蜀

我彈蜀國絃勸汝郭筒酒

即咂麻酒

萬里送征人折斷江南

柳江南柳色正堪把花間飲玉桃花馬西望巴山淚滿
衣遷客江南未得歸

張母哀辭

聖賢堂詩集 七古一

三

霜花壓瓦曉未收銀浦雲波作雪流烏啼槁木金井冷
阿母星輶去不留層城水翠芙蓉碧曾落人間七十秋
九霄回眎塵埃下白幃翠燭光幽幽

重立瘞鶴銘歌寄陳滄洲太守

目所未覩神靈秘平生嗜古索無際要掣琅玕出海底
不然萬古終埋棄憶昨下尋霹靂巖石鉞斜盡神魂悸
餐霞借扶前奴繼後勢若飲猿手相繫潛精出沒風蕭蕭

森不知身到今何地暗摸石文似中郎洞中白日猶陰
驚千年物老發光怪肯信文章有生氣歸來笑語陳太

守鏡破昇出良亦易滿堂贊歎林與蘇更有京江江服
懿老髯大笑旋指揮英豪舉事如兒戲別後蛟龍江底
驚山根亂鑿知何意碑鉤勢欲徹厚坤百牛挽維千夫
吳峴首沉碑出有時祖龍投壁歸何異明日餐霞寄語
來嶽然已向山頭置往日雷霆走怒威即今日月爭光
麓兩王陶顧置勿辨參補逆順分真偽百物重興待偉
人碑板至貴猶微細石經殘缺無人問使我歎恨長流
涕安得盡如瘞鶴銘立諸園門古文脩

趙忠毅公南星鐵如意歌

聖賢堂詩集 七古一

三

拗鐵塗銀銀線走百形蟠結蟲書紐下錯名字署南星
上溯天文懸北斗繞指難柔烈士心強項肯俯英豪首
芝盤輪囷龍頸迴三尺方廉剛過肘古人造器必鐫銘
大賢細事亦不苟豈但出入衣領間社鼠城狐恨未培
東林點將首公名把此疑聞怒聲吼戈鋌銷盡烟塵昏
獨炳乾坤垂不朽邇來八十六年間不知淪落幾入手
塵尾熏爐散何處前輩風流遺未久種紙老人開歌筵
滿堂祝客多耆叟鳩茲杭子倔強士願持此物為翁壽
倒提壯氣傾座賓醉舞寒光射杯酒秦淮翠浪蕩雷電
鍾阜斜暉閃蚪蚪犀鏤竹節不足珍白角黃金俱在後
往時弃置久塵埃即今什襲勝瓊玖

金漿辭

神刀夜刺珊瑚血旋合金漿調玉屑剛風墮地萬靈驚
唾時吹得南山裂仙翁骨化紫磨金天池洗髓髓尤潔
却笑王兔大藥何時成夜夜青天搗明月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

同學汪玉珩校

五言律詩

潤州聞簫

吳女窺明月吹簫向玉樓
暗飛千樹葉亂落滿江秋
波靜龍吟徹山深鶴唳幽
忽隨煙霧散一半渡瓜洲

雪中過清流關

關山下半空白雪照雕弓
射骨寒巖月如刀出峽風
松聲千嶂黑海氣衆星紅
爲報河陽令知余馬首東

豪客

豪客醉傳觴高樓大道旁
龍淵抽水白鵲眼照燈黃
歌雜邊關調衣兼回紇裝
曲終騾馬散塵土亂飛揚

歸自獨山湖

片帆搖暝色餘日滿平湖
天水分毫髮金銀際有無
滄波悲李白岐路惑楊朱
四顧津難問惟應返故都

揚州

一戰孤城拔江南遂不支
國當新造日勢在半殘時
竹破無完節花飛空故枝
艱哉丞相疏感激繫人思

鏡

欲將匣裏鏡挂向碧雲邊
光映三秋月清涵四海天
時鉉自吐夜夜影長圓不
爾寧埋照無勞醜女懸

筆鋒

才人心盡死萬古競毫端
微入無形處方知獨到難
鉅堪鬼夜哭利比劍秋寒
却怪書焚日山中取兔翰

墨池

秋窓漏明月落我墨池中
笑看墨池水隱然起玉虹
濡毫疑得雨搖筆忽生風
無那寒水結騰蛟氣已空

曙星

落盡千星後方知獨有光
一天全向白四角尚垂芒
顧

影憐殘月驚心見太陽
浮雲勿遽掩留爾意堪傷

望西山

一片西山翠飛來入帝都
身雖在塵壒夢尚落江湖
把酒時相對登樓興不孤
歸田如可賦雙岫映吾廬

滄海

滄海難涓滴黃金易鬼神
馬饑偏戀主鷹飽不依人
雲別東山暮花歸西苑
春朝來殘雪淨始驗物華新

天門山

江如一疋練山作兩蛾眉
日月中流鎖乾坤開闢奇
龍跳春有浪豹守夜無私
欲叩蒼巖問靈修未必知

雨霽出都

遠雨明珠直斜陽駐小園渴虹垂飲海饑鷁上盤天樹
色霜千葉馬頭秋一鞭問子歸里計雙袖正飄然

南還

白鶴青天上口銜白玉環凌風舒勁翮流響過空山往
歲辭家去經年鍛羽還烟汀聊自適珠樹未應攀

對夕霞

仙人吹鳳管能放碧桃花韻繞千山外猶成五色霞文
章亦如此塵世莫浮誇歸去南湖客臨流玩物華

嘯臺

望餘堂詩集 五律一

三

阮公不得志長嘯白雲邊能使蒼巖暮自然生紫煙飄
空舞迴雪落十響寒泉余亦棲玄客知君意可憐

掛劍臺

讓王如展一劍復何論夙昔心相許死生義尚存堂
碑陰白日塚樹肅黃昏別有青青草能傷旅客魂

留別孫郎

孫郎吹玉笛送我下揚州笛裡清商怨偏令客子愁嶺
雲朝盡捲澗水夜空流別爾東歸去相期文選樓

倚欄

倚闌看猛虎極目望歸鴻伏地猶思鬪冲天或藉風長

貧慚婦子久困失英雄歎息頭間肉消磨旅病中

曉渡焦山

一點蒼茫外來登便不同江山收霧氣天地失鴻濛鐘
莽龍吟雨松寒虎嘯風却疑焦處士猶臥海雲東

大閱

初日正扶桑將軍下教場銀鞦千騎出玉靶一齊張鼓
沸江潮白旗揮海市黃誰言秋氣冷號令肅如霜

觀麗人上馬

窄袖短羅襦香鞵一握餘臨風吹欲起立地看來無入
銙苴愁滑攀鞍態已蘇分明難上馬不肯借人扶

望餘堂詩集 五律一

四

出都至通州即以事羈阻黃叔威徐竺村沈介
眉李唐思家兄來相視共聚藥王宮

我別京華月仍羈勒碣東殘春將去水送盡落花紅行
路何多滯歸雲未許同故人重握手一笑藥王宮

仍用前結句起

一笑藥王宮高天起塞鴻浮雲忽分散流水各西東今
夕杯重把前宵語未終從來離別後難此片時同

樓觀滄海日

樓出寒星上牕臨霽海東潮聲扶日起殘夜入樓中街
燭神龍紫鎔金大冶紅因悲塵市客猶隔五更風

雙虹閣晚晴

樓角歸殘雨花梢遞晚暄微涼生小牖淩綠淨名園折
勢雙虹並迴光一鳥翻如憐梧竹影更待月黃昏

良鄉訪祖中江明府

草色青官路馬塵紅帝京一鞭七十里落日孤城此
夕驚初見先時各識名琉璃河下水清比故人情

湖上

碧澄千頃豁青立一峰孤月似懸秋鏡人如坐玉壺煙
光隨地有水色到天無肯與漁翁醉隣舟近可呼

青縣

聖鯨堂詩集 五律一

五

水鄉菰米晚海國鼓聲寒漁子隔煙語船人帶露餐鷹
秋豐羽翮魚夜躍波瀾擁被何能寐孤燈不肯殘

雨中坐康堯賡齋中同子昭堯賡分賦

雨夜春燈綠寒宵臘酒紅故人千里見心事一樽同坐
久愁衣薄家貧願歲豐玉瓶花正好為護捲簾風

道觀

桂殿澄秋霽蘭房積晚芬金泥函紫誥玉牒秘朱文畫
壁無黃鶴空山有白雲仙人遺藥在何處問茅君

關山月

獨有關山月羈人望不同年年隔隴外夜夜入關中無

雲常似晦不暈亦生風徒令紅顏損何當紫塞通

桃源

靈山多奧秘谷口人家藏漁父偶然到桃花流水香迷
途難借問歸路已隨忘不比天台上還堪度石梁

固城湖

鏡水合空明微煙上太清景澄孤嶂出風定一規平鳥
盡影猶見葉飛聲更輕謝公如可作相對此時情

烏孫曲

帝子降烏孫中天下美人影分千里月光照九邊春仙
樂和笳吹宮香雜塞塵一去輪臺北何時返故秦

聖鯨堂詩集 五律一

六

馬上

馬上誰家女桃花壓玉鞍紅塵三十騎回首一齊看腕
弱金鞭重腰輕繡帶寬只嗟驥褭驕忽過彩雲端

燕京雜感

拂衣辭渤海乞米向長安暫快風波定無傷道路難履
防秋潦汗霜戒夏衣單應被群狙笑書生骨相寒
一夜風如剪千山葉盡飛秋辭芳樹去寒度塞門歸渚
劍心俱冷探湯願已違水僊余有操誰為解音微
傾來南國酒驚落淚千行客裏疑新味樽前覺故鄉鐘
聲寒似雨燈影白如霜聽盡西城鼓深知此夜長

道逢冠蓋客駐馬問生平衮衮隨人後勞勞踏帝京風塵憐我困邇近感君情未識披裘意無勞知姓名

帝京塵不斷落日九門黃撲面迷飛輓回頭礙馬羈前途悲偏窄岐路泣蒼茫明日扁舟具彈冠歸故鄉

天津病中聞拆

不寐拆聲急孤城夜寂寥乾坤人卧病風雨燕歸巢村樹關心切江雲入夢遙何時陶靖節酌酒面林皋

入房山縣

路入漸幽邃草深夾岸迴塢村僧買酒山縣馬馱煤石井深難汲巖花凍不開此行尋買墓非爲訪君來

聖賢堂詩集 五律 一

餘日蓬根白荒涼兩騎行草披人影過風向馬頭生野路荒難問山田廢不畊渡頭鳴咽水細作斷腸聲

尋賈島峪題留臺尖

爲訪先生里騎驢過縣城山如詩骨瘦水亦道心清古木樵人伐荒墳野父耕空留賈島峪不改舊時名

重別甘涵齋司馬

昔日送君處春風吹柳花幾年傾百萬何地買烟霞今日別君處秋江生荻牙勿嫌沽酒薄雨雪滿天涯

題淮陰酒家

困窮諸漂母陌路食王孫縱有千金報難酬一飯恩碧

桃沽酒店青草故候門飲罷春城暮功名何足論

金山夏日

怒石挿水分流水石相爭處不敢游濤聲晴作雨日氣夏疑秋灝瀕門口何時坐小舟

與朱乾遠話舊

別時期後會會復數前期千日過駒隙三年因馬蹄金花開臘酒玉片削霜梨珍重今宵月雙雙照影齊

芳樹

芳樹何年植青蔥逼檻生落花猶趁蝶疎葉不藏鶯枝弱爲風曳香微得露清無人知護惜惆悵爲誰榮

聖賢堂詩集 五律 一

李陽河太子廟

江水茫茫綠荒哉太子名虛沙棲片石深樹語雙鶯畫壁疑青鏤靈幡儼翠旌犢車誰詣闕千載不分明

杜鵑

讓國飄然去重歸不見家魂爲山上鳥血化路旁花開處春將歇啼時月欲斜分明有遺恨埋沒在天涯

韓蘄王墓

孤廟千山雨荒墳一逕松嵐煙明白鳥雲氣濕蒼龍虎嘯秋深月僧歸夜半鐘將軍埋劍氣化作翠芙蓉

黃河

萬里黃河水流來塞外沙奔騰嘶戰馬鳴咽亂哀笳秋
至先聞雁春深不見花昨宵汀上月飛去入誰家

甲戌九日同許省先錢臨澄分賦

連朝風日麗微雨暗重陽樽酒寒逾綠籬花濕更香長
空收暝色遠樹失秋光負爾登高約題詩向草堂

讀書

怪我長悠忽讀書心頗勞一燈開夜卷萬古破秋毫悟
入虛潭澈神遊碧漢高真源如未抉刻意且皮毛

板子磯看桃花

江水樽前綠桃花戰後紅王敦聲犯關溫嶠泣臨戎波

雙魚堂詩集卷五

九

冷羣鷗聚山青萬馬空舟人催不去貪問釣魚翁

秋日過露筋

露筋終不悔雪骨獨堪憐古跡從人說遺踪半渺然秋
花開苦蕙春鳥歇啼鵲欲問當時事蒼茫湖外煙

吹臺

叢樹一杯土相傳即吹臺涼風動地起秋色渡河來佳
節明朝是黃花昨夜開文壇非我輩誰繼五賢才

入鄧城僧寺

浦樹暝蒼蒼征撓滯大梁林臯人對雪蘆荻雁棲霜破
帽尋僧寺寒沙指戰場坐愁殘臘盡何日到南陽

臨淮

西鎮分屯日臨淮舊有名千秋龍種地十里鳳陽城草
綠彈箏浦雲寒牧馬營婦人歌古調半是楚遺聲

太和

汝潁川相接長淮水獨流辭家經兩月爲客任孤舟樹
少饑鳥聚原空牧馬收更堪西北望落日是中州

除夕至葉縣署中晤楊申珮表兄

客路經殘臘停驂恰歲除雨中燈有影雪後雁無書解
宇仙人舊城池漢代餘那知羈旅日還得聚吾徒

沙隄同呂舟汝晚步

雙魚堂詩集卷五

九

斷岸千層剝隄分一帶沙雁行排作印麋跡聚成花日
射星光碎風迴篆勢斜誰憐孤艇客飄泊向天涯

贈嚴子

欲就嚴遵話閑中負酒過梅花君自種春草意如何卷
幔青山見梳頭白髮多已忘掛瓢累時詠采芝歌

詠帆

平湖杳無際孤帆去去閑遠依青草圻斜映夕陽山烟
裏看疑沒天涯望不還乘槎有仙侶邈矣未能攀

題某氏別業

避彈知防禍衙環解報恩孤飛辭故侶萬里入君門我

別三珠樹來棲一畝園雲霄如見棄尚有舊巢存

同宋豫菴先生入西山訪天下大師墓因遍游

隆恩善感寶珠諸名利

石塔青天闕金堂靜日閑綠濃經雨樹翠重欲晴山雲

暖龍藏骨花淡虎守關老僧諳舊事指點亂巖間

山川不能語何處問孤墳寂寂諸峰列荒荒野日曛出

以無正史遜國有遺文草服還宮日魚龍已不分

聞叱髯龍去仍爲杜宇歸首丘依故國口血濕斜暉史

冊存疑似河山認是非少師偏有塚歎息淚沾衣

墓尚名天下依然帝者稱特書豈無意直筆爾誰憎兩

望餘堂詩集 五律一

士

字千秋憤孤碑萬古憑翻憐寒雨外蕭瑟十三陟

山亭小憩

雲際孤亭小巖間細路長幽林通鳥語圓水媚珠光欲

往有山暮將歸碧草芳閑情無去住徒倚盡斜陽

龍鷹

新戟籠中翼時窺足下條終年貪攫肉一飽僅肥臙繞

得秋風健橫凌碧漢驕兒童休眠詫素志在雲霄

聽鶯分韻

張山來招同吳街南周弗菴李大村王景州欽州

張諧石閔賓連表中江周軒三卓子任閔右誠張

進也永孚遊紅橋分賦

啼鳥不知數鶯聲獨出羣藏身求茂樹流響微疎雲隔

葉參差見移枝斷續聞因君攜斗酒吟臥到斜曛

贈黃儀逋

山陰兩奇士徐渭與黃逵百歲人相隔千秋名並垂才

長身轉屈志隱物難窺白鹿高文在中郎舍我誰

嗜酒人稱鬼能詩品亦仙玉蕊冰自澈瑤島月孤圓猛

虎寧教縛蒼松不關妍論衡常語我不作枕中佗

鷹

秋空淨如洗萬里絕纖雲獨有胡鷹起凌風勢駛羣神

望餘堂詩集 五律一

三

凝雙翅定睛射一絲分爲掃鴟鵂盡金鈴還與君

贈周軒三

閒居無與晤灑然塵外襟忽來東海客感我北窓心問

姓鶯才子留詩惠好音不忘同學友尤見讀書深

染甲

綃果啼猩血盆融醉場砂紫泥封玉笋金杵擣秋霞鷄

鷄凝朱喙並薑脫嫩芽甲痕微褪處初月吐妖蘿

烟月

獨愛昏黃月霏霏帶夕烟鏡塵慵不掃梅影澹堪憐玉

女秋焚桂金暮夜嘔涎海波吞復吐無力洗青天

往郊縣晤楊申珮

今古此明月乾坤吾兩人微涼生白露少別換青春我
意寡同調君才迴絕塵蘇墳秋草裏拜罷淚沾巾

送致仲

今古關河恨乾坤草木悲節當搖落後人在別離時雨
暗孤城遠雲昏獨馬遲君家有古劍何以慰余思

扶溝曉發

今夜扶溝縣五更風色涼溪橋沙似雪村店月如霜人
影追前騎鈴聲壓後行羅衣山鬼立遠樹正蒼茫

磨盤山

五律

風剎上青霄羊腸細路遙澗陰冰易結山大雪難消遲
轉愁深谷板欹防窄橋何當一飛渡緩轡任逍遙

關山

攢石馬蹄滑關山路苦辛短衣衝雨雪長劍雜風塵日
暮傷遊子天寒念老親幾時見顏色計日歲華新

儀真除夜

雨雪遲歸興殘更獨坐傷歲從今夕盡漏是此宵長世
薄文章賤家貧園圃荒草堂知不遠何事轉淒涼

潞河秋望

三關雄鎖鑰五口扼咽喉紫蓋遮京斷虞龍入塞流雲

黃天近海草白地連秋馬首頻回顧遠金十六州

獵

海色風吹斷秋聲葉帶歸日從鷹背落塵拂馬頭飛草
淨狐難伏原空兔不肥前山未深入更合一重圍

京口夜泊

江海孤燈暝關河一雁秋霜催兩鬢改潮裏衆星流鐵
甕熊羆守金山神鬼愁勿矜天下險王濬下中流

送徐竺村入都

過淮無美酒須盡手中盃爾到燕山日江東梅正開空
吟何遜句誰愛廣平才欲寄湖千橘金盤未有媒

五律

小塘

小塘不自滿塘口隘虛沙時有西溪水流來北港花波
晴立開鷺草暖聚鳴蛙自可通江海將浮天漢槎

題曹秋岳侍郎送高念祖前輩圖

斜景下平湖征帆一葉孤送君臨圻圻驚雁起詠蒲別
興留詩卷秋光入畫圖烟波入未識錯認是漁夫

清明

一百五日節吟花醉柳春二十四橋夜吹簫玩月人踟
錫風似舊桑柘火從新無食西鄰叟蕭然岸葛巾

新春對酒

公子吹簫地英雄戲馬臺酒漿釀似乳雪片大於梅天地隨春轉山河照眼開繁書江上雁何事不飛來

陌上桑和陳堯凱

桑間秦羅敷陌上魯秋胡鳳軒停翠蓋蠶女見金夫致辭煩從吏寄語謝狂奴妾是專城婦無勞明月珠

辛盤和何通侯

旅情柏葉酒鄉味五辛盤細細含春軟絲絲疊雪寒穆香憐玉手下箸重金蘭風俗天涯異隨時共爾歡

八月十六日喜見月

喜見今宵月能還昨夜明兔毫經雨洗蟾氣逼涼生節

梅花堂詩集 五律 一

過添詩思潮來應鼓聲玉欄飄桂馥猶接廣寒清

同王謂升閑右誠梅衛瞻張歷山杜書載蕭徵

又訪石濤上人于淨慧寺

吾聞湯惠休高臥城南頭欲訪伊人去閒尋芳草幽白雲村向晚黃葉寺宜秋借問無生理塵寰或可求

梅花堂雪中梅花

梅花堂者黃叔威所居叔威文采氣誼傾動一時京師名流罔不萃集此堂而往來尤頻者萬季野宋豫菴楊可師王崑繩朱師晦王膚功戴褐夫田子相鄭望士楊東里陳堯凱韓敬一或談經濟或

論文章或考史冊誠一時勝舉當時目為經濟會僕與家兄亦與其末座雪中梅花盛開賦此東同

志

酒味來南國花光近北辰江湖千里雪天地一枝春淺水浮纖月水綃露玉人歲寒誰有約松桂結為鄰

買花和衛瞻

城西花樹好新買種幽棲露葉已含藥霜根還帶泥愁中堪對酒月下共分題不厭狂歌客頻來聽鳥啼

贖研和衛瞻

質硯秋來贖憐君舊物存枯池久失水漬墨有遺痕半

梅花堂詩集 五律 二

載塵埃閉三年濡澤恩欲穿吟更苦涼月滿柴門

送閑山長入都

江浦柳堪折故人初入薊春風衣上軟寒日馬頭圓雨合青林色晴分綠嶂煙不忘塵外侶應指海雲邊

古意

繡帶鬱金香名都十五倡舞空韋杜曲歌絕善和坊箭袖調鸚鵡弓蹊踏鳳皇自憐輸碧玉早得嫁文鴛

風雨泊湖口關

關鎖東西水山分大小孤長風排巨艦急雨掃平湖客路逢歧阻鄉心到此蘇當時設險者不暇問征夫

聖鯨堂詩集

成都 費錫璜 誤

門人 汪 馥 校

五律二

觀海

萬國周靈海八紘開混茫蒸雲來十岳飛雨過三桑
吐樓臺氣鯨吞日月光吾將浮一葉上問古鴻荒

日出太平東桃花射海紅彩雲飛不住霽色映咸空
龍嘯天妃兩魚吹少女風回看落帆處已在亂烟中

陰火煎神漢陽精濯沃焦地機互張翕天道有盈消
白

聖鯨堂詩集 五律二

噴千堆雪黃回萬里潮勿愁東注溢大化自然調

渾天浮萬象括地涌三山大藥何難得仙人竟不還
徒聞飄渺外常有鳳麟閒亦欲從師去靈槎未可攀

大鯢生羽翰變化若神龍擊水三千里搏雲九萬重
渾茫窮宇宙回薄徙山峰何處棲靈跡天池百谷宗

乘風揚巨舶萬里不移時直到海窮處徐觀日上遲
羲和回右轡若木偃東枝歎息流光去紅顏難自持

月皎蘭沙地秋澄桂樹林蛟龍眠夜靜牛斗動波心
一

氣涵天地三塵變古今長吟洞渭曲風景感人深

大壑深無極高天望不窮孤燈依遠島羣響助秋風
霧

失黃金闕星沉紫石宮可憐精衛鳥銜木尚朝東

颶風吹海嘯一夜貝宮開鼇戴羣峰立潮驅萬馬來
勢

搖天柱折聲吼地維摧忽變虛無色陽侯怒始回

秦皇昔好道跨海築長橋霞起金虹臥雲歸玉漢消
神

人坐烟月鸞鶴邀相邀彷彿天風外時聞弄碧簫

後觀海

余年三十賦觀海十二首去今十有八年乃偕及

門汪義尚游東畢復偕孫廷掌攜薛水鑑錦漪游

狼山住山中三日縱觀江海之勝海日初出狀如

車輪之火然于大冶之中赤雲扶之洪濤歎涌皆

成異相實平生奇觀又常中夜而起循山徑玩月

風葉蕭蕭樹影滿身信步徐行浩然忘返明日登

劍迹山孤峯離立懸厓百尺自嘆平生文章天下

無有能知余者因鵠簪長嘯投所著詩文一卷于

海爲風軒飄蕩然不知所去矣水鑑工洞簫錦漪

善吳歌并稱冠絕當時余踞坐碧雲天半之亭二

子爲余吹簫度曲中曲變爲羽聲江月始出風過

松上余不知身心在水雪間也又明日遊黃泥馬

鞍二山撫摩元豐中雀梅七百年物也于山中食

椒雞雞自海東飛來喜食椒味香美遂作後觀海

詩

昔登烏目頂今陟白狼巔
鼉柱難支地鯨波直到天
江聲思禹力石勢走秦鞭
萬里仍爲客憑高涕泗漣

文章沉大海不願世人知
投水非秦璧懷沙是楚辭
天風吹忽起雲霧散何之
若化靈虬去潛淵有媚姿

每日山樓望秋懷逐渺茫
海潮來浩浩沙日去荒荒
徐福家何在田橫客可傷
不如收釣者鼓枻咏滄浪

擊節蒼松塢吹簫白玉臺
半天鸞鳳嘯九月雪霜來
絕調誰人賞狂歌只自哀
子春瑤島客仙棹幾時迴

有客揚帆去中流一葦移
但知朝日近不畏颶風吹
力

製蘇堂詩集

五律

卷二

七

一

二

三

小蛟螭鉅心孤島嶼疑紫霄
槎已斷前路轉堪悲

不待晨鐘起三雞天上催紫雲
十萬里扶出日輪來頓覺秋懷壯
時將病眼開金丹如早就咫尺見蓬萊

星宿分諸國東南開一門
草昏亡命伏雲暗販鹽屯海浸防風骨

海門縣沈陷時人見備學高體大如五斗器

山封貳負魂

巨寇劉七

天風驚

未定理亂信乾坤

獨往不知處投空向海濱
江窮東有日山冷北無春
古塔能爲怪昏燈欲化燐
松間逢老衲疑是上皇人

塔連年被雷火

古戰場

月冷戰場空兵戈在眼中
寒沙埋箭鏃春草哭英雄

嘯冤難白成燐骨尚紅
誰憐寒食近濕雨雜陰風

石榴

一榦臨溪水孤根蟠石缸
春陰常在地夜色每橫窗
佳實生相並珍禽宿定雙
煙晨將雨夕清氣接高江

杯酒間口占新語同程星舫

墨子葵花折牕樞冉字方
黃霜慘槐逕綠月浸苔牆竹
洗留高翠池分破古光輦
婆中有膽疑是活鴛鴦

斯事

斯事關人代兒曹莫漫論文辭
驗經術道義出天真爛熳方爛
法從容忽絕塵十年成痼疾吟罷獨沾巾

製蘇堂詩集

五律

卷二

四

一

二

三

雨後過六合諸山

石溜穿沙急淙淙殊未平
桃花經宿雨柳色近清明
雲確喧三舍風箏動一城

紙爲俗名風箏

六朝餘舊跡千載尚關情

地名鳥衣

自全椒至白酒岡

路入千重磴崖臨百尺河
高低田若旋遠近樹相蹉
過雨啼紅鷄微風戲白鵝
馬頭形勝在短褐此經過

往合肥阻雨柴家岡懷浦鵝盟許晨書田梅嶼

獨宿空山夜懷人夢不成
雲山將會面風雨滯行程
鏽鐵牀頭裹寒燈壁上明
來朝有霽色端坐待雞鳴

至合肥晤李丹壑太史示以近詩

風雨三秋夢江湖千里心幾年思把手今夕始開襟
燭下檢新詠鐫前憶苦吟囊琴塵閑久重見此希音

由合肥歸自柴家岡至全椒

落日在山腰經過百里遙饑人甘半李疲馬盼全椒
複嶺莽迴互重關鏗寂寥往來能幾日早見亂紅飄

宿園亭

鑒雪闌圓牖鏡霞登亂山關蟲爲食客慧鳥當青鬃
紫桑生耳薛紅韜有斑仙翁如不化終古在人間

水次小飲示兒軒兄子冕

五律二

五

白塔一杯酒蒿香荻笋肥海人久相習蜀客竟忘歸
魚外圓紋動鷗邊側影飛江鄉祖賦急未暮掩柴扉

望夜無月宿楊周子母舅書屋

望夜即無月虛窓還自明雲浮纔掩照雨細不開聲
有客凍拳足何人寒數更未逢劉越石深負此雞鳴

見落花因而歎之

覓開何太盛零落亦堪悲童子旋教掃東風却又吹
芬芳難久駐衰謝不移時何似田家菊秋來三兩枝

拜野田先墓示兒軒兄子冕

西蜀難歸去東吳派又分流離貧未減消息斷無聞
脯

醴今朝歎江淮萬古墳先人餘涕淚孫子見遺文

史忠靖公塚

揚州城破日或言死于南門城樓或言乘白驃出
鈔關將別有圖渡城河水漂人馬爲卒得不屈死
塚中或曰葬衣冠或曰真骸骨在卒無其實

鐵騎渡淮淝孤城夜被圍黃旗已不戰白馬竟何歸
短碣傳疑事空墳葬故衣忠魂招未得化作怒濤飛

大雨

風雨無邊黑乾坤一氣恁海鯨吹石鼓列缺閃金鞭
柳外嘶羣馬檐前倒百川關心郭屋破危坐盼高天

五律二

六

心病

余自辛巳壬午遂患心病兩年間止書不觀口絕
吟哦然卒未痊乃成此詩

何物膠胸脇三年結未開文章成痼癖姓氏久塵埃
書廢課全減情牽去復來惟應將萬事盡付手中杯

折楊柳

春回無處所先着柳條新折柳憐春色將春送遠人
衣沾南國雨馬踏北京塵莫作鞭絲用徒勞揮手頻

鐘聲

莫打秋鐘動羈魂久未安聲中羣鬼立歇處萬峯寒
雨

澈禪心淨霜清客夢殘何時最淒切兩載滯長安

毘陵道中

三年求館穀五度過常州江路逢梅熟山家近麥秋越衣初試薄吳語久聽柔未必依人客年年長滯留

入小桃源

鏤玉仙人館泥香桂女亭砌花千日紫名花盆草萬年青

名草小閣晨聽雨虛壇夜拜星客中逢異境不自覺飄零

山中夜起見星有會

土室三更夢殘燈入夢青雞聲催夜覺推戶見寒星滿天秋欲滴萬里響俱沉歎息空千載無人會此心

遊春

人遊春色裏春色在人中觸眼生春色看春人亦同水

因歌調綠花避酒顏紅歲歲平山路笙歌送晚風

野步

野步饒幽趣田塍與水涯溪浮田字草路放碗兒花話

舊雲俱散論詩日易斜人生老農圃事業在桑麻

貞松堂小飲歸途口占

綺食思藜藿旋房憶草堂衰容槁悴孺子色淒涼京

國春風晚田園碧草長欲歸歸未得上馬淚沾裳

題祁介公瀚海從軍圖

寒光生練素展卷起烽烟萬里征人影收來尺幅邊黑山春不到大磧馬難前平昔飛騰志蹉跎亦可憐

孤坐

黃葉兼紅葉山涯更水涯骨寒肌起粟心槁髮開花酒罷時孤坐詩成別一家鎮西如不遇已爾復何嗟

海村

海色紅黃入市喧重沓聞剪蘿透殘月護松留曉雲馬偕雞豕牧人與鷗鷺羣困窮已分定不夢青洪君

田子相游晉中

黃水縣句注青天挿太行馬前懷潞子鼻上弔汾王關

聖賢堂詩集

塞身何往飄零鬢有霜神丹猶未就空想白雲鄉

俠客

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市馬過沙苑馱襖入塞門破貨因結客學劍爲酬恩一遇魯句踐終身不復論

卜宅

一室關天地他鄉送晚春誅茅原有約好德豈無鄰風雨重門閉江湖萬里人浮蹤將可定飄泊淚沾巾

村西高家坂溪口

驟雨漫長溪虛沙落斷堤旁流分小小弱柳藉堤橋草長裙沾潤萍高履陷泥山人家不遠只在荻花西

癸未秋至黃子湖欲拜山姊墓而無人識其地
不勝悲恨

甲戌曾過此重來癸未秋無人知墓道何處哭荒丘
弟今衰病王郎已白頭空將兩行淚灑向碧湖流

槍

攢竹黍苗直鏡銀柳葉銛百交鋒不減所刺甲無堅霜
女飛花亂神蛇掉尾圓技成烽燧靖施巧是何年

憶南湖

日落湖水清月來湖水明波中魚應節花裏風調笙白
舫三人重絺衣八月輕固驚南市酒正憶武昌城

萍

江上浮萍草無根亦自生飄飄萬里客栖泊一同情
土誰相借驚波漫不平乾坤泡影裏何地算金城

初夏過高郵

燕乳花間屋人登水上樓柳能晴作雪麥以夏爲秋新
笋甘於蔗春醅醲似油扁舟隨處泊今夕在秦郵

登荻港山愛其山石靈秀

吳舫如代馬百里片時間却帶楚江月來登荻港山拳
拳靈石秀肅肅野堂閒愁寂東歸客登臨一破顏

勾曲山

神山千里拜陰洞百靈朝鶴下茅君返花開葛令邀星
壇高應兩龍井直通潮自嘆非仙骨無緣躡紫霄

玳瑁猫

俊眼琉璃碧奇毛瑤瑁斑鼠形難傍杜虎氣必空山畜
汝三年久依人盡日閒異能無所試捕蝶戲花間

猫

錦食徒知飽金鈴亦可哀雲圖張氏貴粉鼻陸家才獨
臥一拳雪遺踪數點梅書函愁鼠輩倦眼幾時開

買田黃家滌

世事吾知拙惟應就薛蘿家貧爲累少身病獲安多王
道先雞蟲風重黍禾薄田溪水上步屨幾回過

題垂釣圖

三千六百釣烟月十年寒大物吞釣去非熊入夢難詩
書拋象外簑笠老江干酒罷看圖畫滄洲野興寬

扁舟詠

扁舟不復繫從爾到天涯放意衝寒雪全身入暮霞無
邊窮水月隨處問煙花此志猶難遂詩成只自嗟

鸚鵡詠

隴山鸚鵡鳥自向隴山飛一入君籠絡隴山不可歸隔
花調口舌映草惜毛衣言語無多少還傷知者稀

明珠詠

海客將明月光輝燭斗垣千金不肯賣萬里獻君門持
重非求價相投爲感恩無功翻按劍已爾復何言

王喬詠

王喬紫烟容嬉戲碧山頭度漢笙簫落空環珮秋鶴
歸明月渺人去彩雲流向夕雙星會家家望女牛

贈清湘道士

桂水分支遠韓江養拙尊子喬非道士曹霸是王孫嶺
表空回首城隅日合門腰間留寶玦涕淚滿乾坤

入涪川山店

午辭卓茂廟廟在涪川有高墩晚入一村孤山店寒懸兔野船秋
渡驢橋危橫板折龕破老僧枯借問當爐婦廚中有火

無

秦樓曲

郎吹金鳳管妾和紫鸞笙噦噦和昭夏雙雙凌太清秋
海搖紅月春雲繞碧城一別秦樓去人間絕此聲

戲爲倒疊對

家世擅豪華西京七葉誇玉父父玉軸金剪剪金花金
鉤蟠蟠月釵茸鼠抱爪爲裁文竹笋却鑿牡丹芽

與家兄并兒子輩論天下詩人

屈指乾坤內能詩復幾人大都成實少僅作好花新零
落悲前輩馳驅絕後塵吾文三變矣頗見昔賢真

萬事

萬事頭將白千秋書未成歌吟非實濟天地只虛生俊
鶻飛騰去疲驢款段行牀頭雙蟋蟀何苦競長鳴

臘梅

生意何惟悴花時絕可憐半含常蜜潤全吐亦珠圓雨
露今無地風霜別有天不須傷太晚却在早梅前
松柏猶相避無花可作隣一枝偏犯臘衆木待逢春歲
盡寒堅骨宵來雪助神蠟丸先有信誰寄隴頭人

收盡四時氣難開是此花乾坤留正氣霜雪任橫加松
液將成魄金丹始結芽貧家愁卒歲何用報年華

昔日霜簷下擁爐常苦吟今朝山寺裏踏凍遠相尋歲
月僧家臘寒喧佛殿陰只疑珠樹在花蘂盡黃金

耐萼亦柔嫩如何耐歲終非標孤節異羞與衆芳同病
妓立煙外枯僧僵雪中焦山傳異本欲採畏江風

今年冬較暖開遍大江湄枝上春先借苞中冷未知瓦
瓶留過月瓊笠看移時不畏風搖落紅簫任爾吹

有汝時華備無斯天地窮力能欺素女權不在蒼翁几
案非供玩山林待補功年年常一色多愧歲燈紅

臘梅花似蠟人以蠟爲花假色雖相亂真香定有差

池瘦影落雪屋凍枝斜折取將誰贈詩寒有孟家

水仙堪作婢天燭止爲童琥珀原無價珊瑚借映紅留

香重紙護愛色蠟燈籠共此瓶中水誰憐意不同

三年詩盡廢五字爲花裁憐此黃金嫩能迎白雪開陽

春猶未復奇骨竟終埋今夕花神泣飛香入夢來

館汪氏自一枝栖移入瞻芒堂有燕巢于梁上

感而詠之

畫棟何心入爲巢亦偶然依栖能幾日湖海又經年王

謝曾相識皇孫何處邊倉琅猶可問努力向高天

樓曙

梧榦綠如銅珠樓臨曉風竹敲聲比玉月細勢成弓羅

帳涼雲外美人秋夢中此時魂欲折綺日上窓紅

野田先墓

墓旁一曲水亦號董家河新繁先壘近董家河野田先壘北里許亦名董家河滄海分餘

潤春暉滾綠波紆迴新氣象冷落舊巖阿萬里名無改

追思涕幾多

不遇

不遇亦何害吾書豈偶然一身多疾痛四海半凶年

報凶災久雨雀推算久雨初霽雀聲一如長貧鼠數錢鼠作叩叩聲

即此云無薪兼開米應爲主人憐

舅氏廳事聞替女歌

淡風兼薄雨吹冷入茅堂雪刺旋秋白水弦度夜黃老

人齒微變年少骨飛揚莫愛吳娘曲吳娘鬢有霜

爆竹

一錢供一笑燂爛也堪聽花落連堦紫錢飛滿地金喧

聞新歲意零落幼年心拍手看兒輩先生只苦吟

劉德問妹夫歸海陵

問汝還家事囊餘十九錢得歸雖可喜奇困實堪憐飛

躍知何日馳驅失壯年東關城下語重話欲潸然

並蒂蘭同蕭旦初李曉村賦

同心憐臭味同臭復同心色淡如聯玉交真比斷金珮

宜雙結帶調入合絃琴勿謂盆中土陽和已漸深

泊南陽夜聞擊柝蓋河卒應行舟役也

晚泊南陽鎮蒼茫問古津尋榜遙望火隔水夜呼人擊

柝憐無籍誅求近不仁出門憂盜賊行住總悲辛

立夏後三日聞左臣招集水檻山房并寄王勿

齊前輩

花盡天多綠林深地少塵名園逢首夏良會憶殘春竹

影翻牆亂鶯聲入耳新風流懷一老悵望海之濱

千章夏沐清

初夏名園靜虛潭亂木高千章遮赤日一徑入寒濤坐
臥煩全滌行吟暑可逃却嗟襤褸客終日苦塵勞

別人歸村

欲放扁舟去桃花正亂飛穿紅三里過破綠一帆歸似
豆江梅小如刀湖鱗肥憐春兼惜別握手各依依

秋夜

水落江村夜家家場圃清雙池雙月影一葉一秋聲舊
疾終難遣殘書久未成百情俱謝絕何論此浮名

甲申偶計同人于咸受庚子劉德治及家兄辛

五律

五律

丑于丹元壬寅張羽可癸卯胡羽鵬及余甲

辰劉德問彭子觀乙巳皆逾四十惟咸受丹

元子觀僅自給餘皆衣食于奔走偶成四十

字東諸子

飛騰催暮景四十古云然同是悲涼地都非壯盛年江
湖春自遠疾痛日相纏怕作長征計河干學種田

歸村

長嘯歸東海人間一布衣掛書青憤健把釣白魚肥儒
術狂且笑文章識者稀不如偕婦子長採北山薇

九月授衣

寒衣今未授秋已盡江南曉坐嘆霜犯宵吟伏酒酣裝

綿羨杜二忍凍笑陳三王政方超古風勿復談不

韓帝簡喬梓過胡莊新居

三人過樹脚折入斷垣來收葢疑還錯彈冠笑忽開黃
莊今可住舊館幾時回我亦新遷者荒園尚草萊

河南友晚至貧不能留

竹裏喧雙雀人過渡口來一秋花院靜傍晚晚華門開下
榻無餘被傾壺只數杯不因貧太甚忍使爾空回

訓藏璞上人仍用贈高鴻旻起句

秋色無尋處敲門問老僧論詩逢買鳥喻法見盧能標

五律

五律

指明孤月微心會五燈南宗今不振憑藉一枝藤

尋秋至二巖菴遇故人高鴻旻時高將歸楚

秋色無尋處登樓忽見君江湖萍又聚淮海路常分別

興歌吳曲歸心切楚雲那堪簾影外黃葉正紛紛

疊前韵訓高鴻旻

寂寞城南寺逢君即送君小樓杯重把岐路劍難分遠
浦遲雙鳥歸帆急片雲江寒多晚景霞彩暮續紛

三疊

海內能詩手英雄屬使君風騷誰獨步壁壘與中分黃
國五年月青山萬疊雲懷人兼感舊今夕思紛紛

晚鴉

鴉飛羣影上影落竹邊沙日暮聲聲急風更起斜類
多寒始聚巢破久無家努力春風至霜田掘草芽

自塘頭歸胡家莊

一葢秋風破到門始自收英雄太無色僮婢也堪羞草
屢約全斷鴉衣帶不留從來傳世者不解爲身謀

采菁

采菁鹽河北春風吹白衣乾坤吾欲老湖海雁將歸縱
使侯鯖美何如野菜肥市朝多鄙者此味恐知稀

甲申十月七日放舟至樊汶過于家莊上河墩

雙鯽堂詩集 五律 下河墩晚與家兄宿紀家莊

下河墩晚與家兄宿紀家莊

繫舟蘆葉下今夕水村中壁缺月光透窓虛露氣濃羸
牛終夜嚙貧女隔宵春別有荒涼處村燈近水紅

大略今無用晨炊不自謀已甘湖海老那有帝王求早

晚呼鷄柵烟波護鴨舟秘書如注就分付與沙鷗

方音曉 詩家兄 論攝奇

水浮船似鞞野積草如山渠淺傷農力風多悴客顏五
年成小住一日自爲閒有屋仍無樹分明太古還

河甚淺而 村皆無樹 自庚辰 始寄居

陳堯凱自翰林出爲筠連令與予有約未果書

此寄之

去朝將萬里爲令已三年山勢圍孤縣江流匯兩川琴
聲烽火外春色虎狼邊未遂還鄉志懷君夢久懸

興體送儲禮執記雲

濯濯堤邊柳青青陌上桑征夫歌雨雪之子去雲陽寄
興憑毛穎忘憂得杜康弟兄皆國彥鴻雁美同行

我家

我家淮水圻二十四湖東門外蒲帆綠霜前柏葉紅詩
傳天地外身老薜蘿中林鵲聲聲樂吾懷與爾同

韓園

雙鯽堂詩集 五律 二

一八

柳鶯三四轉舟始過虹橋野興偏宜緩鶯聲何太嬌秧
針初刺眼蒲箭已齊腰爲問韓園叟藤花發幾條

懷閔右誠客蘇州

秋星羅十二壇坵是君開九度張文陣南遊尚未回金

風生劍石白露冷蘇臺若過重陽節匆匆歲事催

夜寒

此夜寒無賴霜風太不仁酒波堪冷面燈焰欲吹人裘
破三年補花稀一朵新

懷羅平知州張豐村

故人官萬里垂老在蠻方茂績已三薦腰間尚未黃蒞

屏諸水毒有麝一山香何日尋初約因之過故鄉

舞鏡

后羿射九日九日墜吳淵燿燿從天落紛紛過眼前彩霞生舞席明月上歌筵欲向嫦娥問今宵應未眠

舞燈

時病目屢次未觀

舞燈妨病目老去怕看燈自笑成枯木忘情過老僧神仙徒見說豪麗竟何曾猶有高懷處名山不厭登

放意

放意尋秋去柴車任所之秋光無定處秋客少停時過礪白雲滿穿林黃葉披誰能如握馬終日貫金羈

望餘堂詩集 五律二

歲暮坐村師館中

土壁硝花出月殘光半庭童歸仍饋粥儒老尚傳經雪盡紙窓白歲寒燈火青誰家春帖子滿案太零星

平生

無數平生事銷亡一病中含冰心自冷看劍氣猶雄已悔為書誤徒傳作賦工與吾終始者只有北鄰翁

良時

流風吹燕尾燕子不曾知穠杏將開日芳春未暮時美人初髻髮才子始工詩此會真難得紅顏及早持

燭煤上橄欖花

燭煤簪果核燭焰吐奇花頃刻一枝綻分明幾辨斜道成蓮出火丹就雪生芽今夕憑君看仙家與佛家

興體

花叢宜燕語有燕覺春多燕子今歸矣桃花奈落何青雲偏語白日每蹉跎請看桐江水朝來有淺波

繡毬花

一蒂千花簇一花千蒂交踟躕圓天女蹴毬起雪獅拋此日吟高閣前年醉近郊前年飲王氏緒舊詩總飄落回首付蓬茅

覓蟲

望餘堂詩集 五律二

覓蟲荒齋夜移燈傍泪痕破衣隨處裂敗絮幾回翻誤怪寒輝暗誰憐病眼昏十年南北路每事痛慈恩

臘月十二夜歸村

川月四更落到門已五更河流脂膜凍薄凍也天辨雀盲明俗謂辨明為雀盲星露常終歲饑寒過半生回思京國路中夜一舟行丙子八月夜舟行自通州至天津

常近宸藩似山過村中

海陵兩司馬近暮至江干不識柴門閉還尋廢井乾土墻過榼酒隣舍合盤飧豈獨貧家困年荒比戶難

雲霧草謝中洲上人

黃山雲霧草皎若雪霜姿展拂千條結持來滿把絲性
寒兼藥貯味好與茶宜珍重淡公意相酬白紵辭

水村

野田東北去村墅入荒寒雪外橋三折烟中水百盤地
猶秦日月人未晉衣冠亦是桃源洞漁舟再到難

村夜

村夜百機息桑榆辨渺茫大聲一巷月人語滿船霜秋
遠蒼花靜宵深橘葉香幽懷無與晤獨立咏滄浪

胡家莊新居見河帆

獨立帆帆過雙眸納納虛素痕移白壁遠景助吾廬近

聖賢堂詩集 五律二

主

地難求宅浮生且定居鄰翁憐甫至日送小籃魚

嬌春

牆角晨春叢梢梢荳蔻風月波流恨白花地壓愁紅鬢
尾挑胡燕腮痕膩守宮遲遲春色賸十五正春容

自靖江歸過白衣堂

再過白衣堂桑榆在早光渴驢奔野碓吟帽入秋莊黃
徑草堆葉白橋板有霜貧官無所贈添句歷詩囊

石門

靈峰人不到雲鑲石門幽過盡三朝雨桃花出洞流藥
香來白鹿苔軟臥青牛聞有真師秘勞勞未敢求

黃州送及門秦生銜恤歸吳

汝今銜恤去涕淚滿江湖故國秋俱慘他鄉道益孤青
山封及早生計待何如喪禮吳風修貧家稱有無

看花

看花殊不樂病眼怯春光生命何多累長貧也未妨倉
深鼠有粟湖遠雁無糧祇應從道術內視是神方

過皖城東江村

席帽臨風側崎嶇馬不前高低楊柳雪明滅杏花烟白
滿雲生浦青齊麥秀田望中有佳處惆悵隔長川

尋秋至江干小村

聖賢堂詩集 五律二

三

江北已蕭索江南木葉稠一江餘半綠十里不同秋港
曲逢僧問舟輕得樹留老懷隨處適此外不須謀

汪聖郊置飲話時事

鏡來人面紫始訝酒杯深雨閉三時氣燈開十載心桔
槔城內動黍稻海中沉聞有蛟螭發饑寒那更禁

園中果熟日爲鄰童所取

果熟時時數村童日日來棘籬終不設蓬戶且長開入
俗子無忤分甘爾漫猜小竿能上樹莫折弱枝梅

初移胡家莊載書

又卜南村屋移書近水陰文章疑有待天地豈無心賦

海人空老懷鄉淚不禁屈原漁父賦感歎一長吟

送魯蒼舒令峨眉

西川雖僻地遊宦得名山冰雪千秋白娑羅五色斑流
民今甫集遷客未能還萬里東風便飛橈詎可攀

穹窿山道宮

終闕開青壁丹梯上紫微松聲泉共落鳥影葉俱飛花
引樵人入雲迷道士歸仙靈未可遇悵望石巖扉

館中演劇謝病不觀

夜燭妨侵眼春花不到心夢將雲共遠書與雁俱沉忽
忽芳時去皇皇老態侵滄浪漁父曲行坐幾回吟

聖賢詩集 五律二

塞下曲

青年隨戰伐黑塔屢經過校獵秋燒野勤王夜渡河雲
昏關月少風起塞塵多獨有銘功石終今猶不磨
一度虛龍塞傷心景物殊秋風嘶老馬落日散饑烏嶺
上寒雲合閨中明月孤還聞遣博望雨雪在長途
萬山懸落日一鶚起秋風下馬呼姬店垂楊繫鐵驄金
甌不覺醉玉面自生紅南客休流涕關西曲未終
山南山北客寒暑一羊裘大馬來關外英雄出夏州朔
雲高不散隴水咽還流志士空年老何人爲國謀
大漠陰霾積寒門月月偏鷹風橫掃地狼糞直薰天馬

飲黃泥淖人吞毒草烟斷碑無甲乙只記馬兒年

雁門諸部落四十八家王察罕稱能帶朵顏號最強黃
金求狗馬白草臥牛羊懷思都內屬大國外無疆
總制在三邊風清萬里煙漠南無牧馬塞北且屯田漢
卒韜弓臥羗兒抱玉眠太平消戰伐不羨勒燕然
黃塵深似海白日落如霜江爲長冰黑天因百戰荒鷹
風鑽箭眼馬汗犯金瘡朽骨看成土何人酹國殤

秋懷示內子

原憲貧仍傲相如病不妨髮過強仕短漏入早秋長薪
盡思鉤注膏殘得夜光無官卿勿笑老作校書郎

聖賢詩集 五律二

初冬

藥雨方罷點稷雪已拋珠階冷百蟲蟄林空一葉無望
鄉仍楚尾作客又冬初頭白成何事青檀舊腐儒

李太白墓

墓上有筆
盧星竹

生時懷謝眺死葬謝家山天地無今古精靈有往還筆
蘆寒吐雪星竹翠留斑莽莽浮雲過榮名只等閒

挽徐粵宰

有弟在萬里無兒竟一生冷損腸易斷春草夢難成客
散囊金盡人歸墓樹平遺書何處達爲爾正含情

莫學

莫學陶貞白無官却仕梁山中呼宰相方外佐君王斯
世何難棄此心猶未忘江潭有漁父鼓枻詠滄浪
可憐

可憐王景略生值亂時不合南朝帥遂爲北道師投
鞭真監子賣畚是男兒遺策存江左君心驗在斯

海內操觚者甚衆而知文者絕希况余達俗與

人觴偶知余文者益鮮閒居病目殘帙零頓

置之而已感叔威以書問且戒余吟哦因作

此答之

自草河東賦三年未著文不求楊狗監安用謝將軍少

作今方悔殘詩半已焚勞君書見問風葉落紛紛

丙戌清明日大雨近晚始止燈下懷蜀壘

燈光風不定雨夜客孤眠眼盼三更月心悲萬里天春

花飄劍外華髮老江邊烏鳥西飛倦何由寄楮錢

送劉東郊李客山遊南京

二子江南去桃花江上開香中雙櫓發紅處片帆來金

少徒工賦天高不愛才如題懷我句同上鳳凰臺

稽留峰

今日論人代夔龍讓許由已將天下棄安用一瓢留雲

鎖孤峰斷苔侵古洞幽清清溪澗水誰復飲黃牛

觀畫風雨圖

石壁懸風雨雲林畫一丘空中疑有響盛夏忽驚秋小
坐堪捐扇徐觀欲取裘三宵留不去展轉嘆僧繇

緬甸

緬甸神黃豆千金一粒難力能回造命功不下靈丹斷
續成三顆封題自百蠻回思殤子女不覺眼珠酸

白塔河

龍骨高盤水馬牙橫打椿秋燈紅近寺野月白連江老
蚓吟危坼飛蟲入破窓叩門尋一叟此夜景無雙

南樓聞雁

昨過甘寧廟今登庾亮樓九江何處雁萬里一聲秋肅
肅將安往哀哀如有求雲霄雖可到吾却慕沙鷗

品字對格

放艇烟波外乾坤入鏡函水光天合一入影月成三鋪

雪輕繡扇臨風白越衫湖蕁洞庭橋正想大江南

一字兩用格

豈假公卿重無愁姓字湮病傷心不死貧到骨猶堅有

志何妨老相逢莫問年古來揚與馬未達有誰憐

懷鄉

天地無歸處江淮未定居浮萍萬里外種樹十年餘每

拜西郊墓長懷故國廬苦吟頭早白夢覺夜窓虛

月夜過李唐思

一巷深黃葉墻陰帶月寒扶來筇影瘦踏去履聲乾叩
戶無人應窺窓有燭殘懷明如未睡同步向河干

襄城旅次

草木餘兵氣荒荒尚未休寒雲低大野暝色帶高秋縣
古關常鎖濠淞水不流長途憐老馬日暮望門投

秋樓

樓在高秋外秋光四繞樓簷前鴻不斷檻外火西流日
落樵漁散江清黍稻收豫州天下士獨臥最高頭

擊鯨堂詩集

五律二首

秋帆

烟水去無際往來常有風飛騰從汝力飄泊待誰同浦
樹看疑沒江樓望不窮夕陽秋更好明滅夕陽中

秋瀑

瀑水乘秋發崩騰落檻前穿雲流一色歆重響諸天虛
壁無聲過寒空有象懸豈徒塵想淨到此并忘年

凌歊臺

今日靈妃館當年霸王臺笙歌餘鳥嘒羅綺辨池灰列
峙排雲出長江送雨來雄圖今已矣登眺獨遲回

步至田家巷巷去野田二里許去胡家庄七里

許

昔在西南角今當東北隅轉移十里內來往廿年餘野
路分三汊居人有二徐吾生此地老行過每躊躇

馬沙早行

殘夢出城市不知入莽蒼曉田分畛域秋葉間紅黃人
語浦舡月馬行江路霜歸程與歸雁相較更誰長

詠羅浮應梁藥亭

聞說羅浮勝奇峰有三樵蝶翎文似鳳竹葉大如蕉配
極雄丹傲飛梯上紫霄會尋九靈子鸞鶴共逍遙

菊花

擊鯨堂詩集

五律二首

黃淺金錢綴紅深玉面酡由來霜霰力無奈此花何雁
唳吳天月蟲吟楚水波幾多蓉與桂強半總消磨

昔種岷江溪今栽淮水涯開時微有露過後更無花冷
落收秋氣稀疎斷歲華杜陵他日淚心折望三巴

南郭種花園中賣花且過半而幽草萋萋如故

感而詠之

漠漠無心綠纖纖作態工由來幽草意不與市花同得
失曾何與榮華會有窮土鑄茶正熱已約北鄰翁

興體懷張羽可劉興周客清江浦

清淮一帶柳樵悴尚婆娑十月寒如此故人衣若何安

陵紛擁節奴子雜鳴珂此日難爲客歸來臥薜蘿

潯陽聞角

吹角江城暮危樓落照西枯魚過水泣老鶴帶霜啼廢館羈孤客虛舟有怨妻誰能霜月下聽此不凄其

目病六七年不痊偶檢近詩見于吟歎者十數

處慘然自傷

眼病何時愈燈前暗自傷無錢致苓朮有物據膏肓命在醫何益書成瞽不妨古來誰與友左史與文昌

春遠

春遠柴桑靜午長鳥雀喧細蜂嫺禮法野老醉乾坤櫓

聖賢堂詩集

五律二

三

散頭將白飛揚氣儼存太平身眼歷不識荷誰恩

與汪翰林

君已乘車日曾申戴笠盟半生踈嬾跡三載廣陵城虎

鼠分河漢行藏隔姓名夜來春雨過芳草滿江生

百鴨

百鴨河中起孤舟雨外歸頭長隨勢蹙足短驗身肥犯稼妨相怒投籠識所依饑寒憐豎子泥濘一蓑衣

蔣老

頭白蔣夫子奇貧奈汝何兩兒居胃脯一子失江河事

去嗟何及書來約更過草堂本踈豁不厭客狂歌

吾友

世少真名士如君始是真羊皆皮虎豹驢亦植麒麟白眼輕時輩狂言罵古人吾將逃大陸與汝共爲隣

題李虬峰幽居

北郭招提北幽人一室幽牀高書冊滿院小薜蘿稠客至每過午花開常似秋君家門第貴群從擅風流

梅花

吾與梅花老梅花知我心不嫌青鬢改長伴白頭吟聚窟何由到滄江日積深東南天下府猶恐誤沉陰

天寧寺訪顧幼鍊

聖賢堂詩集

五律二

三

蕭寺飛黃葉故人歲莫心鐘來高枕切月下小樓深案滿投名刺牀空結客金英雄都老盡爲爾一沉吟

次三江營野寺

風急江樓雨雲沉水寺鐘老僧應獨覺貧女切寒春天地心知悔威靈耳似聾饑愁湖海徧望幸意從容

黃州雪夜

壞壁涼風動虛齋百感生近江晴亦冷積雪夜常明不寐看牕隙關心數析聲饑寒催寇盜愁絕廣陵城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

同學許彪閱

七言律詩

老將

挽強超距舊雄圖，短褐長錢一病夫。
老去廉頗思用趙，歸來范蠡未忘吳。
劍花夜雨生苔蘚，甲葉秋風鏽鴟鵂。
欲就青山謀一醉，斷王墓畔酒堪沽。

金陵秋夜

雁度南江水葉黃，美人羅袖拂輕霜。
石頭城上西風起，玉笛聲中秋夜長。
楚客離愁悲帝子，班姬怨扇怨君王。
傷心獨有秦淮水，猶繞蕭梁舊粉牆。

楊殿宣至野田

荒邨寂寂面江干，兒女驚聞客到歡。
百里泥塗勞馬足，幾年風雨闕盤飧。
長懷故國烽烟隔，久住殊方門巷寒。
麥飯未忘天下事，與君剪燭話更闌。

軍中

黃河月皎受降城，幕府春深細柳營。
驍騎旗中惟署姓，麒麟閣上不書名。
塞垣草綠牛羊散，朔漠風清禾黍平。
勿道廟謨資白面，古來大將半儒生。

穀門落日淨氛埃，越甲燕函上國材。
碧海濤翻金鼓動，黃河雲捲繡旗開。
文螺浮白千人醉，畫角吹青萬馬來。

近日漁陽無獵火，野花紅遍李陵臺。

荷池

疾門門左碧池蓮，蓮葉田田荇藻鮮。
鱗鱗東西南北戲，鴛鴦三十六雙眠。
交含桂月金波灝，自寫菱花玉鏡圓。
最是高樓調瑟婦，妝成常對曉牕前。

泰山嶺岳武穆廟

風塵湖海屯兵地，熊虎中原血戰年。
斷碣傳來鎮撫蹟，古墩掘出大觀錢。
甲戌歲中掘出錢數斗皆有宋年號
山河不贖班師恨，草木猶知具獄冤。
即使燕雲收復盡，兩宮頭已白烽烟。

遊某氏園

林亭雨歇霧霏霏，東郭野夫來款扉。
垂澗藤花開即妥，弄風蝴蝶歇猶飛。
石橫眉黛雲長掃，草綠裙腰人未歸。
對酒雙鳩啼不住，珠簾鈎上戀斜暉。

烏

三匝高柯意可哀，依稀不定自徘徊。
火焚陵樹將雛去，日落江湖帶影來。
半夜獨啼隋帝苑，黃昏齊噪魯連臺。
昆陽城北漁川口，曾與君王指路回。

寄萬縣令房公

夔州萬縣萬山寒上接巴渝下雲安江聲裂地寒星整
峽勢封天古月蟠蓬首負鹽憐野女花裙進酒喚蠻官
爲令三年何所寄空傳詩句到湖干

久雨

社前社後雨催麥村北村南水滿溪綠篠娟娟難自直
斑鳩苦苦爲誰啼孤帆北去愁沾濕萬馬西征盡踏泥
野老不知天下計朝來決溜灌花畦

雪

幾片迴旋作勢斜穿籬壓竹故交加弄風乍似輕輕蝶
粘草偏如細細花江店昨來梅漸破荒村無路酒難賒

偶懷老友西溪卧便擬騎牛到水涯

友人家看秋色

劉君宅内秋花滿把酒來看淚泫然不惜秋殘紅葉下
可堪人老綠樽前朱門側足羞先達紫帽回頭羨少年
萬事盡輸差可快千秋贏得幾詩篇

題玉池生詩

玉池詩似黃河水一氣奔從天上來神禹力疏星宿出
巨靈手擘華山開魚龍春戲桃花動鶴雀高窺銀漢迴
大國雄風今再見梁園賦雪愧非才

送陶奉長還湖南

楚蜀人文絕代同百年兩過亂離中揚雄位可參周易
屈子騷堪補國風芳草曲終湘水綠杜鵑啼罷錦江紅
送君無限臨岐淚不獨京華吾道窮

寶珠洞

長林鬱鬱擁迴岡日氣陰森近午涼青嶂何年開鹿苑
白雲隨意入僧房彈琴松子聲中落跌坐蓮花定裡香
借問寶珠今現否清輝肯爲燭迷方

書懷

食肉封侯事已虛生年二十學孫吳買刀未試屠牛技
聚米能爲破敵圖得配才人厮養卒快騎大馬霍家奴

腐儒窮死原常分恐負平生萬卷書

秋風回首已堪憐萬事從來及少年馳馬勦兒誇壯健
當筵舞女鬪嬋娟若教一誤終身錯即有千秋異代緣
紙上姓名君莫羨當時不抵一囊錢

山杯湛綠野花紅對酒休談王伯功安石起時猶掩鼻
深源歸去但書空函關未必九泥塞銀漢難將一葉通
寄語如今天下士退耕南畝是英雄

寒燭疑花影乍偏誰吹簫簾近江邊甕沈螻蛄三更雨
波冷芙蓉十里烟煨芋殘年留作相種花餘事可成仙
兒童爲謝安車去督漫先生正熟眠

自笑狂夫一事無眼前筆墨縱荒蕪飢從猛虎求餘食
戲擾驪龍探寶珠格調都忘詩獨絕盤飧欲盡酒重沽
漫誇房魏奇功業王道由來一腐儒

書來墳墓報平安獨立清宵淚不乾豈戀蕪城久住好
傷心蜀道欲歸難星搖湖水秋天濶鼓動江樓夜氣寒
寂寂月明千萬里有人吹笛倚闌干

錦水書來慰所思家山萬里見無時蒼鷹出籠嗟何晚
黃菊開花恨已遲壯士聞雞會起舞書生倚馬尚能詩
淮南米賤江鄉熟墨突無烟亦可嗤

關山無際極蒼茫目送南征雁幾行四海有雙非國士
集賢堂詩集 七律一

終身不偶是真狂書成自信千秋業筆健難埋萬丈光
一別故人西嶺去江湖回首暮雲黃

感舊

南北東西不計程燕齊趙魏幾回經水村沽酒橋邊月
野店聞雞夢裡燈催上馬時鞭脫手醉題詩處硯凝冰
髫年即有深山願老大於今媿未能

汴城晚望

落木蕭蕭汴水清雲沙何處雁飛聲河蟠雍豫千支合
地拓中原萬里平累代廢興難屈指百年禾黍獨關情
夢華空有遺民記不是宣和舊帝京

旅懷

雲滿桑乾帶影流西城風景不勝愁杯浮凍月寒生齒
笛落梅花雪滿頭是處望春傷遠草誰家聽雨怨高樓
江邊舊種琅玕竹三歲成陰待我遊

送人歸南湖

蘭門春盡柳條蘇送汝乘風過直沽時逢梅熟天多雨
路到桃源地入湖何處酒鄉千日醉誰家漁唱一帆孤
西隣便是天隨子早晚相逢在荻蒲

送姚玉階游衡山

幽蘭風高黃葉稠客中送客下衡州湘流抱岳千回曲
集賢堂詩集 七律一

岳勢臨湘九面秋帝髮雪霜依草蔓禹書風雨閉岵嶠
重陽我亦遊青岳素手相招在上頭
衡山有明建文帝薙髮化為草叢生若髮然岵嶠亦作句要

西塞

邊聲雪後震蓬婆大漠秋高鞞鼓多白草白沙埋白骨
黃雲黃葉滿黃河羌兒犀棹調酥酪番女花韉跪駱駝
互市不勞都護力西戎新受漢家和

途中入野寺看雞冠花

野寺嚴扃夕照邊客來踏破一庭烟映階小草羞牛後
異地逢花媿馬前高下影披三徑礙淺深色開五雲蟬

村西亦有好秋色不到傾杯已隔年

登樓

青鏡霜華入鬢邊夜來頻夢五湖烟
兩年去國花稀見萬里登樓春可憐
牆角寒餘泥垢垢竹梢晴動雪娟娟
鄉園梅萼今應破塵土何爲滯馬鞭

瓊花臺

紫府仙葩絕世誇玉娥親駐七香車
古今共羨無雙本天地難留一朵花
即有雕臺餘劫火誰令凡卉占烟霞
憑君莫問當時物何處唐昌貴主家

感歎

聖賢堂詩集 七律一

鈿車珂馬藉輕塵惟帽徒傷塞外春
自古籌邊無上策從來亡國有佳人
芳儀一去青鸞破蔡琰重歸白髮新
南部煙花猶有記幾回讀罷幾傷神

遊金陵天界高座碧峰普德諸古刹

松濤十里石粼粼畫靜禪房卉木新
鳥語喚醒千古夢江聲流盡百年人
雨花即在全非昨霜葉雖紅不是春
遊遍城南諸古寺應知四大等微塵

讀燕世家

擊筑歌終暗自傷向來好士說燕王
秦仇未報烏頭白趙客初歸馬骨香
莊子人稱言是寓酈生自謂醉非狂

金臺千尺今誰築我欲來登望八荒

偶述

飄泊乾坤一破槩溪山隨處可登臨
舉杯明月照余影乘馬美人傷我心
銷骨謔言無白璧驕人顏色是黃金
大鵬斥鷃同歸盡悔逐浮名誤到今

由紅橋至平山

畫船鼓吹沸晴空猶指高樓是故宮
春水柳條濃淡綠桃花人面淺深紅
兩山翠斷歸鴻外六代煙消殘笛中
向夕千燈夾橋動更疑天上落飛虹

元夕登三義閣

聖賢堂詩集 七律一

昨日人日還苦雪今宵元宵方解冰
豐年穀賤家家酒新歲人閑處處燈
士女喧成春一片魚龍看遍閣三層
誰憐秉禮蘭閨婦繡罷牽帷也未曾

同張子昭宿馬家灣曉起歸野田時子昭抱病

蓬牕雨灑燭花寒竟夕風濤枕未安
萬里碧天雲點破五更涼夢笛吹殘
切知疾病思歸舍恐冒風霜再整冠
世事人情今可見祇應閉戶勉加餐

重晤王次峰先輩

萬里關河逐雁行十年匣劍黯光銑
白門別後江仍綠紫塞歸來鬢已蒼
馬首莸花看幾度懷中芳草抱餘香

謙公池館驚相見明日秋風又異鄉

過口岾

水店菰蘆野寺花每逢佳處小停車村因種果多芳樹
溝爲通潮帶濕沙橋外晚烟分客路柳邊殘照入漁家
西風黃葉催霜鬢何處青帘有酒賒

黃湓阻雨與同舟人入野寺

白鳥低飛樹影搖春愁如病酒難銷雨聲寒入何朝寺
殺氣收爲半夜潮世事聽來成往劫驚風定後拔新蕉
憑君莫指黃侯壘今夕孤舟夢六朝

張晉清招分賦霜天曉月

雙鶴堂詩集七律

九

重簾寒重月蒼茫尤愛清陰近曉光素魄入林明墜葉
金波流瓦帶微霜夢回鷄塞鼓聲斷愁起龍城笛韻長
爭似主人饒逸興吟詩猶自繞虛廊

白塔河關古廟

官河白塔舊名關雙柏森森野廟閒歎涌百年移別港
寂幽終古閑人問乾坤疏鑿時興廢江海精英夜往還
日暮鹽艘漁艇盡僧鐘青起潤州山

吾廬

吾廬僻遠多奇跡跨馬東西路不遙腰纏荒祠錢武肅
乾坤孤塚魏張遼未妨秘器通幽邃豈有精靈喝夜潮

已識儒冠拚棄置却將短褐混漁樵

荒村

輪蹄不到巷無喧朝市人遙地亦偏二月河南花似海
二年村北水如天行携野客黃藤酒卧狎輕鷗白板船
欲問先生歸去意明朝別向艾湖烟

秋夜即事

七月十三相傳梨園老郎神生日或曰
即唐明皇按明皇千秋節八月五日也

羯鼓鷗絃簇羽觴夜深雲暖鬱金堂千秋坊曲成佳節
萬古風流屬帝王歌板全非唐法部舞衣猶進漢霓裳
今宵月色含烟紫疑是長生殿裡香

題顧爾立室中畫梅

雙鶴堂詩集七律

一

鄧尉山邊梅一株月中流影入皇都寫來春忽生郊屋
夢去身猶在太湖曲角枝回龍爪攫舉頭花滿雪香鋪
黃郎畫壁能相仿旦夕過從興不孤

友人自漠北歸

大漠文臣扈蹕過稱身玉靶換鳴珂短簫舊賦從軍曲
長缺新彈出塞歌沙陷馬難行瀚海草枯春不渡交河
怪君匣有雲雷氣勒石歸來麗句多

浦陽盟先生招同人集半舸齋

坐臥西軒落晚霞月痕微上古藤花露香沁酒時時墜
風葉圍燈故故遮小巷抱門時可過曲坊近市夜無譁

醉看粉榜新題字疑向秋河共泛槎

冬陰不解書懷

浮雲南去江湖冷片雨東來天地陰
霜露變衰芳草色年華銷盡壯夫心
青春我已貧時過黃葉人無跡處深
千古鐘期難再遇詩成原不爲知音

天寒濁酒逢搖落歲暮孤吟易感傷
屠龍誤學朱泚漫驚虎終慚杜季良
江上雨聲催落木眼前風景變滄桑
年來詩興偏疎放遮莫時人笑我狂

晏起仍欹漉酒巾蒼蒼天地鬱風塵
荒江鴻雁行應斷大海蛟螭氣欲伸
多病甘爲檇散客百年終作薜蘿人

聖賢堂詩集七律一

七

破曉凍雀聯拳立似與吾生意轉親

老盡秋光景色微入冬幾日雨霏霏
菊花已悴縈沙艸木葉初乾弄濕飛
原野蕭條殘角咽江湖淒冷斷雲歸
浣溪回首知何處極目傷心盼夕暉

甲戌除夕得詩二句乙亥元日足成之

出塞還鄉志未酬歲除又見一年休
貧無可辦三升粟酒不能澆萬斛愁
隔幔雨聲來伏枕開簾雪色映高樓
休言古語無憑信昨日紅顏今白頭

蒙城途中感懷

濠梁東下水滄滄烏啄殘冰雁叫霜
又在途中逢此夕

幾回馬上望家鄉月餘八日年將到
雪滿千山路正長遙想山妻應念切
漫吹塵劍一心傷

子路問津處

亂山橫翠野祠荒聖蹟乾坤入渺茫
吾道何之愁失路驅車欲渡嘆無梁
殘荷亂颭傷秋色野父閒耕到夕陽
思向此間重借問古人不見水湯湯

黃栢山僧舍

速訪深公入翠微泉聲盡日遶巖扉
談空自笑蟬游聚觀化時看蛺蝶飛
綠樹不知黃鳥去青山又見白雲歸
相逢幸有杯中物何事憑高嘆落暉

聖賢堂詩集七律一

七

送趙敏思表弟還蜀至蕪湖乃別

扶觀西歸萬里遙一樽相對只今朝
來宵何處看明月此地孤舟聽晚潮
屢世弟兄成契濶十年人事遂蕭條
羽毛好待秋風健故國文章在我曹

關山萬里絕烽烟海角羈留更幾年
此地已無堪戀處故鄉猶有未開田
空聞漢使求金馬剩得遺民拜杜鵑
自種葛山千畝稻男兒何必乞人憐

暮春雨中偶書

積雨空齋氣色微登樓日日望晴暉
小籠入市櫻初熟大網橫江魚正肥
酒興欲闌偏憶舊鄉書連到忽思歸

古來萬事春過眼落盡楊花李又飛

荒原誰以蜀名岡久認他鄉作故鄉每飲山泉思錦水
人言地脈自華陽芙蓉鏡裡家何在杜宇聲中客斷腸
壁上文忠詩句在吹塵讀罷淚沾裳

津亭三月冷于秋出塞還鄉志未酬客淚不禁頻夜雨
壯懷無奈是春愁新聲怕聽黃鸝調舊事難忘白鳳舟
野老不知新事改花時猶說少年游

城西樓閣散春星幾日遊人車馬停近浦漁家罾掛紫
隔橋酒舍柳垂青落花欲盡還堪惜啼鳥傷多不耐聽
莫數洛中耆舊傳當時名輩恐凋零

集賢堂詩集 七律一

疎籬微霽喚班鳩古寺人稀獨上樓兩月不舒雲外眼
一春都在雨中愁蛟螭有意翻雲窟虎豹無心踞石頭
誰道東南天塹險長江猶在水空流

客感

露下烏啼夜氣清殘燈舊事客心驚病中易覺青春暮
鏡裡惟愁白髮生寒雨十年蝴蝶夢浮雲萬里杜鵑城
故人天末長相憶楚水吳山空復情

山村

山村二月兼三月野店桃花與杏花吹第香飛溪水上
幾回春到野人家柳塘烟暖班鳩喚麥隴寒輕紫燕斜

便欲偕君耕谷口簪冠從此入烟霞

懷故鄉親友

西蜀東吳萬里思青春白髮只移時人分南浦王孫草
家帶東陵聖母祠片帆天外秋江濶雙鳥城邊落照遲
錦里邇來書信斷木綿花老不勝悲

夜宿金陵郭外

月落寒江白露微舉杯對客露沾衣鳳皇臺上鳳皇去
燕子磯邊燕子飛感慨到今成故事興亡從古任斜暉
玉簫吹斷金陵夢莫與齊梁管是非

已知季春雨夜坐康堯賡綿構堂堯賡及吳青

集賢堂詩集 七律一

英張羽可賦詩送余游楚憶丙子予將入都
與康子昆季及張子昭曾于此堂坐兩賦詩
爲別今四載矣感而賦此以別諸君并示子

昭

莫厭宵深剪燭頻青袍如舊酒痕新記曾燈下聽殘雨
又向花前別故人萬里家山春草夢三年踪跡帝京塵
狂吟未減當時興獨感飄蓬一愴神

登太乙閣

崇禎大學士姚
崑生先生建

荒江細路三危閣太乙猶傳故相尊風雨往還春寂寞
精靈出沒夜黃昏杏梁泥落會栖燕石級苔深久閉門

偶共老僧談往事烏衣何處訪諸孫

小孤山

彭蠡匡廬入望賒小孤峰色浴朝霞亭臺化出金銀市
紫翠浮來菡萏花月上靈妃秋攬鏡雲歸神女夜乘槎
片帆過盡仍回首幾點輕鷗下淺沙

黃州覽古和王方若

樊城夏口鬱蒼茫烟樹離離隱武昌江上靈濤飛白馬
墓前妖梓化紅羊傷春杜宇啼亡國映血桃花開戰場
何處風光不堪弔山河滿目酒盈觴

銅鼓聲催戰伐頻女王故跡已成塵烏飛夜月思名將

聖賢堂詩集 七律一

七

蝶化春衣痛美人斷雨荒汀迷夏隰斜陽故壘記春申
涉江歌絕笑容死芳草於今不復新

蘇公昔歲在黃州旦夕來登城上樓赤壁空傳前後賦

青山不斷古今愁兩朝抗論同司馬一日閒情狎野鷗

信道才人無困阨可憐謫宦尚風流

晴江帶日莽黃河江郭春風鼓角多幾處新巢成乳燕

百年舊恨入悲歌山清豺虎銷紅霧夜靜蛟龍泣素娥

杯酒未寒風雨黑更疑魍魎晚來過

萬嶺千峰擁大崎孤城殘堞晚笳悲青山白骨埋紅粉

碧草黃花怨赤眉寒月偏于官署照春風莫近女牆吹

栖鳥未定驚三匝夜夜哀鳴知爲誰

山川亂後跡荒蕪紙上分明按舊圖丞相亭空春草遍
文忠堂廢老梅枯沙湖帶日金明滅石屋含雲翠有無
更是月波樓上望稻苗青處立春鋤

直北雄關鎖虎頭東西形勝扼江流愁聞弱國分南戒
忍見強藩據上游王謝未銷宣武恥張韓難復靖康仇
江干到處生春草閱盡興亡是白鷗

貪看水鳥戲蕪葭獨坐山城到日斜群盜何心亂江漢
諸公無策靖風沙秋魂燈火刀頭血春女胭脂鏡裡花
惆悵千秋衫袖濕非關月夜聽琵琶

聖賢堂詩集 七律一

十六

右控三巴左壓吳昔年南郡舊名都星辰夜動空江冷
鼓角秋沉遠戍孤霸國屢朝成割據漁燈一點入虛無
書生莫話英雄事笑指臨江酒可沽

日日帆檣對署衙竹樓餘地集昏鴉雲寒古井埋金甲
露點空池冷墨花渺渺碧山雙鶴去戎戎黑雨一燈遮
太平不用戩兵策只愛陽坡課種瓜

貞松堂秋夜分韻

月高庭樹落疎陰車馬無喧遠漏沉吟徹碧霄秋萬里
歌銷紅燭夜千金操成楚調因懷土擊碎胡琴爲賞音
自是客中多感慨非關蟲語亂鄉心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撰

門人汪玉樞校

排律

溯江百韵

天上盤叢國靈源發溫觴雙流蟠玉壘九派絡潯陽經
劃乾坤正平分吳楚方千山爭擁挾萬里走微茫日月
波間浴雲霞鏡裏忙冲融收洪汚浩渺匯湖湘廬岳浮
嵐翠巫峯倒影蒼氣吞彭蠡大力撼具區長春漲峨眉
雪寒消鄂渚霜分膏注墳壤流潤沃畊桑野秀多岐麥

掣鯨堂詩集 排律

田腴再熟秧桃花千疊浪碧色九迴腸露飲青山出潮
來白鷺翔重堅疑壁壘沓雜似軍行蕩颶連霞紫洞漩
帶雨黃聲愁翻地軸勢欲倒天網鞭石歸東極驅雲赴
大洋湍奔魚沫歎巖裂虎牙張四顧洋涯失中流祇敬
忘毫芒生死路儵忽有無鄉沉壁精靈聚然犀怪錯藏
石華輝月魄沙鏡耿星光魄礫黏玄螭車渠界紫蛇江
婁多遠館太乙有餘糧珂子含魚目瑤英截雁肪金流
膏灼爍銀隱礫輝煌水碧朝舒彩江珠夜吐鉞靈龜鳴
應鼓泉客泣成瑤虎鹿桓泥健魚牛拔浪僵鼉浮排雁
齒龍起負餘艘獵獺銜魚鱗神輪致雨昌文漪游鵝鳴

掣鯨堂詩集 排律

綺浪浴鴛鴦菰白鷓鴣渚蘭芬雁鵞塘護鷓鴣舒錦翼顧
類引修肱戲瀨時高下凌波共頡頏峽中天一線崖畔
樹千章杉老陰如幄松溪韻似簫湍聲清杞梓波激寫
質簫陽岸饒鳥喙陰壩種苴薑飯香菰米軟羹滑苦絲
穠寒雨抽煙蔓秋宵折露蔣揭車香布護蕙蔭氣颺颺
杜若連洲綠芙蓉滿浦芳綴爲君子珮採作美人粧昔
歲游桃葉今來問海棠溯源悲滿目訪古淚沾裳鐵鎖
埋沙爛金樽對月涼陰謀沉義帝詭計溺昭王虎視分
荆楚龍騰據建康驚心方晉宋瞥眼又齊梁花月歌何
艷臨春事可傷童謡迎白馬里諺怕龍驤蘇峻軍容盛
王敦士馬強雄藩頻犯關騎帥復分疆刁戴身同頑溫
陶義首倡奉辭惟感激赴難必忠良秘畫遺三策奇謀
偉一匡和鳴歎鸞鳳噬嚙恨豺狼肆爲燒兵赤城因被
賤荒春歸悲杜宇月暗叫奇鷄是處埋兵氣何人醉國
殤城笳安樓塞漁唱閨興以綺甸生新草春風拂綠楊
芹泥香燕壘荻圻刺魚牀極目浮雲冷驚心故國創蕪
湖排列艦漢口集千檣錦纜黃龍舫華樓朱雀航迴帆
頻疊鼓掛席正鳴榔振舵憐三老開頭祭水娘巨桴先
葵水大舶首荊襄轉輓吳鹽白交馳楚米香百蠻輪上
賦七路餽軍餼撞布番艘進異寶貢舫裝疎虞安埃詰

險隘設關防夜角聲相接寒烽焰可望飛樓邇不測范
櫓瞭非常白粉祠龍廟青帘賣酒坊旁流開別澳斷沁
入荒岡野艇燈成市漁家席作房橘園煙細細葦堰露
瀼瀼旬日波濤裡三年道路旁依人心展轉去國思傍
徨霜雪傷鴈隼塵埃困驢驢曠懷遊汗漫側足窘趨踰
養素師巢許貧和學老莊肅於仲舒宅弭棹子瞻堂日
夕憑高閣陰晴繞畫廊山磯連府署江水抱城牆客久
羞彈鋏身卑到責漿舉頭雲湛湛回首水湯湯風雨家
千里關山書一囊張幕今暫輟穆醴得新嘗看遍沿江
郡經過幾戰場悲歌詞客意發憤腐儒狂歎世何多故

聖賢堂詩集 排律

三

陵雲臺

京洛靡宮觀黃初有舊臺霞爲丹赭色虹作棟梁材陽
馬承星轉飛翬接漢迴簷寒知雨近簾暗辨風來少室
分雙髻黃河瀉一杯雲從足下起日向掌中開蜃海端
鰲背鴻濛育蚌胎詩高公幹體賦妙仲宣才薄暮笙歌
動鈞天散九垓

凍月二十韻同梁五蔡茅慎言王欽州張印宣

蕭徵入關右誠賦

仙兔蹲水窟妖蟬蟄雪淵銅鏤斑化汞金鼎魄凝鉛竊
藥嫦娥老春霜玉杵堅隨珠沉大海秦鏡出重泉屏透
吳牛喘簾侵越鳥嫌霄寒常有暈宇淨不生烟帶雪疑
無色兼風益可憐微明落葉外薄映凍雲邊草盡光逾
白林疎影易穿霜郊驅馬路冷戍聽雞天雁陣歸何處
鐘聲徹曉懸空庭難久立虛牖怕孤眠對酒膠金盞臨
歌脆錦絃玻璃敲可碎盆盞結仍圓却憶中秋節還思
元夕前笙歌凝夜色燈火闌春妍借映桃花扇流光玳
瑁筵瑤樓陰醉客繡閣拜嬋娟艷冶悲前事蕭條逼舊

聖賢堂詩集 排律

四

年清輝仍未減只覺景凄然

黃河四十韻

宛馬來殊域黃河出大荒逶迤橫地軸窈窕象天潢西
擘芙蓉翠東迎日月光地圖從古劃水色至今黃疏派
三門涌中流一柱當源窮星宿窟槎溯斗牛旁蒲海分
葱嶺潼關接太行山開五指跡勢曲九迴腸孤塞城秦
帝龍門鑿夏王金繩封秘籙玉策受神方休氣如雲塞
榮光似幕張德符龜識合瑞應馬圖昌神渚題江摠靈
川賦應場史傳三豕渡詩誦一舟航灌注函秦沃紆迴
趙魏強天巡沈璧馬國誓歷典公如帶盟空在分符事

渺茫雄圖歌瓠子漕輓奠金湯沸浪沈玄貉堅冰渡白
狼絕流香象力破浪巨魚猖尚憶投巫勇誰悲負石狂
笙簾留怨曲樂府播清商一線分南北千秋衛漢唐焚
舟思楚將列艦想陳倉霸業銷金甲兵謀在土囊中原
頻寇盜墳衍幾懷襄決堰沉都邑橫流變海桑悲哉流
戰氣逝矣送殘陽疏鑿難求策閭閻未洗瘡萬家沉浩
蕩千里入荒涼井邑龍蛇窟禾苗魚鼈鄉廟謨先壘築
民力困隄防倚藉惟黃土誅求盡綠楊經過頻送目坐
對忽沾棠潮沒雲中樹風迴霧裡檣虛沙浮冷月遠渚
被輕霜雨洗乾坤色秋清草木香寒花紅浦澈野笛白
梁

梁

五

淮濱廟

昭稽開與府桐栢導洪流靈地煙霞古神宮草木秋子
方應水德赤位衍鴻庥遠宇崇階陛章衣肅冕旒威靈
揚七郡禮樂視諸侯南橋阻遐甸微禽變異陬雲凝潛
鼎出月湧貢珠浮琳貝窺龍穴旌麾望馬丘一條分楚
豫千派注揚州誰作浮淮賦才名今尚留

寧夏將軍馬

寧夏將軍馬由來八尺高玉躔追落日紫眼注秋毫電

門桃花影風生白雪毛出關長汗血度隴不辭勞宛轉
隨君馭飛騰過賊壕沙寒思夜戰草軟戀春槽涉恐鞍
韉沈眠愁矢溺臊見人若慘淡失主欲悲號存爾空群
志前途任所遭

咏蚌

老蚌真珠物持從瘴海來含漿蚌承桂露媚水抱珠胎
種別椒圖族形分鸚武杯虧盈隨夜月啓閉協春雷埋
迹塵沙裏遊光洲渚隈文堪鉅鼎俎氣可作樓臺發戶
誇奇品蠻艘選異材勿云風味美篋衍爲君開

詠鶯

嫩柳藏身淺投梭作勢工衣金誇俗客搏黍詫村翁但
解求高樹何曾惜落紅未離幽谷遠便藉友聲雄喚月
輪玄鶴飛霜駭遠鴻莫矜喉舌巧一意罵春風

犁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誤

同學蔡一球閱

五言絕句

夜行

折入幽潭裏烟草帶寒月孤舟何處棲暝色行不絕

秋夜

剪斷銀河水橫飛一片霞飄零千里客今夜宿誰家

春郊

原野生新綠陽和處處同兔葵雖小草亦自得春風

犁鯨堂詩集 五言絕句

古意

堂上一片月萬里照見妾但照妾羅襟那能照妾心

天下士

一入白雲去長鏡不計春方知天下士不是眼前人

相逢

岐路不相識一言傾寸心贈君腰下劍不在直千金

虎阜

井陰山骨冷曾葬劍三千一破昭王國芙蓉盡化煙

孤雁

孤雁雁門來猶帶雁門霜南飛聲不斷何事向瀟湘

閨思

少小蘭閨裡春風不屬情朝來聞百舌無故覺愁生

南溪

昨夜花蔓水南溪可放槎雨中燈一點有艇宿蘆花

寄意

種杏北園中勻圓萬顆同荔枝風味美不是故林紅

二

折得含霜菊猶憐剩一枝西風不相借還繞玉瓶吹

宿李唐思齋中

翠幙隱紅蕉青藤傍綺寮竹風聲不斷寒夢楚江潮

犁鯨堂詩集 五言絕句

山中

白雲蒼嶺朝碧水深潭夜市朝客不來巖間桂花謝

二

共坐花溪上松風埽石磴山人無姓名相逢不須問

三

麝居樂天機寄言君不見山中酒一杯石上花幾片

貧士

馬瘦露奇骨士貧見高義三日不舉火猶有食牛氣

宮怨

誤有傾城貌翻成永巷愁不如黃葉落簷入御河流

霜

白兔搗靈藥白玉搗為塵河沒鐘聲徹飛霜滿漢濱

徐粵宰自武林歸

幾日西泠路吳歌斷客腸春風太輕薄吹得鬢如霜

古意

伐地得黃金疑是古人墓不是古人墓宋家宮闕處

懷歸

剪殘今夜燭高卧汴州城白芷南湖曲秋來有雁聲

秋江

玉人吹玉笛一片秋風起涼夜月微明芙蓉落江水

雙鯉堂詩集 五言絕句

三

垂釣

寒月已滿浦先生猶未歸盡際王霸志只為鱖魚肥

山寺

草暗回巒失沙明細路分已近翠微寺鐘聲猶隔雲

江寺

江水何年綠江雲自古閑一聲花裏磬無數夕陽山

松間

偶來松間行愛此松上月松風拂袂生松花落如雪

夜過城下

夜郭蒼茫水客行何日歸羈魂如野蝶着處即驚飛

讀史

去國捐妻子乘危忽出奇如何刺客傳不列古要離

鴛舌剔牙

象尾能祛火虎鬚善逐風不及鴛舌銳偏揆蝨齒蟲

佳人

清簫度流月緩珮曳歸風却扇臨堦坐閑花自落紅

省齋雜劇

藤蕪秋更綠桂花落如粟為看舞釵搖不覺銷紅燭

十二變歌

東門楊柳枝早晚遶攀折今日是相逢明日是離別

雙鯉堂詩集 五言絕句

四

門前絳桃樹幾日落艷紅今日少年場明日白頭翁

擾擾長安雲一日千回變今日秦家宮明日漢家殿

北邙山上墳新舊知多少今日是黃沙明日是青草

一語起戈矛含笑探吳鉤今日是膠漆明日是仇讎

我我孟嘗門勿頭結交處今日三千客明日不同顧

老婦見故綰不覺失聲哭昨日是竊黃今日成黠綠

打鼓然雙燭柔桑高出牆今日是女兒明日是新娘

泰山萬仞高走馬便可上今日是布衣明日是公相

黃金如浮雲變化本無時今日千金子明日葛衣兒

滄海會浮萍意氣偶然集今日結弟兄明日不相識

可憐玉瓶花零落不可數今日堂上春明日道旁土

先師蔡德文先生墓廟山去城西南二十里每

遊城西遙望不勝今昔之感

平昔追遊地陰雲日暮生城西秋草路三過不勝情

嘆馬

麴磴悲朝邑鹽車泣太行當時無伯樂櫪下飽風霜

省齋

竹逕初澄月花陰夾小樓步檐深寂寂蟲語一燈秋

折楊柳

西南爭戰久天地別離多爲問長安柳春條剩幾何

秋意

溪動螢過水松涼月到枝此中無靜者秋意有誰知

送俠客

白浪滿江雪孤舟夜向吳歲寒無酒店何處訪專諸

歸自郡中

白塔黃營路青墩赤棟花勿較程多少隨時可到家

古意

環蛭腹小蟬性命相依倚小蟬行不歸環蛭飢欲死

二

叩叩與距虛相將共出入叩去不歸距虛行不得

逢王孫

野寺打昏鐘相逢路不同一驢何處去落葉四山風

隋宮

煬帝宮前草秋來不復青苑中螢百萬散作兩餘星

投劍

崩緱藏一劍曾容孟嘗門投入延津水平生未受恩

黃州府署西南隅有土稍高云即竹樓地余每

登其上東望遂口占云

不鎖長江水風帆日日開城隅一尺地卽是望鄉臺

爲掩

爲掩桃花扇翻增無限嬌玉鞭何故墜馬上已魂消

西溪

西溪帶長林十里行踪絕時有夜深人沙中渡寒月

古斷句

誰謂桃花好花落始結實誰謂桃實甘中心有苦核

相逢

君從江南來妾望江南信前山日未斜駐車欲借問

送別

紫馬碧玉蹄長鳴向隴西夢驚千里別淚盡兩行蹄

城西酒舍懷人

斬莖三回綠，遊人去不歸。城西樽酒地，日暮一花飛。

相逢

導馬前頭呼橫刀，滿路隔衛青。雖極貴，終是主家奴。

見販蘭花

本是青青草，移根奈若何。甘心山澤裡，何用著衣多。

九月二十三夜

夜半月未上，蘆陰水暗流。若無燈一點，何處見殘秋。

三塘

門前南北水來往，向三塘借問垂楊線。春風幾許長。

花下

偶來花下立，花氣自親人。若向花間嗅，花神應也嗔。

燈市

春燈百種媚雙目，不暇給少年不看燈。回頭却看妾。

猛士

猛士氣如虎，萬金不回頭。雖受主人憐，中有傷心處。

鏡昏

寶鏡摩挲久，光非昨日明。主人添白髮，不忍照霜莖。

折楊柳

白馬綠障泥，垂楊礙行路。反身攀楊枝，豈是為儂顧。

閨情

把筆畫作圈，誰言不識字。愛郎讀曲歌，與郎圈到底。

盼期

情人臨別時，期我十五歸。今宵開繡幙，已是欲圓輝。

懷劉延譽

誤拂秦箏柱，聲聲是別絃。孤燈人萬里，春草夢三年。

箏

連雁下瀟湘，水絃縷縷長。一如洛神賦，零落十三行。

楊花入水為萍

柳線搖風弱，楊花舞雪輕。為萍仍逐浪，飄蕩過平生。

入滕縣

野店棗花黃，春衣十里香。馬頭生祗肅，路入聖賢鄉。

城西路

寧上斷橋望，莫過城西路。城西路多岐，白首無歸處。

池月

池中素明月，疑是山陰雪。映人白練衫，清輝兩奇絕。

送春

春風十萬劫，今夜已無幾。一半鳥聲中，一半落紅裏。

漢宮秋

軼道降王出，溫泉咽不流。野花羅綺色，猶喚漢宮秋。

何處春濃艷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翠樓紫光開鏡匣紅影上簾鉤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畫橋柳芽鶯舌小溪水鴨頭嬌

何處春濃艷春濃麥秀田小晴挑菜渚微雨養花天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郡城碧窓吹笛處小巷賣花聲

何處春濃艷春濃百果園柳條盧女線榆莢沈郎錢

何處春濃艷春濃賣酒家青旗搖柳色翠椀瀉梨花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錦屏金鷺圍夜玉銀鳳吐春星

何處春濃艷春濃別苑中馬眠芳甸綠毬蹴錦茵紅

何處春濃艷春濃南陌頭採香紅蛺蝶歎玉紫驂騑

何處春濃艷春濃是狹斜採桑調趙女擲果壓潘車

何處春濃艷春濃芍藥田紅邊春女醉香處野蜂喧

何處春濃艷春濃富貴家燒香薰叱撥圍燭按琵琶

拜月

才見墻頭月已向玉階拜小妹晚妝遲片時不相待

採蓮曲爲汪聖郊賦

浦上生綠煙波底蕩紅雲勿搖雙桂楫猶恐濕湘裙

相約採蓮來艇子打兩槳驚起白鷺鷥飛入橫塘港

十五出採蓮十八閨中住寄謝諸女郎昨夜慎霜露

湖南蓮歌起湖北蓮歌歇欲知腸斷處人去滿湖月

亦作採蓮人乘舟向若耶誰知盪槳意不是爲蓮花

五月採蓮花六月打蓮葉七月摘蓮子八月斷藕節

有何好顏色敢比荷花鮮折花回顧儂母乃錯相憐

手把蓮花枝欲贈無相識由來珍賞意不在好顏色

斷藕愁牽絲折蓮愁刺手借問同舟人中有華華否

門前有蓮塘采采日不絕時見戴花船盪波弄明月

意中

斫取明月光懸著屋東壁却看顧虎頭醉寫瀟湘色

河朔俠少年贈我千金馬上馬反臂弓不在廣平下

洞庭包山湖中有玉字書安得讀百遍填眉皆太初

南海鳳凰鳥飛集我臂上吐出曾中文光輝兩相向

水田謠

大姑搖短櫂小妹把長篙波上慈姑葉分明是剪刀

小妹把長篙大姑理短楫分明青銅鏡貼水雞頭葉

高田立鷺鷥低田浮野鴨大姑鳳頭鞋小姑鴉頭襪

郎乘白版船相遇艾陵湖忘却船頭觸貪看大小姑

東王次峰顧幼鐵黃叔威

冬草不復綠王孫歸已遲閨中心未死頭白尚相思

名士

只須飲醇酒不用讀離騷便足稱名士誇人顏色驕

夢餘作

黑髮日漸白素衣行復溜借問長安塵胡不染鬢絲

單情用齊梁體

雙意何由訴單情祇自知墜蛛遇花葉詎見有牽絲
曉河沒杏梁素月見羅帳秋草寒更青歸人試歸望
花情媚春紅柳怨嬌日翠安得鏡中身與娘相比對

行藥溪南

蠶菜飛黃蝶秋桑墜野蠶偶來成獨趣行藥至溪南

楊花

高低渾似雪上下不因風借問昭陽燕珠簾隔幾重

秋江

秋汀上夜燈孤舟行未已殘月澹無色數星光在水

放紙鳶

紙鳶西上直惹起望鄉心何不從風去牽縷直到今

閨人送別曲

棄妾向長安心在長安道不似白鼻騮步步戀春草

送徐竺村

送君入嶺南到嶺且回顧山頭有鷓鴣每喚行人住

王符躬進士築室清涼山禹尚稽爲之作圖錫

瑣詠其山中景物得十二首

紅藥園

晨入紅藥園嬌紅倚濃露主人金閨夢時醉紅雲處

石子澗

粼粼石子澗瀉注東巖下春雨數浮鳩朝晴看浴馬

燕尾溪

溪形分燕尾波紋蹙魚鱗隔溪望村塢欲涉愁再經

蒼龍嶺

嶺上多涼風颺颺攔不止蒼松幾歲年結根自無始

飛雨泉

擊破蒼山骨飛來白雨泉誰家一匹練借向閣中懸

采花隄

采花長隄上采多花更稀怪來人語靜日暮女郎歸

西巖草堂

築室當西巖攝靜此中宿澄懷萬慮空靜對一峰綠

烏柏嶺

東渚春陰漲西嶺霜氣濃愛他鴉舅色絕勝鹿姑紅

澹吟堂

精舍闢靈區窅然生虛白斯人方澹吟邴容塵垢容

窈然洞

愛此窈然洞玉乳竇中墮中有石榻橫可眠亦可坐

送鄭士行

楚館留殘月吳船盪曉風本是人難別翻嫌曲易終

京華秋思

十載薊州城家書隔上京謝他南去雁先爲寄秋聲

龍兒河

沙響舡頭澀秋潦落三寸前灣水淺深相逢兩相問

棗棗懷香

海陽有香棗取二棗剝疊成中屑懷香以蜜漬
之好事者持爲遠餉其始蓋商人婦所製以寄夫
者取早早回鄉之意見施愚山集

雙棗結連環中央着懷香祝郎早早回不回也聽郎

記歲珠

新安商人婦夫久不歸婦以鍼黹自給歲以餘貲
買一珠謂之記歲珠積至珠二十三粒而夫不歸

婦遂死見屈翁

一歲一粒珠一珠千

待郎終不歸請郎看幾歲

秋思

落葉落還落歸人歸未歸寄書江上雁肯爲早南飛

自詠十二章

塾僮

古者家有塾費子自年二十二傭於人家爲童子

師近二十年故曰塾傭

夢入群兒國群兒從我遊寒燈三十載空自壯夫頭

貧士

乏貲曰貧費子年四十居無屋食無田衣縷裂提
襪見踵冠臙顏恰羊裘二十餘年不易可不謂之
貧士乎

游客

居外舍曰客費子弱冠客吳趨年二十六客中州
三十四客京華三十六客楚黃四十五遊會稽足
跡半天下故曰游客

白衣

南北東西路江湖落魄人十年衣未洗猶是道邊塵
守祖父書以白衣老曰得曰失聽世之呼我也
夏冬吉貝顏色白如雪飄飄凌秋風皎皎臥明月

病夫

費子年十八九嘔血幾死年三十八病胸膈塞目
盲短氣計生平多在病中故曰病夫

觀書兩眼酸話言患短氣入耳偶不平早已心下悸

賢後

曾祖以篤行載于蜀志祖以循吏棄官傳在國史
父以傳經著書名於天下費子行能雖不肖然未
始非賢者之後

祖登賢吏傳父爲儒者宗我獨無一技抱經守固窮

流氓

先世自蜀播遷客于江都無田無籍今依棲江淮
之間居址鮮定是曰流氓

萬里來江左依人客海邊傳經雖數世占籍竟無田

詩人

費子生平無他嗜好獨喜吟詩二十年集成五十

篇雖無一佳未始非勤於詩之人

十年求漢樂廿載醉唐風可惜平生志都歸寃句中

野夫

費子十齡居野田村三十載今又徙居胡庄野居

四十載號曰野夫

野居三十載高臥海雲樓有時赤兩脚終年常科頭

老圃

宅後餘地二畝春耘夏芟秋茹冬芥終歲課澆灌

溉費子間亦率妻子持鋤耨耘遂老于塲圃之間

春初種早芻秋末布晚菰勿言生計拙王道本雍容

報戶

費子年四十八買報於胡家莊日贖升合以供飭
粥昔梁鴻爲人舂碓許靖以馬磨自給費子辱而
爲報戶亦猶是也

轉報蓬廬下有客叩雙扉簾櫳昧老眼不知君是誰

腐生

少受中文之學又傳蔡瞻岷先生口義年近五十
始博考諸經學雜而罕通大義竊名曰儒可謂腐
矣

儒通天地人安敢以自號布裘寬且博每得迂腐語

江晚

燈亂漁家聚潮來估客喧羈魂何處斷江上欲黃昏

江浦

扶高不見船時聞打槳何處取魚歸人語沙上寄

掣鯨堂詩集

成都費錫璜誤

同學王訪叅閱

七言絕句一

水村

一抹湖烟過雨澄野橋小市聚漁燈依然人語蘆花外
只隔蘆花便可聽

泛舟瓜洲對酒見流螢如雪

涼夜微風吹酒醒蟲聲兩岸草青青扁舟今夕疑天上
一道銀河萬點星

掣鯨堂詩集 七言絕

看演唐盧生遇呂翁事

看罷華燈淚泫然蹉跎富貴與神仙歸來一覺西軒夢
也抵朱門五十年

醉中示劉德治德問

賦罷新詩敢自憐爲君起舞綠樽前乾坤可惜番禹老
誰敵淮南一少年

釣魚圖

千尺長竿百尺繩垂波無餌不須驚少年應笑嚴陵叟
不釣江魚却釣名

康堯廣齋中碧桃花

東風次第入君家宛轉朱闌護曉霞文杏玉梅開已過
十分春在碧桃花

聞簫

幽夜寒燈夢乍驚淡煙和月未分明簫聲只在竹籬外
尋遍鄰家不見人

秋夕

別館沈沈夜合香空階白露入幃涼如何一夕西風急
變作芙蓉葉上霜

牡丹

濃香飛動錦玲瓏深淺樓臺十樣紅惆悵無人憐國色

掣鯨堂詩集 七絕一

倚欄獨自笑春風

江上

高樓橫笛不勝悲蘆荻青青早雁飛莫送江頭南渡客
從來南渡不思歸

偶書

大獵歸來酒未醒西風吹動孔金翎入關臂上一團雪
帶得遼東白海青

三戰榆林再破圍轅門獨立看斜暉天山一箭功誰記
射殺名王赤手歸

看紅葉

空齋久負菊花期野店江橋歸去遲病到秋來吟興減
却看紅葉又題詩

寄遠曲

尖風刺骨如針鉞風吹妾心千里長寄語遠人不見信
歸時馬蹄爲妾量

古調

費生東出濟河陰拾得伯牙枯桐琴琴中自有雙鳴鳳
不是斯人無此音
一彈江水忽飛立再鼓梨花無數開鄰人叩門請終曲
先生已瞑歸去來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三

嶺下梧桐嶺上蒿臘月女貞春風桃後凋不抵及時色
百尺難攀徑寸高
石飴中藏一利刃猛虎口有千黃金請君試飲井中水
到底還知誰淺深

游僊

不羨天邊餐碧霞閑臨流水問桃花人生何處成僊好
只有天台二女家
秦皇漢帝好神僊采藥求方東海遍天下尚能如脫屣
六龍何事不乘煙

上帝高居最上頭僊翁老去未曾游笑渠原是塵寰客

長說紅雲捧玉樓

龍子調笙白鳳吹天風縹緲彩雲飛小鬟偶向花前舞
飄墮人間號羽衣

玄輝鈿砌鐫形雲疊石牆開澀浪文過著迴廊都九曲
到來迷誤上元君

雲山朱室似凝脂紫柰玄梨鳳腦芝老去仙翁都未識
枯山窮海關珍奇

相約滄溟納曉涼不須更采白琅霜山中閉戶三千載
煮爛黃金似乳漿

金松五鬚肉芝紅萬歲冰桃自解東曾侍清都初罷宴
飛瓊擎出玉虛宮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四

瓊札銀編勢屈盤飛鸞難候紫庭乾不須更設謨觴秘
猶恐靈妃未解看

已駕癡龍向紫烟重來亭下會曾玄荷香國腹安陵鼓
齊唱賓雲左右仙

齊宮秘授鬼神方見說蓬山在渺茫假使蓬山真可到
青麟紫鳳亦尋常

聞簫感舊東程文石方傳芳並示及門韓遵路
王其玉王紹宗陳右文

三年不聽廣陵簫側帽重尋舊板橋記得當門芳草路

春風前度木蘭燒

吳姬勸酒

吳姬十五髮鬢玉碗蒲桃勸客酣但過黃河風色冷
更無春酒似江南

法海寺

嬌鶯百轉酒千卮有月留君歸未遲縱使一年還幾度
重遊不是杏花時

大風

惡風竟夕不肯休桃花李花落井頭得意杜鵑勿浪喜
關心粉蝶莫深愁

聖賢堂詩集 七絕

五

西堰垂柳亦太恁枝枝苦被春風顛久捋秋鬢如飛雪
肯爲春嫌更打綿

關心江上有漁舟或是清時隱者流煙波已自無尋處
更恐乘風到十洲

可歎

破齊亡楚智無傳何事晨炊不自謀爭致千金購張耳
誰將一飯餉韓侯

送別

青絲提酒白門前女郎送客歌采蓮請君自惜紅顏子
莫使秋風損少年

歎息

園殿蕉園落日低金釵玉螭鎖歲華宮花一朶千金貴
飛下瓊林踏作泥

金陵

橫江江水射斜曛虎踞重關枕暮雲莫道建炎南渡小
當時猶有四將軍

淮水年年繫畫船江東舊曲祇今傳獨憐秋月春燈夜
還演當時燕子箋

柔柔鬱鬱柳毵毵陌上新歌繞碧潭往事盡隨風絮散
歌聲空自怨江南

聖賢堂詩集 七絕

六

鍾山松柏黯無煙回首金川事惘然多少紅樓歌舞月
秋來獨照白門前

戲書

客到柴門推更敲紛紛明月下松梢始知詩句無工拙
信口占來當一嘲

歎息年來萬事非晨餐未飽北山薇胸蟠萬卷都無用
吐作長虹任爾飛

至性文章合鬼神少陵之後放翁真題時涕淚知多少
十載猶堪泣後人

題畫

香貂壓雪素無力斜抱琵琶淚沾臆身是中朝第一人不藉胭脂作顏色

九頭笙

鳳笙龍管彩繩長舊器分明出教坊一自海紅花落後新聲半化九頭鷄

入西山隆恩寺訪天下大師墓不得

三百年來事渺茫殘僧死盡斷碑荒兩人並坐斜陽外豈是閑夫說讓皇

盧溝橋

盧溝橋上日初低三百雕欄玉柱齊多少往來車馬客

無人閑數石狻猊

旅夜聞琅璫

少學孫吳氣未平琅璫風動月淒清夢中正覓榆關路
牕外何來鐵馬聲

滇海居延久罷兵上書無復請長纓英雄不向榆關老
種竹栽花過此生

送別

傾盡蘭陵酒一杯送君更上妙高臺秋江萬里明如練
一片風帆橫剪開

望遠曲

水國霜寒一雁飛書來含恨罷金徽穿針樓上春相望
采藥山中秋未歸

楚宮曲

奉直章華得見君朝朝醉舞鬱金裙宮腰瘦盡驚鴻影
無那襄王愛旦雲

虎阜

風雅吳儂講最真寺門片石踏成塵雙燈月下君休笑
聊爲名山作俗人

鷓鴣

紅蕉零落海桐稀九鯉僊蹤認是非看遍越王臺畔鳥

鷓鴣不向北天飛

紅葉

宸楓飄落御河秋宮女題詩無限愁莫把殷勤托紅葉
恐渠隨水向東流

秋鴉

曾棲宮柳浴金池還繞隋隄覓舊枝今夜莫啼城上月
李花飛盡又多時

寒帷

娟娟細月凌波出嫋嫋香風拂蕙生國色何須千百媚
寒帷一顧已傾城

山中問答

紫巖花墮錦鳩啼日靜山深萬木齊
隔澗野人相問罷水聲東去白雲西

山中

白鹿銜芝玉洞春山深未絕馬蹄塵
遙岑一碧飛梁斷從此桃花隔世人

梁藥亭太史招遊貧民園

鴻鵠將爲萬里分貧園聊復聚同羣
當筵勿進昆山部恐觸哀絃不可聞

芳草池塘落葉殘笑容開處白沙乾
重簾况有金卮暖

聖賢堂詩集 七絕二

九

簾外不知明月寒

聽王二琵琶

流水蛛絲別有情一聲彈出旅魂驚
近來都改黃鸝調不是江東舊曲聲

家世常將法曲傳曾因薄技侍甘泉
酒酣借問琵琶事事比龜年更可憐

金鑰銅環閉院門歲鞋深處易黃昏
座中誰是白司馬暗把青衫拭淚痕

鳳輦鸞旗去不回海青夢斷集靈臺
不須更弄陽春曲

亂落梅花絕可哀

憶蔣汪珩前輩

江邊桂華江水香十日不見橘有霜
昨折一枝偕我醉得留數顆待君嘗

書將筋骨欺顏柳詩豈皮毛學李王
似此不傳窮巷老漫誇年少錦衣郎

隴頭樂府奇誰敵大雨新詩怪出塵
讀罷劍南哀絕處西風老淚濕羅巾

歸來

歸來學作灌園夫藥圃瓜畦草不鋤
時著短衣看射虎知公豪氣未全除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十

吳宮

西施未入吳宮日別有吳宮第二人
西施一入吳宮裏奪盡吳宮千載春

瑤花臺

遊人都上瑤花臺亦入瑤花觀裏來
莫問瑤花何處去瑤花開盡野花開

楊柳桃花

靈和露井憶當年青帝何曾恩澤偏
楊柳萬株愁欲死桃花何事笑風前

廣陵秋夜

井梧葉盡火星流街鼓聲中萬戶秋今夜誰家秋思遠
滿城明月照高樓

明妃曲

桃花馬上抱紅妝謝罷天恩出建章
昆莫舊曾稱漢婿呼韓從此是降王

觀作幻術

整骨成霜海水枯神州東畔遇麻姑
笑他年少喜奇技戲把靈砂撒作珠

徐竺村語我塞下所遇

雪裏題詩傾巨羅美人唱罷玉顏酡
秋風十載榆關路

聖賢詩集 七絕二

七

重向燈前聽此歌

名句流傳豔一時旗亭舊事未云奇
從今白草寒生曲不讓黃河遠上辭

懷敏思

白門楊柳垂煙絲春風吹花辭故枝
故人別我西川去萬里思君無見期

當爐婦

絕代文君當酒爐白頭心已許相如
如使君千騎羞回顧何論區區馮子都

貧家

誰道貧家意可憐貧家樂事爲君傳
西鄰肯假晨炊米便勝何曾食萬錢

閨思

漢使蕭關去未回春閨望斷白登臺
願君直作黃河月飛度龍門積石來

送王抱荆北游兼寄懷劉德問

平野千家禾黍荒定襄一帶草茫茫
中原是處堪回馬况復秋深過大梁

奪幟淮南事若何西風吹散楚軍歌
關中劇孟無人問

匹馬於今暫渡河

聖賢詩集 七絕二

七

邊地寒風八月高千金駿馬百金刀
不愁雪色侵衣袂恐惹霜華上鬢毛

延陵市上有遺金桐廬江邊江水平
清夏月披裘何所媿爲子持此問劉生

別王敬菴

江湖牢落欲何之南北東西路總迷
他日相逢須記取大梁城外日斜時

重別王敬菴

大梁一別忽驚秋塞雁南飛汴水流
楊柳曲終人更遠芙蓉江上不勝愁

遍遊姑蘇野寺有感

路入靈巖嶂幾層遺民大半績傳燈五湖秋草無邊寺
老盡前朝八百僧

黃叔威有句云一朶芙蓉浸秋水同人共稱之

蓋爲名姬詠雪作也明日余於叔威座見此

姬因詠叔威句座中索于賦之即以此句爲

題

芙蓉濃豔一枝斜影入秋波弄曉霞今夕紅顏燈下見
始知入勝鏡中花

夜同張羽可由白塔河歸野田

雙鯉堂詩集 七絕

圭

昨夜燈紅花爛熳今宵路黑煙淒迷可憐錦帳徵歌者
霜滿天涯猶未知

春日有感

河風駘蕩柳條斜珠箔紅樓對晚霞今日花前思舊事
去年雙燕入誰家

丙寅上元

屋角寒梅花較遲未消殘雪映疎枝滿城爆竹聲無數
還道不如全盛時

同趙敏思登三山

片石臨江粉堞紅三山草色滿花宮憑

點南朝事

回首金陵夕照中

送人歸岳陽

楚客南歸發棹謳洞庭五月水天浮白雲隔斷瀟湘浦
何處逢人問岳州

出高淳胥河

水村山郭一帆過白襪青鞵踏淺莎舟傍人家今且宿
前溪漸覺晚煙多

哭姊墓

去後重來九月天松風吹鬢淚潸然白雲一散不知處
碧草傷心遂十年

雙鯉堂詩集 七絕

古

別丁晉公

憐君多病久無家十載飄零鬢有華我去江南非遠別
莫將春信問梅花

別卞和王昆中之蘇州

津頭薄暮柳絲紅杜宇聲中酒半酣春水不憐離別意
年年送客到江南

長門怨

恩澤猶分太液烟冬青樹老月空圓蛾眉不信君恩斷
一開長門二十年

王阮亭少司農招飲

歸然猶見魯靈光碑版流傳四裔香今日布衣陪北海
始知天下有文章

送別

春泥滑滑馬蹄輕沽酒提壺送客行多少禽言催客去
留君只有鷓鴣聲

成都王生

成都亂後有王生鶴髮猶能唱太平一闕右丞紅豆曲
春風吹入杜鵑城

初冬過刁家鋪一帶皆桃梅林也題寺壁

春興闌珊秋興存桃花落盡又何論青旗野店紅柑樹

梨鰾堂詩集 七絕一

七

白板江橋黃葉村

得商安世書

幽州故人尺素書中有徑寸青龍珠自見奇先生紙上
不知明月到階除

紅蘭室納涼

朱簷碧瓦殿晴空映水涵虛寫倒虹襟襖不須愁觸熱
披襟獨對楚王風

白日雙楸鳥下來吟詩賓從共徘徊馬卿莫漫愁消渴
玉乳金蕉得賜杯

兩年書劒感飄零已去重來感聚星酒罷不知身是客

平臺涼似竹西亭

江笛

二月春江潮水平梅花如雪滿江城忽然一夜風吹落
聽到天明是笛聲

看潮

日落鼉鼉鼓角稠忽驚潮起海門秋更誰有力鞭秦石
天捲長江西向流

懷田有申佩北固師晦膚功登達

江臯凝望迥蕭然不見桃花動隔年春水來時相憶否
故人家住石城邊

梨鰾堂詩集 七絕一

十六

感舊

衰楊蕭瑟隱江城蘆荻秋來到處生却憶春江花月夜
同誰橋上聽簫聲

讀太白詩

若木神雞久不鳴年來竭力事躬耕匣中禿筆將飛去
輸與先生絕代名

讀五代史

三垂岡上百年歌烈士無如老去何國賊未收遺矢在
却看孺子付山河

立秋日許子凝移宿竹陰斗室

匪院秋陰暑氣銷
右栽文竹左芭蕉
知君尤愛琅玕翠
涼夢微風聽夜潮

旋移斗室置方牀
文梓爲櫪玉作牆
偏是病餘多逸致
宣爐自炷辟寒香

順成門

繡幃朱輪七寶鞍
腐儒黑衛欲前難
順成門外泥三尺
不待風吹已踏乾

棋盤街

翻雲覆雨太無端
轉海回山未是難
不信長安真似奕
大清門外有棋盤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自茱萸灣夜歸村舍

啼蟲未歇鳥將飛
夜色蒼涼露氣微
一路淡煙楊柳月
稻花香裏棹船歸

秋懷

青草湖干白露生
羸軀獨臥女王城
朝來明鏡應堪數
一葉秋聲雪一莖

悲戰場

殺氣消沈生野蒿
戰場雨暗鬼悲號
多年白骨寒如雪
十月西風利似刀

縱鷹

掣鎖鳴散意氣雄
流星奔電出雕籠
雙睛不礙千峰色
直上層霄萬里空

過潯陽

落日歸雲無盡時
成名何必恨衰遲
爲憐去雁長回首
過盡佳處竟不知

漫興

野卉瓊葩一徑栽
誰憐憔悴在塵埃
搖風弄月無顏色
只爲春來未得開

睡起閱邸抄

浮雲蹤跡楚江城
芳草隨人到處生
睡起山中黃葉落
不知將相幾回更

聖賢堂詩集 七絕二

魯連臺

青驛暫駐僕夫催
一片殘陽下故臺
戰國四君名好士
誰人致得魯連來

觀出獵

駿馬聯驄玉勒喧
飛塵一道出青門
隨珠空用彈黃雀
明日銜來還報恩

黃州食鰔

赤壁磯頭鷺鴨湖
畫船難問酒難沽
張翰不起秋風思
只爲江魚狀似鱸

狼山軍中

臥次鐵笛和漁歌軍令平寬免荷戈江口三秋閒牧馬
海風萬里不防倭

庚辰夏日與劉德柔閱天儀坐玉鼠書屋因指

瓶荷爲題命童子解九連環一次成詩一章

須臾各成八章文不加點

深紅淺白抱金房斗室銀瓶貯水涼似是玉人都中酒
各矜顏色鬪新妝 瓶荷

幾箇琅玕映碧池曉窗雲母見疎枝憐渠空有凌虛榦
未化蛟龍君不知 窗竹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尤

沿階一片小苔錢細雨能滋嫩綠鮮只恐有人深夜立
露華暗濕透春妍 徑苔

盆蘭葉葉裊風斜紫莢深藏一朵花初珮騷人今不遇
國香徒使俗兒誇 盆蘭

霜毛鐵爪志高鶩何事低頭傍架蹲狐兔近來多窟宅
會須一掃淨秋原 架鷹

栖身暫向畫梁邊翠幙朱簾任往還莫道謝家常可戀
馬衣門巷幾回還 梁燕

野雉朝雊格格聲秫田麥隴露華清自從鎖向樊籠裏
縱有高鳴亦不平 籠雉

戲藻穿蘋躍錦鱗競將名目擬佳人可憐最是楊妃舌
一點胭脂出絳唇 缸魚

題畫

遙峰拖翠水潺湲竹樹平疎野屋閒記得馬頭曾過此
不知夢裏是何山

漢江送別

征衫未拂馬頭塵才渡瀟湘又向秦夕陽城上人吹角
落木蒼蒼漢口津

題醉仙圖

聞道君王解愛才九重扶得醉仙來可憐絕世清平調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二

只換真妃七寶杯

三變芙蓉

芙蓉顏色曉凝霜一瞥輕紅換紫棠世上無花堪比豔
玉妃晚作醉來妝

重登赤壁磯

江色蒼茫帶月流蘭燈影裏草蟲秋經年風物仍如昨
重聽紅簫感舊遊

酒滿鸕鷀月過城菱歌淒絕不勝情再來恐是深秋後
坐對疎花到二更

揚州西郭送柳大舟還蜀

潮落江千雨未收市樓醉別酒如油城西便是還鄉路
萬疊青山萬疊愁

已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宿水寨聞人家爆竹聲

口號

爆竹聲催歲又終聽來不與去年同定知今夕難成寐
坐對寒窗剪燭紅

客懷何事久淒然聽盡殘更猶未眠不信故鄉千里月
夜深獨照汝南船

芻靈燈火近如何野水荒山夢裏過客久不知年事逼
今宵添得淚痕多

梨齋詩集 七絕一

主

停橈水寨已黃昏爆竹聲聲動旅魂拭盡淚痕衫袖濕
知予不是戀家園

屈翁山先生以四詩寄我論詩大旨與鄙意符
台先生沒後乃見其詩於集中作此寄弔

一代聲名出至公詩人原自屬英雄笑他江左耽吟客
盡落元和變調中

寫出丹陵雙鳳皇墨痕着紙已飛翔神仙別有升天骨
不是人間服食方

南海詩壇有大宗負書懷餅願相從一聞太白騎鯨去

夢斷羅浮四百峰

信知天下真才少豈有真才不受才五載已判書斷絕
三年通集忽重開

未見斯人但識名無端涕淚爲君傾山川奇氣從今盡
即有才人異代生

望天平山後

攀藤直上最高處萬壑千峰向此分欲尋僧寺不知路
時聽鐘聲隔水雲

蕪湖遇雨

亂帆無數逐驚颼過鼓無聲塔影搖柳色城邊逢暮雨
桃花江上落春潮

梨齋詩集 七絕一

主

張園水步見艤舟女郎渡跳版入遊重過此遂
題

過雨垂楊帶小樓曾逢春女踏春遊欲尋羅襪凌波跡
溪口花深不見舟

見鳥

布帽提筐採蕨薇仰看鵲舉想姪飛平生幹略應無濟
二十年來萬計非

康熙辛巳村居半載錄定前後詩草得一千八

百篇其放失刪廢者不在此數遂吟二十八
字

屈指前朝十數公出羣之傑首空同私將尺寸量江海
五百年來媿放翁

送別

笑問先生歲暮時雪中驅馬欲何之如今海內無英傑
獨抱殘書投向誰

時俠

五載交遊遍薊門如今豪俠不堪論黃金白刃相傾軋
但報睚眦不報恩

題繁川春遠圖

繁川春遠圖寫新繁先壘先壘自松柏之外有桃

擊鯨堂詩集 七絕一

七

花數里春色爛熳多遊人車騎亂後祖父來江北
五十年無人歸拜家夫子乃手布此圖石濤寫色
焉

五十年前似此圖老親淚眼記模糊即今野草重兵火
留得桃花有幾株

惠山對酒

錄事觥籌捲白波主人有酒客高歌丹山綠水年年在
無那人生老去何

讀王先民詩集

先朝萬曆中江都陸無從弼王先民醇詩名籍甚

今遂無傳者無從集許氏猶藏之先民集今乃見
於人家讀之三歎

先朝郡邑論詩客陸弼王醇大有名遺集百年人不問
沈吟萬古涕縱橫

戲題九首

合肥相國李夫子愛我詩歌似古人國士未酬知己願

三年西望淚沾巾

李文定公見余詩誤蒙過愛入都
留居貞松堂對人嘗有太白之目

東山李白入長安狂客先稱蜀道難我亦中原逢賀監

為傳詩卷滿河干

賀天山先生江東名宿有人携余北征入汴詩十七
首先生見之遂為作序並賦古詩四章見投至揚屢

訪余

擊鯨堂詩集 七絕一

七

南海今推第一人驚才絕俗許誰降千秋方駕遙相許

萬里心期若有神

屈翁山前輩見余擊鯨堂詩即寄余詩末一首云開
元大曆十餘公盡在高才變化中誰復光芒真萬丈

謫仙猶讓浣花翁見
客時稱余詩不置

袖拂紗籠未足才倡樓僧鐸付塵埃自傷零落桃花句

猶上春燈照酒杯

余遊城西紅橋有句云春水柳條濃淡綠桃花人面
淺深紅友人康堯廣特作雙鉤剔墨紗燈以二句書

其上延辭人共賞之
一詩頗有傳誦者

落雀詩成自笑奇當時句度太支離賢王估曲曾經賞

名輩風流更屬題

昔年偶作樂府一闕曰落雀於見 動郡王者乃集
名輩讀之多不能句度一時李唐思輩皆擬作焉

金壇于子不相識斯事推予越近今辭賦未應終蕪沒

人間時復有知音

金壇于子英未相識也序吳門葉生詩曰貴遊
衡真能為古人詩者非偏真以序之言問于

北征哀歎一篇詩屈指平生只此詞把示他人猶墮淚
便堪千載不須疑余賦北征哀歎曲成以示人讀而流涕不竟讀者數人黃叔威能詩者也云此漢人語同時有擬此體者

弱冠才名遠近喧

弱冠遊中州賦詩一卷初

遊梁詩句足消魂當時一卷傳閨閣

曾印蕭娘粉指痕丁丑在都倡古詩社余與黃叔威

古詩樂府擅京華

劉靜伯實主其議頗為時所稱

盡掃猥靡自一家屈指當時同志輩

孝標江夏各天涯

諸少年各述生平快意事或四五或七八次第

及予余檢點平生曾無一快惟數年前時夢

飛舉渡海瞬息千里頗用栩栩自樂內經云

陽虛夢飛余之所快即余之病悲夫乃吟一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主

絕不知涕之所從也

投壺爭博與時違話到傷心淚欲揮若計平生快意事

夢魂曾踏海霞飛

南園集替女歌小曲有楊雲者以歌擅場

南園絃管闐紛紛女史妖歌不易聞唱到鷓鴣聲轉處

笑容滿上度紅雲

感事

槽坵常侍官階貴典醬尚書位號新水族加恩今已遍

田青申潔盡波臣

贈募古陸其清

潘岐善仿東坡蹟鐵石能為逸少書近日陸生稱妙手

唐仇文沈盡臨摹

憶江南

春來無地不融融却憶江南景不同節過小寒一百二

梅花風到棟花風

分

與黃叔威同舟之高郵各出詩稿相示遂至夜

城上烏啼夜欲分扁舟今夕更論文本初之徒不足數

天下英雄惟使君

常山體

聖賢堂詩集 七絕一

主

鄰家莫笑主人貧主人食肉未經旬猶有十錢堪買酒

鄰家莫笑主人貧

雙鳥

國門一字易千金得失由來驗寸心莫道斯文無識者

花間雙鳥是知音

乞食

破家伍負伏蘆中寄食韓信把釣筒自古憐才惟女子

世間無用是英雄

合肥晤孫韓樞

客中相遇清明節側帽掀髯唼興長他地再逢應記取

棣棠花下酒盈觴棣棠見金高談詩

蜀山太史今文伯
桐邑先生得主人
詩卷一時成倡和
侍郎賓客擅千秋

秋海棠

露月淒寒小院東
含羞猶似怨秋風
當時腸斷知何事
牆角依依淚點紅

西府垂絲共一春
漫隨桃杏醉芳晨
儂家別種秋深色
妒殺昭陽絕代人

黃蕊作團魚子細
紅苞相對絳唇開
南塘幾疊如屏障
曾與青裙鬪酒來

雙璧堂詩集卷七

七

薜蘿陰處移殘月
蟋蟀吟時上夜燈
不向此中尋氣味
道渠傾國亦何曾

秋陰深護綠苔牆
寂寞秋容淺淡妝
莫把秋心容易吐
恐教人想杜秋娘

春海棠如富室女
秋海棠如貧舍娃
處處敲門尋酒伴
不如秋色在君家

刻詩稿粗成東黃叔威吳青霞董家三徐澄齋

徐南臺張漢瞻

少賦凌雲慕子虛
欲憑才氣駕黃初
年衰始悔前言誤

只與空同作屬車

郭善夫還秦時僕思還蜀約同舟向楚已僕不

果善夫遠西僕遠至海隅感而寄此

言歸未得與君齊
董相祠前手重攜
我作伯勞君作燕
烟江雲海各東西

黃樹功江園看牡丹

牡丹舊說天彭好
自古人稱賽洛陽
今日對花增感慨
紅雲堆裡憶家鄉

宮怨

絳蠟成花照綺樓
玉欄葉落晚來稠
寒宵舞盡霜沾袖
未得君恩賜錦裘

紅顏白髮

別館徵歌意可傷
紅顏白髮暗相當
花前莫攬芙蓉鏡
照見潘郎髻有霜

聞笛

旅舍金陵髻欲霜
夜聞漁笛起滄浪
侯家客散黃金盡
春燕銜泥歸畫梁

泊舟真州新城

洞口桃花壓短篷
武陵夢入雨皆紅
春江夜半潮聲落
疑是湘妃瑟未終

霜月

今夕何夕霜明寒驚鴻照眼何翩翩美人歌舞紅燭下
紅燭半銷歌未闌

懷劉德鑑客中州

劉生作客未還家南望歸雲驛路賒梁苑月明今夜夢
故園春已到梅花

贈妓

十載風沙老薊城醉歌南曲不勝情那知今夜邊關雪
暗向吳娃髻上生

當爐

珠箔光寒日午時梅花飛起雪參差當爐不肯留人醉

笑罵幽州輕薄兒

過朱若符前輩

邪許輪蹄寂不聞依人只有白鷗群垂楊四繞陶公宅
欲聽琴聲隔綠雲

春醪

開滿棠梨過野橋天涯寒食雨瀟瀟青山到處英雄骨
安得春醪徧地澆

送許闇如遊越中

離離春艸滿原生極目西陵去國情吹徹玉笙
燈光如水夜三更

東江詩鈔十二卷

〔清〕唐孫華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東江詩鈔

今夫山肴野蔌羹飯藜非不足以娛野人然猶大
官之廚御豢豹而肺熊蹯則慚矣折楊黃華
非不足以悅里耳然置之釣天之側觀萬舞而聆九成
則駭矣惟詩亦然信心衝口闢入方言冥搜苦吟爭奇
隻字非不自詡爲能然試觀諸古人著作之林高文大
篇千彙萬狀拔鯨牙酌天漿不覺自形其陋也故必超
世殊特之才濟以宏深該博之學而後可以窮天人之
變通事物之情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少陵云讀書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之謂也東江先生天稟異資自
少日記千言稍長貫穿經史蔚爲名儒文章著述久已
衣被海內顧不多作詩迨通籍後始發爲盛藻標舉偉
詞詩刻於都門者固已紙貴洛陽矣時先生將出宰邑
會大臣以閔博薦上召見親試稱旨特與內擢由
儀曹改吏部駁駁通顯適奉命典浙江試觀省歸里
泊丁大故遂引年堅臥不復出惟與里中老友杖履相
存文酒數會二十餘年則先生之詩日益多門弟子請
付剞劂乃哀輯前後詩手自刪定得若干卷而以示予
予讀之如入清廟而商彝周鼎之畢陳也如開武庫而
越棘允戈之森列也如登泰岱之顛而雲霞海日盪胸
臆目也如汎溟渤之廣而波濤沸騰魚龍出沒也蓋惟
先生學富五車識窮二酉取精多而用物弘故發之爲
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兼善諸體不名一家壯采絢丹

青高響出金石昔人所謂杜律韓碑無一字無來歷斯
足以當之矣先生於予十年以長雖忝兄事之列實吾
師也年來屏居里門追隨觴咏之末每聽先生說詩論
文析古義之疑惑摘今人之謬誤曠若發眼蒙使若爬
背癢以爲得未曾有今雖年在大耄猶日手一編而且
過目不忘無異少壯天固厚畀以讀書之資積之深而
發之茂彼軀才小生腹無邊笥而欲以其蟲鳴蚓竅較
短絜長不亦僨乎先生旣手定其詩而又命予更加刪
汰昔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
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
而削奪之先生之雅懷何以異此而予愧非其人惟有
望洋而歎聊道平生傾倒之素以復於先生先生以爲
何如也

康熙丁酉季秋年家眷同學弟王吉武拜題

予友唐子實君以文學負海內盛名者三十年其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史學凡二十一史之書貫穿隳括成誦在胸每賓朋廣集論古徵事唐子信口酬答衮衮不自休聽者爲之屈服蓋近世所稱文學之士博聞強記未有如唐子者也顧其爲文自時文古文而外不屑屑於聲律雖間有題咏而傳世者蓋少晚成進士需次里居乃益肆力於詩辛未壬申間再應納蘭相國之請舍館京師而予亦客王學士顓菴邸第唐子嘗過予聯牀翦燭極論古今時有吟綴唐子輒爲拈題分韻而去揮灑所至日數十篇郵筒往來者不絕予讀而歎曰唐子向以文名今復以詩名乎其詩風發泉涌激揚踔厲而

序

善於用事在少陵義山之間而時出之以眉山此非有唐子之學者不能爲也史稱高達夫年五十始爲詩而即工予嘗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前未有無其學而能爲詩者予於唐子益信滄浪嚴氏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王荊公謂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義山爲文簡閱書冊號獺祭魚荊公謂其善學少陵以今觀唐子之詩撈籠千古陶冶萬物從平日學問之所積沉浸醲郁而發爲辭章隨境依象自有書卷之助奔赴筆端如膳宰之羅珍錯而成味如紅女之裁縑素而成衣又如匠氏之選群材鳩衆工而

成屋室也詩之賴夫學也不信然哉予與唐子生同里定兄弟之交唐子長予數歲然予自少學爲詩而唐子初未爲詩也今予年亦向衰矣衣食奔走蹉跎失學每一執筆枯腸枵腹或終日不成一字讀唐子之詩不覺爽然而自失欽然而自下焉蓋以其詩可及其學不可及也唐子今刻其詩而屬予爲序予旣不文又窮且賤辭不敢爲而唐子索之再三無已則舉唐子之學其詩之所自出者書之末簡且以告世之爲詩者焉夫不學而爲詩不入於寒窘即流於鄙俗予未見其能詩也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二月望日同學弟沈受宏拜題

序

二

吾師東江先生蘊道積學於書無所不闢負才名三十年作為古文詩歌雄渾雅健迴絕町畦丁卯之冬家君延迎至舍訓家弟揆方時予方受經海寧查先生及戊辰春查先生南歸家君遂命從先生受業焉予少喜為詩書牕浣壁隨手塗抹時家君方督予為制舉藝意頗不樂先生從容為家君言詞章之學古今所重子弟知好之賢於裘馬博奕遠矣此當因而導之不宜禁止家君以為然遂不禁也已已春先生辭歸予自此雖好為詩而胸有疑義無從質問偃偃焉如瞽者之擿埴索途而茫無所見也及辛未冬家君復迎請至京師仍留家塾予幸朝夕追隨質疑問難先生於是授予為詩之旨

序

以為學問性靈不可缺一有學問以發摭性靈有性靈以融治學問而詩可庶幾也俗下小生膏脣拭舌妄談詩文不知誦習八家剽竊字句不可謂之古文也爛熟唐詩摹倣聲調不可謂之詩也必也原本經史貫串百家融液變化以我法御之而不膠成轍斯可以為詩文矣予然後恍然神悟稍有進焉而猶愧其力之不逮也先生之才之學宜在承明著作之庭戊辰成進士不得與館選家君為之歎息曾以學行聞於皇上特蒙天問注意焉而先生需次銓曹行將出為縣令矣先生所為詩文甚夥不欲刊刻流布以自銜鬻予力請再三始出其近所為詩數百篇復加淘汰存其什之四五鳩

工鋟板質諸海內譬之鳳皇芝草必共知為美瑞矣雖然先生之學如地負海涵無所不有而發之為詩猶杜律韓碑無一字無出處世之學為詩者目未見先生所讀之書吾恐其讀先生之詩且目瞠口呿舌橋而不得下也

康熙癸酉季夏受業納蘭揆敘愷功謹撰

序

東江詩鈔卷第一

太倉唐孫華實君彙——受業陸

偕同年吳元朗遊西涇次友人韻

東山多市廛往往背山麓武山洵清曠羈客誰能速
苦事著書頭白困汗竹分曹日課功嚴若巡執扣門
聞嘉招快似猱升木伴謝未敢前欲往意所蓄一葦泛
湖光舟平如在屋溪樹發幽香疑入子真谷遠籬花未
稀登場稱初熟延客開松扉書堂散誦讀清風扇坐隅
雲起未成族小閣展遐眺一山圍衆綠清言雜詠嘲勝
引異徵運筆簾出紅妝衣香裊芬郁妍唱發朱脣何必

東江詩鈔卷一

倚筌筑獨憐顚顚姿曲局髮未沐垂耳乏秦珠見面晒
燕玉暫舒眉眉間翠幸有樽中祿所惜夕陽殘峰高露氣
肅歸途語笑喧燈光人影簇送別臨河梁暮涼怯綃縠
閒情少陶潛子師年兄狂言驚杜牧美人隔滄波一葉
蘆中宿飲罷感蒼茫仍歎匏瓜獨嬉游良已荒亡羊愧
臧穀

東山即事

湖風盡日響松杉接席連牀共一巖文到無情真悔作
口除飲酒只宜緘晚涼欲試蒲葵扇暑汗頻嫌葛越衫
破硯生涯今更拙謀身端合託長鑱
熟梅天氣雨霏霏柳慢低垂拂釣磯乳燕已飛孫竹長

浴簞將罷女桑稀鵲飢未肯因鷗嚇鶴瘦猶當勝雀肥
畢竟人間寧作我書堆投老未全非

侍玉峰座主尚書公登莫釐峰

削成峭壁倚空濛木杪斜穿石徑通絕壑何人凌緬邈
高譚有響應虛空峰腰檜枯千尋幄湖面玻瓈萬頃風
不用東山絲管沸論文偏喜一樽同

讀中州集周迂齋著詩意猶未盡戲賦十四韻

森束牙籌狹分裁竹箭纖頭方微應矩末銳削宜尖杯
竿同中置盤餐待續添未須爭餐飽且與和醢鹽滑恐
流匙急鋒憎挾匕鉅手搏愁濕熱以手搏飯食之指染
畏湯燂舖啜非無助輕圓取易拈操持難用隻眠起勢

東江詩鈔卷一

常魏書成陽王禧傳著述云眠則俱雕豕蘇姬醉停
屋統國厭杜詩犀犀著厭驚看蜀主失缺召亞夫嫌鬻鼎
嘗曾遍銅槃許竝雷名饗非入已善取未傷廉側席憂
還輟寒灰畫易燭用宋齊丘鐵調羹須好手籌略借帷

幃

同年王令詒至山中坐談有感

山居寂歷悄無鄰好友相過軟語親官味難期到尾燕
官階猶有壓頭薪看花尚憶前年會宿草俄驚隔世人
悲后惟有素心原不易敢因如晦廢鳴晨

梅雨連日涼甚

消雲如蓋壓檐低一雨涼生擁敝綈出沒無心憐鷺浴

陰晴都好任鳩啼水車已見樓前屋秧馬行看遍稻畦
丘壑會須終著我商量生計付鋤犁

贈將樂余不遠

孤雲出岫竟忘還一老瞢然忽扣關千里重遊仍敝褐
十年相見轉衰顏踟躕苦涉尤溪水清瘦疑逢飯顚山
榕樹蕭森圍破屋商量何路問刀環

一節孤寄梵林秋應為無家愛浪遊鬢雪消磨存鐵研
手風搖顛失銀鈎窮思妻子皆奇福老借文章伴旅愁
早趁歸潮乘小艇莫教土偶笑漂流

輓同年錢心水進士

四十成名未是遲芝焚蕙歎事堪疑曲江暫瞥看花眼

東江詩錄卷一

三

幽壤旋銜宿草悲書答秣陵途已杳劉沼為秣陵令歿後劉峻有重答劉書
官除興俊到何期北齊劉畫嘗夢補交州興俊令亡後忽馮其幼女云我已補與
笑今 擣辭愧乏中郎筆辜負林宗墓上碑太翁年伯曾屬余為行述

羊叔子故里

黎棗孤村夕照中居人猶解說羊公生前意氣輕夷甫
死後功名付阿童峴首殘碑荒草沒江頭戰艦暮潮空
從遊鄒湛今何在到底消沈事亦同

重過相國郊園

一鞭蹇衛指郊原三載仍過獨樂園前度看花人又到
曾來聽雨榻重溫卸裝籬下開新徑繫馬橋邊識舊村
忽訝車馳似流水苑東原接濯龍門

門神同查夏重愷功戲作

桃符葦索一時新對立春風突兀身功業未堪封戶牖
陳平封戶牖侯 光華聊復綴簪紳敢同閣上丹青客長作門邊
駢儻人後漢趙壹詩駢儻倚門邊 莫恨物情多棄舊從來冕黻易灰塵

文武衣冠色正殷居然鵠立似朝班將軍本自名當戶
李廣子 丞相於今亦抱關蕭望之嘗為門候王仲翁朝名當戶 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

閭外未聞持玉鑰簷頭惟見倚銅鑲迎新送故君休歎
免受推排旦暮間

次王隨菴七十自壽詩原韻

高才自古歎遭屯席帽秋風淅洛塵威鳳巢中餘老鶴

東江詩錄卷一

四

鳴騶宅裏得閒人燒殘官燭方知命賣到藏書始覺貧
餽歲幸存微摯在要當祭竈請比鄰

閒愁暫借酒兵攻三揖車前未送窮避世聊為漫浪叟
元次山自謂浪士人或呼漫郎 少言甘號嘯唐寶寧謠言稱嘯嘯翁 悲歡影
共千家月榮落花隨一樹風暗用范縝論命語 悟得莊生齊物

理便將老健抵三公

移館園中每 御賜相國酒饌輒得分嘗賦述盛
事

法醞奇珍出大官 御廚絡繹送瑇瑁盤饌堆案熊肪
白仙果承筐鶴頂丹宣勸本為元老賜分甘時共腐儒
餐昔年曾飽紅綾餅 天膳常沾遇較難

風定後偶過陌頭見桃花盡落

緋紅滿樹一時凋不耐殘鬢戀舊條已入燕泥棲草屋
又隨蝶翅度谿橋早沾暮雨花心悴獨舞春風柳意驕
何似李姬終掩面斷魂猶得想妖嬈

同年王拙園太史招陪同里諸公飲大定菴花下
招邀重過贊公房春色將闌騰海棠四面屋圍花氣聚
一庭陰合酒樽涼燕歌慷慨無同調吳語綢繆即故鄉
却愧僧逢前度客十年憔悴笑劉郎甲子冬予曾同宋
中寺僧多舊識

研溪題畫二首並

尚父精神老更道一竿唾手取神州諸侯八百皆貪餌

東江詩鈔卷一

五

只有夷齊不上鉤

出塞

稽顙呼韓已款關和戎何事遣紅顏君王肯把蛾眉贖
償與燕支塞外山

題文姬入塞圖

顧生游藝何恢奇前身虎頭老更癡丹青狡獪無不有
偶寫文姬入塞時文姬生長淡閨裏中堂不出珠簾垂
曾讀賜書四千卷沈詳悵嫵兼明詩一朝涕脣動天地
踣林毳幘長流離追逐賢王十二載薄妝瘦盡纖腰肢
侏儒那可相對語邊風但聽哀笳吹從來喪亂多仇別
驅掠無如巾幘悲晉氏獻容三廢後拂廬猶自捧槃匱

隋朝蕭后老不死終依突厥爲閼氏只看妃后猶逼辱
何況尋常紅粉姿我觀此圖三歎息玉關猶恨生歸遲
圖中雜遝多漢騎槍鼎竝擁爭前馳曼纓左帶作後隊
睽睽面目紛追隨中間有女垂雙袖風鬟不整低愁眉
半若含羞半含恨戍削衣裳減玉肌嗚呼一身一女不
能庇命到中部真嶮巇前有仲穎後孟德生死偏結姦
雄知當時若不捐金壁魂依青塚無還期地下交情能
不負終歎曹瞞是可兒

夏日園居雜詠十四首

上蘭御苑氣氤氳列第名園綺錯分夕鳥每投燕嶂雨
曉鴉常帶漢宮雲樓通花萼連藩邸地接粉榆總舊勳

東江詩鈔卷一

六

正是承平好時節歌鐘幾處日相聞

非無柳榭與花谿亦有貧家仰夏畦餘粒敢期分鶴料
敗垣惟是竝雞棲荒涼竟野蒿萊滿塋確連村薺麥低
同荷陰陽受挺堦金張只在岸東西

芳枳疎藤插架斜居然風物似山家氣蒸陰谷栽生黍
地比陽坡好種瓜眼底雌雄看鬪蟻耳中鼓吹厭鳴蛙
獨憐一片銀塘水不灌桑麻但灌花

三載重來榻未移忽看珍木覆清池青袍尚似當年草
綠柳全非舊日枝衰境每臨寒暑覺病身偏到雨晴知
雄心敢比桓宣武樹下攀條淚亦垂

翦棘誅茆傍水涯忽教瘠土變繁華荷鋤野老驚珠勒

側帽吟生避鈿車春樹雨中千萬戶名花月下兩三家
及時秉燭勤歌舞轉盼西垣日易斜

通侯家世本仁溫尚有高樓突兀存流水游龍非馬尉

赤墀青瑣異王根豈應樗里知天子見史記秦樗里子傳恰比長

門奉至尊漢宣主以長門獻武帝不見北平餘別館當年早作奉

誠園唐北平王馬燧別業後獻於帝為奉誠園

野外林邊景物清流泉瀟瀟繞除鳴一籬纏結花為障

四面叢攢柳作城夜雨蟲貪殘燭影晚涼蟬試早秋聲

通衢十二飛埃滿却喜幽棲暫濯纓

吳融書局共分曹別後相思正鬱陶人忌才名防積羽

世憎科第怕吹毛飄零媿我田園廢枝柱愁君門戶高

聞道涼秋當總轡何時樽酒論風騷懷同年吳元朗

薊門重險舊堯封周鼎銷沈泗水蹤戰壘荒涼餘涿鹿

邊關容易賣盧龍桑乾閱盡人間事西嶺依然天外峰

今日承平方偃武千年王氣繞居庸

陸海從來沃野多居民竟未識嘉禾葡萄葡萄架供山鳥

苜蓿連天飽駝駝苦草王瓜隨地滿芋魁豆飯一生過

只今誰解傳區種重與披圖訪九河

籬門何用日常關僻境翛然斷往還稚子擎鷹尋茂樹

僕夫牽馬浴清灣月因林密遲登幌雲為風輕嬾過山

莫笑京華多熱客此中也有一人閒

赤燂火傘又當頭溼土蒸煙助鬱攸烈日已應驚蜀犬

炎雲惟是喘吳牛三年客裏逢朱夏一月天邊盼素秋
莫處涼臺愁執熱行人白汗正交流

竭來作客又朱門依舊青瑣片席溫苦竹垂檐難結實

流萍隨水欲生根如雲駝馬常彌野落日雞豚自一邨

時有微吟答虛籟林花淡擁草堂尊

一朝颯爽變驕陽似解秦苛出沸湯雨過峰巒如洗沐

風來草木盡飛揚涼生白羽初捐扇溼久青苔欲上牀

少陵秋述云多雨生魚青苔及榻但使鬱陰常假蓋便拚殘卷送朱光

送王冰菴出守紹興

范蠡高城繞駕臺駕臺越王臺名官齋自昔枕崔嵬六侯襟帶

稱雄郡千騎喧闐擁上才霸氣山川歸越絕仙都樓閣

倚蓬萊鏡湖秦望多奇秀留待文章太守來

榮達逢時自不難耐他酸苦滯長安十年羈宦終兼隱

五馬前驅始是官仕路從來尊露冕人情近日薄金鑾

平時淹屈宜償久併作高風萬里搏

古時州部本吳疆漢會稽太守治在吳郡畫錦東歸即故鄉澤國

千邨通水市家山一棹入湖光似王科斗搜金簡逸少

風流續羽觴却笑買臣遭際晚白頭始綰會稽章

竹馬兒童隘若耶懽呼爭擁使君車循良自要通經術

習俗由來尚法家綵筆誰推今寶輦元稹在越州辟寶輦與之酌和號蘭亭絕

唱干將仍遇舊張華浙撫張公即錢清溪映心如水

山鳥聲中報早衙

燭淚

寥落西牕暮雨寒孤燈何意助沈瀾未通笑眼銀缸暗
相對啼妝玉箸殘坐到三更花並落心留一寸滴難乾
可憐擁髻淒涼夜獨宿空房掩袖看

筆牀

湘竹離離欲作堆書籤硯匣自追陪珊瑚架就安銀管
翡翠裝成近玉臺毛穎禿時應避席君苗燒後漸生埃
方今誰薦凌雲賦且偃霜毫莫漫開

簾十二韻

爲怯涼颺至湘紋畫自橫鰕鬚垂未暗燕尾觸還驚約
略同雲母玲瓏徹水精微褰因色授半掩待妝成疑客

東江詩錄卷二

九

風頻動窺人月乍生霧中花漠漠望裏水盈盈未辨朦
朧影纔通笑語聲坐深防夜露閑久託春醒密護排銀
蒜遲開挂曲瓊訝來飛絮入偷出篆煙縈裁竹千層細
穿珠百琲輕依稀人面在只是未分明

漁父詞

笠簑綸竿載滿船年年生計五湖邊回頭笑指春波渌
此是儂家千頃田

隨意牽船綠柳村赤鱗換酒却盈罇江湖幸漏魚蠻稅
不怕催租吏打門

湖上鴛鴦亦竝頭鰓魚目夜長愁近來娶得鄰船女
柔腕輕腰解蕩舟

陸放翁集中有笑詩戲用其題作長句一首

微詞目語未分明一顧嫣然百媚生齷齪半含迷乘氏
絳脣纔動眩陽城楊妃乍見飛塵影褒女初聞裂帛聲
莫道千金容易買山河破盡爲多情

石鼓歌

宣王吉日岐陽蒐旌旗獵獵飄龍旂中興迴繼文武烈
欲吐豐鎬張王猷陳辭紀事鋪鉅藻追匹雅頌非齊謳
誰其作者必賢哲或是古甫偕樊侯巨靈手劈華山石
鼉鼉神力加磨揉史籀初變蒼頡體奇字夭矯騰螭蚪
蛟如琅玕青且滑良工試手施雕鏤軒翥變化皆古態
俗書豈得誇銀鈎顛罅璉璉璉璉璉璉璉璉璉璉璉璉璉

東江詩錄卷一

十

蘇班齧蝕字指拊髣髴尚可形模求從來古器多剝毀
千日罕有什一留亞駝詛楚存古觀李斯諛秦鑄之罘
石不能言任鉗鑿磨洗覆誦餘駢羞惟此獵碣傳累祀
光氣炯炯星虹浮文詞幸得附頑礦不隨秦燄騰鬱攸
天水移置保和殿字加金錯填精鏐沸脣一起汴京破
寶器攜載驅車牛睽睽豈解辨異物但見金字驚雙眸
索駝輦致到燕薊剔金棄擲埋荒丘道園學士頗好古
徙就太學空廊幽覆蓋淡簷蔭古柏莓苔風雨長無憂
聖王精靈實憑託雷電六甲不敢收昔聞一鼓落民舍
剖作磴曰供春榆由延津寶劍終必合自有天意非人
謀齋堂謂是字文物金學士馬定國自號齋堂先妄論

空笑儒生鯁黑獺無文蘇綽鄙豈有文字追西周昔人
愛古聚金石穿林發塚爭窮按安釐漆簡傳紀載是非
後代誰勘讐秦玉漢銅多偽物好事不惜千金酬如斯
古器出姬代珍重豈止同天球世人委置不一顧如寶
康瓠輕彝鼎突兀長存自良磴閱世變滅如浮漚昆明
灰飛武庫火周鼎水沒銅仙愁宣和書畫剜犀軸丹漆
禮器淪牛溲茲石應知鬼物護燕秦來往等置郵尼父
尊周本素志陟降或有神靈遊周道荒涼應怛怛秦天
沈醉空悠悠西王故物幸無恙作鎮壁水垂千秋

諸葛武侯祠

臥龍潛下國逐鹿走羣雄慷慨吟梁父撫謙拜德公管

東江詩鈔卷一

上

蕭才豈匹伊呂望應同漢廟靈猶在劉天姓未終一犁
耕隴畔三顧出隆中統綴千年璽絲懸九鼎銅黃圖分
社稷赤壁掃檣艘入蜀神基固分荆陘路通一嗟火井
燄蜀有火井漢盛時火熾漢末漸微孔明一窺之火乃復盛再起沛鄉風操懿俱如
鬼開張竝是熊周瑜謂關張熊虎之將崎嶇箕谷路流涕永安宮
定計收關隴深期卜鎬豐雜耕屯渭曲籌筆洗荒戎吞
貉曾無芥關壯繆罵孫權為貉鞭孤欲折兇為石勒謂操為孤婿風雲開絕
業日月照孤忠委寄尋前諾艱危誓鞠躬三分非素志
八陣漸成功炎景終移祚流星忽墮空宅桑仍索寞廟
柏自菁蔥李義山有武侯廟柏詩異地留祠廟靈旗捲暮虹

文信國祠

衣冠仍宋代忠義照人寰身柱天綱絕心扶帝室孱人

居永叔上

陽公少時見鄉校祀歐陽公諸人慨然慕之祀在武侯間公祠與諸

相憶昔時標季逢危歷險艱倫魁光制策正義觸權奸
朝右多孤盛中原威猊猋戈誰揮日指弓競射天彎犀
甲逃荒谷龍輿落海灣有心奔鬲氏無計服戎蠻金雁
離陵墓銅駝泣草菅但存一旅在猶望九旂還戰苦身
攢鏃途窮血裏斑六歌聲慷慨百死走間關虎口危頻
搯龍鬚痛莫攀海鮪猶舊卒玉馬半新班流涕訶弘範
從容詆伯顏死悲非宋土殉恨不厓山身幸空坑脫朱
仍柴市殷忠驅十宋義公死後有江南十義士昇而殯之節竝兩周頑
臯羽西臺淚千秋尚一潛

東江詩鈔卷一

上

駝

曾向流沙識水津橐裝未厭厭千鈞頸長却似棲薪主
形偃還同種樹人無角祇應疑馬背古語橐駝無角又云見橐駝言馬腫背
有峰尚可間猩脣蹒跚那及追風足但與驂騑作後塵

落葉

井梧風動冷斜暉霜染秋林百卉腓蕭蕭槭盡衝驚羽墜
飄搖還逐轉蓬飛山空有木煙難聚樹老如人髮漸稀
寄語寒鴉漫惆悵伴他枯影待春歸

那容危綠戀殘溫風雨蕭蕭老樹村墜砌尚留蟲蝕字
颺枝孤露鵲巢痕看楓客到猶停騎縛帚人間自掃門

本是攢柯還竝幹翻飛誰復念同根

淒涼皐壤又驚寒生意婆娑不耐看秋蒂無根隨雨散

春萼轉眼抱霜乾高原慘澹煙條直溝水漂流錦片殘

同是西風對蕭瑟長年心事劇悲酸

古語木葉落長年悲

春來滿目見菁蔥秋早先凋一葉桐生怕枝高搖病綠

錯疑花發愛霜紅暗飄長信重局冷

漢武帝歌落葉依於重局亂入

寒蕪野燒空莫待溪冬怨憔悴枯桑久已識天風

憶頤兒時就婚外家

憶我有此兒護養同乳穀犀角幼豐盈英姿潤瓊玖歛

然聰明開辯慧驚老叟氣驕不易馴鬱律蛟龍走元禮

歎高明仲宣竦座友門有長者來典謁知奉手天意慰

東江詩鈔卷一

三

蹉跎庶幾望有後倏忽踰我長驟長如春柳子衿雖佩

青碩璞尚未剖了了自小時長大或恐否念當畢婚娶

譬如償宿負我方客京師支持賴汝母未能牽烏羊僅

可具杯酒家貧慚秦贅戶大怯齊耦自此當克家勿但

歡得婦雖無贏金貽一經有授受少壯宜努力須臾成

皓首愧我有老親奉養缺升斗爲子我無狀望汝故不

厚所願紹家學非必襲組綬吾觀燕養雛哺餵常在口

長成忽翻飛各自求其偶歎息念爾曹辛勤復何有

送王誦侯之官成都

我爲進士不得進

君爲進士不得進李太白贈高鎮句

君作中書不中書

傳語與君拊掌輒絕倒相逢便欲爭龍豬

一龍一豬詩中語同

是風塵趨走人戚施未可驕簾篠

誦侯與予每以官我相警故有此語

因飢驅走乞食泥塗蹴蹋疲青驢君家朱門向廣術修

廊夏屋高渠渠淶水名園比洛溪板輿奉母方閑居雪

兒玉頰善歌舞當筵一曲飄紅裾朱顏綠髮況未老才

地何啻十倍予轉盼三年取上第將看珥筆承明廬何

爲恩恩出佐郡升斗欲博官倉糈張融求丞迫婚嫁如

君何不姑紓徐或言錦城天下樂郾筒美酒丙穴魚放

翁宦遊最稱愜事後追憶同華胥邊郡爲官易滿歲借

作郵傳求遷除三人同占必從二君今行矣無躊躇丈

夫會當有行役卽邾棧道非崎嶇君才恰宜試盤錯卽

看投刃如空虛政成三載膺上考檐帷高蓋乘軒車自

東江詩鈔卷一

十四

憐素髮半垂領生意蕭索如枯樗一官淙指或暫試歸

田便擬親耰鋤兩狂何時復遭值烹羊醺酒會里閭與

君官閥知不敵羸牛逐驥徒趙趙請築詩壇整筆陣共

執桴鼓張旌旗此時握手定大笑雌雄楚漢當何如

戲爲友人代憶六首

自昔藏金屋誰知道路難腰輕宜小艇膽弱怯危灘茵

露春衫濕湍風曉鬢寒從來夫婿好不必定爲官

天際窮征雁樓中羨舞鸚江經女嬃廟路入綠珠村蛋

戶驚妝壓蠻花照淚痕恐傷游子意強笑一溫存

洱海何時到南來路幾千經過神女峽頻換洞庭船楚

雨沾紅袖江妃妬翠鈿盈盈擢纖手指點問山川

生小調絲竹由來足綺羅曼聲憐子夜冶步蹴迴波舊譜拋紅豆新愁上翠蛾隔船商婦唱笑殺竹枝歌

水驛仍山驛長亭又短亭明湖分鏡白遠岫鬪眉青隨

影人如月盟心誓指星蓬牕私語細惟恐客舟聽

主孟優容度

曰大夫妻曰主孟

賢名海內無問寒衣許借登路手

頻扶顧惜同嬌女相憐甚老奴平生官不進福過爲妻

怒

時世公子行

昔聞承平貴公子軟裘寶馬誇遊敖翠蛾十樣流蘇帳

綠蟻千盃琥珀醪呼盧博簫窮晝夜百萬一擲同秋毫

門下養客獻諂笑共沾殘瀝鋪餘糟當時物論重文士

更江詩餘卷一

十五

白麻紈袴紛訾訾於今此輩那復得豈非濁世真賢豪

今時公子生貴甚意氣欲逼青旻高家藏金穴自封閑

仰於俯取仍貪饕銅山恨不移屋底錙銖計算爭錐刀

摸金厚地富媼泣探珠滄海蛟人號爪牙四路布俵鬼

白晝攘攫窮搜牢桑間欲奪靈輒食寒日思褫范叔袍

一錢仍望還蚨母半李亦欲分蟭蟴幸舍窮賔翼餘潤

妄相欲刮僂句毛

僂句龜名見左傳蘇詩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龜

王符到門

驕不起狡童入戶掘迎勞粗涉兔園弄筆墨便薄沈謝

輕劉曹生獐面目驕橫色如睹魑魅逢山臊嗚呼往時

公子不可見江河日下流滔滔

種樹

種樹須椅桐椅桐實離離珍材伐琴瑟清音發朱絲不

然植桃李落實玩芳蕤何爲種椶櫚賈枳無識嗤場師枳

枳始生時柯葉亦猗猗頗似橘柚色主人勤護持抱甕

灌清泉植援插筴籬歎譽同韓宣韓宣子譽謂是瓊樹

枝封殖日增長氣驕凌荃芝中含害人意叢刺密於錐

一朝觸頭面殷朱血淋漓困甚據蒺藜生瘡成癰瘻不

念培養恩得氣翻相夷嗟此本惡木託生糞土卑材不

任淦稅菌蠹無華滋縣延早當絕胡不尋斧斯君自不

識察雖悔那可追

戒殺詩次東坡岐亭韻

孔家小女子不賴知肉汁子公搖食指滌鼎但一濕微

更江詩餘卷一

十五

生共含靈飛沈各自得滋味事可賒相煎何用急曾聞

見現冠鷺亦有能言鴨禍至物不知水草戲蒙羃一朝

落屠門冤溪渭河赤烝花芍醬紅飛縷銀刀白雄雞憚

爲犧人尤憎赤幘少陵雞柵詩終日憎赤幘罹羅窮鳥悲失水枯魚

泣早韭及晚菘終日箸未爲缺不見茅李偉草蔬常飯客

飲啄縱所如坐玩山雌集山雌見揚子雲法言

燕臺懷古二首

燕昭昔好士高築黃金臺樂毅偕劇辛結轡連翩來千

金買駿骨入廐皆龍媒價高徠絕足禮重招賢才疾下

七十城勢若驅風雷奈何後主闇二城致嫌猜當世無

伯樂騏驎委塵埃鹽車困上駟棗脯肥駑駘食牛與牧

豕豈曰無英材樂生固常有昭王安在哉欲弔望諸君
荒丘沒蒿萊

荆卿遊酒人蹤跡溷燕市歌哭本無端誰能識所以一
朝遇燕丹拊劍酬知已長虹貫皎日秋霜淬利七慷慨
輕祖龍謂若屠羊豕恨無吾客俱舞陽乃豎子相送白
衣冠哀音激變徵堪胸雖不就秦皇怖欲死材豈劣鱗
諸不成天意耳如何魯勾踐劍術輕訾毀千載餘悲風
蕭蕭吹易水

雪次東坡聚星堂韻禁體物語

去歲衝寒舟一葉孤村遠岸明殘雪今年客館對飛雲
剝啄無人履聲絕凌兢野老緼袍單狂喜兒童屐齒折

東江詩鈔卷二

七

平指溝塹馬蹄驚散漫長空鳥道滅屋埋瓦隴檐欲摧
井凍銀瓶綆難掣朔風凜冽利於刀愁雲合沓繁如纈
故人相別各一方誰共清談鋸霏屑人生蹤跡若飛鴻
雪上留痕轉眼瞥冰蠶有苦只自知夏蟲未信應難說
夜半流澌雷結條多年布衾真似鐵

國學進士題名碑

昔聞有明全盛日長養宇宙登太和肇建三雍陳禮樂
宮懸考擊聞鳴囂罷黜詩賦崇經術儒生講習丘與軻
惟工帖括取青紫常嗤月露空吟哦大昕入學聚髦士
青袍濟濟皆菁莪得人升俊重科目出身仕宦非由他
一聲雷動春關闢三百英雋龍騰梭千佛名經標姓氏

同遊雁塔翔鰲坡當時釋褐詣太學路人爭指神仙過

盡換烏紗柏樹下朱衣銀帶鐙鳴珂自古纓冕無醜士

盤陀銓曹注授不踰歲仕路平坦得委蛇上者卿相次

牧伯各佩赤轂垂青綬間聞輸粟授簿尉跳蛙那望升

喬柯功曹或號文亡害料應後代無蕭何流品澄清官

序肅稂莠不許侵嘉禾噉噉朝陽集鳴鳳思皇周士何

其多大臣忠清令長好耄艾嬉戲謠且歌苞苴不行請

謁絕滿朝黃髮皆皤皤名卿賢宰相接踵照耀史冊光

編摩是時科目獨崇重勒名巨石精鑄磨宰臣撰文紀

歲月額題大字鑱壁窠蛟螭蚴蟠蟠蟲屬千秋名姓留

東江詩鈔卷一

六

嵯峨功成或比稷與契過客指點頻摩挲自從人亂

綱紀倒授國柄持泰阿妖盛有靈憑社屋心良無命投

置羅志士結舌正直死舉朝婦寺隨嬖孽蠲塘發聲羹

沸鼎穀洛交鬪川騰波從此中原竟焦爛土見荆棘埋

銅駝用人顛倒迷忠佞此罪豈復關制科士氣屈伸應

有數世道那得無平頗明末科目縱不廢往往華首成

蹉跎一官憔悴老墨綬伏謁大府遭叱訶偶然註誤遭

貶斥性命俄頃沈盤渦同是金門射策人昔如天馬今

如羸大羅天上憶往事滔滔不返流江河拭拂蒼苔看

殘碣三歎流涕沾滂沱

東江詩鈔卷第一

東江詩鈔卷第二

太倉唐孫華實君豪

受業陸一師巢雲編

春日漫成

天涯春信自如期日暖鶯啼又一時豈有花枝經倦眼
惟看柳色盡愁眉平橋淺水通村笠草市斜陽颭酒旗
莫道和暄能遍照韶光好處五侯知

寂寞鶯花過一春消中轉劇每長呻無家但倚形神健
有病方知兒女親文籍撐腸仍乞食方書滿眼不醫貧
人間那有延年術只羨田廬自在身

客有作詩譏魏武者輒亦效顰題四絕句

東江詩鈔卷二

黃巾摧破弔遺黎功業真疑耿鄧齊若使頭風便朝露
墓頭人共酌征西

攜養當年市國權輿金輦壁費攀緣阿瞞獬豸終踰父
盜取山河不用錢

銀海三泉牧火侵珠襦玉匣出幽沈累成疑塚迷荒草
只恐他人做摸金

遺殿猶教女伎登西陵松柏眺層層漢皇一后猶難庇
不許樓頭望禪陵

暮春雜詩

計拙操齊瑟身孤感越吟鶯花非故國雞犬是鄉音
世浮雲態思家落月心眼看天似夢帶柳只常陰

連朝何太燠漸欲換輕衣風起天收雨雲塞日散暉樹

多延月晚籬薄受花稀青帝應相笑春歸客未歸

日暮暄寒異時愁攝養妨山容沈霧黑日色帶沙黃麥

雨乾千頃蘋風散一涼朱門百不慮但爲灌花忙

近夏那無雨鳴春但有風高枝翻偃地低梗忽凌空蕎

麥垂乾綠緋桃落晚紅誰吹九里霧白日只冥濛

負米頻行役衰親倚望情眼曾經盛世心只慕科名似

我年餘幾何人晚更成至今虛祿養早計失躬耕

貧室難爲婦高堂況有親典衣供早稅饋食少兼珍春

日誰羅綺秋燈但組紉病身多累集遙想翠眉顰

喜查子夏重至京師

東江詩鈔卷三

客勸梁園墜雨飛尺書驚見是耶非鄰房燈火鳴雞香
岐敗雲山候雁稀飲酒人非攻子美改名君且學劉幾

長髯扣戶吾遙識早晚將迎辦倒衣

柳絮

攬天晴雪日霏霏忽漫成團密又稀水面平鋪魚唼去
泥中沾惹燕銜歸亂飄香粉穿綃幕遍拆新綿點客衣

應被桃花笑輕薄不貪結子只翻飛

糝徑繁簾片片狂春風去路正茫茫時隨蝶翅黏蛛網

不逐蜂鬚入蜜房無力漫天終綽約未甘墜地又飄揚

鄴宮連臂纖腰女遙羨斜飛出苑牆

讀張浚傳

攘臂爭先擊李綱又聞推轂頌咸陽秦會之當國人不
空談久已同殷浩諛史猶誇似武鄉猛將西邊膏鐵鎖
神州北望失金湯那將十萬符離血博取勦勦睡一場
浚喪師誤國以其子南軒故有議其失者輒指為邪黨
人皆禁不敢言符離之敗浚夜酣寢鼻息如雷儒者猶
謂此是魏公心學此所謂風痺不
知痛癢之論可為千古笑端也

題夏重放鴨圖

數羣飛破綠羅痕水鳥相忘共一村放去不須頻檢點
暮歸自解識柴門

高飛何必逐冥鴻泛渚眠沙只此中世上是非原不問
并教收却竹枝弓孟東野詩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

四月八日 上幸相國園從容語次相國齒及卑

東江詩鈔卷二

主

微繆稱學行猥蒙 天語垂問再三謂臣華既舉

進士何為不仕又問年幾何矣相國具以實對感

恩紀事恭賦一篇

卑賤微名翳一塵忽承 天語問經綿平津本自能延

士中散何當累薦賢登第敢言 明主棄無才虛荷相

公憐祗慚薄命兼多病直恐前身孟浩然

寄示頤兒

息息襖被客東牀春燕休教戀杏梁性拙只愁餐漂豆
陸暢娶貴室女每旦婢進漂豆湯不知竟沃水服之家貧慎勿乞檳榔劉穆男兒

自要騰高步賢婦從來恥盛妝但使雲霄能奮發任他

碧鸛笑裴郎

贈夏重

名士今幾人世方以為戒良玉溷武夫嘉禾雜粃稗君
才固卓爾盛製富揮洒崇山俯培塿溟渤吞衆派魯邦
久卑邾淮陰豈伍噲長安踏槐花賓興期已屆如君得
數人制科誠一快吏議聞逐客斯舉亦已隘如何辟雍
中輒畫鴻溝界網羅失長鯨敝笥愁空挂厲階誠有由
壞事因鬼怪昔者夸毗子紛紛逞狡獪伸喙餘三尺臨
文無半解惡草等葦蒺微材僅管蒯豈有鄉里交但下
僮荒拜大德忘丘山小怨結睚眦射羿弓旋彎會洄盟
屢敗對譚語設穽默坐心藏械螫手類蝮蛇嚼肌甚蜂
蠆奪利腦競監爭門臂各搯猥險成世風積疚何由瘥

東江詩鈔卷二

四

所以當塗人疾視久禁齟驅使歸井閭淨若除癰疥高
墉惡雀穿長堤綠螳壞世遂嗤空名畫餅不足囓因噎
遂廢餐此事可一喟君性本冲和三緘夙自誠流落坐
詩窮羈棲負酒債遇合會有時慎勿嗟行邁錦段久織
成何處不可賣虎氣有時騰鸞翮無長鍛一名轉瞬成
行看拾地芥

偕夏重至國學觀古槐

北城選勝無一可暇日對坐煩斟量遊蹤曾到便陳跡
眼暗獨厭塵沙黃且詣太學尋幽爽入門已覺薰風涼
欲從文廟看古柏沈沈牡鎗局倉琅高堂軒敞畫不閉
老槐五六森成行不知移植始何代凌空矗立仍昂藏

龍骨已蛻腹空洞蚘枝直上形開張柯生葉改幾歲月
苔侵蟲蝕纏風霜中斷或疑雷斧劈偏枯直似修蛇僵
灑埽人多絕鼯鼠履綦聲靜鳴蜩蟬涓涓清露濕堦城
亭亭車蓋陰巖廊蟠根百尺穿地肺直幹十丈遮天光
想當右文全盛日多士爭踏黃花忙釋褐尊師自古禮
祭酒端坐臨華堂推排列拜皆新貴烏紗銀帶紛趨蹌
是時老槐增氣色綠陰偏護朱衣郎疑有聲音應響卜
天風吹籟聞鏗鏘劫火燒殘變陵谷浮雲閱盡經滄桑
空宮葉落顏色改樹猶如此堪嗟傷夏松殷柏復何有
獨留此樹撐穹蒼馮依先聖庇根本幸遠莠牧辭斧斨
攀枝折條三歎息人壽安得如槐長

東江詩鈔卷二

五

長椿寺拜瞻明慈聖李太后御容恭賦四十韻

明代修家法徽音冠史編宮闈風自肅母后世稱賢詔
選良家入恩承甲觀偏婕妤常卻輦鈎弋下披拳奕葉
盤根李層峰太華蓮釋氏稱太后為九蓮菩薩觀津原近趙沙鹿本
鄰燕赤嶽騰光景蒼龍降蜿蜒祥來弓韞祭兆卜玉簪
全宋李冲聖初臨極慈寧遂俛天車仍從輦後影不
到簾前壺教三宮穆坤儀萬國傳調元歸保傅預政戒
中涓浴蘭公桑室觀禾鉤盾田經令鄧氏習寵異霍家
專章武能循禮陰鄉雅避權珠囊銀管啓帳殿玉鈎褰
妙畫臨吳絹清詞洒蜀牋丹青摩詰善點畫茂漪妍無
事常游藝多生本悟禪緇經梵夾字熟鼎水沈煙金利

凌雲起珠宮匝地連中官領將作內府出緡錢寶相裝
彌勒仙真事倜傥壁鈺巧匠綴玉釧鬼工鐫簷蔔開香
域伊蒲供淨筵赤頰爭赴集白足競駢闐法乳三千界
慈儀四十年恩施覃道俗仁性及飛螺武帳初辭御銀
臺遂上仙通都簪素奈薄海過朱絃方恨珠襦卷俄驚
玉璽遷定陵風瑟瑟嫺嫺廟草芊芊佛土三生願堯門一
夢遄神孫誰似續緇侶當曾公社飯多年冷關齋宿世
緣儀容猶宛在天帝忽胡然紺髮分螺細金姿像月圓
一椽留世守再拜肅心虔長信繁華歇靈光浩劫延千
秋金粟影長竝法幢懸

夏重談金陵舊事

東江詩鈔卷二

六

金陵昔喪亂炎運值標季忽從大梁城倉皇走一騎偶
竊藩邸璋自言某王嗣貴陽一奸人乘時思射利奇貨
此可居何暇論真偽卜者本王郎矯誣據神器遂修代
來功超踰登相位權門輦金帛掖庭陳秘戲江表張黃
旗王氣銷赤幟媼息僅一年傳聞有二異北來黃犢車
天表自英粹雜問聚朝官瞠目各相覩遙識講臣面備
言宮壺事諸臣媚新君誰肯辨儲貳爭倣雋不疑競指
成方遂泉鳩無主人束縛乃就吏復有故宮妃飛蓬亂
雙髮自云喪亂時仳離中道棄生子已勝衣壯髮猶可
識不望昭陽恩不望金屋置願一見大家瞑目甘入地
上書欲自通沈沈九閭闕詔付掖庭獄見者為垂淚不

如厲王母銜憤早自刺祗緣當璧假翻招故劍忌柔福
有誑欺婁逞施誦智彼婦非其倫冒昧欲何覲誠恐相
見非泄此蹤跡秘滅口計未忍對面諒餘愧鳥獸有仇
儼豺虎知乳孽豈獨非人情捐棄恩與義羸呂及馬牛
秦晉潛改寔皆從胎孕中長養崇非類未聞妄男子僭
盜出不意龍種乞爲奴狐假得暫恣茲實衆口傳曾見
遺老記疑事終闕如庶聽來者議

憎蠅

適從何處來營營此遽集託生近廁踰翻飛薦几席小
醜多黑衣渠魁乃赤幘不恥頻見麾獨喜先嘗食盤餐
入初筵杯竿舐餘瀝失足或膠黏濡首甘沈溺北方蚊

東江詩錄卷二

七

蝸稀以爾補其隙憎爾白晝殷不比蚊當夕頭面困縈
纏肌體遭吮齧青簪每欲親白羽未敢釋見點誤拂屏
被涅時汗壁快觀壁虎擒喜誘兒童拍殲除裁二三驅
煽復千百生性既貪淋遺種足嘔逆但知逐腥羶偏能
變黑白歲寒無久朋喪家忌弔客秋後紛轉多夏初條
相迫狂令束帶叫怒思拔劍擊何當涼颼生一掃無遺
迹

溪邊步月

倚岸穿隄一徑偏輕衫徙倚晚涼天風因樹密來常細
月爲波搖影不圓嗚咽笙簫別院曲鏘鳴環玦過橋泉
無塵是處皆清絕只是難爲熱客傳

涿州懷古

陸海黃塵塞道塗樓桑蹤跡半荒蕪蛟龍本自潛淵起
熊虎曾將炎景扶社稷有靈思祀夏英雄無計失吞吳
三分巴蜀功成後魂魄猶應戀故都

新城僧舍

一逕虹橋跨水濱葡萄滿架綠初勻浮生地上誰無累
僧院年來亦苦貧獨羨田園傳世業不將齋鉢養閒人
勞薪愧我隨車軸願乞雲林著此身

徐州懷古

彭城踞險自重瞳形勝居然霸國風襄漢沂流開輔近
江淮控引大河通目營宇宙輕秦闕手畫山河築楚宮

東江詩錄卷二

八

畫錦歸來男子事休將成敗論英雄

過宿州符離

古縣今廢有大禹廟

廢邑蕭條噪晚鴉枳籬茆屋尚千家宋朝良將憐青澗
即宋李顯忠遺師處禹廟靈風捲白沙古戍烽塵經戰伐市樓燈
火憶繁華太平生聚非容易尚有殘民訴永嘉村民爲亂

合肥謁包孝肅祠

高原遺廟鬱嵯峨待制清風久不磨京尹威名行赤縣
蒼生笑口指黃河朝堂論議封章在委巷流傳野史多
淫善只今無別白直愁關節到閻羅

舒城懷古

公瑾風流竟邈然道傍大宅指荒烟傾城豔色歸名士
蓋世奇功屬少年赤壁已期吞兗豫青溪何意畫山川
伯符不死周郎在肯讓曹瞞一著先

至桐城換籃輿行山徑中

坐穩籃輿體較便參差山色對龍眠曉炊盡作青松氣
晚浴都資碧澗泉石壁四圍成小市雲峰半豁見平田
古來賢士多流寓欲向居民問一廛

至九江宿普潤菴

竹院聊求半日閒老僧竟許啓松關紅蕖宿雨門前水
碧樹藏雲屋後山百尺幡竿夕照影千年古鉢土花斑
寺僧曾刪地得古鉢鉢端以雙龍中鑄法王子三字壁間髣髴龍蛇字知是高人

舊往還壁間有願公題詩

東林寺

在廬山下晉慧遠創建

廬山多招提深藏裏幽壑我行山足下了不聞鈴鐸乍
聞東林寺欣然曳芒屨入門古徑開心眼入寥廓白蓮
汎清池青松倚修閣法幢始何年本自遠公作卓錫得
飛泉誅茆結林薄天龍輸巨材風雷代芟柞屹然成珠
宮不費檀施橐當時神運殿層霄麗丹牖高賢十八人
微言共酬酢飲酒許淵明多慾拒康樂縈流出異人翻
使吾儒作事往千餘年遺跡今寂寞鼠齧梁柱傾蛇穿
殿瓦落殘僧勉支持枳籬自束縛民生正顛顛食不厭
藜藿望施不急財百叩無一諾每絕齋時鐘空擊沿門

柝誰布祇園金飛甍潤丹堊剝竿無傾頽蓮宇復增拓
我生落塵埃如舟久不泊他年畢馳驅幽尋得棲託一
軒聰明泉寺中有二泉一名智慧洗此五濁惡行度虎谿橋
遲遲生退却斯言儻不渝願與青山約

行建昌道中小憩甘露菴

一菴寂歷倚山根草樹平遮不辨門古甃泉甘那忍唾
幽篴綠淨自堪捫人勞每自思田里僧老猶知長子孫
日午黃塵方罨面始知物外有山村

同宋葯洲太史登滕王閣

平生想慕滕王閣未能千里驅輪蹄豈意雲山落吾手
飄然直上凌飛梯天風浩蕩入懷袖頃刻塵眼開金匱

東江詩鈔卷二

六

畫棟朱欄照城郭丹樓碧瓦纓虹霓吐納江流九派小
平壓雄堞群峰低落日倒射澄潭影金波千頃浮玻瓈
上捫星辰若有路下臨洞壑疑無蹊賈客帆檣自來往
風濤出沒如鳬鷖點點飛鷗不敢到長空杳杳鳴天雞
憶昔驕王盛意氣臨風歌舞飄華袿不惜金錢構飛閣
巖樂上與烟霄齊子安文字當時體縱橫萬象誰端倪
如何俳語笑倉猝穎濱一老猶相詆子由滕王閣詩江云俳語終倉猝
河萬古終不廢少陵不敢輕排擠人生遊跡過如埽鴻
爪一瞥飛東西洪都勝地獨數此偶然匹馬隨雙奚閭
公賓客今寂寞幸有勝友能招攜憑欄徙倚三歎息山
雲亂起煙悽迷一代繁華有衰歇三王文藻誰攀躋我

行自哂真孟浪此遊聊可驕昌黎

輓方烈婦毛氏進士毛會侯女

早年志節誓共姜緣短人間地下長玉筋啼殘十載面
金環鉤損九迴腸吞金環不死千秋息壤歸同穴一片

空閨是首陽荀采尚嫌死較晚還陰翮寫郭家牆

喜夏重捷北闌

江湖瑁璫十年情強駐歸鞍聽鹿鳴才大共憐淹驥足
興闌初送上鵬程文章時做新機杼詩卷人疑舊姓名
只恐花谿能語鴨也隨猿鶴一時驚

芙蓉亭

方塘半畝竹籬邊木末花枝得共寒紅葉乍飄衰草地

東江詩鈔卷二

十一

朱顏微醉早霜天清波遶閣臨朝鏡遠岸如山隱暮烟
偏向寂寥矜獨笑秋光便欲鬪春妍

北蘭寺

蕭森郭外正宜秋選勝聊尋古寺幽對面青山開畫障
遶隄碧浪數歸舟舊圖疊嶂王駙馬老筆橫空羅飯牛
宋王晉卿有烟江疊嶂圖大中丞宋公取以名堂南州高士羅飯牛畫壁遙憶中丞曾駐節

出郊小隊自風流

過鄱陽湖

暖日輕颺片席張明湖如鏡蕩晴光千峰遠靄連空碧
九派長江入混茫真主風雲收碣澤功臣祠廟失康郎
時清莫問沈沙戟惟有魚鼈曬夕陽

泊舟大孤山下

兩日都行廿里程朝來噫氣尚難平湖流怒借鄰舟束
山勢孤如斷岸橫地軸渾疑東去盡風帆只羨北來輕
人生利鈍皆如此莫向波濤險處爭

風雨泊舟

扁舟竟日繫湖潯遠岫雲生日半陰渚鳥掠波時上下
江豚跋浪自浮沈牀頭月析驚歸夢船尾風旗颺客心
旅泊况兼搖落候半天丹葉捲霜林

江行

湖盡江來險路重未邀人盼得天從浮空一氣蒼茫水
綠岸千層紫翠峰洲淺狎波閒鸛雀日高無浪偃魚龍

東江詩鈔卷三

十二

馮夷解把鴻毛惜暫向舟前展露容

萬頃橫穿一葉過小春天氣正晴和窗臨遠水如憑閣
舟趁斜風似擲梭天阻東南開半壁地分吳楚畫長波
前途瀧吏應相笑凌犯雲濤意若何

宋堅齋刑部齋中觀南巡圖恭紀

皇帝二十有七載鑾輿省俗巡南陲雲行雷動布閭閻
澤萬姓鼓舞霑天施群臣拜手頌威德欲傳圖繪流鴻
熙景長事大莫敢任賦成六合知何時廣平公子獨首
倡自言丹素臣能為退思此事實創舉豈有粉本供師
資如營天屋起雲構一夫詎敢揮斤槌江南畫史多能
品亟走重幣傾金貲流聞盛事各踴躍奔走磨集來京

師洒掃華堂具供帳疑神默坐同措顧鳥目山人推巨
手群材鵠立聽指麾先成藁本後朱碧次第妥帖無差
池始自燕都訖吳越中間一道通逶迤城郭村墟各鱗
次星旃翟葆紛綦麗音離有時放筆寫泰岱凌空萬仞驚
屈屨有時縮筆寫人物頰毛點漆窮鬚眉有時都邑寫
浩穰士女填咽兒童窺有時春物寫娟麗柳絲飄颻花
枝垂山或巉以嶮亦或墮而卑水或峻以激亦或清而
漪如人面目各自別短長黔皙分妍媸珠旗雲罕夾
鳳輦恍惚疑有神靈隨山水人物各師授兼斯二妙古
有誰收拾提封歸絹素地媪蹙縮供鑪錘尚餘空濶筆
不到渺然萬里真無涯有如聚米成山谷道塗歷歷備

東洋詩錄卷二

三

險夸亦如營作新豐市各辨門戶知衢達大包嶽瀆穿
冥滓細摹絲髮窮毫釐衆手渾成如一手萬象融液無
瑕疵明堂告成書大匠琴川一老今班倕謂王金橋圖
畫今再見吳韋絕筆誠堪追開元封禪駕至金橋上命
吳道元主之大馬驃驢等草無忝一要知省方爲民事
之時稱絕筆見鄭綮開元傳信記
非因游覽煩驅馳傳之千秋萬世描景燦可當幽風屏
障卷阿詩

座主宛平師相王公招同諸門下士集豐臺園中

觀芍藥

芳園十里筍輿便醉露散紅正闌妍百和香吹花似海
千巡杯送酒如泉青簾罨暖翻堦影紫霧氣氤覆樹煙

劇喜丹顏渾未老後堂長得侍彭宣

太平元老未閒身休澣忻逢麗景新視日不教移杖履
留歡未厭吐車茵時當首夏風光美地近重霄雨露勻
猶有玉盤淡裏在待看窈窕殿餘春惟白芍藥未放公
云白者尤香乃貴
也種

鷹坊歌與夏重愷功同賦

水磨名地園亭清且幽碧柳陰濃古木稠偶然攜客避炎
暑腥風忽覺來颼颼云作閒坊爲養鷹名材不惜千金
收板屋羈棲拳鐵爪浮雲仰視張金眸就中海青獨稱
最傳聞出自青海頭銳頭猛腦特神俊自矜恥與羣鷗
儔杉雞竹兔不足取氣吞乳虎欺羣牛白山黑水出異

東洋詩錄卷二

十四

產在昔遠代曾窮搜誅求因結女直怨無端兩國興戈
予愛鶴愛鷹皆速禍羽物何事常招尤頭鵝盛宴付逝
水暝鷹高臺成古丘冰天朔漠餘殺氣江山不改奇毛
留從來異物聚所好攜籠走馬來荒陬人間養鷹如養
士一時効用三時休多畜馴鵠供餵飼流血淋漓露衿
喉填腸滿噉意未已一飽欲傲梁邊鷺乃知惠養多法
竊肉食非必皆能謀虞人懸衡揣斤兩軀骨輕重須相
侔鷹必稱斤兩以
十八兩爲率肥苦鈍遲瘦無力上臂能辨劣爲優
空倉飢雀日叫噪一往往逢置罕爾曹謂曹肉偏遠患
得食那敢辭籠囚譬若猛士饗牛酒投石奮欲奮恩讎
臂距久閒求自試常思一舉翻高秋鷹鷹乎鷹乎並努力

霜天風緊將離鷁鳥中惡物正不少早仙言孤橋鷁鷁
功成山藪得清廓願汝仍化林間鳩勿戒胎驚鷁鳳
阿閣萬一重來遊

附錄

揆敘

西郊天濶沙茫茫高槐古柳溪風涼地偏寂寞少人
住但作甌脫供鷹坊中有海青最神俊竦立毛骨森
昂藏金眸玉爪異凡品下視狡兔如跛牂側眼似覺
天地窄常思一舉摩穹蒼憶昔遼代最珍貴女直貢
獻交相望搜求無厭旋致禍兩國轉眼悲興亡至今
黑水留異種雕籠競致來遐方五陵年少頗好事愛
玩豈惜千金償嗟汝生性特趨捷隼鴉未許隨肩行

東江詩集卷二

十五

長絛羈紲豈初意歲月浸久成馴良關山秋暮盛羽
獵商飈倒捲塵沙狂翻身向空入霄漢若駿馬初
脫韁駕鵝潛飛離雉避雲羅萬里無遮防老拳勁翻
奮搏擊風毛雨血齊飛揚天生羽族亦方命飢雀叫
噪悲空倉林邊野鶴骨立瘦度腹僅得餘糧爾形
穉褻亦安用終朝肉食恒充腸人間生計總愧汝翻
笑溪獺銜魚忙侏儒方朔異飢飽萬物榮悴真何常
況今飛啄本同類強弱吞啖堪嗟傷食鰕原不乏魚
鮪捕蟬亦復驚螳螂何當忘機效海客驅逐猛摯延
奇祥群飛衆動各適所丹山鸞鳳常遊翔桐花搖落
期不至老鴉攫肉紛路旁且隨韓嫣逐金彈排風毛

質看騰驤

與伯兄同訪雙鳳舊居有感三首

劉家橋畔認林隈環堵依然鎖碧苔嬉戲追尋騎竹地
聰明還訪讀書臺聰明臺見宋史劉沆傳紅垂籬角曾攀棗青綴
枝頭記弄梅恍似金環悟前世白頭聯袂又重來
繞徑穿蘿昔往還藤梢橘刺未全刪瓜連子母皆新種
竹換翁孫尚舊斑蓬矢縱教窮萬里茆檐終羨卧三閭
小園庾信長流滯風雨臨江夢故山
并食同衣感萬端追思往事涕洟瀾共裁帶草編冬課
竝衣蘆花度歲寒姜被淒涼知夜冷田荆零落惜春殘
只今指點餘蹤在直作摩挲銅狄看

東江詩集卷二

十六

宋徽廟

在泰安州

乾坤闢樞紐長養由震方望祀有古三公視班行岱
宗首群嶽巖巖鎮魯疆在昔修明禋告祈福祥五時
別方色論辨鑿混茫得非感生帝威司書陽我來瞻
廟貌碧瓦琉璃光崇宇壓地軸修門天閭白玉鋪礪
礪積壤糊巖廊豁然開跌蕩金姿凜輝煌冕疏坐中殿
配極拱東皇蛇身及鱗軀躡立兩旁四時通勝響百
神紛趨蹌雲雷聽號令魑魅潛遁藏陰風來暗牖曉日
明雕梁下土蟻蝨臣再拜怯回惶迴眸看四壁畫手亦
擅場雖非吳道子麾幢自飛揚剔鮮捫古柏代紀炎劉
長靈根蟠厚地鐵幹排風霜託生蒙帝力歷劫支滄桑

豐碑勒宣和截業撐穹蒼歲時走父老長跼陳椒聚愚
民僭典禮豚蹄敢升堂神遠助設教足資末俗防禍福
相恐動幽贊扶天綱歛吸通上帝下民期降康萬靈供
駿走疑共駭龍翔

贈同年趙蒙泉

禍生非有階閉戶常致寇如子違奇禍撫心無內疚林
灼爲猿亡魚淦因龍鬪爭桑戰吳楚芥羽讐季郇鯁生
蝨其間端坐中飛鏃赤車到門前親戚哀莫救妻孥相
訣別慟哭感鄰右亡命一身輕勢難舉家走搏噬虎而
冠指縱焚方嗾張羅爲掩禽毀巢將取轂桎梏陳五刑
網絡施七覆倉皇入園扉詆鼠拱白晝夜聞羈鬼啼旁

東江詩鈔卷二

二

有積屍臭君言獄急時求死苦無寶鉗灼困貫高刺剗
脅戴就寥寥千載間此事今難又聞君無撓辭足知感
恩舊是時輕薄曹讒言猶煽構旁譏脣競膏當局手各
袖臨危翻下石巔岸復彎殼丈夫求死所性命豈輕授
據園自刎喉愚夫亦遲留未聞造次間欲請於期首幸
逢解網恩洗濯邀天宥仍收斗極魂骨肉得相守患難
或發身含容且忍話事往勿復言正直神所祐

宋堅齋納塞外姬戲贈

蠕蠕麗種解彎弓一箭飛鵬墜碧空只恐如臯容竝轡
難將宋鷁逐驚鴻

六幅湘裙不用拖窄衫短袖蹙輕韉秋娘金縷渾閒事

試唱山頭勅勒歌

列屋蛾眉未夢蘭醫閭山自產琅玕生兒應許同遙集
湯餅筵前薦貊槃

甘泉畫裏自風流迎得名姝駕玳牛倘向燕支山下過
知君策馬不回頭

黃羊桐酒足豪奢酪茗全勝顧渚茶却笑蘇卿窮嚙雪
也攜通國到中華

絕塞琵琶馬上愁悲歌黃鵠淚交流從今翻盡烏孫恨
奪得佳人抵解憂

解憂烏孫公主名

東江詩鈔卷二

六

東江詩鈔卷第二

東江詩鈔卷第三

太倉唐孫華實君豪

受業陸

師巢雲繡

讀梅村先生鹿樵紀聞有感題長句六首

蕉園遺藁久沈淪野史叢殘紀甲申曹社謀成真有鬼
秦庭哭後更無人銅駝堙沒宮門草金狄摩挲海上塵
遺老白頭還載筆百年餘恨說黃巾

大厦難將蒿柱支問誰黃髮寄安危相麻數比更番
卒廟算頻翻不定棊閭外逍遙多老將家居撞壞總纖
兒金甌社稷非容易一夕秋風變黍離

官鄰水火日侵尋誰道神州便陸沈地下忠魂憐北寺

東江詩鈔卷三

一

穴中苦闕為東林六州鑄錯空銷鐵九品論材只採金
頭上進賢成底用褚公齒冷到如今

一旅誰知扼紫荊蜩螗聒耳正紛爭腹書競伏狐鳴火
手蔗頻驚鶴唳兵直待臨危思剪牧可應先事戮韓彭

石頭表絮真堪惜自壞邊關萬里城指東莞督師表公崇煥

運終三百合寨裳誰謂憂勤致覆亡倚瑟歌殘聲慘戚

投籤烽緊夜傍徨鼎湖浩氣歸天地椒寢貞風邁漢唐
英魄若還逢宋帝也應流汗愧牽羊

非無正氣立乾坤義感忠驅砥柱存東市朱衣多裹血

西臺紅淚與招魂疾風板蕩孤臣節壁水橋門養士恩

却訝翻城多厚祿紛紛玉馬競先奔

聞張二星若訃

名場席帽共辛酸酸痛惜清琴忽罷彈泉壤誰除興俊令
銘旌空寫廣文官未應子美貪牛肉豈似文成誤馬肝
聞以過飽致疾後死獨憐吾尚在反緣飢瘦得清安

清貧枉說舊朱門少小相於即弟昆羅隱無成終皓首
方干及第待孤魂對君不隱家人事嚮我頻傾肺腑言
從此名園嬾重過斷雲殘照冷南軒君平日讀書處

酪茗

久客慣北餐如橘漸化枳奪乳犢口中涓涓出漿醅調
和點茗鹽節漉濾汁渾味作醍醐甘色借椒花紫飼兒
勝於菟飢老慰無齒渴肺潤有餘飢腸鳴自止蓴羹與

東江詩鈔卷三

二

鹽豉南中豈敵此如何陸士瑤幾作傖鬼死膏酥沃靈
腑衰病可以起頗哂張丞相舐吮仰姬侍人乳佐蒸豚
不羨王武子莫詆中行說渾酪實便美

王南湖納燕姬戲贈四絕句

十五嬋娟喚細娘燕人稱女曰細娘鬧蛾斜插鬢雲旁面黃薄

點金霞色捧向鐙前看佛妝鬧蛾面黃佛妝燕女飾也

花戶油牕煖炕邊燕戶油牕見歐陽圭齋燕京十二月詞銀苗新菜入盤

鮮為郎低唱斟金尊消受春風酒色天燕人目陰雨為酒色天

年來病骨苦支離試走燈橋勝問醫纖手更捫金鎖遍

錦綉旋看裏佳兒燕京女入於燈夕走橋云走百病又以手捫城門鎖云宜男

待得除官攜手歸孌恩酬報有光輝燕女已嫁而歸必為娘洗濯謂之報

琉璃河上同車過笑指鴛鴦對對飛范石湖詩琉璃河畔看鴛鴦

耶律丞相墓

在義山下即元相耶律楚材

春草斜陽爰山路山下一抔丞相墓荒榛零雨臥麒麟
壞道弛岑走狐兔生時功德救荒屯死後芻蕘侵宰樹
當年祕器賜溫明一旦耕犁長秋黍祁連高塚鏹爲田
虎頭燕頤歸何處點點荒螢似鬼燈翁仲精靈夜相語
君不見趙家玉匣埋臯亭珠襦甲帳同飄零隆準髑髏
歸武庫啾啾冤魄啼冬青帝王陵寢猶難保何況區區
宰相塋

廝養兒

南人養兒鬻旂下朝刈薪芻夜餵馬羝羊可乳烏可白

東江詩鈔卷三

三

此生已分歸不得日月西出河倒流此生辛苦無時休
一斗黃梁不濟飢失意動復遭鞭笞敗簣裹尸棄坑谷
耶孃在南知不知君家有犬得人憐朝朝食肉常安眠
爲畜翻貴爲人賤物情顛倒容誰辨自悲生死草菅輕
不如作君堂下犬

侯門妓

吳娃十四好習身纖白娉婷結束新父母相矜指奇貨
許聘當須子貴人紅顏誤盡爲黃金輕車北送侯門深
便如嫁女與河伯不是波濤亦陸沉侯門鎖閉教歌舞
日久飄零配廝豎縱令玉骨颺爲塵塵飛不到江南土
死別生離遠鄉井音書長斷飛鴻影不如嫁與比鄰兒

時餽耶孃一筍餅

酷暑次日忽大風雨

昨日炎威正隆熾燭龍銜日升扶桑匝地洪鑪鼓烈燄
當頭火繖掀朱光那知造物無太甚小試補救扶羸疴
蓐收不忍久坐視投袂先出排驕陽今晨鬱雲忽霍霽
雷聲殷殷鳴天闔大風一起蕩林谷萬樹獵獵旌旗揚
須臾急雨來如瀉懸河倒注翻銀潢直疑招矩戰燦怒
白帝曰白招矩赤帝曰赤招矩見禮記註疏乾坤震動驚雷碾屏翳豐隆盡
戮力雨師風伯爭騰驤炎官雖然正司令勢寡不敵羣
靈彊金行氣盛南國蹙祝融敗衄走且僵水妃已壓丁
女伏火師暫避蜚廉狂稍嫌西顙未受事母乃越職違

東江詩鈔卷三

四

天網除苛解繞務當急權宜回軫庸何傷蒼昊施爲自
容易宇宙一昔分炎涼今夕居然變秋爽頽然一枕遊
羲皇

傷蘇苞九明府

十載長安客淹留困一壇文章動京洛氣貌帶幽燕通
籍頭先白談經腹尚便可憐疎率性只任直如弦

不信窮如此形容大老看科名君自急吏道世多端氣
誼朱游重腰圍庾信寬書生何命薄三日了微官君除
令三日
而歿

和座主春坊楊公詠豆腐二首

傳聞菽乳出劉安好爲先生補食單菰韭正宜銀縷細

蓋鹽雅稱玉堂寒燃其未苦相煎急試手初成小轉丹
世傳齋出淮南王異日應教添俊味鉢盧爛煮更堆盤以點丹法成之
筵前那用肉如陵膏乳逡巡一點凝蔬酒生涯憐草市
餅爨方法問山僧清虛敢溷肥鮮口風味宜稱耐久朋
但是家常餘數箸便將饜飽傲何曾

哭座主玉峰尚書徐公

慟哭秋風萬壑哀大星宵隕岱峰頽千秋制作垂金石
一代宗師識斗魁縱到身閒思報國不因人負廢憐才
忠州歿後方追召枉却鋒車後命催憲宗初召還忠州別駕陸贄詔始下而贄卒公亦於歿後奉召還之

東江詩鈔卷三

五

多由拙擢作名卿栽培杞梓扶雲構回挽文章壯漢京
却恨龍鍾無報答敢因時忌諱門生子曾於朝堂昌言公之受誣
交道如公誼始真友朋憂樂直關身大裘百丈遮寒士
修綆千尋援溺人溺人見左傳尸祝豈無畏豐社簞揚偏值

斗箕神只今薄俗輕投分眼底浮雲路上塵

兩年書局幸從游鶴蓋成陰聚勝流公開書局於洞庭與余同事者姜西溟黃俞邵李武曾胡融明查夏重邵子相人物精英收
歷同年沈昭嗣呂山劉陶子師吳元朗
薄海山川指點話神州時修一翠微影裏看雲閣紅藕
香中泛月舟一自謝公綦罷後悲風蕭颯洞庭秋

甲戌七月五日蒙 恩召見乾清宮西煖閣 天
顏晬穆慰問再三復命內侍引至南書房試時藝

一篇閨月賦一篇七言律詩一首 特旨褒嘉遂
蒙留用感恩紀遇恭賦二律

紫宸朝罷揜吳恩獨許儒生上玉墀殿閣涼生秋早到
洞天日永晝偏遲從容論史詒三黨辛苦窮經愧九師
是日上問易又問宋元祐黨事最是高堂蒙慰問馳書先報老人知
父年幾何

禁庭咫尺接辰居漏轉銅龍報午餘狗監無媒逢特達
免園有冊笑空虛苦吟騷屑秋蛩響淡墨敲斜春蚓書
縱比枚臯輸拙速工遲況敢擬相如

御筆臨董其昌孝經恭紀 御試

行在尼山首事親 奎章揮灑動如神石臺序出開元

東江詩鈔卷三

六

舊金薤光騰 聖代新人極昭回懸日月天文歷落燦
星辰永興戈法兼收採榮映文房異代臣

花朝招姜西溟惠研溪趙蒙泉查夏重聲山湯西

厓宮恕堂姜道泳寓齋小飲分韻得飛字花字

羈旅為歡少貧家名客稀肯來同草具相次到柴扉酒

甕春泥圻銀刀繪縷飛文星昨夜動幽僻借光輝

饌少虞悰味貧疑閤叔家麓疎釘棗栗瑣碎雜魚鰕寒

壓回春柳盆留隔歲花一歡聊卜畫分手夕陽斜

遣家人迎內入都

匡牀憔悴又經春字送紅牋趣撰辰病久預愁登路怯
官寒仍似在家貧啼妝應損當年面椎髻須留見在身

慚愧豪家諸命婦蒼頭百騎擁雕輪

題蘆鴈圖

木葉始脫天微霜汀洲葭莢秋蒼蒼野岸無人斷舟楫
惟看旅鴈羣飛翔羨爾微禽好生活嬉游共啄蘆花雪
一粒浮生天地寬半篙新漲江湖闊風急飛高易失群
何如長占蓼花村朱門縱有餘糧在莫漫貪他豢養恩

葉忠節公輓詩

名映湖廣督糧道死夏賊之難

先生棟梁材命世實英傑學優登甲科弱冠參朝列衡
文兩使秦渭流比清冽塞帷楚水湄庾廩司出納下車
席未煖變故起亂卒承平久銷兵郢城武備缺蝗賊何
能為乘虛得豕突賊黨服清名羅拜爭遮迺說誘雖百

東江詩鈔卷三

七

端誓死無緇涅同城諸官僚奔竄脛欲折或陳檀公策
先走乃明哲識定終不渝我豈草間活倉皇脫老母一
慟終天訣忠孝不兩全義當殉臣節口銜溫序鬚血嘆
常山舌詎可汙賊刀奮手抽刀絕憶公客京師非材辱
提挈逢人說項斯詩句獎薄劣惟公富文雅學海驚蕩
滴體弱不勝衣聲雌語頗响力輸健婦人手蔗恐戰慄
誰謂臨危難就義獨勇決小醜旋受誅帝命旌忠烈
芳名垂汗青千載永不滅

同友人遊善果寺

古寺何年創幽溪疑在山鐘聲過午寂苔色上牆斑客
倦思尋榻僧閑各掩關涼風時入戶聊為拂塵顏

隨處招提徧相攜僻境探畫長爐篆熄市遠水泉甘歲
老雞棲樹人尋燕子龕還期乘暇日時復憩精藍

楊晚研翰林招同姜西溟趙蒙泉惠研谿查夏重
聲山湯西厓宮恕堂與聖寺觀杏花

探花一騎西郊迴為言紅杏千株開子雲未老能解事
雙鉗擔酒容追陪珂馬當當簇成隊招攜勝友連翩來
花飛一片亦可惜莫待夏序迴恢台閒尋古寺愜幽賞
閑堂淨埽無纖埃穠杏初逢春雨洗枝枝淡冶如肥梅
更窮睇覽騁遠目振衣直上登崔嵬天風獵獵入襟袖
山光日影相徘徊花枝不動花陰皎若靜女臨妝臺
妖姿泥人賴似醉軟草襯坐纖於苔玉李初含蓓蕾細

東江詩鈔卷三

八

頃刻爛熳開千堆初入寺李花未放少頃忽已盛開料應喜見我輩客
為我火急鋪瓊瑰靈妃一笑啓玉齒不須羯鼓催春雷
兩行布席雜賓主風流入座無凡才晚曛斜照臘脂雪
春酒初圻葡萄醅良辰無事且為樂坐惜白日黃雞催
曲江看花憶盛事瓊林才俊爭飛杯年來野卉塞滿徑
杏花顏色今摧頽聊憑詩人為剪刻終與雜植分根荄
為約花開逢暇日頻選勝地傾樽罍

送王東巖同年之任平湖

常共銜杯話歲寒飛鳬今日出長安三分仕籍存科目
百里專城數好官道路開時終展驥逢迎少處且棲鸞
羨君一棹攜家去便作劉綱夫婦看

才華如錦氣如雲努力明時待策勲風土不須愁枳棘
家鄉況是接榆粉簿書吏退仍攤卷鉛槧人來好論文
我受一城消不得自緣骨相不如君予掣選得朝邑旋蒙留用

三月晦日同年狄向濤太史招同諸公集寄園

夏淺猶似春花飛已如霞一歡苦因循坐失海棠院前此約看僧院海棠不果

雅無倦一徑入名園身輕便欲旋綠柳垂長腰緋桃塞
半面小草競作花高下若爭絢石壁疑雲生虛亭愛風
善臺榭一何夥投憩隨所便廊深屨屢移枝亞冠頻冒
香暖聚遊蜂巢乾語雛燕漸愁朱光炎所喜綠陰禱那
無酒千盃餞此春一綫良朋不易逢勝地尤難選園林
故相家珍館供遊讌傷檻列奇峰遠籬植芳援落花點
舞衫啼鳥窺歌扇高臺雖未傾浮雲亦已變富貴曾幾
時流光疾奔電扣門容散人來此縱歡宴且乘一口閒
暫使百憂遣吾儕尚羈棲無事常相見

同年何倬雲戶部邀看藤花

暖風吹塵作炎熇穠李天桃一朝落惟有藤花開較遲
留取餘春伴紅藥何郎年少值官閒珍館高居儼巖壑
十日曾爲縱酒謀一言果踐看花諾如絲細雨未成泥
似錦繁花纔放萼老藤蟠屈幾何年萬穠千條爭綽約
清雲蔽日正霏霏紫霧迷煙方漠漠乍驚覆地繡成堆
復訝遮天綺爲幕吾里當年盛此花結隊遨遊恣歡噱

東江詩鈔卷三

元

自從作客滯長安黃壚酒伴今蕭索薊北名花不易逢
生植渾疑地靈弱豈知此地見繁華並跼連條正交錯
輕陰爲我護花枝細雨催人動盃酌他日官梅發興新
尚欲從君詠東閣

大雨歎

長安五月交急雨忽滿溝渠地欲沈跼蕩天疑圻如
翻玉女盆似裂神媧石烏兔失遙空蛟龍起大澤豐隆
瘖無聲雨師恣騰擲響若干鉦鳴驟如萬弩射牀榻俄
浮萍鉗盡盡漂麥通衢可蕩舟高臺且著屐大家傾百
堵小戶塌四壁我居僦一廛隘若雞棲柵南榮乍泥牕
北牖新塗隙惜哉喪前功壁裂無遺跡恐排王衍牆永
爲不弔客填館索圻工重價購瓴甃戴屋羨蝸牛隨身
得安宅平陽聞地震尸骸正狼籍吾儕幸寧居水患終
小厄

東江詩鈔卷三

一

近得江南信漂沈遍三吳三月至五月淫雨無時無涘
涘驚漏天浩浩成江湖夏穰既蕩盡無食嗟農夫秋苗
安可問糜爛及菰蒲高城且浸板平地堪乘桴衾裯換
斛米一金買東蜀樹上聽鳴雞難階前看浴鳧塗泥本澤
國強名財賦區民生類皆窳不念隔歲儲篋中無襦袴
堂上鳴笙竽一朝大狼狽顛踣誰相扶府帖絡繹下火
急算軍需飢寒未遑恤何計輸官租沈沈靈璫閉天門
不可呼

崑山胡上舍表被多鬚美風儀挾策遊長安里中
訛傳爲豪家去其鬚因留爲贅壻自作詩解嘲門

人周子正平攜以示予戲次其韻

胡髯久客形神枯一朝異事傳三吳無端髯鬚得佳偶
喧騰里巷皆歡呼曾聞作壻入鰥國名姝窈窕多生鬚
羅敷自誇夫壻好鬚鬚未道鬚全無古人擇壻論才地
美鬚長鬚何傷乎閨宦何常中婚配婦家作略無乃麤
諸毛繞涿盡菱蘿露啄自顧疑非吾搔頭弄姿忽再少
雍容閑雅誠甚都邂逅雖然得好婦訶責未免慚髯奴
淡恐婦翁恣酷法搨毛不已行及膚纏帛或遭士龍笑
端相且爲刪繁蕪鏡臺雙倚見形影頭顱如故顏頰孤

東江詩鈔卷三

十一

他時陸郎媚側室星星不復煩膏塗流言倘或傳閨閣
短轅長塵防君怒

螢

微光閃閃入疎櫺一點偏能破晦冥流向荒叢明細雨
影來清沼亂繁星泥人頻許招團扇避月時看貼畫屏
憶自雷塘歌舞罷年年腐草任飄零

秋日偶成

連旬凍雨尚淒迷茅捲三重破屋低四壁僅存防拉攏
八驕難問怕推擠牀憐衾溼無兒裂室幸糧空免盜齋
躑躅自慚輸廢馬臨波猶惜錦鄣泥

項霜田南歸有憶

別我渡江去風流憶項斯讀書秋樹下對酒菊花時鋪
歎輸能健才情故不羈每嗤輕薄輩誰與共論詩

送同年陸匪莪之官新建

去年曾鼓西江棹米舶漁舟塞水灣萬里蠻珍來粵賈
一帆湖影接鄉關春風載酒滕王閣秋月鉤簾孺子山
馴翟政成看報最鋒車早望趣裝還

閩學興化李公出明憲廟御繪魚藻圖命賦

賜李文定公

南宮學士今仙李奕葉絲綸傳世美頭魚盛宴數追陪
飽食天廚飫甘旨瀛臺舉網截澄潭撥刺銀鱗初出水
勅使分頒尾鬣新雪縷紛紛落碁几調和未缺蜀山薑
珍重寧論洛川鯉迴憶當年文定公盛世雍容總百揆

東江詩鈔卷三

十二

陰陽變理各生成長養恩波及鱸鮓特賜先皇魚藻圖
一一輕儵弄清泚啞符穿蒲動有神咫尺江湖淼千里
流傳粉本百餘年秘閣宣和非所擬祖德孫謀越兩朝
魚水君臣適相似七葉金張八葉蕭相門出相光前史
行看輔政致隆平在藻多魚歌燕喜開函細認紫泥封
冊寶依然漢家璽從來神物解飛騰髣髴虹光生繭紙
却愁夜半動風雷化作蛟龍跋浪起

觀宴高麗使臣

皇風暢洽覃寰宇綴舞階前列千羽早聞西國貢瑤環
又見南蠻獻銅鼓鵬綠江邊一小邦箕子遺風傳自古
樂浪公菟本漢疆割棄千年不復取衛滿山川自險雄

歷代皆憂難用武隋唐屢駕未成功終憑絕塞相撐拒
於今順服號藩臣琛帛來庭歲旁午傳聞漸染有華風
頗習詩書慕鄒魯強梁無復莫離支懷柔早遍精奴部
折風紗幘屋微高廣袖朝衫紆帶組雍容猶見漢官儀
便旋不作白題舞春官賜宴列陪臣殺核千槃酒百無
六合由來自一家異域何須畫玉斧熊州渡口罷樓船
平壤城頭輟干櫓吾皇柔遠不觀兵鑿齒雕題盡編
戶妙手誰摹王會圖盛德歌詩吾能譜

貂扇高麗正使朴弼
成持以障風

妙製偏看擅海東不揮白羽取毛豐豈同紋素工裁月
恰配檐榆巧障風雉尾未堪遮凜冽狐裘聊可掩蒙戎
他時筭篋終捐棄翻在炎天暑汗中

次韻訓官怨堂

朝參怕聽宵更嚴青銅擘鏡憎霜髯小縣甘爲五斗屈
窮官那可三年淹親老欲思乞近郡何時高蓋塞車轡
畫諾僅書干木紙閉門且下君平簾天水先生正寥落
肯來同舍棲茆簷謂蒙泉入粟未能腰組綬輪作且喜辭
髡鉗兩窮因依竝臭味堇荼二草偏相黏忽枉瑤牋贈
佳句頭風立愈如加砭全鼎寧惟一轡旨餘膏尚可千
人需年來作者窮變態往往磔裂工輕纖瓦缶敢爭金
石響鉛刀豈比淵阿銛我生迂拙乏世用出門聊玩同
人占姜楊恰喜竝里巷西漢
端木君才况復二子兼共張一

軍建旗鼓推君擁鉞何須謙應還大雅追清廟盡埽豔
體除香奩千首差可輕萬戶一篇何止償百縑自憐衰
遲久廢學筆塚退盡吟毫尖日聽趙叟哦屯厄空庭積
雪常堆鹽望衡今幸得好友聊憑玉樹扶枯葉文場蒼
翳得翦鬬譬如蔓草逢霜鏹把君詩卷聊過日衆中誇
示欣沾沾君才方騁逸足去我老分作龐眉潛勸君勿
羨斜封勅一枝待折高秋蟾

怨堂再次前韻見贈復次韻答之

桃李不敵霜風嚴青松歲暮垂蒼髯自古大材無近用
輪囷豈久山中淹知君仍世自鼎貴朱輪十乘張彤幃
堂前聲樂滿絲竹妓衣不待施幃簾淥水名園占絕勝

東江詩鈔卷三

十四

花邊索句時巡簷年來挾策走燕趙未肯畫地囚絳鉗
杜詩韓筆見髣髴鳳髓已得神膠黏詩家癢疾不可起
借君妙手加攻砭終資鴻筆作雲雨觸石膚寸群濡霑
只今宦途苦偪仄缺折每坐于將銛峻坂偏愁駿足蹶
筵尊難問靈氛占物生齒角不兩得高才貴仕誰能兼
如君綠髮正壯盛讀書折節能居謙十年不字何足歎
會看百兩迎妝奩獨我窮愁逼遲暮敝裘禿盡如單縑
孟郊空有吟肩聳褚羅共笑容顏尖中夜飢腸自雷轉
清齋三月常無鹽飄零已似風裏絮摧折更類波中蕪
今年添丁復夭絕何人隴畝隨鋤鎌君家難兄正臺閣
晉陽門第恩方沾卑棲久知隱霧變雄飛豈作蟠泥潛

閒時剥啄叩君戶幸勿牢閉封金蟾

敵裘和夏重

暫時補綻且因循顧影毵毵尚戀身敗義聊堪支儉歲
豐貂原不裏詩人披來五月供垂釣耐盡三冬敢負薪
留取一竿隨犢鼻風流恰稱阮家貧

元夕偕查夏重宮恕堂暨同年趙蒙泉查聲山集
姜西溟齋分韻得杏字

驚風吹令節怕踏官街冷空齋對短檠頗亦厭幽屏朝
來食指動忽聞折簡請設鱸有姜侯盍簪勝友竝高詠
壁魚牋清談發犀柄縷細已剝葱酪香初擣杏爭傳九
醞觴共圻十字餅雅令涉風騷正議露骨鯁坐溪燭屢

東江詩鈔卷三

二五

跋歡長漏方永遑問尚書期不畏金吾警念我平生交
飄零各蓬梗可無文字飲豁此憂心恹既逢釣詩鉤亦
添汲古綆自惟小戶怯得避紉逃猛莫恃鴟夷車嘲我
餅居并費君三月俸飽德心終耿歸途燈已殘霜檐挂
月影

比鄰次宮恕堂韻

帝城如海咽車輪詩卷紛投捆載頻誰許文章干氣象
忽驚珠玉見精神句翻紅藥才無敵地近青楊巷有人
迨我暇時官事了要當祭竈請比鄰

浴罷和查夏重

執熱頻思濯難隨北客情園丁煩束緼童汲便提罌散

髮添神健披衣覺體輕臨風聊一快何必羨華清

送同年馮敬南之任蒼梧

標格堪憐半黠癡無多聚首又臨岐官閒若箇能披卷
年少惟君可論詩萬里清郎傳玉節五溪蠻女訝瓊枝
柳州歿後山靈悶要遣才人續好詞

風流今日小馮君惆悵河梁馬首分去近湘江輕瘴厲
來從芸閣帶清芬初任中書舍人白雲路遠思親舍斑竹林多

醉舜墳莫歎鳳池人奪取長途方看試蘭筋

送同年范國震出守延平

君昔南宮掄第一喧傳海內聲輝赫我時同日詠霓裳
合隊看花向紫陌讓齒肩隨賴有君少俊風流羨羣屐

東江詩鈔卷三

二六

同籍惟君不諱年一揖從容便就席玉堂給札賦凌雲
合用相如專典冊如何去作尚書郎文簿勾稽藉綜核
三載清郎未是淹一麾出守今亦得人生名位總由天
容易官居二千石海郡遙看若比鄰十日輕帆趁潮汐
郎罷懽呼阿囡歌塞帷初見文章伯梅雨初過荔子丹
蕉風乍扇榕陰碧他日徵書下潁川看作三公未頭白

送同年鄭禹梅出守高州兼柬王西亭明府

念君有老親近郡便迎養翻為嶺南行為君添悵快我
親亦耄耄日夕倚閭望牽絲繫一官生事缺俯仰關心
事頗同才氣輸君壯三載承明廬文章擅哲匠一麾今
出守雄郡得賢將君看同籍人方作百里長五馬獨光

榮捷出儕偶上况聞君家親鶴髮神猶旺郵程一水間
風送畫舫到郡奉板輿官齋似蓬閣海錯出蠻船山
珍通野餉荔子剝絳紗榕陰鋪翠帳老人足歡娛鄉井
便可忘獨我類繫維衰親更誰傍側聞此郡繁頗亦費
筭榜君才固有餘談笑可勾當暫煩淮陽臥還卜潁川
相同年有王宰塵勞正軼掌謂西亭得君加提攜如斃賴
有杖君若相見時爲我問無恙

送趙二聞之官濟寧

玉節幃帷濟水東少年練達許誰同功名自昔論門地
才氣爭傳有父風畫戟森嚴趨屬吏投壺清暇會羣公
郎潛多少龐眉叟日日疲驢踏輭紅

東江詩錄卷三

歲暮過陳乾齋太史邸舍不值王東發上舍出迎
因留宿

主人不在客途巡一笑逢君即主人歲晚蕭閒仍逆旅
當年聚首憶平津予與東發同在廣平相公邸中指麾已見杯槃具留
宿仍叨茵榻新終是窮交氣味合何須投轄待陳遵

同年翁康飴戶部招同諸公看芍藥

仙郎下直初停轡一徑濃陰入槐翠砥室平消冀北塵
曲籬盡作江南意官曹勾當得餘閒強半經營爲花事
名花聚處是豐臺醉露敲紅爛熳開檐頭買得鮮香綻
倚檻翻階滿庭院繞屋全收芳甸春寒幃日對傾城面
憑仗花爲引客媒纔呼折簡連翩來治具不須煩十起

卷波已見飛千杯低鬟暈頰花如笑主人風流花更好
不然轟飲聚飛螭何異名姝辱與阜珠簾錦幕香氤氳
主人都雅客能文得地花枝添斌媚恰如新婦配參軍
緩帶雍容方退食春霧濛濛花國看君瀟灑若無官
簿案何愁百重積他時花發厭孤斟文飲還須我輩客

同年吳西齋招同王次谷嚴惕齋食蟹

江南八月交鄉物聚珍錯竹竿引巨鱸柘彈落黃雀秋
溪介族肥水淺魚梁涸一穗始朝魁蟹大者爲魁稻熟時羣蟹各銜一穗以朝千螯初上薄漁人不羨魚揆穴取郭索爬沙朝滿
籠搜求夜秉燭赤甲每堆筵雋味傾羹臠自從來長安
貊槃厭脾臠王生嶽崎人縱飲貪歡噓偶憶南烹佳百

東江詩錄卷三

錢亦易掠吳郎肯招延一物未爲薄團臍始填脂駢足
初解縛醢酸點椒薑醬好調芍藥躁擾未受糖橫行已
斲脚膏肥琥珀流殼卸混沌鑿有筐腹自盈無腸美仍
索流沫息殘汁素肌脫層膜且佐一朝餐何愁隔日瘡
豈同食螻蛄嘔泄但作惡不畏監州拘遑問岐亭約楚
客未經嘗稍稍試小嚼湯齋楚人從未食蟹始知風土殊不嫌嗜
好各暫寬羈客愁終思故鄉樂吳塘斷塞川尉村水歸
壑充中赤玉脂滿引縹清酌他年賦歸田社會頻當釀

送惠研谿之官密雲

玉堂作手今可數君才自合班揚伍如何百里屈高賢
又值衝塗近三輔白檀漢邑本雄區自昔漁陽劇鼙鼓

當年魏武討烏桓此地曾經列屯塢有明扼險議邊防
玉帳牙旗駐開府只今什九是官田莊客廬兒猛於虎
廟算方聞出六師馬走車馳日旁午玉帛牲牲須早儲
扉屨饌糧費支補君以書生蠲其間毋乃非文又非武
搜索淡愁比室空遲回恐犯將軍怒人皆動色爲咨嗟
君有長材勇可賈過師祗席未淹時還把窮黎自摩撫
暫麾白羽跨鞍歸更有紅妝踏筵舞邑有女優况聞鑾駕
且經過供辦應知長吏苦熟識金閨舊姓名或有軍書
煩阮瑤好飛尺檄案丁零便備長繩縛贊普丈夫事業
在盤根往取通侯封萬戶

上元前二日招姜西溟趙蒙泉張漢瞻湯西厓宮

東江詩鈔卷三

元

怨堂吳西齋集寓齋同用東坡岐亭韻

長安燈節時肩摩汗流汁鼓聞夜巷喧酒濺春衫濕而
我偕數君雅讌歡相得天街警邏寬促坐飛觴急庭空
戶流蟾窗煖香浮鴨倉卒飢棗槃盤淺不容累九衢多
朱門熒煌千炬赤前堂鏗華鐘後房羅粉白僮僮誤觸
屏賓醉倒著憤算此一夕費足掄百家泣競逐良宵晴
惟愁望舒缺獨慚陋巷人翩然枉佳客從此數追陪酬
唱當成集

元夕同姜西溟趙蒙泉張漢瞻湯西厓宮怨堂集

吳元朗齋以白樂天明月清風三五夜爲韻分得

明字

今春雨雪不肯下天意快作元宵晴長安燈火苦寥落
蠻歌秧鼓空生瘴同心數子喜連巷期會不用相延迎
吳郎纍纍下得好手魚食入饌皆南烹春燈四牖足點綴
錯落聊助蟾光明憶昨平泉饒勝賞火城絳樹紛縱橫
照地奇葩吐蓮萼蠹天高格垂珠瓔須臾煙火催迸發
星飛電走聲砰訇書生窮眼未省見游仙夢覺心猶驚
吾徒仕宦知不遂分無珠翠張長檠富貴何時且行樂
濁醪一斗須同傾青簾淡閉塵不到坊冷兼絕驅車聲
四坐清吟有餘味合彈何必琵琶箏且喜城門弛牡鎗
金吾不復譏宵行今宵既醉且歸去襲襲街鼓方三更

陸孺人輓詩孝廉馮文子之室

東江詩鈔卷三

三

炊臼中宵噩夢驚辛勤猶憶聽雞鳴得妻兆喜占歸妹
孺人之父即馮舅氏也似舅才宜作館甥鍾郝徽音傳禮法姜龐
孝義感幽明知君怕結還鄉伴不見中閨一笑迎

上巳日同年狄向濤太史招同諸公寄園禊飲

一徑疎籬插架斜平泉池館尚清華寒多未放垂楊線
春動先翻蕙李花觴急不須流水送亭深偏愛小山遮
却憐磧外從軍客擊面邊風咽亂沙

風月高情在翰林良辰禊飲共招尋五言彊韻催銅鉢
十弄新聲語玉琴有客琴園有清池同曲水地無修竹亦
山陰滄洲滿眼誰能畫爲倩王維好用心琴川王石谷在坐

賀同官黃肇菴納姬閩人

整拂朝衫試玉纖仙郎下直倚香奩驟來狂客輕唐突
霧裏新花隱繡簾

仙李誇稱語近訛白楊家世好偏多一枝菡萏初臨水

豔種從今合姓荷

姬本姓何黃詭云姓李故云

蠟忿名花是合歡春宵好夢早徵蘭生來阿囡誇頭玉

繡葆攜將郎罷看

閨人呼子為囡父為郎罷

次韻訓張超然上舍

春風短鬢愁蕭蕭詩壇酒社猶相要時方用武急壯士
行人刀箭皆垂腰而我堅頑守章句壁間不設空懸詔
聚飲聊堪破孤憤逢君一揖驚風標閩海文章久寥落
詩書寢閣軍塵踴儒風獎薦思常衮奸雄草竊羞王霸

東江詩鈔卷三

五

喜君才華最秀出餘子螻蛄徒嘒嘒渾茫千頃翻學海
扶疎十丈豐詞條平子風流未歇絕君苗筆硯煩焚燒
自愧衰遲成蕪廢無多肝腎憂鐫雕萬里君應騰隼鷲
一枝我自棲鷓鴣長安行卷紛束筍擗擗往往資攻剽
無諸霸氣銷不盡奇才今獨來南徼山龍未許紫色溷
金石須待黃鍾調大應宮懸薦郊廟小備列國陳風謠
把君詩卷過長日夜牕不厭燈頻挑旗鼓中原吾豈敢
顏行須避前鋒驍

和顧俠君小秀埜二絕句

蘆蘆聊復寄長安油紙泥牕俯藥欄輸却故園一段好

梅花遶屋竹千竿

清詞藹藹吐春雲好友連坊張一軍

謂德尹

便擬池邊栽

題盧素功白雲圖

八米才名擅絕倫頻年長負潔餐晨白雲莫漫催歸去
好簫青雲慰老親

我有衰親思不禁浮雲落日隔遙岑孤飛待族難成雨
應悔當年出岫心

題蒙泉湄亭圖

出門常跼歡里居得自遂童稚所棲息老大入夢寐昔
我長田間水竹性所嗜廣場雜瓜蔬古牆懸薜荔至今
思舊廬歷歷猶可記生平金石交趙叟託同志帶經兼

東江詩鈔卷三

三

荷鉏翰墨展游戲一厘雷墩上清溪涌澎湃風來稷稻
香雨餘槐柳翠游鱗細可數馴鳥狎而至經明推大師
臯比競延致小婦工織作大婦理中饋筆耕糧有餘義
取歲無匱繞籬薺蘭菊映水蕩荷菱春深舞雩風日暮
柴桑醉無端拾科名憂患從此始頌繫入園扉屏息對
獄吏歸來羌村夜痛定仍拭淚五載客長安未覺傷顛
顛談笑把杯鐺遣釋賴文字今年復故物良友誦高義
謂康鉛

年兄

君常為予言吾非慕名位歸見鄉里兒得此免

厚媿令長苦難為染指聊一試柴門亟洒掃花木早修
植我亦思田園相依結鄰比

題陳乾齋侍講扈駕西征圖

煌煌大星張威弧 天子自將臨邊隅
潁川才子文章伯 屬車豹尾隨
征塗曾中武庫無 不有軀幹雖小
膽氣麓急裝短後 矜趨捷據鞍上
馬不用扶 自昔回中陪羽獵往來
沙塞如通衢 今茲萬乘親戎幕
直登瀚海循伊吾 神泉自涌得甘
醴香草新茁供青芻 師行恰比吉
行緩安營立帳日未晡 軍書正可
磨盾鼻行間且免肩戈殳 功成往
返只三月 兩雪不用愁征夫
三箭天山遂平定 尺書贊普當招
呼文臣從征昔僅有明代獨數金
與胡明永樂時金幼孜胡廣皆隨出塞一麾指顧清沙漠 今皇神武
古所無 他年美譚紀翰苑 隨陸何
必輸孫吳 去時未肯悲兒女 歸來
且喜鳴笙竽 燕然紀績須君筆 照
耀碑碣

垂寰區

東江詩鈔卷三

三

大雨行海淀道中

我行與雨期 險苦真自蹈 燕地少溝塍 一雨成積滂
何況連宵旦 滂沱瀉驚瀑 漏天正潏潏 破塊轉浩浩
肩輿屢旋渾 如颶風中燾 前軒復後輕 咫尺愁傾倒
崎嶇二十里 似涉邛邛道 登頓既凌兢 失足頻叫譟
雖無性命憂 一蹶墮溪潦 斜風欲裂衣 急溜任濯帽
辛勤累僕夫 溫語相慰勞 躑躅泥中行 漸喜蓬門到
濁醪給一斗 聊用示微犒 何時歸田間 一室自洒埽
風雨誓不出 閉門吾將老

東江詩鈔卷第三

東江詩鈔卷第四

太倉唐孫華實君橐

受業陸師巢雲編

奉使出都

弓刀小隊簇雕輪細雨霏霏泥路塵到處競看乘傳客
當年舊是棄繻人會稽竹箭爭磨礪京國槐花憶苦辛
最是君恩容覲省倚閭應慰白頭親

禹城道中雨

危塗咫尺怕傾輶黯黯重雲不散愁夾轂已憐泥沒膝
前驅遙見笠蒙頭溪溪每怯臨流馬樹暗時聞喚雨鳩
安穩一帆輪畫鷁計程何日到揚州

過郊城

有序

予於甲子春以明經充賦至京師道過郊城聞縣
令方君之賢至丙子歲予官吏部奉使浙中復
過郊城則方君尚爲邑令迎予於郊外及就邸來
謁詢之其爲郊令已十四年矣爲之慨然而作

傾蓋祠邊躑躅行絃歌久已挹芳聲折腰有吏淹元亮
乘傳無才愧長卿山縣閑城閒夜柝清時罷役動春耕
遲君二紀方登第方君名殿元甲辰進士予以戊辰登第翻訝車前手版迎

次蒙泉東蒙道中韻

岸草青青尚似袍可堪雨沐又風颺繞隄柿葉初張傘

半嶺松聲欲起濤索飯客憐村市遠採茶人踏石梁高
往來頻照觀河面旅髯蕭疎感二毛

高郵阻風

停驂自淮陰征車繫金柅人勞思暫逸舟居愛便美簫
鼓沸中流平波正渺瀰倘邀風力便揚州片帆耳誰知
抵泰郵驚颺土囊起噫氣號調刁激雨射牕几長年齊
著力退尺進僅咫須臾勢轉狂萬艣一時止鳥影斷長
空鯨魚匿淵底屋瓦爭怒飛草木盡傾靡幸無波濤險
平沙得暫棲勝友共嘯歌寥廓看煙水但懷簡書畏終
須戒行李何當乘長風破浪日千里

過淮陰學舍省徐霆發病

東江詩鈔卷四

千里辭家襖被輕誰知漳浦臥劉楨講堂寂寞生苔蘚
射圃荒涼長蔓菁屋角一牀支敗壁河流三版浸危城
故鄉二頃谿田在悔不當年早退耕

過淮陰見數百人昇土置城下問之云河堤欲潰
將以土塞城門怒焉心悸作詩告哀爲淮民危之
也

淮陰城下聲洶洶蟻聚千夫擔土籠往來恰似營巢燕
累重寧殊蝨蝨蟲共說河隄行潰決數闔便欲九泥封
吾聞此語重歎息人謀如許何匆匆昔日河邊集萬艦
攤錢白晝安流中自從淮黃勢合併奔騰激怒爭爲雄
精衛銜石心已盡孟津捧土誰能壅柳條不長隋堤禿

竹篠頻崩淇園空金錢糜耗不知數咄嗟仰屋煩司農
尋丈有穿螻蟻穴咫尺下瞰蛟龍宮高田極望浩煙水
十年不種黍與稷居人棲息雜鳬鴨浮楂寄頓編茅蓬
黃母爲龜忍不免羽淵化能將毋同城內城外皆赤子
何忍村落填長洪傳聞官長能備豫衣袂風戒修朦朧
當今誰似王尊勇屹然身捍金隄衝安得黃淮仍醜析
驅歸海若長朝宗芻粟年年便飛輓直沽轉盼雲帆通
篷牕拊枕方寤歎發船打鼓聲逢逢

寓樓即事次蒙泉韻

高樓突兀喜同登時有輕風散鬱蒸巒嶂俯窺千頃碧
繁星倒映萬家燈解鞍乍息征途倦洗眼初看煙水澄

東江詩錄卷四

三

直待鎖闌公事了六橋屐齒興須乘

試院煎茶次東坡韻

當年憶作青袍生燥吻出火枯腸鳴今來槐院飽豐膳
素甕細泛槍旗輕自慚面目本無二迴首敢忘辛苦意
湘潭碧芽許同煎武彝紫筍發清泉不辭得隴復望蜀
更乞黃山千片玉同考陳君滄洲餉湘潭茶杜君秉用
餉武彝茶又從醫菴索得北源松蘿
席舍風簾正苦飢誰分一錢慰愁眉西湖萬頃不療渴
竹符調水難相隨論文當如品泉味無忘矮屋脣焦眼
倦筆乾時

試院即事兼示同事諸君子

泔泔殢雨入蕭辰硯几相依恰二旬兄弟同年分四坐

功名異日待三人用浙閩故事風搏鵬鶚非無力浪起魚龍

會有神自媿麻衣難再著濡毫欲下重逡巡

勝友同堂快盃簪千篇重作洛生吟但愁襲錦收燕石

爲愛清絃惜費琴桂苑徵書群彥會槐花席帽昔年心

白袍門外方延佇好藝蘭膏續寸陰東坡杭州催試官
考校詩云願君聞

此添蠟燭門外
白袍如立鵲

榜發浙中才士之未薦者多過予邸舍以所業請

益摳衣肅拜無幾微不平之色且有具贄幣願執

義門牆者予淡愧之爲賦詩解嘲且以慰諸君子

焉

鏤院陰森秋雨天目營萬卷亂雲煙按揚本是司衡意

東江詩錄卷四

四

科第終憑造化權過眼暫迷日五色藏身只隱霧三年

蘭筋一蹴應非晚努力前途看著鞭

收采難窮董澤蒲可能一網盡珊瑚自拋文字荒蕪久

况迫程期心眼麓祇覺藍田都是玉敢言赤水竟無珠

多蒙方叔能相恕只媿秤量異蜀蘇

浙閩撤棘後聞以銓曹公事連染左官

西風蕭瑟動秋林忽有郵書報解簪鵲降本非明主

意護持猶費故人心敢因誤中讐飄瓦豈意流言致鑠

金恰喜蘋洲鄉路近綸竿早擬釣江潯

乘軺建節爲掄才奇士終須出草萊一榻清風心似水

三更官燭淚成堆餓鴟枉把鵲雛嚇春燕從教鷹隼猜

較比翟公添氣色青袍日日到門來

壽朱立雲七十

織屨先生雅好文清如霜鶴迴離羣傳家賸有青氈物
落筆爭分白練裙賓榻共傾東閣酒扁舟同泛洞庭雲
尚書祠墓今秋草當代何人肯容君立雲爲玉峰尚書公所延與予同客

蕭然物外得吾真詩有清才盡有神身隱何慙蓬髮子
房空早別掃眉人不談戒律依僧住偶溷屠沽與市鄰
千載桃椎更誰匹高風又見葛天民

和葉星期明府題錢瞿亭園用杜工部遊何將軍
山林十韻存八首

更江詩鈔卷四

五

甲第連園榭開扉倚小橋平坡通細石喬木倚重霄地
潤波無際山淡隱可招誰言城市近塵外足逍遙

跌坐桃笙淨高眠蕙帳清寒簾迎乳燕停曲聽流鶯果
薦梁侯柿珍調穎叔羹輕軒娛眺望時奉板輿行潘岳居

賦梁侯鳥
標之柿

堂構人皆有漂搖各不支瓦松生壤壁枯封塞華池管
領兒孫事興衰草木知多君勤葺理花藥正紛披

愛月常刪竹憐苔不掃花高吟驚夜鶴落筆笑秋蛇燭
跋還教續杯乾未用賒承平風景在獨指舍人家

樹是先公種山從張老雲間張南垣所營堤溪容偃桂閣敞

恰當梅地得寰中勝峰疑海外來休嫌孤石瘦依舊長

蒼苔

曲欄收野色暗磴響流泉日暖花生霧春淡柳放綿頻
添臨水閣不費買山錢好景憑誰畫依稀是輞川

勝地山堂最風吹暗綠香面軒峰嶺秀背檻栝松涼蟾
影升欄上羲輪得樹藏石林清話久相對鬚毛蒼宋葉石林

待制有避暑
錄話謂星期

人生兼四美不樂復如何仕路憂端集家居勝賞多華
燈月姊避豔曲雪兒歌半作吾廬看蘇端得數過

敬題先師朱昭芑先生遺像二十六韻先生名明錫爲復社名宿

夫子誰儔匹吾猶及典刑道風傳泗水學海極滄溟博
物稱文府熏人是德馨時逢遷亳社不擬裸周廷偕隱

更江詩鈔卷四

六

田居室淡棲野史亭鑽研讐往紀寂寞抱遺經萬卷判

頭白千秋待汗青先生有史書十三種未刻共瞻通德里獨指帝車

星朝議思周黨鄉人敬管寧但看鴻避弋誰想鳳儀庭

問宇賓常滿修書筆不停爭光懸日月破牘發雷霆趣

召通霄闕趨迎集衆靈先生未病時夢上帝使人趣召及病革夢百神來迎異香

鄰共訝仙樂耳親聆歲有龍蛇厄關無虎豹局飄搖來

絳節往蕙降雲輶夙昔承嘉訓提攜自弱齡淒涼憐短

褐刷養望修翎都講堂前立微言帳後聽曾誇雲際鶴

愧老案頭螢予自成童先生極加獎賞許爲國器驚乘煩輕策洪鐘扣寸

筵衣冠非世代圖畫仰儀形空紀文中語誰搞有道銘

銜鱸楊氏宅下馬董公塋絕學慚窺管遺書守挈鉗何

由報知已感極涕交零

上巳日同西士浩如及頤兒遊淮雲寺

眼明初出郭幽勝得淮雲浩劫留餘刹殘碑認斷文寒
梅經雨壓細麥愛晴熏何處滿裙好相攜到水濱

舊愛山門好平臨百頃田人耕紅杏雨鳥掠綠楊煙尋
斧長松倒孤亭野蔓懸祇餘雙標樹終老不材年

閏三月十八日同忍菴宮贊錢瞿亭舍人王憲尹

太守曹九成明府邀韓州牧集忍菴堂中觀伎

落花風雨方瀟瀟綠陰夏淺客可招吳歛雅曲嫌耳熟

別打羯鼓停笙簫金陵少年賭絕藝拍張跳擲誇雄豪

鷹瞵鶚視氣鬱怒衲襠縛袴爭騰驍雪練光明爰丈二

東坡詩集卷四

雙手搏弄如承蜩迴旋撇捩闌輕疾金蛇霍霍俄纏腰

兩夫植立肩白棒翻身倒挂同飛猱都盧尋撞渾容易

險竿直上何飄颻有時拳足似宿鷺倏忽脫架橫秋鷗

將擒復縱快鳥過蹲踞踞地成虎跳壯觀蔚跂公孫劍

威氣衝突周郎刀鷗鷖初淬芙蓉鏑當軒拔鞘風颺颺

別布瓊瑜開院本樅金伐鼓聲噴嘈西涼假面逞變態

遼東妖婦妝嬌嬈鬼笑靈談各賜暎沐猴冠狗憑輕趨

吾曾觀樂到燕薊北客所尚多喧呶此輩健兒好身手

侯門幕府爭相邀勅勒歌終旋舞罷纏頭一曲堆紅綃

吾儕寄興聊復爾如厭梁肉持車螯耳目逢新亦可喜

佳處往往時一遭世上賞音盡如此飲罷月影樓頭高

題宋大中丞漫堂先生西陂魚麥圖

昔讀春陵行憂思何悄悄遂欲帶笭簞刺船就浩淼我
公經世才安民取不擾詩成侔化工萬象茁春曉兩地

施霖雨千篇發幽渺遭逢非聲叟亦苦簪組繞披圖見

江湖一櫂入窮窰隴首鋪黃雲煙際飛白鳥波平翠荇

齊風起綠楊裊然坐若有思流目恣憑眺所願夢維魚

豐年叶佳兆更願崆峒熟王師罷旆旄功成歸綠野

樂事尋臺沼子生燕雀微棲息甘蓬篠思從午橋遊待

公濟時了

愷功侍讀用子贈夏重原韻有詩寄懷次韻答之

憶別涿水園行李遂夙戒驅車齊魯郊平田半莠稗盲

東坡詩集卷四

雨兼狂風衣袂日露灑河淮賸一隄溝渠決九派殘黎

巢屋巔面目多腫噲見莊子讓王篇征途變涼燠素秋忽已屆

聞君擢承明茲事聊一快西清致身難迨指爭門隘昔

人指蓬池比擬神仙界獨慚寒拙人吏議無端挂去

勿復言咄咄休書怪握粟何從占擲米恥逞獮頭顱足

可知簪紱終須解三釜養未充一劍縱餘蒯由來耿介

性不下車塵拜吹毛競索瘢怒視各張毗蛛網織已成

蠅污壁憂敗惟君篤風義欲買王調械奮身扶顛危出

手排屬見莊子知我坐連染歎息腕頻搯左官受薄謫

如疾得小瘥仕宦本畏途膽悸復齒齟歸來出籠箴病

馬便爬疥蟻陣聽輸贏燕壘任成壞流言等飛蚊著體

僅一嘖感君急難心已矣勿長喟授徒有遺經訓子著
家誠惟荷 君相知受恩如負債功名竟何如歲月寢
以邁長歌聊當呻小賦不堪賣君今列清華周盧免植
鍛出西京賦詞苑但先鳴雞羽何煩芥

營葬事畢復之墓所築室種樹紀事四首

高敞行營地東偏卜築成過橋才數武爲室且三楹宰
木防樵采平疇便鋤耕居然塵市隔落日爨煙生
丙舍村農守茆檐不厭低寺鐘樵徑北流水小橋西籬
淺牽藤蔓門閒面菜畦先賢有廬墓便欲把鋤犁
翠枯移來小扁舟泊近谿葉露行路雨根帶故山泥月
下看烏遶陰成待鶴棲滋培十年力終見拂雲齊

夏詩卷四

九

香好終憐柏花開欲餌松土新防觸鹿歲久望成龍密
影全遮日穠陰不避冬向來茅葦地一望早丰茸

過靜逸菴訪宗岐兼懷錢太僕再亭

磴窟居然遠市闌金魚牢合掩松關漲流初漫橋邊水
亂葉全遮屋外山蕙帳空聞孤鶴怨草堂曾見幾人還
京塵好處知何在輪與滄江野叟閒

抱病漳濱歲月淡詩成集欲號呻吟方宗岐病涸魚願豈煩

滄海飢鶴心難戀舊林塵世何妨餐白石長生須學鑄
黃金可憐飲興年來減明月同誰對淺斟

夏日齋中讀書

閑居寡人事奈此夏日長吾師延叔堅昧爽坐容堂紛

綸布經籍汎濫陳篇章抗懷千載上高詠思陶唐念彼
隴畝人揮鋤汗流漿我無四體勤北牖吹微涼不殖恐
將落徒爲食黍蝗

火雲方灼爍逢迎少軒車幸此豐暇豫縱意觀羣書紫
茄兼白莧飽食不求餘昔聞此堂中日日鳴笙竽聊聲
沸鄰屋蒲飲間歌呼茲堂亦遭逢忽與文史俱飛蚊聚
一晌彼樂非我娛人生各有志何用分賢愚

戴角無上齒傳翼恒兩足物生有定分彼羸此或縮我
無經世材天衢敢追逐生幸識文字稟受未爲薄日攜
一卷書瀟灑送炎燠忘憂代管蘇破睡調茗粥蓬蒿未
用芟留此一庭綠常笑襤襪人塵中空錄錄

夏詩卷四

十

衰年疲應接常思倚村墟墮壤栽梧竹清池覆芙蕖同
志結良友帶經竝耰鋤此意終未遂仍卜市廛居叢攢
植梅杏枝葉亦扶疎朱門足亭榭寂寞養禽魚主人出
仕宦煙月鎖空虛真宅定何在且復憩我廬

日車不肯下亭亭駐畏景萬卷恣穿穴汲澹愧短絁人
生求奇書標目記乙丙貪多忽尋常經史翻未省我書
固不多食息足遊騁陶冶發性靈金玉出頑礦薄暝抵
小秋東廊挂月影

喜姜西溟及第

姜侯及第初傳信朝野歡呼更相慶 天子由來以字
稱上言及西溟必呼其字兒童自昔知名姓殿鼓雷鳴唱第時卿

雲旭日交輝映遇合人生固有時文章自信寧關命羨
君意氣窮益堅愛君才筆老益橫文瀾浩汗本韓歐詩
格冲融逼王孟紛紛腹笥是經神欸忽頭濡驚草聖十
年史館効編摩千里遨遊疲歷聘曾看長揖對將軍時
有雄談侵執政迂踈每恕散人狂峭直應知君子性長
安客舍喜連坊往往樽前發高詠糲飯常同啜菜羹清
言不厭揮犀柄輕薄爲文多少年一老風流我所敬但
是成名莫恨遲歲晚蒼松節彌勁時來瞬息蕭風雲歷
官尚可中書令

治圃三首

爲農力不任爲圃可小試牆邊剝瓦礫得此一弓地旁

夏江詩集卷四

有鄰家池清泉出澎淖甘息漢陰機抱甕亦容易折柳
作藩籬狂夫倘知避禪林度踈鐘樹色交遠翠落日時
攜筇披襟受涼吹欲采汜勝書多方謀種植樊侯樹梓
漆歷久方成器取給貴目前長算非吾事宿昔不窺園
久負董生志何如把剝甕灌畦安晚計

婆娑兩梅樹託根在水涯主人既不視一任茨棘遮東
縛少生意卑枝自槎牙譬如絕代姝憔悴委泥沙爾生
旣非所勝蔓紛交加感此長歎息親手爲爬掌辟除去
荒穢壅土培汙窪積困久未蘇當春會萌芽雖憐翠袖
薄亭亭亦清佳池光蕩孤影踈枝映橫斜敢希調鼎實
庶見銜霜花

何遜梅花詩
街霜當路發

肉食非不佳造物不我許菜把願常供園官不我與不
如自斲劉終歲充蔬茹縱橫剪荒榛羅立宥老楮未應
嗔野莧且望圻萬莖春韭及晚菘鱗次各有序旣欣新
雨滋復蒙曉露滑脉脉土膏流幡幡風葉舉想當採掇
時碧色照筐筥我豈種菜人敢倣英雄語但飽腐儒餐
何用速肥瘠爲我謝屠門從今不恩汝

送門人時期五貢入太學

憶昔逢君猶少俊綠髮鬢髮方覆顙翻水文成得我驚
期君變化風雷迅豈知蟠伏久泥沙二紀流光都一瞬
徵書忽下選英髦鷺羽西雍飛始振姓氏喧傳衆口誇
君才自是千人傑得寸功名未足奇騰騰青雲此發軔

夏江詩集卷四

練川文筆舊稱雄太僕薪傳應未燼君先柱史播清芬
突兀班心直聲震羅雀閒門近百年摧頽行馬人誰認
邑中惡子任猖狂往往纓綬被蹂躪幸君閉影守窮廬
堅白超然免緇磷才名雖宿齒方強渥丹顏色猶青髭
溟海當橫萬里鯤燕臺正購千金駿曳裾太學盛文儒
只恐如君才亦僅故鄉孫趙兩同年爲我相逢各問訊
孫郎聞已厭承明趙叟何時提縣印握手長安喜不孤
追隨應比驂從靳玉河楊柳薊門花歡遊莫作思歸引
贈行未辦繞朝鞭聊作巴歛當餽贐望君騫翥已多年
成名早寄南鴻信

蔬食

生平藜藿腸雅不饕肉食春雷動植物紫笋冒土圻入
饌肥且鮮從人笑食簞持梁刺齒肥時來亦易得苟無
利物功何異甘帶卿傳聞齊魯間埽地千里赤析骸炊
枯齒掘根采葑薏江鄉薄有秋亦苦生理窄吾徒乃安
坐糜穀類螟螣但使腹可果敢辭顏有墨負耒吾何能
一飽猶愧色

同里朱立雲工書善畫頗能爲小詩家貧每居蕭
寺衰年病肺藥餌無資余爲致薄少之助兼作詩
書之扇頭以詒之庶幾同志中有見余詩者繼聲
屬和或哀其憔悴稍爲援手云

吾愛織屨生神情自蕭逸詩有長慶風畫倣倪迂筆瀟

東江詩餘卷四

三

田沒藜蒿老屋摧蓬簾獨宿贊公房不入猗頓室喜從
吾儕遊爲計誠已失兩窮共綢繆相憐不相益青熒分
禪燈終夜苦啾唧已空法喜妻偶示維摩疾不逢勾漏
砂誰給華陽蜜梁武重陶弘景勅所在月
給茯苓白蜜以供服餌藥籠多參苓
徒手那可乞吾欲扶其衰援溺羞短絢人生異苑枯緩
急有倉卒華筵破一金樗蒲散百鎰豈知屯蹟人炎歊
蒸病骨友朋通有無閭里貴任卹但邀毛粟施行謀擣
松木且復留此翁陶陶共永日

輓徐霆發學博

一第非難事文章苦命憎逢時何潦倒得酒尚飛騰薄
宦家千里官倉米五升生平知已淚沾灑爲徐陵

萬事誠難了君真未了身頻年百口累失計一官貧聞
笛山陽路招魂楚水濱應知歿猶視祇爲白頭親
祐善徒虛語蒼穹不可呼復苓虛藥籠首宿冷官廚產
盡生前券人求歿後逋清卿門第在振起望諸孤

輓張觀文

兄弟推時譽馳驅並俊英早驚摧仲子今又哭慈明薄
命悲無祿人情忌有名平生驪狎久何計效驢鳴
飛蓋西園夜名流燕賞頻紫藤張繡幄綠草藉芳茵名
字人間有生涯末路貧傷心煙月徑無復昔時春
丹旆歸何處尚書舊賜阡昔年文讌地今日總惟懸老
桂秋煙外殘碑落照邊西華葛陂冷辛苦更誰憐

東江詩餘卷四

四

冬月畏寒苦無燠室於堂之東偏舊有迴廊遂葺
以爲屋每於午餘日照西牕暄煖可愛偶憶宋人
小說云貧兒無衣見日出則云黃綿襖子出矣予
居貧裘褐不辦適符斯語因顏之曰黃綿室即事
言懷得詩十首

往還客斷雀羅門紙瓦虛明愛晚暄高臥恰同嵇憲煖
煖信小園賦嵇康
銀竈既煖而堪眠
淡居常比晏裘溫爐香茗椀宜人靜
蠶紙蠅書便眼昏留待夜來憑几坐疎櫺先受月華痕
空齋莞結自悠然消受奇溫歲暮天布席劣能容坐榻
編蓬約略似牽船僦居何用成三瓦史記龜策傳爲屋
不成三瓦而居之
言物不備起無勞候八磚但得藜羹麤自給也應生活
取全也

勝焦先魏書胡叟云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市廛且喜耳無聞小葺虛廊丈室分甲煎香濃煙起霧
硯池冰解墨蒸雲殘書熟讀生新味好客時來賞晚曛
聞道翠華臨雪磧欲將暄景獻明君

吟屨寒苦飽經嘗老去偏知愛景光龍尾趨朝衝曉雪
馬蹄緣坂踏晨霜蠶於絲盡須成繭蜂到花稀欲就房
宜學生平終底用煖簷贏得一繩牀

坐睡醺然白醉中羸軀常藉煖光烘不栽密樹嫌遮日
牢合重扉爲障風解贈綈袍無故友平分短褐有天公
凌兢寒士知何限欲餉斜陽半壁紅

東江詩鈔卷四

去

事到文章不論官爭遣群賢同巷陌祇緣良友憶長安
篋中尚有聯吟句展向西牕仔細看

朔風昨夜響刁調虛白閒齋轉寂寥莊老慵繙愁舌強
篇章時詠漸頭搖陰生窗隙知雲過溜滴簷牙聽雪消
且學幽人忙塞向莫思泥壁和香椒

素冠如雪鬢成絲改歲長街風木悲親不逮存安用祿
身將終隱莫工詩怯寒早似迎霜柳就煖還如向日葵
底事溺人猶強笑搔摩恰比負牆時

見柳州與李翰林書

葭牆蒿室只如村寥落何人肯見存烏上屋山窺夕照
蜂投牕紙戀餘溫木棉花軟添殘絮菜把霜肥足晚飧
勞苦越中重趼客時來妝點翟公門

浙中諸門下士時來慰問

轉瞬年華逝水催窮陰又見一陽回只今蓬室橫經坐
憶昔金門拜表迴繡線長難添髮短吹葭冷不動心灰
春風豈解趨炎熱會放暄和陋巷來

戊寅除夕

垂老光陰等逝波一年草草又輕過淡宵燈下燃其煖
豐歲街頭爆竹多短綆有心揆卷帙長繩無策繫羲娥
徵逋人去差堪慰寂寂閒門任雀羅

冬溫幾日氣如春暮齒驚逢改歲頻莫曆序新繙好日
桃符色退似陳人井枯計較先儲水爐冷支分更益薪
堪笑羸餘底處覓也隨鄉俗賽錢神

己卯元旦

東江詩鈔卷四

去

晨興先勅具椒漿自整衣冠拜影堂謝客門庭非舊雨
感時節物又新霜忽驚燧火從頭換敢恨屠蘇最後嘗
一著退耕差較穩占年預擬問農祥

瞳眴旭日散晨暉梅蕊長晴竟不肥斑白容顏慚舊物
王僧虔誠子書云吾在世雖乏德素故自一舊物青紅兒女關鮮衣咿啞繡襦
雖孫長寂歷衡門賀客稀却歎孤根同草木守殘窮臆

吟春歸

又疊前韻

甕頭猶剩隔年漿寥落江天一草堂眸子暗添書上霧
鬚絲難掩鏡中霜翻波世態藏頭過嚼蠟榮途添指掌
富貴迎來應已晚不從宵夢問何祥

紅牋萬戶燦朝暉樂歲階除鳥雀肥兩載清門辭版謁
予以前三年逐客解朝衣街衢人醉壺殮賤公府官閒
符檄稀轉盼春風飛紫燕不嫌茅棟自知歸

聞惠研谿明府計

鼎不可烹雞馬不可守閭用才失其宜賢哲常崎嶇嗟
君抱碩學國器矜璫璣遭迴由左計自厭承明廬一官
落劇縣風濤驚鷗鷺出師當孔道翩翩過征旗薪芻兼
莖豆日日徵軍儲詹帑既殫竭辛苦勤補苴上官歎材
能應變固有餘如何集妖鵬大命遽忽諸憶從平津閣
與君竝舍居高談發聲瓚箋釋辨蟲魚及予官長安值
君投牒初同好得數子出入聯裾裾筆墨各飛動粲粲

史詩卷四

瓊與琚自君綰墨綬戚戚無歡娛長鬚頻過我月接數
紙書上言供億苦空手自拮据下言日祈死念母復躊
躇予時相慰藉努力待遷除豈知丹旆返長途送柳車
悲君有老母三釜望已虛耿耿歿猶視銜痛當何如古
來才與命往往相齟齬語平聲從孫極韻彼蒼有好惡疑與時
俗俱世方讐雋異天亦代翦鋤斯人不再得流涕重欷
歔

日晚放舟

行役嗟頻數經過百里中潮添瓜蔓水帆挂藕花風露
草黏螢火秋籬語暗蟲來舟防擊觸相喚各西東

題眼醫何藏之小照

人身要用明與聰與其為瞽毋寧聵擿埴索途竟何適

階前咫尺迷西東仲堪偏盲猶小患輕雲蔽月常朦朧
人生誰似張司業城南遊跡重扶筇白楊門巷出奇士
天遣夫子開群蒙囊底神鍼誰所付妙用正在阿堵中
燕南趙北遊屐遍群兒車畔迎吾翁金篦刮目去障翳
歛忽剪水明雙瞳空青一點竟何物如此迴幹非人工
捺荒搦髓可遍試兼將藥餌扶衰癯東芻針鬼止夜泣
神術直與幽冥通拍肩群瞽世何限補救造化天無功
知君骨相本奇古行年七十顏猶童吾從圖畫識君面
願長黜黑昌而丰長生或是羨門侶游戲下界來空桐
吾年垂老目已眇恍惚頗訝公花重句君指點授要術

史詩卷四

直視不眩朝光瞳雙眸閃閃爛巖電細書小字箋魚蟲

杜門

夏日清課次王隨菴韻

長裾席帽滿人寰似我無能合閉關蓬矢前期羞白首
芒屨晚興負青山庭無鵲譟扉常掩地任蛙鳴草不刪
獨苦坂田焦灼甚身閒那得抵心閒

科頭

露紉頰然一室寬影纓人共笑衰殘巾從漉酒頻嫌浣
髭已成霜久耐寒幸免簿書狂束帶休逢姍罵溺儒冠
蓬頭且學丘明士敢向時人白眼看

搖扇

炎歊熏灼苦連旬賴有蒲葵巧製新當急可無舉手力

逢秋常感過時人好同松塵資清話每與琴書拂郭塵
兩載已辭江夏枕攜持只伴病餘身

翦疏

抱甕終朝學夏畦筠籠滿摘落提攜灌園仲子猶存母
食菜周顒尚有妻草惡虛名刪燕麥離防闌入徒雞棲
爲農無力聊爲圃未辦腰鎌問漢溪

夏旱二首

輟耕隴上歎三農牲玉何由籲六宗杲日終朝張火傘
閒雲隨意作奇峰私家飯甕休先計天府神倉自要供
懶惰雨工鞭不起憑誰一喚葛陂龍

雷車寂寞失豐隆散盡陰霾日日風乾笑祇看玉女電

更北詩錄卷四

斜陽并隱美人虹美人虹見詩經注疏桔槔爭水村村急簫鼓祈
神處處同歎息蒼生貧到骨非關私計祝年豐

元宵前一日同年郁愚齋招同王麓臺沈台臣王

潞亭夏疇觀燈

瑟居成嬾癖獨喜到君家衢市當門直林泉帶郭斜雪
輕旋作雨籬短不藏花敢厭春泥滑城南路未賒

愛客容蓬鬢留歡憩草堂曲欄人不到勝地日初長晝

手看王宰是日看麓臺畫清談得沈郎台臣在坐忘歸判平聲夜隨

意偃匡牀

丘壑從心得園廬寬徑紆連岡環淺渚遠樹接平蕪牕
豁容山入梅寒倩竹扶柳州思靜退有地且名愚

鄭驛陳賓榻虞悰備食單淹留客竟日絡繹命傳餐中
置翻三歎經營爲一歡坐饕豐膳美物力念艱難

元夕後三日大雪因憶辛未冬北上界首阻雪慨

然成詠

人言雨雪豐年瑞居人稱好旅人嫌憶昔征軺北上時
朔風刮面霜刀鋸乍見彤雲方變隼俄驚密霰飛廉纖
偃臥郵亭僵不起十指皸凍如排籤惟聽疲驢齧棧草
時看飢雀投茅檐敗席作扉半破裂往往吹屑粘鬚鬚
飢腸雷鳴不可忍硬餅強嚼如魚噉起看戶外堆三尺
千里已縞青山尖此時歎息厭滕六願加鞭逐無留淹
今年久早得春雪階前亂撒空中鹽我方宴居坐無事

更北詩錄卷四

匡牀布褥垂青簾茗椀爐香正馥郁丈室趺坐心安恬
乃知雨雪殊不惡人生觸境分酸甜安知不有行路客
銀沙亂灑掀車幃我今幸免差自慰誓願老死棲窮櫬
作詩自懺苦雪句三白試驗農人占

喜四弟筠令將歸故里

失計辭鄉井孤身託外家相違才數舍邈若在天涯貧
賤無親戚艱難歷歲華先人綿悞際念此每長嗟
累重憂端集家貧生事微祗緣吾拙宦遂致汝長飢傲
氣窮猶在親情久漸非故園花信近須及早春歸
吾衰猶彊力汝病日侵尋少壯羞秦贅窮愁感越吟近
看顏面好稍慰弟兄心不見翻飛鳥終須集故林

虎丘遲錢澹園大行不至

名山多巉巖攀陟疲要膺宜人獨虎丘緩步入佳處亭
臺綴朱碧靚妝如好女天風挾我行飄飄雙袂舉陰池
闕魚腸古木走蒼鼠不辭竟日淹獨往無勝侶所期人
不來登舟復延佇搖搖柔櫓聲煙中聽人語

虎丘即目

山容愛清曠無取多著屋茲山殊不然連娟好妝束參
差旗亭開窈窕僧廊曲凌緬無遠步流覽入近目譬如
園墅遊宛轉經行熟不知始何年生祠塞山麓昔有某
中丞乘勢作威福按牢百城空破產萬戶哭錦綺疊連
船金銀載折軸至今作瘡痍流亡猶未復有祠名樂康
屹立山之足民愚豈可欺徒使山靈辱峴首曾悲羊望
江常祀麴遺愛苟在民何事煩版築爾非韓擒虎談者
頸猶縮我欲付焚如山水返空淥

二月二十二日毘陵舟中大雪因憶往年予館凱
功侍讀齋遇雪常用東坡韻作詩往復甚多今孤
舟獨坐迴想一堂倡酬之樂爲之慨然因爲此詩
寄凱功復用東坡病中大雪韻

昔年朱邸雪好句屢訓和別離今幾時獨唱愁無那桃
柳方向榮密雲忽飄墮孤蓬衝逆浪一葉任軒簸既非
鄂君舟豈有一笑嗟紛紛投碎米天上誰旋磨窮客免
關譏知我船無貨叶光久侵權青皞氣摧挫春溪未拆

綿猶戀殘瓊坐雖無暖帳飲猶勝閉門臥遭逢有定分
何路無坎珂君看東郭生履穿足泥泥餘齡瓦猶全一
官甑已破自審本疎慵不中京房課故人篤恩義曾救
子桑餓執手定何時無恙還相賀

英孫

古人抱孫不抱子愛子愛孫情不判昨歲生孫今已期
頭玉嶢嶢足傳玩孟陬初誕小於菟孫生於寅犀角嶢嶢色
精悍雙眉乍刷翠羽鮮兩目方開巖電爛周晬還張湯
餅筵羊酒賓朋動里閭公然繡褵出堂前坐客齊聲加
激贊兒生頗覺質非凡廣穎長頭早魁岸口不能言心
自靈索物啞啞手指案憶昔初生汝父時寶愛真如璧

與瓚三齡共詫虎頭奇千里常期駒血汗歎如春柳逐
年長碌碌行能無足算小時聰了大不然乃知此語非
欺謾渠倘生兒似客兒我反駢顏愧生瑱謝玄生子瑱不慧及瑱生
靈運幼便穎悟玄異之常曰龍文五色異蛇鳳毛九
我乃生瑒瑒那得不生靈運龍文五色異蛇鳳毛九
采非鵝鸛風骨何須壯始成一種天然自璀璨假令慧
性應青睛會見英聲起弱冠長文未必慚太丘少蓋當
疑代茂灌薄德何能鍾子孫流年且祝無災難我家素
業只詩書屬汝他年繩舊貫獨嗟牢落少詒謀兩鬢髮
髭髮垂絲待汝成人定幾時老人嬉戲姑添伴人情兒
癖不厭諛豈盡中郎賞元歎誠知獎譽本非真拊掌聊
爲一笑粲

賃小舟渡江

舴艋牽來一葉輕，片帆無恙趁初晴。
波光散作鞞紋細，風緒收歸鏡面平。
烏榜人閒頻俯仰，江船人使槳一俯一仰青峰
湍轉忽縱橫。昔年迴首乘車夢，打鼓鳴笳破浪行。

京口泊舟

六朝京闕此襟喉，鐵甕城高控石頭。
荆益帆從天際下，金焦峽束大江流。
蘄王鉦鼓寒潮逝，劉寄旌旗廢壘秋。
千古英雄形勝地，也容閒客漫淹留。

瓜洲屯船塢泊舟

乍脫長波占一灣，無憂得似白鷗閒。
江邊風蹴來船浪，天外雲遮隔岸山。
草市千帆停估舶，茅廬三尺臥魚蠻。

錢郎未渡應相羨，恰似雞鳴早過關。
遲滯圍不至

東江詩鈔卷第五

太倉唐孫華實君豪

受業陸師巢雲編

維揚舟中作

孤舟風雨泊經旬。柳陌桃隄未放春。草岸連宵隨鷺宿。
水牕竟日似鷺蹲。觀牀瑣暖留淡坐。壓頂蓬低礙欠伸。
贏得淮魚賤如土。堆盤膾縷煮銀鱗。

東南佳麗數維揚。紅粉飄流逐船商。空谷未聞傾國貌。
褰帷都作倚門妝。半牀絃管秋娘老。十里珠簾小杜狂。
詞賦風流今未絕。愛才誰復似奇章。

淮黃併合作。厓喧堤勢空。思折柳樊地。異潮州誰徙鱸。

東江詩鈔卷五

波如江夏恐成龜。人隨鳬鴨蘆中宿。浪擁蛟龍窟外翻。
獨使至尊憂墊溺。諸公何策救黎元。

勝事人傳跨鶴遊。客囊羞澀滯揚州。市魁多曳青綢綬。
優笑居然紫綺裘。塵開五方通果布。女紅十歲學篳篥。
生來不作樊川夢。直是當年許散愁。

不入李女之室

故鄉松檟隔新阡。節物清明又一年。宿草陳根招復地。
斜風細雨鬼神天。黃墟處處提簾食。綠柳村村挂紙錢。
獨有旅人歸未得。半盂麥飯冷炊煙。

是日清明

御筆賜故相宋文恪公篤念前勞。匾額恭紀二律。
許身直擬學臯夔。沙路登庸驕已絲。劬瘁頻煩宗社計。

哀榮獨結死生知。隴殘宿草親交淚。石到生金聖主思。貞觀聲去。漫言魚水契。猜嫌曾仆魏公碑。

文昌上相冠三台。櫪馬宵驚世共哀。秘器舊頒膺寵渥。

奎章追錫仰昭回。生前事業調金鼎。歿後形容鑄鐵

胎。明皇思張九齡鑄。家訓教忠須報國。韋平賴有後

人才。

南巡扈蹕詩為宋葑洲太史賦

當代才華推小宋。年少清池看浴鳳。相門兩世受君恩。馳驅誓許為時用。西征昔歲動鑾輿。躍馬羣糧請隨從。紅粟千車助飽騰。紫臺萬里親輸送。功成歛手就清班。楓宸每獎勲勞重。今春扈蹕復南巡。畫舫青

東江詩鈔卷五

簾謝塵鞿。聊將山水濯征衣。更別沙場捫薜洞。何況吳閭是故鄉。閭門畫錦驚騶哄。聖主憂勤為視河。農扈乘時觀播種。須如賈讓策穿渠。更學平當明禹貢。莫奏揚雄羽獵篇。應陳鮑照河清頌。

輓朱立雲

傭書曾住翠微亭。憶共扁舟泛洞庭。石瀨同看千頃碧。磯牕閒寫數峰青。詩訓彊韻敲銅鉢。酒遇歡場倒玉瓶。歎息風流雲散後。孤筇白髮感飄零。

僧廬佛火度晨昏。家在谿南挂月村。眼已生花攜短硯。肘因多病減芳樽。年豐尚自愁征稅。身老猶思顧子孫。憶共遠公相對後。更無履跡到衡門。

臘月下句君過余齋雙鳳印公適至

留與同飯自
此永訣矣

哭曹九咸明府

曾報初春病俄聞朝露捐三年嶺海吏廿載孝廉船名
晚官偏短兒遲累尚懸新詩多好句知否後人傳詩曾以集

屬予
作序

經世非無具循良亦有名浪傳蠻土沃誰信粵裝輕世
久嗤廉吏天猶忌老成桐鄉遺惠在尚說長官清
投牒期猶遠恩恩便跨鞍暮年成一第貧計急微官客
路逢迎少家庭去住難公車淹泊地生死滯長安
同里論游好惟君有古風折腰憐傲吏掩耳作家翁婚
嫁何由畢功名竟未終善人摧折早灑淚問蒼穹

東江詩鈔卷五

三

閒居寫懷十首

久客困塵鞅稅駕得吾廬劣能容几席安用屋渠渠山
居自知獵澤居自知漁我本經生家麓知課詩書古人
務殖學誦讀兼耕鋤我無四體勤不學復何如文章供
苑囿經史當苗禽賴此送日月餘事真土苴
恢台值朱夏圭景日方長常愁執熱至暫欣梅雨涼膏
液乍露灑草木生新香清風動林樾柯葉紛低昂葵蔬
冒土出採擷頻盈筐遙想隴畝人秧馬方奔忙我今免
作勞偃仰讀書牀飽食有餘愧稽首祈年康
性不喜人事戢翼思卑棲叩門苦剥啄欲封一丸泥愛
此連朝雨為我却輪蹄沉臥失曉旦喑喑聞鳴雞盥漱

坐書堂黑雲壓檐低琤琮聽奔溜巷陌成溪谿老農知
袖手坐看秧針齊一飽庶可望豈敢厭羹藜

少年志卓犖挾策期功名晚晚登仕路連蹇竟無成儒
緩多下考獮狡推時英俯仰天壤間無地著書生賣漿
及洗削奮起彰華纓而我廁其間馬食夾兩黥歸來埽
一室差覺心眼明擾擾長安客何時到公卿

夜寢簾八尺朝餐飯一盂人生易為適何必求贏餘彼
哉饕餮子按剔窮鎔銖傾身自障簾至死諡錢愚銅山
拉然崩不知為誰娛我生本寒苦形容山澤臞經營昧
什一路鬼從擲揄揶瓢取自給此外復奚須

屈伸固有命秋毫非人功三世不徙官執戟老揚雄荀

東江詩鈔卷五

四

興起布衣百日至三公援臂終數奇李蔡本下中龐眉
既潛顏皓首仍悲馮世有巧而躓亦或拙而通憂喜塞
翁馬得失楚人弓時命苟不諧不如安固窮

用世寡時用翰墨期策勲縱觀古人作浩然絕涯垠大
巧謝雕琢神運非斧斤舉世工纖妍刺繡矜織紋王風
淪蔓草自鄒復何云近知學古方服氣咀芳芬藹藹玉
生煙霏霏山出雲安得陶謝手晨夕共論文

騫利久成俗民生競錐刀貨殖慨史遷錢神感魯褒頗
聞士大夫心計窮秋毫何以仁義為多財自稱豪習成
固難挽流波日滔滔餓理倘入口經營亦徒勞溥天同
偪仄窮豈獨我遭不見摯太常糧絕死山臯

風雨撼故廬徙居城東陬後堂頗爽塏亦足避喧啾堂
西餘隙地雜種杏與榴交柯攢暗綠飛鳥得所投涼颼
動夏木颯颯如高秋尚苦近塵市應接人事稠終思返
農圃卜築遠村幽諒無都嘉賓為我謀菟裘

貴室多富姻貧家足窮親瘠壤無豐植苑枯一氣均嗟
子門祚薄兄弟多苦辛叔也尤坎軻敝褐行負薪望我
仕宦成扶掖出遭屯斯願竟不遂顧我常沾巾時給升
斗水未足活枯鱗有粟姑分餉庶及秋穀新

次韻錢瞿亭舍人水亭落成

剪剪輕風動薜蘿俄成水閣跨巖阿不遮簾幙看山好
免繚牆垣受月多畫靜閒聽黃鳥啼雨來新長白鷗波

東江詩鈔卷五

五

筆間疑有延緣棹舫如聞漁父歌

六月十五日自書齋入內足誤踐衣而蹶傷脣流
血創甚戲作

吾衰遽如許平地遭傾跌徑荒蔓草纏雨過苔蘚滑貧
家乏使令書卷自攜挈譬如蝨蝨蟲戴重乃一蹶自憐
狼跋胡翻羨印負歷遠愧邢子才不履內舍關平生走
四方自詡慶忌捷登山健如猱誰謂躓於垤便恐肌骨
傷豈惟屐齒折沾裳見猩紅孽鏡憂免缺待補方千脣
幸全張儀舌所愁牙齒寒漸恐妨鋪啜正嫌編貝疎可
使藩籬撤幸無樓上人指笑老人雙兩輔遂臃腫頗似
受批擊不見樂子春傷足憂懨懨自昧下堂戒悔恨那

可說持此面向人報汗增內熱

過吳符鄴齋觀荷兼憶魯岡先生

朱夏閒乘一日涼芙蓉出水試新妝風吹碧浪搖青蓋
露溼紅衣綻綠房唼魚苗穿細符翩翩燕子掠垂楊
清池華薄依然在猶是瀟溪舊草堂

捕鼠

軒名君子取
周子愛蓮說

我觀萬物中無如鼠最惡有皮不成革無牙自能嚼陸
垺雅鼠有犧牛曾被傷騏驎安能攫奈何足此物晝伏
夜乃作齧我架上書穿我牀前幙引儔自叫呼得意頻
跳躍卑或棲承塵高或穴重閣窠藪銜已滿孳生種尤
博一孕輒八九牝腹各如橐未學幽人重有類永州虐

東江詩鈔卷五

六

積忿畜文狸將以觀擊搏朝餐具腥羶夜臥席莞蒨長
養垂一年雄姿果騰踔雙爪成鈎距兩眸光閃爍猙獰
上高危隱伏慣按索時看堂下磔快甚城頭膊威行頗
知懼夜寢安寂寞狸走忽無蹤一去如黃鶴惡物復縱
橫垣墉恣穿鑿諒知莫子毒憑陵故自若更乞東家狸
白鹽裏青箬俗以鹽爪牙尚未成軀小僅如雀始至鼠
猶疑欲出復前却偵知不足畏跳踉乃轉劇狸怒時張
目自顧審力弱白晝屋壁間有聲屢臑膊招呼室中人
四面遮羅絡撥穴攻中堅二鼠俱就縛牝牡已雙擒庶
免胎孕數哂彼五技窮供我一笑樂我狸行長成猛氣
生齟齬爾輩勿橫行會須同穴砒儀禮注玉
棘砒鼠

秋日雜詩

一夕涼風動秋林已颯然雲疎常帶雨木落不棲煙野
菊牆邊委寒瓜屋角懸蕭森誠可愛亦復惜流年
聞說淮南地驚濤正怒奔濕煙寒土銹濁浪拍籬門雞
犬尋高樹魚龍占廢村吾鄉猶薄稔一飽媿饕餮
宿雨何時霽寒風昨夜高人情向短褐世事急錢刀入
水蝗無種是歲蝗不為害登盤蟹有膏一樽聊自慰窮豈獨吾
遭

暄霧晴難久涼曦景易斜驚鳥衝落葉寒蝶抱殘花文
好誰千載詩成自一家子公音問絕無信到京華

同周礫圃訪溪公於禪燈菴次礫圃韻

東江詩鈔卷五

適喜周顒至期將慧遠尋荒榛侵路狹落葉擁橋溪樵
徑疎人跡松門送梵音精廬茗椀共客語雜蟲吟
剥啄何人到毛萇一揖迎端峯適至詩能論正變語不近譏
評日轉桐陰薄風微竹院清蕭閒塵世外擾擾笑浮生
輓曾耳黃孝廉

鬼伯偏摧旅客身連翩池翼動歸輪已聞曹植歸丘日
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又值曾家執燭辰學舍追隨憐歲久
異鄉依倚轉情親天留後死渾無謂屢望燕臺哭故人
十年襍被滯長安射策金門興未闌兩月前書至猶言來歲春聞尚圖一決
日暮壯心千牘在河清皓首一官難山妻形影悲遺
挂嫁夫人愛子馳驅尚跨鞍憶就藜牀常共宿青綾夜

雨話更殘君性愛閒靜每主人譙會輒過子邸舍共宿

賀王冰菴太守納姬

許迎桃葉久逡巡誰道褰幃事果真銀燭宵長光似晝
綺牕冬暖氣如春每從夢裏尋金枕忽向天邊墮玉人
半臂添來攤卷夜香奩應壁綵箋新
十五盈盈下鈿車夢蘭消息未嫌賒兒佳會著潛夫論
子貴還興絡秀家仙樹晚花終得果玉田春暖自生芽
明年湯餅應呼我帶醉題簾一笑譁

述悲

峻嶒犀角不凡姿奮起孤生上玉墀豈有官高貽玷缺
定緣門雜起瑕疵臨危悔別華亭鶴披繡空憐太廟犧

東江詩鈔卷五

八

負郭無田居未卜清貧那得九重知

少壯追隨共里閭風流自昔富才情不登科第猶名士
久歷朝班到夏卿夏大也見左傳白壁蒼蠅遭點汙珍珠薏苡
未分明丈夫死所要當擇一死鴻毛忍自輕

聖世遭逢位棘槐禍生名滅亦堪哀故鄉尚少誅茅宅
官舍翻成避債臺臣罪何顏對刀筆君恩無地答涓
埃屢有婦先長夜雙化啼鵲帶血回

有侍兒見予朝夕讀書笑語同伴云主人公尚欲
應舉耶子聞其言賦此解嘲

勤苦三冬趁歲餘綠衣旁晚竊軒渠人間富貴知無分
身後文章計尚疎萬卷未揆頭早白一名雖就腹仍虛

休言誦讀書生事若箇書生解愛書

贈趙松一趙曾著讀史

尼父著春秋大義揭星漢功罪無匿情是非有定案作
史與論史宜以經為斷後儒恣穿鑿如絲各棼亂收誇
尔朱功壽訾武侯短蜀魏爭正閏島索互詆讎馮道善
變通武媚宜郊禪邪說既紛紜大道日離畔矯矯趙夫
子朱墨久研鑽家貧出負米賓席弄柔翰六經貯巾箱
三史供點竄上下數千年一一如珠貫筆挾董狐直書
過表豹半辯如懸河注目如巖電爛論準過秦霸語陋
美新謾示我兩卷書明牕得吟玩潛德幽必彰姦諛死
無遺南山豈可移先零何足按霍若雲霧披渙若春水
泮明史今未成授簡多疑憚白頭雖有期青竹何由汗
如君著作才固宜參史館說經常鏗鏗陳史亦侃侃形
諸直如筆千秋事可判庶稟魯史程得隨游夏贊惜哉
擅三長無從效一算抱書菰蘆中慨然發永歎

落梅次倪草亭韻

灼爍妝成小洞春何當風捲玉蚪鱗早從冰雪衝寒臘
便逐珠璣委路塵別浦流波如送客隔牆半面尚窺臣
清遊曾蠟西山屐已誤花期後幾旬予於二月中遊西
萬點飄零劇可憐翻嫌開早占春前枝空月觀虛樽酒
何遜梅花詩
枝橫却月觀粉散妝臺負管絃陳後主梅花落
詩拂妝疑粉散仙去羅
浮知是夢香消簷蔔好參禪恩恩又作經年別腸斷江

南細雨天

春日感懷次張萬園韻

薰爐自剪粵香烘勝賞難期四美同
芭草祇愁漂麥雨鳴條無奈落花風
人間勞攘蜂窠裏天氣陰晴鳥語中
却喜街頭蔬筍賤一餐未覺曉廚空

哭姜編修西溟

三紀論交誼最親同吟秋菊託南鄰
予官長安西溟寓
賴是南鄰叟
同吟秋菊黃
孫弘稍恨登朝晚永叔方期變俗新
清白未渝平昔志冬烘終是暮年人
文章聲價千秋在應有桓譚賞絕倫

自是恩讐集舉場恩恩涉筆亦倉皇
比鄰竊鉄真無罪

東江詩鈔卷五

同舍持金別有郎命值斗箕騰頰舌
星明貫索暗文昌
早知寵辱須臾事應悔聲名達帝閭

壽周礪圃七十

君家門閥推雙鳳科第聯翩盛群從
朱轂文茵競十輪
飛甍華屋連千棟轉瞬年來賦式微
樂卻孫支半飢凍
豈有風流繼典刑但矜刀筆工磨礪
獨數髯生最軼群
清芬奕葉傳書種遑謀夏葛與冬裘
只解朝吟兼夜諷
筆耕止仰賣文錢都講常分博士俸
山間躡屐却籃輿
花下銜盃傾酒爰經營不事意寬閒
機智全忘腹空洞
偶逢時事一掀髯往往談言亦微中
椎髻堪憐失孟光
蓬頭豈必慚孺仲有兒盡力潔晨羞
藜羹便抵牲牢供

詩書轉自窮愁親日月偏宜瀟灑送杜詩瀟灑清貧不

送日月

受世相憐散誕渾疑天所縱高詠常聞金石聲清齋未
覺簞瓢空肯隨貴介逐光塵祇有窮交相引重祖德猶
存食舊風孫難且自含飴弄每挾新詩束笥多袖中簌
簌春蠶動不嫌陋室許頻過糲飯村醪亦時共七十年
華彈指間盛衰俯仰槐根夢朋酒羊腔早見麾一詩爲
壽吾從衆恨無好句繼吳均謂振西鄙語聊資滿堂開

小病東松一

眼暗云花髯有絲斟量應是病來時衡門謝客閒差得
款案觀書臥亦宜漫試麴窮真下策平調飲膳是中醫
填膺鬱屈非能語不遇長桑那得知

東江詩鈔卷五

二

十日黃梅雨滯淫爐香綈卷靜悵悵懶訓遠札遲雙鯉
聊學輕身試五禽躍馬暗消年少力雕蟲潛耗壯夫心
歸田賦就差堪慰免使羈棲感越吟

狎客

何來此狎客拍肩自紛紛眼不覩文字手不把鉏耰跟
踰沐猴戲獲雜子女群叫譟沸蜚蜚毀譽隨牙齦變態
早暮異眉睫暄涼分朱門附翕熱如蠅集羶葷膏拭脣
與舌罄折骨與筋或於捕博場點籌効微勤或爲花鳥
使設餌釣紅裙或能傳是非貝錦工織紋或時傳粉墨
蒼鵲隨叅軍或時事僮隸低顏結歡欣喧呼日嘈嘈諧
笑方云云玉笋露殘瀝洪爐借餘燠趨足跳山鬼駢頭

走飢麕戢戢附群蟻殷殷聚飛螭吾門自清肅勿使雜
猶薰二三老儒生偕我共論文糲飯亦可飽濁酒亦可
醺正變考雅頌淵源沂皇墳高談豁滯累抗志凌青雲
清吟勝絲竹陶然竟朝曛嚶聲正謹咋我耳如不聞爾
曹謀作適自詣左阿君

夏月盛暑貧甚戲作

瓢飲蕭然笑屢空火雲夾日正瞳瞳一庭似覆炎官傘
萬物愁銷大冶銅葛越身輕便暇日蒲葵手捉喚涼風
菁羹糲飯吾能給若比焦先未是窮

梧風入座散炎暉熱客長辭闔兩扉飯顆形容原自瘦
膏粱性質但能肥不斟綠蟻從杯化銀玉羽化見唐盡書柳公權傳

東江詩鈔卷五

三

換青蚨任穀飛荷芰已栽山野服判他倒篋典朝衣

宋大中丞漫堂先生馳賜新刻施注蘇詩賦詩以謝

東坡先生列仙傳御風騎氣來瀛洲偶掉狂車弄雷電
謫墮暫作人間游直氣干霄日月迫詞源倒峽江河流
變化縱橫無不可觀其妙處師莊周自從太白騎鯨去
逸氣再駕凌空輶王呂爭持成鑿杓章蔡茂惡紛戈矛
片言吹索成詩帳一官坎壈投蠻貊依然筆墨自娛戲
放曠不賦窮山囚天半迥然鸞鶴嘯俯聽萬鳥空喧啾
南宋諸家競祖禰餘波猶使金元偷我慕蘇公欲鑄像
焚香肅拜常低頭晝思夜夢見騁歸庶幾殘錦蒙分投

頗嫌舊注多謬誤刻畫面目成瘡痍顛倒歲月迷首尾
割隸事類分鴻溝施家善本今散佚購訪何惜千金酬
仇池仙人久羽化今之作者推商丘陶鎔百代入大冶
挾摘萬象供冥按前身疑是峨眉老官途閱歷仍黃州
兩江持節作霖雨才如玉局遭逢優事簡長看鈴閣靜
政成不廢滄浪遊吳興祕籍竟入手殘編齧翰自勘讐
孝廉博雅真才子家學濟美承班劉毘陵邵子自超逸
便腹不負蒼髯修一堂商略考同異千腋薈粹成全裘
重爲眉山洗面目閃閃巖電開昏眸腐儒罷讀枕書臥
扣門忽報來書郵捧函跪發喜過望直令寶玦慙鍾侯
繭紙光明白玉版良工畢巧窮雕鏤耳聞此書久願見

東江詩鈔卷五

三

茲焉實獲心所求展卷精新防手觸珍重愛惜同天球
更從公乞綿津集雙懸冊府垂千秋

次韻謝宮恕堂

昔與君締交纖草附高樾情親來往稠不待修版謁時
脫杜甫冠幸結王生韞一笑披君帷名香自馥醇長安
聲利途齊井互相拌出莊惟我同志友如印每負賢君
家門閥高哲兄擁旄鉞君才實挺生藥榜宜雙揭那無
一第緣補此平生缺造物忌才名數奇示折罰酣歌燕
市中醉草常濡髮分題關強韻險怪各按掇聯驂聽鶯
啼把酒看花發賴此忘故鄉談笑送日月賢豪豈常聚
樂事有淪歇姜肱及惠施先後宿草沒存者各分飛死

者長種骨我亦歸其鄉囚山墮崢嶸落落餘數子趨朝
繫纓笏近買二頃田荷鋤自艱堡苦無畏壘穰誰譽王
駘兀素志安賤貧心計鄙鑽核樂生久去燕莊烏聊吟
越飽聽殷雷齏長辭照壁竭一足踰踰孤何異守閨則
聞君阮秋闈霜蹄復累蹶萬卷恣沉研與義屬株概有
子登賢書神駒見超忽一官累長君吏議挂倉猝貲郎
不可爲早計失曲突聞君轍未停風埃尚蓬勃淮黃日
橫流蕭條林竹竭衮衮多鉅公茆舍棲危堦君居蓮府
中詞賦當勲伐河復會有時歸山種杞蕨起居幸慎旃
經籍足貽厥嗟予自孤憤書空時吐咄譬彼失群鴻敢
羨摩霄鵬君才固雄騫吾困慚槁杌郭璞客傲焦先旗混沌而槁杌

東江詩鈔卷五

十四

鼓詎相當庶備鈴下卒

八月十三日學山園玩月用韓八月十五夜贈張

功曹韻

西園公子舊清河紅欄翠閣臨澄波良朋勝賞乘月夜
風吹鄰院聞笙歌時鄰廟方演劇堦前唧唧蛩聲苦落葉渾疑
打牕兩雄談四坐詞峰高有耳誰聽寒蟲號黑雲俄作
壞山裂明月脫漏如奔逃孟槃草草飣梨栗屏却羊羶
與犬臊出禮記內則昔共學山昆弟四吟晤響徹聞林臯只
今驥足誰千里白日黃壚隔生死觀文星若早逝我從郎署左
官還十年浪走車班班叔子棲遲一經老友形季子卑宦
投南蠻允文試看月亦異圓缺升沉何獨悲人間惟有峰

巒尚如舊已覺衰病難躋攀夜淡鄰院亦停歌紉罰未
已仍嚴科清歡已極感舊多眼前兄弟俱非他毛詩兄弟匪他
月照華顛奈老何

再哭姜西溟有序

庚辰八月二十六夜忽夢西溟來謁余迎謂云聞
子山問久矣子故無恙耶西溟笑曰余實未死也
余大喜坐語叙契闊良久而覺漏下四鼓矣爲之
潛然而悲紀之以詩

憶昔官京師與君居連坊時方九月初同吟秋菊黃何
曾三日疎行止動相將君來披我帷箕踞輒登牀索筆
寫新詩字句必共商暮年獲一第賀弔翻同堂生平厲

東江詩鈔卷五

十五

志節所守廉以方百口足保明祗坐少隄防待物竟不
疑坦率無他腸居然受欺賣禍由同舍郎厲階彼何人
漏辟僅投荒殺人非曾參公論今已彰聞君蓋棺日索
無百金裝誰能直君冤上事排天閭夜夢忽見君復當
秋夕涼音容故如昨髣髴頎而長君言實未死不死豈
文章疇昔所著書笥積猶緘藏謗談今已熄刮磨自生
光世豈無桓譚扇此萬古芳夢覺益悽咽漬枕淚淋浪
起視天未曙星漢正茫茫

責貓

空堂夜燈殘縱橫苦鼠竊架上餘陳編恣意供啖齏巧
變百端聲健可十丈越一孕動八九滋蔓那可絕作計

購一狸喂養未曾缺貧家食無魚寸鮪窮搜括初來小
如拳形與鼠相埒群鼠夜跳梁端然臥羶褐長大謂不
然爪距足批拉惠養及二載肥澤若可悅鼠猶畏虛聲
未敢便竊發豈知龐然形嗜魚僅如獺鼠窺覺無能夜
動恣出沒叫譟若相賀銜尾共攜挈狸亦稍稍怒奮起
思一決躊躇未能上此物先兔脫習慣了不驚高眠聽
喧聒但知舐魚礎不復窺鼠穴形雖小於菟伎倆但跛
鼈蜡祭有迎貓田鼠祈噬齧爾稟金行氣柔悞獨不殺
享此無功餐縱彼有齒黠驅之任所往裏鹽購雄桀會
如永州戒一夕看殲滅

淫雨連晝夜不止聞田家敗穀爲之愴然

東江詩鈔卷五

一六

陰雨連旬昏曉迷濕雲似墨壓檐低薪芻貴比豪家蠟
菜把權充太學蠶草徑全沉喧吠蛤蓬牕如晦誤鳴雞
從今月令渾難信秋潦收時水拍隄

吳符鄴生子請予命名小名名之曰復志喜二首

試啼便識物非常犀角豐盈目有光敢比史遷傳子幼
漫思羊傳繼中郎加憐只合名題犬失喜何妨字誤麀
莫恨談家生較晚幸看珠顆浴蘭湯樂天有談家外孫詩云玉芽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西華葛帔路旁身祖德風流尚未淪仰屋只今愁十口

乘軒自昔活千人符鄴祖魯岡先生奉使恤刑粵東活二千餘人天留碩果終
須復家有傳書故不貧老眼洗磨猶可待門閭重見咽

朱輪

劉韋齋學博於講舍前補植雙檜乞余作詩紀之

老檜何時植亭亭講舍前根留殘劫後種自右文年直

節冰霜苦蒼皮鏤石堅地偏忘歲月幹老拂雲煙柏葉

含蔥翠松身臥蜿蜒兩雅檜相葉松身自矜鱗鬣古不受鴛蘿

纏半仆猶撐拒餘生尚曲拳固應愁鳥剝庚信枯樹賦鳥剝蟲穿

何意竟龍顛杜詩虎倒龍事等琴桐爨形慚社櫟全補

牢誠已晚培土計須先弱植才盈把扶攜但及肩未謀

千尺用且使兩株連各抱凌雲質雙擎偃蓋圓得邀春

雨力留待歲寒天卉物開消長榮枯有代遷幸辭莛豎

跡長陰廣文瓊用自淇泉得衛風檜材從荆土傳輪枯柏

書經孔疏由茲謹封殖無忘左傳敢不封殖此

常熟陸次公曾為撫州別駕重葺臨川玉茗堂設

湯義仍先生木主演牡丹亭傳奇祀之詩紀其事

屬和二首

臨川逸藻許誰群筆挾仙靈氣吐芬才子文章機上錦

美人形影夢中雲金荃集在傳新句玉茗堂空冷舊芸

髣髴吟魂來月夜落霞餘唱或時聞

使君才筆繼清河佐郡無心嘯詠多詞客風流悲逝水

筆人舞曲按迴波張融宅畔劉琨音劉琨至吳曰聞

並宅其間有水必有宋玉庭前庾信過往往哲有靈應一

笑檀痕重掐斷腸歌臨川句云自掐檀痕教小伶

和王巢松送春詩用陸放翁懷成都韻

暮春景物尤酣縱雲昏霧煖天如夢黃帽爭維柳下船

青驄競卸花邊鞵巢松先生老益雄春醉無妨聖人中

才藻群驚掣海鯨蕭閒不羨爭池鳳梧竹交檐樹色淡

薔薇壓架花枝重歷亂殘紅墜雨飛半茸暗綠薰風動

春去情同別故人一杯聊當臨岐送九十俄隨流水過

十千須及芳時用小戶從嘲井上瓶窮居徒抱谿頭甕

但祝春光去早迴明年還約朋簪共

和友人惜別

不離香閣遠牕紗鬢髮如雲臉暈霞每點宵燈捻彩線

常侵曉露折新花綠珠生處非華屋碧玉由來自小家

怪底春風正無賴吹將柳絮落天涯

眉眼遙通授意微終朝軋軋自鳴機心靈暗地窺嚙笑

膽怯幽踪怕是背後不嗔頻執手人前相戒莫牽衣

樂天老去閒情少一任春隨樊素歸

悲風落葉感颼颼牽挽裙衫只暫留燈下微挑心白許

堂前再拜淚交流驚鳥欲止知誰屋彩燕翻飛別畫樓

此後相逢定何處蘼蕪春日滿山頭

長養毛衣似籠禽初來綠髮未勝簪稚年早露多情態

薄命頻牽不定心墜蒂飛蓬人杳杳河魚天雁信沉沉

只今霜月孤清夜誰與熏香理繡衾

次韻黃忍菴宮贊病中雜詠

偃仰滄江歲月多縱聽絲管不驚魔牛奇章答白樂天索筆云魔物或驚

禪高鴻天外誰如爾鬪蟻牀頭且任他豈有蟻臣侵膝

理便煩鳥爪起微瘥時患瘥朝衫典去無須問已換新衣

製菱荷

自慚顛顚卧鄉間鏡柄隨身學種蔬荒徑偶來求仲客

帝城久絕子公書參差樹影微風動斷續雲容細雨疎

燭燭光陰堪愛惜強從六藝恣畋漁

風流管領五湖春老去驚看才力新柿葉書多忘筆倦

王筠自序云松花酒熟看杯巡六如偈送蘇家妾時方娶妾

不覺筆倦八節灘娛白傳身聞道金門愁索米始知多福屬閒人

世態紛紜總伎場任他跳擲舞黃塵歸田元亮貧仍樂

東江詩鈔卷五

元

丈室維摩病不妨京洛塵沙無夢到名山煙洞有書藏

迎來膝上王文度燈火團樂話一堂

車馬江干戶外停名園水竹敞軒櫺文懸都市知騰價

碑立山根候製銘桐樹陰成宜鳳隱松身歲久作龍形

陵苔自愧衰偏早未到秋風葉半零

再疊前韻

靜中調伏道心多早却杯鐙避酒魔樂天詩已伏座有酒魔休放醉

文儒差不雜好除書卷更無他大年獨享仍難老小劫

將過薄有瘥留取空明看月影一池渌淨不栽荷

行吟不用感三閭自笑長貧慣如疏蟬翳欲尋樹底葉

用韻
之事
螢乾重理案頭書雒京消息憎人問門巷蕭閒

喜客疎何處煙江容屏跡延緣便逐葦間漁

名園香藹足留春竹石經營次第新雲愛奇峰當閣看

花憐笑靨繞檐巡庚申豈必煩三守道家言三守庚申三尸伏甲子

何須算六身兜率海山休擬待未甘屈曲作仙人見韓詩

講席金華久占場不將文采炫群麀陸佃雅麀喜文而惑者也獵戶多衣彩服誘之

渚曲隨三徑轉小山溪似一壺藏紫泥鸞鵲天書在

夜看星虹映草堂御書賜

萬卷丹鉛筆不停花光月影滿前櫺雲牋自寫來禽帖

仙蹟閒尋座鶴銘團扇客題文暢句王融愛柳惲亭臯隴首之句仍問好

團扇字文暢屏風人畫樂天形樂天自詠云仍問好應同若

木延華景莫英看他逐葉零

東江詩鈔卷五

三

東江詩鈔卷第五

三

東江詩鈔卷第六

太倉唐孫華實君豪——受業陸——師巢雲編

進呈 御覽詩一百韻

紫極三辰正黃圖九域清溥天歸化育率土樂昇平視
政殷宵旰勤民恤里閭齋心居乙帳論事集延英肅法
齊千品張綱振八紘慶雲環太甲和氣暢由庚蠲賦頻
求瘼祥刑念好生喁喁物各喜蕩蕩德難名厚地安持
載高穹荷覆帔梯航通海國俎豆序膠鬲 聖學探淵
奧 皇風聽震旬大文陳禮樂 神武掃欃槍醜類真
么麼方隅敢觸撓障隄從始漏翦孽在方萌已覺窺覷

東江詩鈔卷六

久微聞種落并暗干防水域安寢厭宵蟲林莽駢頭伏
關亭閃眼偵誰云境外癘此亦鐵中錚虓虎方多士妖
狐敢竊鳴顧非關肘腋漸恐擾邊氓 聖治今無外
王師古有征機宜難遠度 神略決親行日麗風清道
塵銷雨洗兵山呼 萬乘出轂轉百神迎戍卒烏蘭塞
將軍細柳營絳天殷立幟震地動鳴鉦陣挾風雲氣弓
彎霹靂聲指麾由 睿算論議屈群卿彌野張羅絡先
幾定弈枰獸窮那敢觸魚急已將烹 天動人誰測星
馳衆共驚寒沙豐草茁乾磧醴泉盈信有神靈助何容
狡黠爭雲霄開 帳殿虹蜺聲入涌長城飛走逢置弋奔
逃竄棘荆紛紛俱縊谷籍籍竝填阬按穴丘無貉因糧

敵有牲乞降都未許合燼勢難撐卵墮巢皆毀烏啼幕
遠傾請釘甘鐵鎖乳藥泣金嬰橫草英雄笑捐生僕妾
輕磔堂空類鼠築觀耻非鯨拘怒休軍銳散戈戢士勅
一戎清朔漠百日息衝軻犀兕齊山積牛羊遍谷橫殲
渠供饗鼓飲至聽吹笙鞭策羣材奮謨謀 聖畫精乾
施同闔闢神運幹機衡恩用三驅宥功惟一斷成懸街
懲逆部頒朔奉春正奏凱鏡歌入行軍紀律明飽騰知
氣壯嚴肅見師貞邊地勤輸輓徵徭念踐更盡蠲所過
賦務使有餘贏西土銜恩日南方望幸情金隄憂汎濫
石堰擊磬鉤下澤生蒲葦良田但芋羹輸將寬萬戶歌
舞遍千農民事方勤穡 皇心厪省畊日華臨海國雲

東江詩鈔卷六

罕出 神京鑄鼓馮彝擊珠盤鮫客擎雙龍扶畫舫萬
馬罷郵程河復帆千里波平鏡一泓渡頭看鷺白勞尾
息魚賴川后歸時若靈胥聽使令浮沙除老葑沃土秀
香稻茂苑多芳草吳山列翠桁臣僚瞻 日角父老吟
霓旌黃道方詠吉青陽正放晴民同率舞歡樂和轉枝
驚得近 天顏笑欣逢春物榮碧絲飄弱柳紅雪落朱
櫻林下聞歌曲花邊聽賣錫光風吹巷陌喜氣匝寰瀛
耆艾爭扶杖群官肅佩珩 行宮百子帳 御酒萬年
觥烏鳥聲皆樂魚龍戲各呈綵舟行蕩漾水調奏伊嚶
途擁看仙仗牕開挂曲瓊儒臣濡翰簡毅將把弓檠翠
野千疇麥朱紵十里箏不將瑯戟禦許聽玉鸞聃 聖

壽齊萬祝 宸遊燕鎬賡炷香紛耄耆額手雜童嬰
願過軒昊齡當邁錢彭黃星騰瑞靄朱草茁休禎稔
家家足壺漿處處盛歡聲吳甸涕望眼起民瞻梅與孤
峰迴蘭亭曲水紫湖山增氣色巖壑倍崢嶸 御筆星
辰燦 天章日月晶八荒韜劔甲萬舞聽咸諷朔塞風
塵靖芳郊品物亨微臣叨 獎擢仕路感孤惲學短慚
窺管才疎敢請纓賦非擲地響榮荷 自天評乘傳方
千驛驚弓墜一攄蓬茅憐久卧葵藿但微誠 高厚恩
何報春暉寸草莖

題吳門范氏秋夜課子讀書圖

天高氣沈寥風葉鳴變變翩躚媚學子玉雪秀兩頰弱

東江詩鈔卷六

三

年不好弄箴規在佩鰈正當涼秋夜憑几親簡牒何用
黃金贏有書正滿篋清風動竹梧易絺初衣袂琅琅洛
生吟聲與琴筑叶乃翁自正襟孺子方負笈男兒十五
志千里看蹀躞善學在漸涵善教無凌躡鑽厲苟不休
雲霄舒可躡昌黎訓符郎勿負新涼節見昌黎詩南讀書詩城能
如甯越勤安用夏楚懼何限綺紉兒栩栩方夢蝶

周礫圖被盜竊書硯作嘲盜詩戲和

蠹卷叢殘費討尋陶泓歲久墨痕淡生平詩械都收捲
似勸先生罷苦吟
壞壁空梁落蠹魚肯披蓬翟顧荒廬從今腹笥防窺瞰
莫向人前臥曬書

從古文人只善偷偷任偷沈竝風流那子才偷任吟
渠鈍賊成何用餅肆漿家一擲休

壽張大將軍

富平家世本通侯玉帳油幢借運籌北斗旌旗開壁壘
南天鎖鑰控襟喉平淮績倚先人劔表海勲傳尚父舟
聞說羣英羅幕下好攜賓從上南樓

承恩 旃殿語從容奕葉功名上景鐘載酒偶過黃歇
浦擁書仍對陸機峰風清虎帳開宵柝月射鯨波偃夕
烽應念留侯遺績在辟疆行復受重封辟疆張子房子
宮恕堂以詩見寄次韻奉答

東江詩鈔卷六

四

世上夷途合就愚韓詩歸愚文詠追陪慚烏瘦酒杯酬
勸則辛迂辛立度性迂嗜酒故知君二頃荒蕪甚尚有
元龍意氣無
京雒翔飛感歲華書來餐飯為君加每鋤黃獨攜錢柄
未辦青錢上畫又自別心交疎酒殘久拋官俸絕網茶
據鞍遙憶方彊健揮手鄉關席帽斜

送宮恕堂北上

昨朝丹鵲送君書珠玉天邊落咳唾慰言殷勤問起居
兼有新詩邀我和吾才豈足抗顏行邾莒先驚晉楚大
更披全集眩光芒使我低頭拜欲爰控奇情直按月脇
穿險語更驚鬼膽破長安憶昔數追陪文匠詩豪常滿

座分題擊鉢佇成篇苦似兒童遭督課又手看君筆不停
停峽倒波翻傾四坐我從左謫謝修門漳濱寂寞劉楨
臥聞君西笑且搖鞭灰洞炎塵方堀堞妬他雛鳳早翻
飛自負迺翁才亦頗縱教膝下佩金魚豈若好官身自
佐只今交舊盡鳴珂推挽寧無一人佐莫謂門高各避
嫌邇來君亦多摧挫十年浪走橐金空水沒汙萊失畊
播河伯相君如祝融參元失火應同賀況今名俊盡騫
騰遺佚奇才只一箇此時若不借吹噓王貢交期今則
那祝君努力取科名策足高衢慎毋蹉重向蘭臺續勝
遊西園聯轡仍頻過諸公倘若訊衰翁為說蓬門正窮
餓

東江詩鈔卷六

五

南廣寺訪印公大師

槐影綠碕岸籬門識梵林苔痕三徑寂竹氣一堂陰煙
冷山廚薄泉寒古井淡無煩供筍蕨迨暇更相尋

夏日雜詩八首

群萼時將歇芳蘭乍有花香浮綠茗細影拂素屏斜餅
綆通新水瑤簑茁早芽無人自芬馥不採復何嗟

蔬藪時充饌蒸壺亦上槃偶來文字客同飽腐儒餐酒
向牆頭過書容帳底看窮交餘老輩竟日肯盤桓

良友知我好奇花餉雨罌穆子言美餉予蠻鄉何只到

土俗不知名灌漑千朝力舟車萬里程物希人自貴香

帶晚風清

京雒書頻至皆言旅況難不知緣底事只是戀微官車
馬風塵苦遽廬俯仰寬魚羹隨處有王荆公云何處無魚羹飯喫

夢到長安

天幕悠然大中庭對孟光星臨雲漢濶露洗月華涼扇
動滴葵影釵銜茉莉香莫辭井臼苦偕隱鹿門長

翕赫羣陰伏恢台萬象滋人聲風露下花氣曉涼時蟬
喜移溪樹蟲憐觸網絲此生爐冶內寒暑本無私

凍雨今方歇謂之凍雨清風若可呼家人供茗粥野老
餉瓜壺竹榻當牕置桃笙就地鋪可憐襪襪客擾擾正

塵途

爽氣生涼夜亭亭吟日西露催陰蛸動風折水螢低晚

東江詩鈔卷六

六

計甘蓬屋餘生仰稻畦安眠常徹曉不復舞鳴雞

哭錢宗岐十四韻

拔萃才偏秀彭城首數渠獨違家世學頗好古人書一
芥輕科第千編富積儲文章得我愛少小即相於竝銜

燕臺駿同騎朔雪驢玉憐三獻泣黻讓兩元紆坦易誰
如子箴規不厭予乍交肝肺吐被酒語言疎宇落依宗

袞艱難臥井間形骸皇甫廢志願尚平虛州鍛摩霄鶻
鱗摧涸轍魚而翁推長厚之子擅才諳玉樹偏搖落芝

蘭忽剪鋤斯人竟窮死天道果何如

早行

舟行趁早涼平波淥瀾瀾曉露方未晞殘星落秋水漁

冒晚不收估。舶朝猶樣野。氣入蓬牕輕。衫聊徒倚柔。艣破蒼茫清。風動蘋並須。吏柳陰中人。影炊煙起。

早秋雜興次江位初韻

素秋欣比故人逢。身似頑銅怕火鎔。羊角風生時有籟。魚鱗雲起不成峰。較量身世宜中隱。約略生涯倍上農。聞說木棉今歲好。擬儲縑絮備三冬。

似雪麻衣喘息存。君親無地答深恩。強施冠幘霜毛短。裁展詩書霧眼昏。苔倚高陵原易槁。竹生泰岱本孤根。經營馬鬣今麓就。手植松楸漬淚痕。

西顛纔臨日尚長。新秬初試粥匙香。蠅如時態猶爭熱。蛩異人情但逐涼。身病未謀餐玉法。家貧妄想化金方。

東江詩鈔卷六

北牕一枕義皇夢。只有無何是我鄉。

忍窮瘦骨尚峻嶒。曛暎看他鬼可憎。世上競趨宵蚋火。人間難語夏蟲冰。材疎尺寸終何補。福過分毫總不勝。欲待涼宵親卷帙。青螢還對短檠燈。

空堂莞結自幽幽。歲序俄看到暮收。佳境誰能全蔗尾。危塗且勿上竿頭。老知世事皆芻狗。拙任時人笑土牛。擬踐故鄉諸弟約。扁舟好趁桂花秋。

聞毀明逆閣魏忠賢墓

明運昔標季孫人。亂紀綱振瑾扇其。酸流毒極魏璫時。主問誅鳴奸閹任。鴟張國柄倒太阿。祖訓裂隄防。發憤批逆鱗。倡勇左與楊。赤車徧收捕。緹騎走四方。鉤黨悉

名賢錄牒紛刊章。黃門北寺獄沉冤。塞穹蒼彭考具五刑。畢命隨土囊。孤忠歸視死。慷慨悲膺滂。回天兼獨坐。妖孽踰宮璫。誰為陽司隸。城門磔豺狼。百官供指麾。鞭策如驅羊。或願充義兒。螟蛉附末行。軍政由掌握。奴隸羽林郎。聖燒互連結。中官搖玉牀。累朝遺帑藏。盜用揮批糠。祠廟遍天下。金碧爭輝煌。街坊伏邏卒。偶語死道旁。法官任心督。攘袂作虎張。乾坤同慘黷。日月淪精光。三臺坐呼召。六壘行自將。居然僭帝制。但未坐明堂。擢髮數其罪。輾裂豈足償。繼照明未融。國殄由人亡。風煙石馬泣。荆棘銅駝荒。爰書久昭灼。餘孽猶披猖。西山擇爽塏。衣冠掩黃腸。鯨封未築觀。孤窟虛薶藏。白玉刻柱

東江詩鈔卷六

碣。丹腹潤雕牆。豐碑湧鼎肩。松柏鬱相望。思陵尚蓬顆。忠血灑北邙。巨奸爾何為。柳翼送輜輶。過者皆憤歎。恨不縱斧斯。矯矯張侍御。正論排天閭。千牛倒巨碣。萬鎚鏹崇岡。赫赫行雷火。豐隆助奔忙。潞此凶穢地。蕩為樵牧場。跛牂任踐踏。野燎當祛禳。獨悵窮奇骨。不隨灰燼揚。易代示明罰。作戒垂百王。櫛梳宜誅翦。駟馬禁騰驤。有明任閹宦。末禍同漢唐。諸陵遂丘墟。秋草空茫茫。

約諸同人小集雨阻悵然

霽景重陽後。連宵天氣佳。及此明月夜。思與數子偕。桂華雖銷落。餘香留小齋。貧家會客稀。蔬簞屢安排。異彼豪華子。高堂儼優俳。願聞風雅言。清談破淫哇。天胡不

少假長空黯沉霾久晴雨亦宜獨於此日乖晨曉風雨
聲雞鳴雜啾啾簷溜懸不斷泚泚滴空階吾友各衰年
衝泥怯芒屨敢以酒食細致累疲筋骸共此一城中逸
然若天涯默坐展書卷何以散我懷日月竟何往清光
受淪埋落葉滿庭隅烏雀噪荆柴杯酒關因緣良會靳
吾儕陰晴尚無定凡事誠難諧

次韻酬吳振西

振西為張西銘先生外孫

敢同任昉聚蘭臺素友相攜接衽來白髮霜頭耆老會
青袍烏帽少年才亂蛩荒徑凌晨掃羅雀閒門傍晚開
不厭貧家無好食欣看屐齒破蒼苔

老輩疎狂比散仙凌雲才調羨丁年吳鉤聲價千金重

夏江詩鈔卷六

九

蜀錦文章五色宣

陸機文賦若五色之相宣

暝暗久憐珠玉棄簸揚

蔡中郎

翻遣秣糠前中郎餘慶傳羊傳暫阻丹梯莫愴然羊叔子為

外孫

禾黍蒼茫話兩京故宮遺跡感華清觸蠻爭戰戈矛罷

朔蜀銷亡壁壘平談笑不須論博局詠諧一任絕冠纓

樽前世事關心少高詠何妨似洛生

坐次偶話明季事

黍飯先期辦宿春坐忘忘賓主見優容雨過晚薤根方美

霜添秋林色未濃自顧枯葭慙玉樹敢將錯綵妬芙蓉

片雲何意催歸去不待城樓報晚鐘

題王麓臺杜陵詩意畫冊

秋山木葉飛颺颺一夕微霜添林麓翠柏丹楓互蔽虧

陽崖陰壑相迴複秋城擊柝寂無聲雉堞逶迤勢連屬

近郭樓臺何處村朱閣凌空挂疎木白鹽赤甲鬱縱橫

恍疑杜老來巴蜀為是東屯為瀼西三間似有秋風屋

髯卿絕藝今無傳蹙歛溪山歸尺幅心穿幽岵入谿谷

含毫神授車箱谷十日一水五日石倔彊何曾受迫促

百折煙嵐淡間濃千章雲樹黃侵綠元氣蒼茫真宰愁

神丘壓翳山精伏浣花詩翁若可呼大癡墨妙堪追逐

彭城先生寄趣淡十二奇峰羅玉軸蕭疎宛覺商飈生

珍惜休教寒具觸我買吳綾欲寄將乞寫白沙連翠竹

題李元埜騎牛圖

長安日日驅華轂挾輶爭隘多傾覆眼光射背心不平

東江詩鈔卷六

十

何似山中騎鰲鯨楊柳風吹塞短衫茸茸細草平坡綠

李郎高才復少年曠息青雲看一蹴偶然乘興踏春蕪

烏特安閒逐樵牧人生豈必駟馬車叱犢尋遊恣所如

蒲山公子非雄桀枉自區區挂漢書

四弟筠令貧無居止予於雙鳳故里買屋數椽使

之移居特往省視喜賦

貧無先業庇孤露最憐渠蓬室豈為華卜遷且安居時

致甌石餉朝夕給所須我困倘未空寧忍獨贏餘歸林

看倦鳥投淵樂潛魚生平走四方垂老思鄉間今焉買

此宅分割亦我廬屋後闢場圃花木自扶疎抱甕自汲

灌四時足嘉蔬曖曖夕陽下牛羊各歸墟行當遲我來

耦耕竝荷鋤，槿籬時補葺。庭戶潔掃除，衣食取才足。豈必謀積儲，不見古名賢。哈叔常晏如。

哭從外祖孝廉蔗菴孫公

才筆承先世，科名讓哲昆。兄扶桑公脫身魑魅窟，歸隱鷺鷥村。詩律真無對，琴書賴有孫。重披懷舊集，淚漬兩眸昏。公刻懷舊集

一飯牀前語，溫顏笑口開。去冬詢公病留予牀前同飯，訂看花之約，公有詩見集中。

猶言采藥罷，便擬看花來。病淺庸醫誤，才高鬼伯催。竟虛載酒約，落葉朔風哀。

哭顧觀廬侍郎

友道今何有，如君古誼存。慎能銷衆忌，謙不覺官尊。共

東江詩鈔卷六

十一

惜斯人沒，誰令薄俗敦。哀榮典禮備，終始是君恩。

憶我窮途日，君方直禁林。每言此士屈，獨見古人心。時置平原酒，曾分鮑叔金。彥先今不再，流淚灑清琴。

再哭蔗菴公

憶曾陪燕坐，歷歷話窮邊。靈藥滋泉味，新廩助割鮮。流離亭伯路，飄泊幼安船。多難身偏健，翻摧佚老年。

吾谷西阡好，丹楓映翠微。煙霞四面合，錦繡一峰圍。人已騎鯨去，魂應化鶴歸。絕勝羶朔漠，先隴得相依。

重陽日雙鳳新居看桂與歸天五周羽良樂友胡

馭洲及諸弟泥飲

叢桂常年開，八月今年重。九桂花新徑，通小園垂金粟。

杯對秋風動，酒鱗晚歲漸。驚相識盡老，懷偏覺故鄉親。菜羹簪罷生，遙憶寥落江村少一人。伯兄遠客不至

挑菜

手灌寒蔬栽滿畦，恩恩婦孺各提攜。晨霜未重瑤簪直，曉露方晞玉箸齊。碧水濯來宜曬曝，青鹽糝罷謹封泥。書生食籍聞前定，應許支消百瓮藪。

某公輓詩

貧賤苦日長，富貴能幾時。躡屨入長安，馬隊充經師。一朝乘際會，獻策上彤墀。名位既翕赫，抽簪未云遲。曼聲奏淥水，豔色陳蛾眉。龜年摩絃管，靜婉關腰肢。舞席紅

璚瑜酒香碧，琉璃黃雞催短晝。白日寢以晚，中宵續息

東江詩鈔卷六

十二

閉華堂，絕履綦。瑣牕生暗塵，玉瑟蒙網絲。淒涼總帷側，哭聲誰最悲。前有魚里優，後有高樓姬。觀優至於魚里，見左傳。

和錢再亭京兆寄園詩

係京兆外家故園

名園偏隱市，闌中略約斜。穿石徑，通倚檻，春波浮淨綠。鈎簾花雨落，霏紅峰巒不改煙霞色。草木新經長養風，曾是微之夢遊地。斷雲殘照哭章叢。章叢元微之夫人

冰清彥輔自風流，畫筆詩情寄一丘。預爲閑居營綠野，似緣貴壻起朱樓。鳥啼春晝池塘寂，草長閒堦花竹幽。留待濟時功業就，東山應侍謝公遊。

喜同年陸匪莪卜居鄰竝

與君同籍最情親，聞說街西卜築新。恰喜夾漳居竝宅，

好因祭竈請比鄰酒杯呼取應非遠步屨經過莫厭頻
更有樂天餘願在子孫長作隔牆人

樂天喜元八侍御卜鄰詩

壽王隨菴八十

早蜚英譽占詞壇地望雲霄尺五看劉氏孝儀原有筆
劉考歲於兄弟行第三故其兄孝綽云三筆六詩荀家公行獨無官
荀淑第三子靖隱居不仕人稱一門花萼爭春旭百尺蒼松耐歲寒自是神
全由養性延年不用問還丹

翛然鸞鶴出風塵齒宿驚看才力新潑墨煙雲通變化
揮毫瘦硬見精神學探元本非干世詩造冲和總近人
莫歎階前蘭玉少文孫犀角早嶙峋

辛巳除夕

夏江詩鈔卷六

十三

荏苒光陰餞別輕星迴斗轉只三更綵衣尚憶兒童戲
斑駁空傷老大情歲稔人家餘臘釀冬和鳥語作春聲
自憐塵世推排久孽鏡休嫌白髮生

壬午元旦

椒花柏葉上春筵歲月俄驚矢激弦衆裏敢爭先酌酒
人前難諱共知年生來癡拙何從賣本少聰明不用鞭
但祝此身強健在風光先度早梅天

歲星重轉孟陬辰坊巷桃符處處新木榻鋪氈猶舊物
地爐煨芋得閒身紅牋投謁千門沸黃紙蠲租萬戶春
聞說翠華南幸近九旂遙望屬車新

新歲遣興

連年豐稔遍千村特詔蠲租下九閭歲閏三冬餘臘
氣政寬四野動春溫待看扶醉人歸社不怕催科吏打
門自幸生逢堯舜日耕煙犁雨總君恩

匪莪移居鄰竝志喜

買鄰不費十千貲洒埽華軒盡室移酒熟欲窺新醉氣
吟成遙讚隔垣詩二株春柳連三徑
晚用張融陸慧兩岸飛花共一池只恐鶴書徵召速陸郎依舊趣斑駁

偶成和江位初

夏江詩鈔卷六

十四

爭傳朱戶鬪豪奢火樹金枝燦九華狎客傳觴多膝席
伎場腰鼓沸摻過不辭歌舞千金費贏得兒童萬口誇
最是夜臺憐寂寞鬼燈慘澹照松花

聞張允文罷官

登科猶壯歲皓首困迍邐斟酌宜中考蹉跎入暮年早
辭履道宅未買灤谿田十口攜家累應尋贛水船
終作囚籠鳥旁看出谷鶯人誰憐故舊時正薄科名宦
味真如水官評未道清金閨通籍久同輩半公卿

聞野弟貽眼鏡十六韻

少日晶光發頻年老態增聞聲能應對展卷只憎騰玩
月雲重翳看花霧一層晚研心尚在精討力難勝瓊寶

欣初得頽齡卞有憑截肪真似玉沁雪直疑冰忽閃青
天電俄寒紫石稜便將輪比蠅不怕字如蠅景逼掩
暮光猶曉谷升聊濡晨露墨更熱夜牕燈用以因時貴
材宜應急稱重瞳非項籍精采尚徐陵影入玻瓈動空
涵水月澄一朝開寶匣十襲裹緹繒了了臨文審明明
下筆能殘年復何事猶欲理籤勝

壬午歲 特詔蠲江南租賦恭述三首

天書黃紙布春溫歌舞懽呼處處村蜡纓有人吹葦簫
石壕無吏扣柴門文章未報涓埃力畎畝終蒙覆載恩
從此寬閒皆 帝力餘生俯仰任乾坤

江南比屋競奢華計算高貲有幾家翠管醉殘山徑月

東江詩鈔卷六

二五

紅裙踏遍曲塘花窈窕兒扶瑟隨紈綺貧女停機問綺紗
莫負 聖人憂卹意好將勤苦事系麻

九重恩命罷輪將萬姓歡騰百吏忙閭里共媮半載逸
長官却抵一年荒雞豚且得修春社鼠雀何從盜太倉
聖主淡仁正汪濊普天翹首望循良

送讓公之雪竇兼東二三故人

知君尋祖席遠汎甬東船十里銜珠礪千層瀑布泉海
雲低入戶山鳥下聽禪迴首婁江寺蒼茫落照邊

東越論名士清寒白屋多頻年疲道路何日出巖阿海
國蓬山樹楓江笠澤波遠公應接席爲問各如何

上巳日張萬園約同周礪圃江位初西城觀桃花

躡屐西城路未賒紛紅駭綠鬪春華茅檐繡錯千層錦
麥壠濃熏萬樹霞竹裏行廚催饌玉林邊野衲解分茶
正憐上巳風光好莫遣來遲悵落花
穠華滿眼正氤氳蠻榼提攜醉晚曛陌上暖風蒸紫霧
谿邊倒影漾紅雲春光容易過三月花事難逢到十分
殘照忽看籬落外天姿相映客顏醺

五舫詩爲同年狄向濤太史賦

翰林才子年方壯賦就凌雲肯誰讓一官頗厭承明廬
文酒風流自跌宕三年歸臥投金瀨愛弄煙波凌滉漾
今春貽我雙鯉書爲說清遊裝五舫一舫貯風月疏牕
宜四望美酒金簞置兩頭欸乃聲中小海唱一舫載名

東江詩鈔卷六

二六

花海棠春始放花枝斜倚鏡臺前晚妝人倦嬌相向一
舫挂輕帆桃花水初漲直沽南下捷如飛媚媚春風吹
五兩一舫便畫遊水檻延朝爽竹淡荷淨納涼時雪藕
親煩玉手餉更有偏舟小月隨舫名蘆花夜月微風颺羨
君樂事比神仙春水初生坐天上羊侃翻嫌妓樂多志
和終哂寒乞相似君妝點正相宜塵世居然得蓬閣仕
路危同虎臂灘盤渦欸忽逢風浪富貴難期萬戶侯蕭
灑應輸五湖長何似翩然一葉遊黃帽船頭擢烏榜風
簾對月詠蒼茫水枕看山容偃仰捲絳收帆我早歸白
頭猶幸渾無恙岸上牽船少定居亡舟夜壑休惆悵
簪隨身學漫郎楓江笠澤閒來往仙舟儻汎洞庭雲蟹

舍漁灣一相訪

同年沈昭嗣明府談杭州西谿之勝

西湖天下奇遊屐紛招邀名高物爭逐頗亦厭諠譟吾
聞沈侯言西溪乃神皋岸狹不通馬港小僅容舸梅花
二十里萬樹堆瓊瑤冷雲橫素練漠漠寒香飄村廬數
百家安居謝征徭製器翦簞簞刀削手各操暖暖桑麻
區生事有餘饒淡巷啼午雞落日見漁樵桃源與蓬島
仙界疑未遙沈侯真靜者道勝神逾超辭官歸養母恥
折五斗腰便腹貯經史懷古歌唐堯條然出塵志不爭
市與朝此中僅如礪世網宜可逃吾生得居此散髮堪
消搖更與瘦沈偕可使鄙吝消山水忌繁華真境出寂
寥但吟西谿梅嬾踏西湖橋何時使願果相從泛輕船
雙鳳村居後有隙地雜栽花木無種瓜蔬謀葺屋
三間顏曰抱灌軒詩以誌之

夏江詩鈔卷六

二

鳳凰村畔得吾廬艾席葺牆稱隱居織楚成門通步屨
宿楚以成門嚮明鑿牖便觀書看花有意先栽樹食
肉無心且種蔬滑滑敢辭朝甕汲非材自合老耘鉏
小葺茆簷不厭低倦聞剝啄願幽棲謀生恥學烏銜肉
卜築聊同燕壘泥墾盛榛荒須健僕安排井臼任山妻
從今記勝書宜讀春韭秋菘仰一畦

故鄉只合暫時歸兩版蕭然闔短扉喬木百年門巷改
我冠四姓老成稀鵬蜩且莫論高下鴻臚何須辨是非

自昔英雄曾種菜桔槔長息漢陰機

結茅何必怨喧卑浪走天涯昔夢癡貧似庾郎須薦韭
貴非魯相莫鉏葵敢同狡兔謀三窟且穩鷓鴣占一枝
學稼未能先學圃於陵千載是吾師

仲叔何妨割宅居澆花種竹頗煩渠身因累重愁多病
兒爲家貧廢讀書果熟枝頭防啖雀萍開池面玩遊魚
濁醪數斗吾能辦弟勸兄酬樂有餘

童稚交游共里閭翻飛一去別離輕中年心事傷哀樂
晚歲親朋隔死生戴笠乘車虛舊約隻雞斗酒愧初盟
拍肩同輩多零落隴畔何人許耦耕

上海李明府過訪留宿夜話

夏江詩鈔卷六

二

結綬新來未卸鞍輕舟屏從到江干已從文卷知名士
更喜清流得好官艾席肯眠野老榻菁羹仍飽腐儒餐
盤根試手非容易剪燭西牕話夜闌

努力明時好濯纓新硯初看試專城古來吏治傳三異
世上官評首一清未免催科因壯縣喜無貲費是書生
琴堂咫尺絃歌近傾耳春風聽政聲

輓黃忍菴宮贊

物望驚嗟失斗南蒼茫星象掄魁三心通卦畫神曾授
性愛文章老益耽枕鄰今朝誰孟喜知言後世有桓譚
芙蓉城闕仙都在一夕天風跨鶴驂

塵拂脩然物外身偏於文字往來親任君愛客多名士

江穀移牀遠雜賓戶小喜看人共醉家貧每勑膳常珍
可憐撤瑟彌留日正值藤花照眼新

讀顧亭林集二十四韻

勝國遺民在貞心匪石堅江湖萬里逝妻子一朝捐玉
馬新朝去銅駝故國憐冬青栽龍上麥飯灑陵前舉
目周黎盡傷心毫社遷蒼茫率曠野汗漫落窮邊孤劍
隨身倚征衫短後穿狗屠尋伴侶雞塞訪山川哀曲聞
翎雀遺魂拜杜鵑更無復楚地終換姓劉天設祭唐開
府逃名魯仲連毀形人莫識謔語世難詮家祀猶先臘
王春不署年登山臯羽淚泛海幼安船竟向溪巖老羞
從故里還瞿硎甘隱遯賓石肯周旋氣帶幽并俠身經

東江詩鈔卷六

一九

羈旅便鬚眉應不愧要領幸能全耿鄧生平許義文晚
業專六經資講授八體辨沿緣短硯磨將破麻鞋走欲
顛春風繡嶺樹秋草故宮煙聖代褒忠義高文託簡
編大名知不滅終竝日星懸

過黃浦

風浪全消短櫂催紛紛細雨點輕埃魚蠻網罟沙邊集
賈客帆檣海外來月影倒看天上鏡波光平似手中杯
衰年羈客非吾事早晚乘潮放楫迴

過上洋

壯縣今初過風吹海氣寒魚鹽喧市井蠻舶聚江干椎
擊民風健琴歌吏治難艤舟裁半日不是爲豬肝

次韻訓周修閭

生平心計鄙研桑帶索行吟莫漫傷孽鏡自憐宣髮短
讀書偏愛隙光長休思遺篋金千鎰且識殘編字幾行
麟角鳳毛人世少生兒只是祝尋常

贈南翔醫士王燦英

方術本自黃農始誰其繼之鵠與佗聖人不作仙人逝
紛然奈此羣醫何五行初不辨生剋六氣那復窮根科
麤讀方書窺本草試手輒欲除沉痾迴旋換易等射覆
萬里懸隔毫釐差參苓妄投即烏喙湯劑隱伏搥喉戈
惟君洞視見癥結長桑祕錄經研磨立起齊疴解煩悶
盡走晉厲驅群魔我生無病得天稟年來鬚髮皆蒼皤

東江詩鈔卷六

二一

藥餌苦爲妻子累扁舟往往煩經過收魂斗極只俄頃
如活槁木蘇焦禾安得如君數百輩盡治天下札與瘡
崩腸浣胃消冷氣揀荒搗髓回天和疇昔傳聞由衆忌
亦如醜女憎媼娥說傳君已物故李醢要遮殊可畏詛終無損
姑由他惜君一手難徧療拍肩屠伯今方多諸家且莫
怒生瘰我言質直非譏訶

送吳條聞赴望江學官

詞宗家世演綸才暫耐清寒絳帳開祭酒風流王儉香
廣文詩筆鄭虔來峰頭樹色連彭澤江上潮聲入大雷
到日秋光應漸美憑誰共把菊花杯
吏道多端尚未澄儒官尤訝溷淄澠賣漿賈豎臯比擁

斷乳兒童講座升橫舍幸看來碩學諸生從此得師承
屬君醺酒登高會一醉當年麴信陵

王鶴尹輓詩

詞壇早歲主齊盟第五何慙驃騎名自許朱弦心勁直
人嫌青鏡眼分明長城截業詩為壘觴政森嚴酒是兵
執手臨歧猶灑淚窮天訣別若為情臨危呼子輩訣別

樂府清詞傳唱新典衣賞酒為留賓堂前不坐伊優客
後漢趙壹詩戶外頻來問字人撥遣閒愁聊顧曲紫牽
伊優坐堂上庾信傷心賦至於繼體暗沾巾文章世上渾無用合向

鄧宮頌帝晨

高標卓峙自精能恪守家風應準繩歿後閭門摧砥柱

東江詩鈔卷六

生前物論忌鋒稜鬚眉軒豁看談笑肝膽輪囷向友朋
交道從今那可問哭殘秋草亦霑膺

崑山徐藝初侍御枉過留飲是夕雨

歐陽門下老門生世好相親比弟兄病退喜看仍矍鑠
交多猶自愛將迎乍辭列鼎侯鯖味來試貧家瓠葉羹
欲挽華軒苦無計恰聞秋雨滴簷聲

依然豐碩舊神姿綠酒雖斟未滿卮起廢從他誇病顚

見柳河東集衛生暫合避修眉西園公子才無敵東閣郎君

身不貲唐人呼座主只恐姬人嫌服散陳江總有姬人怨服散篇三

年宋玉隔牆窺藝初言已獨處三年故有此戲

秋雨不止書悶

吾里產木棉利可奪桑麻初秋一雨後濯濯吐黃花含
苞孕柔杲軟煖資萬家圻裂待秋陽獵獵西風斜捆載
走四方閩海通商艦織女梭不停鳴機日伊鴟織成白
纈布幾埒紉與紗恃此守瘠鹵不復祝汙邪每逢白露
下仰視愁朝霞奈何十日雨狼藉委泥沙淅淅聽簷溜
萬口同咨嗟

炎天困鬱攸每憶秋雨好梧竹清有聲蝨蚋跡如掃况
欣剥啄稀簡編得尋討及茲害西成矯首祝晴昊吾鄉
百萬田漂沒隨秋草豪家千頃多同日逢霖潦我田曾
幾何安用傷懷抱雖無三冬棉尚有百斛稻新涼蘇病
骨布褐換輕縞且還讀我書坐待日杲杲

東江詩鈔卷六

讀列朝詩選

一代詞章綴輯全鳥言鬼語入餘編獨將死事刊除盡
千載人終笑褚淵
高下從心任品裁東林意氣未全灰看渠筆舌風霜在
猶是當年舊黨魁

東江詩鈔卷第六

東江詩鈔卷第七

——太倉唐孫華實君橐——

受業陸——師巢雲編

桂

高秋金粟正離離攢植成林得地宜黃綻早先籬菊信
碧寒仍帶礪松姿聞香不辨誰家樹落子疑從上界移
競說圖書方薦士何人折取却詵枝

抱灌軒落成

五畝園林枕水濱脩然物外遠塵氛敢同華屋糊賴壤
却喜空堂輟斧斤曲檻逶迤能受月小池清淺亦涵雲
編茅緝茨非容易記取經營半載勤

東江詩鈔卷七

一

塞徑茅茨手自刪枳籬葦壁當柴關修篁隱樹臨流水
叢桂留人即小山射得桑弧曾萬里歸來蓬屋只三間
長安却笑朱輪客白首何嘗一日閒
竭來喜值桂初穠茗椀蔬槃佐客供窈窕虛廊如小艇
參差煙樹似層峰月升平野水輪大花占空園玉露濃
莫笑礙眉居褊狹竹牀幾几儘能容

同年楊昆濤侍御輓詩

近得遷鶯信俄占止鵬凶一朝聞化鶴幾日看乘驄賀
弔同時至悲歡兩月中書生多命薄誰復似君窮
百里非賢路循良亦有聲蕭條山邑苦羞澀索裝輕家
食淹三載朝班望一鳴西臺官自好只博寫銘旌

密戚兼同譜金門憶共登衰遲慚我拙儻羨君能方
欲迎妻子誰知棄友朋西華葛帔冷觸目淚霑膺

贈借山大師

愛君清句似參寥天外吟心出次寥半榻閒雲分翠岫
一庭秋雨濕紅椒紅椒師所居名山有約時攜屐野客來
尋嬾過橋愧我疎慵難入社江湖冷落舊詩瓢

壽王戒菴先生九十

灼灼桃李花春晚還飄零九丸泰岱松千載鬱長青先
生秉高節超然久鴻冥關閩得理奧洙泗傳遺經燕居
萬慮寂無欲心常寧宗族方貴盛鳴珂咽輜駟雅志避
騶哄插籬隔門庭徒步當車駟清齋厭肥腥歸然魯靈

東江詩鈔卷二

二

光鄉邦式儀刑足知仁者壽養神非鍊形抱德飲天和
榮枯任月莫引年由道勝何用求稀苓

人生有稟賦先生獨也正希夷太古風澹泊君子性仕
止總無心出處兩不競薄祿守儒官正襟談孔孟亦復
試弦歌治化本清淨仁心煦凋氓道力制競橫乃知儒
者材非不優從政時世苦難諧志業惜未竟投劾賦歸
來進退吾有命白髮映蒼顏神清骨逾勁我聞古聖人
陰陽不能病當為吾道宗寧惟鄉黨敬

冬晴

冬日晴可愛無風即成暄今日好天氣寂寥掩蓬門短
景羲馭急飛光上西軒亭亭駐晚照藹藹含春溫爐火

縈香篆硯池銷凍痕曝背有至適孤貉安足論臨窗繡
卷帙賴此窮朝昏舉世逐聲利風埃方競奔誰能享此
樂可與靜者言

呵硯趙松一約題

硯池冰皴欲生紋握管誰能待日熏試手漫憑腕際力
濡毫先藉口中芬凍痕吹滴三秋露墨氣噓成五色雲
安得捧持煩翠袖絳脣餘煖借蘭薰

煨芋

風物田家稱歲寒蒸炊何用釜鬻寬岷山斲去多遺種
錦里貧來得晚餐味淡不須鹽豉點火淡恰共土毛乾
鵲陂豆飯堪同飽漢書翟方進傳飯我豆食羹芋魁富貴無心問懶殘

踏雪

愛看飛霰縞林坡高臥誰能閉一窩偶到門前披鶴氅
間從溪上逐漁蓑馬蹄亂蹴銀盃碎韓詩銀盃逐馬蹄鴻爪翻
飛篆跡多自是詩人須耐冷吟鞭不厭灞橋過

圍爐

光搖四座氣氤氲休辨桃紋與鵲紋宋時諸州貢炭以胡桃紋鵲色者為佳
豈有沉香供夜燎未妨櫓桡帶煙焚眼明恍似紅霞
照耳熱非關綠酒醺莫訝龍鍾白少傳春淡爐火悵離
分樂天有別春爐詩

臥聞雞鳴

高眠夢初覺喔喔聞雞鳴憶昔疲道路聞雞起五更乍

看落月低結束事晨征羈宦參郎署厭此真惡聲倒衣
趨闕下朝會忽已盈今歸臥田里世事了不攬老愛布
衾煖閒憐髀肉生因思天地間萬物各有營三號漸催
曉羣動紛縱橫衽席或生疾懷安實敗名暗蹴劉琨舞
危速田文行雞人職嘒旦用儆昏昧情古來英雄人聞
聲各心驚而我竟何事勤勞百無成身外馳騫息胸中
塊礪平何須此物聒使我心怦怦鼓枕續殘夢朝氣神
魂清須臾視牕影紅日瞳矐明

對雪有感兼懷雙鳳村居

昔年道塗雪寒衝衝風颭旅亭乞東溫薪溼帶煙燒又
憶長安雪凌寒趁早朝羊裘汙泥土敢羨狐與貉對雪

東江詩鈔卷七

四

輒愁歎安得見現消今茲臥茆檐飛霰愛飄蕭江寒埽蟲孽餘潤滋麥苗我方逐田父相隨荷鋤耜荒村有敝
廬頗覺野興饒想當積雪後一望鋪瓊瑤落屑低徑竹
綴玉肥寒條沽酒聽鳴屐負薪看歸樵豈如旅客苦擊
面吹浮漣林泉足清景我思汎輕橈

送汪梅嶙還徐州學署

關河飛雪正漫漫兩槩衝波犯曉寒絳帳生徒仍擁座
黃樓風月好憑欄每因親老思歸里暫乞身閒望改官
莫厭廣文冰署冷折腰有吏更艱難

和友人郊雪詩三十韻

宿霧埋重岫彤雲黯遠郊詩徵集霰候易應履霜爰蕭

颯嚴颼動淒迷朔氣交斜穿珠箔入密聽紙牕敲添白
肥梅蕊垂青壓竹梢蹋泥鴻印爪封樹鶴疑巢雜還冰
花亂繽紛碎米拋蘇詩暮雪紛紛投碎米蹊荒樵路斷凍合賈船
膠盡室遮簷瓦連村覆屋茅燃松連櫓吹桂競芻茭
堅臥常蒙被徐行待轉胞陸叔與山巨源書每常小便而忍不起待胞中累轉乃起
耳光搖微月映日瘦冷雲包霽薄難成溜煙寒不起庖
簾幃迷夜旦履齒誤堂坳敝賸蘇裘在穿從郭履嘲烹
茶煩帚扱煨芋當毛炮得句憐肩聳觀書倦手鈔雷帷
驚曳縞吹面劇鳴鶻頻訝膚生粟誰看汗浹散紇干悲
凍雀淵室蟄潛蛟某甲愁淹沒薑辛點藪有飄颻旅客
苦搏弄小童呶皎潔防塵滓消融悟幻泡豐年占黍稌

東江詩鈔卷七

五

應得潤肥堯

輓磐菴弟

憶昔我與君同歲登科第出入每隨肩連拊映萼棣我
衰君少年姿容復瓊麗謂當踐要津逢時顯經濟我方
官銓曹子隨投牒例留居我邸中盤餐共麤糲筮仕得
海邑清操自濯厲閭里息鬪爭父老歌慈惠及我使
浙中共子論文藝夜雨灑青燈秋風綻丹桂鎖闌浹二
旬臨文心眼細政成蒙尉薦塵埃始蟬蛻北行復過我
茅齋得小憩別酒未盡觴片帆鼓蘭柁聞君在征途暑
雨遘疾癘又聞已全瘳攝生賴調衛及乎擢諫垣得近
天顏霽方當整風裁忼慨陳國計念君篤孔懷繾綣

久無替望我身顯榮朝班得同躋去聲從孫愐韻趣我京洛行
責我鄉園滯君幸雲霄翔我甘蓬蒿翳一見君騫騰半
當我遭際同年凡五人竝乘搏扶勢同里楊侍御早秋
溘先逝今茲凶問來嗚呼乃吾弟始聞塞行步朝堂苦
疲曳乞假正南歸仲冬可把袂興疾至易京奄然續息
閉人生誰不死哀君猶壯歲未試剴犀鋒已折干將銳
五人竝登朝二人早辭世孤旒凌風雪關河正迢遞
我老顧尚存眾眾悲杜杖惜哉峙玉姿遽此黃壤瘞靈
輻何時歸無由致薄醪巫咸不可呼臨風獨揮涕

讀柳詩

柳侯文章首本擅絕塵姿千載匹韓公聯鑣竝爭馳少

東江詩鈔卷七

六

年急功名失足落蠻壖當時主事權實惟文與伋更張
太息遽怨謫紛相隨劉柳非其倫刈蕭并焚芝平心論
時政豈必盡營私官市黜白望五坊罷小兒兵權奪宦
寺孰謂非時宜韓公遭貶謫諸人失維持漏泄謂劉柳
責望致嫌疑既編順宗錄復作永貞詩筆誅比檣杞罪
恐不至斯流傳入史牒後人爭詆譏我獨憐柳侯人文
竝瑰奇荒阡感遺愛廟食繫謳思搜抉窮山水跌宕成
雄詞韓公晚悔過為作羅池碑柳詩故無多杳渺鏗朱
絲閑澹出精麗沈憂甲湘纍上擢陶徵士下凌韋左司
惜哉曠世才末路生瑕疵不如劉賓客收榮黃髮期三
復囚山篇潛然有餘悲

癸未元日次王隨菴韻

冰霜歷盡卅班春。草土餘生未出屯。久拚桃符仍舊藁。謝朓書寂閒繡莫層撰。良辰黃壚苦憶同。遊侶白髮孤

留健在身獨羨王。維老逾壯新詩試。手已如神

生平一飽不求餘。野老占年想夢魚。寒雨無人過陋巷。

春風有約到蓬廬。杯鎗化去書猶在。井稅蠲來篋轉虛。

自笑辛盤酸薄慣。聊將山藪點梅諸。禮記內則有桃梅為

也

再疊隨菴韻

斗柄迎回十日春。寒林蕭瑟氣猶屯。生涯尚未呼庚癸。

厄歲仍欣過已辰。少壯已成虛費日。衰遲恰比閏餘身。

東江詩鈔卷七

七

星星在鬢真堪慰。休向蒼華祝髮神。樂天有祝蒼華

衰年髣髴燭光餘。猶向殘編作蠹魚。過眼市朝如夢寐。

側身天地一蓬廬。縲成已覺蠶絲盡。珠吐終憐蚌腹虛。

競說春關方決勝。誰當出匣試扁諸。吳有扁諸之劍出越絕書

三疊隨菴韻

繁華歲事總爭春。物理應無到底屯。蟄久寒蟲將出戶。

月令蟄蟲戶臘過凍草漸逢辰。一杯猶剩殘年酒。再拜須寬

老病身。百疊紅牋修版牘。隨時輩鬪精神

棲息衡茅六載餘。垂腰何必定金魚。已安環堵為吾室。

休羨承明別有廬。筆硯疎來豐暇豫。葵菁茹久得清虛。

閒身檢點桑榆計。只合漁樵老孟諸。

伏聞 上從學士臣揆叙俯詢臣孫華安在何故

里居又蒙 天語垂獎學問感恩自愧恭賦四首

久辭珂笏別修門。豈意疇咨動 至尊。欽落江湖非世

用。棲遲畎畝總 君恩。重詢徐樂今安在。自愧虞翻老

尚存。漫想枯株出芝菌。餘生何路答乾坤。

生平學問本庸虛。齧翰殘藤老蠹魚。從獵敢成熊館賦。

尋章竄解免園書。腹空何補亡三篋。頭白誰能讀五車。

欲繪天台無藻思。媿他孫綽未能如。上以詞臣孫致彌與臣孫華並稱

憶從便殿覲 龍光。咫尺青蒲近 御牀。人立雲霄秋

正爽。題頒閭闔日偏長。賜餐飽飫 天廚。饌落筆爭圍

學士牆。久卧衡茅蒙 主眷。猶從巖穴訪行藏。

東江詩鈔卷七

八

未到秦川便 詔除。含香出入近 宸居。察廉恪守周

官法。持節叨乘漢使車。報國無功虛廩祿。思親不逮合

田廬。臣今已老成何用宿負須酬未了書。

人日王南湖郡丞招同老輩交香館。話雨分得十

輕埃散點正廉纖。人日招邀老興添。春氣逢陰猶帶臘。

冰花間雨未成鹽。詩供洛詠才都好。語雜齊諧妄不嫌。

沈醉歸來街鼓動。已看小閣挂明蟾。

戲和礪圃橘燈

手香新剖取中空。火齊光搖一穗烘。萍斗略輸楚水赤。

蘭膏添染洞庭紅。風微好護丹房淺。質弱難勝絳蠟籠。

懸向華堂休早滅。夜棋恐有兩仙翁。

仲春鴻雪堂讌集

春風澹蕩春日和春煙微抹春水波不逢良友展歡笑
坐愁奈此春光何非無山川足登眺牽率未暇成蹉跎
豈如招邀就近局高朋不速聯翩過連茵接席雜少長
頗衰老子容婆娑喬木年淡竝蒨愛小山石立留嗟峨
朱棟未看來早鶯黃酷乍對憐新鵝戰棊鬪茗各有適
脫冠露紉無譏訶日晚林飈漸蕭颯縱飲莫惜朱顏酡
自是清遊宜及蚤須防風雨春來多

送少宰王顥菴先生還朝

恩恩扈蹕許東還地逼中台騁未斑
酌酒有恩容上塚園基無暇更登山
巖廊正仰夔龍切泉石應留猿鶴

東江詩鈔卷七

九

閒莫訝軒車爭擁路國人方憶葉公顏

一別鄉園歲月淡依然
暗夢舊芳林鄴侯本有還山志
永叔非無思穎心黃閣由來情似水
蒼生無那望爲霖
待公濟世功成後岫幌雲關好細尋

哭座主宛平王文靖公

國門未出到三公元老勲名孰與同
慎密身趨羣議外調和功在不言中
兩朝恩遇傾今古一德君臣善始終
歎息洪流摧砥柱懷英歿後廟堂空

黑頭暇豫到黃扉福命遭逢曠代稀
幾載風波常坐鎮一言剖決定當機
功名世上從無忌富貴人情不道非
溟竭山空爭悵惋纖鱗弱羽復何依

愛才誰復似平津寒素登堂禮必鈞
間有親朋偕賭墅醉從狂客吐車茵
月明綺席花燈夜日暖豐臺芍藥春
榮樂終身無悔吝只今屈指一完人

瘦僮寒衛洛京遊曾夢台衡折簡求
孫華於甲子春入都旅次夢公以名東相邀後戊辰會試果出公門下
行卷文章蒙許可後堂絃管得淹留
門牆定有前因在恩義難期異日酬
遙望長安空灑涕無由慟哭過西州

立夏日抱灌軒雨坐周羽良樂友顧峙宗枉過小飲

陰雲垂幕蔽朝暉寂歷林亭畫掩扉
牕外鳴鳩催雨急枝頭啼鵲喚春歸
摘來梅子青猶小落盡籬花綠正肥

東江詩鈔卷七

十

最惜芳菲好時節恩恩把酒送靈威

幽居暫得避諠譁薪米簾供便是家
積雨任教碧蘚合春風不受綠陰遮
新篁乍長猶銜籜豆莢將成尚帶花
老圃莫嫌無遠志絕勝羈宦滯天涯

風搖草樹影扶疎攤卷焚香愛索居
疏壤雨餘林有筍孤村日晚市無魚
客來共酌新開醞眼倦聊繙數見書
安得平添數間屋便從此地老耆鉏

柳絲如帶草如茵轉盼愜台夏氣新
茗椀熏爐銷永晝斜風急雨送殘春
短籬不隔鄰家樹疎竹容窺陌上人
半世風塵驚噩夢從今乞得自由身

春日同張蒿園王南湖顧峙宗遊虎丘

近人礪壑倍知名徑熟偏欣步履輕鶴市何年沈玉貌
魚腸自古閔金精山川難向塵區得天地長留片石平
終是吳儂解妝點遍栽花竹候霓旌

四月二日王南湖郡丞招集東園

數與華堂宴復此尋東園細石成山路清渠帶籬門是
時夏序淺扶疎嘉樹繁絲雨潤衆綠輕颺蕩微暄展席
高臺上花氣入芳樽萬木森出屋一峰正當軒檀欒碧
筠長窈窕紅藥翻扁舟漾水裔杳渺疑仙源安得時來
遊卜鄰就煙村

置酒宜擇勝無如此地偏華棖面芳野敞閣俯澄淵躍
步陟危磴谷鳥導我前緬惟初建初揮水出金錢承平

東江詩鈔卷七

上

富物力胸次羅山川築室可一朝種樹須百年自非喬
木古何以壯林泉潤色擴前規尤賴後人賢不見他家
園荒榛起寒煙

四月七日攜家南廣寺飯僧

精廬遠城市南郊愜幽尋香滿空虛界風傳鈴鐸音時
逢朱夏淺高樹正陰森印公天人師道俗夙所欽誦經
不出戶法堂靜愔愔紅樓啜廣宣黑衣都慧琳邇來方
外侶風塵走駸駸側目窺帝所攘攘逐朝簪惟公獨
翛然聲利淡無歆延我飯蔬筍傑閣同登臨駛雨忽傾
注竹風滌煩襟須臾復開霽夕陽明遠林鵲巢滿枝
羅弋不敢侵階庭有馴鵠園墅無驚禽飛翔得護持足

知慈佑淡常願依初地觀空澄道心

王南湖郡丞謀與余修雙鳳關壯繆廟書以示勸

炎漢昔標季羣雄恣搶攘樓桑出異人王氣餘芒碭矯
矯壯繆公忠義何慨慷馳驅共艱危王室期同獎罵絕

貉兒婚封擲阿瞞賞七軍既淹沒九州應唾掌運燭赤
帝靈姦伏白衣禁嚙足符妖夢蜀記侯初出軍圍樊夢
豬嚙其足語于平曰吾

衰矣千載為悲愴頭行目猶視身死神終王玉泉飯僧

伽鹽池埽魍魎精光燭日月祠廟蔽天壤惟茲鳳凰村
廟貌自元昉締構出輪般意匠絕摹倣召神降影潭蒼

髯肖遺像翁媪競奔趨簫鼓陳祭饗筵筭決羣疑杯珥
啓愚罔凡民有禱祈受命捷如響稍嫌規制狹不容旗

東江詩鈔卷七

上

五丈日久漸摧頽堦除翳宿莽垣墉穿鼠牙帷座懸蛛
網我欲助經營囊空但悵悵惟君篤高義奮袂決吾往
庶效將伯呼相勸出私帑苟舍改喧卑前廡得華廣威
神實鑒臨赫赫行天上冥報當相詒百福來盼嚮

次韻答毛端峰

年衰迫嶮嶮宜言不宜慶酌我猶鄉人繆展斯須敬九
品居末流未敢齒中正魏晉有鄉中正
以九品論人髮短不滿梳面
顰羞對鏡宜無三徑資坐有一種贖讀書漸昏矇掩卷
忘名姓狷狹匹夫志檢押婦女行無材得閒居心跡共
幽屏時時從君遊清談間高詠風騷大將壇金鼓聽號
令論詩復毛萇學禮兼戴聖譚經腹笥便落句筆弩勁

齒宿尚未衰家貧本非病蕭閒達人心澹泊君子性與
君附同庚比肩恰相稱雖慚蘭艾殊許竝堽堽應記君
懸孤日正逢秋氣盛未嫌白髮疎却喜黃花映調高攀
和難絕唱那可更愧無青玉案錦段空貽贈

次韻答王隨菴

臧否無言仰嗣宗敢將末技擬雕龍藏身且築袁閣室
避世難求秦系峰暑雨苔衣生四壁秋風茅屋捲三重
年來頗覺衰慵甚服餌應尋五粒松
陵茗蕭颯感秋先休憶長安近日邊鄉里浮沈希善士
洛中游處愧諸賢巧輪司馬難從宦才避元龍合問田
村圃早謀栽竹桂生涯一壑尚能專

東江詩鈔卷七

次韻答倪草亭

十年踟躕遍化衣塵故里重逢翠陌春馬齒謬推流輩長
蛾眉難學入時新近移叢桂多垂粟舊種山松漸作鱗
遙想長安珂珮客火雲夾日炙雕輪
生平恥作蟻營糧邨園荆蓬手自編身已無文甘就隱
世方侮老愧增年逢時休羨金魚佩對景思傾藥玉船
最愛倪迂新句好拍肩可許逐詩仙

次韻答吳振西

友愛同羣樂才推少俊豪風流餘此地文酒復吾曹觴
至溪風入詩成嶼月高追陪數子隨處即蘅臯
萬里桐花路天然鳳翽殊少年無此士今日尚爲儒屢

泣山頭玉頻投暗裏珠家園雖自好莫更戀敲湖

七夕喜雨

黑雲黯曖沒銀河露灑應蘇欲槁禾拂樹有風來少女
穿鍼無月掩姮娥鵲迷難認填橋路龍起疑騰織杼梭
遙想星津正清淺今宵添得飲牛波

火雲旬日圻焦原瓜果初陳急溜翻笑雷電光開玉女
洗頭雨似爲天孫農家且穩魚羹飯貧室忙收犢鼻褌
有巧須從蒼昊乞一傾靈液徧乾坤

永嘉令馬公死寇難令嗣觀察公請於 朝賜謚

忠勤索詩

伏波銅柱擅家聲小試東甌十雉城謝客琴樽方暇豫

東江詩鈔卷七

十四

盧循烽火忽縱橫虬蟬援絕當流矢雀鼠糧空自結纓
大轟高牙多委竄捐軀誰料是書生

青袍白馬塞甌閩一命官卑大義均豈有兵符麾士卒
要將完節感臣鄰君王未識眞卿面戰陣甘捐軀軀身
尚念 主恩無報答生兒留作報恩人

伏蒲竟許叫重閭特降 天書詔命溫幾見易名旌縣
令難忘異數是 君恩即看螳賊殲裘甫會有鴻文誄
馬敦滿岳有馬
沂督諫 主聖臣忠兼子孝長輝汗簡照乾坤

訓後遺規問鑿楹使君重見擁高旌楚江按部三湘靜
吳會持籌一水清溫序英靈歸兆域李愷孫子到公卿
家門存歿霑殊寵惟有忠廉答 聖明

朱子雪鴻一飽行廚三歎息江淮大有阻饑人
巾褐在坐

寒雨濕初乾。淡日漏林罅。偶集羽人宮。黃冠爭出迓。歲
事方刺促。乘此一日暇。精廬淨無塵。虛榻閒可借。已將

蠻榼攜復喜清觴瀉試嘗玉糝羹不羨子鵝炙院西存
古丘樵牧恣凌藉不知何代人杳杳即長夜華屋曾幾
時飄如逆旅舍門外臨廣場聊學矍圃射我無彎弧能

寸管或可把寒風吹枯枝分手趣歸駕暮色起平疇黯黯日西下

立志期爲觀國賓
豈知滄海忽揚塵
烽煙頃洞飛鳴鏑

十五

風雨淒涼剩角巾
蹈海欲追齊義士
沈淵難倣楚靈均

戴天履地恩須報一念遷延爲老親

黑風濁浪海邊邨極目煙塵天地昏豈有簪珂忘國恥
即看蓬掖是君恩清流幾逐彭咸跡望祭空招開府魂

當代倫郭有道披圖猶見典刑存

甲申元日

眼看飛光激矢催。牕門綵帖又新裁。早辭版謁侵晨客。
羞把屠蘇最後杯。半夜曆從燈影換。三更春逐夢中來。

事天公
厭兩回

毳裘臘煖任蒙茸
曉起還添漱
溫重暮景人憐過一歲

春寒天欲補三冬雞豚近局尋鄉社水旱占年問老農
淮北饑荒頻見告屢豐可獨餉吳儂

三月十五日創建育嬰堂紀事二十四韻

好生由帝德濟物本吾儒念此孩提小須憑母氏劬綠
囊書未授輩篋死何辜貧室憎疣贅豪家即掌珠豈綠
心獨忍直爲口難餬未得辭懷抱翻然擲道塗放麀慈
已斷舐犢愛全無物等離餅棄恩慚擁樹扶義殊縛子
鄧酷類盪腸胡司命何多事浮漚付一軀生來誰辨姓
父在早成孤宛轉看垂絕辛酸聽泣呱吾宗仁者性乾家
九太學高義古人徒困索先傾倒金錢共委輸招呼來
首創衆媼流落拾諸雛卜築辭湫隘枝撐立棟桴經營分廩
餼摒擋及裙襦匍匐應知免軒渠喜更蘇有兒當字賈
吞指莫忘吳煦嫗皇仁洽飛蠓聖澤孚禽知憐鰥
卵蟲解愛蒲盧功倍千人活恩流百世俱夭胎懲月令
亭育補洪鑪盛事留堂構他年永勿渝

東江詩鈔卷第八

太倉唐孫華實君豪

受業陸

師巢雲編

抱灌軒雜興

野岸青蕪合茅齋白日長
草深難覓路樹密不成行
枝蔓風鳴竹檐虛雨入廊
衰年疲應接只合老江鄉
鄰園遙相接虛亭衆綠圍
櫻桃時正熟豆莢雨初肥
徑僻通來往村間少是非
過從多野老坐對語忘機

連雨

黑雲蔽曾穹急雨駭崩瀦
金鴉濕不翔纖阿逝安適
冥冥失昏曉淅淅竟日夕
貧突斷炊煙陋巷少行跡
平陸將行舟階除但響屐
漂搖杜陵茅狼籍文通麥
潮連海氣黃風捲浪花白
膏潤由彼蒼母乃濫恩澤
跳舞恣魚鰕呼鳴沸蠹蠅
豈知隴畔夫隱憂在墊溺
頗聞淮北旱阪田欲龜坼
吾鄉本沮洳百川愁汎溢
宜使挹注均彼此遂畊穫
天意知如何默默坐歎息

玫瑰和友人詩

籬落尋常種瓊瑰浪得名
聞香甘醞蜜駐色擣和飴
避刺褰衣摘眠鬟壓枕輕
偏宜閨閣愛兒女最留情

鮒魚

聲價伊鮒重似鮒魚江鄉薦味新
取腴餐耐骨惜美者兼
鱗防餒冰花護遮頭柳葉
白家家石首饜此物尚稱珍

麥蠶

夏穉將成候蠕蠕綠滿匙
色鮮如乍浴縷細欲抽絲
軟喜登盤早纖疑上箔遲
甸人初獻麥正是采桑時

夏日小雨

生平畏炎夏晝長不可度
赤燂有張弛涼颼生遠樹
清雲時往來斜陽照疎雨
颯然如已秋輕扇屏紉素
茗粥幸簾供餘事非所慕
展書竟忘疲賞心時一遇
徐起視庭陰黯黯日將暮

輓錢再亭京兆

清卿才譽重巖廊京尹丰
稜比趙張三輔移風傳約
束四方動色誦封章活人
共賴黔敖粥濟物思開汲
黯倉

知有遺民修巷祭富春江
畔是桐鄉曾爲富陽令

育嬰堂得一女軒渠笑悅
秀慧可喜葛韋齋廣文見
而異之因撫之爲女賀之以詩

眉眼清妍骨相殊采芝何必
問根株乍離葦篴驚頭玉才
脫泥塗即掌珠弱女先教娛
靖節多男行復慰商瞿投懷
一笑由天合拾取嬌凰引鳳雛

輓王南湖郡丞

軒然玉立出人群富貴俄看
過眼雲硯難平肝膽在交游
雖雜品流分常情豈盡祛三
惑正氣終能壯一軍阿鶩悲
啼兒女泣重泉何路遣相聞
籠霄勝氣亘長虹共許他年
位望通材比淵阿鋒太甚

胸無城府物旋融一官跋涉翻成病萬事縈纏不悟空
蕉鹿早知宵夢短驪駒何苦別恩恩

次和酬愷功院長見懷一百韻

咳唾天邊落音書野外遲瑤華煩遠寄瓊樹最相思避
世東方朔忘形南郭基功名成昔夢欄笏散兒嬉研席
思歡聚篇章互贈貽灰心吾兀兀勤業爾孜孜集几同
攤卷甘泉共酌蠡勝流宗北海高會集南皮字做鵝群
帖文成雞卵碑見晉書六經裁衆說三史析群疑上相
推門第周廬豈職司紛華捐嗜好理義問津涯目訝連
行下辭非倩手為風謠窮正變體製辨淳漓威鳳終摩
漢神駒不受羈名園對晻曖曲沼蕩淪漪神美如新柳

更三詩鈔卷八

三

心舒異卷施無慚鄴下作誰數蔡家兒英利初研刃聰
明脫穎雖朱絃流逸響白璧絕微疵觸長真吾友因心
不待師挾輒君自壯蒐乘我先疲未厭侯羸老能容懷
祖癡堆槃珍果美稱體紵衣宜精鑑時分給華鑣許借
騎才應趨鶴禁賦合奏龍池地迴星辰逼天垂雨露滋
暫時聊隱豹暇日共聽鷗異敏通淵照微長取管窺西
山招翠靄南陌接逶迤自愛興居適何愁寒暑移雜花
翻煖豔遠樹送涼颼爽夕聞清籟晴檐曝晚曦轉胞慵
數起斂手未停披倦讀嘗燒髮劉孝標事微吟每斷髭耽書
真帶癖鬬韻比爭基幸有梁園樂都忘越客悲荀郎誇
少貴洗馬羨風姿室謁芝蘭氣家傳孝友規爐煙紫甲

更三詩鈔卷八

四

煎硯匣映琉璃燕坐如齋肅賓筵厭舞傲誰汗江澣榻
常閉董生惟牕靜嵐光入林疎月影篩拂箋鋪淨滑瑤
管散英蕤源本揆周雅芬香擷楚詞文瀾驚澁潑墨浸
注漣漸閣用藜燃火廚羞蠟代炊彥昇新有筆近作古
康樂久稱詩君喜先鳴早余慚再鼓衰每聞頻換綬無
復共銜卮雲罕時陪從星輶數載馳涼陘張彝幕絕漠
度駟驪馬邑銷殘蠱龍庭訪故祠鑿氷充茗飲梯木陟
高危莫憚勤勞慣仍誇際遇奇遲歸分禁燭宣召趣
金羈造膝依丹地承恩上赤墀金鑾居首席玉笋競肩
隨自愧孤生竹難縲獨繭絲苑枯根種別升墜道塗岐
拂袖辭閭闔還家臥水湄僕僮嫌欲去僚友棄如遺挂
誤緣疎拙咨詢荷聖慈曾蒙語垂問始知登仕路終是
藉門基烏鵲徒三匝鷦鷯但一枝玉沉同瓦礫荃化委
茅茨屋借藤蘿補牀將錦石支悠悠常若此惘惘欲何
之持斧因芟樹腰鎌為刈葵歸田事農扈擊壤頌伊祁
華茂看榮木蕭條賦病梨齒從前日落髣髯昔年緇軒
冕誠何有林苒偶自怡罷官閒亦得懷友見無期白簟
供高枕青松挂接離任教藜榻敝休乞草堂資詹尹方
端策文君早遇著文君為我端著見張平子賦恩溪瞻北闕身遠落
南陲歲歉逢淫潦塗窮即險巇江南大水田皆漂沒陌頭驅轂棘
簷畔聽芻尼藏經呼喜為芻尼稻壠連河沒葭牆帶戶敲寢驚
愁壓溺室小厭喧卑日出江雲翳風狂海浪吹懶擡看

世眼常覺向隅眉羽扇三秋氣羊裘五月時五月文難甚寒

通狗監友欲訪牛醫衣帶頻年緩形容逐歲虧清狂疎

禮法褻袒關威儀頗戀桃笙穩行煩竹杖持徵求貧到

骨關鬲冷侵脾良會曾交臂微言各解頤未隨劉尹舫

劉惔遇張憑便與同載至都空吟陸郎雕籠渥人誰並文章世共推

近聞星使節遠至下句麗高麗曾改名下麗見漢書不羨金如粟

居然橐竟垂麗物山川雲縹渺鵬鷗影參差老欲謀

魚麥飢難問肉糜采蕭嗟久別贈藥感將離舊客存枚

乘新篇愛項斯索居無善狀聊報故人知

附錄原倡高麗使館中作揆叙

持節朱蒙遠停車白日遲恒牽行客夢彌軫哲人思

自昔陪歡賞終年接履綦晨昏勤砥礪寒暑共娛嬉

經向窗前授書從帳裏貽藝林頻矻矻藻苑競孜孜

敢冀升堂與惟期測管蠡新書白練几淨拭烏皮

泛覽周南史流觀洛下碑陳編容蠹蝕奇字質狐疑

淹博推劉杳清華替左司文峰高莫竝學海浩無涯

撰述嘉名著詞章餘事為敲銅元敏捷涂翰獨淋漓

巧類衣無縫豪踰馬不羈繁英爭爛熳曲沼映連漪

逸韻飄蘭茝詞場埽萊蕪靈均堪命僕德祖合稱兒

自愧頑如石滾慙利若錐雙聲糾錯繆八病指瑕疵

曾勉三冬學非同一字師微哦先失喜雖誦竟忘疲

娛我如黃姝從人笑白癡城闌情已適郊墅興偏宜

紫陌常偕出金鞍每並騎尋芳穿小徑被袂向通池

柳借和風軟花含宿雨滋班荆依碧草把酒聽黃鸝

船度魚知避窗開鶴解窺韶華仍澹沲麗景漸逶迤

席為臨流設牀因選樹移西山招爽氣北牖納涼颼

素節回招矩朱炎謝赫曦梧桐陰錯落菡萏影數披

延客開青眼謂他山師留僧對赤頰謂輪升沉嗤響卜得

失陋園基排日翻嫌短逢秋不解悲菊花生晚態楓

葉闌妍安玉瑄專調氣銀蟾正滿規畦收紅糴稬池

焚碧琉璃都入連宵咏還容屢舞傲沍陰纔應律朔

氣忽侵帷鬢鬚雲如縝繽紛雪似篩庭空鋪木屑瓦

冷聚璇璣彷彿王維畫依稀謝女詞林凋封直幹河

凍咽流澌燈熬魚油暗爐添獸炭炊試揮鏤管筆同

和聚星詩白戰才偏健清吟興未衰迎年齊聽鼓守

歲共操卮冉冉星霜換騰騰節序馳歡情方狎鷺別

緒遽歌驪路指滕王閣途經孝肅祠鞋山形峭拔湓

浦浪驚危懸水窺三疊層峰問九奇搜羅歸卷帙登

覽忘孤羈再入青門市還登白玉墀銓曹推簡要翰

苑許追隨每待宮中漏仍封閣上絲班聯方接武行

役又臨岐判袂燕臺畔持衡浙水湄冰壺人盡仰玉

尺士無遺步履尋靈隱肩輿訪淨慈六橋徵故事三

竺訊遺基夜月潮千丈秋風桂幾枝微官拋組綬初

服返茅茨閣小迎陽啓廊空倩石支歸田效平子誓

墓比義之家種王猷竹園滋鮑照蔡朝盤堆首簪夕
膳黃黎祁治畔青荷葉枝頭紫爛黎江湖娛釣弋京
洛厭塵縉好事憑誰過繡書祇自怡五車俸惠子三
樂媿榮期出戶扶筇杖行田倒接離烟霞陳畫本伏
臘辦家資辛苦惟嘗蓼窮通豈問著高情棲里閑別
路向邊陲水涉窮沿湖山行歷嶮巖草枯愁朴渥月
黑喚伊尼委霰裘偏薄迎風帽屢敲雲深藏日暗嶺
峻逼天卑羶覆穹廬重聲哀感策吹有沙皆眯目無
處可伸眉形隔三千里心懸十二時自嗟身是患翻
悔俗難醫江闊魚書斷天長雁帛虧兩因叨扈從重
得覩光儀宿好樽前洽新篇意外持鶯花娛耳目水

東江詩鈔卷八

七

雪沁肝脾接席歡攜手聯牀笑脫頤含情迴畫舫何
計駐班駘返轡春光暮嚴裝夏令推逡巡辭易水迢
遞涉高麗山接金郊秀泉凝玉溜垂清川波浩渺松
岳勢參差歷境增聞見祛煩乏茗糜舊遊多撥觸昨
夢轉迷離隔閭還如此淹留獨在斯新羅與茂苑兩
地不相知

秋日酷暑焦旱偶成

執熱何時休延首望西顙如何秋序至金弱火彌燥零
雨無涓滴百物盡枯槁刺體憎枯莞流汗怯纖縞奇峰
散層雲長河涸水草有時雷殷殷俄變日杲杲土龍竟
無靈空煩舞雩禱人事安所施吁嗟仰蒼昊

初夏苦淫霖百川漲皆滿窪田成通渠漂沒不可算及
茲兩月晴臯壤焦禾稈游雲不遮日燄燄張火繼招矩
怯不前赤燥氣轉悍人作毫鳥謔苗如吳髮短餓死亦
尋常炊煙幸未斷那將方寸心愁水復愁旱

皇天無膏澤何有地上毛枯槁喧晝夜念此農夫勞火
雲時往來炎風烈如燒閨中有病婦咄嗟相煎熬我命
當孤窮隨逐得汝曹俯仰迫身世內熱增鬱陶室家實
桎械拳桎安能逃思欲棄妻子汗漫從盧敖

吾嘗聞月令七月來涼風及茲七月杪蘊隆益蟲蟲川

渠斷舟楫良田沒蒿蓬愧非東先生無由格蒼穹朝驚

初日赤暮見鮮霞紅微軀恐銷鑠將爲大冶銅所憂蒸

東江詩鈔卷八

八

病骨豈獨愁三農安得費長房一喚葛陂龍

秋日集興福禪院

近郭通禪徑疎林帶寺橋谿風吹客髯茗鼎沸僧寮已
許炊香積兼容挈酒瓢萬圍携我來非聽法詩句問參

寥

久負支郎約今來竹院遊薄雲村樹暝落葉寺門秋禪
悟通風雅清才遇釋流文章留一老欲訪白蘋洲謂賞洲先

孟冬集懷雪堂各咏一物分得衲

世界藏鍼孔見東坡磨衲贊寬裁稱體宜禪關和雪擁山路帶
雲披寒重煩裝絮塵空不染縑紅樓方競逐休羨紫衣

師東南名繼方馳驚京輦並
師觀承恩故有落句之諷

誄徐賓洲侍郎

東南山水推吳興重巒迴復湖光澄孕奇鍾秀異人出
詞華哲匠多精能先生崛起持文柄下視沈約羞徐陵
玉堂制作須巨手辟雍講席臯比登鎖院掄材秉藻鑑
英賢濟濟同時升姜查二子名久宿他山與我向作忘
形朋數奇一旦遇知已翻然如掣韁中鷹好友遭逢等
身受使我意氣皆飛騰拔奇一二勝千百胡然白壁來
蒼蠅二子詩文我所畏韓門籍湜由師承如公絕學豈
易得蘭臺玉局職所應況今史事久未就非公鴻筆誰
能勝餐錢果餅日糜費深恐天閼殘谿藤惜公高卧滄

夏江詩鈔卷八

元

江側蕭閒徒飽茗溪菱令子鑾坡幸接武班劉家學還
相仍禁近回翔負公望歸院常撤金蓮燈公年八十正
強健煙霞鶴骨猶峻嶒華宗別挺緇林秀行高不羨紅
樓僧偶然駐錫到敝邑微言坐對開昏瞢示我新詩屢
三復瑩如寒玉清如冰河東先生得文郁不加譏怪頗
嗟稱見柳河東辱公詩句遙相憶獨愧輟業耕溝塍宜
學無成今已老秋髮垂耳頭鬚鬢寄語眠餐好自愛當
今文獻惟公憑欲誦高唱短才力敢以斥鷃追雲鵬

含章上人閉關三年於解關日乞詩

丈室容趺坐蕭然几榻幽鐘魚消旦暮草木變春秋人
影閒階寂清言隔戶酬定中應得悟星燧已三周

和同年狄向濤太史園居

柳柴

柳塘漫春流徑曲平橋渡山鳥導我前花源此得路

詩夢草堂

碎錦何人授詩人一枕清池塘方得句啼鳥莫相驚

款竹步

看竹休竟去主人亦復佳言詠答清籟竹風與之偕

響臻樓

高樓騁遠目歷歷煙中樹書畫任摩挲但勿沾寒具

杏花春雨林亭

杏靨笑春風亦復宜絲雨綺態不分明濛濛起紅霧

夏江詩鈔卷八

海棠塢

國色閱溪崖見人如欲避銀燈莫漫燒只恐妨花睡

高靜閣

靈媧留墜石宋室想遺忠何事梁朝客奇礪詫到公

花梁

臨水弄新妝天桃如少女橋外立千姝竝在花溪處

櫻桃徑

霏紅亂繁枝交柯行路仄持比鄭櫻桃一種好顏色

漁唱亭

柳港曲通舟溪光蕩斜日時有葦間人延綠唱歌出

題同年狄向濤太史扁舟戴花圖

海棠出西川色香雙擅美獨立羣鷗中凡豔羞紅紫虎
丘三月時山塘盛花市萬錢索高價過者但凝視時流
逐近翫捆載收桃李吾友性愛花題品貴清綺片帆隨
春風扁舟杙川汜獨采殊尤姿衆葩斥妖靡盡舫映清
簾花光蕩流水彷彿五湖人一舸載西子有若迎莫愁
兩漿去遙邈又如羊侶舟羅列娉婷妓名花自矜貴不
受屠沽喜得蒙君子憐花亦感知已豈無富豪家園林
盛華蕊酒肉一晌歡零落委荆杞何殊明妃貌終抱呼
韓耻花得同君歸水牕弄旖旎蓬底半低垂嬌酣呼不
起新婦配參軍兩美正相倚花枝置兩頭中間列文史
嫣然花一笑宛若啓玉齒縹緲想仙舟見之圖畫裏

燈簾歌

爲同年伏向
濤太史賦

東江詩鈔卷八

十一

西園清夜天無風更籌初下傳霜鐘主人張飲客未醉
攢枝寶炬珠簾烘翦羅疊玉逞新樣紛紛燈市趨吳儂
見范石湖
燈市詞 雖窮雕鏤質脆薄姑蘇製作慚非工何似錦
堂施設好蠟胎結就光瞳矐大珠小珠玉盤泣燭龍銜
出鮫人官巧匠經營金縷細散璣百琲穿玲瓏鳳蠟宵
長猶未跋錯刀頻剪釵頭蟲十丈遙連雲母障千巡滿
引琉璃鐘煙靄沉香失庭燎燄搖蕙苞羞芙蓉銀蒜垂
垂波影亂須臾明月升長空燭樹水輪互閃爍姮娥卻
避星球紅舞衫歌扇燈前出恍惚綃縠花枝蒙遠輝林
樹妨宿鳥倒射水府愁眠龍翡翠屏開春漠漠珊瑚鈎

捲香濛濛翻愁烏啼天易曙金鴉騰煮虞淵東却晒夏
侯太寒乞殘妝掩映簾衣中

歲暮餉周礫圃酒米

頽齡畏急景殘歲又將除我貧轉刺促念君復何如朔
風吹南巷生事日蕭疎老謝扶風帳窮安玉川居索米
默不應危襟方讀書我有二頃田強半荒苗畚資身誠
獲落比君似有餘輸官得羨粟斗酒婦所儲聊將持贈
君不復陳牲魚想當祭竈畢盈杯浮玉蛆陶然致一醉
萬事眞土苴

乙酉元旦

東江詩鈔卷八

十二

烏兔天邊迅若飛千門紅帖映朝暉冬溫瓦隴霜華薄
歲儉街頭拉服稀栢葉杯觴須客到梅花消息待春歸
衰年報謁心情嬾欲取丸泥錮兩扉
餘年生計老鉏耜占歲田家訪舊聞絕訝經冬無雨雪
幸看終日有風雲史記天官書正月旦欲終
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 光浮蕙草
遲春信凍解蒲根漾水紋謝客閒牕無箇事一編試手
理殘芸

過雙鳳法輪寺訪惟岳師

古寺尋橋入居然寮宇寬多年材木壞何日堅塗完香
積炊煙冷荒村乞米難聊持一囊粟爲爾續朝餐
戒律知清苦何能化俗頑榆風吹石徑竹雨閉禪關謝
客仍多忌爲僧尚不閒手栽叢桂好無使路人攀

周礫圃家貧年老歲暮刺促州侯茹公以俸錢及酒米相餉礫圃有詩致謝同人竝感高義作詩紀之余亦同賦

趙壹囊空冷爨煙飢腸愁眼逼殘年道州本自能周急不學陳蕃譽俸錢陽城官諫議有陳蕃者侯其得俸輒往稱錢之美月有復焉

清濁何須仔細分破寒良策賴微醺使君情意濃於酒急起開嘗對馬軍

富室誰分雁鶩糧頒來玉粒晚秔香絕勝飯顆山頭叟升斗朝朝羅太倉

登靈巖有懷館娃宮遺事

浣紗顚顚越溪濱一入吳宮作貴嬪烏喙原無悅已感

夏江詩鈔卷八

十三

蛾眉自戀主恩新玉兒猶殉亡齊節西子寧為賣國人莫信鴟夷隨一舸虛疑少伯似巫臣

茹明府招同侍講王麓臺大鴻臚宋堅齋侍御陸匪莪太學高槎客飲虎丘梅花樓

巖路駢駢得暫停故人相見眼終青宸遊望幸當三月使節先馳驗二星麓臺堅齋皆扈蹕奉命先至嵐氣連雲陰敞閣

花枝帶雨照山亭獨憐野老甘疎放泛愛仍容醉醪醕泊舟惠山下汲泉煮茗

連朝飲河水河水濁如泔舟居無他惡惟此頗不堪曾聞虎丘泉泉品推第三昨從劒池過池水黝且藍畏之不敢汲恐是蛟龍潭今泊惠山下晴光破朝嵐陟山不

半里石窪見淳涵往來任挹注負重疲丁男而我鼯鼠腹少取未為貪餅罌初洗滌聊煩兩夫擔竹爐置船頭活火風吹燂須臾入茗椀泉味果清甘石髓出靈液醉夢醒昏酣飲固吾分醇醪非所耽安得移茶竈山前結茆菴

送吳振西北遊

紛紛輪轂走神京秋卷爭邀月旦評東箭南金誰國士畫龍刻鵠半虛名緹藏燕石何人顧光是隨珠始夜明望實如君真不愧即看聲譽動公卿

內外家聲尺五天延陵貴胄比秦川王筠風韻同袁祭楊惲文章類馬遷抱璞已當三獻後勸行早在十年前

夏江詩鈔卷八

十四

只今決策應非晚乍整蘭筋看著鞭

曳裾文士滿長安未伎鴻都競拜官終待科名方接武不由場屋莫彈冠三條檠燭藜光助千佛名經藥樹看詞賦逢人休浪擲好留綵筆直金鑾

晨昏顧戀久蹉跎無奈高堂髮髮瞠游子情懷懸問寢老人心事重登科音書附舶江南近名士空群冀北多但使遙歸看畫錦板輿花下樂如何

哭大兄允中

早年失母竝孤嫠辛苦相依共短檠夜帳霜寒牽絮被朝廚煙冷待菁羹書籤黃卷窮千軸博士青衫斬一名彷彿夢魂懷遠驛蕭蕭風雨對牀聲

衡門兩版謝塵喧和厚天然氣性溫隨俗亦能諧語笑
逢人未解道寒暄町畦自昔胸無別臧否生平口不言
沒齒人爭推善士始知用拙道逾尊

文苑名場技有餘晚歸正覺悟三車六時勤禮蓮花座
五夜頻繙貝葉書議食未嘗除肉味關齋何必定葵蔬
赤髭緇侶翻堪笑奔走塵埃盡不如

儒術終虛稽古榮譚經絳帳自鏗鏘撐腸文字仍憂餒
脰脯纖微即代畊歷齒蓬頭慚壯子束芻絮酒荷門生
白頭兄弟相依切零落田家舊紫荆

有悟

物盛從來勢必衰全家競羨印累累填腸滿膝心何厭

東江詩錄卷八

十五

剽市按牢算不遺早識銅山終應洛何須金塢定營郡
清風一榻書千卷正是高人嘯詠時

中外謀成三窟憑崢嶸頭角氣驕矜爭門奪隘非無力
跨海移山取次能專欲任從朝野罵害盈終使鬼神憎
立身穩處惟廉讓百尺危幢莫漫登

有人贈百辦荷花三莖云得之嘉定槎谿名西番
蓮蓋奇種也供膽瓶中老友周礫圃張彤友見而
異之爲賦此詩

吾鄉洲渚多蓮萼翠扇叢中香漠漠卷舒花瓣苦無多
宛似佳人紅袖薄吳娃傍晚蕩舟回撥觸柔荑半凋落
埤雅空聞百葉名陸農師埤雅云花之大者至有百葉歷遍陂池何處索

有客攜從南浦來贈貽珍重比瓊瑰爍霞映日看初吐
抱蕊含香半未開密掩芳心藏苦韻橫披散綺結重臺
層層深護嬌燒面簇簇攢成錦繡堆凡種空憐寒沼泣
未落蓮衣見蓮子天寒日暮不成妝一笑嫣然露齒齒
何如奇蘂出殊鄉百疊芙蓉可製裳埤雅云楚詞芙蓉即今荷花
裏却如纏寶袂周遮全不見鬚房二老來看俱白首照
眼生平得未有藕塘片片落秋風幾見花開大如斗三
株斜插晚牕前遙想槎溪紅滿川安得聳身凌泰華一
看十丈峰頭蓮

言上海李明府

有序

上海李鹿友明府在任三年政聲籍甚予於其初

東江詩錄卷八

十六

任時曾一往省之留半日而去自後絕不往見亦
從無一事請託蓋引分避嫌道宜然也未幾竟以
清介嫉惡彊直自遂被劾罷官追惟古人有弔失
位之義乃往一見作詩二章以言之

三年不到海邊城急浪迴颺觸眼驚砥節久逢劉類怒
分憂誰作賈彪行避嫌昔自疎官長遇難今仍念友生
涇渭濁清那可辨留將遺愛付輿評

書生原不合時宜儒術迂疎世共嗤自古上官須善事
於今廉吏更難爲逢迎未滿親朋意清白徒蒙父老知
歸去青氈依舊在一經尚可作人師

將至上海泊嘉定柵橋欲渡吳淞江阻風却就肩

輿行三十餘里途中即目

迴風阻孤櫂波浪正奔渾烏榜停煙渚籃輿過水村禾
生稀似髮樹倒半留根歲事那堪問蓬蒿翳葦門
陸行逢盛暑猶喜逐涼颺過客休林樾村農說市朝潮
生沙上樹雨甚水平橋甚雨見左傳雉堞參差見征途未覺遙

秣陵太守行

太守陳鵬年胡廣
湘潭人辛未進士

秣陵太守今召杜材產荆南行鄒魯心似寒泉徹底清
只把窮黎手摩拊官廚索寞賸齏鹽妓館蕭條斥歌舞
政聲早溢石頭城比屋年來增襦袴寨帷共喜識神君
但嫌太守來何暮大吏橫飛白簡霜倉皇便解腰間章

夏江詩鈔卷八

二

不知所坐竟何事大家小戶皆驚惶商賈爲罷市農夫
爲輟耕士人廢書歎何用求科名嗟嗟太守仁且清鹽
書宜褒異增秩比公卿不爾亦堪拜水衡一朝無事來
彈劾浮雲黯淡日無色直須蹻跼抵廉貞翻指由夷作
貪墨麒麟疑不祥鸞鳳遭置弋嗚呼太守方繫拘可憐
褚索無錙銖爭言太守真父母奪我父母民羈孤民生
長養由父母父母無食民當餬或餽一斗粟或投一束
芻或獻肉一豆或餉酒一壺太守無錢日醉飽安用篋
箱錯落堆金珠足知斯民三代直天鑒可蔽民難誣吁
嗟乎治道從來關守令激揚全賴官評正只今流品溷
淄澠到處相逢說苛政太守去官名益高三櫬榮逾錫

九命獨悲廉吏急驅除何不留取斯人活百姓

六月二十一日紀異和周礫圃

去冬無雪聞殷雷陽氣不收占水災三春爛熳晴偏久
乾風捲地吹黃埃焦暵田家望雨切誰知雨至無斷絕
五月川溝平六月隄岸決涔涔漏天不肯晴豐隆晝夜
聲砰訇禾苗漂沒木棉爛金鴉斂翅韜光明忽然破柱
驚霹靂紫電劃空半天赤須臾飛電挾狂飈亂射軒牕
撼牆壁或疑長平金鼓碎屋瓦或疑女媧墜下補天石
渠塘頃刻翻波濤魚鼈驚淪鼃鼃驕厚地平抽十圍樹
村居盡捲三重茅簷溜鏗鏘厭淫雨小民何罪干天怒
即今無計辦官租敢望私家餘二鬴傳聞淮北更堪傷

夏江詩鈔卷八

二

金隄千丈裂河防雜沓流尸蔽河下勢踰淮堰決蕭梁
可憐黔首紛如螳草索相連一時死人隨雞犬盡漂沈
月黑羈魂哭煙水吾鄉僅止荒苗畝民生猶免飽鯨魚
飢窮聚首有妻子風雨藏身尚室廬嗚呼皇天方降酷
一荒苟活寧非福水沒堂坳枕簟乾半菽簞供吾亦足

送郁庭望學博之任通州兼柬周西園孝廉

文章曾是動中丞庭訓家規自昔承賞酒權分博士俸
讀書仍映講堂燈三更海月升高閣八月秋濤到廣陵
最喜白雲親舍近板輿興至得時乘

汝南世戚舊家聲少俊登堂倚老成楊惲有書傳外祖
謝東岡王融同載得賢甥王融愛其甥劉孝綽
每同載訪友謂西園看潮連

騎時相挈伏臘分羊幸免爭較算廣文今最好居官仍似在家清

壽王冰菴太守五十韻

符采停鸞秀高閒立鶴姿悟從夙慧得書自弱齡披鋒
淬新矧刀才標脫穎雖大科華閥繼絕學曲臺推把卷
襟情適澄懷世事遺固宜登翰苑豈合廁曹司講席儒
瓊冷離門窟室卑僕僮嫌寂寞道從缺威儀月俸分紅
粟晨餐薦綠葵室甘懸磬乏身等繫匏羈伏臘頒羊瘦
朝參借馬騎地輕無指摘歲滿有遷移郎署淹三載雄
區試一麾名城傳少伯仙宅接微之傑閣臨秦望靈編
訪宛委稽山高巖業鏡水蕩漣漪澹泊安吾素脂膏敢

東江詩鈔卷八

十九

自私寬廉劉寵志清淨蓋公師俗厭商君法人依杜母
慈文章化喬野煦嫗恤罷羸孤立惟行意周旋實有虧
官評清黑白流品潤澠溜由實時多徑他途義不爲金
憑衆口鑠毛任索瘢吹正坐逢迎嬾何關治行疵時余
司考課爲爾獨嗟咨大吏飛文枉銓衡畫諾隨近例大計疏上
惟薦舉得行駁正餘署成案而已九閭淡誅蕩八法長奸欺蹻跼爭延
譽由夷被詆謀人心雖共惜公道竟安施當戶鉏蘭蕙
充途養棘蕘但知推武健何計起瘡痍垂索看瀟灑攀
車感涕洟去無三宿戀送有百錢齋居職貧如故歸田
理亦宜祗餘松徑在不辦草堂貧老屋藤蘿補疎簾荻
葦垂誰過揚子宅常閑董生帷借米供朝爨鈔書映晚

曦學從靜裏細句向淡中奇憶昔牽塵鞅相憐竝旅羈
西園常共譙東閣得同窺芍藥豐臺路芙蓉渌水陂從
容依廣厦偃息蔭華榱誰料孫弘客俄銜謝傅悲班資
分內外蹤跡遂差池久有同歸興誰思好爵縻當君旋
里日是我左官時勝引多攜手微言各解頤兩窮堪結
侶五字可論詩末學聊闕管洪波漫測蠡拙曾嗤仕宦
巧獨占文辭殿省當時貴名山後代知欲翻鯨海浪一
雪雁門踦漢書段會宗傳足以復雁門之踦謂踦雲
構般輪斧騷壇大將旗才終分斗石聲敢應墮窳却埽
門如水懸孤髯未絲德從先世種穀自後人詒潘岳雖
無婦商瞿必有兒已栽三島樹仙果莫嫌遲

東江詩鈔卷八

二十

壽倪草亭七十

青衫席帽久纏身鎖院名場憶苦辛冰雪文章難入俗
煙霞詩句不猶人蘆蘆天地終須老書卷生涯自古貧
後輩莫欺秋髯短酒酣經史尚紛綸

錢瞿亭舍人輓詩

君家秦川貴累葉乘朱轡自幼失嚴父弱冠持家門承
師奉函席侍母升輕軒約束戒僮隸儉豆洽弟昆辟雍
擅英譽相期早飛鸞竟踈千里足未能絕塵奔投牒得
一官棲遲戀晨昏起居視色笑冬夏潔清溫傳家習華
撫服食擬王孫盈樽傾北海飛蓋集西園歌聲按銀雁
舞袖翩遊鵝林容花似繡峰勢石能言客至每忘返十

日滯平原晚年迫多故力瘁向平婚外觀尚崇廓名高
實不存向予頻歎息恨無忘憂萱嗟我與君交相應
與壘俯仰數十載初不間寒暄我觀友朋中古處惟君
敦損已不求益卑躬自忘尊新詩擊鉢就邀我與細論
曾未及中歲竟遊岱宗魂賴君多令子國器竝瑱璫連
翩曳華轍俱承聖主恩獨悲君早逝淒涼哭陳根

東江詩鈔卷第九

太倉唐孫華實君豪

受業陸

師巢雲

九月十八日高詠堂小集分韻得平字

秋氣忽淒厲感此長年情階前兩病樹孤根無久榮商
風一蕭颯衆葉策策鳴草木亦乘時逢辰吐華英揚芳
苦不早安得長蔥菁我本衡門士晚晚竊一名羈宦那
可久拂衣且歸耕往再老便至仕學兩無成夷險身備
歷得喪心俱平今茲歲失稔敢厭芋魁羹量力宜知止
適志在無營幸因年齒暮得使衆嗜輕勿嗟百卉腴庶
保松柏貞淹時患霍潦仍肯當秋晴霜高萬物肅天清

東江詩鈔卷九

四野明悄悄夜蛩寂寂噉噉晨鴻征嘉賓偶然集經史談
縱橫雖無東籬菊有酒聊共傾

春日病中雜詠

連旬瘦骨苦支離病與春光總不宜蠹篋蛛絲搜藥畧
酒鎗蠟屐負花期親朋零落黃墟隔身世蕭條白髮危
茗粥三餐兼菜俎更將何物補清羸
一春無復駕巾車冒絮蒙頭困不舒身為晏眠豐暇豫
腹因斷肉得清虛家人問卜祈延算好友相規罷讀書
可惜韶光愁裏過落花飛絮滿庭除
日長寂寞臥漳濱牢合雙扉恰二旬道左幸全緣苦李
廚邊供爨已勞薪靈氛何用謀著策祝史無煩瀆鬼神

但使扶筇還強起一樽猶得錢殘春

和風暖氣日氤氳鳥語鶯啼寂不聞展卷病眸昏似霧
擁衾殘夢亂如雲經方未信肱三折清瘦潛消臂半分
自愧靜中無定力撞胸心事尚紛紜

扶攜骨立勉支撐顏面人驚太瘦生久閉帷房真似婦
難調飢飽復如嬰稍欣葦戶疎綦履厭聽風爐沸藥鑪
却羨田間多野老往來阡陌杖藜輕

人生憂樂每迴旋椿菌區分亦偶然幸有餘糧支儉歲
可無薄病壓災年雀羅蛛網幽閒地蝶舞蜂喧長養天
翻喜衡門清似水黃紬淡擁得高眠

有客

東江詩鈔卷九

有客就我謀爲言將遠行出門向西笑欲造長安城故
鄉既偏反安能守柴荆子既即我謀語子敢不誠浩浩
帝城中車馬日砰訇敝衣策蹇衛懷刺謁公卿聞隸竊
窺伺斜睨分重輕十謁九不通誰當纚履迎喧闐聲利
場八方聚才英行卷壓車軸候門題評貴人意不屬
一覽目但瞪高談厭狂率拙訥鄙荒飢旅食大不易孤
蹤况嫠嫠諸儒排主父僮僕罵侯嬴自非陳孟公難令
舉坐驚窮途一失足何異墜崖坑李鷹賦首丘張翰有首丘賦
非不念功名出處理則同時來自有成勿如南郡生區
區慕上京

喜宮恕堂擢第簡庶常

駒齒先馳三載餘令子先裁看老驥驚雲初才名久占

今詞伯侍從新添行秘書王述每誇兒不若伏滔定訖

父何如晉書伏滔呼其子系之曰百人萬會天子蘭臺

石室須論詩莫逐鄒枚賦子虛

喜呂無黨及第

卿雲瑞靄日華邊臚唱聲聞玉陛宣文譽豈關登上第

制科自要得名賢五經字待中郎正七略書從子政傳

謂晚郎寶氣昔年曾聞識好音入耳亦欣然無黨鄉試表策語多

古與同考不識子持拔之

礫圃過談雙鳳事有感

鳳里吾生長經遊過墓門繚垣千石拱喬木百年存幸

東江詩鈔卷九

免逃兵火難防是子孫柏庭無處所故鬼哭陳根東方朔云

柏者鬼之庭也

宰樹何年植陰森檜枯溪牛羊俄上隴鸛雀早辭林俯

仰悲時代興衰自古今賈逵碑石在所恨不生金晉書懷帝時有魏賈逵石碑生金可採

記里中事

膠庠洶洶日揚波歎息無端觸網羅但為人窮輕性命

豈知吏法重催科書生群聚遊談出世上危機筆舌多

側足焦原輕試險千尋無綆待如何

時事何容口舌爭畏途休作不平鳴藏身複壁疑無地

密語登樓怕有聲書牘人方尊獄吏溺冠世久厭儒生

閉門塞竇真良計燕處超然萬慮輕

水車行

一月不雨蒸炎燭上田下田禾欲焦東方未明盡室出

婦子相呼牽桔槔蓬頭露體鬪輕健三尺青布裁圍腰

終朝輒輒直至暮首如鶴啄尾益高麥飯一盂取充腹

脣乾不得沾村醪踏車晝夜空辛苦坂田境處猶乾土

樹頭隱隱聞雷鳴車上農夫喜欲舞遙指陰雲西北來

今夕高眠聽澍雨

鋤田行

瀕海高田半鹵濕木棉初長不滿尺非種相侵易蔓延

手把鋤頭那許釋久晴無雨土益乾鋤頭下處如擊石

東江詩鈔卷九

偏到炎天戶戶忙日午當空火織赤可憐一笠不遮身

僂背長供紅日炙鋤頭側入不容差誤鋤惟恐傷根芽

草盡更祈微雨潤眼穿幾日開黃花海風但願無漂蕩

秋到家家動紡車

疊前韻酬礫圃

羨道俱圍石溪流自繞門荒丘竟烟苒華屋憶生存松

落全無子桐枯豈有孫應同濯龍樹流血灑蟠根魏武

龍祠樹皆流血

古木風霜老滄江歲月淡赭鞭方縱斧見王莽傳赤地似焚

林封植猶思昔銷沉豈料今恨無隗炤版壁下早藏金

晉書魏炤傳

戲詠古事

德祖聰明速禍胎文先夫婦寸腸摧有心僅送青衣女

才子捐軀換得來曹操殺楊修送楊夫人有心青衣二人

閨門驅出後房空一事無情事事同此手自應能作賊

人間浪說是英雄

躍馬無功老著書敬通才志竟窮居縱饒茅土封侯貴

詎可禁當語百車見馬衍與任武達書

沈宋才華自絕倫樓頭水鏡品題真一人知己昭容足

何用明河更問津

題隨菴先生畫

樹色異高低山嵐互迴複神超謝雕飾筆老轉清淑著

東江詩鈔卷九

五

墨何用多悠然氣象足境疑華子岡法授車箱谷桃笙

淨無塵游戲了三伏想當濡毫時涼風生謾謾此中可

避世白雲冷心目似有幽人居穿林結茅屋

照孫年五歲日戲堂前偶作

刷翠雙眉玉雪姿堂前跳舞任游嬉平欺兄弟矜儼巧

遍喚群童聽指麾買得泥車旋便棄拾來竹馬不輕騎

生憎謝瑒無才思可得生兒似客兒竹馬用桓溫殷浩事

雛鳳嬌癡心尚孩綵衣窄袖稱身裁慣窺賓客逡巡出

學作官人呵殿來愛搦蘆笙吹短弄日撾腰鼓沸春雷

阿翁老大無他望只望聰明少蓋才

題吳長卿先生宋相譜冊子

韓王置酒為銷兵兵去誰知節帥輕盡撤藩籬延敵騎

忍看銜璧到青城

妝點錢唐作汴州君臣燕喜竟忘讐咸陽巧為金源計

秦檜當國人不敵斥言皆呼為咸陽良將先教死杜郵

信國遭逢起一經麻鞋奔走歎零丁西臺憑弔唐開府

碧血千秋照汗青

賈誼文辭本借秦三朝金虎沸宮鄰書成早下銅仙淚

故老傷心話甲申

斗極銷沉上相星殲官故鬼泣冬青蘭臺石室俱煙莽

寥落中條修史亭司空圖有修史亭詩

東江詩鈔卷九

六

積雨裁逢此日晴秋光似解主人情園疎落木通山影

池洗殘荷放月明白石迴廊穿窈窕碧欄砥室俯澄泓

毛萇神彩渾如舊一笑樽前病體輕謂端峰

弁洲才筆邈難攀綺麗餘波水一灣老檜尚存劉尹樹

片峰猶指謝公山文章氣運銷沉後泉石風流想像間

小割池塘供燕賞偏容我輩縱疎頑見三池亭故

壽朱雪鴻七十

急裝短袖不宜身風貌居然古逸民有暇偶尋鄰社約

無求自穩在家貧坐中獨掣談經席雨後爭看塾角巾

知是天心留碩果行窩到處即陽春

冬日書懷汪梅嶠約題

嚴霜凋百物歲月忽已道白日下崦嵫盛年不可留避
寒且墜戶一編自勘讐往來聞剝啄實苦應接稠思欲
逃蓬蘽棲彼林谷幽淳風久凌替氓俗日已偷漚麻有
闔閭爭桑或尋讎此何預我事慎無即我謀庶能衰老
子餘年得優游

自古推上腴原不數吳會此處僅偷生家室鮮藏蓋間
左多情游流風習侈汰近復揚其波土木盛雕繪賴壤
糊山川錦繡紛綵繚餘皇張旌旗治女炫珠貝荒稷時
一遭俯仰將安賴雖蠲累歲租曾未起凋瘵譬若人中
乾膚澤乃其外願思古人言為樂無已太
窮冬天地閉霜野色凋枯雖獲一歲稔不償累年逋飢

東江詩鈔卷九

寒思攘奪往往聚萑苻殺人吏不問誰復憚刑誅綿延
不早絕滋蔓恐難圖農民舍耒耜化為豺與豕夜聚曉
輒散聯結實有徒此憂或非小藪澤鄰江湖吾無民社
責袖手但長吁

少小好文字聰明若可鞭關捷童子場濡毫自成篇駸
駸就道路欲度驂騑前壯志竟不遂浸尋忽華顛古儒
重經學鄭孔分註箋展卷若有悟輟簡復茫然老至成
鈍廢行當謝丹鉛汪倫能好我置酒會群賢安問身後
名一樽錢殘年

張蒿園齋觀離資園圖

園係王元美先生別墅

居然巖壑近城闌想見當年卜築新山徑有花皆蕙芷

市朝何地不荆榛賓朋共賦梁園雪水竹全消庾亮塵
兄弟才名逢盛世行吟終是異靈均

弁山遺跡半銷磨此地儵然尚礪阿四部文章冊府在
一丘風月小園多石荒苔蘚峰猶古沼冷芙蓉水自波
二百年來陵谷改畫圖莫訝稍差訛

三徑何妨略改移橋通步履入疎籬王維亭館今餘幾
張緒風流又一時花好為添新綺樹月來仍映舊清池
羨君燕處離塵網芳草無因怨蒺藜

舍南舍北總嚶喧長掩雙扉寂似村惡草只今仍塞路
芳蘭自古忌當門藥欄花嶼供賓客蕙畝芝田長子孫
半樹斜陽如勸飲遲歸且復盡餘樽

東江詩鈔卷九

壽郭雉先七十

城南蕭灑得吾廬清德如村處士餘如村處士先生齋名也地下
早揮金掩淚井中重洗鐵函書敢邀榮祿違先志薄有
田園足隱居細字巾箱殘卷在傳家經訓是舊畬

謀生麓就一菟裘寢食寬閒得自由小圃兩滋蔬甲長
平田水滿稻花秋不須帶劍隨翁伯郭解字絕勝乘軒
擁細侯郭侯字塵土功名那挂眼角巾先世舊風流

草聖祠

在常熟直水張氏所建

丹腹初看祠廟成墨池能事最縱橫九天鸞鶴濡頭下
百變蛟龍運腕生卑官曾為常熟尉高名獨擅太湖精
李頎贈張顥詩皓首遙遙華胄人誰辨應似林宗問阿翁草諫時稱太湖精

貞北
齊書

寒食日泊舟惠山對雨

暫卸征帆泊水濱。輕埃微雨正紛紛。風來忽颭沿溪柳。
煙起疑添別岫雲。坐縈衰翁愁白髮。驚迴遊女濕紅裙。
連舟同伴知何往。惆悵孤鴻每失群。

生公臺畔厭繁華。且泊梁谿占淺沙。雲起時從青嶂出。
嵐光不受絳樓遮。絲瓶競挈人沽酒。石磴分斟客試茶。
獨惜來遲春較晚。冥冥細雨落桃花。

終朝溜雨響潺潺。石徑沾泥竟未攀。溪宿無妨高臥穩。
舟居差較在家閒。長年飽飯惟擔水。永日繙書正面山。
翻覺吾廬輸好景。紅欄橋畔綠楊灣。

東江詩鈔卷九

九

薄暮偕王素巖太史遊惠山坐石論詩

瀕躡層臺迴斜穿。曲徑行同來山間。夜祇失月華。明亂
石高無路。流泉細有聲。論文如不厭。小坐淺坡平。

顧端文公祠

斗杓當代擅聲華。俎豆江干歲月遐。文舉才高多忤物。
太丘道廣亦藏瑕。流傳壇墀朋徒滿。棄置邊疆黨議譁。
國論是非終未定。憑將青史辯忠邪。

黨人南北始甘陵。未必名賢合一朋。正氣共知歸洛蜀。
品流獨惜混淄澠。異時虎口遭王甫。當日龍門重李膺。
猶幸早騎箕尾去。不同忠憲赤車徵。
高忠憲公與公同里死於魏璫之難

舟雨遣悶

風吹船背雨廉纖。敲坐橫眠也不厭。且喜蓬牕當翠獻。

恰如水閣挂青簾。繫供春筍蔬羹美。爐煮清泉茗味甜。
山色陰晴看盡好。纔維判作一旬淹。

滄江久臥隔朝班。老避喧闐滯水灣。擊汰怕衝風逆浪。
鉤簾閒看雨皴山。逢時少俊承新寵。得路親交換舊顏。
却笑儒生思獻賦。欲持片紙撼天關。

有感明季黨事二十二韻

明季當神廟。人情逐黨同。清流殊挺拔。僚案失和衷。
三案喧脣啟。千章聒耳聾。邊防談笑外。國議是非中。
誰使絨防口。姑令瑱塞聰。羣言皆寢閣。萬事益荒叢。
氣槩門牆峻。交遊寰海通。聲名驥尾附。假竊虎皮蒙。
橫權方

東江詩鈔卷九

一

授膺傍道轉窮。鄭朋翻媚顯。郝慮早譏融。羽翼東林廣。
鷗張北寺雄。驍騰多宋鵲。指族聽梅蟲。斥堠頻傳警。宮
鄰祇內訌。開城各解甲。朝署尚彎弓。勢急猱升木。防疎
雉罹量。源流復社接。壁壘浙人攻。變態紛離合。相傾竟
始終。蜩蟬音響歇。蠻觸戰場空。各自愁翻手。其誰念匪
躬。廟堂曾誤國。溝瀆枉埋忠。矯激誠何濟。煩言豈論功。
汗青何日就。珥筆待虛公。

陪座主通政任公飲同年惠沛蒼刑部寓齋

函文追陪笑語親。瑠盤綺食吐嗟陳。同年憐我成逋客。
異地煩君作主人。繫舫恰依鄰巷近。行廚仍抵在家珍。
黃墟酒伴多零落。珍重蓬廬寄寓身。
時間同年吳西齋之計

毘陵舟中聞同年吳西齋給諫訃

年少科名昨夢虛錦溪才筆玉溪如錦溪君所居地名一官翻
使田廬廢三爵多防口語疎輕豔早誇驚蛟螭老蒼猶
待掣鯨魚篋中遺藁勤收拾恐有求書使者車命修書君奉
春風忽已敗叢蘭回挽曾無九籥丹老母尚銜三月淚
先公未卜一丘安淵阿鋒穎多招謗風絮心情不耐官
同榜少年偏早去水牕惟有涕汎瀾戊辰吾州同年五人君齒最少今逝

泊舟封溪風雨淒然書悶

鶯花三月正暄妍忽值斜風細雨天輕憤乍施仍冒絮
袂衣初試又添綿芳春作客同秋士暮景思家倍少年

安得閉門長不出黃綈淡擁日高眠

追輓張烈婦淮安人太倉黃名山妻

黃童故無雙皎然玉樹姿少小承家學深翰發英詞清
河有淑女習禮復明詩簾幃晝不捲門牖未曾窺女居
淮淝濱郎居婁水湄二父敦夙好千里締姻期黃郎家
素貧迎娶苦無資辭親作秦贅燕婉正相宜願為共命
鳥永託連理枝成婚未匝歲思親遽南馳閨人意繾綣
臨發手重持君行念高堂何能強繫維黃郎相慰藉我
行非久羈暫別歡會長幸勿歎睽離豈料還故鄉一病
漸疴羸遍請巫咸招博延秦緩醫淮西音信隔邈若在
天涯思婦日凝盼寂寞守空帷徒費金錢卜言語多參

差裏糧走一介郎病已瀕危使回得翁書知疾不可為
此時少婦心驚痛裂肝脾生綠諒已淺泉壤庶長隨未
及拜姑嫜尚闕廟見儀已婚猶在室長負父母慈心傷
貌不改恐致家人疑倉皇投尺組畢命黃昏時夫死後
一旬彼此不相知荀采書還陰引決翻嫌遲遠近傳節
烈萬口同嗟咨古有華山畿但殉兒女私豈知死所天
大義無瑕疵彤管紀貞芳天壤同昭垂

端陽後二日邀諸友草堂小集

連朝簫鼓息河濱好客相攜且論文日映花枝紅似火
雨來樹影綠生雲眼中耆舊思常見世上誼呶願不聞
鄉里只今誰扞護聊憑詩酒張吾軍

治圃次礫園韻

編茅餘隙地塵外遠郊如老樹侵雲直新篁帶月疎
籬分畛域煙火即村墟便欲栽瓜芋聊尋記勝書
閒門稀客到鳳字不須題曉露桐花落春風菜甲齊
枝看啁雀樹柵隔鄰雞共指詩翁宅幽溪即瀼西

張母陳太孺人貞節詩閩解元張遠之母

閩海陳貞婦節義共姜徒綺歲失所天拊膺願捐軀仰
瞻高堂上猶有暮年姑俯視懷抱中更有期歲孤隱忍
且偷活血淚為之枯家世本清貧朝夕自支吾何以膳
我親典我嫁時襦何以補我屋賣我釵頭珠孤兒復善
病晝夜泣呱呱似續懸一綫相依性命俱籲天請身代

跌蕩若可呼風巢兼雨戶長此鳳凰雖佔畢課經訓視
聽戒陝輸的燦階庭下琪花秀一株事親力既瘁撫幼
心彌劬娥月悲掩曜中歲忽云徂有子羽翼成負米日
馳驅痛念聖善母平生少歡愉禽鳥有反哺愧彼屋上
烏勉思貽令名積學成鉅儒首折却詵桂行棄終生繻
節孝理必昌天道果非誣 旌命下九閭 恩綸貴黃
壚烏頭表雙闕照耀天南隅風烈昭彤管永為後世模
夏旱述憂四首

炎歊匝地正如焚萬井焦原早罷耘電笑巖邊疑作雨
風來樹杪只銷雲乾埃滾滾黏青草落日曛曛散赤氛
跌蕩天門原自闢民勞可許綠章聞

東江詩鈔卷九

三

通渠小艇絕經過坐視平疇槁稗禾太華直愁乾玉井
層霄空望瀉銀河西郊雲斷三時雨東海潮慳一掬波
安得天瓢攜在手便教揮灑遍滂沱
攫金胠篋久縱橫天意還疑助沸羹尼運有期誰得免
訛言無故只相驚一錢世逐錐刀重三尺人看性命輕
老去豈堪逢患難腐儒祇是祝昇平

盜泉分酌苦殃民喜見神君丰采新月暗頻驚飛白弩
時來便擬著黃巾輕刑但可沾新國除惡方能護善人
偉節好生公用殺千秋二賈並稱仁東漢賈彪禁民棄
尸三盜懸於市民大悅
賈公名模北直故城人

題張漢昭小像

拘士營一隅達人隘九州紅塵蔽天壤奔走何時休朝
市人所趨道路狹且稠爭門或詐指擊轂多傾軛何如
處山林消搖百無憂張子澹蕩人家世豈留侯本是神
仙姿飛夢入瀛洲今觀圖畫裏髣髴見風流崇嶺鬱嵯
峨長松矯蒼虬雲氣如奔濤蒸涌巖端浮繽紛五色芝
一僮筐可收中有餐霞人緩步正夸猶同遊偕二子倚
石恣淹留寥寥蔣生徑賴有羊與求聞君妙方術六疾
應手瘳昔者陶隱居華陽結層樓桐雷有遺編損益自
勘讐濟物功既弘終登列僊儔君思躡員嶠把袖追浮
丘煙墨何蒼茫想像洞壑幽誰能為此圖或是顧虎頭
不知天地間果有此境不十賚倘可邀吾願從君遊

東江詩鈔卷九

四

雨牕小集次同年陸匪莪侍御韻

肯紆飛蓋到貧家牕紙新添當綺紗吾輩今宵仍綠酒
幾人修夜掩青霞江淹恨賦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
之不賜謂龍壽心水西齋三同年霜
蟄澤竭無佳品籬菊叢荒失物華獨有庭前餘野草雨
中歷亂臥殘葩

秋日集顧自申鹿樵溪舍觀芙蓉

野史亭開傍水涯直將秋豔闢春華餐英未放籬邊蕊
蘸影先看木末花黃葉半林通晚照丹輝隔岸映朝霞
潘岳芙蓉賦
丹輝隔岸映朝霞
涉江多少零芳侶一種嘉名許並誇
芙蓉

謝公識賞舊山莊載筆當年著辨亡梅村先生有鹿勝
樵紀聞一書

地半看淪宿莽曲池猶自簇鮮妝花憐頰頰如人醉佳者俗名三醉客對秋林感鬢霜遺老風流餘綺麗酒闌指點話斜陽

壽座主講學仇先生二十六韻

當代隆文治醇儒應運興飲爰占客夢枕膝得師承緝柳編春課燃松續夜燈微言繼鄒魯異學辨淄澠弟子橋衡肅先生講席升冥蒙開宿霧凝結泮堅冰說易排王弼談經折戴憑鴻都空自銜綿絕漫相矜射策金門入修書玉署登官情殊冷淡同輩早騫騰暫乞湖山假棲遲歲月仍請求無筆牘著述有籤滕餘興論詞苑長箋及少陵方軌鷗泊穩忽被鶴書徵仰望人情切便蕃

夏江詩鈔卷九

三五

主眷膺碧山推學士黃髮備凝丞恬退官仍進趨踰秩屢增承華資翊贊博望得賓朋光近前星耀榮瞻卿月昇傳家鸞掖重接武鳳毛稱矍鑠神長健冲虛量益弘顏丹老愈渥腰綬瘦還勝憶昔趨函丈頻看灑剡藤洪鐘雖許扣窺管竟無能敢躍龍門鯉忻隨驥尾蠅師恩漸報効祇是祝升恒

題王隨菴畫

天外煙巒點翠鬟秋林掩映屋三間此中安得移家住岫幌間看遠近山

楓冷吳江落木天筆牀茶竈水牕前垂虹橋畔輕帆過便是元章書畫船畫寫於吳江舟中

米貴

今年春夏交翠毯鋪滿畦一早連三月通流斷川谿窪土盡圻裂良田罷耕犁涉秋霜露霖病葉稍萎謂足了官租佇望頻疑睇豈知秋露下禾頭不肯低玉粒竟何有僅長稗與稊空田噪飢雀落日氣慘悽常平預積粟本用恤災黎穀飛化為蠱曾不留糠粃官吏恣侵食穿穴久成蹊稻隴空雲水米價日升躋鍾釜裁入市爭糴互推擠抑價與遏糴此策古無稽秦粟曾輸晉魯飢仍乞齊有無不相通咫尺越燕睽窮民急升斗苦雨轉淒淒幼稚盈茅舍索飯門東啼露體拾殘穗漉此數斗泥一飽有餘愧安敢厭鹽齏

夏江詩鈔卷九

十六

次韻訓陸匪莪侍御

何妨作達任疎狂蟻穴蜂衙爲庖忙官學半生殘夢短山林一日小年長讀書未厭撐腸飽得祿聊須染指嘗庭戶知君清似水旁人共擬鄭公鄉擬向江干理釣綸東華悔踏軟紅塵牽絲偶作影纓客散髮仍爲擊壤民日下簪珂多後輩少年裘馬笑陳人幸逢慧曉連坊巷池上同看柳色春

常熟張節母

婦于氏子張一桂有學行

節孝兩大開千古不能踰天經與地維賴此得撐扶於今推禮宗琴川張母于盛年喪所天寸腸裂如剗泉壤願追隨奈此舅與姑子生方三月懷中泣呱呱翁媪相

慰藉好為撫遺孤勉強延視息偷彈血淚枯賣珠待補
屋易粟資辟纊上養高堂親下育襁褓雛令子幸成立
卓犖為名儒尊璋復下世毀絕得重蘇竭力就含殮辛
苦自將茶行營卜新阡高原正膺膺疊疊成七丘次第
安黃壚一身支百艱孰謂非丈夫有兒能色養甘旨奉
時須晨昏不離側願為反哺烏湯公旌節義風教行三
吳烏頭表雙關焯燦照寰區寶婺雖掩輝芳聲不俱徂
東南山水秀綽約多名姝容華但自矜貞行罕不渝卓
女朱家婦吳蜀互揶揄見蜀志張裔傳惟此節孝門閭里共嗟
吁遺書教韋逞殘扇泣張敷子游文學鄉流徽漸海隅
我詩不苟作用為士女模

良江詩鈔卷九

寄題和州王氏五烈祠

王用賓妻尹氏王用賢妻杜氏王用聘妻魯氏王極妻

妻戴氏從女年並死於明崇禎乙亥獻賊之難

蘭鋤不改芳玉碎不渝潔君看歷陽王氏門彤管千秋
傳五烈明季中原沸寇氛蔓延南北誰遮截石印山頭
烽火驚孤城望援虬蟬絕殺人更肯留妻孥軟弱難將
一死決豈知王家四婦兼一女引頸從容同殉節寧死
乾淨土不死賊巢穴寧齒王家刀不膏賊刃鐵紛籍填
渠總一門泉路相逢如與姪露尸三日色如生神護不
許飛蠅蟻委地猶然姑射姿骨作梅檀體冰雪反顏易
面多冠裳大義誰知出巾櫛只今祠宇鬱嵯峨共擷蘋
蘩修薄醲祠畔靈旗風肅然杜鵑月夜聞啼血

憂時

茅屋家家各罄懸蒿萊極目遍良田充腸無復桃花米
騰價空持苻葉錢爭糴人多喧小市生塵釜冷斷炊煙
微聞稅稻從東去轉海雲帆別有船
流言入耳總心驚擾擾終難慰物情何處深山無虎跡
即看大澤有狐鳴催科裁下蜩蟬沸 思命初頒雀鼠
爭只合杜門常避事餘年惟望泰階平
年家子楊位凝家貧出遊不遂大困而歸為之愴
然

良江詩鈔卷九

俗薄宜安坐家貧難掩扉裏糧三月計垂索一舟歸葛

被孤裝冷綈袍客路稀艱難同此世莫道故人非

恭紀 特恩蠲租次匪莪韻

不用司農費酌量 恩綸忽自九天翔便忘湯代恒暘
烈惟覺堯天化日長冀曆未更先給復蠲明年租葭灰漸動
早回陽時在冬遍看黃紙懸街市萬口喧喧喜欲狂
側席憂民賴 聖謨殊恩汪濊古今無禹邦猶自分三
壤漢代應慚減半租印匣有塵閒案牘石壕無吏息追
呼靈長 皇祚知無極底事陰謀尚有徒

紀異

海島憑依似有因細聽風鶴總非真絳巾袂首仍田父

繡髻衷衣似婦人賊多掠婦人衣服之野鼠群多俄自舞妖狐歲

久亦能神幸逢海宇昇平日吾里何緣震虢頻

文武封疆有重臣運籌須早息烽塵牙旗玉帳軍容盛

紅粟朱提轉餉頻未見隄防能豫備惟修宮館待時

巡草茅何預安危事賈誼憂溪在積薪

雪中會錢再亭京兆葬

席帽追陪憶往年榮華一夢散如煙誅辭好倩中郎筆

薄俗誰誇京兆阡京兆阡見漢書原涉傳寶劍終虛季

子諾輶車似待巨卿前臨風添得衣冠縞酌酒偏逢雨

雪天

彤雲慘澹助淒涼感舊懷人意倍傷抗疏威稜推二鮑

東江詩鈔卷九

一九

謂葭渚侍郎尹京風烈繼三王黃雞唱曉催歸速白馬流蘇

會送忙偏是故鄉車過處雙鳳爲予故里九原宿草正茫茫

東江詩鈔卷第十

太倉唐孫華實君橐——受業陸——師巢雲編

苦寒次和陸匪莪侍御

不堪垂老遇屯遭，單戶蕭條歲暮天。
豈有大裘遮比屋，直將小劫抵災年。
心如灰燼難生燄，愁比膏明只自煎。
試向南榮嚙朝日，可能餘煖入丹田。

戊子元旦

改歲仍餘料峭寒，雙扉合閉一泥丸。
傷時但有三緘穩，避客多因再拜難。
過眼光陰如夢寐，關心閭井望平安。
但看椒酒盈樽渌，俯仰悠然丈室寬。

東江詩鈔卷一

宿雨初收旭景曠，紅箋帖子燦千門。
荒餘共冀天心轉，詔下群霑聖主恩。
騎竹諸孫歡日暇，杖藜一老望春溫。
風雲早卜今秋稔，禾麥行看綠滿村。
史記天官書元旦宜終日有風有雲

元旦次和隨菴韻

滄江無恙一詩翁，杜老何妨左耳聾。
樽酒今朝仍綠蟻，燈花昨夜綴金蟲。
海天長駐蓬萊日，里井虛傳草木風。
自是高賢安澹泊，無煩咄咄更書空。

贈商州丞名奕銓會稽人州同知

紛紛肱筮與揆丸，白晝公然敢揭竿。
收縛潛教篝火熄，干旄常犯曉霜寒。
民生事大須憑膽，保障材高不論官。

獨賴老謀能鎮靜，閭閻稍喜得龐安。

偏從佐治守官箴，廨舍蕭閒事不侵。
殊績敢邀憲府薦，獨清聊盡小臣心。
終年未飽侏儒粟，昏夜頻麾伯起金。
自信生平無諛語，和歌也愛邑中黔。

隨菴先生贈周礪圃藤杖礪圃喜動顏色杖以過
余索詩為贈

石礪蟠千尺，蒼藤瘦一莖。
賜逾靈壽重，攜比樂全輕。
東坡以鐵拄杖贈樂全先生
遇友斯須駐，尋花自在行。
華陽節竹賚珍重，故人情見陶弘景十賚文

憐爾躑躅久，終朝走道途。
但令雙屐穩，不歎獨行孤。
得自高人贈，如添健僕扶。
百錢容易挂，隨意問黃垆。

東江詩鈔卷一

視張彤友病時已不能食

故舊淪亡感逝川，豈知君病又沉綿。
素交何處尋遺老，末契終難託少年。
平日愁無十斛米，今朝却厭一匙膾。
可憐執手牀頭別，屈指光陰倍黯然。

春雨

滴瀝愁聞暮復朝，坐穿木榻思無聊。
尚餘朔氣留葭管，終待和風變柳條。
花為經寒含未吐，雪因帶雨落旋消。
半生苦向忙中過，到得閒時轉寂寥。

汪見三新移溪亭書室次韻

迴廊窈窕碧欄斜，岫幌雲關面水涯。
不用尋春頻繞樹，愛看倒影一池花。

雀羅門巷書常閒獨許詩人數往還留得弄園妝半面
屋邊流水樹頭山

日暖銀塘散曉煙好花如睡柳如眠牀頭吹落殘書卷
無那春風太放顛杜詩曉來急雨春風顛

春日陸匪莪侍御攜樽約諸老友同遊東園

為憶名園好經過不厭頻山蹊行處熟風景到來新春
動禽魚樂林溪岫壑真巾車何用駕勝地是東鄰

暫借精廬憩峰西梵閣偏爐煙飄翠樾幡影落紅泉邃
壑閒僧得藤牀醉客眠自嫌心地雜難入遠公禪

發票行

去年丁亥逢旱災良田坼裂成荒萊芋羹豆飯苦不給

東江詩鈔卷十

三

紛紛填壑真堪哀 聖慈蠲賑恩邁古詔下歡涌聲如
雷江南歲漕減半額我州得留三萬石假令給散盡飢
民何難立起溝中瘠無如鼠雀會分肥官吏交通恣侵
食胥徒里長喜揚揚挨戶排門寫飢冊青錢入手始書
名大半空名點鬼籍官符火急催租忙鞭笞流血盡成
瘡大斛徵收小斛出強半已自歸私囊村民持票蹋城
關扶攜百里支官糧十日五日不得發忍飢垂橐仍還
鄉空使黔婁盡僵路誰如汲黯便開倉即有窮民沾斗
粟剋減餘存無好穀官侵踰萬吏累千無限奸豪各滿
欲盡奪飢民餬口饘飽充若輩燃臍腹可憐賑富不賑
貧官吏歡呼窮戶哭初聞 恩命盡欣欣千載遭逢堯

舜君竟使官糈餼饕餮 詔書挂壁徒空文嗚呼民
有苦向誰訴天門跌蕩何由聞

張汝貽招同諸友得月樓看梅

傑閣憑臨綺樹平紛披入眼亂瑤瓊初停宿雨如含露
薄護輕雲略放晴華月未升香雪皎斜陽微照玉鱗明
春愁黯黯方無那裁對名花意便傾

連朝微霰似絲飛勝引移期願不違美景漸迴寒乍減
霜枝無恙雨偏肥杖藜客竝春風到夢草人逢花信歸

慶餘新帶醉巡檐餘興健更穿竹徑覓芳菲 訪懷先所居

送周序三廣文之官宿松

棲遲莫悵廣文寒觸目風波吏道難官興蕭疎宜薄俸

東江詩鈔卷十

四

世塗荆棘羨閒官喜無案牘千重積況有雲山四面看
贈策繞朝無別語臨行惟是祝加餐

喜張慶餘遠歸

元瑜書記自翩翩席帽輕衫躍錦韉鄉里看人嫌面目
征途豁眼有山川去如重耳辭家日歸似蘇卿返國年
慶餘在外一十有九年知是惠連頻入夢一樽重得話花前同飲

江陰有劉伶墓按晉書本傳伶本沛國人何緣墓

在江陰蓋流俗傳譌耳陸侍御匪莪有詩予亦戲

和一首

五斗先生不愛醒何緣孤塚傍江汀阮嵇同散林間髮

賈郭閒看水上萍酒德頌萬物擾擾惟若江海之載浮萍惟有捧甕堪玩世

豈隨荷鋪便埋形猶嫌不葬陶家土化作人間盛酒餅

吳興泉臨卒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為土幸見取為酒壺獲我心矣見吳志裴註

同王冰菴太守遊虎丘

新晴曉色照樓臺碧柳紅桃夾路栽紫玉香魂餘斷磣黃池霸氣冷沉沉當年花雨生公席異代風流短簿才別鎖蒼琅珍館閱三春留待翠華來

懶扶衰病歷孱顏不厭頻過是此山地為人稠多點綴客因峰近好躋攀稍嫌遮眼朱樓迴獨愛憑欄翠陌閑偶駐蘭橈裁半日恩恩悔趁晚潮還

同憲尹步至虎丘後禪院觀玉蘭花

東江詩鈔卷十

五

綠坡動流矚玉樹森百尺覓徑入禪扉幽芬襲几席婆娑一院陰照耀半巖白託根蒼蘆林幸免劫火厄其初本一株若雷斧劈灼爍映講堂枝撐倚立石腹枵如空瓠幹挺如貞柏含如玉筍苞開如井蓮坼鳥剝與蟲穿吐萼轉鮮澤不受游塵縑平鋪截肪璧朝光亂晴雲夜影蕩皓魄傳聞植宋代歷年凡五百訶護似有神就視敢輕摘年年看花人雜沓交履舄花枝逐歲新人生但如客花閱人往來更換猶傳驛吾儕各長年流光真可惜不知日後來復煩幾兩屐

寄題甫里先生祠

東南奧區稱笠澤交匯眾水流洄漩湖山環匝地靈秀

異代往往生名賢甫里先生挺唐季鬱林廉石家風傳

從仕不屑蘇湖佐讀書獨遠春秋編維時有唐丁未造

鳳鳥高逝鴉騰騫閣官乘機竊魁柄強藩互噬紛戈鉞

衣冠禍至竝焦爛皆由頭上貪貂蟬先生脫屣塵埃外

宅邊讓水兼廉泉唱訓賴有皮從事筆牀茶竈相周旋

曲池常養人言鴨釣艇時引槎頭編每愛茗芽出顧渚

獨愁急雨沉湖田下視軒裳等糞土身超世網真神仙

彼哉群小六臣輩如蛾赴火蠅逐羶豈若先生保明哲

一竿投老江湖邊我昔扁舟過甫里漁村蟹舍環清川

柳毅神祠日賽禱天隨遺跡空茫然近聞廟祀重整頓

溪毛蘊藻能修虔清風亭子白蓮院不隨宿莽埋荒煙

東江詩鈔卷十

六

先生有靈如可作我願相隨和扣舷

哀群盜

時南浙有大獄捕索妖僧一念甚急

化日舒長萬國春可憐蛾賊自亡身菜傭妄想分黃札

牧豎居然祿絳巾豈有泉鳩藏帝子虛傳海島應盧循

歐刀狼籍真無謂空使山棚客笑人唐中岳寺僧圓淨結山棚勇士為亂

見唐書呂元膺傳

共道孤城漸合圍村坊白日駭旌旂但誇身手時無敵

誰料頭顱夜欲飛丹服泉袍裝鎧甲神鉦社鼓作軍威

紛紛結聚皆兒戲似戲何當觸禍機

雙鳳友人數舉詩會戲示四絕句

莫讀唐詩便賦詩拾來竹馬不堪騎水流花落春禽語

總是當前絕妙詞

無窮書卷總膏腴珍食尋求市上無餅肆漿家成底物
給鮮須出大官廚

休將剽竊作生涯醞釀詩書氣自華譬似遊蜂採花去
蜜成何處更尋花

顏謝才華並絕倫微分高亞只風神鏤金錯采非容易
那及芙蓉映日新

病中對雨

重陰晝夜苦淒淒雲壓茅檐水拍堤一片沈波喧吠蛤
五更長晦誤鳴雞牀牀屋漏頻移席處處牆傾半露棲
彌望溝塍成巨浸行人誰辨路東西

東江詩鈔卷一

七

一月都無兩日晴坐聽簷溜厭琤琮洪流忽訝憑空湧
曦曜偏從何處明葉底涼蟬暗不語枝頭乾鵲寂無聲
自憐懷抱長伊鬱帶霧蒙煙過此生

輓王隨菴先生

好學袁遺老更勤松牕薛壁足清芬才名共擬鄭三絕
翰札爭誇顧八分窮借文章消歲月閒將絹素寫煙雲
眼前耆宿皆零落詩墨憑誰壯一軍

風流前輩是吾師樽酒招邀每不辭氣味祇因文字合
追陪已恨暮年遲新篇初就頻相示舊學都忘愧質疑
先生每讀書有觴咏草堂裁幾日一生絕筆送春詩生

疑鍾手錄下問集小齋分韻
未病前數日識集小齋分韻
賦送春詩二章遂為絕筆

題張慶餘煙舫集後

急裝縛袴日馳驅文檄常供十吏須幕府清秋詩興在
休將書記比元瑜

北地沉雄南國清從來文士互譏評誰知江左風流客
仍帶悲歌燕趙聲

山川極目覽神州漢寢唐陵禾黍秋銅狄淒涼家國恨
可知平子善言愁

徙邊婦有序

里中狂賊三十餘人以罪見法妻子皆徙極邊株
送之日婦孺相攜慟哭過市路人皆哀之予為作
詩

東江詩鈔卷一

八

蕭何制法律婦女無嚴條獨有從夫刑死生無所逃哀
此裙襦輩孽尤非已招失身落狂且飲博恣遊敖酒食
偶見誘兒戲張旂旛豈知櫻重儻不保領與腰身既死
都市家當徙并遼幸免門屋誅寬恩荷聖朝生小不
出門何由識邊徼一朝見收捕魄喪精魂消爺孃走相
送牽袂羣號咷尚有懷中兒哺乳不忍拋亦有韶年婦
纖步頗嬌嬈背人拚面啼飛蓬首不膏仰呼蒼蒼天慟
哭秋雲高縱使烏頭白無由返江皋律非陰訟輕罪異
春橐勞遼水杳茫茫萬里程途遙雪花大如掌寒風利
於刀骨向窮沙埋齒為野火燒婦人豈預謀薄命隨所
遭寧嫁寡人子食糠且鋪糟禽鳥各有匹養雛得安巢

雙飛慎求偶勿逐境與梟

秋感

隴畔疎蕪早輟耕一年無復望西成千家敗屋容船入
四野涼雲共水平天外高風催雁陣樹頭寒雨壓蟬聲
銀河傾瀉渾無極綿歷三時不肯晴

余與匪莪侍御同日病瘡戲簡

與君忝同年境遇異苦樂君齒南踰艾精神正矍鑠吾
衰亦已久髡髮日凋落攝生勞逸殊願養豐儉各胡為
八月朔店疾並時作左傳註樂事獨我遺苦境若相約
聞君淅患輕暫過無停泊惟余最沉綿憑陵恣威虐隔
日脂髓搜竟夕夢魂噩忽如墜層冰撼牀振鈴鐸忽如

東江詩鈔卷十

九

陷爐炭著體沸煎灼陰陽遞乘除水火俄激薄吾聞爾
瘡鬼祖父良不惡雖為顛頊裔傲狠遭黜削中土不汝
容瘡水潛棲託偏乘高秋時跳踉騁一脚頗懾柱史威
欺余退叟弱炎涼類人情顧盼分前却吾將命符師丹
篆勅收縛沃汝以桃湯束汝以葦索兩家各清安二豎
逃冥漠同看中秋月舉杯對寥廓

戊子南闈榜發吾鄉竟無一人蓋從來所未有也
詩以歎之

秋雲漠漠黯鄉閭仙桂天邊望又虛充賦有期循故事
策名無分上公車臨時眼暗三條燭平日塵封一束書
孤負家人勞夢想寂寥依舊返窮廬

澶漫平沙出鉅公吾鄉文譽盛江東奔洲物望龍門峻
復社交遊鶴蓋通地氣何曾移岸谷人材直是少英雄
陳詩竟欲淪曹鄴殊媿泱泱大國風

次韻張蒿園病中作

襟被連朝朔氣侵窮冬蕭索轉難禁橫流吳地惟看水
翹首秦天不雨金秦時雨金標陽歲月況當道盡日飛騰無復
壯年心室中長物曾何有檢點猶餘挂壁琴

蕭蕭木葉早辭柯急景真如馬騫坡熱客怕逢飛蓋至
窮交且喜杖藜過耳鳴不為勤勞得作勞耳鳴見坐痺
翻欣暇豫多人世彭殤竟何別雙丸跳轉自由他

匪莪招飲北廬次蒿園韻

東江詩鈔卷十

十

十月霜風未入筵輕雲淡日似春天方池魚靜平涵月
老樹鴉棲暝帶煙落葉半依苔砌積野花多雜槿籬編
自慚小戶辭淡爵酒味何知辨聖賢

壽同年張春所學博

桂林同籍憶當年才命相妨老鄭虔得祿暫充博士席
到官仍泛孝廉船巡檐雜草看雙檜補屋牽蘿就一椽
回首燕臺甘息駕蕭齋坐對各華顛

詞賦聲華擅兩京文章江左重張衡好官自要爭年少
講席終須用老成荒砌雨多蒼蘚合春池水暖碧芹生
是非不到談經署卿相長安看弈枰

壽陸次公別駕

偶然鴻爪宦游蹤。早占青山鳥目峰。翠黛放歸身蕭灑。
緇僧留語坐從容。陶潛記裏秦人洞。秦系庭前晉代松。
忽聽燕臺馳信至。風雷漸躍許淵龍。

朝衫久卸別鷗行。陸展猶然鷗未蒼。鶴背身輕步履便。
龍鱗樹老歲華長。尚多酬應交游在。難免經營善事忙。
不信春秋亞劉鄭。風流可入少年場。香山七老會劉真
鄭據皆年踰八十

佛日同胡馭洲蒼期舍弟震侯集雪公禪室

小橋通曲徑。幽賞入精藍。豆莢嘗新美。旗槍試若甘。
道風諸剎應。佛日老夫貪。杜詩老夫貪佛日若許從聽法。還來結草菴。

開河行

東江詩鈔卷十

十二

朝開河暮開河。要令斥鹵回盤渦。朝點夫暮點夫。里胥
追捕如亡逋。當今聖主仁如天。濟河本爲利農田。與
作兼存救荒計。鳩工盡發水衡錢。嗟此河夫多菜色。晨
餒何能待日晷。五月官錢半未頒。爾有肉糜從爾食。千
畝萬鐻聽鼙鼓。三丈河身八尺土。不辭露體遍塗泥。可
奈淋頭逢凍雨。樹上愁看逐婦鳩。桑間已有催耕扈。歷
久河工未告成。農事匆忙漸旁午。縱得青錢給一餐。待
舖不救妻拏苦。更遭官長日巡功。筆撻疲民恣訶怒。非
關民力急工程。自爲皇天不肯晴。未看翠毯盈疇潤。早
見紅榴照眼明。尚作官身繫河上。何時壠畔得歸耕。昔
聞周夏兩名臣。周文襄公忱夏
忠靖公原吉疏濬川渠決滯壅。遍從

水道訪曲。折輕舟屏從泊河濱。時入茅檐諮利病。村農
共許話艱辛。澤被東南三百載。到今功德未全湮。嗚呼
大賢久不作。爾曹誰復知經綸。今日河夫盡斃獨背似
土牛耐鞭打。幾回持索請官糧。官糧早飽官胥腹。重脰
方憂疫癘生。獨澆水淤泥又濁。自是農夫性命輕。誰能
久候官倉粟。但願功成早放歸。急向田間叱黃犢。

逐疫鬼

東江詩鈔卷一

十三

仍歲罹旱潦。民物皆凋枯。害氣蒸疫癘。比戶遭毒痛。蚩
氓信機祥。安問扁與盧。謂逢梧丘鬼。爭謁桑田巫。巫言
神譴怒。性命在須臾。賣我粟與布。典我裳與襦。亟往市
酒肉。人鬼恣啜。舖送巫方出門。已聞升屋呼。猶言祈賽
遲。神心終不愉。不悟老巫詐。惟咎失緩圖。憐此一日禱。
早廢十畝租。疑心畏瞰室。眩目見張弧。臺駘豈爲祟。夔
罔爾何需。奔走譁伯有。叫譟驚良夫。豈真山鬼靈。實由
民俗愚。吾聞神正直。水旱有榮寧。索食嘔泄間。此理誠
已誣。壽命乃由天。運盡歸黃墟。鬼豈能勝天。天關殲無
辜。詎無麴卿劾。亦有長房符。厲階首巫覡。收縛投江湖。
游光及野仲。惡鬼名見張衡東都賦次第行天誅。桃湯遍灑濯。葦
索任鞭驅。蒼生得安帖。萬物咸昭蘇。

夏日雜言

雙丸迅景任推移。又是恢台盛夏時。樹底涼生風剪剪。
日邊雲過雨絲絲。紅塵席帽馳驅罷。清簟方牀坐臥宜。

老去光陰須愛惜殘陽西下莫嫌遲

三徑蕭條斷往還。不材只合任癡頑。標生山曲終能老。蘭植門邊恐被刪。人世坦途無過拙。貧家生計莫如慳。廉泉讓水平安地。消受餘生一味閒。

喜雨

飢者思得食。病者思得生。兩年逢旱潦。斗米如瑤瓊。今年蒔種早。仰望足香秔。如何日杲杲。值此一月晴。禾苗雖未槁。農夫已心驚。亞旅半空腹。採掘及蕪菁。飢荒生癘疫。輾轉纏疲氓。甘雨倘後期。良田應輟耕。幸及六月杪。豐隆忽發聲。陽烏竟潛翳。陰鳥已和鳴。山雲既樓起。凍雨旋盆傾。高下竝沾溉。溪壑皆渟泓。庶使飢腸慰。亦

東江詩鈔卷十

十三

令病體輕定。知倪清河殺犢陳孟觥。

見三國志管輅傳裴註

喜聞

桔槔罷預想。篝車盈何必。束廣微祈禱。通精誠及時膏。潤足先秋枕。簟清衰年寡。嗜欲萬事了。不營所急惟饅粥。水旱頗關情。霑澤賴蒼昊。蠲租感聖明。一飽復何憂。鼓腹歌昇平。

題顧退山太史扁舟圖

吳中富山水。隨處足遊賞。自從官京師。眯目憎塵埃。月俸粟一囊。未能飽廝養。幾人到三公。漫作青雲想。一夕夢滄洲。春風動蘭漿。暫辭承明廬。歸侍扶風帳。吳山故青蒼。吳水仍浩蕩。山水如故人。別來幸無恙。黃篾一舟輕。涼颼吹五兩。綸垂帶客簪。橈舉鳴孤蔭。蔭蔭謝將迎。

抽簪脫羈鞅。定知萬戶侯。不敵五湖長。

客有句余致札當事者。詩以曉之。

故人音問斷。雙魚羅雀間。門久寂如時。貴難看油幕面。

畏途防瞰。憤籠書。見三國志崔琰傳裴註地幽自喜交遊少。性懶

從教官長疎。任是子公多氣力。寒灰何處借吹噓。

地從涼燠變交情。守分無如百不營。白髮蕭疎成野老。

絳紗黯淡隔門生。性慵恥更通干謁。身隱人誰憶姓名。

一自滄江高臥後。久無書札到公卿。

中秋夜無月

壯歲逢茲夕。高懷寄嘯歌。雲停吹玉管。月出漾金波。暮景歡娛少。溪居寂寞多。本來無勝賞。閑影任姮娥。

東江詩鈔卷十

十四

抱灌軒秋興

我來當歲首。細雨梅花寒。時方積稔後。民物皆凋殘。臞頽顏都墨。短褐身不完。蕭寺行糜粥。觸目為辛酸。今我復來斯。桂枝發華丹。禾菽被原野。炊煙起林端。木綿吐衣絮。新杭足晨餐。閭閻得一飽。我心有餘歡。

雙鳳桂花歌

丹桂傳來天上種。土物由來說雙鳳。灌植家家各滿畦。穠香郁烈秋風送。遠近挈舟為買花。傾貲不惜金錢重。別有虬枝偃蹇斜。百歲根溪移不動。花殘幾日墮芳茵。瑟瑟珠璣委陌塵。採香客到猶論價。收來金粟每盈囷。千杵春勺香不死。雜珮纓囊巧製新。當年舊族傳科第。

意氣爭攀月宮桂，儒生宴罷鹿鳴歸。天香飄拂秋容麗，
亭榭留賓競舉觴。氤氳花氣沾衣袂，只今嘉樹尚依然。
人物凋殘風俗敝，池園荒涼資景多。姮娥老去樹婆娑，
仙根剝斷吳剛斧。吁嗟奈汝桂花何。

和周礫園移居

何處無環堵，幡然別故居。殘書猶滿簾，家具不盈車。
綠借鄰畦樹，青滋屋後蔬。王維南垞近，暫憩即吾廬。
近水庵所居

庚寅元日齋中讀書

童稚游鄉校，歲紀庚寅年。今復逢茲歲，擘鏡憎華顛。
仕學兩無成，流光忽徂遷。三載冬無雪，遍地生蟲蟻。
遭逢

東江詩鈔卷十

五

堯舜仁頻年，井稅蠲昨夕。布帛雲琪花，舞遙天。今朝喜
微晴，簷溜仍涓涓。雪消疑澍雨，日薄猶含煙。其占為豐
稔，農書古所傳。災年幸忍過，何愁食無饅。閒門早謝客，
暫免塵累牽。卷帙分左右，千載得沂沿。抽擇隨吾意，菁
英恣掇擷。陳言未敢厭，反覆乃益鮮。追憶童冠時，歷歷
猶目前。所苦雙眸暗，臨書誤丹鉛。神智似未耄，聰明若
可鞭。譬如重鼓篋，新硎試攻堅。願師表伯業，餘生託殘
編。

問礫園病

契闊經旬久，知君尚臥疴。吟懷猶似舊，眠食近如何。
藥想隨時減，花憐委地多。牀頭留宿釀，重待杖藜過。

猛虎行

嗟爾南山白額虎，吮血磨牙同饕餮。橫行不畏卞莊來，
側目偏逢甯成怒。舐啖山林百獸空，虞人不敢施機弩。
負隅憑險更誰撓，尾如竿矗閃雙睛。哮闐一聲崖谷裂，
爪距忽展熊羆驚。山下婦人空慟哭，路中俚鬼解逢迎。
蕭條曠野無行跡，食人猶肯留殘骨。白晝頻看恣攫拏，
豈惟月黑憂搪突。填腸滿腹心何極，野兕山羊爭竄匿。
却訝如人仍著冠，那堪怙勢還添翼。雄視眈眈肆吞噬，
憑威何日遭急縛。短衣李廣尚騰傷，挾矢裴旻終膽落。
嗚呼造物何不仁，產此惡物戕生民。入戶逢昆猶必噬，
攔道排門豈擇人。麋場兔窟搜求盡，愁殺西郊獨角麟。

東江詩鈔卷十

六

為陳滄洲太守危之也

題李謚菴狀溪草堂圖

誰做王維畫，居然白石涯。雲牕延遠岫，水檻替浮楂。
絮墮臨池柳，籬通隔岸花。江天放眼濶，詩思入煙霞。
但喜披圖見，無緣躡屐遊。泉從治父浴，渠合狀溪流。
留樹休添屋，看雲更上樓。風塵人競逐，吾道在滄洲。
嬾踏城衢路，偏耽野興饒。穿池通活水，接屋當溪橋。
藻密魚爭聚，花繁鳥競招。好朋來二仲，清酒正盈瓢。
標格山庭秀，何當巖壑間。脫冠便散誕，坐石聽潺湲。
此地真堪老，如公豈得閒。他時猿鶴怨，終恐掩雲關。

東江詩鈔卷十

東江詩鈔卷第十一

太倉唐孫華實君豪

受業陸

師巢雲編

春雨

黯淡過三月芳菲逐逝波春淡晴色少夢覺雨聲多零
落憐花嶼青熒浸麥坡遙知隴畔水汎濫比秋河
清曉臨書幌輕寒擁褐衣蕭閒覺晝永冷落放春歸鳩
婦鳴相喚鶯雛濕不飛村廬應更好新水漫漁磯

同諸公集汪見三園亭

勝地頻招引春風歲有期人多前度客花似去年時露
浥歌紅重煙淡暗綠滋晚涼仍徙倚正愛雨如絲

東江詩鈔卷十一

登臨容我輩卜築自前賢煙水空濛地風光淡沲天峰

高猶自昔樹老不知年指點遺踪在依稀認輞川即今山故基

抱灌軒雨後喜周樂友胡馭洲至

城居厭喧囂偶此來村園偏逢三日霖林色沉煙霧朝
聞鳥聲歡風光生草樹陰雲漸解散淡日始穿露新葉
綠生香殘花紅尚仆夏氣換恢台芳春黯然度暫愜塵
外蹤得散園中步幸逢二仲來清談豁心懷

村園月夜

樹靜風初欽林空月易生暝禽棲正寂露葉溼偏明燈
火鄰廬影宵鐘遠寺聲悠然塵世外暫遣此心清

壽周礪圃八十

衰年苦索居老伴餘幾箇不嫌閔叔貧得蒙周黨過濁

醪常共斟新詩亦時和憐君守章句時命每相左有屋

補牽蘿無田種香粳身僅託雞棲力不任馬磨茅茨捲

秋風溼煙蒸土銼曾聞昔名賢畢生遭坎軻商歌原憲

寒霖雨子桑餓但留堅白存且免緇塵浣君心自恬愉

志不因窮挫偃仰丈室中悠然天幕大新婦能共養稚

孫自督課杖藜恣游行頗不耐安坐引滿過三爵談笑

傾四座耳從昔年聾腰愁再拜菱音挫出禮記今年躋八十

小疾因勞瘁幸免二豎催似有神明佐寒愛南榮曝涼

便北牕臥已知四體和終期百祿荷賦詩陳短章聊當

羊酒賀

東江詩鈔卷十一

婁江

一綫婁江阻百川東南旱潦已多年九重自訪河渠

策羣吏爭分內府錢淺溜可容巨觚入水門空有積沙

填只今白蜺湖橋路史記正義蘇州東南有白蜺湖早見黃泥擁

石田

疏淪功成記夏周明夏忠靖公原吉周文襄公忱遍穿畛陌費咨諏當

年俱賴名臣力今日徒煩聖主憂誰念窮黎勞畚鍤

但教黠吏算牙籌導河本自需賢哲肉食何知預遠謀

久旱酷熱立秋後一日得雨驟涼志喜

盛夏久不雨經月苦炎燄人愁鄭火焚禱想魯廷暴呼

嗟憫三農焦灼及九穀商飢引素秋光景變一宿雷聲

忽殷牆雲起俄成族初零似散埃少頃疑翻瀑皇天富
膏乳轉盼滋滲漉甘霖浹禾苗餘潤沾蔬藪早起看庭
樹老葉換新綠枕簟生微涼睡夢得清淑甦如出釜甑
快若解桎梏雖未極滂沱諒各分霰霽造物本無私人
苦不知足體似御風輕穗看迎霜熟二頃苟無憂長謡
聊鼓腹

毛鶴汀招同諸公南園看黃葉

閒園蕭槭似村墟猶似吳江未落初長養輪囷因地僻
掃除穠綠覺牕虛霜輕坐愛林容澹風定橫穿日影疎
幸有高朋能載酒長年何用重增歎古諺木葉落長年悲
城南水木舊清華烏柏經霜樹樹霞驚鳥未衝危葉墮

東江詩鈔卷一

三

寒鴉猶戀夕陽斜連蜷已老三桂冷豔全勝二月花
虛館當年慚問字一丘宿草憶侯芭末句追傷熙載

吳歛為陳滄洲太守作

我行適吳會散步城東隅道旁數老叟相聚羣嗟吁問
叟何所苦言出涕淚俱皆言太守去誰與活焚孤吾吳
實皆窳謬稱財賦區民風競華靡外充中固癯太守躬
儉約牲魚絕庖廚令行風偃草誠感物自孚屬吏知畏
法無敢輒恣睢太守未來時戈鋌伏萑苻自從太守來
大澤無鳴狐太守未來時競勇擅相屠自從太守來椎
埋散奸徒吳俗好爭訟投匭工詆誣自從太守來水城
潛亡逋吳俗尚飲博繞牀叫梟盧自從太守來間巷息

樗捕吳俗喜淫祀靈談舞陳珠自從太守來祭賽斷妖

巫前此府帖下遣吏督征輸太守緩征歛州縣稀尺符
吏胥作蠹賊公帑任穿窬太守嫉奸蠹宿弊剗根株太
守多微行清夜穿街衢競傳太守至滅燭掩門樞搖手
相禁戒汝莫逞狂圖遂疑一太守化作百千軀白下昔
罷官攀號沸通都徵拜起徒中歡呼溢吳趨忠信達上
下撫軍實醇儒從容論民瘼指臂交相須生逢堯舜世
永願歌含哺不知坐何事解組忽須臾跼廉吏則貪反
覆何所無嬰兒奪慈母誰憐泣呱呱我聞父老言惆悵
心煩紆安得百太守遍使窮民蘇一朝嘿嘿去叫天真
無辜天門開誅蕩九閭或可呼誰能鳴鼓諫慷慨伏青

東江詩鈔卷十一

四

蒲終望太守還整頓起凋枯我言匪敢私聊足備吳歛

官倉

今年窪土半汙萊惟有高原存秔稌并賦常憂不足供
敢望私家餘二鬴俄傳府帖下徵糧稅長間氓走旁午
月令曾聞較斗甬周官嘉量銘辭古民間出入尚須平
何況徵收自官府斛式製自崔中丞頒行實由元世祖
至元間中丞崔彥始製斛式口狹底廣至今用之不改
口狹底廣至今用之不改尖戒多取倉場斛多浮滿此式遵行四百年一旦奸胥
敢變侮爭詫今年斛製新上下均平如甑無斛面高堆
輒數升悉委倉夫操量鼓曲禮獻米者操量鼓孔疏鼓
二斛者胥使倉夫如使奴指麾總奉胥為主民間粒米

重於珠。載向官倉賤如土。早時賤價胥折乾。盡剗窮民
臂血補胥富。全看金穀輕。民窮甘受鞭笞苦。狼籍倉場
填淤泥。穀飛眼見都成蟲。穀之飛亦為可憐小戶闌晨
炊。破竈無煙轉空金。盡見左傳

歲暮方窘揆少司空自都門遣使餉金

寂寞林棲地。窮陰歲暮天。人方臥雨雪。使忽到幽燕。封
裏金盈百。間關路幾千。門牆多少士。寥落竟誰憐。

冬日有憶

析居弟妹並艱難。生事蕭條歲欲闌。望我為官仍偃蹇。
憐渠失路各飢寒。勸酬長願歡顏共。杜詩弟勸兄肥瘠
誰能冷眼看。激水西江那可待。且分園粟續晨餐。肅何怨嗟

寄題三賢祠

在泰山下祠宋
孫復石介胡瑗

五

泗水流湯湯。泰山高峯律。地靈鍾至聖。萬古開日月。名
教示隄防。人倫樹圭臬。微言雖久湮。遺經資誦說。所以
後來者。興起多英傑。矯矯孫夫子。山棲自怡悅。春秋著
發微。大義得昭揭。徂徠石先生。函席參諮決。正氣觸奸
回。危辭奮筆舌。聖人取狂狷。此道未宜缺。同時安定公。
師友相劇切。十年不歸家。俗累非所屑。至今投書澗。泉
水自清冽。三賢實鼎峙。高風表截業。誦法惟周孔。許身
並稷契。運窮有退藏。識定無緇涅。講道尊聖經。議禮恥
綿蕞。巖巖泰山阿。清芬未歇絕。康成有黌堂。高朕祠石
室。三賢留遺蹤。豈宜就埃滅。江夏今儒宗。詞源傾溟渤。

持衡聖人鄉。玉壺湛水雪。文章起積衰。景行仰前烈。謂
此三君子。才品各超越。上溯先聖傳。履道得門闥。下開
濂洛宗。經涂示軌轍。訓士先綱常。植之在氣節。任道貴
高明。三賢洵邦傑。使之厠聖門。詎慚兩廡列。下教飭所
司。建祠枕山窟。棟宇丹雘新。芻蕘繁潔爰。俾魯諸生
俎豆得時設。清風激懦頑。庶以俟來哲。

汪見三招同諸公看花園亭

遲日招邀勝友同。乍暄偏愛薄雲籠。華筵漸減前年客。
艷蕊仍翻去歲叢。碧樹暝含垂葉雨。綠池吹縹落花風。
人偕春燕如期到。常定尋芳三月中。

嘉招每歲趁芳辰。雨後林亭眾綠新。寶砌丰茸驚五色。

夏江詩鈔卷一

六

錦幃嬌冶殿三春。何當綺席容衰老。且賀名花得主人。

最有陸倕忙未了。谿堂暫遣一抽身。匪義後至

題宋荊州太史出塞督運圖

聖人德化遍九埏。薄海內外無烽煙。忽聞公膺肆跳踉。
天子赫怒親臨邊。臣僚相顧各蓄縮。誰肯慷慨隨戎
旃。廣平太史本儒者。請行獨在羣公先。繫纓夙有終軍
志。授鉞曾無竇憲權。帝命輓輸出中路。車馳轂擊聲
喧闐。躍馬腰弓氣勇決。急裝縛袴身輕便。赤日或行身
熱坂。酸風或渡層氷川。臨溪或入崢嶸壑。登高或上嵯
峨。巖砂飛常苦塵眯。目雨甚仍憂泥沒。羈有時獨夜營
門立。刁斗無聲秋月圓。回首家鄉渺何許。聽殘蘆管不

成眠揚鞭一抹飛狐塞按轡頻過飲馬泉惟爾儲精來
獨早履危蹈險無稽延適當西路呼庚癸糧車忽到旗
門前轉輸能濟將軍急膽略誰笑書生孱馬騰士飽各
致力蛾賊一掃謳歌旋相門出將古亦有王式豈逐隨
何肩唐名將王式軍相王起之子功成歸來仍袖手殿廬視草趨花
磚傾身出赴艱難會忠貞世篤由家傳他日磨厓紀威
烈須君大筆銘燕然

題晉陽遺像

吾宗帝堯後分支有唐杜自宋質肅公苗裔遷南土移
居鳳里始何年累葉衣冠不乏賢始從薄宦露微祿後
來科第仍蟬連父子相承兩御史繡斧威稜推直指鄉

夏江詩鈔卷一

七

黨爭諍世豈堂晉陽堂名榮華不羨鳴珂里群從翩翩多俊
英明經鄉舉各蜚聲謝氏封胡俱競爽王家養炬盡知
名此日休明達盛世丹轂朱輪踵相繼子弟惟知課菽
文世途只解尊科第於今徒向畫圖看長身突兀惠文
冠年來耕鑿安時論當日威儀尚漢官鳳里荒涼堪歎
息四姓堂前總荆棘郊唐周顧鳳里謂之四姓吾宗猶幸守敦龐本
分生涯習耕織詩書雖已遜儒風稼穡猶無慚祖德巍
哉畫裏各簪紳清門爲庶只長貧先朝賸有魏公笏老
輩仍看郭泰巾遺經一卷籤勝在繩武終須望後人

學山園紫藤歌

學山紫藤森十丈蟠根偃蹇虯龍狀爛熳花開穀雨天

誰數王家紫絲障靜異堂前翠幔張花時士女紛來往
百寶攢成瓔珞裝千條倒掛流蘇帳清河兄弟盡能文
四子聲華海內聞緇髯丹顏竝年少我亦差肩張一軍
銜杯歡笑多名俊酒香花氣共氤氳綺樹懸燈添焰耀
落英拂席每繽紛荏苒年光疾過鳥花枝如故人今老
季子先鳴偏數奇諸兄失路同潦倒只今相次掩黃壚
霜露淒涼悲宿草不材憐我尚全生恰似孤桐半枯槁
學山臺榭總傾欹獨有名花似舊時當年同調人何在
每到花前輒淚垂滋培百歲非容易勤囑東君好護持
待看園林回氣象莫教風雨便離披

茗上張子宏輓詩

夏江詩鈔卷一

八

昔我先君子時推井大春書堂張講席五經自紛綸在
遠走贅幣下帷茗湖濱維時明代末浙水未風塵居停
有張氏族大盛親姻延迎請受業具禮肅主賓翩翩三
學子頭角皆嶙峋精廬列文史饋饌羅肴珍晨牕細帙
展宵檠函丈親季子年最少學藝日益新君家正饒樂
儒冠比簪紳歲收數千斛紅粟常盈囷蠶桑餘美利繼
絲白於銀方期拾科第橫海躍奇鱗豈知兵火後家道
逢遭迤訪我西湖上話舊含悲辛田疇多易主荒廬長
荆榛賴有肘後方療療頗如神先子昔尚在多君屢來
詢先生伏勝老弟子原憲貧相對各如夢恍疑劫後身
燈前一杯酒感歎還霑巾先子既下世嗟君亦長淪通

門老兄弟繼見渺無因聞君有佳壻文行皆溫醇門楣
幸有託半子情尤真因風寄哀辭庶代生芻陳

息廬詩有序

予苦無書室辛卯秋乃於堂西隙地構屋兩楹至
冬落成取陶淵明詩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之句顏
曰息廬而紀之以詩

藤梢棘刺早芟除一室窺成苦蓋餘來日無多真逆旅
此身現在是吾廬偶眠木榻宜清簟小憩藤牀當軟輿
留得碧陰高覆屋桐花晝靜好攤書

馳驅塵土厭勞生身世從今百不營就繭已同蠶竝老
壘巢恰比燕先成閒將無事當調養病費扶攜罷送迎

東江詩鈔卷一

九

漸喜暄和春晝永雀羅寂寂掩柴荆

空庭初罷斧斤音簾閣悠然小院淡差喜眼前無俗物
從他世上有機心室早何用糊賴壤樹老猶能布綠陰
近日光風看漸轉枝頭早已語春禽

老謝經營願息肩飢思一飽倦思眠髣髴絲禪榻消長日
席帽征車憶往年微雨乍迎挑菜節淡晴已近放梅天
莫嫌室小常妨帽也勝張融岸上船

庭前初種玉蘭一枝數日花放

階砌名葩市上移俄驚瓊片早離離含苞已喜風吹散

綴玉曾無雨點纖玉蘭經雨即敗種樹暮年貪帶蕊看花老眼

愛卑枝只今出檻剛三尺照坐搖光待幾時

客談維揚事有感

檐帷檠戟集揚州將謂根株次第接祇有蜩蟬喧永日
曾無鷹隼擊高秋燒詞未肯窮梁獄泣玉翻憐作楚囚
惟是鎮牽將告竭柳隄錦纜尚淹留

重有感

孤寒何路望吹噓餘事文章直土苴按事莫循三尺法
求名枉讀十年書鼠因憑杜熏難入魚失吞舟網尚踈
從此麻衣休再著好焚筆硯老樵漁

持衡浙水昔停鞍秋榜初懸列郡歡仕版策名誰宦達

貧儒得路總艱難盈川一令憐楊炯翰院三年痛呂安

余所取士胡紹安呂葆中皆奇才胡仕縣令早夭呂及第三載而歿其餘名士物故甚多莫怪高貲

東江詩鈔卷一

十

居上選從來寒士命多寒

贈曹浩修學博

東阿才筆擅風華偶過江城展絳紗海上秋風三頃稻
檐前春雨一簾花同官恰喜逢鄉里攜室偏欣傍外家
塵尾翛然簿領外絕勝打鼓報晨衙

鳴珂奕葉舊家聲小試儒官長一覺性為好閒宜仕隱

瘦因病肺轉神清郊公自愛登牀壻謂麓甯氏羣推應

宅甥謂補亭問字客來聊破寂籬邊花下有逢迎

驚粟花

主人池館似山家爛熳階前錦被花驚粟一名錦被花風裏柔

枝欺芍藥苞含香粒敵胡麻栗留影裏垂蕤重驚粟一名黃栗留

見詩
桑扈飛時拂檻斜長共虞姬墳上草年年春日關
鮮華

夏至日同朱文博吳符鄴小飲忽風雨驟至涼甚
虛堂長日共飛觥莫厭貧家瓠葉羹急雨平銷三日暑
涼風早送一陰生喜無熱客來衝酒幸有清言爲解醒
遙想田間溝水足新秧千頃綠雲平

六月初一日初聞蟬聲

中庭有樹葉密風颭颭新蟬忽試響翳影聞啁啾鳴
聲猶未高時作還復休蟬壤尚未知即蟬壤且免搏攫
憂嗟汝飲露腹嘒嘒復何求時至發微籟旁鳴豈自由
周官考工記有以旁鳴者鄭註調規屬人皆憎此聲觸耳增鬱攸寒暑自

夏江詩鈔卷一

二

歲序於汝復何尤猶勝俗客談登堂滿伊優敢嫌此物
聒轉覺吾廬幽

恭賀太原相公四十韻

神誕崧高秀光分昴宿精三台看續曜四葉實鍾英交
讓盈朝陸歡呼溢里閭堂餐蒙賜饌鼎味待和羹觸石
知雲起崇臺得柱擎公侯終復始喜起又重賡爰立符
公望疇咨簡聖情功名應丙魏家世本韋平憶昔神
宗代遭逢國運亨夔龍時正滿金虎隙潛萌屹立清流
幟誼誼國本爭先公秉鈞軸羣議正簧鳴拱默歸宸斷
維持賴老成元良仍不改已邇訖無驚太史神僊質鴻
文賈董名奉常推盛德鄉黨決仁聲耄老心彌肅崇高

志不盈孫謀傳孝謹儻約戢縱橫天姬揆籌應神光照
社明槐庭滋舊翠蘭錡潤新榮累世儲祥久吾公應運
生環階紛玉樹拔地一金莖志氣青霄鶴文章碧海鯨
早年登蕊榜即日上蓬瀛校士持公鑒羣材服定評周
防惟恪慎器度本淵泓密勿叅三事迴翔遍六卿爭先
看捷足拾級但徐行遇合逢千載交孚總一誠王商真
漢相召奭實周楨世烈存遺笏先規凜鑿楹澄陂千頃
潤廣厦萬間宏多士歸陶冶蒼生仰覆幬坦懷忘喜愠
順運絕經營鄭驛賓常聚盧家瓠每烹誰知綸閣啓猶
似翰林清相業曾孫繼興門盛事并登庸猶矍鑠後嗣
况崢嶸泉石今如故池臺舊不更待公濟時了綠野得
逢迎

夏江詩鈔卷十一

三

都憲揆公書來訊余近狀兼索所著詩文

羅雀間門斷往還忽來遠訊扣柴關故人已在雲霄上
往事追思夢寐間豈有離憂吟大澤更無撰錄貯名山
叢殘敝帚留餘在幾度遲疑手自刪

頻煩書札慰沈淪誰似君侯氣誼真自愧衰殘成長物
從來富貴易忘人長門賦飲食樂而忘人久知趙壹悲無用敢望

桓譚賞絕倫聞道金閨多著作何時刊布國門新來書餘偶暇習氣未忘時復濡毫弄墨

懷舊詩有序

吾友朱廷一先生經苑康成人倫有道升伯起之

席庭筵三鱸折少府之鋒談推五鹿博物過於壯
武多聞邁於胥臣直比朱紘曾無委曲瑩如白璧
不染緇塵余誼參密戚居託比鄰游聚每在一堂
往來不逾數武周黨之過從閔子止有清談慧曉
之居竝張融皆臨流水何意日斜庚子歲厄已辰
訪劉燾之居猶存老屋過斛斯之宅僅睹斷橋所
幸韋氏經文皆傳令嗣中郎書籍不付他人先生
子若孫並爲高才鴻生英英濟濟復有興者其在
斯乎長君商求執義吾門而商求之子文博復館
子家訓予兩孫蓋通門交好於今三世矣而予視
息人間塊焉尚在聞山陽之笛淚灑陳根答秣陵

夏江詩鈔卷十一

三

之書事違幽壑撫今感昔爲之愴然因作詩三章
以抒懷舊之思且以誌世好於不忘也

經術紛綸并大春鬚眉歷落見長身游如莊惠微言合
情較劉盧世誼親山館藤花常縱飲寺門流水記芳鄰
只今未契多年少誰比朱雲是故人

謝庭猶喜長蘭芽生小崢嶸頭角誇春雨閒園滋菜甲
秋風客路踏槐花鑽窮靈簡承先世荒盡菰田傍外家

此指
商求

慚愧執經三十載曾無奇字授侯芭
講帷暫屈課兒童方雅居然大父風聰悟那能晞少蓋
少蓋到
侍阿翁多感譚經常不倦宵分猶剪燭花紅

此指
文博

夏日漫興

日長無事亦悠哉一飽無營萬念灰正欲分秧時雨至
裁思舉扇好風來牆頭積潤多生草階砌逢雲遍上苔
莫爲閒居愁執熱征鞍何限觸黃埃

每愁夏令轉恢台忽聽狂飈殷若雷聲撼屋山吹瓦落
怒移滄海挾潮來飄蕭梧葉先秋墮狼籍花枝委地摧
造物祇應憐老病一涼暫遣赤燄迴

旦起身輕便葛蕉晚來無計度炎燄百年光景催風燭
一日精神異暮朝蒸酒生平都不解坐眠長晝總難銷
欲邀好友同清話直待涼秋對沍寥

鬱鬱裁過又驕陽果日當空畫景長稍喜門閒多鳥雀

夏江詩鈔卷十一

十四

怕聞客至理衣裳人思解渴調冰水農說宜禾要熱湯
月令燒雞行
水如以熱湯行
自是天行有常度更求何地占清涼

憶昔平津講席淹祇憑吟咏度朱炎泉聲月色多臨砌
嵐影林光半入簾弟子已登霄漢迴先生仍就草間潛
久知龍蠖皆前定古井無波心自恬

讀王抱翼小山詩集

環寶積瑤圃名材出鄧林我昔游京師同志合朋簪姜
查才最雄夏重風標並欽欽湯吳矜綺麗西齋霞裾異
纖紅惠子善用少溪惜墨常如金宮生慣用多堂累斛
傾奇琛而我愧黠淺異苔託同岑聯轡或朝詠刻燭多
宵吟有花輒共賞得酒無孤斟自從歸閭里曠隔如商

參獨倡無與和寂若秋蟬瘠暮逢王子蓬蘽肯見尋
三復小山詩知君用意淡抗志必師古吐詞非諧今孤
相應律呂泠泠聞玉琴大雅久不作由茲暢元音如聆
鸞鳳嘯蕩彼龜蠃淫昔游各鄉縣蹤跡異飛沈今適同
里閑時時得披襟斯文紹前哲非君諒誰任我老久衰
退斂衽徒傾心努力期千載榮名非所欽

題蘇苞九進士濯足圖

秦川公子擅文章京雒多年跼舉場灰洞何人嫌溷濁
謂北燕南之間塵土益積煙波有地自清涼芒屨久厭
塵沙汙布韞曾憐道路忙賴是谿邊留釣石尚湖春水
即滄浪

東江詩鈔卷一

五

重九後四日招王冰菴太守陸匪莪侍御王潞亭
省曹周廷五孝廉吳紫眉明經飲菊花下

秋風動羣芳金菊方紛披人情競賞逐珍重比瓊枝城
南賣花叟種花當耘耔朝治復暮灌搢搢常忘疲不惜
半載勤趣此一月期我非抱甕人而又無場師不若竢
其成盈擔野外移羅列茅齋中端坐翫華滋豪家貴名
種重價傾金貲物尤不易購花開常苦遲賞愛貴目前
芬芳須及時安能待歲晏凜冽對幽姿李娟及張態妝
飾且隨宜何從訪傾城毛嬙與麗姬晉宮選長白亦各
鬪蛾眉繁英照素壁燈影搖參差天氣適暄暖明月映
簾帷花光正燭煜淡盃且莫辭寒風行悽戾衆卉日變

衰老至厭幽獨有酒思共持惟願常聚首年年醉東籬

題黃硯芝太史黃山採芝圖

黃山峭崿撐高空號爲天都帝所宮飛瀑倒懸白練影
曾厓削出青芙蓉浮丘十里梅花路峭壁千尋石筍峰
鍾爲人傑皆卓犖散作靈草多丰茸江夏先生神仙伯
風標儼是餐霞客五雲瑞靄應臚傳一日聲名歟烜赫
高情偶厭承明廬拂衣便躡阮溪屐聞道丹萼巖畔多
朝暎耀采光翕絕何必黃精始療飢松根三秀長華滋
始信峰頭石崩劣容成臺下路透迤手攜筠籠恣采擷
科頭露紒風披披吾知圖畫聊爾耳赤松洪厓豈所期
君不見當年四皓逃秦祿長揖漢皇義不辱先生遭際

東江詩鈔卷一

五

值昌辰論道經帷資啓沃露嶂煙巒難久居駟馬高蓋
無傾覆見四皓歌直省重吟紅藥篇商山勿唱紫芝曲

東江詩鈔卷十一

東江詩鈔卷第十二

太倉唐孫華實君橐

受業陸一師巢雲編

題孫大承三峽品泉圖

尊人曾為什邡令

大蓬山下古侯封今為小邑方百里白雲縹緲隔親聞
孫郎定省舟曾艤蕭條廬井少人煙落日西風弔雍齒
歸裝并少胡威絹只有江泉味甘美吾聞巴峽江驚急
幸遇澄泓平似砥一葉扁舟破渺茫兩岸層巒環剌施
筆牀茶竈兩童攜黃篾輕舫一箭駛鏡裏清川綠可輟
船頭疊嶂青未已中流自在片帆懸浪細風柔吹不起
美酒何須載兩頭石鼎颺颺聲入耳一酌名泉兩腋輕

東江詩鈔卷十二

虎跑中冷那可比却嗤陸羽是吳儂一生未啜巴江水
送張萬園廣文之官宿遷

莫因俸薄感華顛絳帳風規要長年七錄共知家學在
六經多藉老儒傳公田穡熟連車送淮水魚肥入饌鮮
屈指歸艤候春渚故山猿鶴望君旋

送王葆光縣宰之官邵陽

槐鼎家聲尺五天暫分百里試鳴絃春風帆引雙飛槩
秋雨人收再熟田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今湖南田皆再熟杏苑才高輕俗
吏桃源路近即神仙武陵桃源高門自昔無卑官轉瞬

紀異

紀異

郡縣城隍始何代載在祀典非淫私城隍神始見北史慕容儼傳有

司朔望必虔謁昭報恍惚通神祇水旱有禳疾有禱筭
筵往往占憂疑廟貌穹崇傳自古層櫺曲折攢芝栢像
設威尊踞高殿陰風髣髴吹靈旗姦徒惡子腹毒螫陽
罰不及愁神知丹楹畫棟日增飾指顧便肯捐金貲浮
屠老子各祠廟零墁碎壁誰撐支僧徒道人飢盡走淒
涼壞壁紫蛛絲獨有城隍享豐樂有酒如淮肉如坻鄉
里愚民最無識有病不解尋良醫惟憑巫覡恣幻惑典
賣襦袴供牲犧祭禱方罷號臯復不悟無徵翻悔遲城
隍祀事益繁盛朋妖扇孽誇靈竒紙錢委地每山積簫
管歌舞無休時東西兩宮結徒黨不爭曲直爭盛衰一

東江詩鈔卷十二

二

神互自作讐敵老拳毒手相加遺蠻觸交戰怒未洩波
翻瀾倒誰支持子尾自抽太廟桷李陽豈為漚麻池磨
刀礪刃入祠屋明神遍體成瘡痕泉臺妖蛇忽躡踞廟一日有大蛇蟠神像焚
烈燄融風吹千年遺廟付灰燼飄墮鐵鳳摧累恩氛侵
何從詢慎竈失禮豈復同桓僖長吏瞠目噤不語欲按
根柢知為誰神焦鬼爛竟莫問父老創見皆嗟咨比來
以神作嬉戲幾使正祀成淫祠一朝決裂事有漸皆由
惡俗相傾危獨怪明神無顯報冥誅幽殛了不施豈若
羅池柳狂廟醉侮旋能殺李儀見韓昌黎羅池廟碑早知木偶無
靈爽紛紛巫史寧非癡吾願鄉黨各安戢毋舍民義崇

神遠

神遠味其難覆言神道
暗昧也見張平子賦

題彭南昀先生坐遊圖

南昀先生寰中仙直欲手拍洪厓肩早歲便吟思穎句
一朝晞髮歸林泉先生林泉在何許葑溪之南城東偏
上有盤鵲棲鵲之老樹下有眠鷗浴鷗之清川遠有雨
鈴風鐸之塔影近有禾雲麥浪之平田幽蹊曲磴傳勝
地一一輪獻吟牕前君不見湖川長史蘇子美滄浪花
木何芊綿揮毫賸有三千首買地曾捐四萬錢又不見
廣陵王子婆留後南園日夕張瓊筵碧瓦朱甍互照耀
紅欄綠水爭華鮮文章富貴俱磨滅只有古木浮蒼煙
先生宴坐默有會齊物早悟蒙莊篇綠綬腰章棄如土

夏江詩鈔卷十二

三

哭毘陵座主宮諭楊公

奕葉承明舉世稀偏因羈宦苦思歸陽城木枕行囊薄
方朔金門心事違常悔攜家愁旅食每因置酒典朝衣
斗箕命值供揚簸空被山頭猿鶴譏

春風桃李自盈門函丈從容笑語溫侍直十年難避債
乘輶二載已流言幸看子弟皆承寵頗訝生徒慣負恩

賸有戴崇憐尚在獨餘清淚灑陳根

臘梅

秋花零落剩空林忽訝幽芳點漆深霜曉半庭翻磬口
風前一笑展檀心何來寒玉雕蒸栗魏文帝論玉似向黃如蒸栗

題黃研旅出塞圖

丈夫生不能如班仲升投筆從戎封萬里又不能如田
子春仗劍前驅雪讐恥困守常如畫地牢鬱鬱胡爲久
居此黃君傲儻更權奇目視九州同尺咫揚鞭遙指烏
桓城攝衣直渡桑乾水款段常嗤馬少游縛袴思從傅
介子鄉黨小兒羞比肩捫酒黃羊翻便美松杏山河舊
戰場白草茫茫弔殘壘崩隄三尺動隨身指顧天涯若
比鄰可憐馮叟無窮恨終日開門對孺人

夏江詩鈔卷十二

四

題程聖趾載花圖

高士多憐菊繽紛載滿航輕橈縈柳帶野徑入柴桑日
煖千枝豔風吹一水香籬門傍溪竹稚子立斜陽

維揚寓中喜族弟薪禪待詔改堂太史序皇文學
敷時孝廉同過

每向樓頭憶棣華論文蕭寺喜停車同懷何意岐千里
名士難逢出一家夢裏常吟池畔草客中相對廣陵花
勸酬幸得聯兄弟寥落行裝免怨嗟

薪禪改堂序皇時相過從各有新詩見贈詞翰並

美子感其意奉酬一首

吾宗溯自宋質肅子姓隨蹕因南遷大江左右東西浙
垂條布葉皆綿延倫魁甲第姑勿道高文大筆推荆川
中丞太僕竝千古金薤書成日月懸吾弟系出襄文後
牙籤萬軸窮鑽研席帽風塵慳一第傾城不嫁空嬋娟
詒我新詩日吟賞春風芍藥離情牽贈詩有云可惜離情拋芍藥留君難
似挽留春淮海維揚多俊異吾家三鳳齊聯翩太史英年取
上第鑾坡入直趨花塲竭來迎婦丞相府為吾師宛平公弟子胥
旁觀爭羨秦樓僊生平恥問家人產珠衣寶帳隨雲煙
只今家貧猶好客延我飲食陳芳鮮沈約詩篇任昉筆
揮毫落紙人爭傳叔子權奇足競爽雲間一鶴看飛翾

東江詩鈔卷之二

五

愧我才非客兒匹如汝何曾遜阿連序皇贈詩有春草何當托惠連之句
季子神情自沉默却說早占桂林先市駿已騰燕市價
聞名競訪孝廉船我來蕪城值春暮屢開紅塵欲漲天
增輝賴有花萼好竹房禪榻相周旋信知盛族唐堯後
晉陽苗裔多名賢文章足敵金銀氣儒雅一洗錢刀糴
憐予耄老尚為客一莊蕪廢南山田詩卷琳琅滿歸橐
何用跨鶴十萬誇腰纏

壽沈台臣七十

沈郎二一作文賦赫翁才名起弱冠延陵祭酒賞君詩
無異中郎重王祭太原相國昔相招下榻論文共宵旦
授簡肯推枚叟先讀書早過袁豹半擊盃揮毫五字成

四座驚嗟共傳玩秋風屢泛秣陵船朔雪嘗淹碣石館
十年不嫁惜娉婷千首何人酬錦段頗有知交餉俸錢
一杯那救湯年旱雖復還回意氣存眉間神采猶精悍
共憐老驥困黃埃却羨神駒歎赤汗到處常書白練裙
自小能吟青玉案陸機入洛正英年公卿倒屣爭推讚
三年雖染化衣塵一朝待縱凌霄翰老翁得此復何憂
秋期會見門庭換愛君老學似表遺著述丹鉛不停腕
少陵箋註豁群蒙杜詩全唐甲乙憑點竄方選全道園
自謂勝范楊如君不慚老吏斷虞集自許為漢廷老吏屈指交期
歲月淡文酒追隨同里閑細看黃墟少故人與君髡髮
皆垂蒜君猶強健且加餐不用悲歌白石爛前屈後伸

東江詩鈔卷十二

六

理必然由來龍蠖非人算

讀韓致堯集

身世貼危事不堪孤臣銜淚灑天南沉湘有恨生無益
賣國何人死尚慚造膝誰能容陸九撩鬚終是怕朱三
美人香草皆離怨莫道香奩語太憨

寓揚州天寧寺同呂藻南李荆濤吳符鄴至寺後

眺覽

偶趁春風泛短艫喜逢蕭寺綠陰遮門無過客尋修竹
徑有閒僧掃落花放眼蒼茫看塔影憑欄曖曖見人家
怪來窈窕多層宇應為當年駐翠華

維揚程衣聞招同呂藻南李荆濤家弟薪禪改堂

堦吳符鄴載酒遊平山堂登眺即事

我來三月泊揚州蕭森古寺松門幽櫻桃花謝鶯欲老
南陌未遂巾車遊幸有良朋解余趣招攜載酒登輕舟
裁過紅橋心眼豁快意有若鷹離韝名園華館紛連屬
隔林遙見繁花稠榜人揚舲瞥一過繫纜不得成淹留
樹影低迷啼好鳥蘭橈宛轉隨輕鷗青絲挈瓶傾美醖
瑯盤進食羅珍羞稍覺暄風吹醉面舍舟縱步聊夷猶
平山咫尺得登憩願遊有志今方酬緬想嘉祐全盛日
文章太守矜風流偶攜賓從恣讌賞觴咏盛事垂千秋
堂中扁額遺筆在字大如斗雄且道況有天章懸日月
星河照耀虹光浮第五泉枯井已幕中冷水味何從求
遙望平原樹如薺隋宮泯滅成荒丘張吳二子竝名士
張師孔
吳煜吉傾蓋已喜情相投別烹香茗雜粗糲說詩論史
真吾儔回船洗琰更溪酌薄雲細雨風颭颭一日已當
十日費主人厚意何綢繆旅客那能逢此樂曠蕩殊足
銷煩憂却笑當年狂小杜不尋山水夢青樓

水底芙蓉和杜雲川太史

繁紅紛木末倒影入迴塘露洗胭脂溼池分綺繡香娉
婷方映水綽約未經霜風起霞紋亂波明粉態光盈盈
如欲語脉脉似相望對面休遙妬分身各試妝低顏窺
曲渚薄醉立斜陽濯處疑成錦寒來漫作裳楚詞集芙蓉以爲裳
駢枝爭下上一色並低昂莫遣飄零早長看水一方

哀吳振西進士

吾鄉延陵子矯矯獨角麟楊惲學史遷淵源蓋有因西振
爲張西銘
先生外孫早讀等身書才華軼常倫謂是蕭雲足蹴踏
驚騏驎豈知久蹭蹬不逢九方歟束書上長安愛才得
平津爲太原相
公貴重荏苒踰五十始遊曲江春淹留未授官
編纂勞心神有婦不及訣遺挂悲安仁讀我贈行詩屢
和句益新予昔年以長句四首
送別君凡十六和時時有書來念我起居
頻亦聞君善病書堂日長呻豈知青霞志修夜竟幽淪
吾觀夸毗子干名類非真行卷鑽貴要匍匐冒埃塵又
觀膏粱徒卷帙何曾親俄聞成名去揚揚擁朱輪嗟君
抱實學文行皆清淳薦士重侯喜掄材貴卻詵造物知
何意天祿殲斯人世既妬君才天亦厭君貧才豐遇必
嗇學富命乃屯銘旌書進士何補一生辛嗚呼命矣夫
老淚空沾巾

陸麟度入京補官枉道過別

依然投牒上長安未改書生面目寒此去著鞭應得路
肯來紆軫問加餐絃歌豈爲謀三徑陶淵明云聊欲弦
歌以爲三徑之資
高韻原知薄一官民俗只今愁武健憑將儒雅起凋殘
萬授一編修視學黔中遣使致餽

牂牁南去邈天涯一札飛傳道路賒得士可能如盛覽
盛覽牂牁人從
同馬相如作賦發函恍似對侯芭高人豈問千金臺遠
於經學世情涼薄久
意相隨萬里艤終是真儒明分義

如紉

沈白淩自以與王冰菴太守年皆踰七十而余與

張萬園廣文復叨十年之長因倣白少傅詩以四

箇老人三百歲為起句見贈次韻奉酬

四箇老人三百歲文章三老合推兄謂萬園米頽齡久

絕龍影夢來詩有逸興還尋鷗鷺盟敢為澗松徒歎

屈用左太冲幸同杜櫟得全生澤車款段優閑日鄉里

惟期善自名善自名

四箇老人三百歲誰為張丈與殷兄少年日久無前輩

老友心終念舊盟商皓尚嫌多一出榮期聊喜竊餘生

但須斗酒相娛樂誰顧悠悠世上名

東江詩集卷二

九

送王冰菴太守之粵西兼東陳乾齋中丞

老去宜高臥君胡作遠遊家居原自好累重却多愁舟

楫通離水登臨憶柳州主人多暇日同上庾公樓

幕府文章伯綸扉物望淡戟門今日貴魏闕向來心轉

盼三槐地迴翔八桂林素交驚會面一笑得知音

桃花始放連日為風雨所損為之悵然

城南初報曉霞新苦霧愁霖欲餞春天布重陰渾似夢

花如薄命不逢辰枝枝帶溼疑濺淚片片沾泥泥路塵

低首無言憐憫點祇應腸斷息夫人息夫人廟里人

王路亭同年招飲觀劇

砥室疏牕洒掃新落花如雪草如茵性豪自喜窮珍味

量淺偏貪看醉人痛飲千巡沉井轄清歌百疊墜梁塵
東華左掖多忙客爭及園林自在身

薪貴

結葉漂沉萑葦無今年生計太疎蕪尺薪便足當尋桂

協詩如玉真堪比束芻蔡氏豈能憐嬰竹應生早已撒

屠蘇應璩與韋仲將書云屠蘇發可堪蛙竈生薪濕遙

望村煙一縷孤詩印烘于堪註疏

竹籬新就列植薔薇即事有作

枳籬茆徑野人家擬看紅薔插架斜未碍綠芒能刺手

且培黃土待抽芽海中仙樹難成果藩落駢枝易著花

桃李曾栽了無益何如叢薄有繁華唐人刺主司詩云

東江詩鈔卷二

十

五弟震侯貧甚割田三十畝贈之戲題券尾

鷦巢燕壘半傾危弱女摧殘尚有兒寧忍兄肥看弟瘦

豈令我飽任君飢謀生無過先儲穀求富何須羨貳脂

贈汝讓西三十畝好偕鄉里共鋪糜古語稱妻

官米行

去年霍潦歲不熟慄慄窮民在溝瀆詔書亟下有明

恩蠲減田租兼發粟高檣大舩載米來胥徒里正歡相

逐先時注冊報飢民烏有虛名登記錄至竟無從辨阿

誰盈車滿擔歸私屋官米猶嫌飯有沙市上公然恣販

鬻石米七百青銅錢貧戶無錢但瞪目得錢飲博競歌

呼窮鄉寡婦哀哀哭官家本意活貧黎徒使汝曹饜

酒肉汝奪飢民口內餐燃臍應照填脂腹

述古

讒口成鑠金。沉舟由積羽。蒼蠅正群飛。白壁無完素。臧倉沮孟軻。伯寮愬子路。正直枉者非。妍好醜者妬。芳蘭每見鉏。實以當門故。道義苟無讐。特立何足懼。由貪而妬廉。毀譽每錯互。孔光詆王嘉。馬融排李固。孔馬皆大儒。物情常嚮慕。一朝勢利奪。顛倒迷好惡。嗟爾名教人。毋令青史汙。

苦雨

青熒陵陂麥。候至爭抽芒。及乎夏氣淡。千畝同時黃。農家仰早熟。其功半稻粱。去年罹水災。埽地輸官倉。田舍

東江詩鈔卷十二

十二

無餘粒。來甦庶可望。婦子具食新。左傳不食新矣。謂新麥也。歡然得充腸。磨鎌待日出。擔束齊登場。奈何經旬雨。晝夜驚淋漓。浪高者臥丘壠。窪者沉渠塘。眼看盡狼籍。不得供饑糧。稽首籲天曰。願假十日光。竟無一日晴。天意誠難量。朝廷發官粟。本為恤飢荒。得粟誰最多。蠹賊蝨蝻蝗。曾不及飢民。何由愬天閭。我廩幸未罄。裹飯念子桑。獨飽心內愧。率育祈年康。

三中丞詩

豫州擅中區。和氣陰陽萃。河洛貢苞符。崧嶽蘊靈異。故多產名賢。芳蕤播往記。吾吳俗。些麻撫循需。大吏屈指三中丞。皆出梁宋地。故禮部尚書湯公斌吏部尚書湯宋公榮今總督侍郎張公伯行

公實鳳麟一出為時瑞讀書蘇門山脫略名與位學掇

濂閩宗氣含曾閔粹秉鉞來江南誠求惟撫字愛民如

乳哺聲色初不試頑獷皆革心豈曰憚猛驚淫祠一掃

除山鬼斥非類正氣盪妖氛本教崇民義迄今民不忘

談者猶拭淚宋公宰相門扶輿鍾間氣黃瓊練臺閣蘇

頤備德器歷任典方州惠澤必霑被坐鎮資老成近人

總平易條教初不煩鈴閣靜無事似無赫赫功萬物陰

受賜政餘憩滄浪碧雲動詩思清池芰荷鮮曲榭花藥

媚西陂足魚麥歸興縈夢寐公嘗屬子題西陂魚麥圖張公學道人

根原辨義利方輪不解轉孤立行一意清水映冰壺屏

絕絲粟餽大法自小康墨吏心膽悸盡力驅猥獮百城

東江詩鈔卷十二

十三

得鼾睡騎虎與握蛇仁勇心不惴酒脯及糗糧悉自家鄉致惟飲吳江水每念吳民悴去職民哀號此涕豈容偽洞察賴聖明百擠不一墜三公皆大賢中州稟淳懿歲星偏照吳半壁叨覆庇江左賴夷吾公等真無愧奮此直如筆千秋待公議

分所食米餉遺親族

去年遭大水禾稼皆漂淪我廩無贏餘庶接秋穀新顧視里中人謀食常艱辛米價幸未高顆粒已如珍來牟方銓艾靈雨復連旬苟無升斗米何以活枯鱗及物非我事且先急所親所親惟數家拙生同一倫罕聞煙火通陶淵明集煙火裁通贏臥風雨辰常念子桑餓苦無子敬困分

餉各數斗餐粥支夕晨我觀多藏室陳陳自相因親戚
任顛踣邈若越與秦穀飛象爲蠱歲久化灰塵吝者常
多財造物胡不均安得百萬斛散施遍飢貧熙然各安
飽同爲鼓腹民我老且無力此志何由伸

詠錢

底物能爭造化權乾坤略具小方圓紫標插處誇連屋
白水流時怕漏泉富比窟郎終自散見杜牧詩才如趙壹

却無緣可憐世上癡兒子心作縉繩抵死穿

人情擾擾逐青蚨來去無常轉瞬殊計算術惟工蛇女
黃緣權可買司徒幾家看守能三世到處奔忙爲五銖
不見銅山曾許鑄著身依舊一簪無

長歌壽周樂友

東江詩鈔卷十二

十三

丈夫何事不可爲君獨胡爲習經史正坐生平誤讀書
佛鬱牢愁從此始如君本是不羈才弱冠文場名譽起
踏遍槐花未見收秋髮絲絲垂兩耳既不能經營什一
致高貲身雜保傭坐塵市又不能十具耕牛二頃田捐
搯泥塗抱耒耜澆終是累山妻蓬歷長慚對兒子于
思于思可奈何顛顛烏爲困於此日糴太倉米五升夜
誦緋囊書百紙有時揮灑動千言老將還堪一摩壘吾
鄉習俗本輕儒只有錢刀雄閭里看君火色更鳶肩入
口未應侵餓理大材自古多晚成會待時來拾青紫鵬
鷖終橫碧落雲蛟龍不飲潢汙水從來壯士無暮年誰

謂先生今已矣君不見漢朝丞相公孫弘六十之年方
牧豕

題新禪弟擊壺圖

吾宗侯齋弟磊落人中英二十飽經史詞藻紛縱橫遠
游曾賦從軍樂授簡能令坐客驚索米未甘隨曼倩入
貲猶自慚長卿只今宣髮已種種歎息常助秋蛩鳴試
觀長安中高蓋擁輜輶世間多有安沒字安沒字五代史安叔千
偏買科第影華纓嚮者微視君意色頗不平我今有一
言可以解爾憤懣結轡之中情造物賦子有定分增此
減彼如權衡豐汝文章晉汝遇誰令汝生擅才名人心
待足何時足毛銖敢與洪鈞爭君不見王處仲都督六

東江詩鈔卷十二

十四

州控疆兵扣壺長吟心未厭惜哉狂豎徒驕盈達人所
適無不樂失意何妨蓬累行何爲君心尚佛鬱請看婁
江白髮兄榮途一漆指卷懷返柴荆朝餐有麥飯夕膳
惟菁羹井底波瀾長不起胸中塊礪何由生君今詩筆
遠勝我遇雖稍阻道則亨君聞我言定一笑忽如萱蘇
解煩醒撥棄吐壺不復打振履快作商歌聲

無鹽

貧家生計苦廉纖茹藿羹藜久不嫌枸醬何從來俊味
芹菹略取點酸醎牢盆鏟利今垂盡竈戶侵漁日漸添
始信坡公非妄語邇來三月竟無鹽

吳門道中

老來何事更相關來往煙波夢寐間夜半舟師暗理楫
雞鳴月落過崑山

題金南廬工部所藏王石谷夏景圖

耕煙老人化工手層巒疊嶂工臨摹此圖畫水不盡石
換筆更欲窮虛無煙樹平林接杳渺清泉曲岸交繁紆
荷葉荷花香不斷紅衣翠蓋紛披敷翹立遙看松頂鶴
翔嬉近愛洲邊鳬忽然傍水構傑閣涼風似覺來菰蒲
中有兩人坐相對斯人無乃莊惠徒料應世事不挂口
或論老易談黃虞狂飈不動波紋細輕舟蕩槳如乘桴
葦間延緣漁子出舉網欲得松江鱸人間執熱知何限
紅塵白汗爭馳驅此圖此景那易得空明一片涵冰壺

東江詩鈔卷十二

三

南廬先生秉遠抱身在魏闕心江湖風雅直追何水部
仕途不羨漢金吾春暉堂中白日靜法書名畫供清娛
閒曠時存濠濮想蒼茫似展瀟湘圖耕煙已老少真蹟
毋使寒具輕沾汙能從細意出遠勢澄泓一碧如平鋪
安得置身圖畫裏恍離熱坂遊清都

贈吳興郡丞高朗照

少年試郡想風稜檠戟家聲奕葉仍初政風流看柳惲
重來賓佐得徐陵白蘋洲上瞻飛蓋紅藕香中聽采菱
莫道蓬萊仙最後從來山水說吳興見白樂天贈崔湖州詩

揆總憲凱功輓詩

皎然玉樹見風神少小相於研席親幼學便精文選理

詩才肯讓建安人姬姜自昔誰留盼杯勺從來不入脣
久信生平斷三惑却疑消渴病何因

便殿同時對過英于與凱功同日召試羨君瞬息到公卿護持氣

類憐文士屏絕苞苴答 聖明自厭紛華從雅好獨餘

溫厚本詩情千秋汗簡公評在誅行當無愧易名賜謚文端

百尺尋橦自古危彭殤同盡是前期功名終始寧非福

似續蕭條却可悲虛寢竟無燕姑夢繞堂祇欠哀師兒

錦囊詩卷誰收拾終望桓譚異代知

涉詩誰向草堂吟人日偏傷掩玉琴聞以人日捐館猶有高齋

舊賓客可憐水磨好園林水磨地名譚經久占劉嶽席嶽音桓

羈官頻分鮑叔金白髮滄江餘二老謂夏重與余寢門哭罷

東江詩鈔卷一二

二

淚沾襟

贈徐觀卿太史

師門盛才俊濟美同荀陳五子竝擢第季也尤絕倫壯
歲入翰苑居官裁二旬遽厭承明廬歸卜湖山鄰三公
不挂眼萬卷常繞身箋疏窮抉擿吐詞必清新樽酒論
文字經史每紛綸藝苑久榛蕪得遇井大春讀書過表
豹稿華邁崔駰旁通三乘義次律悟前因仰觀指星躔
分野辨八垠羨君猶妙年講說極天人由此進不已安
能測涯津吾師愛名士天實鑒其誠晚適償所好產此
獨角麟昔者陳思王援筆如有神高譚古今際驚絕耶
鄴淳疲暮逢郎君恍與子建親歐陽門下士窮作隴畝

民君獨時見憶不嫌樸且真幸無笑老耄八十多諄諄
諄諄如八九
十者見左傳

壑雲篇文集十六卷

〔清〕李伍漢撰

清康熙懶雲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侍講學士穆堂定

望雲篇

半谷著

懶雲堂藏板

叙

事視乎時之所尚以為盛衰顧趙宋以詞賦取士而古文盛勝國以經義取士而古文之學絀焉何也蓋駢儷聲偶之習不足以厭學者之心乃別注其精以尋諸古而經義則體正而理淵幽則其事尊淵則其取道也遠以

故萃天下駿雄辯智之士畢力於其中而莫之能去而一切紀傳叙誌之文遂不暇以為而亦以謂不必為也宋以來古文莫盛於江右歐陽王曾為最著餘子若王荅之寧輩尚未易一二屈指焉元之世古學榛蕪於時獨昭武虞道園危太樸諸人尚能繩歐曾之武

有明經義號為極盛其間以古文名家者覆川遵岩毘陵浚谷數君子而已陵彝至於萬曆之季吳說蠡涌雜學朋興六經史漢諸書皮閣勿觀而老佛語錄稗官小說之類濡染士大夫之耳目蓋至是而古文之學其不絕者如綫矣是時湯臨川長蘅詩古文辭至啓

禎而羅陳章父繼之各有家集然率掩於時菽世所稱八家四家者科舉之文耳未有知其古文者也又聞方城之子癡山壺山及其門人傳平封輩皆能為古文然以不與制科故傳誦者寡斯豈非經菽盛而古學荒傳誌諸體之文為舉世之所不為即為之而亦不

為時之所好故雖以臨汝古學淵源之地名宿軼起而卒不能振王曾歐陽之隊主緒於既衰也哉余家故江右後徙於華容丁酉承

命宰金谿竊喜履桑梓故都得以考鏡宋元以來理學文章之源委顧鞅掌簿書記無餘晷今年春臨川李剩水長子以父集來請叙

三

公餘稍暇繙而閱之見其取材淵博衆體具備雖其間激於所遇而潦倒頽放不能盡洗明季冗雜之弊者有之然至其刻意經營詳而則瞻而有體於其鄉先民之尺度尚可得而窺尋焉獨怪剩水以一老經生槁項黃馘於八股之文既已坎壈摧挫不得一與於制

科乃猶不自量其年之至力之不逮而時之所不好也提三寸塲屋充管燠悴於巖老屋中為舉世之所不為思以紹先型而垂之久遠嗚呼剩水之用心勤而其志亦可悲矣夫文之在天下其獲傳與否豈有數焉為之於舉世之所不為則必有好之於舉世之所

四

不好者出焉而後乃可以傳也其為之誠難而傳之亦豈易哉昔吾鄉袁中郎獲山陰徐天池於缺編而咨賞之其文遂布於海內余不能為李君之中郎然而嗜古闡幽其素志也余既悲剩水之志回為之論次其文擇其言尤雅者梓而傳之且為叙宋元以來文章

興壞之故以見夫志古者之難也抑余又思
夫天下大矣曠渺幽遐之區苦心孤詣如文
長剩水者詎可謂無人而不遇玄賞其磨滅
於煙煤鼠蠹間者可勝道哉癡山兄弟與平
林之文余未之見也異時尚當過臨汝而問
之

五

康熙五十六年長至後一日屏陵張名華

實君氏題并書



自叙

白雲在天升而成采也嶺上白雲未離其宗也
揆厥生初其在大壑乎二氣氤氲鬱渾歟
於生未生時升升經煙霧鬱渾其陰
及去休微既見都都乎則指為鄉
惘惘也者然指為澤平蔽日也者然嗟乎
泰山之雲膚寸不崇而遍天下其乎積
者厚也今則委廢之野一縷裊空隨風
洶蕩漾而東聚即散即浮即膏即都
搜都不可去不地持贈卿以自娛故命
之曰輕雲篇焉於空漢書

欽刻李半谷先生集資引

昔者程子遺書彙從門下韓公斷彙播自諸徒茲
子各奉一先生唯後學識尊夫長者况雄才天老士
不幸以言傳晚歲人窮身將隱而文晦情猶周急
將助於同人道在表幽藉揄揚於衆力政呈元節用
效先容惟我李半谷先生辭源浩瀚文筆雄健北
海之家奪西崑之席閒情獨在久爲風月主人逸
遊飛老作煙霞宿士其如生逢多難命不猶人
空裁朱衣未點一燈闇淡四壁蕭條囊訴錢空
引一
金盡給喪殮於馬磨許靖貧乎淹涕泣於牛禱
困矣而乃鬻文爲食賣賦而衣窮且工
世隨冥冥旁擬乎諸子百家弄墨晨書
七畧洋洋灑灑或因辨道與言侃侃稜稜更
立於懸調之作必省物以言情急就之章豈
寧意已極文人之樂事而爲吾黨之光榮
坐視若以立殘暮雪千秋之業敢曰張籍之效
一瓣之香後擬后山之推子固所患鄴侯萬卷
千言徒淹故紙欲付棗梨迺徵桑梓小士

竊有請也願窺全豹之班吾師笑而許之大發探囊
之秘但工非一日豈能爲無米之炊牘有千層必也
多錢之買謹陳絮語代告諸賢或敲車笠之盟舊
交若素或重絲蘿之誼樂意相資事有當於典型道
則存乎風雅唯冀投錢恐後如酬字數之緣解索爭
先若醪博場之箭將見成書呂覽蚩蚩懸上市之金秘
索王充盡啓中郎之帳謹啓

受業管

學溥

余棟頓首拜啓

丐貲助鋤業師文集小引

蓋聞呂步合著董公災異之論爲大愚李漢則集韓公之文而序之二師固不以其徒定聲價而二徒之臧否則立見矣文章千古得失在心推前挽後可不愼歟昔吾祖漁叟公設教虎溪之上吾師半谷先生受業函丈前後十有餘季辯難剖擊決擇審詳論有不合斷弗附會吾祖或至徵色發聲吾師必不氣沮苟已或云不必數與李生言者吾祖則曰學問之道無盡期老年正難得翻駁之聲到耳他日必此子也

引一

定吾文者丙子家嚴偕伯仲將鋤吾祖遺集敦請吾師校訂已卯始告成事吾師之事吾祖也可謂勤而不勩矣今吾師亦且老矣不肖輩慮其文藁散佚請哀貲而授梓彙錄得五六百紙所恨者吾師之定吾祖集也頗著忝互考訂之功而不肖輩固能效贊評之力且費廣而力詘恐難潰於成不得不求助於四方賢豪先生暨同學諸友共勦此舉也昔有癡子父病垂危聞割股救親之說乃持一利匕跪於魁碩長者求助一鬻長者曰汝割股救親於吾何與癡子泣

懇曰豚犬羸瘠諒難延喘願有以憫無告也長者哂其愚而憐其情大笑曰剗肉則不能助汝貲買肉止斤以食汝父也癡子得貲矜詡而歸將及閭遇一道人察其狀而詰之癡白其故道人曰彼長者助汝肉吾助汝藥一九汝父病可愈也癡子持藥以進七日父疾果瘳茲不肖之鋤師集也情頗類是四方賢豪其將垂憫乎倘曰何與吾事癡子亦無從更饒舌矣

受業劉同辰頓首拜懇

引二

李剡叟先生墓誌銘

初先子與剡叟先生爲文會友相得甚懽先子案頭文頗多李先生批評于詢先子云此李君割所愛以贈我也子後出而應試先生相際日洽故先生常謂子與饒氏交蓋在紀群之間云爾後又以長孫女字子長息轉加親密然銜而論文則友誼更篤于戚誼先生常謂子曰朽身後墓中石敢以累君生平無一稱意善事可垂後但幸無大悖謬玷先人至于日用飲食頗多出入且事過少而意過多此存養之功

墓銘一

諒也若他日屬筆幸毋揚詡過情過情則群起而核實反多責備之辭惟刻意寫朽歉衷俾頌上三毛浮于紙上則骨雖朽而神常存也予當時深謝不敏孰意茲日頓遭大故循省治命責曷敢辭後不得不僭筆以踐其夙命焉

先生名漢字聖水晚年號理湖剡叟從所寓地也弱冠以伍姓應試列邑庠越卅三年戊申始受籙凡應學使正試外一切小試掉首不與中間受知于司理諸城懷清丘公大尹慈谿二齋胡公宜興楊菴儲公

則皆以詩古文見重非以試事先生執弟子禮進謁

三公則以賓友相待至論文之次恒娓娓聽先生言無拂而丘公尤謙讓不遑至踧踖不敢出其詩藁以相質也又越十九年丁卯以闈卷見識拔于長洲湘珮顧公卷呈堂兩主考暨諸分考無不悅欲拔冠群彥之首屢搜後場不獲快快而罷揭曉後一月大主考澹成陸公召至會城大加賞歎且欲延入京抵先生又縮縮然不肯與獲雋者參差數處堅辭不往陸公於是刻鏤闌墨置副車十數人不一錄而全錄先生文以識不忘其後諸名家競選布若與陸公有同好也越二載先生鬱鬱不樂意欲遊都門先以一紙投陸公公又致札止之謂子行當獲雋躍天門而臥鳳闕矣焉用先汲汲遠道爲以是益下帷不果行越十六年癸未始膺歲薦凡歲薦例不赴京陸公又已先逝先生所以裹足不爲燕趙之遊也先生年益高矣不事遠遊惟與受業高足賦詩飲酒置榮達于度外而不以耳受也壯歲頗豪于酒又好遊覽山水以舒嘯傲稍涉博奕不無玩時愒日喜讀書穎悟過人

墓銘二

集 187—426

遠甚而讀質記性不逮中人常擗胸頓足恨生非讀書質不克追古人而上之然又終弗少諉每謂少俊曰無以老耄而舍我也友人或勸其著書則曰我無淵博學問又無絕識識解不足以考訂千古疑義歸于一是烏用誣已以誣人乎所作詩古文辭盈千紙二三嫻友欲助貲以壽之梨棗則又皇然遜謝曰酬應俚諺牧豎橫吹短籥耳烏足以汚人耳目乎生平希聖慕賢氣雄志銳似古狂簡至榮名利養之事則一切袖手裹足而不前幾于獨矣常自嘲曰質匪中

墓銘三

行見譏鄉愿似擔重擔兩頭俱脫何以自存乎少時作史論二百餘篇多翻駁前人成案偶讀楊誠齋柳詩自家飛絮渾無定肯把長條絆別人句瞿然傲惕悉舉而焚之自是持論務爲平實不作高曠語然亦有素性所存不襲前人成見者弗顧世人駭且誚也好評騭古人載籍每于眉上批駁見意晚年貧困斤賣書籍殆盡故手蹟多不存所存又自以爲平庸無超邁處不肯付梓所作代言爲多代言中往往有其人格格不能吐而代之書者委婉曲折發其中懷如

墓銘四

剖心析膽亦先生綠情體物之一端未可以爲酬應之交而輕棄也凡此省疇昔宴笑之緒論非予影響摹擬之說也其上世譜系多隱居不仕茲不具述等翁西川公潔身脩行敦篤君子也予族叔祖應川常言公盛德不可殫述故亦不述先年屢產子不克育四十三歲始誕先生母蔡太孺人又早逝先生幼多疾恒懼夭折爲父憂歲癸巳庶母陳產一子乳名辰生先生乃霍然如釋重負喜曰自今設有不幸有節在則老人之憂亦稍減矣後何恨乎家庭聚順愉愉如也事繼母周太孺人極得歡心周晚年得偏廢疾臥床蓐踰五載享其旨而忘其在疾也初娶于虎溪劉氏婦翁劉源吾公見先生于八齡時堅意以女求配三歲而後得遂其擇婿之志故先生終身懷之劉母三產僅育成一女劉逝繼娶官氏初執柯者抵官宅明經官玠玉公素仰先生才名喜見顏色然亦踰年而後成議翁喜謂其好友曰吾女果得配李生矣官母產二子二女而竟先逝子女皆幼閨中無所衣泊不得已又續徐氏徐謹畏事夫子如嚴君米鹽

雜植節省慎惜先生訶之則曰境儉用不得不儉也
越二年而舉一子名之曰種種生而氣質淳淑在襁
褓即不煩母推濕就燥五歲而母逝從不一觸父怒
長而好學讀質鈍而悟性敏以勤篤勝于儔人先生
愛之踰于二昆其學成而紹前脩也不幸學成而
身歿先生每手其遺文哭之過慟人或竟憫先生曰
兒立行操行過于乃翁翁死而兒生則未墜之志可
緝續以有成兒死而翁存殆造物者以是爲朽人致
罰耳悲哀號呼數年不替以是衰耗日甚致染疾弗

墓銘五

起也已矣不可復作矣先生雖壽考令終後死者能
無慨典型之不長存而悲痛哉先生子共三人女三
人孫男八人現存五人孫女五人三子長紀思次靜
思次种紀思娶于陳氏子三長紹庭娶傅氏次幹庭
次來庭俱未議婚女三長配子長息樹栢次配金嶺
陳繼周膳堂陳侯周胞弟幼許配公館劉恢祖候選
分府劉兆鳳長孫靜思娶于金谿張氏生子四女一
長儀庭既婚而歿婦亦與偕先生以其婉順爲之過
哀焉次復振武庠娶劉氏次揚庭幼秀民女許配馬

夢槐膳堂馬夢綠胞弟聘娶周氏無嗣一女適彭士
錦先生三女長適臧生子宜縣庠生湖水不救次適
劉賓孝次適彭有堂皆有外孫曾孫一名鐸曾紹庭
出一名之慶復振出先生生于明崇禎丙子歲正月
甲戌日丁卯時卒于大清康熙壬辰歲四月廿二日
戌時今上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戌時葬于七
都梅崗里祖山首趾兩命其二昆莖弟种于父
墓之次則無嗣而尙有祀其無限深悲則見于預爲
季子壙銘云臨疾呼子命酒對飲諄諄致囑曰窮老

墓銘六

書生空懷遠志竟無一事見諸施行古所謂三不朽
者吾無一焉行狀無庸作也壙中石亦聊憐他年莫
壞得以辨識此爲某人朽骨耳豈有美言可市尊行
可上人乎君誌墓毋諛諛則作者受者俱失也老朽
所恃以瞋目者惟君素無假借浮言故他氏雖有善
爲辭說者弗託也予小子於是謹識之故于誌墓之
文悉寫公歎衷而不敢汰不敢以諛言塞白也
銘曰銳志似狂退守唯循自評則然吾從其歎衷
而窺之早已率履于中行而迥絕夫無非刺之

愿於戲學博而不恃才高而不炫淵靜以固見爲
特立獨行之邦彥奉遺命而無益辭以待天具隻
眼者之審觀而弗眩

嫺晚生饒汝楫頓首拜謨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歲八月上浣穀旦

自爲墓誌銘

本漢字聖水生於臨東之隍擬峴臺之左幼無穎然
之目七歲始就塾師學小學尋以兵戈擾攘坐廢數
季及已丑始就外傳學爲制藝之文又輒以他故玩
愒不求專工且世俗之學不求原本要歸四子專經
而外輒學爲科試之文以求售于世師以是訓友以
是規苟踰尺寸則規規狀繩束之生既早無穎異之
姿又拘牽于世俗之學故雖涉獵于古今之文旁搜
於百家之說力不專本不副故都不能記憶通曉又

自銘一

輒好黃老瞿曇之旨分馳于二家者又數季以故正
學日就荒劣而二家之說乃又都無所得微精義
分心竄性其所由來者深矣而又竊喜 諸中故之
爲人常奮袂把盃長呼叔夜來對飲間作小詩歌以
奠之逐乃放浪于麴蘖者久焉然彈與鍛皆弗知也
鋪糟啜醢而已遇其意致恣睢輒呼市井酒徒輩相
與劇酣而弗厭其于榮名漠如也性好畫字手無停
時而又不肯摹索法帖以故亦無成爲文則時有意
於三閭漆園悠謬衍荒忽不經之致于凡踵其

而似之者亦叢集之甚勤乃卒不能誦習人或問之則曰惟其氣不惟其辭惟其神不惟其迹然神與氣又未有得也間作古文辭及詩賦小說時輒焚去踰時復向人嘖嘖自稱不置人或索其草則又無存也至壬寅春忽追錄其舊作雜文若干首詩與詞若干首付其友人某曰君他日有力振起文章者當爲我傳之若又欲求有名字於身後者也復自嘲曰伯倫云死便埋我何其忘死不忘骸也生今日亦復爾耶間嘗讀泰同契而不知其解也庚子秋省試蹶後訪

自銘二

羽士張逍遙于西山之巔欲遂止棲焉爲同行者奪志以歸意欲復問津也而舉足間每若有縈維之者以是不果壬寅春將欲探奇訪侶於龍虎山中未及發忽自語曰家長吉作賦之年衛叔寶及暮之日蓋自審其必死也於是而疾果作常欲擬作童烏子安輔嗣長吉諸人合頌顏淵壽考文捉筆而復止者數四益其感憤者深也嗚呼生雖寂寂豈漫同于流浪生死者哉旁入於禪玄者久常以貪嗔癡自戒矣乃臨窆而復絮乚不已者將不隣於貪生哉上刪朱盡

夫子職而下未有以傳世且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安得不抱恨終古也乎父西川公諱文燮隱居獨善四十三歲而舉生今行年六十有九矣行且見生之淪沒何以爲情耶妣孺人氏蔡先十有四年告終壽多生七歲耳娶于虎溪劉氏未有子獨有女未及二週而生卒其壽歿不得而知也異母弟曰辰生甫十歲生沒而不能撫其長也其成就與否亦不得而知也生之歲爲丙子月在庚寅其日甲戌其時丁卯卒之歲爲壬寅月建乙巳日與時不知也不書葬地不

自銘三

知也亦不書生未沒時常欲改葬其母生今已矣不改可也附葬焉而魂或與吾母相依亦可也于是銘曰

載氣成形曰我生返神合虛曰我息鬼者歸也余何歸昭昭冥冥繫此日嗚呼歎歎來無迹去無迹以爲有也石火電光以爲無也寒山片石

壬寅夏初猝得危疾意謂必死而泯泯也自作墓誌冀後或有哀其文而存之者文成數日而疾亟今三十季矣而髮皤然而腹枵然而神頽然曰

顧茫然因是而益赧然曾不若歿沒者尚可諉曰
時數之促也天不假之以年也而今衰頹無足驅
策矣少不努力老徒傷悲我之謂矣然猶強顏書
此者冀我子若孫見之鑒余覆轍早知所以自免
耳庚午春半擲筆潛然

胡二齋先生評曰臨川之筆尼山之徒大史之骨
文忠之膚吾見老子其猶龍乎

鄭牧仲先生評曰疎疎密密整整斜斜幾許唾壺
欲碎讀此卽聖水呼之欲出矣

自銘四

何叱瞻先生答書 康熙壬辰五月十三日到

曩從高渭師前輩校士錄中得讀大作深歎古人骨法猶有傳焉
自愧無文不獲裹糧請業充門下都養之役邪辰墨選於學曾無
所講明而憑憑任氣豈能有當於得失迴想每爲汗下縕袍不耻
章如震川作最爲清醇亦用扇對乃無端獻疑程侯妄譏其亦不
直門下一笑矣垂示庚午曾荷先施辱賁手教不知當日竟浮沉
何所亡友同人四丈平生執謙必不蹈叔夜之愼况如弟者末學
小生幸蒙長者餘論兼之雅所愛慕恨不獲侍左右者豈敢不卽
敬答耶固知必蒙照察所惜者無從藏在篋衍永爲光榮也賜教

古文十五首反覆尋覓直接天傭正派不屑屑規撫歐曾文法而
質實處自與之合西江作手舍門下其誰祇緣近事紛紜遂於文
字間轉多拘畏不敢輒加評論想能憫其俗更恕其愚耳方今白
首魁艾可當申伏之望者指不多屈伏惟願神加飭以副海內後
生瞻企不宣

壑雲篇文集總目

第一卷

擬王文端公直特薦聶大年疏

擬燕將答魯仲連書

江西詩派圖論

瑞蘭賦

橫秋閣賦

莫不善於貢賦

計鼠檄

目

半谷說

剩輿說

名殺說

丁貫三字說

施伯

彙次史記四事

明太祖處置馬燁蒼香事

明祭酒王公臨終紀事

第二卷

說郭摘錄弁言

天儒子集刻成書後

昭武課業敘

公議褒貶共築昭武義學引

祈請同人助鑲陳明水先生遺集引

江行摘草序

鄭慎子詩序

酌社會敘

送紹武程子美序

目

三

韓柳合刻復完喜書

史評小引

卻助續引

辭倩筆小引

壑雲篇自敘

牛谷小草自序

澹軒詩敘

第三卷

劉虎溪先生遺集刻成書後

詩統復編後敘

梅君鼎文敘

搜錄傳平叔先生遺集再書

要結詩社小引

臥遊軒小述

管生約三詩敘

再書寄軒詩錄

潘紀南浪跡吟題辭

秋水軒題辭

目

劉氏家乘敘

東鄉高士坊徐氏重修族譜序

且休大師詩序

熟也和尚詩敘

跋北遊贈言

書妙峰詩略後

第四卷

壽仇介菴詩敘

送朱衡宰歸武林兼壽六表敘

壽鍾學博敘

壽饒肇明八十

壽阮母徐八十

徵詩壽揭憲武元配李七十

復興同仁會小引

募化雙舟小引

第五卷

文昌會敘

演武場關帝廟募修小引

目

伍侯燈會敘

復興伍侯燈會敘

金龍四大王廟募修敘

社會小引

募修千金隄敘

募修橋梁道路小引

馬家橋萬福菴募修敘

老禪堂募修序

大慈閣募緣圓滿敘

白衣菴募修序

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募修序

第六卷

上陸澹成先生書

復上陸澹成先生

上李臥衡先生

上儲惕菴

復上儲惕菴

寄儲同人

目

五

寄何屺瞻

辛卯寄何庶常

辛巳寄家縣圃

與家巨來

辛巳寄晁庶常

壬午寄晁庶常

寄童樸菴

寄陳賡予

復湯小岑

與黃訥乘

乙卯與劉于野

寄余東木

與艾伯玉

答涂雲來

寄蕭定侯

寄武泰州

寄計齊雲

第七卷

目

六

書過浩齋先生語錄後

書白起傳後

書楊大年張子韶兩祭文簡末

書解組贈言冊末

書昌黎對禹問後

書柳州送僧浩初敘後

書柳子厚與韓退之論文後

書東坡范增論後

書晚邨辨詩序說後

書宋廣平梅花賦後

關羽失荊州書法

劉將軍打虎逸事

題蘇武牧羊圖

題妄語一則

紀異

第八卷

瑤湖刺語

紀夢

目

客有持舊畫馬一卷過長岡山庄丹青漫漶

落矣家四叔獨識爲趙松雪真蹟賞鑒焉而

作之以短歌命予和之

鄭牧仲先生像贊

八大山人像贊

周濬其像贊

題車子儼敬禮水墨觀音像贊

石榻吳道子觀音像贊

題觀音像

宿恒公禪房對寫真口占

自嘲

爲黃子元胎書扇

書饒道南扇頭

遺訓

省愆十二則

第九卷

徵詩壽童鎮府啟

徵詩饒童鎮府辭擢歸隱

目

徵詩壽車學博

徵壽周學博

徵壽晁母管恭人

徵壽單甥女

公請語溪和尚于水梁寺登壇

第十卷

樸菴記

鎮府西屋記

紹香亭記

夢川亭記

孝友堂記

丁仁山去思碑記

季子方回壙記

重慶府公館許仙祠記

羅漢橋買田贍茶亭記

文興菴靈目實行記

第十一卷

李幼儀傳

三友合傳

劉遠孫傳

車莘野小傳

劉錫侯傳

劉母楊孺人傳

第十二卷

公祭祝郡伯

公祭儲惕菴

公祭孔鵠園

公祭張璇玉

祭阮秋潭先生

祭車玉虎

祭黃訥乘

祭黃將南

祭曾我山

祭傅一民

祭晁助州

祭晁小韓

祭虎溪先生

祭華遠凡先生

祭陳聆希

祭丁公劬

祭揭憲武

祭周濬其

祭鄭台雯

祭李文秀

祭梅觀卿

祭楊立生

祭楊協千

祭范元夫

祭孔維新

第十三卷

祭彭太嫺

祭徐太岳

祭官叔岳

祭蔡母舅

奠先嚴百歲

祭服兄聖兆

祭族兄奇生

祭族弟謙若

祭彭嫺翁

祭晁嫺母

祭馮舅母

祭官岳母

祭劉岳母

祭劉太嫺母

祭彭太嫺母

奠先妣八十

祭單甥女

旅寓螺墩奠故室劉

乙酉奠故室官六旬

祭表姪婦官母饒

祭管母羅

公祭管母羅

公祭童鎮府元配鄭恭人

祭劉簡季祖母

祭徐未能母

第十四卷

黃訥乘誌銘

傅一民誌銘

李榮燦誌銘

車化菴誌銘

車善山誌銘

周濬其誌銘

彭太嫺誌銘

嵩溪詩老高路人誌銘

第十五卷

劉君政誌銘

劉帝錫誌銘

劉逸閒誌銘

劉晦齋誌銘

劉常菴墓表

廖春寰墓表

恒白和尚塔銘

華母朱孺人墳銘

故室劉誌銘

劉母黃孺人誌銘

第十六卷

劉虎溪先生行略

丁公劬行略

揭憲武行略

黃石乘行略

傅博安行略

先考行述

整齊文集卷之一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擬王文端公直特薦毒大年疏

臣聞古大臣之事君也夙夜寅畏啟心沃心於密勿之地矣而又必推賢進士孳孳匪懈俾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各舉其職猶懼野有遺賢或長才而屈於短馭或庸碌而列於顯員務必矢慎矢公精白澄叙斷無知而不舉舉而不先致上負朝堂勤求之德意下辜草野開脩之雅望也臣直衡

茅下士識淺學疎過蒙 皇上特達之知備歷清要擢在銓曹數年于茲未有一得之愚仰答殊常之過不過謹循資格以進退庶官是所謂奉裴光庭之理書而因循苟且以度歲月也縱竭蹶蹇蹇之匪躬亦涓埃而狹隘不若遐颺博覽以人事君庶拔茅連茹周偏而公溥也茲有仁和縣訓導臣毒大年者臨川人也學問廣淵行誼脩潔職在卑微識度弘遠見臣題畫史卷偶有十年不忘之語批其旁云使某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臣近得

聞之通身汗下跼踖悚惶若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者夫大年一校職耳尙慮及于天下之賢才恐有遺失矧臣身際通顯曷不訪求天下之英才於常例選造之外而引薦湛潛博達之士以與古大臣比烈也且大年於臣分誼甚疎而能責備行誼如此其爲直諒端士可知臣鄉者未知其人尙可諉曰無知而偶失耳今既受其忠告之益矣而又不特簡以上聞是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興立也惡得免於竊位之譏哉茲敢忘其固陋而以其人奏聞伏望 聖明俯察疏

賤之篤忱以微秩而有推賢引士之念倘擢在近曹可備顧問之地則必能將其赤衷抒所見聞以仰裨睿慮之萬一也且臣之所以奏聞者非敢謂其人遠足以居高爵而膺天下之重任也亦謂其人年力既深學力既邃得在翰苑之列國學之班隨所見而效所明則賢否立見黜陟可以隨施也此一奏也非以爲大年也臣待罪天官若外託簡靜之名而弗克垂臂以援人則天下之懷才而未達者將待何人若何位而後能公聽並觀以揚側陋也且其人年力將衰

倘終弗充自振或一旦溘先朝露則是見了還休曾
如不見燭影搖紅之辭特爲臣詠也臣將何以釋其
慚顏哉昔宋有賢人邵雍研窮天人之間與洞晰治
亂之機緘程子伯淳稱之爲天挺人豪非徒隱遯之
流也當時大臣如富弼司馬光者既深知雍而敬禮
之矣何以居可薦賢之地而又當其君求賢若渴之
時曾未聞一引薦于廟廊之上而徒以隱逸待雍則
雍又烏得不以隱逸自處哉臣直常以此爲弼光二
臣之缺略臣若不能引薦大年則後人又將以臣所
恨者爲臣恨也臣無仞踴躍懷惶待 命之至
文端誌壽卿墓云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从
不引薦何乃止於校官耶夫身都冢宰坐視賢才
沈匿下僚不一引手請問校官更從何地自振乎
故忿激而擬一疏以補其缺典也

卷一

三

擬燕將答魯仲連書

魯君足下蓋聞高義之日从矣鴻聲俊辯雲湧風馳
處乎壙垠之野而恒切夫有國家者之慮遺榮釋利
名攘其至美而物不得而繫之意足下秉義卓然策
時已審恕已量人不爲辭費今得足下惠書然後乃
知名固有可虛居士每有所妄附也足下盜虛聲亦
既有年矣學不必有師承行不必循矩度雖有禮法
之士亦何必求多於足下也然度足下旁觀而持堅
論將必忠義爲歸節操是勵足以閔夫一切庸庸者

卷一

四

之口而敗軍之將降國之虜聞足下之履聲亦且抵
隙投罅而無地也乃今反覆恣辯曷所云爾乎且足
下引弓繳而削札孤城必自以爲熟思而審計使比
鄰鄙人聞所不聞耳雖然比鄰鄙人庸闇寡識足下
殷然賜教者果非所聞也非夫以口舌得官者孰得
熟聞斯義哉若國潛王不道內毒生民外毒四國我
樂大夫奉君王伐罪而拯水火旄鉞所指瓦解土崩
君臣鼠竄淖齒甘心稷下滅咏足下斯時安往耶父
母之邦何沒沒也奔敗之餘負固不服者區區田單

保即墨子舉國欲偕喪之時我樂大夫卯而翼之蒙而馴之而卑也鷹眼不悛困獸猶鬪尙能奮詐謀而抗義旅矧我國奉辭伐罪功墮垂成即今小有利鈍亦勝負無定形也曷庸足下逞其涵穢之游談勸人臣以喪節引國士而趨辱行乎鄙人抑又籌之足下邀遊列國間揣摩勝負情形謂鄙人困於援絕狡獪如卑必計日而舉城耳事倖集而卑獨擅其功足下負一時重名無所短長於其際故不若逞其詭辯異時戰事集則曰非我不能勝燕銳士之心也足下

卷一

五

之識太闇議太穢足下攘功之謀亦太險矣雖然勝負無定形曾謂北國義士卒墮東甌狡夫手哉方今遊士握此術最精每令血戰者罔勞而挫唇者奏績足下自負天下士亦復爾爾耶恐有識者窺見足下之據名更狡于貪夫之攘爵祿也雖足下巧於自營工於自覆然而影從鑑見果可匿乎足下負一世虛名亦既有年矣醜然爲一時人士之望而持論若此其汚也則易地處此當必納款恐後反顏事仇而猶藉口于人曰吾以息兵庇民也可乎哉請爲足下揭

此書于列服不知足下何顏復見鄒魯文學之士耶
意者有蹈東海而死耳

江西詩派圖論

蓋自上古神聖繼天立極而文章與天地爲昭矣詩者文章之一事也經國鴻模不盡於詩而歌詠盛德之形容者必於詩徵之故上世之盛在朝則有喜起載歌之音在野則有康衢擊壤之謠然則詩者文之最精者也宜其通乎寰宇而言之貫乎千古而道之不當拘乎一時局乎一方而爲言也東萊呂本中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山谷爲其祖而以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彼其以一時之師承一方之聚會而

卷一

七

明其所宗耳未足以通乎天下貫乎古今而爲定論也嚴羽儀卿覈之詳矣大江以西三代以上未有傳人東漢而後有傳人矣未始稱詩也東晉而後陶彭澤始以詩稱也清空淡遠獨抒性靈工部所以有安得詩如陶謝乎之句也陶生於柴桑而謝仕於臨川此江西稱詩之始也有唐一代以詩鳴其盛而江西之稱詩者不大著焉固未始有其宗也至宋而後晏歐王曾出焉黃陳二謝繼起焉黃固以少陵爲其宗者也乃如用意主于翻關琢句喜於險峻佶曲聱牙

至不可耐其與少陵之鍛鍊精純者異矣雖然不可謂非杜之嫡派也昔人謂少陵集漢魏以來之大成而分寧又挾少陵之精髓其源流固有自哉然儀卿謂其作爲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浸失漢魏以來渾成之音解悟之趣也不其然歟愚以謂江西之稱詩者斷宜略分寧而遠遡柴桑蓋祖柴桑而後有性情有性情而後得有詩也居仁以天中之秀承申許榮陽之令緒而研精覃思於詩學因詩以窮耽禪而病却家家而獨承乎豫章

卷一

八

且却乎豫章最著之歐王而獨企慕乎分寧用意之深遠未可輕訾也倘進之以柴桑則用以治性情益得矣豈僅以宗派圖所稱諸人而已耶

瑞蘭賦 小引

益聞美不虛徵福由德致易成於四聖之手而千古之決休咎者必求端於草蓍神藏於冥漠之表而兆姓之求靈響者率決筴於竹筮是草木之微早得氣先而嘉祥之臨斯應事後矧蘭爲國香而宜男之慶鄭穆已兆於燕娥伯業之圖勾踐久菰於蘭渚者乎越王種蘭於蘭渚鎮府仇公介石挺白岳之瑤林登彤廷之藥榜分符龍陞作鎮羊城攬轡而天下望其澄清下車而六邑受其寧謐政成三載

卷一 九

頌滿四方和氣益於閭中石麟來自天上紅英爛漫既見兆於寶珠仙茶素質續紛旋呈祥於上林梅萼於是玉署益蘭呈其連理敷榮擢秀共成三奇昔洪公弼三瑞堂成而子适適生洪公弼爲台州花臺實竹軒有連理之瑞而生子适因建三瑞堂韓稚圭四花並燦而四相登庸以是方之茂以加矣矧紫陽朱子徽國之鍾英也而實生於尤溪尉署朱文公生於尤溪尉署涑水溫公憂邑之儲秀也而實誕於汝寧之黃堂司馬溫公爲汝寧府公於此產折桂閣下伯紀攸生李忠定公生於松江折桂閣

吸川亭中介甫載育臨江府判廳吸川亭王益爲臨江判時其子荆公生此綿州理館之誕永叔歐陽觀爲綿州推官生子修於此泉南守廨之產魏公韓國華知泉州生子稚圭前代偉人率由任所則夫明月寶珠得之於臨川幕府誠不蔡而知其合契也已梁園上客已振琳瑯東鄙耄民聊呈俚諺其詞曰

卷一 十

繫四序之成歲統萬彙以爭妍雖榮華其各著每狎玩而靡鮮厥有蕙蘭來自空谷匪逞艷以投夫衆欣常靜娟而媚夫幽獨爾乃謝巖谷之寂寥凝清香于燕寢光風轉其蕭疎旭日照其寒凜聆西方美人之微言伴南國才子之豪飲既不流湍於粉脂而時潤澤於墨潯於是舒其靈質發其英姿其旖旎於化日且倚儺於明時含幽孕美振藻掄奇綠葉舒其劍脊紫莖耀其瓊枝芬芬郁郁朗朗暉暉香騰瑞藹雲爛霞飛琳瑯謝其色澤玫瑰遜其芳菲衆葩競吐如小鳳之共棲夫上苑連理迅發恍紫燕之翔遶夫簾幃邁豐浦之九畹恍縣圃之雙畦斯豈物萃之恒徵其茂育實乃造化之特著夫光儀夫是以彩鳳集於香

肩玉蒸投於薜室掌捧明月之寶珠盤薦蟠苑之佳
實正值發襖之芳辰共飽湯餅之芬飴斯乃靈物之
競顯其三奇而主人之並臻其百吉者也余聞大人
吉占固已叶兆於熊羆而九重徵書又將寵賚于英
郭觀三千之珠履以盈庭側一老之披褐而錫爵

橫秋閣賦

憶傑閣之嶙峋兮踞地勢之龍從挹臨水之朝宗今
匯萬派而來同軍峯拱其南而華蓋奠其西雖獅石
橫于北鎮靈谷峙于東峰倚羊角之仙洞枕虎頭之
巨衝兩河會其北界建治于五峰之正中四閣並建
察氛祲而書雲物斯築特聳俯視培塿而獨雄爾乃
天宇澄鮮氣象清淑赤岡霞起而建標金臺雲飛而
擁轂連樊之刻漏琤琮六水之迴環詰曲仙桂隱隱
而飄芬茱萸提提而盤綠金槐之圓林流丹玉茗之
風徽如簇烟火萬家鰲鱗千軸熙熙穰穰轟轟轟
有暉輝之盈眸無纖埃之蔽目循良之布政優優賓
朋之懽聚郁郁倚欄長吟飛觴飲醪雲物引其遐思
川原供其瞻矚於以咏嘆造物之無盡藏歌頌皇風
之多肅穆斯閣誠爲一郡之巨觀而前賢之名篇可
續者也慨自峰屯蟻聚流毒于西羌長蛇封豕薦食
于南疆大地陸沉既已蔽虧夫天日而羊城蹂躪遂
爾燹殘爲戰場于是荆榛滿目所在寇攘間井蕩爲
丘墟庠序毀其宮牆雖示春飛雲之棟甍尙峙而橫

秋擬峴之瓦礫悽愴幸天兵之大加清廓蒼赤復樂
獻其壺漿廿年以往安輯流亡鴻鴈免哀鳴于中澤
播遷者稍弛夫囊囊百室雖與夫百堵而古蹟尚歎
想夫古王間常一徘徊于舊址携朋侶以相羊思盛
典之不可數觀而歎歎感慨乎夕陽然而山川如故
風景常新苟草木欣欣然有向榮之意矧民安康阜
能無陶陶然追復古昔之深情將見旬宣沾被之既
渥而棠陰話舊者競思召伯而奮興愚生雖愚請執
筆而揚扆其盛美焉

十三

計鼠檄

竊以張湯不作法網遂疎許邁既逞禁符莫顯爾乃
挾以兩端行其五技南國之墉無牙而亦穿魏廐之
鞍任齒而肆噬食黍見刺於風詩憤爾不飲蠹書蒙
譏于黠賦猶且無良今又窺我竹園穴我茅屋翻厨
倒甕穴笈穿筍壞嚙裳啄耗典籍迹縱橫於几案
幾不留塵聲嘯聚於椽樞儼然分閭目無白老捷邁
飛生盤竹莫書其貪穢毛不悉其戾始以天地之寬
不難兼爾小醜繼念物力之艱何能飽爾渠魁雖曹

卷二

十四

元理之算術偶差而淳于芬之屢勝必效縱令人立
而拱禮意奸矣就使拔鬚而贖罪可追乎然設詭以
勾來疑非天誅之義即伏機以誘致安見王師之仁
是用率茲雄貓殲爾小蟻凡茲爪牙之士闕如虎
奮若雷霆將食牛角者必誅而噬狸尾者務盡爾雖
曰自此洗心我知其終必異性要惟搗穴乃來敵囚
謹檄

半谷說

余少長於靈谷之麓甲辰遷去丙辰復僦居其外麓欲闢半畝之官以容膝而無如其囊空何也自字之曰空谷所以識也辛未應友相邀藏拙于宜黃荒山半雲菴菴無主僧予至而主其菴因新其宇曰半谷或曰杜子野先生有拏雲書院子既設教是菴何不遂號半雲余曰杜先生尚矣余不敢希蹤且前之主是菴者有半雲老衲余說就焉不敢爲釋氏之學又安可襲用高僧之號乎抑余卜居未定尚不知其稅

卷一

十五

駕之所遊于館返于寓或彼此半似孤雲半似野鶴其亦尙存三十年棲遲靈谷之麓之意也哉且谷以言乎虛而能受余之迹跡是菴方將持夜行之燭以爲學未敢以爲教也故宜仍以半爲字也自茲以往庶期少有得于一知半解而勿終焉空空而歸也則幸矣

剩賸說

乳名麟母夢也五歲入柳塾塾師字之曰聖瑞安已及應里子試有冒焉爲之敗字者益鄙惡不堪牛馬呼應丹越歲而後泯之前辛卯易名經國應試有丈人行曰禮經國家聖人所垂也宜字聖垂二十一歲丙申塞阨拂鬱幾不欲生已薙髮將竄溺異端矣丈人劉翁贈金領今名強應道試倖取附庠于是有水旁起義而字之曰聖水者蒙蒙昧昧數十春秋矣乙亥誕辰飲後勃然自驚曰以下劣愚夫而冒嘉名

卷一

十六

將不愧死無地耶亟自敗曰剩水庶守殘山以終生耳癸未應歲薦遇吉州遇安成具雲舫翁詢姓字微哂曰此與賢水何別耶豪飲數日序秋聲且屬選擇漱澣槩不敢承因請曰姑仍剩而以叟易水可乎翁曰可哉遂稱剩叟者八載迨今幸知則賸子賸焉幾不辨蒼黃瞿然曰甚矣其憊也日暮途窮無可追悔矣胷中不能復正矣心加日字于叟旁曰剩賸

名效說

凡操筆以刑賞予人文者遇文之惡劣則又之遇人之惡劣則又之余內省多疚四顧茫然仰無以報答乎祖禰宜又也俯無以垂裕乎後昆宜又也寧無以修飭乎一身宜又也外無以康濟乎人物宜又也迴環自訟百無一免于合而名之曰效字曰又又以著罰也效者簡賤之稱也余既有受爾汝之責矣敢辭其名乎夫既有受之之實矣而又爲此說不其贅欤竊念人之過積日深乎無生機者由于情狀不自

卷一

十七

省克也故復揭此于座右日寓目而愧悔焉或稍存菱芽于陳根萎翳也欬噫晚矣

丁生貫三字說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人也必有以立人之道而後成其所以爲人不則曷以稱最靈哉予友丁子玉甫名其長子曰人而問字於余余字之曰貫三蓋人者統同之稱也並生于天地之間而有以貫徹乎三才之道立乎其大者而人之名始尊且貫之爲義博而多端精而有要自昔迄今學問淹通著述廣博而或析理未精涵養未純富貴壽考而未可稱全人者何限貫之義豈易言與爾貫三聰穎邁群好學勤敏甫

卷一

十六

齡童非之年幾就成人之列亦慎思所以貫之哉貫則不獨恃乎天事之最隆必脩歷乎人能之並至至大至正至嚴至精承家學之淵源而有以障閑乎衆流之涌決庶成共爲立人之道者玉甫因謂余曰長旣名人仲季當沿立人之義而次第以命之然則自今以始爾貫三不第慎所以自立而且率群季以率庭訓于無已也哉

施伯

天地之生才實難才者天地之所少也天地之所寶也萬物並育於天地間各爲其物不能相爲而有功故雖四靈亦與凡鱗常介等耳且凡鱗常介得聖人焉發其所用以有功則其所用反出四靈上故君子務爲實勝而不驚于其名也苟人而無才亦何以別于物物而名爲人乎若夫知其才矣而欲私之私之而不得則曰殺之不亦大傷天地之心而干二氣之和乎施伯曰不如殺仲而以屍與之李子曰嗟乎魯

卷一

十九

之十世不競也施伯一言兆之矣夫仲者天下之才也不死而請囚非其心也欲有所用其未足故寧屈節而冒爲之雖執焉不辭也使其不必忌君事仇而得躡尺寸之柄以爲其所欲爲焉有不盡所爲于其仇而必欲事其仇者乎施伯不以大義激發君之仇心而用才反勸其殺天下之才以傷天地之心而絕生民之望亦何異于凡鱗常介螫其毒而相害焉者乎衛公叔座曰不能用鞅則殺之衛鞅之才信可殺也不可也殺鞅則殺殺机也惜乎用鞅一言是發

殺机也悲夫

二十

彙次史記四事

史記糾謬頗多難以概舉試舉其最顯而易見者四事夏太康尸位畋於洛汭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于河遂偏居陽夏歷仲康至王相二年羿逐相篡立八年寒浞殺羿併其室而王相偏居商丘至廿七年浞殺相滅夏少康甫生同母逃于仍浞篡逆四十載少康備歷艱危而後克復夏統此千古中興第一偉烈也而史遷平敘曰帝相崩子少康立少康崩子帝杼立無一筆敘其四世始終左氏傳固後出未得見屈

卷一

三

騷魯不一留神注目耶何大夢夢也衛釐侯在位四十二年子武公在位五十五年武公九十五歲猶作抑詩自戒箴儆于國曰大夫司卿士母以老耄而舍我合繹之則共世子生年當在釐侯未即位之先矣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姜作栢舟自矢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則在子事父母將冠而未冠之年也釐侯卒時共伯若非早歿則年幾五十矣尚總角而髦夾囟耶姜亦將五十矣父母尚欲奪老嫗而嫁耶而遷史乃序曰釐侯卒子共伯餘立弟和

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墓自殺和立爲衛侯此等荒謬無根之語不知從何處撝拾得來以誣謗賢侯也郊之戰趙朔將下軍趙同趙括亦爲中軍下軍大夫此後朔不復見于經傳迨朔旣死趙嬰齊通於莊姬趙括趙同放嬰于齊討家醜也事在魯成公之五年旣而莊姬譖于晉君曰原屏將爲亂欒卻徵之于是殺趙同趙括而以趙氏之田畀祁奚是時武同母育於公宮此魯成八年事也韓厥言于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則爲善者惧矣是以立武

卷一

三

而以田仍歸趙氏此時欒書將中軍專擅晉政十一將佐皆賢能在列而遷乃憑虛撰出一鬼頭怪狀之將軍屠岸賈得擅誅戮之權也且又憑空造作語言捏出程嬰公孫杵臼云云曾不知晉殺同括時朔先死數年矣其子亦長矣豈猶在襁褓而藏母孕孺耶育于公宮何其逸何待潛匿民間致殺他人子以代死耶厥于誅同括時稱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立武以勸善舉國上下何常有一語及于靈公之事耶遷之描繪岍賈也直是怪物出現殊非春秋時人物後

世懵然不察徒以保孤爲義舉信子虛烏有爲實事可慨也項羽武勇剽疾曠代無兩閭閻於知人而吝于賞功韓信謂其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千古定評也不終宜哉古者天子稱帝三代稱王至戰國七雄並稱王嬴秦始稱皇帝或曰呂刑有皇帝清問下民等語秦亦因之耳漢後遂因之羽于是時自稱霸王而號令畢欲自己出使賊戕義帝于江中然未常一日僭稱大號當時擅兵諸雄者亦未有一人稱臣于羽陳勝吳廣首發難不久遂滅則羽與勝俱列列傳可也

卷一

三

遷乃爲羽作本紀爲涉作世家抑何悖戾至此乎王介甫不於羽涉本紀世家致辯不猶是抵牾乎今聊凡此前人已有辯論朽僅彙次焉爾非特識也

明太祖處置馬燁奢香事

水西土酋婦奢香夫死子幼代夫而統其衆時都堂馬燁鎮雲南欲藉開國兵力滅之而郡縣其地數以小事庭辱奢香蓋欲激其叛以爲兵端奢與土目妻劉氏密謀遣劉氏至京叩關訴無罪太祖遂召馬燁而戮之愚謂此政刑兩失也馬燁才臣也即欲安全水西獨不可調燁別任岩疆以鎮壓一方乎奈何爲夷婦而誅封疆大臣也厥後任雲南者鑒燁之死於無罪遂不敢以法繩東土司馴致驕蹇不法常爲地

卷一

三

方惠害區區九驛馬遠何開軍國大計乎順治年間明後王迺遁雲南少延殘喘不足爲國家大害也吳三桂領大兵進征未能摧破乃假道水西以猝入而滅之遂以其兵力滅水西而開設四府化千古來蠻荒之俗而爲華夏此正踵馬燁之故智也水西之效順於明祖者安在乎愚細思之重思之展轉推究而權衡之欲天下久安長治永亦無兵革之患必也盡天下之地而郡縣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人無自私自利之心而後無相戕相賊之禍處乎後世而言封

建徒慕法古之虛名而讓天下以無窮之慘苦其不
仁孰甚焉楊文敏榮勸宣宗棄交趾亦以上無太宗
英武之君下無張玉朱能之將佐且內度己之才能
不足以及此也桂文襄寧欲藉王文成守仁之才智
以平安南新建伯但於奏牘之末稍一及之亦度己
之才能不足以及此也嗚呼安得天地網緼萬物化
醇生淳樸而不生傲倖以遂于太古之休風也哉

卷一

三

明祭酒王公臨終紀事

祭酒王公諱廷垣號光復癸未請假歸鄉乙酉歲金
聲桓王得仁提兵下江西以次及撫州建昌張官置
吏民皆披剗從服色矣王公僻處下邑窮鄉匿影藏
聲宜若無與於人間事者歲暮族衆數十人猝擁其
子若侄跪于前曰時事以剗髮者爲順民全髮者爲
頑民老爺位尊易爲人所指目倘一發兵勦洗則合
族男婦數百口皆爲刀下鬼矣臨川曾吏部一族近
地溪山吳姓一村慘禍可鑒也願忍痛從權活此數
百口生命公曰不建義旗徒草間偷生已兀兀不安
尚爲人所指目耶衆曰彼奸人者將借尊貴以圖
進也公曰然則召一僧持刀來衆中一人飛跑從
呼一僧至公曰與汝一樣光禿禿地則已僧不
剗完公曰取鏡來公持鏡自照歎一口氣曰唉
遂如土而氣絕子姪近前抱之則形神離矣後
曰從古死義者未有如公之奮迅剛烈者此一口
氣直塞于天地之間可對二祖十一宗而有光矣
千古第一血性男子也

卷一

三

壑雲篇文集卷之二

臨川剡叟李伍漢著

說郭摘錄弁言

類書雖非本領條貫之學然學者耳目之力有限而聞見難于遍及得前人纂集而部分之則後起者甚易爲力也但依類分部者猶覺撮聚近俗不善用古者徒依類套抄爲可厭耳陶氏說郭據古人之成書而各選一帙以分刻之則尙存古意惜當日之選手漫無精鑒原書儘有佳構每棄而不錄而冗樵無關

卷二

議論者反關集而不刪書至於百二十餘卷而足以備典故資議論者殊不多見余借得殘書于友人處稍審繹之既愧已之聞見寡陋而又病此書之多而鮮當也爲手抄其議論之有益者故實之有據者仍各分帙而不混合就中頗有全帙當存者則又以毫朽之力有限不得不割愛而全置之但另存一目錄以俟他日別有所構云耳又續說郭四十六卷不知其爲何人所緝並撰擇而錄之或二書所未載偶有所觸則又抄撮而存之亦足以資初學者之考訂也

然志爲通儒者不且笑其鄙陋乎則聽之丁卯冬半谷剡叟李漢書于瑤湖之拾齋

卷二

二

天儒子集刻成書後

天儒子集先生存日已有爲之專刻爲之散刻者而要非得所託以定爲全集者也其後間關從王賈志以歿于延津所携抄本書籍手著明史及長行文字盡亡於延而里中舊刻亦散佚略盡順治戊戌年間郡丞蘇公邑侯沈公搜其存稿續刻之甲辰年間鄒伯劉公刻昭武六家名文則節選于錢塘高才生吳夏忠子之手厥後劉公携鏤板以歸燕山而蘇沈兩公所較刻者亦爲他氏所湛閉不出今 上康熙壬

卷二

申楚黃何德繹氏寓書于東鄉言其父手藏弄先生親筆甚多宜亟來取歸不意所寄之札淹踰四載而後得至艾氏冢孫爲玠伯玉得書貧甚不能治裝越歲戊寅而後得邑侯高公孝廉黎君贈賁以行求于靳水何氏則僅得文一帙以歸而同者強半于是勉力追輯先後所流布于人者鬻產募貲而令刻之要之未爲全集也洪惟先生生平學業在明體而致用翊聖以匡王當萬曆天啓間憫世之爲學者剽竊俚腐兩病雜出先生力爲講貫攘闢務從洛閩之學以

求不倍殊泗之旨故凡癸未以前大聲疾呼以與當時懷才而未軌于正者反覆辯難雖爲強悍者所嫉而不辭凡以閑聖道也而匡扶治術之文亦往往散見時時以神州陸沉爲惧而怡然處堂者漫不聽也甲申以後國破家殘不忍偷存喘息於田間胼手胝足跋履山川與二三故老圖綿前代之鐘簴于一隅此如父母之疾已不可爲而子姓無坐視不爲進藥之理祈天代死割股刲肝何所不至哉當是時也事權仍不在握而惟日理章疏以別白所以持危扶顛

卷三

四

之機聽者又不悟也則嘔心滴血以陳之言如此如此則可以轉亂而復治出險以定傾如此如此則蹈崖山之轍而不可復拯聽者反以爲近于訐讎至力窮氣盡精竭神敝憤懣成疾而不可起國運亦旋以顛覆生平所爲明體而致用者一不見用所爲翊聖以匡王者一無所匡也嗚呼可勝痛哉先生疾篤時孤城尚未破手携所著書一囊付其館人曰爲我慎藏此囊俟與殯俱還也屬續數日而延城破尙未成殮云越數年次嗣斯驥上材奔柩于閩當事者頗有

卹孤忠而致賄賂次踣不能戢景敬光爲宵人所寤
伺舟行至某地爲盜所劫幾死幸免寇甫退亟返舟
見書囊尙存不禁叫喜不意餘盜在岸上聞之以爲
有異竇也復哨衆登舟奪之裂囊視之非彼所意竇
也大怒奮勢擲于中流先生數十年所爲嘔出口肝
以圖萬有一濟者一旦盡歸于河伯無復片紙隻字
存于人間矣原先生之意本不在于立言也將欲煉
石以補堪輿之缺既不獲大展於金甌無缺之時或
可少施於剝牀及膚之際孰意一腔熱血百折苦心

卷二

五

不著于事功而僅以見之於文者亦隨身以盡天之
所以稽抑斯人者何太酷哉此不肖漢之所以捧讀
茲集而尙有妙處不傳之悲也某憶癸未年八歲時
從黎不匱先生受經書習對偶黎先生爲漢世父言
此兒大有騷才世父不省也他日偶與艾先生言及
之先生詢其語云何黎先生問舉一二聯以質先生
曰能常如此乎黎先生曰時有可解願者先生曰然
則我將面試之異時先生辱臨塾中而黎先生
聖先生問能屬對兒何在而漢亦以師歸而

生悵然而去越數月乃遇黎先生言吾過汝館而師
徒皆不見殊爲恨事嗟乎先生一代偉人碩德重望
閱天下才人多矣相與講義不純者輒冒言以排斥
之區區一小童子一二屬耦語何足稱了了者而先
生竟屈尊而過訪其虛懷獎借不遺鄙稚爲何如哉
惜漢大來竟不了了深負大賢之盛心也然此意亦
何可竟忘哉故于敬跋遺文而瑣贅遺事如此云

卷二

六

昭武課業叙

合一郡之人文以振一時之風尚講道蓄德立品徵文匪曰一方之精英盡萃于是而在是舉者未始非精英之所萃也是舉也以文衡之校文而群至則宜乎薈蔚而興者咸在文也而吾黨之會友者將不僅以文以文爲其端焉爾嗟乎不朽之業有三而言僅居其一今之所謂文藝者又不過文之一體則夫吾師之所以致勉者將必有求進而不已者矣昔吾鄉西先生之爲會也亦以駱文宗之振萃而興焉其時

卷三

七

人不多及似乎約矣然四家之文出而海內之文風爲之一變迨今百年海內之推能以古文爲時文者必歸四先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吾師之所以旁搜而遠紹者豈必在遠歟惟是摘謬一編既出復社之魁黨遂從而交構之此觀老人而外亦稍落落不合矣吾黨之所以交相勸勉者宜何如也昔之爲會也人不多及茲且十倍其人人多則性情各出而好尚不能歸於一致然則穆然靜正而無文人之習氣者其必以羅先生爲師法哉吾師之博徵會課尙在池

日將請正於有道而文者以敘行之茲於訂交之初略爲數言以引其端云

公議襄贊共築昭武義學引

蓋聞人文盛衰之數視乎上有興賢育才之人下有興賢育才之地尤恃乎人人有興賢育才之心而無玩時愒日之愆斯可以常盛而不衰卽或稍衰亦可以振作鼓舞旋轉而爲盛吾撫爲江右一大郡先賢之道德文章素爲海內所推尊邇來流風遺韻亦稍替矣豈非散處各方而無講道論德聚學行禮之地歟吾卽聯會課文數年于茲矣然每因科歲考校之時暫聚郡城各假寓肆館一相逢旋又散去故雖課

卷二

九

文選刻亦未底于成是雖有敬業之心而無樂倫之樂也于是公議合建義學於郡城則自茲以往有所定在庶來者可以久居而散者可以常集惟是擇基庇財募匠給食其費浩繁不免有時詘舉羸之惧是以相約各出薄貲雖至貧者不可自外就中有家力稍優者慷慨豪舉多出數金助成美事毋俾八厨獨擅隆稱然必以會中之人率先義舉爲斷其或四方英才有慕義而來與會者則必吾友先有定論于胸中而後各舉所知以告于衆而入焉斯可以無濫交

之弊而不至爲不知已者詭厲也夫如其慎重者何也吾卽雖以課文爲先而尤以敦行爲重苟使應舉之末言言忠孝語語仁義而無實學實行以基之則不惟內無以對聖賢有愧屋漏而亦非所以應君相之求數施于事功也故于作事謀始之初慮終圖遠交相勉誡俾某以大馬之齒執簡而書所云若此

新請同人助錄陳明水先生遺集引

嗚呼前賢之道德文章久已卓越於當年流光於奕世固不待後起者之推崇表暴也然而世遠年湮卷帙散逸致後之有志者無從窺其涯涘則亦世未遠居甚近者之所不得辭也吾鄉陳明水先生生而穎敏徇齊弘深肅括他人弗知而獨其叔諱幽者深知之年二十四當事敦請始出應試筮仕于正嘉之際以直節著聞居官惟潛心於存心養性深契于陽明先生之標旨而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道德醇深

卷十一

十一

海內宗仰武進唐荆川先生徒步造訪晉江王遵巖先生序刻遺文二公者當三李名譽炫赫之際排駁不遺餘力而獨於先生翕然無異詞者以先生之力學爲聖賢而排徒以講學爲能事也茲則年代久遠梨棗無存其裔孫吉相吉楫繕寫數部皆爲當事者前後取去每欲竭力繕寫而弗逮不省漢父有志於學先生之學而愧私淑之未能欲求其書而潛玩焉亦弗可得也因與吉相吉楫相商宜莫如求助于同學之君子相與褒貶而重錄焉俾學者知先生之力

爲聖賢而不但以文章開湯陳羅章諸先生之先也

江行摘草序

南泉之溯洄於余汝上也非以為游也將欲借天下以超於寡過之途而兢兢乎未可必得也則莫若先明吾易學以道之此朝易之所以就刻于廬陵于公也然而與遊與息者未足以窺夫易學之底衷也則間以其詩歌道其性情焉夫與遊與息猶未足以見南泉之性情而必見南泉於詩此南泉之所以不能已於詩也於是刻易之餘刻詩於汝書讀南泉之詩者于百七十篇之中知其無以異于三百篇之指

卷二

三

則知四聖之易今且為南泉之易矣然則南泉之行也非以為遊也而實能盡乎其遊者

鄭慎子詩敘

憶十年前從憲武齋中得余全人詩刻讀之喜其風流掄映鬱勃生姿問其年少余二歲余因取少時詩艸盡焚之今已酉夏復從憲武得侍牧仲鄭先生先生示余以所著史統朝易及莊騷二註讀未卒業先生間出長公慎子詩篇相示則奇思秀致飄然欲仙余于是益首垂氣塞因嘆天地之生才實難而閨中何其多才也王文格云自宋南渡後中原文憲皆在南矣豈不信言遠如伯紀近若石齋皆為一代大臣

卷二

高

之冠冕乃當斯世而南泉蘆中之著述遂躡考亭復有英年妙才如全人慎子者充其學力之所至於以老其才沈其思小其心憤其守將與忠定忠烈方駕豈余謏劣之所敢望乎今先生訪友青原戒行方亟僕不敢久留珠玉於塵案用綴一語以訂將來倘一會而脩不朽之業不啻余為門外漢耳

酌社會敘

昔之爲錢穀之會者，褒衆人之貲以佐百事者之緩急，繼其事而一周或藏閤以下其後，先或投瓊以定其序次，或以情誼相讓而先得之，要以緩急人之所時有通之則無往不利也。然而祇以通會中之緩急而非有以廣及夫人人也。吾鄙之士之爲會者，則異是其志，一出于備荒。夫荒政之宜亟講也，士君子之所觸目而疇厯其懷者也。荒政之難舉，士君子之所束手而莫可展措者也。今諸君既起而任之，既聯其

卷三

書

會矣，則必定其規撫，著其條約以爲經久之計。條約之設，宜有弁言。龍潭先生既已先之矣，僉謂析更亦不宜結舌。嗟乎朽之志此也久矣，恒困于無貲而邊巡退縮，莫可如何也。諸子遂能起而任之，其必酌乎已之所能爲，酌乎人之所可受，酌乎事之所能久，酌乎弊之所不生，明恕而行，要之以忠信，事雖大必濟，矧爲德于一鄉之內乎哉？詩曰：何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當荒歉之時，則挹此注彼，以周一時之急，當秋成之日，則挹彼注此，以備來歲之需，周而流

之優而柔之，經紀有法，消息日生，其亦民之攸暨之漸也。慙乎諸士人於所持者狹也，風以勸之，當必

卷三

書

述紹武程子美叔

遊者士之所弗獲已也。續學雄文，同遇知己於制舉。懷抱利器，負琴劍而展步武于四方。豈士之初願歟？然而善遊者則能得乎遊之趣，而益廣其學焉。何也？爾足于桑田十畝之間，歲月雖深，獨能古與稽耳。烏能友天下之俊傑，而與居哉？將欲覽萬里之山川，而發千古之靈奇，則必於遊而得之。然或僅見之於詩歌，不能收之於圖譜，則亦僅得乎事之半耳。善遊者更有進焉，即景題物，寫照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卷二

七

則凡足之所及，目之所覩，毫之所揮，神之所合，而山川人文秀傑之氣，皆得羅之於筆墨之間。紹武程君子美，生於李忠定公之鄉，而欲師法乎楊中立先生。子伊洛之志，挾藻振奇，既探七閩之異，而恒遊遊於三吳兩浙之區。少遊章貢，則參究于劉叔子先生之門，深得乎問學之淵源。凡所停泊，則必探討其先之遺集，而發之于詩歌形之筆繪，事與日豪而文富，遇則蹇而囊常怪，而其進取之意，弗少倦也。昔山錢蒙叟常稱閩人林六長遊于南華，師之。

後艱難跋涉，惟以保護南華文集爲事。至於遭患難，誓以性命相殉也。子美既已探討前賢之遺文，孳孳弗息，綜繅米趙之能事，卷石弗棄，獨未得如南華者，以爲依歸耳。使得一大賢以爲依歸，則將發前賢吾道南矣。之嘆，豈但競美于六長哉？茲丙戌十月之交，訪子于郡城之藥肆，若欲採豨苓而撥馬舄，出其所遊之詩三百餘首，以相示，醞釀宏深，發探秀異，余愧弗嫻于風雅，而未能屬和也。爲讀其詩，玩其圖，而作小引以貽之。且爲之語曰：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故

卷一

六

能發爲文章而高出于千古，子美尙其勉之哉。越二歲，將應明經舉，以達于京師。北遊齊魯，燕趙之郊，瞻京畿之廣大，覽景之鹿都，而憑弔乎古昔英傑之遺跡，閱歷乎人文之總萃，將所見益多，而所造益深。則列禦寇所稱能盡乎其遊者，舍吾子美其誰與歸？

韓柳合刻復完喜書

初余讀柳文未深也獨于昌黎醉心焉雄深雅健以爲子長後一人而已雖有作者弗敢望也既而讀古今逸書攷古籍真贋見柳州之辨析釐然若韓公未免包荒墨翟諸人矣于是好柳州之文彌甚求其全本數年未得間讀鹿門選本喜其幽深峭刻以爲今而後喜得與昌黎並轡中原者曩余嗜昌黎日聞友人家有韓柳合刻善本屈意求之弗吾允也歲餘始借得昌黎文即以厚價歸之友人無可如何始允昌

卷二

七

黎文歸我予心喜得昌黎文而思柳州者七年未治至辛丑抄秋予友語予曰吾家計不完柳文已落某氏矣憶曠昔不欲歸君者何意今竟負吾雅懷矣予于是悵難者數日友人感予意誠乃曰君急書實弟敢爲君出之予于是踴躍懽欣以重價購求而始獲焉百拜登受起曰神物必合信夫今而後予將何以爲功而後無負斯文也哉因識其事於篇末辛丑十月朔日書

史評小引

某二十許時無所知識妄爲史論褒譏千古震憾河岳不顧贖絕而壓覆以死也一旦感楊誠齋柳詩而悔之盡焚所爲史論二百餘篇三十年閣筆不敢臧否人物久矣乙丑改正臥病無聊忽念窮老書生不得執筆側侍從後國家大典禮大制作無所與聞而徒食息于羹壤之區爲流俗作莫輓爲緇黃作乞募政使嘔血十升不過與數觔猪肉相似苟不能仰窺千古治亂得失之林何以活餘生而流碧血也乎于

卷二

三

是而前此之悔頓忘于是而前此之失復蹈矣凡諸所得類次成篇以俟後賢之譏余彌畏云

卻助續引

昔南州徐孺子非其力不食屢辟公府不起寄謝林宗數語使人讀之愀然有餘悲焉今八大山人蓋常有無聲之悲矣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耕稼非其所任獨持數寸不韋以爲生風雨不蔽短褐不完收光歛采以自放浪於顏垣委巷之中雖有懸榻亦無從得下也身世之故殊難爲懷山人澹然而忘焉略無悲憤之意所見於歌詠者雖極奇崛其詞率皆和平其度也茲者同人爲之計及

卷一

五

嗣續將以助阮宣子者助之山人聞之亦且以爲非其力之所自出而辭焉某與日午仲衡石友諸同志聚而謀曰山人點染繪事易米而外不及清醕此其素也今將爲似續計而可輕棄其筆墨乎自今我輩有所請於山人者當共爲不助而助之想庶不乖其非力不食之志也于是既與同人約而且筆之以公諸凡與山人相際者

辭情筆小引

行年六十力役罷征豈曰敬老崇文大都矜衰憐朽隸也不才既不克以識字見推於壯歲老且耄及又何堪以筋骨受役於窮年從來酬應之文情難免俗况乃倩代之筆言不由衷而且株朽不萌源涸難浚縱搜索枯腸亦祇供捧腹耳凡諸麾使令出惟行公則尊而且倨蒙奚罪不容辭繼今以往哀而赦之則幸甚

卷一

五

王尺山文敘

吾友王君尺山以灑然清絕之才而慕閒遠退遜之行與人不甚款曲落落穆穆亦未嘗不溫然可親也若使之毀方爲圓隨世俗步趨奔走形勢標榜結納則深以爲慚以故柱門掃跡三十年人無知之者嘗一詣京師所親附札投達官半日不出面發赤遽歸其性不與時宜蓋如此嗟夫今世才士多通融獲高名厚利其中固未嘗不有以自信然以君之所信寧遂歎乎哉而兩鬢髭髯一身偃蹇吾固疑之雖君亦

卷一

三

不能不自疑也一旦奮然有感昔人激發志氣之論思欲馳騁宇內涉江漢歷淮泗探河隴弔古人之遺跡攬當世之賢豪以廣其所信而釋其所疑因出一編示予曰此生平應酬偶出之時文固余所深疑而未敢信者帙雖不廣亦吾身得失之林也蓋君生平雅與墳典麴蘖爲緣讀而醉醉而讀自一二應酬外絕不多作雖作亦不留稿故存者甚少今其時文具在吾欲爲君信而譽焉則旣已寥落如斯若爲君疑之天下之可疑而獲高名厚利者固甚多也昔楊子

云草木元人無知者以爲復有子云則知之矣彼其心役於奇志淪於僧故能不有待于後世若清雅和婉之音有且共中正恬淡之味有口共嘗寧待後世哉針芥之投吾知必有斷金其人者王君曰不正堪爲人覆瓿耳因大笑而書之

印數小引

自上谷王次仲氏制爲今字行于漢代士大夫不復通于篆籀之學矣即有汲古之士亦稍涉于隸體與八分耳源流既遠簡易是趨雖有古籍置而弗窺矧復能掘削剗而事雕鐫者乎元吾丘子行潛心數十

卷二

七

年而得其精著爲三十五舉以示人然而略而弗詳也茲餘姚李某沉浸于六籍者有年深得古尺篆籀之意慨近世鐫鏤之非法徒付之曲蘖之流則亦學士大夫之歎也于是親爲鐫鏤數十餘石可以振今

澹軒詩敘

詩者吟咏性情之物也各以其詣力之所至而大暢厥詞要不能大越其畔故不獨擬古者時代升降雖彷彿其音調而神情終別即生同時居同國而所以抒發其性靈者必挺然而各出迥乎其不侔也錢虞山論詩謂有豪傑之詩有高僧之詩有女子之詩有文士之詩有詩人之詩各臻其妙而莫善於詩人以其性情之所醞釀者深志氣之所託寄者遠故非恃其才異其學也余友宜川楊仁萬益所稱今之詩人

卷二

七

也蚤年棄去舉子業而肆力於詩歌遊神於篆鏤雖常以詩遊於公卿間而性好靜逸往往與高僧棲息談味故其見於詩歌者多靜悟之致體物一而託興遠真風雅之遺音也茲初夏訪余於六峰之間將入壽昌訪楚和尚講究性命之旨行篋中携詩一帙余搜而讀之喜其妙涉禪趣而不淫于彼教與嚴儀卿所謂詩以悟入者同而實異真成其爲詩人之詩也故樂爲敘其大致如此至其音節之古穆問學之淵廣讀者自能知之不必徒取古人之形似者以相侔

臨川刺吏李伍洪晉

劉虎溪先生遺集刻成書後

吾師虎溪先生詩文初集可高三尺許壬戌春先生稍抱微疴即痛自芟汰止存十帙餘俱授之烈燭諸嗣子謹錄其手定者而藏之越丙子出而命英校訂卷帙以授梓人洪何人哉龔疎幽莽久矣茲更加之以朽腐憤憤何足以定先生之文憶屬稿往來侍藥諸在先生之門者英髦時集先生未嘗以此屬之

卷三

頑頓下根也乃今敢謬承茲乏乎洪惟自古文字之長存於天壤者其體要固多端矣時代各別門徑互分未有兼綜條貫每事盡善者即如少陵昌黎二公一則詩擅千古而長行文字不登名選一則文起八代而詩不入大家後賢論古固無庸摘所短并其長亦無事阿所優兼其所訓也各取其所卓越於前者而傳之而其人出類拔萃矣吾師遺集衆體皆備而詩較多詩雖不廢酬應而論古自適爲多蓋自幼孤芳績勤長而歸農辭世寢食於古者數十年三不

逢辰不獲大展其學治於世而棲遲於衡門之下爾足於十畝之閒無承明大著作敘記銘誌亦止見於桑田儔類之人昔人謂歐公五代史之所以不及龍門其所紀傳者不過五季之君臣其所表志者不過衰世之措注使得如子長之通史上古而取材于先秦之載籍其於龍門宜無不及而且有軼出其上者矣讀虎溪集能無同是慨嘆乎先生之論經史也隨筆而辨別褒貶之純謬不你意立論不馳騁筆鋒惟求理精而意確絕無脩飾辭華之想故聲光不大顯

卷三

二

鏢洪待先生有年諸所執經辨難時先生不無感時悼故之文熱血洒空嗟虹貫日長篇大幅掣電奔雷今俱不在集而獨存此醇淡古樸之章要皆先生不欲以文集大見於時之深衷也豈末學小子之所敢增集哉集刻成洪冀諸孫訂訛補闕詩 卷序記 贊誌銘賦跋共 卷共釐爲 卷工既訖因不禁追維德音之無從而掄浹此筆以書其後云

詩苑後編後敘

吾師胡二齋先生詩苑刻成漢始得盟拜莊誦僭識
點語於簡末曰詩以道性情貞淫正變不一體也而
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于是作詩者之性情不必皆
正而無不見正於夫子之言詩矣及門諸賢稱善言
詩者數子而外人不多見則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漢
興諸儒雜出學有專師而考其性情僅屬離合之間
自是而代有作述體製多殊詞章日盛議解日紛說
詩者之性情其去作詩者之性情殆不可以道里計

卷三

三

矣考亭出而四始六義煥若中天然鄱陽諸君已不
能無異同其間况其凡乎自制舉苑興功令始協於
一今之言詩者非復昔日之言詩者也成弘以來王
唐瞿薛何顧田鄧諸君子其最盛者也豫章九子繼
之雲間諸子繼之洋洋纒纒蔚然大觀已然余小子
自束髮受經心追力慕而不能萬一似之者獨懷葛
先生方城先生二氏耳乃今讀吾師之文則與何陳
爲三矣懷葛之精深渾厚方城之奇峭堅光氣局雖
殊而性情則無不一也而吾師遂兼而有之將令我

輩移其慕法向陳之情而專業於是矣則今之言詩
者猶是聖門之言詩者也性情何弗正焉然漢于是
又因之有所感矣懷葛先生吾師之鄉先正也四明
之言詩者懷葛倡其始姚氏馮氏先後遠興而師從
統其成英絕領袖肩比踵接豈不盛哉至若吾鄉能
爲方城先生之學者世年以來殊不數見艾東卿云
大士之後無大士不信然歟家石臺先生詩苑散見
於諸選盛爲吳越諸君子所推而專稿未就余小子
學步未成撫影自媿不學詩無以言四顧茫然幾如

卷三

四

伯牙之初至海上今幸吾師以禮樂絃歌化理吾邑
而石臺先生復較定吾師之文先後刻之以爲多士
式庶幾哉吾臨之士有所歸依以無墜方城先生之
遺風而百世而下追邇吾師人文所由復振則吾師
起衰之功宜逼昌黎而懷葛先生亦且難乎其後矣
斯誠吾師之厚幸也漢不肖學詩而愚幸沐其化而
樂誌其盛抑何敢避佛頭加穢之誚哉

梅君鬯文序

曩予爲軍峰之遊道經梅坊訪舊友觀卿因得交其叔以正因以正而交君鬯盃酒論文意氣相得往復稽論各出其文相質正以正之文怪奇瑰瑋使人不可迫視而測其意之所存君鬯之文明白洞達使人讀之而皆如其意之所欲言二君之文不同調而皆能使人愛之而不忍釋手則一也以正在時下自珍惜藏錄往往爲人持去既赴脩文而遺稿遂散失不可尋繹今獨可斟酌飽滿於吾君鬯耳君鬯向常使

卷三

五

余叙其傳奇余以不諳音律而止今所成帙而貽余者僅得近時酬應數作向三人所爲爭辯探討者多不在帙則余雖欲無足於君鬯而出其編御之見以叙君鬯抑又不可得也是則余於二君之文終未嘗論定也烏足以申余三十年交誼哉聊書數語以歸之冀他時囊括其全稿以惠我儕爲搜求以正之遺文使之不可泯滅庶用以附末學淺識于編末乃有幸耳

搜錄傳平叔先生遺集再書

湘颿堂集先生手定爲二十六卷乙巳丙午年間邵伯屬其友錢塘吳忠子選刻昭武六家文刻文而未刻詩旋携雕板入燕本地遂無從再購矣彼時某從某家借得全本因其文甚簡而分卷太多遂定爲七卷整頓完好甲寅乙卯兵燹寒家錄本盡失去其孫後往滇黔將祖籍寄頓宦家亦浮沉不可復見今從各處搜括錄得三伯七十紙大約詩古文辭備在此矣尚有八比時文三十首自定爲手戰篇尋覓未獲

卷三

六

尚侯訪求以存此公之精神於不朽也嗚呼安得一豪傑出五六十金而爲之鏤鐫也哉

要結詩社小引

歲序遞遷交情素澗風雅一道不講之日久矣某不自揣欲邀徐枚翁車上翁水梁語公前坪雪公淨土松公六人聯一吟社藉半儒半僧之侶賡亦風亦雅之章或一人首倡而群相屬和或三兩偶聚而傳題補吟或步原韻或各出體裁不必整齊一律總以陶寫一已之性情而發揮當前之境趣耳當風和日煦之際相約雅聚或烹清泉以淪茗斟醴酒以薦蔬淡交可入古道攸有敢告群公願賜俞允

卷三

七

臥遊軒小述

有美一人軍峰之麓輦石疏泉依林構屋築一嘔之新堂廣廈之亭毒彼世俗之所紛拏刪汰無餘而古典之所秘藏插架攢簇寤寐以求步趨必速奉堂上之典壘示膝下之芳躅樂矣天倫芬芬郁郁揭兩字於楣衡得臥遊之清福客有滯于形象者憫登而叩曰臥則匪遊遊則匪臥一室中間曷分兩座主人適爾而笑曰斯遊豈遊斯臥豈臥曷臥匪遊曷遊匪臥一室中間孰分爾我卧不必藉夫桃笙遊不必策

卷三

八

夫黎牀運千古於一息包九垓於稊莠有時逸興遡飛輕舟已過萬重山有時延竚而泰互鐵鑪三椀子坐地者葛臥南陽陶臥北窓一則著偉績于蜀漢一則植清節於柴桑非遐非邇正在中央若乃臥而無定力而出入罔知其鄉即御風而行者雖虎而猶有待惟抗懷而獨徃直上接夫羲皇洙泗之原泉混混濂洛之派別鏘鏘朝乾夕惕日就月將舉步引領適意徜徉山高月小茗熟泉香東軒笑傲高韻一

塵任譚詠于叢薄孰假其剗磨三徑雖開緘塵弗
墜二仲既遙愿人辭過請謝客而鏡屏寄遊情於高
臥客自知不足以與玄微遂嗒然而遄退

管生約三詩敘

詩以道性情而人各有性情非相爲賜也今之言詩
者非曰宗某代卽曰宗某家是將役已之性情以從
人之性情也烏可哉管生約三少從予學爲制舉文
舉端鏡尾頗能速化未常言詩也後從南洲楊林二
君子逆則駸駸乎馳驟於風雅之林矣近呈余詩一
帙隨意揮洒不專一格是能以已之筆墨抒發已之
性靈非役已之性情以從人之性情也時有云不專
一家則不足以名家者余謂子長之文子美之詩離

卷三

十

奇變化各擅其宗詎可以一律求哉生其由是以益
進於體兼衆妙而後已也此帙特其引端云爾

再書寄軒詩錄

古人爲詩文未有不由辛苦而出者也觀昌黎柳州二公之論文功力勤勞緊可觀矣然而浩然苦吟眉毫盡脫裴佑衣袖爲穿摩詰至走入醋缸無乃太苦彼七步而詩成八叉手而入韻皆就何嘗不彪炳千古耶管生約三方專力於朱程之學而旁及於李杜之吟所謂以餘事作詩人也庚寅一載乃有詩草一帙間以呈予斐然可觀友人爲之憊懣付梓以餉知己予惟生之資性穎敏好學加以年力將有深造而

自得者此帙特其初梓非其止境也因爲書數語於所錄云

潘紀南浪迹吟題辭

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鳥有跡之可尋哉或曰當其培風之初息以六月鳥得無跡然則空際盤旋盪冒決肯是亦鵬之跡也以是爲浪跡云爾玉山紀南潘子隨興而遊適意而吟筆歌墨舞題曰浪跡跡豈有定浪亦無痕閱斯篇者請作是觀設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莊叟蚤自滯於言詮矣天籟自鳴風奚待積會有解人旦暮遇之

劉氏家乘序

庚寅中夏薄遊寶塘適遇舊友衡正廻非莫習諸兄
延飲于家談及近脩家譜頗爲勞勩留飲數日因出
囊本見示余細讀之見其述祖宗德業之綿洪源流
之淵懿不虛美不援貴不遺庶姓而條立譜規以示
鑒誠教子姓以蓄德懋學務守清白家聲字字確切
無煩增損詢其秉筆者則即此三君與其叔五尊廷
弼數人也向曾請關西楊念亭先生序其首簡謂朽
某當附跋其後顧衰朽無知曷足以附青雲而玷方

卷三

五

策乎念亭先生當日既拔取其秀彥數人於膠庠歸
京師而報命矣諸子之譜事或勞或逸固不得而預
書也今諸君之脩飾者條分縷析井井詳明朽渙即
欲贅筆其間亦無庸也因念楊氏自伯起居于閩鄉
子孫聚族歷六朝唐宋垂千年而不離其故處宋賢
常艷美不已然而楊姓之顯著豈盡在閩鄉哉華州
之楊亦其一矣然則劉氏之守安成而子姓遂世莫
其居後又遷徙數處其卜築於黃洲橋畫錦橋也迄
今已四百年長發其祥漸廣漸大瓊枝玉樹競秀爭

妍奚必以安福爲桑梓乎昔劉孝綽群從七十餘人
皆富有文章而公綽爲之領袖今觀於黃洲橋之劉
又豈遜美公綽哉余何幸而得樂觀盛事於此日也
因之更有遐思矣金華胡元瑞著筆叢稱古人博學
者莫過於劉氏自中壘而下至元劉因劉霖得五十
餘人迨明代三百餘年又多多益蓍矣余于閱譜之
次遂涉筆以誌其將來云

東鄉高士坊徐氏重修族譜叙已丑

昔晉范氏修談先世之祿爵演迤於世卿而叔孫穆子舉三不朽之義以抑之固優乎莫尚矣然保姓受氏恪守宗祧亦匪易事徐氏宗宗自伯益始實先嬴秦而興傳至偃王以朱弓赤羽之祥幾於受命穆王伐之偃王受伐而不忽戰其民遂以失國視嬴秦之殘民以逞者霄壤矣碩大蕃滋不亦宜乎其後子姓散處列國而江西之徐實宗孺子孺子抱道隱逸非力不食子微繼之世爲高士常事者所爲樹之坊表

卷三

五

以表異夫群倫夫非不朽之盛事歟區區祿爵曾何足道東汝高士坊之徐迥其源流孺子之孫自荆邑龍澤而遷覺溪自覺溪而遷紫岡遷嘉祿遷麻山遷庾溪由庾溪遷高士坊又遷汝田禮溪自時後入分居于嶺後嘉塘車嶺太坪新村等族考其始統諸者在唐則義卿公脩紫岡支諸者在宋則子平公脩高士坊支諸者在明洪武間則士績公在成化間則明公在嘉靖間則栢峯公栢峯公則少初公之父也先掌鐸于武昌解組而脩譜則在嘉靖乙未歲

其歲月則少初公以甲午登賢書以戊戌成進士家庭聚順參訂精詳則此譜之脩也殆父子同秉筆乎導歸其名于父亦孝恭之道也栢峯公之言曰不援引遠代顯人爲不誣不蔓附于近地強宗爲不附不挂漏于支下單寒爲不遺此與脩一代之國史而三長兼備二善靡遺者何以異哉是則脩譜之最善者也自栢峯公至今又已八世子姓益蕃衍人文益衆多苟不增脩奚以敦本而聯疎乎茲裔孫眉珂氏與堂從之二三秀異者聯集嶺後嘉塘車嶺太坪新村

卷三

六

各系而並脩之一以栢峯公之不誣不附不遺爲法老泉所謂讀吾譜而可以興仁孝之思者不在是歟譜之部帙既成敬來瑤湖問半谷剝粳而請序之朽也生晚不及親挹先正之風範少讀少初先生講學論道之遺文而追慕之不可多得及與公之曾孫合玉君相晤冀廣求其先世之緒言而已不能略舉矧又歷五十餘年烽燧迭擾之後而欲其文獻足徵不更難歟初既不與脩訂之勞讀其成書而畧序其源流若此至其支分派引之詳治則在眉珂與其群從

且休詩序

不佞某衰朽鈍夫也讀魯鄒之遺書未能窺其門徑
安能越境而闖西竺之堂與乎頃歲于余生東木齋
頭得見妙峯語略喜其不使機鋒不衍辭華獨闡性
靈以抒意境因作一札以識神交而且公過採芻蕘
遂以所刻數帙見寄余更莊誦而紬繹之閱鄒友序
文謂師因患難不得已棄俗緣而脩淨業則是流離
困苦之中其得埋頭肆力之日也僅矣何以語錄之
中明示學者以向上之路若欲空言語文字而竟入

卷三

七

不二法門于詩文序記則又肅括宏深波濤壯闊無
劈瀆之勞而以整以暇直登作者之堂此豈非以根
靈迥再來人耶何其兼綜條貫而于彼于此各臻其
妙耶曩余於禪門詩草獨愛匡山心公自由自在若
無意于文字而妙有冲淡之趣推爲禪門領袖今又
于且公醉心而稱雙璧矣曩歲崑陵邵子子湘選刻
漁洋漫堂三家詩謂今世之言詩者無在二家之右
茲且公語錄詩文將就四刻矣惜余繭足荒陬無由
陟匡山而盡讀心公之詩夫是以把此憶彼安得子

湘其人大展手筆合刻兩大師之詩以與王宋二公
爭勝哉願予鄙夫也不但不能跋涉于匡山而海會
妙峯僅在百里而遙尙未能與且公相晤對徒搔首
青天歎綠慳耳而且公又山居寡出綽有遠公不過
虎溪之意余于公之不肯出山而益深服公之堅定
爲不可及也前代高禪與顯人相際至與人主相酬
應往往有不能善後者矣且無論其失足者即如遠
公不斷盧循之往來幾爲流俗所累矧又有不可言
者耶且公安坐山頭照見山河大地塵空擾擾何如

卷三

六

一茅蓬頂之爲安也遊戲筆墨亦偶拈此以消遣焉
竟耳遠公亦未常不註涅槃經也且公因刻余詩恨
其少耳抑余鈍根祇以文字識且公未能測其妙悟
終成其爲門外漢耳公得毋軒渠大笑而麾之耶

熟也詩序

西竺之旨刊落文字語言獨求妙悟而古德徃徃不廢言詩者以詩固從妙悟出也讀寒山子詩豈復可以文字語言求哉余過上橋訪吳子星合因得讀熟也詩喜其不落言詮而多心得固登皎然之堂而踞齊已之席矣而說者乃欲刪其涉禪語者得無有吳景仙意哉恐不足以服嚴羽之論詩也昔許洞設詩禁二十字而一時座中至爲闕筆誠如洞言則三百篇皆在所刪矣詎有詩哉若夫觸手公案矢口機鋒

卷三

九

則熟老早所不屑已觀者以意得其妙可也

跋北遊贈言

墨上人蓋釋名而儒行者也圖書滿架詩草盈篋而自視甚虛不以閑戶所得自飮也其志將欲足跡半天下而後止戊戌北遊齊魯燕趙之間諸友紛紛以言贈行時予亦以謁語問之上人未有以復也予則儒名而釋行矣不大負於上人之志也哉既而上人來歸自北所學日富其見於詩草者清空澹遠而無寒瘦之弊蓋已駸駸乎不讓閬仙諸人矣然猶固守其轍必不履惠休之武無亦我輩之不仁使之然歟

卷三

二十

辛丑中上人復彙諸友之贈言而以手卷存之乃偶問跋於予夫予抑又何言哉方將讀昌黎送文暢序而未有得也願與上人共勉之而已抑予曩時別集有惠休鴻漸溢納閬仙諸人行事一卷神琪懷素諸人以學以才名者又一卷擬他日將爲上人出之庶免於昌黎之罪人焉耳若夫區區贈答之間非予與上人問學意也

書妙峯詩略後

湛靜圓明一絲不挂竺乾之教也豈以語言文字見
長哉即偶以語言文字逗漏端倪一以妙悟出之又
豈倚學問才力相襯哉余於余生東木齋頭得讀妙
峰且公詩略喜其名章秀句絡繹奔會時以妙悟寫
其素衷寄托遙深不落色相雖時佐以書卷之氣而
皆性靈之所自出一空蔬筍氣味求友于方外得未
曾有矣意欲過訪妙峰聞其飛錫旰郡聊書數語以
識神交且冀他日或有相見因緣然予老矣于世出

卷三

廿

世間法一切擺落無忘矣雖不敢蹈退之不仁不信
之訖亦安能令兩人者目擊而道存乎只此數言已
覺多贅

三卷終

望雲篇文集卷之四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壽仇介菴詩序

古之君子出則允文允武爲憲萬邦處則經經緯史抱膝長吟無在而非自得也然或長才域於短馭而未際乎時之大行未滿乎人之願望未慊乎已之素志者顧時有之是則存乎時會何如耳以余觀于往古凡當紛擾逐鹿之際才雖不逮乎中涓苟依日月之末光亦足以裂土而受爵若際乎海不揚波林無

卷四

伏莽之會則雖智藏十萬亦袖手而飲經綸耳則余又以謂存乎人之見地何如矣何也一五字句耳或以爲恨時不用兵或以爲幸時不用兵一字之間其志懸殊不啻霄壤矣夫樂太平而享寧謐此豈易避之時會也哉今吾鎮府介石仇公抱經濟之宏猷而僅任乎偏郡承天子之休命來蒞茲土受事之始即運量其情神以綏靖乎六屬俾人人皆有以自得于湖山數百里之內外此豈智效寸官才效一職者所敢望歟蓋實有以振作乎士氣凡爪牙之士皆有恒

恒之氣象以是環千里之疆而比日熙熙然皞皞然樂乎有道之長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治世之民壽斯其會矣公于是時與吾郡大夫籌畫乎民隱而調劑乎寬猛之宜與郡中之文士博洽乎典籍而廣和平篇章與梓里之賢豪或遊或寓者話先民之舊德而泳賞乎新得之輿情亦安往而非優游自得之日也斗大金印尚且俟之公今年屆乎強仕四月望有二日則懸弧之芳辰也諸君子濟濟錯錯張錦幄而進朋觴祝以無疆亦云報也某草野之朽民也受公教

卷四

二

愛之日已久不能將一片之馭聊掬里謠一章以志永錫難老之願云爾

送朱衡宰歸武林兼壽六表

天地無不生才之日國家無不用才之時宜乎鍾山川清淑之氣以生者皆得以奮興于功名之會以服休服采而各展其弘抱已然往往有才而不用用或不必才者豈造物者別有心以待斯人非世人所能測識歟前代取士于科目一途以故負壯猷卓識之士或見遺於有司而不在貢舉之列士固不得爵位而居之國亦不獲英俊之用無怪也自當代龍興天下異能之士雲蒸霞蔚各奏其長以奮興于功名之

卷四

三

會乃亦有異姿傑出于軒宏見知于大僚效能于盤錯而竟不得一官一職以自見知于世如吾友宰朱道翁者其一也衡翁武林豪傑士也生而秀出于曹耦驚賞于先達童年失怙時際搶攘乃能鋸鍛砥礪造就真才凡諸當世之務皆講求得其精要諸顯人事有糾結艱鉅難任者商之衡翁則隨手輒解輒辨甲寅乙卯之間陳力于親王幕下逆氣靖而海宇清奏績于樞府咨名于詮曹將有珪爵之析璽綬之佩矣乃以簿書期會之間格而不逞自是而奔走

京嶠嶠秦隴溯洄于吳越泛庾杲之芙蓉者有之踟躕于張豕之矮屋者有之碌碌因人究無成績而年亦且老矣歲復一歲送人作郡能無爲鬼所揶揄耶茲壬午夏與余相遇于別駕李公署中傾蓋談心肝胆如雪囊雖得聞高致于同人林石友言次乃今而更有迥出于所聞者斯誠經世之宏才救時之實學也其如半綬不綰何哉龜山之操曰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余亦皓首無成者能無同病而相悲也耶篋燈論事相與疑年乃知今茲重九甲子將周矣于時

卷四

四

訪道於空山叩因于瞿曇旋將返棹平武林以事三徑之築樓遲道周資斧且竭故園未遂梅成塢客聊對菊有華衡翁達人也曠觀天地之大劑量物類之繁後此因緣詎復可料鼓刁朝歌者幾何年而後有後車之載更歷幾何年而後有營丘之封度索山有桃焉歷九萬年而後一熟物且不以早成爲貴矧吾人胸包宇宙能無一飲而吸百川哉于是對酌大斗執筆引年以導諸同人先鞭且繫之以詩云

壽鍾學博

今夫士君子讀書蓄德博學綜今將以明體而達用也自前代定制設立餼廩養士於庠序意非不善也逮學之數十年體立而用裕經已明矣行已脩矣即選需次僅授教鐸至于十年不調或平秩而升即百論道經邦之鴻猷貳公弘化之偉略何所展其驥足哉求如朱備萬之以卽學教授召廷試第一擢翰林脩撰胡若思之以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轉縣令旋召入內閣掌機務者數百人而僅一二見數百年而

卷四

五

僅一二見則此濟濟群彥懷瑾握瑜歸何地乎會須有聖君賢相殷殷然樂育人材更制立法有道以處此庶不致以學校爲羈縻英傑之地或謂師儒一階清高足尚清則清矣高于何有乎記曰師嚴而道尊邇來人心不古師嚴則處其下者落落不合甚至掉臂而去之若夫抱道而自尊則妬嫉者愈衆上下之間俱有忮心矣此非學優而德盛才渾而養深純乎以聖賢爲依歸而置功名富貴於度外者勢能無不屑不恭之意耶尚菴鍾年翁德興之名儒也鍾洪

厓石虹之奇秀挹鄱湖琵琶之清波學廣問多才高養遠趾美前脩淵源家學不以接跡世科爲榮而惟以紹聞衣德爲心數見知于名學使者皆以擬巍科登臚仕爲期迺近沿前代之定制來典吾臨教鐸宜長材也先生乃恬然安之以其數十年修之於已者而勉進諸生於德藝也而且敬恭僚友廣厲新英初仁山丁先生剛方而勁直先生則佐之以沉潛溫恭今恕翁周先生簡亮而安恬先生則佐之以周詳而敏括夫其所以待寮案者尙爾斟酌時宜罔不歸於

卷四

六

至當則凡訓迪子弟隨才造就俾之各得其性之所近舉可知也吾邑敎事有成丁周二公不得專美先生真中分魯國矣茲者先生年屆六袞諸弟子沐先生之教澤既深彬彬然群趨而來徵言以佐壽觴余牢騷抑塞人也不能薈粹綺語添繪繡於美錦之上且謂弟子之祝其師與邦人之祝邦君賁朋酒羔羊而躋公堂者不同惟頌壽考作人之詩冀綿敎澤於永永弗替奉先生之敎而益光太之不待異時之澤被生民即進退俯仰於平日者無不稱爲此即安定

胡先生之弟子也如是而視先生乃爲有當耳諸生其卽以是獻于先生吾知先生必追爾而進康爵且笑大夫樞衷未化也歟

此借題以發牢騷不平之氣也鍾者似其未甚誇揚損而不用余謂就現在之所有而贊美之則其器與其所受適相當耳烏有餘地以爲大受之藉耶故復書此以發一笑 剡叟再書

壽鏡龔明公

抱一以凝神虛中以應務節宣乎一氣之極備極無調劑乎萬彙之過亢過弱以恬淡爲宗以濡忍爲守因應不窮變化各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祖之徒得之以導引吐納延齡八百此漆園之寓言而未詭古人之實也吾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彭祖之生平蓋沈潛乎先王之緒言佚行細羅乎往跡之理亂否藏紹往開來卓然爲一代之文獻而華靡不足以滑其中險阻不足以撓其

卷四

寧故能挹受天地之冲和而享其年也若我肇翁其得彭祖之遺風而引申乎翁少而敏異特達爲鄉先達所甄重將圖其於制舉之業值其尊公先正薄遊吳越西楚襄王不返隻身胼胝負殖而歸自是而慰安其壽母順養踰九袞友恭其難兄安享於高丘遠近之人莫不歸仁歸義焉且彭祖僅以其導引自延而已而翁則推衍岐命之術以濟世道既行矣名既彰矣當事者既表揚其行誼而授之以職官矣而翁且夷然不屑視若無有也一旦棄若

敝屣焉余則謂翁之所以難及者猶不在此也余得
交翁在辛丑壬寅間正強仕之年也識解洞達議論
清明而毫不自恃也于其先世所藏書固薰蒸已透
矣而於前賢諸大部必多方以購之力有不及則呼
余釀金以其購之皇皇乎惟恐予之不為協力也余
初亦謂翁第豪舉以徵富有或廣蓄以俟臨時緘閱
耳及與翁深夜劇談論至隱錮疑難之處翁一一徵
引古籍尋原究尾爲予剖析余然後乃深愧其在購
書之列而予驟乎求之有觀人之度量相越抑何遠

九

哉然此猶學術事也翁舉丈夫子三人孟仲皆嚮于
庠矣季亦以世業遊於衡湘矣而仲季忽然不祿田
無半頃粟鮮糖儲而翁坦懷安之下以失掌珠而致
憾于天不以室窶空而致歉于人天非敦古道而齊
得喪者哉長嗣旋將膺歲薦達彤廷矣得英士而廣
教育矣而翁未嘗以爲忻此科失雋於練圍而翁不
以爲戚今諸孫皆英英玉立而曾孫亦且捧書受學
矣翁入則與元配姚孺人含飴弄孫曾出則與當世
大夫士庶扶老携幼稔熟樂道得一願年仁者必壽

斯之謂矣今仲夏下浣舊音八旬長嗣暨諸孫將列
長筵以奉祝觴而翁緊却之方將陟華蓋之巔登軍
峰之巘左拍洪崖肩右挹浮丘袂翁其真有意於彭
祖八百之期歟余將率諸少捧霞觴而挹翁以略
分兩袖之雲也

壽阮母徐人表

自古開國承家之君子未有不資於賢媛之贊襄而能內外咸理以垂休祿後者也然或用柔以濟剛用寬以濟嚴用儉以濟奢用畏慎以濟侈泰寧能璧合珠聯琴調瑟叶而內外一致歟若夫合志同方始終一德惟我姒翁阮秋潭先生暨姒母徐老孺人爲無間然矣先生秉性冲融執德純粹內承家實符先生之淵源外受羅文止先生之陶淑所稱文質彬彬躬行君子也者孺人結褵來歸與夫子合德却鉛華而

卷四

十一

弗御屏侍媵而勤劬古稱鍾禮郝法孺人不替過之自廟見未及事姑而事繼姑備得二人之懽心爲小姑小叔婚嫁務極周詳靡有纖缺姑弟雙叟無歸養之終身弗懈此皆代姑勞動而行其孝道也先生蚤年設帳金邑黃獅渡歲暮得館穀以歸途遇鬻妻壘母者先生解囊中金悉畀之歸而與孺人飲水啜菽以度歲華琴瑟靜好愉愉如也較之孟德耀桓少君之安貧執勞不其先後同揆歟追于孕兒育女聘婦拊孫先生一以筆耕墨耜孺人一以織紉組紃雖不

登于豐裕亦未嘗至于匱乏此非經理有道烏能一就緒如是哉迨先生秉鐸八年俸入無多食指愈蕃而所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視爲諸生日無異也會城公務繁多先生服官又過於勤慎每雞鳴戒旦孺人必爲兒婦率先有劉東山夫人煮糜以啖僮婢之風焉中間爲寒寄所窺至於出無公服孺人安之毫無芥蒂反勸先生寬釋其人而遣之既而先生相館諸嗣子以菽水承歡母爲其之如飴至今童顏鶴髮猶凜敬姜勞逸之訓以課孫曾先生樂道高風

卷四

十二

儼然長存堂戶間也昔神明逸隱居終南山之豹林谷授徒養母頗盡天倫之樂事及明逸應聘爲司諫母更喚而咻之責其子之不能致光霰采爲世所知故明逸未久即拂袖歸華山逾母訓也今阮氏之嗣子家孫有聲庠序皆以友教後進爲已任敦行勤身以養志型仁講讓以維風孺人頤而樂之喜可知也所謂以善養不必以祿養也白華之詩曰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範莫之黜辱豈不大勝于載驟駸駸不遑將母者歟全茲孟夏初吉爲孺人設悅之芳

辰嗣子將噬魴捕鯉以稱觴諸屬戚亦且製錦以助
爵將求大人先生祝嘏以陳詞或謂請託之文未必
由衷莫如內戚中操其里諺以捧卮爲質而有徵也
晚女弟偕仲嗣事母三十有五年矣備知孺人溫恭
之德數十年無一疾言遽色也舉家孝友慈愛上下
如一也孫曾之振振仁厚行將繼志而顯揚也無如
言之不文不足以爲孺人加爵無已仍爲之誦南陔
之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饌亦既色思其柔無或有憂
矣最增爾虔以介丕祉不其引之勿替歟以是爲母

卷四

十三

加祝或亦以爲無夸詞而飲之得其安也云爾

徵詩壽揭憲武元配李七十

古之君子高尚其志谷飲岩棲既絕華靡之緣必有
肥遯之侶故於陵邁迹以灌園厥有辟繡之耦鹿門
垂情于釣澤爰有緇獲之儔未有歌五噫而無和運
九還而獨煉者廬下舉案敬斯至矣庭前角伎樂何
如之當吾世而悲玉山之早頽痛卅血之成碧如憲
武揭先生其入山惟恐不深潯川猶思其滓抗情懷
葛矢志桑田豈待再計而決哉設使室靡萊婦饋鮮
桓君何以稱雲中之雙鶴峰頭之並蒂也欽惟華亭

卷四

十四

子李孺人以仙令之淑媛爲忠貞之順婦懿美淵涵
藏嘉風著歌三星在戶於流離顛沛之年歎四海無
家於棘刺叢集之會而能戢景發光括囊無咎故徘徊
澤畔不中射工之含沙矧于林園罔罹樊人之噪
園迨鯨波稍渟其蕩濇而鴻澤漸息其替鳴于是益
修內則之儀虔奉茲幃之旨氣惟和而容惟婉是以
堂上冰壺永無悲於夜月而堦前玉樹乃茂對於春
風雜珮以問門多長者之車醴齊既陳座有孺子之
父孺人則益著其謙摛諒無矜于動靜長齋繡帶庭

飄貝葉之花收稼惟奴田留嘉穀之穗惠于宗鄰澤
及比鄰以是君子無內顧之憂室人免交謫之苦樂
琴樽以消憂著詩書而壽世既博既精以陶以咏貫
串十三經以垂家學網羅廿一史以定皇猷夫孰非
內助之惟勤而德將之罔斂歟朽等素聆君子之緒
論側聞閨閣之芳聲當斯七旬初度之辰能無一觴
附獻之祝不佞某敢揚糝糠於荊巢諸同人幸翕琳
琅而齊響

卷四

其

復興同仁會小引

今夫仁也者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心也萬化之原莫
不于是托始焉苟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靈於萬物
者又安得官然而稱之曰人也哉願仁之爲道大而
難盡自昔聖賢慎言之故有才猷大展於時利賴廣
被於物而於隱微之地弗清胞與之量弗宏則卒不
得以仁許之也今舉而被於儲材掩蔽之一端而曰
仁在是將無有嗤其侈言之而罔協于情也乎夫亦
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非可以安坐而致徐引而舉

卷四

其

也由其一端而引伸之則凡有曰端于我者無不可
以勉強從事日起而大之則人之類連無告
孰有亟於不能具其心者乎是而不足以動
其心夫孰有足以動其心者乎西伯之仁者亦
列數掩飾之事然則此一事也甚未可以爲小善不
足爲而忽焉不爲也是舉也於行之事僅屬一端而
所爲經費之需所爲持久之計又頗繁重而難任夫
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故又大聲疾呼以告夫群焉仁
心爲質者合志而同方計誦而慮遠庶有以廣其施

於莫既而擴其志於無窮也仁人心也豈俟朽鈍一
髮瑣瀆爲哉是會也昔之賢豪長者固常行之矣甲
乙交訐罷廢多年今諸君子復力興之雖仍舊名而
實矧始也余濫尾其後故言其梗概若此

募化雙舟小引

蓋聞已飢已溺古人所同不啻不梁君子致請故德
周於身者澤必濟乎物而力詘于已者事必求乎人
非釋子之好勞亦王政所宜及也故者金陵既圯汜
濫時聞行旅悽惻于迷津往來留滯于斷崖招招舟
子呼之不來踽踽征夫悵然欲絕雖則壙垠之野未
可跨波上之長虹惟是孔道所經亟宜具津頭之一
葦席幾小艇載曉月流光蕩漾于波心勁樺截長風
壯志不羈于蘭足苟旅人之不病于涉實居者之大

卷四

六

慰其懷余水滸住持運源者不辭托鉢之勞願結有
因之果思濟兩渡兼募雙舟奈物力維艱而獨難
輟必也金錢有積方可庀材蔬菜稍充始能召匠敢
告四方之善士共襄一葉之慈航多少隨宜遠近依
賴從此普渡於河沙是能遍週于國土合什以請百
千爲祈謹疏

文昌會敘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文昌帝君祠祀遍天下考之載籍帝君之神降生於東晉越雋張氏歷時至今已千四百年餘矣而東鄉艾先生謂斗柄戴匡六星曰文昌自開闢懸象於天豈必虛其位數千年至帝君生東晉而後司文昌之柄歟此其論事甚核而於理有不盡然也何也上古不可考矣自虞廷命契爲司徒掌邦教命夔典樂教

卷五

胥于歷夏殷周代各有學學皆有釋奠釋菜之禮未聞專祀夔與契也但曰使有道有德者教之學沒而祀于瞽宗以爲先師而已至後代始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唐貞觀六年始罷周公祠定祀孔子爲先聖此萬世永遵之禮莫有異議者也豈可謂前代虛其先聖先師之位至周季而後有道統歟則夫文昌六星懸象於天無所不統至帝君生而後專司文昌之柄亦其理之斷然而無疑者也從吾遊者某生與其同學謀範帝君神像祀於老蒼禪堂而問敘

於予余惟學之道知行兩大端而已古人論學必貴躬行弗徒以其知也然學必從知入知者學之無窮者也前有千古後有萬年而皆以一知貫通之故天之所以運而不息地之所以廣而難周日月星辰之所以推遷廢物之所以馮生萬事之所以錯出名物象數之所以繁興與時爲證替凡夫時已往而數無定而莫之有遺焉者皆知之所至之分焉行之淺深得失之踐履焉爾以其知之所至之分焉行之淺深得失之符則雖終身未有所行而行固已裕於知之內矣其

卷五

三

所得行者素位而弗敢越其時也置身於倫類之間而忽忽焉弗力於當然之務則天之棄民也位之所在而欲竭厥以圖之雖聖者有所不能矣故夫學者必以其當然者力之於已以其未至者俟之於天居焉則爲通儒出焉則爲名世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執是以往而已矣世無干祿之學也有干祿之祀乎哉生也像帝君而祀之試讀其實訓事事皆勸人爲善語語皆勉人爲學固與孔子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同符而合轍也神之所福者必其修孔子之

道者也然非曰吾第修之已司命司祿不能爲吾子
奪也苟若而然則誕越而無所嚴事亦心之所不肅
也生也勉乎哉愼其祀事而後神之據之也然必附
祀於禪堂者何也祀孔子於釋老之官明太宗以來
有明禁矣帝君之祀固未有禁也力之所未裕而弗
能專祀焉固有待也附祀亦法之所許也必有所嚴
事而專事焉尤理之所無疑也生也勉乎哉其與諸
子謀所以就之

卷五

三

演武場開帝廟募修小引

兩間之大惟浩然之氣有以塞之古今之久惟浩然
之氣足以持之漢前將軍關武安公非所謂浩然正
氣充周於無窮者歟自漢末迄今千有五百餘歲祀
事過乎寰宇神靈煥赫常如一日盛矣極矣苟祀事
有不修則人心之義有不明非武安之神有增損也
撫州演武場郡邑講武之地也聽事之右舊有祠廟
以崇香火雖以奉神實所以振作斯人忠義之氣以
扶維綱常於不墜焉爾茲則上不冠以庇夫雨露而
旁不足以捍乎風霾過其前而目其圯敝能無惕歎
今僧慨然欲加修理以物力之艱來請題緣募化余
惟武安之義固足以感動乎群倫而於講武之地爲
尤亟人而不以忠義爲心也人而以忠義爲心也寧
有巽恹不舉手而助者哉僧其持募冊以往可也

卷五

四

伍侯燈會敘

昔臨淮之神將安抱玉耻與阿瞞同姓而改姓季英期之祖劉凝之慕伍侯之忠諫而改姓員此皆豪傑自命者也然抱玉猶感憤於一時之國仇耳至如凝之者古人往矣其足以致吾景仰者何不乏人而獨致慕于伍侯此其所以致之者匪於千載存獨契也歟某少讀吳越春秋竊多伍侯之智勇忠孝然慕侯之誠未能凝之若也乃緣小試遂以侯姓麗於學官竊喜得附于侯姓無抱玉之愧而有凝之之幸也矧

卷五

五

又生伍侯之鄉誦習傳聞典型不遠也哉侯之神綿於千古而其祀獨盛于東南唐時狄梁公奏毀淫祠獨侯與夏禹泰伯季札不復有所差昂而或者猶于侯之往事致議論多見其不知量也已茲于同里祀奉侯香燈者數十年如一日非侯之忠孝智勇足以致之而能如是哉願與同會之孺姓傳讀古籍深揆大義以景仰侯於不衰區區更姓效凝之故事未足以奉侯也

復興伍侯燈會敘

其曰伍侯之忠孝智勇大矣東南之人類能祀之士大夫類能道之即余亦常別白言之至於江上丈人浣紗女子雖能因侯之祀而廣祀之亦僅紀其名稱已耳其所以慕義無窮者未能或知也嗚呼死生之際大矣哉方侯之際禍時使與父兄俱死其滅沒不傳固已若乃漁父雖稱烈士浣紗即稱賢女苟其不能舍生取義以成侯之功烈雖奮其智力以有為其成就即有可觀然用或不大或不終亦未必不滅

卷五

六

沒也安能食報無窮如此哉惟伍侯以不死而傳丈人女子以死而傳故夫處死生之際誠難也東漢張儉避難四方連及士大夫受戮者十百家後之君子於儉有餘責者儉雖名士然存儉不足以救桓靈之弱故無用多殉天下之豪傑以絕蒼生之望也然而當時孔褒至於舉家為之爭死迄今嘖嘖在人耳目間今之世慷慨激烈之風固絕望矣無論交遊親知苟有禍變即褰裳而去之惟恐其餘波相及夫其所以偷生而自為計者則得矣然靜言思之何以對江

上丈人浣紗女子哉茲吾鄉祀侯者類能廣祀丈人
女子且能聯會以致誠豈僅於記其名稱而已耶某
故言其舍生取義之烈如此以爲天下慕義者勸也

金龍四大王廟募脩敘

自古忠臣義士必有其英靈正氣長存於天地之間
而不敝而後之慕義而相感者始得誅其功與德而
崇祀之以余觀於鄉堡之間時有煥然而祠祀則亦
各有勤施于其民者然而捍患於一隅禦災於一曲
未必有關於天下之大慮足以垂綱常名教於千古
其不列于祠官宜也若夫金龍四大王謝公以一書
生伏處桑田讀書造非不有以自娛也而毅然閔
宋社之既屋慨已力之無能而以其身投於洪濤誓

卷五

八

將滅賊於後世以遂其義憤之氣馴至百年當英人
會與南服狡勢猖獗之會而能湧河北流以助成摧
陷廓清之績於以奉簡書而膺王者之祀此豈一曲
一隅之功所能比烈哉余撫之得有王祠也自包佐
領魏君遷鎮始魏君出材力余家助地基合構此庫
小之宇疑未足以妥王靈也別三十七八年以來椽
瓦無不缺壞香供未謀其貲緣掌祠者之不得其人
也今吳仲可嚮然自守者也來守是祠而慨然有倚
母之志謂余地主宜知義而襄事余願影其德也

久矣趙一囊空扼腕局濟爲是勉書數語以爲賢士
大夫慕義者勸使知節烈之所由來而非僅爲極福
祿災之小數嗟乎忠義之在人心自在曠百世而相
感者夫何待于朽叟之言哉

社會小引

詩曰以社以方秋報也而行之以春則亦近乎祈年
制曰宜乎社以享神也既祭而會飲則亦以洽乎
人但朝制壇而不屋以通陰陽之氣五方各樹其所
宜之木以爲憑依今之里社率貌乎神之像而翁媼
並設焉殆非皇古句龍之舊祀矣展季曰能爲民捍
災禦患則祀之然則里社各祀其有功于民者不必
合乎王制而自不肯乎古禮也御田同井相友相助
相扶持春秋兩廣祀乎神而因以洽比其鄰里進而
講射讀法焉教孝教讓焉雖曰鄉人飲酒乎而實敦
篤古道矣此吾鄰社會之所設也醵錢爲賞正諸
儲費其遵成規庶其可久

卷五

一

募修千金堤敘

金堤之築也始於唐魯國顏公大修於明梁山古公
農者隨時修補經費有藉今則歷百三十餘年因循
弗顧之日多矣昔賢之命意也大則隄水環遠郡城
以固一郡之風氣次則沿河一帶有所蓄洩而資灌
漑國賦之所關焉又次則郡東南之孔道公私利涉
賴以不病焉夫天下之事未有歷千百年而不做壞
者矧浩浩洪流束以一隄而謂一勞遂以永逸雖日
削月侵可以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哉且長隄不可

卷五

二

以少缺猶之長繩不可以寸朽也當其卑薄而增培
則易為功力及其潰決勢大則力益以難任矧今茲
倒塌已非一處通歲衝剝已非一日失今不治其害
何窮余目擊其傾圯悵惘于跋涉也久矣奈時譚不
能舉廢徒致慨于點金無術焉爾今水許寺蓮源上
人毅然欲以託鉢募緣力為修補此其意非不甚善
然功大而費繁時艱而助寡適乎吾悞汝之願力大
而法力小也心禪身瘁不見成功徒為畏難而不肯
任事者之所藉口反以塞後此有志者之進步也奈

何蓮上人曰僧微乎其孤也且不憚勞精衛之志矧
宰官居士心力厚善什百倍于僧者肯坐視當務而
不舉乎即有不繼吾竭吾心以為之未必無寸尺之
益也余嘉其有志而不畏難乃實地之證修異乎浮
屠之幻緣故握筆以引其端為四方善士勸云

募修橋梁道路小引

城南五十里河埠橋鄭朝英鄧宜生與予同生崇禎
丙子歲素來庚誼甚洽近年散處各鄉音問稍疎矣
今仲冬忽介苦行僧來謁求作募修橋梁道路序引
余惟天竺之教務爲墻垠無根語動云如來說法能
使大地山河頓成莊嚴法界究無實際可尋而此僧
不辭勞苦力修有爲功德則其平日之苦行可信矣
且津橋孔道皆王政之所必及也單子過陳譏其棄
教廢政夫非居是土者之所宜講歟况男子志在四

卷五

五

方遇一崎嶇險徑或曲澗無梁則逡巡有戒心安有
見此類廢而不動念歟或謂時詘難以舉廢余謂募
一大善長者獨力濟衆則誠有難措者茲僧人持緣
遍叩則隨力樂施衆繁易舉將見險塗頓成康衢圯
橋遂若坦途而人人共濟非以求福而福自集非以
避危而危自安矣故樂爲弁言以先之俟功完之日
將代石以列衆信芳名共垂久遠云

馬家橋萬福菴募修敘

駕高屋養間漢此古德之所訶斥也現今佛無露坐
者盡輸錢以空圖圓逋負此良宰官之勸勉也豈非
偉然高論哉雖然言各有所當也馬家橋萬福菴爲
臨金孔道曩時驛使必少憩焉今則上漏下穿佛幾
露坐僧徒栖息處尤敞塌不堪有開士越塵偶過此
地頓興修葺之思遂卓錫焉衆謂時詘勢難舉廢開
士曰世間事何難易之有在人之仔肩何如耳揮金
佈地有爲功德雖落第二義然幾見怪怪不除緘囊

卷五

五

索者能臻無上甚深微妙法乎余與四五良友深然
其言而畧爲勸助併勸其沿門擊柝廣爲乞募庶潰
於成世豈無大善長者提綱挈領而直任不辭者乎
且緣以衆舉隨力大小稱心助緣總歸于植福田而
破卻吝云爾且開士歛產也歛之豪傑官于近地商
于近地者所在而有倘聞梓里有高僧應迹茲士卓
然舉廢而興墜則必覺然而喜慷慨豪舉而助勸之
矣余聞萬曆初年有賢郡伯蘇公汝爲偶憇此見楊
生壁門一文亟求見其人生乃效干木之風而避之

其後蘇公每過此必停車問此生而楊生竟勿見識者兩高之此菴若得修理完善異時達官過此寧無緇衣好賢如蘇公其人哉若媿鈍根而解帶以鎮山門又在開士越塵之箭頭機矣余因約略而言之諸檀那尙其鑒此毋視爲鄉光居士不根之遊談也哉

老禪堂募脩敘

會城繩金塔前華嚴古寺創自盛唐歷宋明迺于當代通盛通衰不待言矣其東隅垣外有一禪菴舊爲戒衲拙初精修之地老屋三間一茅蓋頂師徒苦行數十餘年地不加闢而德日益崇其徒毓明屢欲稍闢梵宇卒困於乏貲弗克舉廢近歲塔圯而寺益衰老禪堂之頹敗抑又甚矣先是毓明將逝時殷勤囑別于其高足心月朗爲之住持心月性地光明年雖少而志甚堅泰究闡提求向上事孜孜不懈而且勤學好問學佛之暇亦復學儒于吟咏性情之次往往有精到之語足解匡顛余每歎拙初苦脩宗風將復興於茲時也余向年常遊其地毓明讓容膝半間爲予佈榻予每欲助之修葺而力不從心今秋心月飛錫至予鄉言風雨漂搖太甚一筓不足以益如來深恩叢林將鞠爲茂草也予于乞募一事素所厭聞茲於實地證修者則情不容已因與姻友臧子石書弟季孫子淑子子姪五珮七八人共謀之諸子踴躍從事深爲可喜然召匠鳩工求木釐石籌粟與蔬爲

費甚廣要非數人所能勝任愉快不得不告於四方
善信共念此刹爲苦行頭陀勤苦証向之所非架大
屋養閒漢之區也凡我同人隨緣樂助成就一精進
佛子奚啻課督一佳子弟以維家風幸毋以老朽綿
力不能爲登高之呼而漠然置之也草率書此爲募
緣小引云

大慈閣募緣圓滿序

今千金隄寺鼎建大慈閣既以是月甲午上梁此合
郡有爲功德也豈惟一路梵宇之冠冕而已哉言水
利者護隄而生民之納總納結賦歛不荒矣言地形
者撫城之三元樓二水會合之萬魁塔辰戌艮巽形
勢相維矣言河道者四方舟航夜集望佛燈而息蟻
蜃風濤之恐怖皆願出於其塗矣言登臨之樂者賓
賓賓饒東南之美遊百仞之上覽江山之暨必有如
曾子之記擬峴者矣蓋以顏魯郡之創業古梁山之

卷五

太

經事今豪傑之士因而修之將于是乎千古豈與作
無遮會演天魔舞焚芻人楮緡遂云燒却乎哉功大
力涸僧人盡瘁所願先註緣者勿失信施一信字未
註緣者共勦樂助一樂字正如造浮圖者必合其尖
毋各此一級請韋馱尊者趨之

白衣菴募修序

如來正覺以空色悉捐證無生滅而觀音大士乃神通普現應迹周圓夫豈一塵尚滯斯益行寶雙收故誠既至者神必依德有恒而福亦集也太賜巷白衣菴其來久矣茲常顯迹於蒸黎響隨袍應近乃傾頽而剝落寂若靡聞豈神之去來無憑實人之瞻禮弗肅某等於吟眺之次共興興復之思非曰人人返照觀自在心亦曰念念無慳修有因果而已敢告同志共發信心念彼觀音力福至禍不侵與漸予米而炊

卷五

九

劍鬘葛振餘困而解衣珠也哉亟集良緣旋臻盛事

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募修敘

人秋三日朽與吾友陳北垣聚語新稍升矣而遶膝涕洟者不止悔不早勤四體而分五穀當不至此北垣曰此所謂同病相連非憐也咄嗟未已而張友薦玉偕匡山馬耳峰青雲寺僧慧明來訪言其寺之前殿爲土寇所燬十數年矣將謀復建且兼修後宇朽曰此非有大善長者垂金佈地安能作此大創構乎慧也愿樸而文弱宜未足以及此薦玉曰寺亦有大智長者力任其大以往募於通都大邑財賦之所聚

卷五

十

萃慧固徒衆也能無分募以助其師乎且或因緣湊合安知不有大善長者奇遇於一旦乎北垣曰兄不勤四體而分五穀故無以助善緣蓋以筆墨作佛寺懺悔前愆朽曰唯然世之錢穀號餘者未必不從作有因功果來其善心固在自能樂出所有不待朽言也朽自惟所居去匡山不過五百而遙而探勝之思徒勤於夢寐倘附于苦行翳士興復古剝與有微勞固所願也因爲序次是日聞語一段以爲四方大善長者告也

五卷終

望雲篇文集卷之六

上陸澹成先生書

臨川劉叟李伍漢著

漢自冬初拜建顏範初謂旋趨函丈受業析疑隨思門下諸子皆當尾仙舟而續發上苑春明各展所學獨落拓一生垂翅不振逡巡河濱棲遲道左殊有難爲情者是以足不果前也然足雖不前而此心耿耿曷常不時依左右也哉恭惟吾夫子學貫天人望隆斗岳將沛霖雨之施先宏樹人之典明燭無疆搜羅

卷六

不啻旣已慎採夫參苓而後下遺子漫誇儔駁放下士得附見于闕牘憐材之心海內其將共見之矣豈區區感恩一士之私乎無能悠悠惕日徒具七尺不飽一升念僻處荒陬泥塗自蔽不覩京師之廣大罔窺廊廟之鴻猷踟躕蹄涔涓埃弗効不獨有負夫君子甄陶之殊恩抑且不足爲足迹半天下者作牛馬走也是擬於文衡歲試後卽躡足走都門而執經以圖卒業也所恨者昌黎韓子振古人豪也旣已受職四門博士猶且以僕質無貲衣裝弗給

而三上宰相之書書旣上矣而其困日甚匪第當時宰相趙鼎盧邁諸人不能格外遇之而有宋大儒流古誼以譏之有明文士擬作唐宰相答書以譏之矧庸闇如門漢者乃欲于此時奮其無師授之學走數千里壙壤之區名譽無所從起汲引未闕其塗將不跋前疐後進退維谷也哉惟冀吾夫子教思不倦而預有以待之或史局謄稿較刻之勞或幕中裁答問文之寄非敢謂足膺其任抑亦以其愿使夫往而學焉耳翹望玉音以圖進止俛首沉思懷慚無地遠道

卷六

思窮無由自達拙稿雖謄未敢郵賁謹錄焦桐一篇用徵鄙悃春寒旣解調攝惟宜惟吾夫子爲道自愛爲時自愛

陸先生答書

年兄雋才也。不過暫作六月息耳。三年轉盼。宜努力以待再舉。都下人情涼薄。館席亦未易得。年兄所論實未敢輕爲勸駕。率復不盡。惓惓。

復上陸澹成先生

丙子春王正旦門下受業漢謹稟南陔小生神飛北
隅擗管逡巡百端交集有如寒蛩悲咽于砌草之下
窮人愁婦或者觸緒相關瓊樓玉宇中人其惟雖離
啾啾盈耳哉卽有遐思亦惟九皋鳴鶴時一徹聽爾
焉有微吟細響而能達于五千里外霄漢之表者乎
雖然蟋蟀隨候而變運元公體物而載咏世無善鳴
者耳天必假之隙鳴又何必收聲歟噫盡如捲舌伯勞
也夫用人一道自古惟難古之君子舉其所知隨材

卷六

三

施使故士有一材一藝皆得乘時而展布雖柄不已
枋抑且推之虛之使有以別際其會也後世防弊之
法過詳而使能之意寢失實興大典也而選士于糊
名易書之中求合文格而已其行之端否不必論也
其言之爲菽粟爲畫餅不必計也入者登之進之出
者斥之罷之升沉自此霄壤矣至若鄉評所悉採攬
所詳之人雖行足爲楷模學足徵典故力足濟時艱
識足定國是必且遠嫌疑慎齒頰惴惴然不敢舉嘿
嘿然付之無何而已矣此夫一切之法爲之也夫熟

率而孰咎哉如漢之在門墻也非有鄉曲之譽也非
有聲名之藉也一卷不完不備之文顧蒙屢搜屢擷
之眷賜見殷勤再三慰遣真若有不忍釋然于硃硃
點石也者若乃微賤之所貞固自持藏乎否乎索乎
知乎則未有爲之達于記室也者逆之于溲渤之外
宜無不可然曩者亦常飛九天之咳唾於下土矣捧
讀懷慚俛首自訟力且疲矣志且餒矣年且衰矣縱
竭駑鈍亦何益矣而惟是幽獨自持不敢有媿衾影
繭足于繩樞甕牖之下校讐于殘編蠹簡之中皓首

卷六

四

無聞丹血時嘔如是而有得乎俟之如是而終無所
成乎安之固未嘗一飾竿牘以干於人懼夫一蹶不
能自拔將有負于先生一日之知也雖以先生之門
且不敢多修寸悃以勤寺人其爲膠固不通終焉若
此茲者長豚紀思爲求養殮之一飽而附瀆渡以北
行進謂阿爹向常欲進遊于大人先生之前矣豈足
難前而問亦可竟疎耶于知已而亦無一言亦大寂
寂爾矣時無以塞兒子舌因起而盥浴以修候于先
生之門一寫其舛鄙鮮通之狀非敢有所異也先生

固常相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已今尚能傾耳而一聽
蛩螢之鳴否耶嗟乎風號雪泊之次簷頽金木之餘
而曰得少佳趣獨享爲慚不惜萬里馳獻尊親有是
理乎適供噴飯捧腹耳玉茗堂集附呈記室聊借鄉
里能文之古人以矜今日之朽拙一快埃塵殊難頓
掃慙愧慙愧臨稟戰慄不知所云

上李卧衡先生

某聞隆古之舉士也舉其所知故凡秀民之升于王
廷者未有言行不交修而得與于其選者也後代則
舉其所不必知而知者則必不敢舉欲求士之言行
合一而無負知人之哲也蓋亦難矣于糊名易書之
中而得一士焉其幸而爲君子聽之其不幸而爲小
人也亦聽之而士之卓然有志自樹者亦不能必得
大君子而後出於其門也若是者蓋有天焉道之盛
也君子每與君子同升代之衰也小人亦與小人蔓

卷六

六

引自唐宋歷明而皆然而某於今日竊獨似有厚幸
也丁卯賢書我江右得兩大君子主文衡於內又得數
君子分校于其間謏劣如某乃得以其拙莢備採擇
於大君子之前幾幾乎倖得之乃格格乎其竟失也
千秋知己默契于文字而不必一旦拜恩于私門此
顧先生所以有咄咄怪事之歎陸先生所以有西江
美才未易量之稱而吾夫子所以有矢東隅而收桑
榆之勉也今者既駁放于外矣以三君子交相憐惜
而不得收之格內矣而某且以爲有厚幸者竊以爲

於君子則受知不能必人之盡爲君子也則不必盡
受知區區得失非所論也寧加損益于故我哉而獨
有慨於衷者僻處荒陬泥塗自蔽徒具七尺不飽一
升未覩京師之廣大罔識制度之鴻規思欲負笈走
都門趨函丈以圖卒業然十口溝湟待命一身五千
長途資裝無策不能不有望于兩大君子之垂手而
援之也向也在糊名易書之中不知其爲誰何之人
以其文之不遠于程式也而欲升之客歲亦既晉謁
於門下而溫乎其容以接之矣倘下詢於同里新升

卷六

七

之士亦可以得其持已之槩矣而謂必束之於選舉
之一途乃竟同於不知誰何之人而置之是古之道
卒不可復見於今而大君子之愛士其意亦有所止
也豈事理之所宜然哉伏惟弘古人之休風沛下士
以化兩言論之餘筆札之末而有以位置一寒士俾
得不困于凍餒而勿墮其前志也則幸甚矣力蹇途
修有懷莫達因風呼籲瑣瀆匪倫

上儲惕菴先生

某自八載以來竊讀先生之文心駸而神馳半載以
來幸沐先生之化心悅而誠歸是敢輒獻鄙文以呈
斧削不意于孔學師處傳聞賜以一字之褒嘉某自
小學殖淺鮮才識凡猥何應獲此旣而自惟聞汝久
矣世有大君子採之於衆棄之餘倘得親承警欬示
以爲學之方則磨礱淬礪之下鉛刀或尙可以一割
亦未可知也昨者積誠上謁又值幾務方殷屏息而
退內顧焉厨烟不續塾務難荒不得不亟歸而就遠

卷六

八

館也惟是不獲大賢之提撕恐終迷于蹊徑耳輒不
自揣妄乞公餘之暇惠以晷刻之勞將前所呈鄙文
盡賜刪抹指其紕繆之所由然示以規矩之所必至
庶大科伊邇有所持循或者其收桑榆乎又有附稟
者長洲何叱瞻鄉墨行遠辱採鄙卷二篇附刻聞客
歲幾罹楊子勿之厄又其文評中所引用貴宗同人
評語甚多多中理解不知同人行輩於先生爲第幾
二君近今道履何如敢求批示一筆或得於家報中
附致賤名順郵拙文以就正倘得二君推愛而賜以

甄錄則感荷實且不朽也柴墟先生集某同年祇得讀其十五卷耳內云自藏林遷泰州近來諸系何如其遺文所傳者抑尚有全編乎餘懷種種統俟課文後期方得扼超鈴閣以承面命也踰分安呈悚報無地

復士儲惕菴先生

古之君子之爲治也兼養與教而一之四民皆在所養之中養之道固無分于秀朴也教之道則有其差矣然必無不教而卽簡棄之者也考其德藝程其功能其賢而才者固以鄉三物賓興之其未能然者必復進而造之優游而漸漬之使之勉其所不及將有以繼乎其後也其又不能然者則亦察其志之弗自餒而不憚委曲以矜之使之有以自善而不棄之於君子之治之外也今某在大君子惓惓之下庸闕不

卷六

十

修不足以自前所以數際大比之期而不能與于興也簡而棄之固其宜矣雖然其志尚不忍自餒也竊自以爲質旣庸而就衰數亦奇而不偶于祿之學固非所當爲亦自分無非分之與也至于文章一道敢遂棄而弗務乎哉且夫時命之不猶也祇能阻人于利祿之外詎能阻人于理道之外也棄而弗務重自棄矣且何以異于不在君子之治之內者哉顧文之爲道廣矣大矣大而爲國家修明典制考據古今沿流得失進而窺儒先之閭與以正學術之源流俱非

愚不肖某之所敢踴躍而遙望者也而獨是倘舉之
業重而習之以至于今白紛如也而尚未却其法之
所宜然故往往不合于當世之程度然幸大君子亦
常採之于衆棄之餘而加之以一言之譽不知肯終
賜之裁成否乎倘或納之于大治之中而賜之陶煉
則願有進焉敬錄拙文一冊約計六十餘首敢求大
君子秉含弘之度而擴裁成之功公餘之暇嚴加刪
削採其稍近于理而不玷門牆者惠以評臨賜以序
言郵致三吳諸名宿畧爲採布俾大君子化育之下

卷六

七

兔置之末簡棄之餘尚有崛強不甘衰朽如某者亦
得以稍見頭角不猶是君子之治之所必及者哉今
者裝繕成帙謹俟大君子之休命而後敢謁諸閣人
焉臨臬無似竊切待命之至

寄儲同人

曩歲惕菴先生尊所聞以廣道化于敝邑傳聞先生
曾于牘尾頽末挂及朽壤下士歷辛壬癸甲未敢以
一字還塵記室然未嘗不心焉誌之矣夫先生鴻文
大選衣被天下宜爲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
也若某也生于窮陬僻澁氣拘而物蔽學闇而悶疎
少壯尚不如人而况耄及智索乎卽使困猶思奮棄
燭宵馳亦不過砌蛩鳴于隙中幽草榮于澗畔而已
何由驟驚駭駭之跡于天閑之廐哉斯亦曦暉不擇地

卷六

七

而照潏潏不擇流而納之一驗也昔人有言文章一
道代不數人人不數篇生平作好文字亦不多時今
先生拔萃于羣賢蔚興之區而著述山積珠玉涓流
抑亦天之生是使獨也者乃不悉懸國門徒充鄰女
靚奩使非行稿拾還一二不幾左丘蒙編年之傳頌
足冒十三篇之法也哉然則屹瞻數公之表章同志
良費苦心時有賢于龍門懷史者其在某也僥得而
俛失之宜其與草木同腐耳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竊
不自揣欲繕寫其鄙猥之言以汚名賢之目頃于貴

絕網未戒行數日前浪付他賈持去到否難卜嗣容
錫錄別附便鴻倘得有道指示疵謬而提撕之不啻
生死而骨肉也匆猝之中未及專札奉候武曹吧瞻
二位道翁相遇之次煩齒及鄙薄嚮往之誠夫辨義
理于毫芒析疑似于分秒此在昔儒先之所不容已
者若因是而生譏彈因是而肆潑罵亦未嘗不傷有
道者之和平也斯惟先生一人能口無擇言耳此不
肖某之所以遙望門墻而戢志也猝乍附箋縷縷不
盡無仍主臣

卷六

七

寄何岷瞻

吳版闢于沙汀弄明月某也若有茲刺集于五內時
於邑父師惕菴先生處勤詢道履清泰然亦不能詳
也兩載懸切臬兀不寧而後乃今敢一修候竊以爲
二十年餘文字理近實而才近僂令人不復知其性
靈是則諸先生之爲功于後學者尚有未盡也自行
遠集出而天下談理者往往如說家事娓娓言之而
其人性靈畢露不必埋伏關照而書理章法無不朗
耀斯豈作者之精神頓殊哉有以知先生之精神爲

卷六

古

之也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恐龍川且
嗟乎其後矣岷邑微生望穹窿而遙拜也久矣向謂
列宿麗乎中天有目者不必皆精象緯而無不希其
末光若夫列星懸象于天烏能舉一世之幽遐而畢
鑒哉而大集中乃竟採及駁放下士將無明踰列宿
乎此種闢微引絀之盛心海內其皆傾注矣某之鳴
私渺矣後矣曷足云乎顧其有不自揣不自媿者顯
蒙也而又近鮮師承故雖皓首矣而猶爲嘵嘵之聲
同知所變也其可寢藝以終乎謹錄近作一帙仰塵

著壇懇于選政之餘閒痛加芟蕪修剔而還擲之則
不啻耳提而面命矣此雖某之矢口而布蚩泠抑亦
選壇中時有不能盡闡之述陽也姑一耐其榛蕪可
耳千里神馳縷縷難罄

辛巳寄家縣圖

日會城拜別倏踰一紀日望一歲三遷如彥威不謂
尚以平叙進秩也然出蠶叢而治海虞則標映倫伍
倍廣會當特擢可爲預賀矣某迹遐心邇不能一挹
芝顏而豚大漂泊在外安投仙署多沾歲澤朽方內
慚失教未修一字以滌頽習何益又附仙舟東還俾
得老幼完聚此皆吾弟之賜也感荷何極頃子
平家推朽命限今秋不利不知尚可苟延否倘脫此
劫運則來歲尚欲一遊姑蘇以遂平生宿願但自揆

卷六

六

往還之費用維艱而尋山問水不可無小舫不可無
疏酒且人文淵藪不可不載酒以問字凡此數事不
能不致望于吾弟所慮清俸無多而嫻友之仰急者
甚衆其又何能徧及于衰朽乎是敢還質高明曲爲
酌量倘略有以遂朽烹鱸之願幸揮毫相命也茲建
節在海虞則牧齋先生之里也其嗣子名孫愛者尚
健飯否孫曾蕃衍否其所著書尚可搜求否俱不可
不畱神也瞿崑湖先生長子名汝稷字元立者以蔭
子位至鹽運使生平畱心經濟而著書數種皆可見

諸施行尚祈吾弟爲之加意訪求倘求得遺集見教
不啻拱壁天球也長洲名士何焯字岷瞻當代選壇
第二手也選雖畧遜晚村先生一籌而筆力之高古
識地之奇闢不啻突過前人數倍卽以吾私情論之
何選慶曆名文九百首而臨川先達某得百首是以
臨川一邑當天下之九一也吾臨人烏得不念之哉
吾弟素以文章聲氣爲性命今此友旣在貴治安可
不一訪也念之念之綿津山人詩清真古淡致遠情
深此當代之常孟也滄浪亭詩想吾弟久已屬和矣

卷六

七

愚謂當時時以佳咏相呈必有水乳針芥之合也仕
當山水名勝之區而又有大手筆在望若不多爲吟
咏以相倡和情何能已歟念之念之朽懷縷縷言之
不盡屬有微恙尚未全痊不能抒所欲言尚俟續啟
吾弟揮筆示我以爲來歲進止也臨頽依依不

與家巨來

客冬聚首賢者不以未獲雋爲憂而以祿不蚤逮親
爲歎朽謂日月悠長正可俟之後舉不謂未踰數月
而遽有風木之痛也此豈孝思所存有神者來告之
歟大凡人子之所以致孝于親者其道無窮正不必
以得祿不得祿爲欣戚要惟節哀順變勉就千秋之
事業則所以慰在天之靈者乃爲大孝之至也芻蕘
之見尚其採之足下向日有修職官世譜及西江文
乘之議愚以謂莫切于文乘此一二年中或可輟他

卷六

六

務而專事此乎然所尤致望者或竟以博文爲第二
義而專潛心於宋五先生之學蓋五先生往矣而晚
邨先生沈潛乎考亭者實超出于宋宋元明諸人之
上以足下之聰明才力直追古人而上之豈讓晚邨
獨步哉倘採芻蕘則朽亦且與有榮施矣

附答書

七月於家信中得接老伯手教。慰誨諄勤。既感且慙。悚不逾深。祿不逮養。昔人所悲。况將來亦屬渺茫乎。一切愚私。都不遑問及矣。大藁承諭。欲進芻蕘。不敢竟題原紙。別抄十數。稍參愚妄。未及卒業。而大故猝逢。踉蹌奔歸。又恐遺落。仍倚置巾箱。持返寒舍。途遭大水。併箱俱濕。急欲另抄。反壁事冗。未能遲遲至此。尊紀見索。強附以上。汗悚無地。免率候起居。未傾百一。尚容荆謝也。侄紱稽顙。

卷六

七

辛巳寄晁庶常

春初拜捧瑤函。情詞肫摯。愛惜老生。有踰常情。且有遲我燕臺之意。殆謂我窮且益堅。尚如曩時也。不知朽自舊冬。寒疾淹延。筋掣步蹇。北望京華。渺如天上。俛首沉吟。真不復敢作天際真人之想矣。不但以維洪既已下世。而舟車靡履之需。更無爲之左提右挈者也。客歲登堂拜祝。太君遂坐飲山莊。六日不能移步。爲山水之遊。其類唐可知也。岑寂之中。每遐想先輩如玉茗方城諸公。或處散地。或因衰年。不獲在承。

卷六

三

明著作之選。故雖有良博之學。宏達之才。究無大典禮大制作之文。以登於集中。則時爲之地。爲之也。台臺具英敏達練之才。加以講貫討論之學。當強仕之年。而服官政優游。木天之署。細繹金匱之藏。于以靜求天下之故而裕之。神明之中。見之于文。則爲不朽之言。見之于行。則有不朽之功。一洗前人闕汶不彰之氣。而光大之固。不僅以清高之階。銜以大樹一縣之幟。俾後起者有所爲。養資望之地也。某老矣衰矣。不能執鞭弭以趨步于車塵馬跡。惟與賢公子。

追隨于詩酒文會之末或者不遺非薄採芻蕘有以助聰明之萬一乎無如鄉邦貧瘠之區時人洗心之氣進無以爲筆墨之資退無以爲饘粥之藉卽賢公子亦時受其艱窘固不獨老朽之末年待斃也所兩姓孫子俱能執經受學差足解頤耳縷縷縈懷尚俟續布率奉候言惟祈爲道自愛不宣

壬午寄晁庶常

北望斗台垂輝布彩知一代之偉人所以樹勛猷而勤鼎鍾者尚缺他年若夫宏著作而傳千古者蚤發抒于此日也古人云思維報國惟有文章夫古之將相名賢顯當時而名後世者衆矣詎必皆以文章柳子之言蓋以言乎位不在乎司化柄權之地惟秉清暇而摠布其文詞云耳居清暇之地而爲文章文章遂足以報國則所以爲文章者豈易言哉惟豪傑之士處乎衆賢之中而卓然有以自見爲足貴耳吾鄉

卷六

五

之繼湯陳而興者不望之足下而誰望哉某年至神疲潦倒不振七尺病軀此攻彼發稀苓無功而必需夫參芪此之謂有七年之病而欲求千年不可得之藥也豈有霍然以起之日哉冬春棲息于東丞茲復素餐于別駕以七旬之衰朽而藉傭力以營生其爲疲茶何可勝道侯冬抄仍卧病空山耳五月初曾以一緘附武丞奉候想已達之木天矣倘有教言幸擲付武氏紀綱也臨穎縷縷不悉

寄童樸菴

奉違顏範不覺歲序頓周矣回憶延橋拜別時仁風
道氣依依如在目中愈深懷人之感茲則遙望彩雲
時現于淮甸知德星之常聚于慶門也老先生正在
服官之年豈定鋼泉石之念知幽居而謀天下之故
必有措天下于磐石之偉略當宁思得偉人以佐
隆平行將起故將軍于猷畝拭目俟之矣諸郎君學
業當必大成讀南園邸報未見列名爲之快然然古
人所謂兒子二郎必做者轉盼將復見也朽潦倒無

卷六

書

似今秋竟足不踏省門矣每欲遠探山川兼訪高賢
而來歲尚有考貢之役不得不爾足以待之耳承致
武父母札中垂念衰朽感荷無既敝郡當事俱是舊
交倘亦有乘風而過章江之興乎朽雖不能爲東道
主然尚可以隨鞭鐙而侍清宴不知可得慰茲懸切
否也

寄陳贊予

台兄以精明疆固之力具練達綜密之才於以兼理
六服而有餘何有于百里之彈丸古人云出宰山水
縣讀書松竹林殆借夫餘之國爲玉堂之儲乎靜求
天下之故而裕之神明之中則異時之經綸咸在于
是鄉先達固亦以鄞縣發跡也弟老病淹延泥塗自
蔽雖有飢渴之思難命千里之駕恐以靡屨餽糧之
費累我良朋也附言奉候不盡神馳

卷六

書

復湯小岑

數月以來某哭小韓而不能成聲也長號焉而已何
意蛩啜醬泣之餘乃承老道翁敦崇古道降尊而忘
年闢幽而表異一至此也捧讀再三彌增忉怛庶幾
藉玆珠玉慰彼幽魂已此子負異稟而懷介性落落
寡合彼固不屑近人而人亦不樂就之際斯慘厄真
能哭小韓者內則伯父省右外則老道翁暨車玉虎
三數人而已他則哀人之死而己豈真能哭其人
者哉而某竊九有痛者以彼英姿秀朗敏妙超羣志

卷六

五

銳行方思深識遠足以爲世道進不已當有卓然可
傳者不幸賁志以終功未竟而歸客篇無從收拾
彼蓋志存遠大思造精微將以冀搜博覽貫穿網羅
不敢以偏長偶得輕爲論說以欺人者也而今已矣
無可言矣剩羽碎錦既不足以流傳將遂與無一能
者同歸于盡嗚呼可勝痛哉竊不知足既拜珠玉尚
祈琳琅倘于茶熟香清月落梁空之次作爲晁生小
傳一篇以叙其生平未究之隱衷俾他日得附名于
大槩中以傳冀免于伯夷傳末之悲則不啻生死而

骨肉也白愧貪癡仰企曷旣

與黃訥乘

吾兄昨日偶言欲得酉日值昴宿作雞栖則必蕃孳又申言經星與甲子相值必八百四十日而後一周且斷以甲子日值角宿起此俱非也蓋禽星之與支日相值者惟星日馬值午虛日鼠值子耳此外都無之而酉日所值者惟房斗危婁嘴柳軫七宿昴宿所值者惟亥卯未三日也甲子七輪以經星十五輪乘之則四百五十日一周也如兄所言八百四十日則兩周矣至以經星配干支不知始于何時以臆度之

卷六

六

必始于甲寅而非始于甲子周旋相推酉昴終古無相遇之時此不必考據他書只一本曆曰了然矣事本不足辯以兄昨有賭酒百壺之說弟即欲得其半以消咽渴何如倘更有說弟當倍罰也不盡

乙卯與劉子野

賤產五人分寄四處而獨與長豚抱病呻吟或有時子倡而父和或有時主應而僕呼此種况味親嘗固耐咀嚼即遙度者亦可以得其槩矣弟自評岑寂似野僧而無其空脫悲鳴似病鶴而少其清虛意者其粘泥柳絮耶然猶恨其妄念時生俗懷難淨寒酸兩字尚未冰融未免于閒談中時一向人逗露爲可惜耳憶向年作史論百餘篇頗多指摘古人過失因讀楊誠齋柳詩遂悉焚之不畱隻字今無聊中偶有所

卷六

六

觸又不能不意外生事如曩時然亦隨作隨焚要不
敢虛前此一悔也雷中養朱蘭一本五花競秀老病
維摩對此微咲得少佳趣惜無好句相酬草草數語
不堪奉寄終遜邠老一語千古也兄園中菊花當必
盛開卽不大佳可取其黃而大者一本寄我以附折
梅韻事後何如

與艾伯玉

祖先生生平之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卓然足以障頽波而挽衰運故凡大聲疾呼之文雖不無過于激烈然欲以扶聖教而掃邪謬則不得不昌言以排俗學世之爲俗學者卒無能與爭埏埴也今續錄數篇在他賢集中則不失爲佳篇在天儲集則未爲當年得意之極筆雖不補刻亦可也惟決科論當補入耳弟前者謬見謂募緣數篇亦不必刻而高明未能割愛然愛親之道似仍當刪剔也張宛野序附覽似

卷六

六

宜補入此公學博而名重其持論足以爲世之重輕刻之不爲無益也切切

答徐雲來

秋杪聞尊翁道兄仙逝心殊感惻恨不能撻磨鏡具臨奠一觴也歎不曷已昨承惠示令曾祖先生令祖先生遺文二篇一則古蹟如老泉一則秀折如樂城真足垂示千古但愚意欲於尊翁遺稿中選刻數首並行俾徐氏三世傳稿煥然于一集不尤見孝思之淵永歟何如何如至所云盛友熊翁壽言此真世兄度內事也乃竟歛秋鷹之翮而使凍蠅營營于枳棘寧不蹈舉非其人之咎歟念百里惠箋未可以重方

卷六

六

台命勉搗郵郵奉呈筆削幸芟其蕪穢而澤以芳華庶不致見笑于大方也率復不悉

寄余東木 戊子

去冬因兄病篤遂三越月不能入城及開賢竹林
以高材見屈拂袖言旋兼有微恙朽聞之日夕皇念
及正月十七在城會文治云貴體調和如舊始釋然
于懷也朽父子兩身枉費二十六年勞苦一旦銷亡
前後皆空所以恐死畱餘喘者恐以殯父重累兩豚
也故暫捱延耳今晁舍甥接在銅山養拙少釋煩憂
門下倘乘扁舟之便到上頓渡入銅山不過二十里
作三月盤桓不爲無益所欲面談文事甚多快快

卷六

三

于懷不能猝吐總期會晤爲快耳不盡

寄武泰州

自田申拜德言旋無日不依依瞻注兩度修書托治
下廟灣胡氏兄弟遠投不知達否客歲復修一緘付
舍弟馳奏不謂又于舟中遺失則三書俱未達手記
室而鄙人荒疎之咎殊覺難辭矣舍弟八月初到家
備述垂青寒儒飲食教誨有加無已而幕中諸賢亦
各盼睐真令人感激而且銘刻也謝謝恭惟神君湛
思浹洽于山陽者四年既羣祝乎祖豆新政敷施于
海陵者一歲卽遍聞乎絃歌則自鄙人相當蚤贊皇

卷六

三

父子十年矣而玉燕之夢尚入人懷意者小星尚未
綢繆乎盍早圖之昔家叔先生守泰州生家
叔石臺侍講于署中亦以副室石氏叶吉也前後寧
不同符乎拭目俟之矣某潦倒衰殘蘊足荒園雖尚
玩弄乎筆墨而未逢推枯植朽之賢豪唯對留星而
浩歎耳或者令親臬憲傳公處可以一噓乎自分濕
灰難燃聊舉一笑耳冬深嚴寒將至鄙人無以馳獻
所頂祝者惟冀調攝合乎時宜爲天下蒼生自愛也

卷六終

整雲篇文集卷之七

書過浩齋先生語錄後

臨川劉斐李伍漢著

有宋諸儒直接洙泗之傳濂洛關閩其最盛者也而不僅此也諸在周程張朱之門者顧第弗論其同時而並興者若堯夫之觀物君實之存誠以至浩齋之窮理雖其初各有所從入而其望聖人之道以爲歸則一也或疑浩齋之學於濂洛頗見異同余謂不然浩齋之全書雖不可復見就其散見者言之比明道

卷七

於顏比伊川於曾比周子於子思擬橫渠之文似箕子匪第推尊已極曾謂顏曾子思箕子有異道乎二程初從濂洛遊謂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宜其淵源有自矣而正叔誌伯淳則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六經似又不以周子爲宗也後人或以是議伊川余謂見知聞知之異孟子已晰言之自周末至五季斯道榛塞已極矣豈必代有傳人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所謂門人者不必著見於後世周子之前不必有周子則周子寧非得於六經乎而獨有異

焉者鶴林所載牛山初求見濂溪三返其勤而峻却之半山怒歸以謂吾獨不能求之六經乎迄今攷牛山之文則卓然大家矣而其於道也奚有浩齋不肯過訪濂洛以証所學而語錄所稱引略無小疵不醇之論其於濂洛也抑亦信乎有得已其所著述又甚多秦淮海謝堂亦說序而傳之今皆弗存惜哉嗚呼余因之有所慨恨矣顏氏早夭而夫子曰天喪予夫子之道固不待及門而傳而其卒能推大夫子之傳者乃在私淑之孟氏乃若仲淹何人亦有董常而

卷七

浩齋亦諄諄致惜於常以德學者或指以爲迂談而笑之余竊謂浩齋之學最爲醇正而其傳不甚者於後世則信乎及門之士無能推明師說者故所著書一經兵火殘失而其傳遂湮也使無中說有王通哉房魏諸人有餘魏矣推挽之功顧不重歟余惟過氏世有傳人故語錄幸勿漸盡今過某復能潛心高曾之軌範而復鑄而新之其志抑亦可尚也已顧其全集雖不可概見嘗鼎一臠其於味也思過半矣顏氏之書其存於後世者幾何哉

書白起傳後

李于讀白起傳而慨然悲趙括之遇之慘也以秦之強攻趙之弱以偏裨之王齕對持重之廉頗猶且取二郭四尉敗陣奪壘而頗兢兢焉外創於敵內迫於君進退維谷懼不能免也及秦間入而括將括將而秦易之以白起矣又重之以王齕為裨將括則獨當之而頗竟謝焉既而括出兵擊秦秦雖曰佯敗誘括然未有以加括也秦昭自之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孝成平原則怡然處堂曾不思發卒救括

卷七

三

括堅守四十六日而救不至猶未能勝括而虜之也及射殺括而後軍亂而降向令趙能使廉頗捲甲救括內外合力則起齒胡能為哉白起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亦足以發明趙括之非徒敗矣後之議者不能淡觀當時之事蹟遽曰括徒讀父書雷同一律豈善讀書者哉

書楊大年張子韶兩祭文簡末

半谷謂寓淡衷于不言子韶得之若大年輕靡之詞殊失國體曾記癸巳在翹閣館中曾為不足之論虎

溪先生謂使汝當此則將何云漢即操筆書云維靈仰贊仁明化成清穆地道無成渾無軌躅覆載之中咸歸亭毒贊莫能名聊陳雪牘伏惟尚享師時為欣賞因附錄于此殆五十三年矣

書解組贈言冊末

濟南葉蓁存菴謁選得浙之諸暨令到未三月即解組以去諸縉紳先生韻人逸士作為歌詩以道之援古昔高風清節以擬之其意非不甚善其義或不盡爾也何也存菴困於膠庠有年矣青燈夜雨積學不

卷七

四

休不以甲乙科舉而以明經科舉寒毡數載始得一邑以長民亦欲智效一官才效一職以展其數十年之學治耳夫何綰綬方新前車早覆不忍視前令之受戮也亟亟申詳得謝然則存菴豈岩棲谷隱者哉又豈與忍悲濡者哉徜徉于名山大澤之間放曠于詩僧酒人之列鬱抑無聊之氣蓋有難自為言者矣嗟乎天子戒飭內外臣工詔書屢下宜乎大法小廉吏安其職卒守其伍民樂其生士守其學庶幾旦晚得見德化之成比擬三代之隆也而大官大邑以宿

借老學端緒焉不敏一日安於其位此豈盛世所宜
數見哉相沿成風世道何極然則皇上德化何日
而成也野人讀原文不禁悲從中來矣萬里青山幾
兩迭展桐鄉返葬彼何人哉噫

若只說他解組歸隱肆志煙霞不幾把是人一片
苦心埋沒於耶此從世道起見見蒼生不獲沐浴
良之化而斯人不獲展經綸之才方扶得痛癢著
採風者漁有取焉壯覺菴先生

秋林漸題辭徐羽齋書

卷七

五

此取少陵贈徐卿二子句意也及讀漆園命篇取喻
于河伯海若其意又進矣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
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學者凌
味夫三子者之言庶知所以取水哉

書昌黎對禹問後

黃農以來皆家天下也至堯舜而朱均之德不類相
與揖遜此聖人之因其時而權其變與朱均以安而
朱均亦能自安其所也及至啓則能敬承繼禹已因
而返之黃農以來相傳之傳則其道太常而可循此

所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而天與則與也韓子以爲
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匪惟掩益之功德於不道抑
豈禹之意哉

禹之傳子孟氏之言至矣此更補其所未及見小
書柳州送僧浩初敘後

韓之闢佛也祇能道其淺陋之困於佛也後囿于其
淺淺者不足以解學佛者之惑而今其出漢者後足
以錮學佛者之心而益廣其來嗚呼此異端之所以
愈熾欽

卷七

六

書柳子厚與韓退之論文後

退之博學雄才氣凌一世乃遭此番排斥其於潮陽
之貶竄也韓爲柳作誌周慎無溢辭君子人與
一書東坡范增論後

天下共起而秦不繫于牧奴之立不立也立牧奴
增之悞也且增之所委質者羽也非牧奴也當時奇
計孰有大于鴻門殺沛公者哉失此機會宜其去矣
去則晚矣明太祖從安豐取林兒回欲奉之伯溫
賜去御座而事乃寢省卻後來許多葛藤其見高出

亞夫百倍矣

書辯詩序說後

詩序雖成於衛宏之手亦是承藉子夏毛公之說來其說有不合則互存之正闕疑之意非自相抵牾也朱子開小序訂正疑悟有功萬世而猶有未盡釋後學之疑者在勇於刪鄭衛爲淫風耳竊臆鄭衛之詩或各有所爲而作其說有可存者亦宜並存之並存原不足以壞詩教也至如淫詩馬貴與以爲詩人之刺淫而非淫人之自作聖人復起當不易矣何必強

卷七

從而爲之辭乎

書宋廣平梅花賦後

李忠定公有梅花賦引云宋廣平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余讀李公賦強半與此同此賦如此完好安用李公補闕且襲用宋賦過半曷云極思余意此篇必後人修飾李賦而更加以研麗遂出於李賦之上不則李公必不好勞費出也文苑英華選賦十卷而無此篇豈當時纂輯諸公皆寡學耶蓋可以徵此文之爲後人補作矣

關羽失荊州書法

此據吳史紀載而書之者也內吳外漢不與昭烈以得漢之統也夫綱目取法春秋將以尊天王誅僭竊存三綱而傷九伐之法也而奈何其仍吳史也愚以謂當書吳孫權遣其將陸遜襲荊州關羽退還遜兵要擊于關羽死之庶乎內外邪正之辨有明也

劉將軍打虎逸事

劉將軍縉自浙還豫章路出衢信界當午酷暑暫憩樹陰其鄉人延入家祠坐因言鄉有猛虎三年間食

卷七

人

人幾三百敢乞將軍除之劉召一校曰汝前有罪當死往取此虎贖罪校往旋報爲虎斃矣劉又呼一校曰汝勇吾每賞爾俟立功自効往取此虎不惟雪罪而且論功其人奮往旋報爲虎斃矣劉大怒曰小畜敢無禮著人指路吾自往取之卽儒巾褰衣麾扇而往衆爲之戰慄將近虎穴百步導者指曰虎在彼劉如常步進虎見劉咆哮突前劉一躍高丈餘躍過虎後旋身大踏步一踢虎倒地矣軍士及鄉人隨至劉叱軍校曰鄉虎爪足尚傷來縛者數人及剝虎劉笑

謂鄉之爲士者曰君看虎喉中有物否衆視之則兩
鐵縱橫挫喉蓋虎衝突時已發毒矢制其命而後躍
也其從容整暇人無從窺測如此

半谷曰吾聞劉將軍臨陣常衝入萬衆中砍渠帥
首而出沾矢石對客閒坐用數百斤木棍置兩
脰上播起丈餘以脰承之連播數十次爲樂其視
虎如鼠耳然虎當衝突時發矢奮躍夾機呼吸瞬
目難爽而暇豫如此非有神智詎輕發于一毒更哉

題蕪武牧羊圖

卷七

九

右蕪武牧羊圖一卷不知爲何人手筆男女各八人
共爲一卷有悲有怒有恨有歎有喻有勞有逸有惰
有倦各于其神情態度得之其持杯竿以進者爲李
少卿耶抑于軒王憫武窮困而賜之牛羊鹽帳服匹
耶余察其眸子殊有精悍鬱勃之氣定爲陳洪綬章
侯之筆但章侯生平作畫卽以畫筆題款恣意而書
畧無繁悒此卷無題而草本頗似南方向榮之景非
海上苦寒蕭寂之色是耶非耶必有能辨之者

題晏語一則

日晏不炊桂珠兩缺晏念橫生因書貧士必不可缺
數事以自遣釜無米交梨火棗不可缺也灶無薪自
燃爐不可缺也夜無油夜明珠不可缺也寒無衣辟
寒屨不可缺也且無裸裎之理無縫天衣不可缺也
吾屋自然岩洞房廊不可缺也客至不可無酒柳
子核數枚不可缺也敬告天公默察天下貧士各有
以治之既而大笑曰藐姑射之山有人焉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則此區
區者又不煩造物爲之區處也

卷七

十

紀異

余鄉傅公天啓年間任海澄令因上司散文買鐵鑄
砲防海于廢鐵中見一小爐重不過二斤雖折一足
尚可備用遂留置書館偶一寒夜久飲司酒者置瓶
于爐內不半刻而瓶中酒至沸熱不可入口詰之云
間置于爐未常加火也再用冷酒試之旋復沸熱次
日拆看乃夾鐵兩層中用砂書五火字耳開後遂
不復燃懊悔不可及矣此吾里中揭德符先生館于
署中歸而傳說有此異也余憶往時客署中有得一

小鍋者在野外宅一小坎將煮粥療飢但注水于中而未燃火方往拾薪而返釜中水已沸熱矣因入米於內不一刻已成粥矣同伴無不驚訝折而觀之乃是兩層中有硃砂書五火字也拆後遂不可復用余向聞其說以爲妄誕不實及聞揭先生傳海澄爐事而知世間故自有異物自有異人不可囿於尋常耳目所不見聞而妄執膠固淺見也故記之云

副貢游君衮臣名慶補語予曰偶攜友在僻肆小飲一人蹣蹣而來疲憊不堪見其跨下陰囊大如三斗

卷七

七

拷栳現一遊僧在肆沽飲問之曰汝疾何不醫治病人云孤苦垂歿何由求醫問病幾何時答三年矣有時消索有時漲滿發則連日雖欲沿門覓食不能往也僧曰吾爲汝治之呼店主人點一盞來線香一枝燈至僧于袖中取出舊書一本揭開數葉則有一人物儼如此病人狀僧乃燃香低聲呪十餘句將香燄書上人物揉擦不停口問病人曰知得陰囊熱否答云甚熱僧云汝但安在旋將消矣少停果消縮如平常無疾人矣于是伏地叩謝歎云今日幸遇神醫救

我日後復發何處再尋活佛耶僧曰汝且少坐復將書于書本人物囊上揉擦一刻餘曰此後永不再膨矣其人拜謝而去僧亦還酒錢而去肆中人競歎奇異無一人問此僧來踪去跡者予初不信越數日向酒家問之荅云信然

一人云多年前前在豐城地方旅肆安歇有二僧亦來歇宿坐定取銀幾分與舖家買酒肉消夜初昏燃燈時一瞽者捫壁來引燈火僧起引瞽者至燈前問曰眼內尚覺得有紅光否荅曰尚有僧乃揭開眼眶細

卷七

七

看謂其徒曰汝看何如徒云不可醫也僧謂瞽者曰汝送火往家去即來吾爲汝醫須臾瞽者復來言家酒肉亦熟列之几上矣僧不即飲向店家索一大板檯命瞽者仰臥檯上僧于囊中取出麻繩數條將瞽者三度綁縛又另用一繩縛其雙手引至膝腋不得動搖復解其髮緊縛于檯不得轉動乃取藥一小茶匙納于眼皮內然後師徒對飲飲至一瓶後問云知得瘡否荅曰瘡甚僧喜云將酒來大飲幾杯飲至三瓶瞽者云耐瘡不得求解于縛僧笑曰汝手若動

得扶去眼珠矣求解頭縛僧云頭若動得磕破腦枕
矣師徒相笑連飲至五壺替者忽云我眼光矣見物
矣僧呼店家持數物試之一一能辨也問尚癢否荅
已平復不癢矣乃爲之解縛則雙目瞭然跪拜稱謝
卽歸見母須臾母亦來跪拜云家有一雌卽烹來中
意別無可報也僧云我已醉飽纖毫不能下咽也安
慰其母子去僧乃取銀錢還店家就睡次日天發白
二人收拾呼店家掩門竟去矣此事聞之四十餘年
竟忘此爲何人所親見也

卷七

三

現七十年菩提相放千百朶光明燈燈五不熄相一
無楞無來無去弗震弗騰縈煙還結果松幹又東鄰
是爲梵羅慈大士莫教認作嶺南能
天下有難處之事君子貴無難處之心敬慎以持之
雖難而亦易率意而行之雖易而亦難而尤忌乎恃
智而用術至于事勢有必不可爲者則亦循乎理之
所至正而行乎此心之所安總求無愧乎天理人情
之當然而已

有貧難安無道可樂二句最耐尋思于難安者而忘

之於無樂而力求有所以爲樂者庶可以無愧也
途遇桎梏者數人又有波累者亦在遣中于郵亭畧
詢之則曰事亦有所因而罪非其所應得當事者有
所畏忌而不能爲之別白也因感然有感於曾子之
告陽膚也噫

雲篇文集七卷終

聖雲篇文集卷之八

臨川刺吏李伍漢著

瑤湖剩語 乙酉歲錄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考正典禮釐定樂章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此定禮之一驗也謂太師曰樂其可知也此正樂之一驗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于是太師摯適齊而千縑缺武陽襄方叔諸人亦各散而之列國恥于淫樂比也魯樂自是不可問矣故孔子追思師摯之始

卷八

而有洋洋盈耳之歎也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此乃儒者隱居著書之事安能上之朝廟而行之乎設樂盛于此時太師又何爲去魯乎其去在何年乎夫子追歎又在何年乎且自反魯至夢奠時不過四年半耳其間刪詩書贊易作春秋許多事業皆在此數年中迨樂正而雅頌得所先聖之爲時亦無幾矣故謂洋洋之盛在自衛反樂之後者乃先儒偶失于檢括也

先儒謂不井田不封建不復肉刑不足以致三代之

治此語似是而寔非也諸侯各君其國則必有富國強兵之事以湯之聖而有韋顧昆吾之師以文之聖而有崇密之舉以武之聖而且滅國者五十後世人心豈能反樸還淳更賢於三聖人者乎則強役弱大併小勢所必不可已者也自郡縣設而有鄰縣鄰府相攻殺者乎殷之中葉諸侯不朝者屢矣齊桓晉文之賢視周天子如弁髦其他又不待言矣自郡縣設而天下之權歸于一其有擁兵不朝者幾人乎操懿之徒曠數百年而一見諸侯之尾大不掉者必且屢

卷八

世而難移也且上古四裔之患未有如後世之甚者也以七雄之強盛而且惴惴然築邊牆矣若百里七十里之國豈能聯疎若親以捍天驕乎後世以天下之全力而且有陸沉之禍至不見天日者數百年各君其國勢渙而不相統則四裔之禍無日而可弭矣諸侯各君其國父子相傳詎能皆賢各國各有世卿采地其爲暴虐者何限天子詎能一一而正之郡縣之吏貪殘固時有試問有天子知之而不可詠討者乎至于賢才握于世卿而不得在卿相之位者又不

待言也

一夫受田百畝二十而受六十而還之上還之上而無子息者何以終餘年乎後世生齒日繁民之生子四五人者衆矣上之人安所得田而授之民乎卽有還上之田豈能一一在同井乎所謂必徙無出鄉者何所安插也後世計畝稅糧而且詭弊紛紛百出若受田還田其紛紛煩難者不知更何如也

朱子于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二句亦常致疑曰助法既成則溝澮涂洫各有成規改七十畝而

卷八

三

爲百畝則匠人之治地將一一而更張之乎抑有改置之名而無更制之實也若一一改其溝澮涂洫將盡一國之農夫皆輟數年而不耕乎況後代而欲復古于古法盡亡之後其煩難更加數倍且田旣在民矣盡奪而歸之上不且溥天同怨乎冒復古之名而爲禍世之實吾不知其何說也

肉刑旣除而笞杖之下猶且殘民之生况刀鋸之下其慘更甚將欲復之是蚩尤之心更仁于漢文帝唐太宗乎讀古之儒其見反出緹紫女子下哀哉

秦皇非公天下之人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此一語聖人後起不可易矣

明前輩有謂本朝度越前代七事者有謂度越前代六事者予謂有一事更甚于北魏遼金元者廷杖是也以永嘉張文忠之得君能革去鎮守太監亦不能從容論及此事甚可惜也甚可惜也海鹽董穀碧里雜存言七事劉仕義新知錄言六事

薛敬軒從政錄云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半谷曰此吾素心也司馬公剗革新

卷八

四

法或謂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一時皆服其名言愚謂當答云此何說也凡一切新法皆王安石所爲非先帝意也先帝過聽于前致損聖德而召天災先帝厭之故罷黜十年若先帝以新法爲必可行又安得罷黜其人耶次日仍當以此意奏明兩宮俾兩宮洞然知新法非先帝意凡言紹述者皆紹述安石而非紹述先帝也王石丙辰年十月免丙寅年夏月卒

李勤敬業父子以一家之成毀論則父勝其子以天

下之大義論則其父抱慙而其子無慙矣臣復離唐而武北視魄反周爲唐敬業陰有力焉

上虞潘府南山素言曰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
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半谷則曰介甫甚敬伯淳而
子瞻輒面詆正叔伯淳常面諍介甫而正叔未常面
折子瞻四人之優劣可見矣。臣常疾其姦邪未常
假以顏色雖陽虎賊倉未至如此部悖而子由亦曰
程願入來恐不肖靜此何說也介甫三候濂溪而不
見答但云吾不能求之六經耶亦未嘗有半語議及

卷八

五

濂溪

東坡在海南食螺而美書教黨曰無令中朝士大
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半谷曰東坡既知此味
何嘗肯住南荒父子間亦尚諧謔難惟他痛詆嚴氣
正性之正叔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
和年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崇丘萬物
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得生各極其宜也此序之
各有其義者也有其義而可無其辭乎東坡補以未

可謂爲贅也

東坡外集及錢功澹山雜志載東坡葬父借碑事余
竊疑之禮云附于身者必誠必信附于棺者必誠必
信葬親大事安有碑石不蚤預備至期已迫而與倖
于不可知之人乎果爾則大不孝矣不可以爲子矣
要之此必無之事特寓言耳且寓言亦不可不慎也
靈武之事肅宗貽譏千古予謂此自是玄宗昏耄不
能內禪耳此時太子若不聽人言正位號以繫人心
則天下誰復肯爲荒淫憤孝之主用力哉故國忠之

卷八

六

誅玉環之謚少陵謂微通人盡非於今國猶活也楊
誠齋有慨于後賢之訛肅宗者曰天下之事不易于
處而不難于議也言哉肅宗不孝之罪在後日事事
可議可誅

司馬君實疑孟致辨于瞽瞍殺人章非也此不過設
詞以觀聖人之所處何如耳非論其事之有無也蔡
虛齋謂孟子答之亦未爲盡善則誠然矣愚謂孟子
之言舜未爲盡善者在答萬章諸問書云有鰥在下
日虞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則此時瞽已

底豫矣至謂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則在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之後此何說也如避河南箕山陽城之說尤爲非理天子殂落嗣君未正其始受終大臣乃避而去之此成何世界不幾于殆哉岌岌乎此何說也

許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謬昂子彥伯于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報仇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余謂袁語亦粗率無禮當答曰謚乃國家公論某豈敢私卽如流賢尊于嶺

卷八

八

南是絕天倫也豈非謬耶

管寧與華歆同中鋤菜見地有片金寧揮鋤如故與瓦石無異歆埋而擲去予謂勿安清高絕俗不取非分之獲宜也不魚用世之才何不持此以贈窮民之無告者化無用之金爲有用之金乎

愚常謂天地開闢世運攸殊洪荒之世不知紀年是一世界自庖犧氏出至帝堯七十載以前是一世界自舜登庸至三代是一世界自秦政以下數千年是一世界自蒙古御世又別是一世界然天地無終壞

之理豈有江河愈下不可復返之事竊意千百年後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將必有德盛化神之聖人復出而御世返天下于淳龐之盛也

帝舜是萬古第一明作有功之聖人典章經制悉備讀禹貢可知也至周公特加詳備耳試細思行夏之時數語則有周而都之盛不過文盛耳設使孔子而正南面其必無爲而治也歟

左氏斃而誣馬延亦好掇拾異聞邪說後賢斥之宜矣愚謂生民詩亦沿于名乘而起義何異于左氏附

卷八

八

會宋女名棄者于比思固不敢議古聖而中心則斷斷不敢信以爲然矣

三代而下宋神宗真間世特出之英主也惜爲王安石所悞遺譏千古設當時用程明道邵堯夫二人並相用范純夫陳瑩中二人爲參政其所建立當卓越千古豈但當時時賢云爾乎

蘇東坡洗兒詩曰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錢牧齋反其意曰坡公養子怕聰明我被痴欺悞一生還願生兒

價且巧鑽天鵝地到公卿剝髮讀之亦戲爲口占曰
養兒何但論聰明恃卻聰明悞一生博學雄才輕德
性翻來覆去在公卿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則其初尚有修天爵之
時今之求科名者只是操演伎倆以鈎取富貴耳豈
有仁義忠信在其意中耶

勸學詩云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夫通古今尚是
博學于文未便是約之以禮于身心尚未有得也今
之習時義者至相戒以博古則悞舉業無惟夫江河

日下也

卷八

九

凡讀書須是句句體驗到自已身上求免愧悔若不
反求諸身省察克治何異乞丐唱孝義歌覓食耶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
子舉三子言之明是說君雖無道而臣尚能各舉其
職故不喪也說者必謂靈能用人抑何與夫子無道
之言相反也且君道孰有大於能用人耶

老朽常有一無聊妄想鄒大夫與季悼子同時同名
曰紇生子當相先後設使意如爲鄒人之子其不能

有以目見也明矣紇子生于季宗寧不能爲東周乎
天乎何以能生聖人乎其時而不能位置聖人示何
地乎

秦檜誤國夫人而能知之愚謂罪有甚於賊檜者黃
潛善汪伯彥也何也建炎之初百事紛拏自李綱柄
用而後庶事皆有條理朱子所謂李綱入來方成朝
廷而其急務莫要于河北河東得張所傳亮而任之
則兩河可盡復而天下之大勢可爲矣潛善乃極力
沮壞張傳不李綱不得不罷矣李綱罷而乘與南遷

卷八

十

棄中原不復顧矣因而兩河全陷虜勢日張國勢日
蹙矣不得不從秦檜之和議矣向使李綱不罷國
不遷兩河不沒國勢日強檜奸何由而用哉比南渡
之所以不振者皆由汪黃沮罷李綱致之也若大檜
之和議旣成張韓劉岳之軍皆罷岳飛雖欲獨進其
勢斷有所不能故夫誣殺岳帥者檜之惡極亦檜之
愚極也

吳王棲越于會稽之上子胥引少康羿浞之事以諫
而卒不聽此諫術疎也當對曰昔君王初卽位時使

人傲于戶曰夫差汝忘越王句踐之殺汝父乎則對曰不敢今可報不共戴天之仇矣而釋不誅豈越王反親而先王反疎耶他日何以見先王也如此而吳王能弗從乎

韓信與高祖論用兵帝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擒信曰信善將兵陛下乃善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此其對者非也當對曰主臣名分既定雖老妻弱子之世亦當束手就縛耳敢君臣相抗乎如此庶可以銷猜忌毒腸也

卷八

士

或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功諒而已矣有犯無隱臣之職也然則舜如之何曰幾諫而已矣有隱無犯子之分也然則法遂不行歟曰臣子之所得効于君父者諫也諫則臣子之職分舉矣不得諫而自無其事者聖人之所以爲孝也何煩齊東諸人過慮耶
象山先生自舛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某謂伊山之學大而末化病正在此求孔孟之道不

於伊川入門烏乎可哉朱子于四子集註于易傳亦有與伊川異同處卻深心推維求歸于一是所以見與之齊而萬世並稱曰程朱也

看朱子集註以覺容易可解及觀諸家刻意猜度究竟不合方知朱子用心精到

戊寅春聞人蔡鼎重跡至高陽告孫公曰奴將復來高陽不可守也公曰父母之邦也去將安之鼎曰入保定可以守公曰非君命而守與非君命而逃奚擇乎君且休矣蔡遂無言而退愚謂鼎當再進曰傳云

卷八

三

敗者一大公大臣也邑破則公必受害公縱不愛戚不顧辱國乎明知必危而必委身委家以予奴忠孝兩有所缺也公宜俯採芻蕘由千慮之一以全國體以存祖宗蒸嘗知其必危而顧以身委賊兩倫皆虧矣如此孫公安得不聽乎
載籍所載上古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也後人至以後代一定之法律律古人奚可哉凡遇古事之可疑者寧觀過以類而知其仁不可于無過中而求有過也

學者不難于無妄爲而難于無妄想何也爲非俄頃而就稍一回思便能退悔思則觸緒紛來隨感隨發必到得一念不妄方是養心有功行年七十未之能然此所以抱愧余影也

因貧窘太甚遂至于子孫失教始知貧愚兩字展轉相因因貧致愚轉愚轉貧愚不可醫百病皆作矣噫自古聖賢而無怨難學者讀書明理宜乎義命自安然歷觀古來偏是文人多怨求其適合于可以怨者鮮也

卷八

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未之有聞何以死乎噫陳了翁溪惡蔡元長之奸邪一日于殿廷見其目視天日久而不瞬謂蔡觀曰云大阮真福人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吝之甚也觀語了翁了翁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半谷曰了翁此言亦不能引人改惡遷善當答曰福祿自天賢奸由人凡吾所以論靜者欲大阮爲韓富范歐耳不欲其以富貴累品行也且此數公力行忠信亦何常不位極人臣耶

孟子闢楊墨韓退之闢佛而蘓子瞻兄弟力闢程正叔此真能爲異端樹赤幟者也
添筆于冰瓠雪碗之中吞吐九天沆瀣立品在太山華嶽而上指顧四際煙雲

邵堯夫天姿高邁德器冲融有體有用之學非隱遯之流也富彥國司馬君實諸公久與周旋並無一人一言薦之當宁堯夫亦不以此隱遯自待矣程子朱子稱堯夫振古人衰與知人知言哉
朱子考正大學爲千古一定不易之書但補格致一

卷八

六

傳文體頗似義疏漢不量下愚欲以古之欲明德句直接在此至善句補傳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條雲間李豫亨推遷竊樂頌用此二節而思則欲易置此二節先後耳
國中什一使自賦句愚謂國中獨不可就八家相近制爲公田藉八家之人通力合作乎何至助法窮國中

有夫里之布當是責民之無常業者使出門攤雞
如載師聞師之類耳決非一夫之粟米布縷正供
也此等處要當細考

詩歌用韵正也字固有一字而數音者亦有字非本
音而借叶者然古韵本寬古之聖賢亦取其聲之相
近者而用之不盡如後世之拘拘于聲病也今以後
人之韵書而強古聖賢之詩以從之至有舛謬不通
者矣况詩亦有全不用韻者乎武康之休文七閩之
才老也蓋有以本方風土之異而不合于中原者沉

卷人

五

以後代而繩前古乎

易之爲書既重之以六十四卦則有一定之名義豈
可叶以韻而變遷以就之乎本文叶韵者固衆其不
叶韵者更多後人輒強更本文之義以從韵至有一
竅不通者矣彼以爲能讀古人之書吾以爲大悖聖
人之經典也吾家子弟但就本字以研求古人之奧
義雖有善叶韵者來訕笑之亦不必顧也。開首乾
字卽叶作渠中切音勤以叶貞字直是侮聖人之言
當受大開之誅

明道五十四歲而卒伊邇七十六歲而卒愚謂明道
亦有乃弟壽算則其絀繆於經傳爲功于聖門者必
不遜于乃弟也

經云書同文非天子不考文遵一王之大法也字彙
一書其考正訛舛亦多然其中有經書畫然之明文
而輒云俗字謬字此經何王之考訂乎學者當從王
制乎抑背王制以從之乎願與檮文之士共思之
字有一定之筆畫學者從監本頒定之經書以畫字
可也今輒從晉唐宋明數代文人之法帖以增減其

卷人

五

筆畫前輩先生從而教誡之彼反訕笑曰此法帖也
腐儒不察耳夫摹做法帖以求字體之美觀此書史
之事備書者流也學者遵一王之法以求明體而達
用豈可以書史自處乎况應舉時往往以平日習慣
于率易而不及檢括致貽出者多矣此就科舉言之
且有不可矧大而悖于義理平思之思之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
之教非孔子觀人也此朱近齋之說李翺戒莽漫筆
載之此予少年自註爲獨得之見及觀
此說前人已及之見矣然自失也

源母非婦人張良若處子昔人喜其反語之妙余謂
碩太妃者稱君子思文王者歎美人既已先得亦若
倍妍

看山父子論史于照烈直斥各姓於阿瞞動稱魏武
稱謂之間開口便悖謬則其所論是非又安能斟酌
合理乎。子瞻論古多不確只武王非聖人也六字
千古定評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觀此亦見沉酣于酒非步兵得已

卷八

七

處

完廩浚井自是子趨父事之常後人至以爲謨蓋然
則納于大麓豈堯亦將假魑魅以賊舜哉要之此必
無之事齊東野人之語也

壽州道樹禪師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
聞無窮余謂先著不聞不見之念于胸中是不聞不
見卽老僧之伎倆也五十步與百步何異焉

昔人謂臨濟若不作祖定應作賊余謂此語甚有見
解甚有分寸不然何不曰若在孔孟之門定作聖賢

可知此等終是氣稟之偏只做得賢智之過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依舊吳下阿蒙語耳有何長
進處而自矜誇也

舉頭忽見衡陽雁千聲萬字情何限耐耐薄情夫
行書也無泣歸香閣恨和淚淹紅粉待雁卻回時也
無書寄伊此舒信道辭也見稱詞壇久矣予謂後有
待雁回句則此雁方來自北塞則衡陽雁句欠通多
矣

曹操高歡未嘗身偁大號子瞻輒稱魏武神武何異

卷八

七

于二氏家僕不敢犯主翁乎寧不羞口

高適詠史詩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
猶作布衣看半谷剩暇曰范睢也而可言天下士哉
改之曰尚有綈袍贈而憐范叔寒不知傾險士猶作
故交看

古言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經濶狹強名曰
度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此
其說不盡然也某以謂度之分蓋分于天行有餘之
數也日行于天之內一晝夜而周天爲一日天行于

日之外一晝夜一周而有餘于是就所餘之濶狹定爲一度周天而計之得三百六十五度而尚餘四分度之一也然度之數猶廣不足以盡其變也則就以度爲成數而細分之于是分抄之數起焉二十八宿距度起焉日行月行之躔度起焉五星分宮經刻之數起焉舉凡推澤之術皆以有餘之數爲定度而然也若以日行于經星距度之廣狹爲定度則每日皆有成度矣所謂四分度之一將于何處安放也哉謝公謂柳絮才高不道鹽余謂雪勢驟集時正似撒

卷八

九

塩後乃悠漾似絮耳賦物各有所工也

薦艾微末事也從之未爲順非去之未足正禮何與于國人誦之太史書之乎自其子命去之而其父之陋乃不可掩矣此議論其父者之所由以起也孰謂屈建烏能知大體者哉試思遠而道之稱之及于已身也蓋有芒刺交集而不能一刻自存者矣葉公攘羊一問余向謂必因當時有借君父以立名者故問于聖人以正之耳及觀于子木去艾而後知葉公之果非徒問也屈到命薦艾陋矣使建也附于

思其所嗜之義而薦之則子爲父隱矣子木命去艾而後宗老有言焉子木對焉君子又稱其子違而道焉而後其父之過彰明較著而不可掩矣柳子訊之是也而蘓氏復從而辨之甚矣理之難明而人心之無一是也悲夫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子貢曰惜乎夫子之錯說君子也今以稱子成爲君子則不及舌旬如何接得上以虎豹之皮毛論文質則本末輕重瞭然矣反可謂之無差乎

卷八

十

錢牧齋列朝詩選特立異人一例以處溫陵李贄余謂天賦贊以特出之聰明才力不能潛心正學乃好爲乖角異論以拂人之性蓋謂之怪物而已何異人之有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爲正人提醒也若險邪之人持此語以爲搪塞之端其猖狂恣肆愈甚矣

晚邨評震川文謂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愚謂非也學到從心所

欲不踰矩如天之高明地之博厚更無可加處曾謂
得厚高明猶有加耶亦曰悠久無疆焉爾。某他日
又曰晚村必有獨見其深處淺之乎愚之窺聖人也
錢牧齋極譏金華胡應麟元瑞學問淺鮮余閱其少
室山房集及筆叢諸書頗服其好學而廣集古書爲
學問中難得之人人固未可以一人之評斷爲定論
也

韓信之功人都謂其莫大于蹇項予謂信功莫大於
定齊蓋諸田實繁有徒彼或此起構禍不休信一舉

宋人

三

而滅之求爲假王以鎮之且先斬陳餘于泚水上去
二憾矣所與漢爲難者獨一項耳信斬龍且何說英
布兩腕俱斷而又無他人以共撓漢羽欲不亡得乎
秦火而後漢唐諸儒皆有功於聖道但衆說繁興
見各出至宋諸賢出而後理歸於一是人謂朱子集
諸儒之成余謂論功莫大于伊川伊川開其先而後
朱子有所依據以加精焉故朱子始終服膺程氏兩
夫子也

蘓氏父子兄弟于濂溪橫渠明道康節四先生絕無

造邨之雅則其一家之好尚可知矣無怪乎痛詆伊
川也

人之才德斷不可分無德固不是才無才又豈可言
德乎賊智之徒敗壞國事再用一籌不展之人以當
之以至于不可救藥何異于使是人助賊也展讀史
鑑何恨悲愴

禮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情同也在禮天子七月
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固截然有其等級
愚謂人子于親之棄養未久而舉諸原野情殊有不

宋人

三

忍忍然者合無留百日于寢堂以盡朝夕饋奠之誠
斯固無踰分僭上之罪也願與凡爲人子者共斟酌
而行之

政事之臧否人品之賢奸顯然可見者也性命之精
微天道之淵奧渙遠而難窺也張商英素讀儒書又
參佛法一補右正言首攻司馬光呂公著至于上謗
宣仁后比附章惇諸人恬然無恥則平日所讀何書
所參何學乎。趙州僧直斥無佛性者必商英也
秀水馮具區恬淡于爵位而究心於禪悅以羅近溪

紫柏爲師友可謂篤實君子矣近讀其文集二十帙述其所閱歷覺酬應太煩宴會太勤遊覽太數而文字之役未有已時非存心養性之道也余于佛法固不解竊謂于定靜安慮數句有未合也疾邪惡佞之心不可無否則流爲合污之人矣但要謹審所惡者果邪佞否又要揣度我果在持法之地否賢否之見果清矣但明其理於心不可見于言宣於人也

人定勝天固是勉勵失志人好語然愚謂不必着一

卷八

三

勝字在念慮間卻要時時省察克治果合得定字否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歿二典三謨只得兩許文字娶妻之告不告何緣載得及難道墮降瀉汭之日掩卻二朝耳目耶信以爲無後爲大未免從而爲之辭

凱風親之過小是甫萌不安室之念其子有以感動之而遂已也若說不安而去其室則過大而不小矣其子復作詩以揚母過尚得爲令子而存其詩乎方遜志對太宗語果欠斟酌上曰吾欲效周公輔成

卷八

詩

王孝孺卽當乘機拜賀曰殿下此言天下聞之高皇帝在天之靈實聞之今日在廷文武臣僚共聞之殿下千古賢王必不食言也孝孺愚昧誤疑殿下有大位之心非殿下自言此心幾不自于天下矣上如曰成王已歿奈何則謹對曰殿下但思始終弗愧周公則自有所以爲周公者大如曰汝不畏誅九族乎當謹對曰赤族之誅所以待亂臣賊子也孝孺之事者高皇帝之嫡長孫殿下之君也殿下若以淫刑誅戮建文之臣何以仰對高皇帝何以自處其九族乎

一友人相對言客問至廢不觀予曰此大不然農工商賈只有一個天地學之則心觀書則又別闢一天地空虛無礙可以樂而忘死再次則又有佛經道藏可恣遊觀但彼是幽岩邃谷如所稱洞天小景也只可一遊以豁目不可安身立命樂而忘返也四十年前莆田一博學老先生在敝館談及佛書老先生曰某受釋迦老子罔極厚恩不知所報不佞進曰孔子孟子說錯甚話誤了先生要釋迦纔救活也

老先生默然

天地氣化之主也聖人理道之主也聖人在世豈必
得位而後行道乎設使孔顏曾孟五聖人者並得百
齡則其時之天下奚讓中天之盛乎四聖人僅得中
壽而顏子蚤已短命愚常爲此慟哭號咷且致恨于
天之弗克爲氣化主也嗚呼
同子駿乘袁綵變色此等避諱何如不避已則避矣
不更引起他人指斥父名乎何如不用此事之爲愈
也律有故犯之條此其是歟

卷八

三

神宗一登寶位便思富國強兵以洩祖宗之恥而安
石適逢其欲遂傾心用之然當時君相一心之所措
注總在強國復仇而無自私自利之謀故不恤人言
而力行新法以毒民也及後蘓轍引用楊畏而紹聖
之說興惇京諸奸所以聚斂荼毒者事事與神宗安
石本意相反以致亂亡後之論者不深觀前後聚財
之本心迥然各別而輒歸罪于欲大有爲之君相殊
可恨也

哲宗氣稟早是乖劣不樂講官正言加以蘓試

之言以堅其衷安得不遠賢人而狎邪佞乎愚竊謂
哲徽二主之失德以致亂亡蘓氏兄弟頗爲有力矣
偶讀藥地炮莊而歎曰世人患惡毒者每云不妨以
毒攻毒余觀莊子藥性本自有毒加以釋子炮製則
毒上加毒矣竊恐世之服此藥而望其起病延年何
可得也

凡前代字體字畫皆臣子所訂定上之天子而頒行
之原不礙于非天子不考文之訓也茲敢以愚夫之
千慮而畧陳梗概焉

卷八

三

聞字古從月不從日有何韻切音聞有居韻切音
又居安切音諫而有韻切之義稍狹後二切之義
廣愚謂倉頡制字時義豈皆備率後人以義增添
況大小篆籀隸遞變豈必執定一格爲史韻初制乎
徐鍇曰門閉而有月光是有開隙也獨不可以有日
光乎自今請以爲月者歸何韻切以從日者歸居韻
切居晏切庶義有分別而臨文不致混淆也
獻字左右多少太惡愚意欲援睿字例省去七字而
上爲獻字爲勻稱耳

發字下從弓從矢于義爲優丁父字也

与字乃古與字凡用欵字處但用与字于體更協

內字宜分出內字從入內外字從人

佳字佳字宜分兩類如雅鵲字當從雅雅俗字當從雅今俱併入佳部殊無分別

泰岱字當從水安泰字從心

白兩手曰白下畫分寫曰杵字下畫相連亦無分別

月字舟字省文也今併入月部人烏知何者當從月乎

卷八

五

左傳國策文之傑出千古者也孔子稱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則其人輩行稍先矣必非後孔子而尚有傳者也戰國之可惡者其人類皆陰賊險譎者也其文則雄健魁偉開馬氏之先鞭矣惜乎二人名皆不傳昔雪文清吳康齋皆有夢見孔子之說余無從知此二人之名庶幾夢寐遇之

子長書孫子臚卿兵法修列誤以春秋勾吳之孫武爲戰國田齊之孫臚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誤以左丘明爲魯左史厥後兵法十三篇出而人知有孫武左

傳出而後世竟不知左史之姓名沉埋千古可慨也夫

舊說謂周正建子改月亦改時余謂四立可改分至必不可改也分至與四立同月而可乎雖今節氣之定名不知始于何時然古亦必有說也若改月并改時則是立春後始冬至立夏後始春分立秋後始夏至立冬後始秋分也有是理乎

易者易也不可以執一也邵子觀梅易數遇物取象初無成心動變不居微妙莫測近世之冒爲一撮金

卷八

六

數者誰欵以兩字分定卦復合兩字數盡取爻是三百八十四爻竟廢一百九十二爻於不用矣且八卦者六十四卦之母也俱無初爻則伏羲聖人何從畫易爲術不通一至此乎誰欵其人偏有傳者噫以合掌二字訛比偶文亦習而不察語也左右掌天然分配不可混也今之換字而不換意者直謂之順掌疊視而已或問予于析理輒推服晚村精細何又時加辨駁予曰晚村推服震川先生可謂至矣然至于字句差

混處何常附會阿私極推服正希先生而於其處又
神學處輒阿斥不遺餘力此理自在天下聽人推
精微原不可掩也且正希純疵各見又何常因晚邨
辯駁而削色耶但尋之效晚邨者只就現前道理辨
論卻不敢效晚邨于渺不相涉處憑空潑罵陸王兩
前賢也

晚邨開禪學辨晰毫釐不遺餘力吾所心悅而誠服
也其于震川正希兩先生稿稍有一筆涉禪悟者必
捺一批駁于金稿尤爲疾呼而痛斥不少寬也獨至

卷八

三

于批評詞內必借居庸之說以爲其嚴于
律人而離畔自便之說以及儒先語錄文
人集畧豈俱不足爲其說耶何必嗜茹舐癰也
昌黎云若愈者世之君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余于晚
邨則曰惜也世無程朱斯人不得在弟子之列是以
謾罵處尚未渾化也且呂氏門人子弟彙刻語錄若
能于諸明書理後刪去潑罵處則亦可謂直在
其中也

大哉聖人之道此章書因有待其人而後行節遂以

洋洋優優節俱虛贊道體則子思贊說聖人之三字
矣愚謂首章修道之謂教自聖人言也戒慎恐懼以
下自由教而入之君子言也此章亦然大哉聖人之
道三節自繼天立極之聖人言也待其人以下自修
德凝道之君子言也若不從聖人之道說則發育峻
極皆只氣化上事而三千三百尤無所從出矣先儒
既遠無從就正獨惜已身無似不足以見信於人耳
回也其心章只在不達與至字上分顏子心與仁爲
一純純常常久而不去從而驗之三月之久天道一

卷八

三

小變矣而此心未常一息違仁也其餘心與仁尚
能爲一必有所造詣而至焉從而驗之則日至焉月
至焉不能無間斷也。仁者安仁是不達註脚也
者利仁是日月至註脚也。愚謂顏子心體便是
人第未能如夫子之天縱耳蓋夫子之聖又是聖人
中之最上者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也
博施濟衆下一能字便是功效俱成就了故夫子以
猶病歲之夫仁者是說仁者之心體本是如此但
推行有序能近取譬乃是行仁之方不必務爲高遠

也今講說於第二節皆說得死煞了

大全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

恭敬而無實實字當作聽言行道看是又進一層也時解以恭敬當上幣字以實字當上恭敬字殊爲倒亂無章

千古言文之簡者輒推檀弓予謂檀弓尚非其至者也論語乃爲簡妙之至耳

卷八

三

朱子註書講明聖道有功萬代孟子以後一人也秦伯至德章仁山金氏謂引用古註未及修改原不足爲朱子病雖謂朱子功臣可也晚村必爲之強辯云云何其謬也夫牧野之師以紂惡既稔也故謂之曰順天應人若紂未生數十年前而曰太王有剪商之志是誣岐周聖人祖宗三代謀爲不軌其罪可勝誅耶只此一語浮於蘊軾武王論十倍矣至謂商道世衰尤謬使帝乙舍紂而立微子武王亦終宋臣節耳夫微子之賢雖不可與武王比聖然循世及之典以

朝諸侯不優爲耶夫孰得而翦之也

召忽死之正義也管仲不死權其可以有爲不忍儕于匹夫匹婦耳既有仁者之功夫子就其功而節畧取之非謂人臣不當死義也爲人臣者不幸而遭其變學召忽者正道也苟或以管仲自恕世有幾管仲之才也哉就令學得管仲世無孔子亦不能拔擢也

蟾蜍會註云蟾蜍蝦蟇也宋云又鴛鴦也引韓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爲証此非也退之自謂蟾蜍

卷八

三

徒能一躍耳飛黃騰踏去豈暇顧此等物哉其比擬非不倫也其說原於九方臯之教其子相馬乃得蝦蟇耳釋者或誤憶北海有良馬曰駒蟾而附會也坎呂惠卿解蔗字義甚有理致古人制文字六書並用原不交互拘牽若如辨者之所訛則周公制誥法穆考不武寧王無文也哉以笑字辨篤字者尤謬笑從夭諧聲也黃耳傳書犬也而強以蒼頭目之審然則猶之奴耕婢爨耳奚必陸氏之僅哉愚謂此如泥中逢怒數語

卽不第學太誦之無謂卽名門閥秀亦未足輕重惟
出青衣遂成佳話耳黃耳蒼頭用作對語可也
陰行善政極狀文王苦心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是其註脚也而後人疑之不可解矣

項羽見秦政曰彼可取而伐也爲秦政言之也猶孟
子所謂誅一夫紂也漢祖曰大丈夫當如是則大非
矣彼蓋不知古之所謂大丈夫者何物也

夫子曰吾仁不如邱云云司馬子長竊取之於漢高
亦曰吾不如蕭何韓信于房後之學者遂雷同一律

卷八

三

觀之殊不知兩不如中分豈有壞也

以漢文之至仁厚德而張釋之爲廷尉論盜玉環者
以棄市猶曰非所以共乘宗廟之意則漢法之嚴酷
何如哉

甚矣陳壽之史之誣也曹丕篡竊立國曰魏而壽成
之曰魏志孫權竊據立國曰吳而壽成之曰吳志照
烈以中山之裔胄而興義旅立國于魏篡之後不得
已而起而繼太宗之統也而壽乃故黜之爲蜀甚矣
陳壽之史之誣也甚矣陳壽之罪之重以七也

齊威寶士魏惠失色然夷考禮盼當年所成何事
車三子生亦泯然歎以良稱田疆古治未聞能爲
有無輕重而以二桃傳人欲不然而苦圖苟活於世
者何哉

金橘太酸鯁魚多骨何與人事而昔人以之致恨予
生平亦有兩恨少正卯言僞而辭意其顛倒是非邪
正無所不可惜吾夫子誅之太早而其言論不必樂
見秦政父子大窮土木阿房一宮至于覆壓三百餘
里隔離天日千古壯麗之觀杜牧小子不知寫得多

卷八

三

少卻被項羽一炬化爲荒烟大好世界恨不從送驢
山徒得一着眼

予嘗自負能點金成鐵讀子厚桐葉封弟辯良然嘻
壯夫弗爲也戒之

昌黎諱辯不諱治奴疎忒甚矣

太宗偶縱囚耳歐公作論至謂縱之來歸殺之無赦
而又縱之是欲以此爲常行之國典也謬甚矣

東坡舉歐陽公謂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
而已某謂辭尚非陶公絕作桃花源記潔淨精微古

無與匹真天地間一篇大文字也

飛卿譏令孤絢曰中書內坐將軍予謂亦顧其人何如耳使將軍盡如郭汾陽李西平者政使不識一字何妨長坐中書也

北齊楊愔聰明強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魚漫漢自言狼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虎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何不識耶漫漢驚服人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半谷曰應奉識車匠于貴人之門亦是着貴人在眼耳楊公邂逅于塗乃

卷八

三

足奇也公曰得無以不下驢故著一眼耶

池藕影疎龜甲冷井梧飄薄風毛寒忌其爲何人警句夫花葉幹根房實鬚心節各有其名者惟此也藕藏淤泥之中而乃有影耶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于秦漢以前荀况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而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爲始不亦謬乎

漢淳于鴻苞云漢高祖作帝霍光作顧命大臣盧惠能作佛可知上帝原不重識字人半谷朽叟曰偶然爾君子道其常

周懷魯中丞家藏有元人春社辭歸國轉入蔡文恪家予於文恪乃侄館見之元時名雋題詠殆遍國初楊文貞寔忠定俱有題跋然予細玩之春牛畫側面而角乃正面使遇戴進當必笑予爲牧童也哉

捐惠踴躍此卽撰爲此說者之誤也故曰有人誤寫云果其人不識字亦或誤認楚姓爲羊耳何至錯到

卷八

三

芋字也

肸黑乙切欣入聲說文響布也甘泉賦肸蠶豐融于虛賦肸蠶布寫注盛作也蜀都賦景福肸蠶之興作注如重群飛而起也前郊祀志罔不肸飾師古曰肸振也言皆振整而飾之也肸乃俗字又腴肸大貌尚書費誓史記作肸誓自相矛盾聽者妄耳以此之矛刺彼之盾無不入之盾以此之盾扞彼之矛無可入之矛胡云自相矛盾耶要之有堅盾則無利矛卽自相攻禦固無碍也

男子有德卽爲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漏而不全未免有語病愚謂男子有才方是德女子無德不爲才分體用無重輕也

予心所最不解如劉阮入山數月王質觀棊經時回家子孫便已數世因笑謂化菴居士曰仙家日月何短促若此卻不便宜殺塵世俗人也

洪崖先生者古青城仙伯或云卽黃帝之臣伶倫也隱蜀青城山洪崖子者唐張氲先生自稱也玄宗常稱之曰洪崖先生隱於豫章西山迄今有仙壇仙井

卷八

七

丹灶春白諸勝跡在焉徐巨源遊洪崖記云洪崖之時無書則誤合兩人爲一人而以張氲先生爲古青城仙伯矣李子又曰豫章之有洪崖勝蹟也不自張氲先生始也宋謝莊有遊豫章西觀洪崖井詩其來已久矣惟胡應麟筆叢硬說豫章洪崖始自張氲殆未視謝莊詩耶

荆公嗜睡夏日常用方枕客問何意曰睡久氣蒸洗熱則轉一方冷處此公真知睡味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能不心折

王元澤幼慧而黠七八歲時荆公命之屬對曰門前綠水流將去元澤對曰屋裏青山跳出來公拂然館師杜子野荆公師也詰之元澤曰先生不記前日遊絕壑觀乎道士郭青山跛足出迎跳出門限是其事也先生大笑因說與公亦大笑

儒者之教守身爲大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釋氏則直謂之臭皮囊看來畢竟是他有自知之明彼既陷其身于寂滅之區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雖欲不謂之臭皮囊胡可得也

卷八

八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只看他聚石爲徒四字便知有許多捏怪在裏面不然老禿何苦爬沙掘土爛口嚼舌也

朽妻前三十年謂歐陽公本論三篇只抵得韓昌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五句他日又曰畢竟儒者持法平恕剗草留根不如他自家處治得直截痛快一棒打死如來佛與狗子吃

朽妻於反俗僧頗賜包容假借曰此如老妓從良從

前淫穢皆可不計也孟子所謂既入其筓安得又從而

而之也詩魯齋遺命披緇而莖愚謂此錯之又錯也何感慨之足云生平逢辰事蒙古之君矣歟復棄聖人之教而從異端之教乎甚矣其忍也

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卻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於不敢安逸之工豈不負愧罪於

卷八

堯

彼甚也

草木至微然猶日有滋長至吾人學問卻常只如此甚者反加荒落此乃草木之不如也

顏子之學全在心上用功所以到得不違仁田地子貢卻只以聞一知十推遜之此豈獨不能爲顏子併顏子亦未識得故孔子斷以爲不如也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則謂之行耳近有人以知配元氣

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生而不窮者皆是氣之所爲也

人聰明而不學漸成昏愚韓子云聰明不及前日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勵如此況聰明萬不及渠而可不務學乎

孔子三十而立此時聖人德業皆已完具特守而未化耳至四十以後皆是化底事凡事理當然者可以言行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曰四十而不惑五十

卷八

堯

而知天命非立後纔有知也

讀書須趁三十歲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減人事漸多不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勤苦難成者也

庚寅續錄

惟天子得郊祀天地諸侯祀其境內山川而已下此者可知也五祀中霤之祭原無主名此人得竭其精虔以對越于天之處也此所謂不絕人于天也其爲最重矣

顏子短命直是當時氣運衰薄載兩個聖人不住使
顏子得上壽其所以言性與天道推闡孔子所未盡
發之旨必更詳盡此于喟歎章足以測之于孟子七
篇中闡發孔子引其端而未盡者足以測之
中庸下半部足以包括西竺諸大部學者欲求性命
之學惟于此求之無庸他求也。中庸博大精深不
似西竺書大而無實

佛家說法開端必做出許多花拍頗似黎園淨丑家
數若不先作此布置便開然無色此正所謂粧出窮

卷八

聖

門面也此不待尋源洙泗即能識其有一犯此者

乎

楞嚴經七處徵心了不可覓何如大學傳以有所不
在兩路夾擊了然明白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惟儒者之道有焉
在禪家彼固有彼之秘密藏試問其放之則彌六合
者安在乎先賢所謂無用便不成體也

彌近理而大亂真說盡彼家底蘊後人必要攙雜和
會總是認理不真也

合子十傳具見王佐規模可與顏子方駕管登之志
道乃謂子貢優于曾子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顏淵歿子哭之慟哀聲至今盈耳

大臣以人事君則君德日進治道日光富彥國司馬
君實絕不聞于人主之前薦進邵堯夫程伯淳此所
以不能格君心之非也

孔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此必別
有一隱遯不知不悔之君子斷非仲雍嗣君勾吳者
可知也夫虞仲夷逸朱張少遠似無事跡可稱道以

卷八

聖

孔子列之于逸民而孟子稱爲任者
而傳子張謂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信哉
宋廣平賢相也於抑却壘壘之功自是賢者之過夫
大臣格非自有其道豈以沮抑一有功之臣而能禁
人主之黷武哉

初著作即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
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云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
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歟者同僚
皆失色其後說陰勸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

不爲重學何以取信於後某謂就宜答曰宋公以
正言激公公能取正言以救魏公此正公之美也何
用改易乎劉知幾爲左史亦激說曰無汚青史爲子
孫累

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九齡弗敢
復言嗚呼彼昏以晉弗殺石勒爲得耶失耶社稷與
石勒孰重且失律喪師之人而彼之以忠良之名何
以使邊將知法度耶

參軍鄭僊來陽丞郭仙舟投匭獻書救曰觀其文理

卷八

聖

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從所好度爲道士
此可謂處置得宜矣

孔子請討陳恆胡氏謂仲尼當先發後聞論理則非
臣子所當行論事勢則孔子率弟子往罵之耶直是
一竅不通不知朱子何故取之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孔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倉頡制字傳千古之心法通千古之血脈擴千古
之心胸可與上七聖而爲八非他聖所可及也
上古創物制器者皆聖人也故孟子曰聖人既竭目

力焉耳九馮心思焉不可分等差也

孟子分別聖之在聖之清聖之和而獨于周公且無
品目此處儘足耐人思想

學士大夫既自認爲學儒往往津津于禪悟之說彼
豈真欲學佛哉總是無得于聖道未能用顏曾思孟
工夫去學孔子所以不曾夢見孔子聖而不可知處
反以彼家湛靜圓明爲至極也

載籍多說燕王噲王適齡諸人前身是高僧此說不
爲無據何地絡賢姚蒙有風疾時時發作抽掣都堂

卷八

聖

鄒公來學謂曰先生何不自醫蒙對曰此是胎風帶
來的無從下藥諸人之夾雜神學正是胎風帶來所
以時時發作周程張邵李朱諸公便無此病根也
意必固我在聖人豈待禁止而後無乎記者用毋字
爲文見聖人亦尚存省察克治之意

每見人作博學隱君子文輒謂身未顯達無廊廟大
制作猶謂不然彼居顯位知制誥者不過鋪張典麗
事不必實有而多作虛言以揚詡之甚有心所不然
之人而率命以當制誥不得不作違心之語求其真

能開陳政治之得失闡發聖道之精微多不在君廟廟掌制誥之日也程子易傳春秋傳序朱子大學中庸章句序寧非大文章乎

古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今人覲面問人尊諱是呪人已成也甚有自稱賤諱某者尤不通可耻也古云二名不偏諱凡人取名宜用兩字以便子孫避忌不可用經傳成句如良臣而字豈不甚佳後日子姓何以讀今之所謂良臣二句書也如堯舜禹湯天聖皇帝等字斷不可犯祈曾抱愧悔不可追後人慎勿

卷八

聖

蹈履轍也丘軻字尤不可犯

楊子云著書蜀中富人囊金求載名書中子云卻之予謂金者世人之所爭重書者世人之所共忽此人能求載名書中則已異于日儒名而懷利心者矣子雲何不垂手引之

竹箭有筠舊訓筠是竹青恐非的解蓋竹空中而身張無以持之則易為狂風所折惟是不越數寸則有二節筠應是竹中橫節也聊存此以待賢哲折衷張中丞殉難時拜謝故主曰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

為厲鬼以殺賊此語最為痛快凡兇暴之徒乘勢造禍天之惡正人君子勢微力弱而且材不足以乘權若得厲鬼殺之則克暴立殄矣若得雷霆誅殛尤足示儆或曰上帝豈宜為此小察愚謂不然曩時設巡方御史十五道三年內各誅劔不啻百人奸宄之徒亦稍知懼今則竟廢不差螟螣蝥賊則安然無恙禾麻菽麥不且就盡矣乎或曰雷乃陰陽逼剝之氣所發非天公所命也愚謂二者皆有不可執一說以廢古今道理也懇告天公俯從下土小民之願云爾

卷八

聖

壬辰絕筆

子謂南容子謂子賤無口字則平日之論也子謂仲弓曰則面命也此教以立賢無方即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

晏平仲才力去管仲不可以道里計管仲退而自抑寬然有餘平仲竭力追扳恐不及半或曰子產何如予謂子產在管仲下平仲上子產若得齊而用之則齊必大治况齊景一聞孔子君臣父子四語心地盡然開朗非鄭簡定比也孔子稱子產恭敬惠義財行

己致君澤民四廟俱到平仲則只交友一節耳或謂只一敬字此殊不然文王敬止止敬便有偏全之異夫言各有所當也

華亭董宗伯精於繪事超絕等倫每于意到而筆不到處繚藉弘緩識者往往于其筆不到處得其澹遠入神之致爲文亦然予爲文意到而筆亦到方自愧浮露筋骨漫無深趣昨見一二少俊爲予增添銷張此何異潑濃墨掃大筆填平遠大畫令滿紙皆烟煤也哉見之不覺悽愴致慨

卷八

四七

子瞻力詆正叔爲姦邪堅昏庸遠弃師傅子由引楊畏而沮大防馴致于變亂國是大壞朝常老泉名二子說家庭眉睫間顛倒若是則辨姦論易足悲乎司馬公云人言安石姦邪則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平甫云知人不明執拘太過兩人之言真確論也予謂介甫自得君而後事事乖張非僅不曉事而執拘也總之天不祚宋耳神宋已罷安石政事十年矣使再多得壽十餘年則衆正皆升群邪無隙可入矣異乎何棄趙氏之速也

金谿傅浴海先生諱鯤化讀香湛潛雖專精舉子業而于宋五先生書畫蒸已透爲文則以守溪鹿門萊峯震川爲宗每欲笑過前人一題入手閉口凝思務窺透聖賢立言本旨篇成則長江大河汪洋千頃朱子謂李旰江文字每從大處起議論傅先生真有之矣賓興歲十三郡作大會先生初不欲往臨川揭五經先生曰先生若不往無以壓服群流遂有負而前果爲明流推重明末先生自葦文之最精純者得五百篇楷書細評勾勒圈點裝成三本藏行篋中亂後

卷八

四八

每命其姪擔荷而避之一日途遇賊蜂擁而逐其姪棄其筇篲而逃生賊破筇而分其物并此二本而毀之是夜其姪往遇寇處尋索併破筇亦無踪影矣先生于膳正時已盡燬其原藁後遂無一字存于人間矣惜哉

紀夢

壬申十月初十日夜夢從靈谷下至游方岩屋後舊書館中飲酒醉從巖在各持藁魚鰓酒其屋無柱壁但以巨石壘砌而前樹老藤蔭映森然方岩出硤

砂紙強爭作桂聯草率書之曰枯藤支石延雙月
柳裁詩續國風方若笑謂雙字對得不整方泥吟
定而忽醒故記之

客有持舊畫馬一卷過長岡山庄丹青漫漶刺
落矣家四叔獨識爲趙松雪真蹟賞鑒焉而
作之以短歌命予和之

房星未常墮涯涯未常乾何如墨池內咫尺騰雲烟
松雪當年圖駿骨彷彿滾塵神勃勃丹青漫漶真氣
存索之驪黃終相涓涓極藻鑑遺群倫超然直駕九

卷八

第

方欽安得相士如相馬柄鈞操鑑持天下

華遠凡先生像贊

維師道德實遠於凡表乎其裏如玉在嵌波澄澹澹
峯峻岩若丰標華華氣宇曉曉樹之風聲聽之泠泠
望之雲氣在函之關欲侍之側有躬斯儼銘之以筆
勝彼長鏡

鄭牧仲先生像贊

南泉千古叟匪以色相久我已親南泉筆墨於何有
南泉歸舊隱不得長握手欲於筆墨間延竚瞻山斗

揮贊著漢字一幅長相守

八大山人像贊

七尺者身千秋者神似與不似孰測其真在昔締交
忘形爾汝一旦宵然模範惟此胸中勃鬱墨魂千尋
因應變化疇是知音欲求其似緬惟子固松雪尚萍
他曷充數

周濬其像贊

穆乎其容溫然其度攻苦乎文章而未獲大售潛修
乎德義則久而彌著盼庭前之玉樹以交榮植曲園

卷八

第

之藁蘭而環佈樂乎天命以頌乎英克紹乎光風
月之庭戶

題車子儼敬禮水墨觀音像贊

大士之靈遍滿虛空寂然無朕誠則能通善士敬禮
社集於躬山陬海澨罔間纖洪茲焉應迹乃在一紙
專念於斯或其隘矣謂不在紙則亦膠園一芥子中
須彌畢露善士之嗣以是永思朝夕虔禮謂神在茲
孝思既永靈感弗疵谷聲傳響鏡影傳模神坎彌坎
諦觀此圖

石榻吳道子觀音大士像贊

大士化身百千萬億救免火災惟斯獨異石在滇南
靈無不賢嘆是大士應迹耶是道子應迹耶一心頂
禮莫可思議

題觀音像

人道故紙堆裏覓不得心如何轉著得相不知紙堆
裏也藏得心也現得相不見觀音大士從一芥子中
獨闢乾坤觀自在心現自在相麼大衆果信得及便
從這紙上著眼看莫放他騰閃過去沒巴鼻也

卷八

三

宿恆公禪房對寫真口占

和尚自無人我相阿誰爲寫坐禪身燈前默默親相
對劇卻機鋒與印真

踏入方丈和尚自在向前問訊敢借四大我欲饒舌
師偏不解嘆恁地無有語言方知我是門外

自嘲

釋徒之楞嚴尊勝彌陀等呪顛倒錯雜絕無義理可
尋繹爲僧徒者早晚工課必信口成誦彼其以逐食
故耳而所以明心見性者不在此也猶且用功以

致之殷盤周詰屈聲牙未至如彼說之替亂也我
輩將於是明體而達用焉而反不能記憶乎甚矣其
可愧也甚矣其可愧也

爲黃子元胎書扇

時月之間不見叔度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將無叔
度道力未淺不能消人鄙吝故令人不見而復萌耶
汪汪千頃境之不濁澄之不清我聞其語不見其人
安得且暮遇之以消吾鄙吝也乎元胎道兄今之叔
度也以扇命書用次閒語以引一笑

卷八

三

書饒道南扇頭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弟言依於悌與
臣言依於忠終日講學而無講學之名此真道學君
子也道南饒翁假館文昌橋上垂簾之次調息延年
庶幾性命雙修者余以爲得君平之遺風者書之扇
頭以示古今人不相遠也

遺訓

先嚴云二十歲時將有早行汝伯母爲炊宿食飯中
得契蚰二即暗藏去但以茶連洗飯二次服之汝伯

父大聲問飯不潔乎徐荅曰昨受熱口作燥故以茶
洗飯去火氣耳時祖母亦蚤起問曰何不用水煮熱
而乾炒爲又對曰我平日不畏煎炒今偶爾故不曾
先說也此蓋先嚴七十後見不孝某暴棄不潔食物
大訶婢僕故教之云且曰此小事我五十幾年未出
口今見汝不恤下故偶追憶少時耳人家姑嫂小叔
不孝願皆由小處不忍起汝宜慎之某聽此訓又二
十年矣偶感而記之

綴酒省愆十

卷八

七

敗度傷神咎徵屢見矣不截然自止可數悔乎

惡端

謹已非道矣矧曰惡乎生平受病最深隨機所觸皆
是弗日悔之已晚不日一息不容少懈乎

邪視

明知其非禮而視焉心爲目役矣心顧可勝役耶

開房

薄俗惡道賢者不免斬然自止庶力矯前非

恭牌

弊有用之精神消有限之歲月

訟牒

喪人心傷天理莫此爲甚卽曰爲人解冤然學者所
學何事苟耻過作非則同人道於虎狼矣

情行

困乏其身也愚瞢其心也弗謂貧不足慮貧則不能
力於爲學其愚乃益甚爾悲哉情也諸惡緣之種也

一好勝

後此過端皆從此起能平其心諸妄可息

卷八

七

蓄怒

物來順應須從恕道矧可蓄乎蓄之必且用之損人
究是損已

刻論

是非之心要歸平等人之蒙惡也深已之損德也大

執見

從善如轉環則日進於高明執已不化其蔽也愚

妄想

思不出其位外此皆妄也正已而不求

於人無不自得焉

整雲篇文集卷之九

臨川剩斐李伍侯著

徵詩壽童鎮府啟

蓋聞德惟平格斯協天心功在旬宣方隆帝眷疇其
膺介福而備五必也統達尊以兼三自昔爲憲萬邦
恒在立基寸壤二十四考中書令初舉翹關萬八千
戶冠軍侯先尉姁姚古有盛事今觀伊人撫鎮府山
陽童樸菴先生淮海毓英雁門孕秀幼聞詩禮之訓
源潔流清早擢鷹揚之科聲宏實大丹墀奏對衣惹

卷九

爐烟青瑣分題筆洒杏西黃石允爲帝者之師
藝探青丸廣羅異人之秘被九霄之雨露甫運鵬搏
拓萬里之風雲纔展驥步分符虎帳作鎮羊城攬
而涇渭同清淵無鼓浪下車而鯨鯢悉化市不揚塵
爾乃號令益申軍皆投石超距之勇忠義愈奮人懷
烽傳鏑響之心陣寄鳥雲彌大勢于至靜堦周山滋
圖永逸于微勞豕不負塗兕無出柙時與慈惠之長
益仰宣平深仁暨泯知識之倫共漸磨於濊澤翔步
圖書之府賡歌金石之章逸籟發而清風生刁斗恬

而夜月靜而且玉樹森映于鯉庭家學之淵源益增
芝蘭延芬于燕寢國琛之蘊蓄交輝高文典冊步武
長卿羽檄飛書邁迹少孺一心匪懈思飢渴以恒憂
雙鬢未斑顧禽魚而偕樂固知有道之世百辟共承
燕及之恩實則無疆之休萬姓尤私保障之力雖曰
借保釐者甫七年乎從此詒想菱者且百世矣某等
藉餘暉于末照卧穩桑田悵至願於深籌跡疎鈴閣
然而飲泉識自席煥思由惟是文饒之在楊州閱歲
同于尊甫子瞻之來頴上釀秫等于柴桑時惟九月

卷九

度歷五旬先生懸弧之辰既覽前哲吾黨稱觥之祝
豈讓時髦用播小子之批棟異錫諸公之琬琰和風
甘雨共懷披拂之思浩露瓊漿各抒斟酌之量庶黃
鐘大呂之交宣與壽山福海而增美琳瑯並奏昂爵
旋申謹啟

徵詩錢童樸巷辭擢歸隱

鎮府童公鍾秀淮陰保釐昭武敬寮禮宋六時勤吐
握之風訓士衛民一紀著綏靖之績談笑而清芬生
于蒲座指顧而碩畫固於長城鬱鬱頻年時深騎省
之戚依依永日常興解組之思奈例無請告之條唯
靜俟瓜期之及非日寒暑適宜其如藥石難却是以
綸音未下病牘先陳雖憲檄之俞允尚未風行而歸
休之素心已同石礪矣茲者陟移西粵正拜新恩在
恒情以遷擢爲榮而高懷以遂初爲樂唯是念同官

卷九

三

之砥礪於勲業者亦既有年而良朋之講洽于道誼
者靡間一日於是特畱雅詠以代縞絲某等久藉寢
息之安况叨晉接之好讀茲頃玳敢愛瓦硤顧鄙倍
雖曰無文而騷壇寧悵佳構願借同聲之助共申祖
餞之情長短隨宜體裁各出謹啟

徵詩壽車學博

蓋聞洪文無範觀星日以爲章大德不官際風雲而
始合是以量弘者福乃備實茂者名益歸既醉有歌
箕疇斯叶豈酌其盈而濟其虛約所守而儉所受者
之敢望哉習見恒聞無關聽視欣逢懿美能勿賡颺
粵惟鄉有道學博車玉虎先生顯祚舊人康辰升俊
分光岳之正氣滙沔汝之靈源慧業夙成蚤鷹發庶
之目德威惟畏蔚爲大雅之宗奏萬言于俄頃廣成
推爲冠軍鎔六籍于鑪鞴燕山授之升冕于是修崇

卷九

四

益恭歲光弗曜以一身而敦百行之原以三代之著
千秋之業芬延玉若稽古匪以于榮峻擬方城維風
非以震俗宜乎龍躍天門鼓千層之桃浪而且豹藏
雲澤炳七日之華文邦君欽其丰采時弘下榻之風
多士式其典型日載同宇之酒彙升俊彥橫掃祖
三千鼓吹休明頂袖羣從數十綰半綬而爲師帥依
然布衣設大庖以飫生徒無改蔬食型仁講讓方欽
月川之在霍丘散髮投簪已見巨源之申祖道載完
璞而還舊山望光者無從窺斗牛之氣披春服而

瑞水投分者正喜承塵尾之塵而且班欄四世喜義
之之又育之七業並興慶長盛之增其盛禮樂萃於
一門雍雍肅肅青紫甲于四國濟濟翔翔允焉盛世
之大老詎爲一時之幸人孝養固備見于賢嗣授榮
豈其缺于吾邨將以是歲九秋令旦大開八袞之壽
觴及茲春日芳辰用斟羣言之玉液某等承顏有日
頌德無文敢告鉅公同宣玉笈秉彜有好豈悵琳琅
華袞旣投卽張雲錦題跋以頌雅頌攸頌謹啟

卷九

五

徵壽周學博

鍾匡嶽之精英承濂溪之令緒風流儒雅幹濟弘長
圖書滿架手不倦于丹黃蘭桂盈階情聊寄于苜蓿
雖位尚待陟于司成司樂之尊而德實具乎壽考作
人之望矣以茲九秋中沆星紀合于揆初世兄純孝
將列長筵以迎宴于鯉庭吾郡同人能無張錦而遙
祝乎鶴算其等敬布知單裒貲集美將備屏而遠賁
于星渚必贖錢以預製乎鴻章蚤列芳名分金隨付
謹啟

卷九

六

徵壽晁母管恭人

蓋聞瞻介丘者遙仰崑岑挹飛流者思溯星海矧欽金閨之碩彥而可不原原本本於介福之女士乎晁母管太夫人夙秉大家之秀慧才名不讓乎蘭臺中值崇公之棄捐閭教卽婉乎楚國似貞栢之歷風霜儼四十年宜護堂之歌燕喜萬有千歲茲以重九令節之次爲七袞設悅之辰滿叢蘭桂將列長筵而進霞觴屬在薦蘿能無張錦而祝期願乎肅具知卑馳塵記室倘登台甫概擲分金謹啟

卷九

七

徵壽單甥女

蓋聞備五福者必介繁禧徵四德者尤高苦節誠以節不歷于至苦而德未爲至高禧不集于大繁而福亦未爲至備此蓋天道盈虛之固然抑亦人事積儉之恒理也豈與夫庸庸多厚福者祇爲適然相遭之數哉恭惟孺人幼承有道先生之世範姆訓夙敦長歸菊坡郡伯之令傳禮儀素嫻操儒家之儉樸不事鉛華守名閨之芳型恒存省誠竭滌瀦以奉高堂每回嗔而作喜調參苓以彈婦職恒極口以稱賢且警

卷九

八

雞見時佐中流砥柱時勤紡績常裏夜讀篝燈甫通祀則潔苾芳娛嘉賓則解雜珮誼隆娣姒必婉婉而溫恭誠感威嫺惟柔嘉而遜順里隣因昵湛露弘道宗邨周旋和風廣被內外總持有道鴻纖經紀無遺家道以成人紀攸立乃者蠡藩煽亂于滇閩寇攘蜂屯于山谷于是避地以潛踪機微以脫禍迨哀鴻甫集梁燕初歸而夫子遽召修文內外終鮮伙助嚴父以痛子而隨隕外舅因愛婿而並凋堂上雙姑煢煢飲泣膝下三子呱呱環啼當茲顛沛之時正屈興衰

之會孺人忍死以植羣稚嚴與慈而並施盡敬以事
二姑敬與養而兼備拮据以求吉壤俾化者得永固
名山之藏儉勤以維家風俾幼者得勉力三冬之學
婚配咸得佳耦烝嘗務飭豐儀于是諸子晏然有立
後先馳譽于膠庠諸孫衍爾聚惟次序挺秀于堦阼
雖未卽捧檄以奉貤封祿養何如喜養將必盡善道
以奉慈訓親恩克致若恩斯誠無成而代有終執德
而娶備福者也來歲孟春之下浣爲孺人設悅之良
辰諸子將飭盤匱延嘉賓以奉慈懽我輩忝在葭莩

卷九

九

求琬琰以表令德敢告羣公蓋茲微悃瑤函寵錫華
衮駢驂庶恒湛懿範調傳玉振金聲鍾郝芳規語入
鸞音鳳曲矣佇登梨棗頤俟珠璣謹啟

公誦語溪和尚于水梁寺登壇

蓋聞日月垂象西隱旋卽東升山岳鍾靈霧掃隨瞻
星麗未有鋪鐘可以闡寂龍象聽其曠軼者也水梁
祖地法席久虛庚辰之秋七月旣望別公禪師來自
維揚卓錫汝上闢其翳荒闢其秘密威音一震蟄龍
奮其角鱗法旨甫宣芻尼長其翰羽人天利益庶類
昭蕪奈以緝闕彫殘法財難措里社歎敝展募無由
遂不憚跋涉遠歷南天道播遐方澤流竺裔于是化
行于金馬碧鷄曠開聲教何意疾侵于膏肓育下日

卷九

十

漬月深遠爾涅槃懷問遠邇慈雲晝歇慧登夜昏遙
度者謂必藏殖于鷄足道場情殷者徒然帶想于鷲
峰嶺上賴有賢徒遵其遺誡去來大事歷歷分明善
後因緣條條就緒是以萬水千山得得重研一鏡一
鉢冉冉來歸斯誠靈山會上之多聞總持匡阜山中
之精修妙梵再見于語溪大師者也夫肩此重任備
歷苦行德旣積于厥躬義已播于大衆苟不登座說
法開示羣蒙則松枝之東西向背誰識去來流水之
彼此注沿曷認原委是以大衆合詞恭申禮請伏冀

慈悲超此三秋之氣宇澄清撥雲霧而共覩佛日俯
從衆信之權聲合讚發雷音以大振祖風譬若春園
載敷載芬儼若鹿園祥徵瑞現往者生公孤情絕照
猷公直轡追蹤克明師匠無忝徽音惟我大師與之
齊驅並駕矣衆等皈依合什以俟

卷九終

聖雲篇全集卷之十

臨川刺史李伍洪著

樸菴記

蒼黃既剖鼻高以陳人於其間既共一室以居又各分一室以自藏所藏愈深則愈與宿而莫可窺測非不巍狀煥狀成其大觀也然而華藻日增淳龐之意則漸漓矣夫其所以增而日漓者由名心太盛而狀也孰能去其名而獨存其實者乎夫名者實之賓也於其所以爲名而可以知其所以爲實又烏爲乎名

卷十

之必去也鎮府童公既而公命名之意而常得夫人之所以爲生者矣而公曰樸菴其居不旣淳龐已乎茲又於戎政之西室顏其楣曰樸菴余于公之名其居而知公之所以克其實其居心與居身一也陳仲舉之言曰吾人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余謂一室之不理則遠者大者可知矣徒一室之爲理則其遠者大者又可知矣公不徒理一室而常存夫淳龐之意即一棹楔而可以爲師保矣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旣修旣飭用戒邊淮公有焉於以擴其

居爲天下之廣居又何多讓乎哉即以是爲樸菴記可也

鎮府西星記

古之君子於聽政公餘之暇必有宴息之所以節其勞苦以養其神明以發其志慮以深其謀猶非苟而已也朕必疏泉輦石培薄增畀于是堂構崇焉墉垣與焉塗茨丹雘以時施焉未有無所興作而即得遂其燕居之樂者山陽童公朴菴來結吾撫戎政六閩春秋矣有聞無聲民安士奮乃今於訓練之暇公厪之西潔滌一室以舒嘯傲可以遠已可以娛賓一日共飲于映遠之堂請文以紀其事余笑曰記堂構耶

卷一

則無材木瓦石之費記攸隣之歲月即則先生之不佞率弟子講貫於此室且數年矣獨是地不必再闢若加閼敞焉椽不必雕繪若加煥采焉疎櫺小牖若加朗耀焉恍如李司徒入河陽軍號令氣象頓然一新初不必改乎汾陽之舊增乎汾陽之所未備也不佞于是益知先生之善爲政矣因時于天襲安于地誠和于人致用乎物無事矯揉造作之迹而自有鼓舞振作之功其諸自朕而理無爲而成者欤是道以阜安天下可也而寧一室之爲勤乎於一室而

以卜先生之遠猷其爲可以無記也時維康熙乙亥日南至正古人登嘉臺以望雲物察祿氛審別陰陽宣叙民事之候也谷刺斐李伍漢於是乎書

紹香庭記

君子之所以爲治者惟其心而已矣心可以盟爾室
即可以周民隱即可以報君親即可以答惟吳反是
者無能與于是此趙清猷之所以焚香而告也此吾
師二齋生先之所以揭篆於庭也古今人何多讓焉
歲浹民和治成而庭亦成蓋吾師初至之歲丁巳冬
月也

夢川亭記

夢川亭曷爲而建也臨川郭景純之所卜也王逸
康樂之所治也流風未泯故君子樂至止焉吾師
二齋先生具宰天下之才而小試於一邑不以百
之封而鄙夷之未至也已形夢寐旣至也復構亭以
誌其休徵其視竹樓寄慨于遷除者相去遠矣亭西
北隅有阜曰泰山昔賢因其高而增崇之欲建亭于
上而中止其治未成也今吾師因民和時暇而構亭
地不必增闢址不必增高卽其高明爽闔而於以修
遊覽之觀而樂之喜可知也 不肖得從受業之
環而與於落成焉故敢執簡從後而記之云

孝友堂記

海家作噩之冬董君子忠新築一堂以爲季父月生公承權之所余以今茲春暮偶相過從董氏飲客於新居少長咸集雍雍如也因請余作記余爲細詢其由來乃知董君之意深且遠也蓋董氏先世素以貴甲於里郤至其大父襄明公家業稍落生四子而子忠之父濶生公居第三與其父先後客于滇黔巴蜀之間久未返棹家計益困祖母又抱沉痾不起子忠殫其卑力爬搔拊摩數載而後祖母以去年告終母

卷十

七

又繼病且乏菽水之需子忠弱冠受室於季父因以其室爲季父季母主中饋子忠則以擊蒙受館穀奉慈權蓋展轉拮据備受艱辛者數年矣居平鬱鬱以父施未返爲戚乃躬負行囊謀走蜀中以迎父行至江漢聞父不日且至則又走滇中以迎其從兄廻翔數月兩地之客囊盡傾而且無以供屏履饌糧矣幸以忠信誠懇見推于客衆因得貸貲而奉父兄以抵舍歸未久而父母先後告歿又且在兵火搶攘之際其爲養老送終以盡大事者真不啻音嘒而羽殺也

治生固極其勞而又矢志堅貞以學聖賢爲務兼欲啟大其門閭無如屢試場屋不獲一售厥考之貴固已久罄而季父所爲經營於客外者亦未甚豐迫息駕而歸精神亦倦則以桑田之事悉屬于忠經理子忠于是不得不舍舉子之業而以承權聚順于季父爲專圖矣迺年以來克勤克儉始得購其旨以奉二老權而以其盈餘築此室也室一區在正寢之右有堂有房有兩廂有前楹後宇有空基可以散步可以養老可以爲子弟肄業息遊之學子忠謂我曰吾爲

卷十

八

此居以奉季父之權他日則以爲季父專祠俾子弟讀書其中得以晨夕奉饋奠也而吾季父不欲享其美且曰他日必祀襄明公于正位而以吾兄弟側其次即此可以嗣續妣祖矣何必廣築百堵乎余惟簡子以奉季父爲心而老人則又以厥父厥兄爲念此真世敦篤行於未求弗替者矣昔董陽三世同居詔榜其居曰董氏篤行之閭以今觀于子忠之叔侄父子豈讓古人哉余爲題曰孝友堂而爲之記且將請于郡大夫以致旌焉余于是喟然歎興曰古者大司

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皆考其賢能而升之論定而後官爵定而後祿故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後世專以文藝取士置行義而弗考詢故材者不必舉而不獲在掄秀書升之列身既逸居不圖進取而訓迪其子姓諄諄以學聖賢爲務視世之教子弟以文詞而圖速飛者何大相遠也雖無文王猶興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哉余所以既記其堂而尤三致意于其篤行可以風世而廉頑立懦如此云

朱子

九

丁仁山先生去思碑記

有赫々之位者必有顯々之名有顯々之名者類有唱々之頌朕頌於一時者未必能永之百世求其唱青莪于首蓂清齋時旣往而思益深者自吉水李生春先生後至今百餘年而繼美者其惟吾仁山丁先生乎先生夙有奇才名登辛酉賢書八上春官未第至乙酉秋始奉命來典吾臨學事甫至慨古道之未興聖謨之弗著即設爲教條件繫體要呈詳府憲而敷布之諄々以修品行崇古道爲事觀聖廟之頽墮荒

卷十

闕倡始修葺力請于郡伯閻公明府王公暨諸弟子員各立簿以募貲郡伯明府皆樂爲登簿而群弟子亦振々書名焉無何明府王公擢天中州守戒行限迫無暇及此事遂延擱不行先生喟然嘆興曰倡興修葺者我也我豈徒有其說而鮮其實乎于是默自經營姑置將伯聖輦家財捐俸薪揭債負凡弟子有執贖而請益者悉舉以爲工匹之費用是五年內百廢具舉今雖不能效算博士持甲乙簿以枚舉朕而宮以內各祠無風雨之漂搖宮以外四周有垣墉之

至飭一舉目聞而翼狀敗觀矣其有力弗賸而工未完者自先生辭任八越月而工悉停不能不有望於力鉅而繼起者然後此之成就與否則不得而預知也雖狀繕葺學宮建造祠宇特事之一端耳先生精神之所措注則全在於課生徒以興復古道誠飭靡儻一有弗馴聲色俱厲由其賦性慤直激昂初與人格不相入及聆其言論觀其行事則心如其口故士恬退而務實者皆樂就之其熟習世故而好爲惻惻歎者則望其狀去之惟恐不速以爲滿肚子不

卷十

十一

合時宜者也蓋吉水先生當年與生徒課業外則與湯玉茗先生講學談詩故名譽一起而上下皆信之今邑無玉茗其人率先弟子以矜式宜乎先生之名譽弗大振也乃先生戒行有日矣四民稱許如出一轍即行道亦爲心惻群弟子沐浴于教澤既深議將俎豆如畏壘之祝余曰無庸言水先生之俎豆於黌宮也亦在二十年後非緩其事也以爲久而後益微信也徵信于後日則不患無遐思而樂從事者于是群進曰狀先樹一石以誌不忘且以聽後人之核其

誠焉君年最長宜有一言余惟世之建祠立石深刻大書者何限求如叔子墮淚之碑千不得一余今握筆以饒斯石苟阿其所好而汎舉所未實則後之人將指數而責之余敢誣其詞以誣先生乎故約略而慎言如此至先生之素行修潔孝友慈惠尤敦年誼其鄉人畧無間言余久得之姻友傳君遠可秉鐸于上饒日也傳在饒日先生無一面之交而傳君之言旣狀傳君旣卒之後而先生賻其喪振其子即篤于友誼一節而生平之爲人亦可槩推矣先生名道遠

卷一

十二

字任子號仁山信州之鉛山人康熙戊子秋七月年家弟李 拜撰

季子方回墳記

自古在昔二月十一日仙人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三人飛昇康熙壬戌予季子以是日誕生故竊取仙人之字字之以其去中和節未遠也故小字中和而又合二字以名之曰种七賦性恬靜肫篤柔而不懦四歲即失母無雜駭無狎忤自失母至舍父就木未嘗一觸父怒常指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句謂父曰有一是便有一非鄭公儒者奈何舉此相形兒之處骨月秉志如此所以無間言

卷十

十三

也慨予自中年應事接物時有疾言遽色每順承于初少頃即從容理前說遠引曲譬或作間評余遂不能不渙朕冰釋以從之其有得於幾諒之訓欤所以事父者如此則其身無疾言遽色可知也讀書不務敏捷必熟複有得而後已人休弗休也故不甚事涉惟務精研凡父師所訂定者則沈寢其中初若弋獲無多而歲月漸漬頗亦優渥及後譚論輒能參酌一一中理解發予所忽且能察人心術邪正而不一見於言惟微警予父以驗已之識見當否至已有過

失則痛自刻責若無所容者每應小試必兼五經日方中完七藝出竟不見售頗無愠色狀亦因勤苦致勞悴以擊蒙糊口者六載恒以不獲隨侍父師深造爲嚙近復以館穀薄不足以備其旨隱痛抑鬱則亦不克澄懷觀道以至于斯而不可救藥也是春曾友欽其篤行特築館舍敦延至信宿蓬葦以待在恒情必去枯就苑矣兒則以舅氏新喪不忍舍其二孤以去仍留于徐致染舅氏惡疾以終仁義可爲而不可爲有如此夫抑亦命矣夫日南至前十辰予祭其病

卷十

十四

不可爲恐痛曰兒病篤矣予有不釋朕于中者盡對父一言平瞿七誦七而不解次日爲匍詣予卧榻手文一帙呈予七初不爲意謂兒此時何不專一調藥而理文藝爲則對曰大人昨謂不釋朕於中者此也大人或不能曠懷理此則轉求攻瑕巨來兩兄斷削而存之予即閱其文三十餘首氣魄熊七欲上殊不似歿折器也乃竟以南至前一日乙亥晨墳鳴呼生壬戌歿下亥始終不一遇順境付伶困阨而父無血胤以傳世娶於周姓祇產一女是則數之窮

理之正也能無慟坎能無慟坎既殮予謂其兩兄
曰弟極無處遷且留寢堂東偏俟父他日殯出則帶
之以去擇高美之地以葬父坎其旁穴而瘞弟焉異
時或有誌予墓石者則予季子之幽藏可附見也故
預草此以爲壙記

銘曰人生百年四得其一弗顯弗揚宜無足述父
曰不狀在無疾疾彼貌榮名兒既其實析理洞朕
有如皎日人無間言親鑒其密後有君子而志篤
行則雖遺文亦藉不佚

卷一

五

重慶府會館許仙祠記

自古神仙得道飛昇則樓真於蓬壺瑤島而絕跡于
朝市之喧囂故安期羨門終不與世人相接而惟少
君樂大之徒託之以眩惑乎世主徒紛々耳然仙亦
未常不遊戲于人間也如方平偶過乎蔡經鍾離避
逅于垂虹純陽酣醉于鄂渚玉蟾教授于葦峒著迹
靈異逞々而有要之仙無求於人而人則有異乎仙
之引度也今築宮室而像貌以祀之以謂仙之專駐
神于此豈事之所必朕乎亦以致乎吾人之誠摯以

卷一

六

俟夫異數之緣遇焉耳矧許仙真君之爲都仙也又
大異乎諸仙之獨善其身也者仙籍所傳却仙生於
江右之洪州而令於蜀之旌陽棄官歸隱閬豫章多
蛟唇之患則率其弟子誅逐妖孽而川而楚不憚跋
涉卒之水怪盡除以八索勾連地脉而大江以西千
五百年來無蛟唇之患且不獨私乎江以西也其遊
迹所至輒行利濟如傾藥于錦江而凡飲江之水者
痼疾皆瘳其著靈異以利濟于人者溥矣久矣未可
枚舉宜乎人之竭誠捐貲以大築其祠祀也欽重慶

之有祠也江右之商於是者首倡之往來于四方而
經通是地者共襄之凡以敬禮乎真仙也因而有會
館之設以敦叙乎梓里之誼亦曰吾人舍家庭聚順
之權而遠逐乎貿遷有無之務其爲羈愁旅歎也多
矣舉目而見故鄉之人握手叙舊彼詢此訪亦有鄉
田同井相相助相扶持之意其與端端之徒聚聚
燒香棄天倫而崇邪教者大相懸殊矣其與遊俠之
徒結私樹敵背公死黨者更相懸殊矣真仙之誥曰
忠孝淨明此夫有國家者所共爲獎進之事諸君子
敬禮乎真仙而又敦乎友朋之倫以其經營之業
輸灌注肇牽車牛利養乎父母妻子此真忠孝淨明
之都仙樂以爲徒而鑒其馨香于不替也故余聞之
而樂爲記其事焉其創始之日落成之時首事結事
襄事之衆卓有成勞皆宜叙列於祠陰

卷十

七

羅溪橋買田贍茶亭記

古者建國分侯張官置吏各有攸司閩梁市隘設之
委人掌做野之賦做薪芻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
羈旅故行旅之出于其塗者無飢渴之患自秦而下
此政不講于上也久矣而在下之好義者往往設立
亭肆以避風雨貯之義漿以濟渴乏狀往往旋立而
旋廢者民之財力有限戶之盈詘不恒歲比而斂之
畜者無物以襄其事而豐者亦不能獨舉其事以無
所蓄積難以維久遠也今撫郡距城五里許羅溪橋
乃崇樂宜三縣往來之衝天時炎熱之際行人
之苦于炎歊也多矣而某士曰某七者慨然起
而任之每自夏歷秋煮貯茶缸以惠行者慮其不足
以持于源比不竭則相與裒貲于衆姓買田畝若干
石收其籽粒付之某菴僧徒掌之以歲比備辦茶茗
薪芻而食其力後之人此真可以持之永比而不廢
矣無事于設官分職矣司其事者尚亦慎筭其出納
而無滋蝗糧之徒于其中致耗物力也哉刻之貞石
而記之以著戒也非矜功也非好名也然必列其名

卷十

七

于石者所以公其事而共覺察其志倦焉耳

文興菴靈目實行記

大乘般若偈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露電以其可以示現一時而不可以歷億劫而長存也余惟達摩西來傳示大意而後東土之學佛者始知湛靜圓明爲西方之真諦前此數百年亦惟以有爲功德爲實地證修耳且義學興于江左則西方諸大部了義實自謝康樂諸人爲之演繹而後義理顯暢宏深吾臨之有繙經臺也謝公爲內史時所建立也義學盛于謝公之繙經則臨之世有高僧也宜也郡之東郊

卷十

有文興菴有上人曰靈目自幼羸弱多疾父母恒憂其算弗延欲藉佛乘以延之故命其薙髮焉上人自幼入佛門質性肫樸不作多上人之想晝則讀誦經典夜則精修梵行固不以睡魔昏其靈明之性亦不以遊思紛其寂靜之神其師授以諸經品目積歲月以諸習久而弗懈復曰故紙推裏恐不足以煉佛性乃從疎山大尊宿受大戒參側講席久而未見開悟旋曰吾骨幹孱靡難以筋力行苦行于是節省衣食之貲而以其持誦所得之贏餘助其師以修梵宇塑

神像浚義井有餘則又置買腴田以永贍其徒衆恒
曰吾於湛靜圓明之體雖未精瑩透脫而一切有爲
法亦可謂步步行實地矣其于金剛不壞之義是耶
非耶無如賦質過弱多疾鮮安竟以四十一歲而示
病圓寂矣今上人既棄法身而歸西方其於證悟之
淺深余非學佛人無從知其底蘊而惟其實地之所
建置者歷歷可按數也故因其徒宏岸之請而爲之
書其詳焉謹按上人自己酉年祝髮癸亥年大戒叅
講席庚午年開義井自戊辰至癸酉節年製買田畝

卷十

自壬申以至丙子則助其師以修殿宇其塑關聖及
伽藍像則獨力所爲也丁丑年 月圓寂此皆實行
之可見者也其徒求石以誌其師亦實地之可據者
也余于上人有禪喜過從之雅今不探其悟學之宏
規以爲之倡頌而第觀縷及于瑣屑之務者以示諸
所建設皆所謂一切有爲法可以證實修而不可以
言超悟故 不得廣及云其田畝之數則爲附刻于
碑陰俾其徒世守之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李幼儀傳

李子幼儀既死十有餘年未嘗不怛怛往來於余心也感時悼故觸事傷懷悄然以悲淒然以絕時若有一顧然以長倚然以遠偉然岸然之一人者立於余前也然卒未遑立一傳以寫我幼儀者則實有不能執筆不忍執筆之心也今年秋以臥病之餘苦塊之次緇閱故帙取酈炎遺令一篇讀之不勝慘然以悲

卷十一

曰甚矣酈炎之有似於我幼儀也憶幼儀甫蓋棺時曾以此語哭之今也感傷天倫之禍變多端世路之偏窄何極益不勝慘然以悲也曰嗚呼悲夫酈炎之有似於我幼儀也幼儀名校幼儀其字也其年長予百日十歲時同避兵于虎溪余以同姓故友而兄之幼儀聰穎絕倫好學強記師逸而功倍不似予之鈍且惰也余受業虎溪先生在癸巳以後幼儀自幼卽隨其兄鴻儀師事先生先生才幼儀雅甚因以其息女字之幼儀既得師且得婦益奮勵勤苦徧讀奇書

爲文務幽峭深險不肯蹈襲近時名入一字常謂余子才殊不尋常而爲文乃爾率易者何也先生則評幼儀文時似大力先生云幼儀爲人高岸孤迥坦懷徑直落落自異不輕與人交好而人亦不樂就之獨與落石張璽克明暨余三人者遊風雨晦明篝燈夜話盃酒長歌霜橋旅月十數年間如一日未嘗或睽也而克明竟先幼儀卒幼儀天性孝友十歲時尊公見背幼儀以不得仰事爲恨而時時孺慕於母孺人之側其母自幼亦極鍾愛之歲在庚子其母棄世

卷十一

幼儀日夜恫哭遂成疾不起時或顛仆其兄勸之其婦勸之其從叔善子勸之卽某亦時相過勸之咸弗釋也時時孺子啼或終夜鼠泣某爾時卽竊憂之幼儀暨其兄咸弗省也幼儀篤于伉儷顛沛之餘其耦忽喪而外戚兄弟間或過之幼儀亦弗省也時時爲孺子泣悼其母與其耦也咄咄不休余時或過曉之幼儀都不省焉而風疾日益甚余竊憂之謂鴻儀曰二哥如此其惛眩也可奈何大哥與弟同胞胎余與同肺所設有不諱千夫百夫其可贖乎鴻儀此時

不甚省而幼儀尚能時過余館舍上下古今時痴時狂輒袖文長逸稿一卷喃喃讀不輟間抵余舍盍闔余寢作撲述狀予時寓劉而劉人或惡之乃余先嚴則時時責余弗能篤友誼於幼儀也爾後幼儀染瘋疾益甚經月不出戶庭童穉或忤其意輒七八日不食衣裾經數月不解蟣蠹走縫褶外弗恤也人或勸之浣浴則怒不可抑余時過而問之則俛而不答若弗聞也已乃大笑微笑不一笑期歲每以予至而始爲易衣歲不過四五易耳予時過從謂幼儀曰二哥

卷二

三

爾時意趣都不佳寧不寄之聲詩以洩其情乎幼儀曰亦時有之然不能成篇人不我問亦弗錄也吾方吟二句而首句已忘之吟三句而二句又已忘之余曰爾今日始向余吟幼儀則瞪目不語久之曰爾獨不解長吟短吟胡吟亂吟我聽耶幼儀素愛潔余舉衣袂間蟣虱示之幼儀嘻然曰好好予促解之亦曰好好數日或不食適余至勸之食則輒爲余舉箸亦曰好好而已余曩時藏書多借在幼儀處余時問之尚能指示至問其所自著詩若文古文詞則又曰

好好而已其後余家難泮殷半歲或不相過聞幼儀晨起走投古井中寒泉沁骨經宿乃出出不七日而竟死矣已乃走赴之鴻儀或咎余不卽哭臨而心交余辭踴填膺弗能自解也已乃念人生骨無不朽而言論文章庶可自存幼儀生平好讀書作文成輒驚詫先輩而今已矣不可復作矣因向鴻儀索其所爲詩文則都茫然不省并余書亦失之後數年鴻儀亦死其家書籍遂散亡略盡而幼儀竟無一字存人間世矣余惟幼儀之身可死而其人之孤潔高峭

卷三

四

其文之峭悍幽仄離奇光怪而不可掩抑則奈何可死也嗚呼悲夫甚矣吾幼儀之不幸時或不爲予言也炎也炎遭外家構難而有書以咨爾止戈而幼儀有所咨也呼其陵與居而弗獲從也炎有遺文一卷曰酈子者雖今時不存而隋唐書目尚載之而幼儀遺文數百篇詩數百首竟無一字存乎人間則余何以讀酈子之遺文而曰酈子之有似于我幼儀也夫余哭幼儀而無從也求幼儀之遺文而弗可得也幼儀之時時往來於余心而不可去而夢寐恍惚之

卒不能得其所謂頎然儵然偉然岸然而與之重
邇其生平也已矣勿儀之神爽與數千載之上之鄰
子而俱遠也鄰子生平染疾遘禍多與勿儀同而鄰
子一卷亦且若滅若沒而不可復見亦既與勿儀之
遺文同埋沒于荒烟斷草而不可尋繹其可悲也其
可恨也又何能慙爲之傳也者甚矣悲夫鄰炎之有
似于我勿儀也

三友合傳

人之不自進修者輒衡口曰今世無復往古純德君
子此昌黎所謂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抑何不自
省克也夫江河雖有日下之勢元氣斷無往而不續
之時貞元通壇詎無稟敦龐清淑之氣而祿合於無
疵足以返頹波而持世運也者某稟質庸鈍兼復惰
棄不足比于人數幸得三友足以樹儀刑而時時用
以愧悔也三友者陳漸儀上鴻劉大任玄予孔衍敏
文少也上鴻理學明水先生之裔孫有道周生先生

卷一

六

之季子也伯兄咸韶規言矩行因鼎革棄羅襪逆科
學沉聲匿采於寂寞之濱以教其子弟上鴻師事其
兄學其所學行其所行鮮有不合者惟時應郡邑小
試兄亦不以爲忤也三十許曾一歲三拔萃于數千
人之上竟不得列弟子員人皆致惋惜而君泰然不
愠也某爾時偶歎曰上鴻如海上瓊花偶一示現耳
豈世俗牡丹長供人間玩賞耶聞者頗不謂然孰意
鄙悖之言竟有驗耶再罹甲寅之亂遂深居不出飽
烟霞而錮泉石矣生平文藝甚富不自珍藏兵燹之

餘尚多存者人或索之則曰先明水公遺集藏板已燬弗克重梓遑問朽木孫曾俚諺耶其簡棄榮名而孝思不匱如此玄予其先三世不仕宗邨屢有以醫顯名致殷阜者君夷然不屑也有以商致厚貲者尤岸然不顧少孤依于從叔祖懋吾公以有成立後孝養其叔祖竭誠盡慎不啻所生長則師事本里王錫玉建侯先生建侯乙酉當應歲薦感憤而棄之而惟以友教爲已任玄予專心致志以學于先生先生喜其志銳恒曰必劉生也傳吾學者遂盡以所學授之

卷十一

七

門下受業頗衆後遂無在劉生右者學既成矣以之問世竟不大售問嘗一遊楚之湘潭其再從叔祖入籍于其地兩子附庠矣欲畱君應試君毅然曰叔祖不返桑梓已爲缺事反欲從孫放尤耶此老不受侃言君遂拂袖東歸而仍開館設教其教以躬行實踐爲先而厭薄浮艷之學交誨諄諄責備行誼不惜疾言遽色坦懷任真絕無城府余與先友玄胎時受箴規之益予季子從遊五載君教之一如已子君子懷瑜不數年饒于庠爲一時鉅公推重而余季子則以

丁亥下世矣君爲予哭季子過哀次年亦逝子若孫英英玉立而顯揚則尚有待也文少其上世來自曲阜歷二千年譜牒世次聯洽不淆其再從諱徵文者以崇禎某科登賢書乙酉後亦懸車不出文少其重其行誼而問學則欲超軼而上之雖居郊垌纖塵不滓生平孝友敦篤刻意厲行宜欲涖洙泗之淵源而求不媿于述聖芳躅也者初受業於近里名流三人各數年學殖頗稱富有晚乃語余曰某有師六人焉詢之應曰遠則晚村呂先生武曹汪先生吧瞻何先

卷十一

六

生此神往數千里而不敢忘者也近則元胎黃先生公斲丁先生與李伯老先生而六也時時受六師之益而無執贄授簪之勤抑何多幸歟某時笑曰昔李謐受業于小學博士孔璠後數年謐業就璠復受業于謐謐歿而璠爲上書請謐表閭今則李生將轉受業于孔生矣文少促縮曰主臣先生不惜齒芬獎成孔聞則厚幸矣敢受此不倫之比擬耶元胎諱石麟晚舉明經公劬諱若沐十九歲當乙酉棄郡饒不補而高尚其事者也自黃下二君既逝乃一意傾

倒于朽某交相講貫易草審詳某亦頗受這諒之益
常命其季子澹受經于余季子種種雖師于其子實
半師其父也种不幸殤歿余哭之過慟君亦爲余助
哀而有慟聲兩家情誼直接于其曾祖某公與余先
嚴西川公時也戊子前一歲其母危疾禱于華蓋仙
山而愈次年應科試後卽匍匐請華蓋謝仙而歸歸
遂篤疾不起余走探疾至第三辰則不及永訣矣嗚
呼此三君者皆篤行博學君子也陳劉二君荆山完
璞不剖楚廷文少僅列弟子員甫及受讎而遽歿皆
無隱遯之名而皆有不見知而不悔之操也視天夢
夢不可曉也嗟乎士君子學行足以爲一世之儀型
則追古人而上之矣安問其遇不遇哉獨惜余盡失
典型且失許子隻影惇惇曷以度日故勉拭老淚而
爲合傳以致余悲云爾

卷十一

九

劉遠孫傳

嗚呼天之生才實難而恒不能毓其才於有成艾之
愛子最真而恒不能保其子於不殆可勝悲痛哉余
不修天降之罰失愛子於七十有二之年手其遺文
殘書輒行嗟而卧嘆呼號如山鳥三年尚儻存視息
晦齋劉君失其幼子于五十有七之秋痛其秀而不
實至於成疾而不起此非晦齋之過於情實余之不
及于情也故感劉生之逝而觸余舐犢之思抑感于
舐犢而無從追舐也爲作劉生小傳并識余痛焉生

卷十一

名遠孫晦齋君次子也晦齋二子長道孫亦旣成材
著名于膠庠次則遠孫幼穎秀異常甫成童益加修
飭幾令元方難爲兄也晦齋前時欲收他山之石以
攻玉而余以事羈不獲應命晦齋自課之講論之次
引端輒能鏡尾童鳥九齡而叅玄娓娓不竭衛叔寶
胸無凝滯不啻過之小試於風簷寸晷之下輒能爲
奇文以驚衆族伯進士君有懸其文于國門可爲一
邑生色之評孺慕於祖與祖母之側每令三老解頤
會文于羣彥咸集之地每爲名宿交推行年十有父

爲選配於國學繆君之與之長女于歸載幸舉一男
足起太真之歎賞將永永修天倫樂事於弗替也戊
子秋倏沾一疾數月遂不起越數月而所舉之子亦
逝蘭摧玉折合室生悲婦繆痛不欲生柏舟自誓道
孫乃以次子士爲之承繼足令伯道無後而有後而
不謂通翁失愛子不作多特別也可勝痛哉可勝痛
哉予以家無儋石之儲不能爲季子立後雖有猶子
數人不致從父之鬼餒而以視遠孫之有繼嗣爲有
特享勝齋亦將其享其歡其悃相去不啻萬里道孫

卷十一

十一

之篤友于於是爲不可及也已

車莘野小傳

車生聘字莘野瑤湖鵬溪里學博予嘗泚竹先生之
孫衛守府上閑甫之季子鄉有道高隱游公鍾盛先
生之外孫也生而穎秀溫良進止有常度素無子弟
之過師逸而功倍大父每爲色喜鄉之耆碩嘖嘖稱
道必亢宗云歲甲申其從姪殊初受學予爲蒙師因
得良晤一見如舊師傳一二日間便似有所質問而
喃喃不出諸口予訝之詢其叔繡御荅曰是國志
欲執經而未果豈汎愛耶客或有疑爲習儀以兩

卷十一

十一

者予細訪之胥云沈潛耽篤昕夕手一編而毫無外
慕也者且食飲有節寒暑亦調無或干陰陽之患者
無何忽遭重疾父母徬徨秦越和緩無弗延也上下
神祇無弗禱也疾將不可爲猶時親書帙毋猶人誠
以弗可勞神則謹對曰兒時藉聖賢經帙以寬心胸
與可卻疾耳而孰知竟以丙戌十一月某日不起哉
距生之歲戊申纔十九齡耳嗚呼生之未病也匪獨
父母愛之內外老幼無不愛而敬之其卒也匪獨父
母痛之內外老幼無弗哀而歎之朽某尤爲歎歎而

有所感傷也生卒數月而予季子方回亦遘疾淹恤
至日南至而竟逝逝前十日手持所作文一帙詣予
寢榻予勉令息業凝神則對曰大人前日謂兒或有
不釋然於中者惟此也他無一言車生聘而未婚予
兒婚而乏嗣所存者均有遺文以牽引老淚而已矣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予兒柩停正寢東偏予預爲壙
銘以屬其兄俾俟予葬而附旁兆焉銘兒之次因遂
爲車生小傳以誌予夙昔之感而情有所不能已也
嗚呼

卷十一

三

劉錫侯傳

自古禮之燬於秦火也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弗
復煥明于後世戴氏出而記禮略而弗詳或以已意
附會其間然繹其義例猶令人有所持循而不至于
大悖至東漢竺乾氏之教入中國日廣日熾使人迷
惑沉溺於因果之說致令子孫誣其祖禰以有罪必
藉僧徒持其梵典以救拔之何其悖戾不經也哉余
過寶水閱劉生開元爲其父行述知其父恂恂守古
禮弗怵于邪說可謂難能也已劉君諱審字錫侯弱

卷十二

四

冠遊庠序試輒前茅嘗一冠軍當受餽以外艱弗補
人或惜之君慨然弗憚謂感勵于風木之不暇而何
勵念于一餽乎生平事親孝事兄恭交友信睦族和
待下慈教子則諄諄于義方之訓潔已好修無他奇
蹟異行以炫耀世人之耳目人或惜其守約而施未
博也使其早登巍科居顯位以行其所明何患施之
弗博哉余觀其動履必遵古禮常嫉世俗溺于異端
久欲編定一書以正其失而垂爲世戒體羸多疾弗
克成編病至不可爲猶諄諄囑其子毋惑於世俗因

果之說又恐其子信之弗篤也且集諸昆弟暨執友
以其誠勉焉傳曰中庸不可能也君可謂擇乎中庸
而能守矣卽此一端可以推其大致矣行述有云雖
不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而要非古人之所爲者則不
爲也不其信歟古有僅守一行而名後世者守古禮
行古道非僅一節之善也故爲之立傳焉

劉母楊孺人傳

古未有女子生而立傳而且在中年者也生而立傳
又在中年則必有奇節畸行以震耀人之耳目夫畸
行奇節有以震耀人之耳目此豈居家者之吉祥善
事哉然則楊氏孺人何以立傳也子曰庸德之行庸
言之謹君子之道也乾道也抑卽坤道也孺人以之
胡爲而不可立傳哉夫楊氏以十六而于歸二十二
卽稱未以人一子呱呱未週二齡方且危烽初熄家
務叢雜課耕課織之事稍緩則冗而不理稍嚴則背
而有怨憎催租吏日叩於門忍飢寒而時號于戶姑老
而倦於綜詢子幼而罔知察其不肖之賢能亦
何以立家于不仆哉馴至于子長而能讀父書家溫
而有以捐助內外諸事斬斬整齊淺而視之則庸德
庸言實而求之或昂昂丈夫之所抱歉而一柔弱之
女子能貞固而不遷然則楊氏孺人胡可不立傳哉
外史氏曰歐陽永叔以四歲而稱孤劉生則又幼二
齡焉母氏之勤劬固已效之於前矣子姓之所以報
生母而求告無罪於先人者胡可不勉哉吾爲此傳

非彰也以示易也。猶人之子名某，今爲太學生矣，子則名某，已有名人爲之銘其墓矣。

卷十一終

整雲篇文集卷之十二

公祭祝郡伯

臨川剡叟李伍漢著

嗚呼世際雍和象正彙升以廉以法曰賢曰能農恬
于野士修于室熙熙春臺不知不識疇其使然帝實
亶聰乃眷昭武簡異我公我公降祥允稱長發謙冲
性成靡矜門閤夙隨臺閣練達典章同文叶譯貫浹
梯航緯武經文左宜右有敷釐中外一麾出守初佐
吳興繼貳臨安宦事載咏有美不刊攬轡登車來泣

卷十二

余撫一意澄清無茹無吐道惟善俗詎不營焉正容
物悟同寅協恭有善必揚有瑕必剔弊絕風清孚于
遐邇用事小察振其宏綱六城之治綱舉目張公聽
並觀不假言笑鉤距悉捐幽隱畢照衷懷粹白道與
時宜公弗人斬人莫公欺如臂任指如鼓應枹式臻
于治超軼曩謨外道化成將進淳古羽篇詩書式歌
且舞如何昊天眷德靡終二豎爲孽降此鞠謫笑號
赤子呼籲失措禱于上下有淚如霑靡神不舉靡愛
斯牲雖百其身大命既傾於戲民之受祉君子純嘏

民之不幸天降荼苦上累我公棄其軒裳乘彼白雲
歸于帝鄉哀我人斯窮年鍵戶淚豈輕彈惟公之訃
嗚呼哀哉豈無分惠豈無教忠澤同恩溥曷似太空
亦有襁褓亦有乳哺保抱提携孰如召母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驟失師帥其淚且滋矧茲蒼赤耕稼再稔
脫于懷抱如魚斯淦踰奠清醑踰薦蕪詞公故愛士
諒弗余哂嗚呼載茲清靜民方寧壹誰其嗣之守而
勿失

公祭儲惕菴

於戲天佑下民君子是祿民之多幸君子遐福德化
以成比戶春煥坐之奉臺莫窺亭毒民或有災奪焉
斯速仙馭殿馳杳無傳載嗟惟我公來暮去速爲邇
公初未易更僕髻亂稱孤伯兄是勗並奏墳麓邇彼
徒讀學殖千筭辭源萬斛屈注銀潢倒連辭瀆伯招
巍科公繼芳躅澣濯以朝扶桑初浴伯晉中秘挾蒼
天木公來洩臨山水之曲雙旌弗遑呼晤松竹謀詢
于同念謹于獨政以優優澤世霖霖灌漑漸漬滋液

卷十一

三

滲漉土歸剛庠民安邦族胥戢其曹財阜于興起視
群生靡或不育如被榛樗濟濟旱麓揆文衛道有嚴
且肅閑邪存誠異端是蹴監義析疑每折五鹿師道
以興父道以續聚之弗施課焉弗督校既率教庸且
從俗樹之風聲無煩鞭朴四野風清宵小迸伏兩期
未週甫展驥足濡以歲年淳風可復我儀其儔古歟
今孰晉城之程車父之宓公與爲參寧數陸陸漢等
仰藉公庥俯安模遯庇在宇下受治方俶詎必皇皇
長望是祝如何昊天不我肯穀南山告騫長湖攪覆

我神君百不一瞋意則常新齒何弗宿絃有餘音
柱何韻促嗚呼哀哉未豐垂裕早怡邁軸遺澤干臨
宜其優渥敷佈未久麾御何趣我聞太史庚年謝俗
賦奏樓成詎借昆玉鳧舄不翔玉棺偏逐常聞文懿
靈徵在木煥發奇葩芬芳郁郁公靈如在寧弗我告
暫繫龍駒生芻一束啗哀致誠跪奠醴醑式鑒予衷
洞洞屬屬

公祭孔鵠園

惟浙與汝星合川連人文蔚起推挽後先曾王李陸
相望于宋師友淵源學滙于統曰有子傳鮮氣辭榮
振興絕學不憚其勤暨于汝極亦却朝聘編纂惟勤
統緒是正陽明高足惟濬惟長支分派演迤于浙江
玉茗從之心領神悟湛靜虛明圓而弗錮國朝鼎定
先生嗣興兼綜條貫鄧羅是承伯仲相師聯鑣後雋
勸于公車司鐸是選吾臨是位師道以尊釐文炳炳
造道溫溫九載陶鎔士歸斌雅雖有不宰無能躍治

卷十

五

或以文質必勵其行黜彼輕俊先民是程我聞先生
東道惟一協于上下久而不失德積于躬教成于家
內外千指雍肅無譁內政既修制治伊邇推之天下
道亦惟此嗚呼敏敷五教肇于司徒遙遙華胄道與
之俱胡才於豐胡位於嗇奪之典型使我心惻遐哉
休風孰與之同安定翼翼月川溶溶載稽祀典惻焉
心疚德閭弗耀位陟斯右在斯位者吉水李公遊于
校者無或予訂人亦有言秩由司馬其惟先生緝于
純嘏先生之話碩大且宏畏壘俎豆舍是孰登惟是

載觀德難忘輶車將發踟蹰一觴於戲風號于木
路歸于薤依依几筵其人斯在

公祭張璇王

吁嗟先生一世之師聲宏實碩小試于茲憶昔鍾英
錦江之洪澡雪菁華雲蒸霞起倫紀肇修曾閱之儔
宗黨交譽式好無猶質既清純學務淵博經緯史
萬派歸壑摘辭接藻意氣干霄霏霏玉屑瀾漫蘭若
試則舉旗屢冠曹耦橫掃千人疇或敢徂無何寇氛
閩粵蔓延摧陷拓清停試數年靜養巖岫經綸愈究
射隼高墉遂入于毅高擢賢科魁而弗元文懸國門
衆譽騰喧謂宜聯翩即箱青紫才豐遇齋致困一紀

卷十二

五上公車且其一途孰謂主者而竟冬烘食曰儒官
儘可淑世道廣德尊卓異可異秉鐸五載教澤孔闊
敦文課行莫之與京安定在湖月川在霍先生在臨
三峰並卓敎事有成鯉兆有徵几茲在位靡不欽承
維茲小子敢曰有造坐之春風釋郤去躁頃奉 旨
意往試會城一疾不起輒失典型僚案驚惶院司悲
惻豈獨賢嗣幽憂孔棘訃及于臨感悼情悵追維疇
昔如聞德音山頽人絳莫放莫仰薄申一奠用告靈
爽莫則蕪荒情實難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祭阮秋潭先生

嗟乎先生才於豐德於融遇於齋而位不躋于崇
之方行而未大行也而年又僅踰于中豈天不欲
斯人之有其知識而不使以一鐸震斯世之群瞶惟
某雖欲仰行于弗替乃既罹此而奚從惟是對崇山
永水而睇想乎先生之風憶某之初握夫不事也先
生早蜚英於瞽宗及某之步步而趨趨也先生每忘
年而啓予衷臬予女弟之得事仲嗣也益啓之剔之
而不令小子之即于鑒蒙漢間謂先生曰湖州之規

卷十二

固再振于先生也而既無人焉取而布之三雍曷亦
合盤藉而內固其封何渠一畝之間獨樂乎石戶之
晨先生則曰勿謂居卑而不可爲也爲之卑而效寧
非積于穹余敢家於顧而忘夫國子敢私於顧而忘
夫公余其爲之而匪懈孰誰室吾道以弗東吁嗟乎
先生鐸振于靡德積于躬僅有夫一畝之宮而猶未
盡翦夫蒿蓬蓋其潔淨精微之若此深有得于易道
而烏計夫名位之赫赫祿秩之充充吁嗟乎先生器
弘深姿度冲灑浩汪汪與不可窮慎守一職弗

敢告憚而星遂已殞于洪而神遂已返於崧而日而
月遂以告於謫而後生小子能無噴涕長號而吁嗟
乎不可復逢吁嗟乎先生輻車在道輓歌匆匆一食
尚難與乎予鑒而寧敢迴念四十年來之燕笑從容
而百榼與千鍾

祭車玉虎

先生才名邁于後顧先生經綸等子房杜德望崇隆
宜位保傳高文典冊宜光朝宇如何一官僅等轅固
歛凌雲手弗以作賦式進後英而徵典故秉德不回
以抗當路師道以尊正容物悟解組來歸考槃是寤
松菊未荒桂蘭環佈挺秀爭奇慙慙孺慕弗勸老期
春雨時濟某時聆德音藉開霽霧異進期願長承誨
論倏于客夏驟聞哀訃失茲典刑萬衆錯愕矧在喪
率能無失措曰旆先行真靈莫駐薄陳蕪莫爲歌薤

卷十二

露幸勿棄捐少鑒平素

祭黃訥乘

康熙三十有一年歲壬申之元旦辛亥鄉有道學博
黃訥乘先生棄塵埃而返乎太虛越二十有七日丁
丑將奉體魄歸藏于先壟先一夕某率男某酌清醕
而跪奠曰嗚呼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可有愧吾茲
愧矣吾愧夫不以師事吾兄而以友事吾兄是以學
無所成而頑鈍如故也憶甲辰與兄同飲于虎溪先
生之堂先生譽兄文或甚我則獨扶微疵而面攻之
先生私謂某曰汝學力不逮元胎遠甚汝不師其大

卷十二

十一

美而攻其微疵汝謬以自能乎汝無以自益矣某于
時芒刺交集無所容既而兄反以我爲諍友而樂與
辯難不已焉不幸是年挈家以徙與吾師吾友
者十餘年丙辰後復挈家而來聚于此宜乎樂收
夕矣則又飢寒迫其外憂愁鬱其中疾病患難
轉纏縛無已時以是不能時時何吾兄問字而請益
也幸吾兄不以惰廢棄我暇則時復諄諄誨我諒我
掖我誨我責我煅煉我砥礪我攻擊我窮詰我而且
譽我師我容我受我其教我也似師其愛我也似父

其駁覈我也有如廬扁之攻痼疾其信從我也或似
弟子之承家訓往往受盡言而舍已若無若虛而收
千慮之一也嗚呼坦懷無我虛衷不校求之古賢難
多其耦而我乃得之我友而一旦舍我以去也能不
痛哉能不痛哉去年弟餬口遠出兄每每嘆嗟謂莫
與商析陳言欲有所制作遲遲不能定稿嘆我不
爾會輒去某情無知妄謂日月悠長考訂正復難
爾嗚呼二百里暫離必合之程猶且悵惘若此胡天
降割使我兩人遽焉作千古永別其痛若當何如哉

卷十二

三

嗚呼山川失靈人頌其傑極端翹翹瑞草委折自戊
辰沉晁生小韓而吾無以爲授也今又失吾兄而吾
無以爲師也獨行而無師是則死者安而生者愈危
也死者安而生者愈危也死者安而生者愈危也
也死者安而生者愈危也死者安而生者愈危也
者與天爲徒而生者孤而莫佑也嗚呼既愚且危孤
而常憂也其又胡能久存耶獨抱此愧而不能一朝
以釋也則夕死而不能無憾也故于永訣之奠不及
諒兄生平之大行而徒叙吾繼續松懷也

兄能爲吾
少鑒耶

祭黃將南

嗚呼而今而後一昔千古將兄先生不可復作矣情
昔辛卯與兄同往盱郡應童子試兄遲三年而首捷
弟再後二年而小售於時氣意翩翩謂功名可以赤
手致兩人初不以爲難事也而孰知蹉跎六十載而
頭角猶如故竟不一售哉兄文章超卓品行高古友
教四方不但陶淑執經問業之門徒并與其父兄而
亦陶淑之所至皆奉以爲大師而無一夫敢微辭者
此弟所以瞻乎其後而不敢望其肩背者也兄孝友

卷十二

三

著家庭行誼充間左聲名馳郡國福祉鍾于孫數十
年來與嫂氏琴瑟靜好嫂氏以淑德而配君子珠聯
璧合非僅爲雷陳之世好也近年雖抱微疾而神明
不衰天懷自暢宜若可以躋于期頤而未已也何以
嫂氏先逝兩載而兄以獨唱五噫之歌而不快竟以
今秋登遐哉嗚呼老成代謝典型無存近地諸君子
皆先後命駕不少停轅哀朽如漢將何恃以爲模範
而寡過哉徒瞻望几筵涕泗潺湲而已矣

祭魯我山

歲再丁丑月再辛丑日維庚申越朔二七孝廉曾公
我山先生未辭逆旅之館歸于幽貞之宅某等拔泥
陳辭薦以清醕而告哀曰嗚呼衆庶馮生賢哲實鮮
既鍾山川胡困晦昧掄秀書升豈不在選俛得倂失
幾并幾冤而止一科何以勸善天實阨君君懷弗泯
一德清剛澄澈無涸久抱沉疴手不釋卷琅琅遺文
光于篋璲藏之名山後嗣是聞嗚呼自非迄皓交相
勤勞挾垢索癭弗懈于蹇其有毛秋寧隨人覲

卷十二

三

分擣理玉于嶽縱有酒池爭如淚泣永訣數言我其
終踐

祭傅一民

惟翁秉清剛之粹德抱經世之宏謨早見稱于待御
曰吾家之名駒既經文而緯武亦研京而賦都藏兵
甲之十萬詎肯讓夫龍圖掇魏科于早歲勳三駕于
天爵謂建勲以立業將析圭而奏膚胡數奇而不偶
乃息御而罷驅于是倘佯于東臯之畔聊樂志于桑
榆時投壺而鼓瑟詎詘節而吹竽思濟人以澤物奚
蟻縮綬而拖紆架長虹于江許拯兆庶于溺濡脩諸
牒以繩武整高曾之規模化鄉邦之忿競與太丘彥

卷十一

墓

方而同符門多長者之轍戶絕燕狎之徒森玉樹于
堦阼茂蘭桂于庭除修天倫之樂事陳禮樂以爲娛
斯誠東海之太老齡與渭水而無殊謂將兆非熊之
夢何期騎箕尾而長徂某久承公之訓迪每嚼杯而
歌呼異覲芝宇而靡倦遽失典型而莫扶今嗣感風
木之不息親朋瞻星漢以長吁嗟歲序之方新何哲
人之竟萎懷有求而莫既聊一薦夫生芻

祭臬劬州

西戎鍾英篤生俊傑澗碧泉紅鄂花湘縹岐嶷之年
苕苕苗舞象而孤力撐閭閻廿載芸窓無煩提挈
經緯史子集並設研究精專堅攻與挾有峯必登
有疑必決學遂才宏川融山嶠試輒冠曹秉衡昨子
晚視時髦宛如滕薛迅掃千軍不持寸鐵嘯咏酣歌
遇雲消蛻迨冠賢書公車五轍愈浚愈深益榮益結
奏捷南宮群彥彙列及對長楊天顏孔悅選侍秘書
風清霜潔經國大猷是穿是穴採集纂修整齊罔佚

卷十二

墓

翼世崇儒奇表迸滅肄習國書牙柔艱闕正畫諧聲
功追皇頤重譯交通寄焚桐迭咸就網羅靡遺一屑
三歲藝成儔敢旁竊萬族鑒超內艱忽截匄言旋
幽思泣血孺慕未忘奄焉服闋逡巡丘墓不忍赴闕
勉就馳驅注治江浙事竟不諧二豎爲孽昊天不憖
哲人遽訣梁木云摧而留櫻闌憶昔辛卯賢書高揭
晁季合編名傾一切公世其美有光前哲本天宵靜
彤雲畫轍歷階而升將並稷契膺鑑方新群望若渴
威鳳斯翔凌風遽折轡龍乍騰震電頓歇邦人共悲

我儕痛絕扶輦來歸萬里悽咽玄堂寂寂白旆孑孑
暫厝後岡敢樹崇碣歲既再更容難再絜追維疇昔
英姿烈烈道德文章咸正罔缺賴有後賢繼起弗逸
旅進辦香旅酌麴尊公靈如在少鑒謫劣

祭晁小韓

嗚呼痛哉遊子行旌不返者八越月矣目斷慈幃行
分雁序嫺嫺婦子淚竭血枯戚戚親朋神銷氣黯天
耶人耶天何至於此極耶於乎小韓謂天而薄于子
耶則何以獨賦以英異之姿橫絕一時無與角立者
謂天而非薄于子耶夫何以既賦以如是之才加之
以如是之學而竟不貴不壽如斯且不獲考終如斯
也謂人事之不臧耶則吾跡子之生平未有失德之
行過情之舉不可告人之事也將謂才而賢者必爲

卷一

六

造物所忌而推陷缺略以至于斯耶則古來才全而
德備者何以諸福畢集具在方策而至于子而才於
而過於齒如此也嗚呼小韓天何以至於此極耶意
者有其道長則必有其道消故歸壽回夭從古已然
都不足詫僚也耶於乎小韓事既如斯哀嘆鋪揚俱
無所用表行致誅俟之名入某也至戚而衰朽曷以
文爲獨是昔之生也分爲翁婿至於商論古今考訂
得失志氣激昂誼兼益友形骸可忘而神情何相乎
以不問也不幸罹茲慘厄八越月矣何以黯然漠然

不與吾魂夢相親用告我以殃禍之故耶歲晏時移
西日不麾逝波難返技淚告奠強爲一言尚冀子之
英靈與余相親而嘿示以患難之所由然也

祭虎溪先生

維師道德備實于躬文章政事罔或不崇瞻乎余後
欲管靡從積羽壓軸諒不加豐惟師自述言必由衷
哀輒聯贊自寫德容謙謙抑抑略見初終古來達者
孰克與同昔晉徵士栗里陶公五斗不就抗志明農
不擾世網浩然其胸止酒自祭寧澹沖融六代無文
此惟其宗千載相望乃躡高蹤道爲身重運靡時逢
縱心希古慨念黃農不爲玉碎不爲石斲烟霞泉石
弗試其鋒還真返宅同體太空述行以狀拳石衡嶽
薦酒以誅矧克增封諸師自誅庶見英風廉頑立懦
曠世無窮築室之始寧或爾江鴻懷奠筭黃流在中
惟師鑒只百榼千鐘

祭華遠凡先生

在昔聖人作君作師道德以一樂育無庇政教既分
道在吾黨誘掖獎勵民用不困賢哲代興繼軌接聖
民聽不惑先民是程降于末祀芬芬泯泯榛繁徑塞
莫知所秉卓矣吾師當代名儒振起絕學攘闢榛蕪
教始於家恪恭孝友惟愛惟敬可大可久抱道以樂
無位而榮溫溫未試烹飪神融黃農既遠世不我與
因時就功金吳虞許道日以廣澤日以宏廉頑立懦
群仰高魯惻予小子罔有攸適坐在春風擗盤叩曰

卷十二

七

日益以砥月益以磬頑然後治淬勵無多仰惟參師
同門締好詎曰喬松施於薊蕪維某弱息得奉相榛
訓以盥漱問視攸勤曾幾何時遽有今日日瞻星隕
典型遂失詎惟小子驟失所持老成代謝群賢所趨
悲矣賢似筑筑玉立風木增號泣然以泣明德之後
必有達人捧讀遺書俟之嗣興酌醴薦馨輻車將發
依依几筵情何能忍此與後兄同祭先師以
兄名列首東故云弱息

祭陳聆希

嗚呼江河日下疇爲砥障不有君子翻天覆浪旋乾
轉坤曰維君相人綱人紀儒者是仗嗟維先生道在
弗讓祖武是繩高門有仇學博才鴻方將飛颺位疊
上九志斯高尚几杖拒羸繳扇却亮採薇山阿以供
餽養堂上交懽同懷共暢師友一堂彼和此唱樂育
英才時開絳帳詒燕有謀崇深莫狀義析毫芒絕去
倚傍立乎其大詖距淫放群兒雖愚無敢或謗巍然
高山八埏之望雖不能至以已爲量胡然山頽今將

卷十二

七

曷嚮方習禮器遽驚七鬯彼斤削者擾擾攘攘九十
伏叟袖手大匠欽茲弘矩納於幽壙臨風酌酒無限
倉況告放翁墓何年斯償

祭丁公劬

嗟維先生際運之否稟質萬夫承先祖美爰自齠齡
經經緯史弁冕群英馳驟九軌騰躍天門芥視青紫
晃朗大社忽焉傾圯有隕自天痛深骨髓曰余爲士
人綱人紀力不擎天志寧自靡一髮千鈞百折不跣
無聲之悲烈于萬耳親既死忠稿葬荒鄙悵不得歸
血淚有此毀不滅性子曷爲子勉顧蒸嘗跡追黃綺
味道之腴研窮底裏改註三經洞悉原委著述等身
耄而弗弛藹定荒齋不廢糠粃叠矩重規不越率履

卷十二

啓迪二嗣焚膏繼晷曰子望漸爾其耘耔雖不豐年
是績是似兩賢或訓績績方始如何先生一瞋不視
體受歸全稱完人矣某承提撕剖晰微指責備行誼
接剔痼痼一旦山頽瞻仰曷以如魯靈光獨存且燬
循省儀型美不勝誅吟想音容峻潔難擬白旆翩翩
送歸蒿里情則何窮韉不可止百結離腸千秋淚淚
詞以告哀臨奠明水嗟維先生式鑒勿彼

祭揭憲武

嗚呼而今而後先生眞爲五倫中之完人矣可以仰
對先人在天之靈而無憾矣可以函玉骨而永固名
山之藏矣古來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妻殉其夫妾殉
子嫡以至于家國爲墟宗祧不守破巢之下靡有孑
遺雖一時之節烈足欽而亦非中庸之道惟先生仰
體先人矢死靡他之志深維祖禰蒸嘗之重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竭誠致敬以慰節母研精遺書以
敘賢嗣仁以睦族和以處衆俾盛德之祀永永于千

卷十二

秋斯所爲國有忠臣家有孝子慈孫而爲綱常名教
中不易之典型也含笑歸冥夫復何憾某素沐先生
之教愛而悵惘于明冥之永訣薄申一奠則亦庸衆
之恒情而未能達觀于昭曠之原也惟先生式顧而
歆之

祭周濬其

嗚呼濬翁而今而後一昔千古不可復作矣憶若與
傳君遠可締交六十餘年與朽某交亦五十餘年自
壯而老而盛而衰而平而陂其所以德蔡相勸過失
相規者諄諄以立品制行爲事未嘗以奔趨科名爲
亟也少而以肫摯事其二親以敬愛友其曷季以敦
厚睦其族屬以惠和逮其鄰里蓋近于古不胥不潔
兢兢焉有所不爲者也夫以君之天性純厚和氣所
鍾宜乎麟趾龜斯蕃衍無算乃中年失其愛子稟稟

卷廿二

其

焉鞠育孤孫如執爵捧盃今則文孫亦既學優行美
高門有徵曾孫克岐克嶷能就口食已之康齡亦臻
上壽雖未及大僊顯榮亦可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可含笑而無憾矣獨惜朽某垂年失一典型無所
式而寡過傳生仁龍違養數年方將藉父執提命以
爲依歸迺一旦不得親芝顏徒捧卮酒而踞奠能無
戚戚向隅耶聊次薦酒之言即以是爲君生平之行
述焉可也

祭鄭台雯

憶寅社之初集君家伯舅實後起之英暨登堂而拜
重慶遂聯紀群之交情時酌朋酒而歌伐木君方韶
秀而麇鳴鳥之嚶嚶未幾而蜚英聲于庠序儼然爲
吾鄙之敵勅君乃敬華彩而弗炫恒鍵戶以研京既
經經而緯史益內固其文明於是艸成書帶筆重瑤
瓊文名四起震達八閩名賢增其聲價斯道賴其干
城宜遂聯鑣於天府煥奕葉之簪纓花萼競其妍麗
竹林並其芳菁夫何金華不聞說書之響青瑣尙寂

卷廿二

其

步履之聲亦日時猶有所需待而黃鐘大呂必奏其
鏗鏘孰謂日方中而忽闇星正曜而旋傾將修文之
有召而玉樓之遽成歲匪殂夫龍蛇已杳于蓬瀛
荆花悼其偏悴玉樹惋其變清既塗吁而里歎矧吾
鄙之驟失夫典型且女甥之締姻于仲嗣也益有藉
于餘榮乃當茲春陽之乍轉而忽覩夫旃旆之行旌
既攀轅而莫逮聊一薦夫兕觥冀君靈之延佇庶少
鑒夫微誠

祭李文秀

嗚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體受歸全斯稱懿德民生
實蕃全之維艱况乃闔閭市道編編若處其中卓然
有立豈弗與緣弗染其習游戲筆墨玩弄文辭芒然
應丐嚼然不淄群稱長者宜宣適鐸月吉載揚言由
哀度斷斷懇懇樹之風聲悅痺孔甘異潰于成浮于
江左爲民請命欲起蒼生而身弗競天實不憖人謂
斯何送君爰發泉涌雙波遂闕幽谷已焉莫贖自崖
而返何有醴醪昔張忠定不若其民誰歟逮者我思

卷十二

七

古人

彭天池曰筆矜墨貴半谷何減半山

祭梅觀卿

締交伊始我姪懷余歸言君德與古人俱及與君接
應若鼓枹然諾必踐心腎乃敷歷年四十百不一殊
君懷磊落慷慨歌呼君情澹蕩軒豁昭蘇君囊儉澀
視瘠如腴君遇艱否去菀集枯五品之內坦無畛區
毀歟罔戚諒不求諛今夏譙集勿爾向隅謂言當別
解冠故吾我初弗信勉作求圖如何曦御不緩斯須
訃聞驚怛胸填大軋臨風灑奠形隔神符吁嗟徂矣
曷顧生芻

卷十二

七

祭楊立生

歲在龍蛇殞茲邦彥于今五年音容不見華堂塵封
銀蟻蛛胃石肥蘭摧玉堦蛩吟赤日埋光淒風飄霰
嗟余同人能弗淚漣漣追憶兄初才名夙擅堂上稱孝
鄉國稱善屢敷文場而不顧薦垂老一編誨人不倦
聲聲丰標我我冠弁笑傲悲歌抑揚歡怵玉樹數摧
憂思以煎乃構沉疴廬扁色變押不蘆花曾無一片
羲暉弗迴陰霾四煽噫嗟吾兄胡然繡綉孝肅文襄
載光史傳眼中之花石火空電達觀千古云胡不宴

卷十二

七

時行物生寒暑代禪駕以韉車藏于輿衍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有酒盈樽願予一嚥

祭范元夫

古稱做秀才時便以天下事爲已任者惟范氏世有
其人乎文正遇矣入則叅政出則經略值主聖臣良
之際猶且不竟其用矧以一不第秀才身丁天下至
艱之運而欲爭回天挽日之功其可得乎嗟余元兄
才爲世重道爲時阨然且胸藏十萬智潛九淵堂堂
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電交發而並至兄于是時橫
槊賦詩固有聞之而心胆寒者矣及夫一木不支聲
銷影歛雖有樓觀海日門聽江潮之句則不復寓之

卷十二

三

吟咏焉嗟乎五湖之游功成身退一壺以老帶月荷
鋤屈伸不同道無二致也已矣元兄生有所以爲生
死也終歸一死丈夫死而死耳寧復呢呢向曲士道
說平生乎對酒當歌且進叵羅灌園上下鬱蕭以和
一滴可到我懷依何

祭孔維新

我懷盛世一道同風淳淳悶悶無或于記大道既隱
各私其家士嬉于校民得無譁嗟惟先生習俗不移
縱彼陸沉獨力可支彥方之偉太丘之侶大不踰閑
細能循矩堂上稱孝堦下稱慈雍雍穆穆作我人師
雁序旣敦燕朋斯悶擇善而郊樂數晨夕兩際冠攘
劍拔弩張卒歸馴伏鏐斂鋒藏賢嗣迭興摩厲霜勿
射斗有光一揮世震怡愉承歡先生解顏松風謾謾
骨節珊珊如何是死不殄三豎烈日斯沉忽然聞訃

卷十二

十一

某忝中表式仰高山南山且騫扁石詎頑老淚淫淫
捧卮太息綏我思成庶見典則

十二卷終

整雲篇文集卷之十三

臨川劉斐李伍繼著

祭彭太嫺

於乎秉彝好德民莫不然及其見賢疇克齊賢在昔
訥乘稱公于走述所見聞贊不容口及締姻好舉不
予訂敢持寸楨以叩洪鐘輒發其藏而不予松屈注
天潢浹于荒曠走循所指拾級以趨瞠乎其後能勿
向隅翁今上仙走猶故走百無一似徒瞻山斗執筆
誌公未像素衷如擗寸管以繪太空繪其所窺繪其

卷十三

所測妙處不傳時亦戈獲載彼完璞還之深山烏能
冥觀再挹芝顏素旄已行薤露弗涖捧爵薦辭遂巡
掩泣

祭徐太岳

嗚呼公之病也某弗獲問安公之殯也某弗獲撫棺
非予則然事弗獲已事則既乖情猶尺咫沂厥由來
緣實有慳予悲不逮竟若等閒昔公孫女不逮父母
一月呱呱依于外姥及長而笄公客而滇求覲祖顏
十不一年及公倦遊乃在既耄孫客而黔不逮反告
荆花競茂友于夙殷或歸或外情誼遙敦季孫得婦
乃在初旬甫及侍膳公遽及窆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中焉殞世亦不長保仰維公幼早失後顧暨公有成

卷十三

追懷陟岵獲鳳繼起振羽參差先後弗祿蚤與公辭
惟公秉德清剛正直弗茹弗吐久而不失宗族稱孝
卿御歸仁惟仁者壽金石同貞胡然不憖南極告殞
孀孀弱孫曷勝孤影某忝孫婿有懷莫伸歷壯而衰
垂翼弗振侍養雖暫實沐公訓有負公望而弗獲雋
事既如斯龍吟莫攀卿哀一奠涕泗潺湲

祭官叔岳

嗚呼君之行誼既有以自立也君之學治宜有以振
拔于時也君之嘉蹟隆施宜有以垂裕于後昆也不
幸與予同名余生不逢辰潦倒落魄而無以建立於
天下乃同名如君亦遂坎壈而旅歿也嗚呼曷其痛
也間關而返爾轉車誠吉而納之塋域亦既遂夫孝
子之願矣歲遷而火改余懷曷能已也敬爲君薦一
觴君其爲余致謝于冥司之司衡者人世之苦况予
既已嘗之痛矣嗚呼初復其或與之以略其者耶
且以君之懷抱未展其所不獲彰之于身者庶其報
之於子若孫也耶消息盈虛之故如循環焉而不可
終窮曾謂冥漠之表而無一可憑也耶行矣恪翁予
姑妄言之而君亦姑妄聽之也耶

祭蔡母舅

我舅云徂我腸寸裂如何是天隔既孔烈歲在戊子
我母永訣四十五年幽憂泣血我舅尚存典型尚設
我舅既徂風木淒絕值茲否運百無可說附身附棺
賙賻有缺瞻睇慈雲若沒若滅欲報伊何寸草難結
我奠我舅卮傾俎折老涕霑霑枯株不蘖

祭先嚴百歲

於惟吾父抱道真淳生於叔運卓然先民得天獨粹
與物爲春大塊陶缺默持艱屯節宣二氣亭毒群倫
迪臻遐壽庶徵至仁而康而色甫登八旬痛維乙卯
瞥東埃塵幽明串曆期頤茲辰神超形隔渺然莫親
無以歆薦負罪洪鈞聊率孫曾頂禮高旻格惟一氣
胥靈誦詠瓜瓞之綿二胤必均舍弟尚未育
于故仰祈焉引之勿
替似續明經於乎追維父德彌劬靡鄰宜自天申而
不予身恢弘先志未遑其人笑笑余疚捧爵逡巡

卷十三

祭

祭服兄聖兆

嗚呼倫類之相親宜莫如兄弟矣而亦有不能然者
信乎人不能與天爭而時數之有所限也耶少同嬉
長同學壯相友恭相飲助孰有如兄弟無年歲之相
隔無勢利之相尤不待于修而後睦講而後信也而
孰意相聚一堂身未及衰而遽有鴈行中斷之痛耶
先生平素康健耳聰目明手敏足利意興飲啖皆如
少壯無少衰倦易簪前半月弟侄相對方自愧不及
先生遠甚而先生竟遽然仙逝耶憶自祖父以來多

卷十三

本

臻上壽有父携八旬之子渡浮橋而掉臂自得者獨
吾兄弟輩行多不及迴甲惟從兄可白先生差登右
稀耳今先生將以臆前舉六旬壽觴而不及開筵然
則弟侄之惛眊遜先生者又豈能久存耶且先生平
素飭躬謹約兢兢以承先啟後爲念於凡伐性戕生
之事一無所染尙且止於中壽然則持身不能如先
生之謹凜者又可無懼耶今仙凡既判幽明殊途求
欲如疇昔之相親相愛固不可得雖率子弟而跪奠
又安能冀先生之一聆耶亦惟弟姪輩之追維碩德

而無從伸其繯縈不能不臨風而長號耳

卷十三

七

楚族弟謙若

嗚呼古人之敦宗睦族也原於一本之誼相與講貫於道義扶進於德禮匪僅聯洽其情好而已也自予高曾播遷在外遠隔鄉井歷五世矣一本之親分而愈出日遠而日疎漸若塗人然求其情好之聯洽且弗可多得矧有進於此者乎予兄弟水木本源之思雖未常愬愬于懷乃因循玩廢積數十年而尙弗克遂也數年來始以文字之交與群從諸君子遊而幸吾宗敦朴之風猶有先民典型而吾弟謙若尤爲敦崇古道皇皇然憫旅人之弗獲寧處亟欲加諸膝而與之以衽席之安也予竊自幸從今返吾故宇將與群從交相講論以率由于弗懈而吾謙若乃遽棄予而仙逝也何耶嗚呼以謙若之學行交修宜有以大振其宗卹而乃賁志以歿于幼家貧向平之願未畢夕陽之戈不返雖猶子惟中力能振稚弟之弱而吾謙若力未能畢出于已則亦未能脫然于九京之喪也嗚呼吾年長于謙若吾筋力衰于謙若吾萍梗無泊而仰事俯畜之願弗遂殊甚于謙若內顧焉而皇

卷十三

八

然其不辜故今有感於謙若而不勝其凄然以悲也
嗚呼謙若易簣時吾方奔逐於省試病未侍藥歛未
憑棺塋未臨穴歎側之衷百不一遂而僅于歲暮感
霰雪而一奠也其去塗人也無幾矣謙若能無子恫
耶抑亦能諒余隱衷于形骸之外而有以少鑒也耶

祭彭嫺翁

追維初識來自東川稱公孝友已歷數傳登堂拜老
咸若所言言坊行表則古稱先研窮典籍與義咸宣
志同誼合嫺好是聯責備行誼難大是肩我有疵卻
公必雕鑄必去乃已無俾襲沿既以治已誨人亦然
世無受善反謂公偏嗚呼天爲剛德猶弗能全況在
薄俗私已嫉賢群邪醜正捷捷翩翩公惟一德垂七
十年安貧樂道稅于桑田無心謁選有志遊仙適往
貴溪散步林泉一疾弗起遽告終焉嗚呼古來俊傑
詎老市廛文淵嬰鏢據鞍周旋向平五岳不整歸轡
蒼梧之野亦有虞絃耒陽江上子美長眠况茲百里
朝發夕還歸殯書室翠草窓前朝夕餽奠兒女涕淚
公神浩浩陟降于天敝屣塵世尙友偃佺胡然怛化
而弗仙仙踞進一奠少效恭虔

自予博觀于戚友彤瑄中雖淑慎多有從未有如封母之最賢其持志課子必敬必戒未有如母之貞堅其生平儉約未享于豐美未有如母之多歷憂煎其受報于維昊也科名繼起未有如母之昌後而輟聯方封翁管公之爲女相攸也正際世運之播遷惟以文字之世締遂成綉幕之絲牽母之在室也早爲婉婉之賢媛及夫相夫子以事堂上也則視形聽聲于形聲之所未著而靡不周全方夫子之有聲于庠序也母爲之鵲鳴戒旦而察明星之爛然及夫子之見背于盛年也則忍死以保孤慈絲內外而不徒爲一已之涕泗而潸潸當其生養更盡于堂上延賓師以課子姓結絲蘿于戚屬則莫不式于禮儀而無有過愆迨賢嗣之學成而名立伯仲騰達於天府然始終恪守夫儒素而未有褒焉之翩翩則夫盡色養于母者安得有如潘氏之長遷別夫母之篤于好善也終年長齋繡佛以致夫恭虔闔鄉邦之有困乏者則必減已分以濟其顛運爲太史之妹爲庶常之母人

莫不欽其尊貴而母乃謙謙自下數十年如一日而弗肯稍溢於從前方母之壽屆七袞也予爲之張錦致慶母乃闔帷謝客且更割雞爲黍以備盡其款延孰意屈指未周於三歲而母乃遽然駕鶴而上仙惟庶常之請貤封于天廷也母正康寧于爾室冀捧綸音以奉色笑乃丁蕙幃之閒寂安能不泣血以如漣余之締交于夫子也在四十年之先及弱息之得事母于晨昏也借季子而進膳者止十歲以孀婦而奉孀姑者較多夫偕侍之六年今更煢煢而靡依未何

所仰賴而不墮于頗偏故捧一卮而致奠不禁夫瑣屑而嗚咽惟母靈之少鑒而弗余吐也翩然來下乎大千

祭馮舅母

嗟惟舅母與舅齊年琴瑟靜好四德攸全偕事堂上
內外稱賢家道以興倫敘昭宣無何不祿吾舅上仙
母也悲悼驟失所天老幼曷恃秉志貞堅仰事二姑
敬恭無偏俯育二孤率迪罔愆數經冠亂無或顛連
兩孤有立孫子翩翩振振繼起啟後光前謂宜遐享
以待旌旃胡焉弗待一疾罔痊越稽朝典確有經權
凡與旌者三十以前母年廿七夫子棄捐四十三載
淚血迸灑上聞弗墮典必先今雖未舉後必興焉

卷十三

三

生榮歿寧含笑九原茲當發軔一奠致虔母靈不昧
式降几筵

祭曾祖母

於乎合二姓之好以共承宗祏之重故人道婚媾爲
大也婦於舅姑全乎其爲子也而婿於女之父母則
爲半子故夫爲人子者必能事能塋能祭而後成其
爲子媳之誼亦必能其勦其大事而後成其爲半子
也嗚呼某之沐浴于孺人德澤也二十有六年矣不
幸中道棄捐不得偕孺人之女以事孺人徒睹巾櫛
以興悲也又以貧且賤之故不能率其甥彌竭其駑
力虔其滌瀝以事孺人而孺人又且繼翁而逝也某

卷十三

三

罪不益滋乎某維翁之卜塋也泥于形家之言而尚
有待而孺人之逝也再及期而後乃今始發軔斯其
附于人子不忍遽遠其親之誼歟要皆某之貧且賤
也不能其勦大事以至于斯也夫塋者藏也古之人
以昭穆爲序嫡長爲重非有所謂生旺趨避之術而
莫不綿延其世澤翁與孺人世居嫡長宜得蚤附于
先人之兆又何必泥乎形家之言沮于滅禮者之說
以即于不及事之咎歟若曰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
者附于身者既有然則夫附于棺者亦必有然也君

內兄孝思不置既得之又久而後舉舉而必獲其安者寧不可以預期之乎獨是孺人之轉之發也既緩轉發已而仍未即于藏此半子之所以抱歎于衷而愈增其戚也雖踧蹙一觴而亦不成享也而第妄冀孺人之一享也

祭劉岳母

人世賦命實分苑枯洪鈞鼓鑄萬彙在爐智愚巧拙各歸其區縱然騰躍不出大都嗟予岳母實際毒荼歟厥初生乃在呱呱無怙無恃寄養楊姑雖藉姆訓痛切肌膚楊亦運否漸際屯虞及笄而字不備衾襦歸于岳翁家未豐腴黽勉捺作何有伺亡雞鳴戒旦豈弋雁鴛作勞靡間豈泛江湖積勤有年始見蕃無家則殷矣不育其雛三就孀室僅延二雌廣置副貳日冀懸弧精神所致果得雙駒屬毛離裏等于青舄福不並轡伯氏云徂予室先逝連歲嗟吁蝨賊交訐翁就馳驅征鞍不返竟殞修塗中外况瘁備極艱劬相依爲命一寡一孤兼撫小叔不異乳哺教養婚娶並就良圖旋丁寇亂奔竄山嶠顛連困苦幾喪其孥劬勞中澤始返桑榆暨就寧息並覲懽娛晚得一孫顏甫怡愉提携保抱明月之珠亦既授室勉學爲儒如何不祿一旦淪胥淚繼以血望泮而吁長號不返地搶天呼長齋向佛四十年餘不啻耳肯不御純孺寸絲粒粟不溢錙銖惟勤惟儉可範可模慎持大體

進絕呵諛閨帟賢達乃勝眉鬢富無封靡老佛模糊
雖臻上壽何異斯須積漸有緒視舊有逾胡然耗散
竟等瘠臞今茲正旦棄養而逾奄奄大夢未逝弗蘇
姻族惋歎女中丈夫死者可生生者曷扶與翁冥聚
曷勝悲鳴某忝半子燕石難沽負翁雅望頭角不殊
撫棺長慟聊薦生芻母靈不昧與翁其俱追談夙昔
庶無慙乎

祭劉太孺母

昔吾夫子岳岳懷方英姿玉立世莫與頌維母秉懿
貞靜端莊以德配德不顯其光勿失所怙咸在悽愴
兩家伯考友于難量各撫其孤保定孔詳敦篤世好
琴瑟相將夫子蜚英名著膠庠維母佐之指顧顯揚
及丁否運鬱然高翔維母佐之偕隱其藏雖蒙微名
志氣激昂維母佐之乃竟括囊數際寇亂滿目櫓槍
維母佐之不懼于殃辭餽歸農乃藝稻粱一耕一鎰
告諸渠濬教多士鼓篋宮牆師範既峻母誠尤良
八龍繼起挺挺琳瑯蘭芳桂馥世守青緇維母顧之
曰惟其常單厚其德後必有昌夫子仙逝母幸寧康
十有九載痛切未亡屢損蘭蓀閨然神傷曰予何壽
而乃孫殤胡不與齡以垂後芳時維秋孟日殯榆桑
總帷寂寂無限悲涼今茲發軔素旌飄颻母儀既失
母德難忘矧余弱息媿不如唐雖有乳湏太姑豈肯
維師維母山高水長俯首瞻仰聊薦一觴

祭彭太嫗母

天相名德單厚其基登爾女士令德攸宜於惟孺人
幼產名閨作配夫子協被絃徽嫗于內則盥漱櫛笄
問安視膳克盡孝慈相我太翁玉案齊眉壺政備舉
樹德益滋和于婦姒仁于走厮內外斬斬咸頌芳規
鍾禮和法惟母是推篤生賢胤伯壻仲虢乃勤訓迪
和九斷壺勉立令名孝友克施以德則豐以數則奇
玄纁聘幣將昇以時亦有徽媛姆教孜孜婉婉聽從
遵豆蘭絲聞櫛櫛彩帟相蒙寵諸孫林立桂馥蘭辭

卷十三

五

曾玄繼起瑤環瑜珥日暄風麗調弄含飴維茲二老
相侶相偕一堂聚慶皞皞熙熙胡天不憖遽奪母儀
朔風一夜寶婺沉輝閨中失友夫子其悲萊子失養
涕泗漣漣內外姻友能勿其咨某忝世誼賢胤是資
登堂拜母締好勿疵惟余弱息幼未結綰通聯母儀
遙祝期願乃今弗逮焚香曷依當茲歲晏霜雪陰陰
椒漿徒在踟蹰一卮母靈式鑒我不敢知遡懷懿美
曷既迨維

奠先妣八十

吁嗟吾母音容久隔四十七年雲霾月黑當母逝時
兒稚無識聞閨悵悵焉知罔極悠忽至今無能載德
噫惟母慈不兒禍譴慈和之詒饒有孫息羅拜于庭
陟降靡測遡厥初生八旬在即靡濯靡獻靡侑靡食
有懼曷承有恨莫泐如何蒼天杌我匪克皓首窮經
勞心棘棘莫不能豐敢日明稷酌茲白水以告哀惻
一肱垂憐能無心盡後無違者時其享格悲在終天
神往有恤嗚呼哀哉有慚竭力

卷十三

五

旅寓羅墩奠故室劉

維秋社之良日乃劉君之生辰半載形異頃刻思存
乃於羅墩之小菴酌白水以遙奠曰高秋零露神飛
南澗之濱中谷悲風聲斷耳陵之曲覩文鴛之上下
以關關感斑竹之扶搖而簌簌悵火螢之燐燐泣寒
蛩之肅肅紅蓼退妍丹樺謝馥目望斷於寡鳬耳聽
殘于單鵠撫水絃而罔揮束牽車而罷讀謂岷江其
澎湃以西來胡紅輪之颺揚而若木嗟我劉君慘不
成哭姿態幽閒體性貞淑鮑室初暉燭朱盈綠梁氏

卷十三

望

既歸釵荆栲櫨樂家之職絃惟勤曾氏之厨蒸黎
能熟拯楊衣之沉痾計僅全痛弄璋之不周竟無
再卜嗚呼痛哉已矣莫贖造化小兒國君以三冬膏
育二豎糾君於百宿上巳良期永矣不祿再社伊分
飄兮去速憶君二旬初度之辰惟余千秋歲引之祝
詞金烏上扶桑以初騰謂雙駕過錦江而閒浴笑語
紛如再拜受福今茲何辰我懷伊鞠豈摯虞之妾對
還真何荀粲之遺軌莫躡哀月下之魂卑悲燈前之
影獨噫羸質之盈盈眇枯腸之碌碌釵辭髻而燕殘

衣含笥而塵覆雄無矯翮以騰飛雌奚戢翼而旋伏
飢忘壘草以何歸雁杳蘆花而焉宿傷離恨之又玄
慘閭浮之難矚歎漆園之蝶化以彌遙望遼東之鶴
歸而來復庶瑤草之再芳進生芻於一束靈其乘風
而來聽絮茲白水以爲祝

乙酉食故室官

嗚呼孺人之生於世也三十三年其棄世也二十有八年總而貫之則六十甲子一周之初度也日月不延奄忽于邁孫男子女蕃然滿室則孺人不及見也生計蕭條食貧茹荼較前逾甚則孺人瞥然無累也累去而神長存視塵埃爲已清虛也今于誕降之辰率兒孫而薄薦一觴所謂稱家之有無而不敢矯舉也孺人其少鑒茲一誠耶

卷十三

三

祭表姪婦官母鏡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自古而然矣乃今觀於孺人之中壽而殂人或疑天之佑善者難憑而余以謂天之眷德者正未艾也自余以子聳樞趨于太岳之庭者四十年所矣孺人之舅於予爲內兄弟情誼相洽數相過從事尊接卑人歷五世見所以垂裕後昆者不獨男以世德相承正位乎外而內助之賢代有徽音焉至于孺人尤所稱女而有士行者也自結褵以來事堂上以孝聞事夫子以敬聞理家政以勤儉聞睦娣姒以和恒聞教育子女以慈待臧獲以仁厚問寧父母也以恭聞敬也也以禮聞周貧乏也以惠聞生平無疾言遽色無絲絲之暇無珍奇之膳殆所謂薄於自養而精潔以致色養者歟逮事太姑十有餘年恒得歡心恒曰是善事我不啻如唐夫人之乳太姑也顧歷世以來都臻上壽而孺人僅以中壽云殂宜乎舅姑之撫棺而悲夫子之顧影而歎諸嗣子冢婦之擗踊泣血不勝衰絰也予忝附絲蘿休戚相關余悼內在二十五年以前太岳之哭女也過于

卷十三

三

哀慟而余于孺人之逝且謂天之眷德未艾者以孺人之淑德淵懿不享遐福于其身其蘊崇深厚留爲後人餘慶者蒸蒸未有已也故于柩車之將就窆窆不爲尋常輓奠之詞而歷叙徽行以俟嗣子他日顯達將求名人之筆以表揚母德庶于予文有徵也蕪奠不足以致虔誅德必徵於其實孺人諒不見吐也

公祭貧母羅

緊世俗之傷逝輒僦侗而齎咨齊妍姪於一視雖咷亦何異乎調笑而睨嗤非夫允標彤管之令範曷貴搗管而擲辭惟太君之備德庶追美于子姒與姜嫄方其稚齒而罹時之多難痛靡怙恃而持幃于流離及于歸而承懽于堂上每曰是善事我而愉怡當夫子之祿養未曠也勤十指以佐夫晨炊及夫子之祿豐而務殷也殫百慮以彌縫于靡虧人但知夫子之功高于閭外詎知閭內以倡隨而效箴規暨將星

卷十三

墓

之驟殞于涿郡則代終而雪令貽率千指而返于桑梓各勉植夫鉉基課懋勤于仕學冀聰聰乎祖考之晏于是職內職外整整奇奇循循勉勉委委蛇蛇于樹森秀于堦杷蘭桂芽茁于業蔭則又惧其嚆嚆而或滋于供也恒以嚴肅而濟其仁慈培丕基于孔圖受多祉其咸宜宜其膺重誥而歌重慶也何鶴馭之颺返于瑤池賢嗣抱痛於風水閨中悼失夫母儀某等以締交于賢嗣方仰懿徽于無涯遠欽一峰先生之垂裕必洋洋而纚纚雖謂光岳獨鍾秀于婺女也

諒同然而何疑矧得魏舒之成其宅相亦徵明德之不
衰茲當嘉平之令候感賢嗣之嚶呻聊陳辭而誌
慟幸少鑒夫卮醕

公祭童鎮府元配鄭恭人

壺內之範才德難并夫惟士女克著賢聲義門毓秀
迺嬪于京幽閒貞靜慈孝性成婉婉致養諸性調羹
曰善事我旨于大享久而不匱爲祝所生琴瑟在御
雍雍和鳴儉勤佐讀夫子成名金門奏對實大聲宏
典戎昭武油碧雙旌閭分內外譽重璜玕頑馴暴化
刁斗無驚盈庭蘭桂風雅是賡競爭奇秀衆託寧馨
諸美畢集曾弗爲榮曰子不憚久曠歸寧裳衣游冶
靡日祖行殷殷孺慕積于深誠瞻望弗及星現樓櫓

卷十三

七

夫子傍徨上下禱榮嘉平既望婺女遽傾一室之慟
遍感蒸氓塗欷巷泣追歎幽貞矧在某等夫子是幃
休戚與其能弗淚盈嗚呼曾經滄海孰味滄漚夫子
之痛亦衆之忤素旄將發轡車難縈聊陳燕詞以薦
醪牲

祭制簡季祖母

嗚呼歲序之遷流也運會之變更也世代之衰盛也人情之新故也而皆不可以恒理推而皆不可以恒情測也方彥翁之以國手稱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孺人佐理家政內外漸漸有法諸名儒晉接於庭者固稱彥翁之賢豪猶稱孺人之淑惠也及嗣君之振藻於莢林揚標于文苑也人莫不稱彥翁之世德所詒而猶稱孺人之姆訓惟勤也不孝某少從嗣君淑仁後登堂拜母敬業樂群養焉殮焉孺人了無倦色

卷十三

元

不獨淑兄之期不孝也過甚而孺人之哀予而進食者猶勤勤而無已也既嗣君之以薦揚舉而賓于王國也人爭歸賢於翁媼之令詒而孺人則又謂與孺子遊者果無咎也雍雍愉愉不其盛哉曾幾何時而世代又一變矣伯彥以考終而淑兄則又殂於公車孺人方且撫諸孫以茹荼而如飴也不謂孺人又且遽焉即世徘徊翟公之門其感慨歎賦可勝道哉昔許殿卿與李于鱗爲石交而其母亦于于鱗或甚乃許母之賢亦竟以于鱗之文而傳不孝何人顧影自

慚垂翅不振筆墨無靈未知所立其將何以報母之殷勤哉惟與孺人之嗣孫約相與敦崇誠樸勉紹前修以俟可定之天則所以報孺人亦所以報彥翁與淑兄也

祭徐未能母

我求懿德惟坤之貞儀一心結著于瓊珩夫子造成
夫子名立孺人相之外內以翕陽德方亨道與時升
貴而能下不騫不崩既捷南宮弗登朝右將庇蒼生
周而不究孺人安之曰分則然彼植槐者亦俟後賢
和熊焚荻勉修厥職溯厥淵源滙涖無極果其繼序
果其蜚英作述相承實大聲宏曾是才豐魯是遇齋
復璧嶙峋弗售于即孺人安之曰俟其時前修奕奕
其達孔遲環堵蕭然懼惟菽水孺人安之君子有子

卷十三

三

聞以孝養曷愠時艱能安能樂自有好顏含飴之暇
孫曾緝緝瑤環瑜珥森森蟄蟄胡然婆女頓失其明
飲養弗逮涕泗交橫某忝世誼飲食教誨感茲歲晏
能不心痾薄陳一奠聊曰告哀追維循昔無限徘徊

黃訥乘誌銘

嗚呼賢人君子不必皆遇自古而已然矧江河有日下之執能無首足倒置之悲哉訥乘黃先生蓋超然于名高厚實之外而不以時數爲悲者也嘗謂予曰吾臨山川未嘗不靈秀人文未嘗不傑出而勢位富厚不他郡若者蓋得扶輿清淑之氣也故以四先生之才之學之行曾弗墮于通顯矧不逮四先生者乎

卷十四

士亦勉爲四先生之學焉而已予謂四先生之後真能爲四先生之學者平叔傳先生而已訥乘黃先生而已平叔頗自珍其筆墨手訂湘颿堂集藏之篋中其他邑乘詩抄兵抄亦多自訂可尋繹故天年僅五十有三而手蹟多有成書錢塘吳秋匯市來遊臨川雖慕平叔恨不及見因託於郡伯刻臨川文選以行則平叔與四先生而五也訥乘咳唾皆成珠玉而不自珍惜滿目琳瑯觸手散失匯市向嘗託余輯錄訥乘文稿許爲選刻以補臨川文選之後余爲索之訥

乘笥中而不可得距今三十有八年匯市已先訥乘謝世余尚未能輯錄訥乘詩文使有成編不第余之有負于匯市之託亦由訥乘澹然于聲華名譽之外不僅不以時數爲悲也訥乘諱石麟字元胎臨川瑤湖鄉人鄉有道文學性元先生諱萬祺之家孫孝廉學論容菴先生諱恢弘之嗣子也幼穎異不羣性元先生雅器之屢聘高才生爲師以成之鄉先達章公仲山方爲愛女擇婿一見卽愛而字之甫髫鬣時見知于督學侯公廣成繼督學吳公石渠郭公天門試

卷十四

二

皆高等乙酉以後棄去欲遂其寥廓之志後爲當事者選跡以出督學趙公詡菴楊公青巖黃公泰升皆授冠其曹丁酉鄉科受知于司李范公祖生悞落副車及副卷出而文高出試錄上當事有惡焉餽于庠三十年而後以經明行修舉例當授郡邑助教未上不五期而年已不逮矣在訥乘雖無時數不偶之悲而鄉邦之中白叟黃童無不爲訥乘悲悼恨彼蒼太夢夢也訥乘讀書刻意湛深一目可數行而必目光止止反覆尋求古人之深意常以微言妙悟剖析千

古之羣疑而且兢兢詳慎不欲以一己之獨得頓廢
儒先之緒言抑且諄諄謂我古人義有難通者要且
開疑以俟毋爲辯駁盡淨恐後之離經畔道者將藉
以爲口實也余因是屢焚棄舊稿塗乙舊所批駁以
從之爲文規撫八家而于柳州半山尤爲酷肖嘗舉
玉茗先生之言以誨人謂文至宋六家而後文之滋
備彼貌爲秦漢者祇優孟衣冠耳然而散見小文時
似檀弓時似左氏時似龍門至其整頓規矩鋪揚盛
烈則又時似扶風戍辰應張郡伯聘同修郡乘分校

卷十四

三

山川疆邑則又簡潔精整事詳詞約有似承祚三志
蓋兼有諸家之筆而不拘于一格者也爲人真摯嚴
峻落落不與人合而人亦不樂就之其常然也金翁
陳畫惟易先生嚴氣正性人也希與人辯論及誦乘
相過則止宿其館中縱譚數日猶不聽言別平叔則
所稱其爲四先生之學者也與時輩論文多不肯往
後其說及與訥乘遇則迭難不已娓娓數日猶恨其
少其見重于先生長者又如此少年時偶自廢于酒
幾失堂上權旣而積誠見察卒無間言言動舉止間

多自行已意不顧流俗愛憎至遇戚友患難往往義
形於色不避仇怨以任之其與爲難者初怪訝之及
紛解難釋人之諒之不啻戚友知其旨無他暢也抑
余嘗論古今人之行事不一端而人與人相際其性
情亦各殊小人與小人爭名角利其水火冰炭宜也
君子與君子宜乎合志同方矣而往往意見互異韓
魏公富鄭公同秉鈞軸者也而二公終不相能亦終
不相軋李文靖曾正臣均君子也而李公謂曾公新
進喜事不可用呂正獻曾文定均君子也而呂公謂

卷十五

四

曾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是爲君子者
不但不相能抑且相軋矣陳晉公謂爲文而欲一世
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
爲人訥乘庶真無憾狗者哉居常與人落落而或好
行已意則人之好之者宜乎鮮矣而篤行君子多愛
之重之四方名俊多跋而慕之信乎人之度量相遠
也辛酉壬戌間石門呂晚邨數囑金谿書買爲我贈
求臨川徐君春濬黃君石麟兩人全稿來選入知言
集音至訥乘亦落落不應訥乘常言少時數奉

羅艾三先生一日賞雪于其室中紅榜盛開命作詩
填詞立奏十數首二先生大驚異爭浮太白賀其尊
公容菴先生爾後二先生相過必呼訥乘縱談至夜
分則夫訥乘有得于四先生之學而繼續光大之其
淵源固自有在也故予之誌之亦各有所專也其他
懿行不及並見唯誌其生卒之年月云云其與先生
同爲銷沉寂寞以老者也不敢避後死之責謹志其
大畧而爲之銘焉銘曰才於豐遇於耆繼陳羅文章
而有聲不於其位於其德曰老而傳非折抑輯之遺

卷十四

五

文爲世則令名不磨斯銘不泐

傳一民誌銘

鄉進士傅公諱如懿字一民世爲臨川城北虞溪里
人元至正壬寅解元諱正公之裔代有顯人傳至明
贈御史諱合公生五子次諱朝佑中萬曆壬子解元
天啓壬戌會魁擢御史以彈權相受廷杖下詔獄卒
次朝宸任光祿寺丞加太僕少卿季爲銅鼓營守備
諱朝俊公生五子公其季也生而韶秀英敏不羣御
史公于羣從中最稱之有吾家千里駒之目御史顯
貴時喜薦引才雋而公岸然不屑屢試弗售亦怡然

卷一四

六

不戚馴至甲申乙酉之變世業燬無遺避地荒庄
轉徙頓溪遂家焉與其第四兄屢戰文場弗售戊戌
遊戲武試而並獲諸公仍慨然曰吾父有解國復城
三大功當趙擢尚阨于驕藩而左遷是奚足爲也庚
子秋榜登賢書則不得不分途而揚鑣矣五上公車
與得一當而仍弗第復慨然曰是奚足爲哉功名事
當付之兒曹爾或謂公曰君正在強仕服政之年何
急流勇退若此曷一謁選小試乎公曰桑田十畝之
間其樂陶陶吾能以升斗而折腰哉遂絕意不圖仕

進于是勸課農桑疏濬池沼栽花種竹調鳥飼魚修
天倫之樂事樹里鄰之芳型鄉人之善者獎而進之
其不率者則扶而植之再不變則絕而遠之儼然陳
太丘王彥方之遺軌焉頓溪爲豐崇兩邑孔道行人
之病涉也久矣公倡而成梁雖有勸工哀貲之勞而
無掣肘告匱之窘人但見不日成梁之速而不知公
之捐囊橐而預爲籌畫口不言施濟而衷實先有經
營也行旅樂于利濟者十餘載及後洪濤衝擊中多
圯缺公將復爲整理而謫祿者反弗善焉公是以謝

卷十四

七

不與事而繼起者乃弊病百出矣以後事而視前事
而後乃今知公之小見經濟亦非夫人之所能及也
家乘之久不修也當御史盛時弗思修更六十
餘年其缺佚抑又甚矣公毅然爲起而任之諸之成
也在而其作事謀始則在會試時道出江州凡
徵山得其先代源流之詳遂默爲經畫先捐已貲以
倡興而後與各支共成之其叙次最爲詳慎有汾昔
老泉作蘇氏族譜詳于已之本支而畧于族衆因譜
善之所修也欲人惕然知所以感發而求免有公私

之異公即次各支一一詳明較老泉爲公而溥矣
黃山谷修譜五世以上弗詳其所自出以著慎也公
則一一詳審而備載焉較之山谷爲典而核矣公之
善行指不勝屈而吾獨舉此二事以見端者以公之
雄才大畧可以宏濟時艱而乃歛經綸之鉅手爲小
道之可觀卽一二事亦可爲世法如此生平孝友誠
信剛毅果斷事守府公能養志而得惟心待諸舅能
盡友恭教嗣子必以義方而弗流于姑息誨諸孫則
勉其志于遠者太者而誠其弗迷于時趨睦族鄰則

卷十四

八

盡已而忠推已而恕不强人以所難知難從登賢書
四十五年而未常一修竿牘以謁當事樂親善人而
嚴于屏絕匪類故門無雜沓之賓年友之登臚仕者
招之出遊卒不啻一爲褰裳則又斷斷乎有所不爲
而類乎敦一行而爲捐者也年踰八袞孜孜爲善力
行不倦弗爲攝生之術而未常一日有疾痛益公之
皇考年近衛武而厥昆尚後公而益康強將無長庚
星獨照其廬歟抑亦爲善之報于公獨信而有徵
歟余以謂此真可以感發善心而孝思可以悠然而

興也生于前明天啓之四年甲子卒于今康熙四十
有三年甲申將卜塋于山茲且淺厝于山祖塋
之左次予少屢偕公昆季應童子試後公一紀生公
所謀而就所求而成有所不樂則畫然而止余皓首
無成一籌不展執筆而誌公墓不能不抱愧焉爲之
銘曰曠觀世人力小任鉅鮮不顛蹶公抱宏猷實長
經濟袖手以旁觀固有國謀家有室計乃捨大而圖
細日時則然匪衷自繫深則厲而淺則揭不盡其藏
詒厥來世藏于茲丘以待後人之貤封而鐫制

卷十四

九

李榮榮誌銘

宗老我立先生伯父行也自幼承曾叔祖勿齋先生
道學之淵源間修績學數十餘年視科名若掃雲霧
也素與揭潛銘先生同學至契潛銘中崇禎丁丑科
五經進士稟君仁不忍獨生之節順治前辛卯殉難
于建寧破巢之下幾無完卵我立先生力爲保全孤
雛且慮已年力難孤孀率其子世濟共爲調護艱難
百折始遂苦衷當是時也我翁喬梓椒條未審亦榮
然耳天之報施善人不莫迨今辛卯六十年間世濟

卷十四

一

孫曾盈四百指矣世濟生于六人長邦乾舉經明行
修科子亦兩掇芹芳矣次邦垣武庠生早卒次邦韓
偕其子縣庠生次不祿又次則武庠邦翰幼則國子
生邦齊翰之生也父年四十有七矣今翰以四十七
齡而遽卒胡天之豐其才而不豐其壽也翰生而明
敏果毅祖父皆愛之學有成矣數應試不售見韜鉞
之士意氣頗張偶一爲之遂獲雋列縣庠然素有遠
志不專以是爲意也迺祖著述甚富久未修輯翰獨
任其勞而纂錄盈尺將次可以梓行矣生平頗好施

與甲申歲荒歉殊甚翰傾廩竭囊以濟其困厄者全活甚衆有一友四十無子語次不寧卽慨然付金三十有餘其友次年果舉子名爲貸而實助也與人以可居之名耳鄉隣有爭鬭者頗肯鋤梗而極弱服其義者固衆矣而梗者不無後言弗恤也人或謂太剛則折翰每曰與其柔靡苟全無寧剛直弗恤也其塋父也太近遠祖塋兆衆不善之也其不善之者爲祖也固善也翰之爲禍亦未可厚非也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而忠者也翰之過也君

卷十四

十一

子亦必有以原其衷矣早得于歲進士黃公興堅之次女有賢行其在室也稱賢女子歸也稱賢婦敬夫子稱賢妻育兒女而能教之稱賢母而且睦娣姒而禮師賓惠困乏而慈藏獲其無成而代有終可必也產二子一女俱婚配將舉子矣予自丙辰烽火稍寧出西鄉遷瑤湖三十五年未遑西顧今以翰出就淺厝過其庄居見其兄弟叔侄羣從數十餘人皆彬彬質有其文深幸我立先生必大昌其後而獲恤孤忠之報也獨不見翰而慨然以悲故援筆而爲之銘

龔貞珉以待納壙也銘曰祖我立諱元吉禍世濟字思皇與于賓筵禮秩秩身居兄弟之中次何五第五無忤色外剛果內修潔薄瓦全寧王缺弗臻上壽非其志二嗣質羨而馴良必大其宗光先德望八老叟銘真藏言孔質詞弗溢情孔盡銘孔碩

車化菴誌銘

憶某壬寅夏首抱疾幾殆懼其遂溘然隨朝露以晞也自作墓誌一通畧寫其牢落疎懶之態自謂張燈取影庶幾不遠化菴見而心賞之謂某日子茶熟香清酒酣興洽之時當爲我作一通刻之貞石以垂千秋且令我生而見之遇其意致赳赳得自吟哦以當聲歌某爾時笑許之然與會未諧數年閤筆公促之再四某謂公日月悠長姑且俟之情景相觸之時不然不敢苟作也孰謂公遽焉抱疾將遂不起乎此時

卷十四

三

後以弗文辭則負公生平相期屬之意爲何如也于是遂提筆以誌公尚與公之見之霍然而起得如陳生之檄杜公之詩未可知也公姓車諱鳴遠字季玉臨之龍谿里人少而聰穎在傳弗勤稍長讀古人書不一二過輒得其微意所有辨論精警不苟與人同公伯兄鳴珂知名數十年爲文敏捷常與大士先生爭先後他雖達者弗屑齒也然輒內畏公之警敏常曰吾家季子真難爲兄也每手公文誇諸先達卽無不倉然推許者然數奇不偶竟不列博士弟子公寧

抱志以終弗爲苟進也鄉之中慕而執經從遊者踵趾相接公輒因其質而造就之無弗成材者公性溫茂飲酒過五斗恬然自適未常以意氣加人人亦樂與公遊某生也晚不及見公少壯時行事甲午始飲酒於公姪經家宴餘徧徵古事歷歷有來委某爾時亦爭爲奇僻以相勝公無不應答如響遂忘年爲莫逆交焉時後操觚角藝無不出余輩上獨不肯爲韻語常曰文以適意爾拘以聲律何異櫻以世網乎及東余論玉茗堂劬嘯閣諸雜劇則聲韻穆如等諸金

卷十四

十四

石其情思抑何綿麗也公辭後或然髭謂某曰予如枯梅古幹難以爭桃李之春然凝霜重雪時何必不含芳吐萼以結歲寒之知耶時余同輩無不謂公之自評也眞而切云公生平明澹冲粹於世紛一無所逐常有言曰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愛也我輩儒者寧或昧之中年喪耦不復議續其後忽遭奇疾竟腐其軀雖有清娛無所用之同輩咸爲公致惋惜公輒笑曰古人固有支離其形而支離其德者矣吾不幸中之庸詎非吾之所爲獨幸者乎已復自歎曰噫天

也吾亦強爲之詞以安吾天耳吾豈有所以取之者哉甲申以後滄桑通易玉石交焚公慨然無累鴻飛冥冥弋者無所致其慕公之所以得全其天於變故多事之後未必非彼蒼蒼者之巧以全之也壬寅春中公年晉六旬余時謀所以壽公公曰無庸也子弟贈我以言余以律詩進公曰未也古人年尊而德邵者類有別號吾德則未能齒則長矣子當有以爲吾號某曰余惟公之生平變動不居德以日進請即以公命名之意爲公號曰化菴庶幾行年六十而六十

卷十四

五

化良非謬也惟公亦自以爲不謬復命某序之序及時皆存余別集中自是年來鄉邑之中欲有所考德而問業者無不爭向往於化菴先生之門嗚呼今幾何時哉孰謂天不欲使二三子長與陶淑之益遂遠促公以疾而公遂促余以誌乎公生於某年月日得疾于某年月日其卒之日不敢預知也經以公生平之素志命某誌之某復以此意請于公公棘舌語期期不能出連頷之而已嗚呼于是遂爲叙頭鳳辭以銘之曰雁柱折水絃絕霹靂一聲山石裂黃花節人

長訣陽關三疊惻惻臨穴別別千秋事誰與說空有文章付斷碣唾壺缺枯藤嚙抱去瓜瓞徒然白雪咄咄咄

胡二齋先生評曰生誌奇代人爲之尤奇以此想見化菴之爲人文亦開爽中時見沉警非輕下筆者鍾伯敬不肖遽作哭魏無易詩交情與文價兩見之矣

從來誌墓之石以顯人而贊美顯人所謂必有一篇佳文送歸泉下求如郭有道碑無愧詞者蓋亦鮮矣自予握筆爲人稱壽銘壙亦頗衆矣中間詞義暢洽固不敢文與人大相刺謬然欲其一字不濫則不能踰于一掌指屈信之外也前時心儀洛石啓泉張翁古貌古心蹈道不愧予父執也予後登科作宰而祿不逮養未常以一字見于予文徒有仰止之思焉繼則上鴻陳君元予劉君學博才豐躬行實踐予親友

也雖有三友合傳亦未常誌其墓石今又得義山車君而爲四此四君者行義峻潔微顯無間皆未受朝家絲衣之錫究之文繡闢然者曾不及四君之一也近讀義山賢嗣所爲行畧雖亦平正無奇靡有時行曠舉以炫耀時人之耳目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而翁獨能之者也烏可無誌乎予寓居瑤湖數十年與君家相去三里而遙君固未常一過蓬華而予亦闕訪蓬山每于旅次相遇則必握手款叙殷勤君固藹然可親君亦以予非乖角不近人情者故契洽甚深

而知君之行事爲詳也君才十五齡卽失怙以稚齒而遭大故克盡孝養于疾病之中拮据坐兆于苦塊之際事事無違于禮以是鄉邦稱純孝者無間言也當思宗御世之中年從兄敬谷以貲甲于里閭趨之者若鶩而君環堵蕭然曾無錙銖在其目中再從兄經遠啓文與君同學數由省會以赴賢書而君曾弗動念于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舉惟是敦崇本業以致勉于桑田十畝之間凡也心有餘閒力有常課歲有屢豐夜無寇攘而一室之中如崇如壙有餘裕矣

循循焉子姓日就長成君則教以禮實以課其學業積有年所諸嗣子學有成緒矣且謂其諸師曰夫人力可強勉而有功智不可以兼營而並舉試以文苑卽命其三嗣各務一業惟篤其幼者以進于膠庠諸嗣改業者亦人有士君子之行歲時筆牽車牛以致洗腆君顧而樂之喜可知也秉性謙冲人有弗率絕弗與校而有沈麟士脫屣還屐之風焉然與人每有恩紀猶待于澗谿巖岫而弗爲杜五郎之膠固焉鄉里有爲戶婚田土之爭者君每兩爲勸諭令其

人心平而氣和間有強梁者則必感轉陳其後患而
強者亦就馴矣近地坊庸水利橋梁道路有堪廢者
則倡率大衆以修舉而無倦也順治前丙戌丁亥年
間撫郡奇荒餓殍載道君內顧庾中祇有麥數石立
命家衆糜屑作羹粥以供往來求食者所濟亦甚衆
也君則曰我雖力薄不能施博而濟衆然使已飽三
食而置人飢餒于度外則斷不忍也數十年間男服
事乎外女服事乎內雍雍肅肅愉愉如也衍衍如也
生平訓迪內外惟以守先待後孝謹質樸爲尚晚課

卷十

六

孫曾夜誦傳註而解釋之可謂耄期不倦矣其訓迪
族屬也一如子若孫其勉諭鄰里也一如字古之陳
太丘王彥方何以加諸昔萬石君父子以循謹致萬
石位丞相然史弗載其先世有賢行君家世篤忠厚
如是而子若孫曾幾三百指寧無度越于萬石君者
乎相與俟之而已君嘉言懿行美不勝收而予衰朽
賸耄不能覩縷複說謹抒質樸之言以誌淳美高古
之行他日必有名公鉅卿太書時書採入國史以附
于一行傳也君諱龍用字君貽號義山生犬夫十四

人孫子有一人曾孫十餘人弱冠娶同里淑媛藍孺
人琴瑟靜好幾五十年先十八年而卒內外婦孺頌
徽音者至今未艾也其先世譜牒與諸姻聯行畧中
詳矣互見可也或按籍填入亦可也銘曰有美四翁
道德如一維風布化昭垂典則福祉駢臻義山孔碩
天道報施詎分隆聖後先繼起侯封匪逃百世其昌
千秋貞石

周濬其誌銘

文學周君諱長發字濬其先始祖一山公自宋代以制東永嘉人任撫州萬戶總管府五子中有仁義兩伯仲定居于是焉君仁族也世出顯人文章品秩卓有聲稱至祖東陽公父諱錦公隱居高行潔躬不仕仍聚族而居于城之北君少而穎敏所師皆名士且族多文學長者共相鐵礪以有成年十八學使樊公拔入縣庠其闊卷亦屢爲分房所賞識或幾得而復失之君恬然弗愠生平爲學多剡鉢於儒先之

卷十

三

典訓與世之徒矜博綜爲能事而慕爲藻繪鮮麗之文者廼別以故當世名賢類皆愛之重之因其文之古雅以願交其人君早孤而事母盡孝友于弱弟所以扶掖之者無弗竭其力愛弟與姪較之愛子若孫而更篤君之子婚與教且垂成而忽中道妖折君不以毀傷性而惟慮孤孫之鮮扶助也因擇猶子之循謹者相育之以爲佐理君母鄧孺人所遺養老田撥與君爲贖學之資君乃分舉而歸之此姪嗚呼斯事也宜當于古人之賢者求之不然如昔之擁厚貲而

坐視族屬之操壘瓢爲中者位都卿尹而單衣蔬饋於從子者伊豈無人夫寧獨今之世也哉聞君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且世之委靡趨縮者一切義舉悉置度外其竭蹶於公事不辭勞動者又或自功而借是媒身以爲賈利之階君乃自甘恬退獨於殉節傳公諱鼎銓先生入鄉賢一事毅然任之雖有傍泥弗之恤循良胡公捐貲繕修黌舍君喁喁勸弗勸他人以効勤而或有請謁君處之泊如也胡公又遷邑陞祠入城而君之出貲修勞最多君亦不以是求

卷十

三

知于胡公至關外一橋屢修屢圯君獨任爲已事悉計豈理絕不旁貸於他氏君產不甚豐惟約已以調人凡可以稍濟於人如施義漿造津筏賑困阨者遇有所求君沛然應之無德色夫憤發於公義而力排旁沮竭蹶効勤而不自爲功捐所有以勸事與人而不自見德上不借端以干於公庭下不因事矜高於儕輩動不邀利舉不尸名此真斯世士林之模楷允矣夫學憲喬公之旌之爲不誣也故君有小齋於閩外友人傳君遠可以藕花居題之意蓋謂環齋皆荷

沼而君之亭亭淨植濯清漣而不染淤泥其亦香遠
益清而隱然愛蓮之遺風也夫君娶于府前黃氏賢
能勤儉事堂上佐夫子育子暨孫孝慈兼盡君雖去
世無成代終可無憾矣子一名景萬乙亥歲早卒孫
一名占鰲曾孫一小字戊壽甫薦辟盤君不啻解頤
君雖疾革但顧曾孫而首領毫無係悵也君生于明
崇禎壬申五月念三日卒于今康熙己丑八月初十
日卜以本年十一月十八日葬十六都楊家橋土名
馬家背新山首已丑亥從吉兆也君前已丑人滯今

卷十四

墓

已丑告終亦異數云朽某握筆誌墓亦君治命也于
是爲之銘曰有美周君實懋厥德才學孔豐榮名頗
嗇惟孝惟慈惟諒惟直存順歿寧星土協極鞏固其
藏昌後允碩

彭太嫺誌銘

東鄉艾橋有篤行君子彭公光裕先生以八十六歲
考終將卜塋嗣子天池以狀來請銘納壙某忝嫺聯
沐浴公之德誨稔矣不待狀而後知也作而曰彭先
生非今世之人也明初盛啓東先生寅以醫游于成
宣間一言一動悉中典則偶夢中取用友人寄椒覺
乃痛咎治心無功致有此失某每俛首尋思謂克治
不及盛君遠甚而乃今得之于我彭太公也公與余
言諄諄以攻生讀書論古不引而考之乎身雖博學

卷十四

墓

無益常曰醫者人之性命所寄也當倣古則鮮通徒
任識則無法王公宇泰學貫古今集爲證治準繩一
以樓公全善醫學綱目爲宗而猶網羅衆說以滙其
歸矧學識兩不逮焉者乎且王公之潛心於醫也以
母疾久不瘳故用心專摯每忝一症如親有其痛如
身有其痛故不僅以前人一得驗方爲斷而漫爲論
說也老人之爲醫也亦以先嚴在病症與膝承倘隨
症處方幾抱終天痛矣惟先嚴自審其病源而後霍
然以起故余之爲醫每從此門悟入不敢以衆然爲

然而亦非故與衆異也某常以疾就質公不待思維如響隨枹曰在某書用某方虛因虛用也在某書用某方實因實用也在某書則用某方寒因熱用也一病而用藥各異爲變甚多兼望聞問切四者而後得之否則毫釐千里矣某回想其病者良然又曰病有先治標而後理其本者急在外也不治標本亦拔矣病有但培其本而外症自退者治者已就症治症但未深究其原是故舉其本而末自理也某欲請業于公公曰無然君不能專心致志旁求遍覽于此倘從

卷十四

三

一端涉入則刃鋒常發于不及覺矣某用是知公之爲德非第活人于所及計也率是道以爲教活人于所未及治者衆矣奚但以醫活人哉才全而德不形蓋古之抱道深淳以不用爲用者也求之于今世疇能得其耦歟又疇能偏指其一二端以爲誌歟謹按狀公生于前明萬曆己酉四月晦前二日卒于今上康熙甲戌四月晦前一日世爲艾橋人父仰昇公有隱德舉子稍遲見謂治生爲亟故奪公竟學之志雖文名已擅弗恤也公則廢舉子業而不廢學益潛心

於往籍而尤好醫書常因仰吾公有疾醫家不究其精用藥失指幾殆公于是有感而歎興曰劉原博博詩固名家學亦兼綜然于醫道未有發明故知此道非專力一志弗能也遂却去羣籍而力務于醫宗于前四家之學固詳矣又于明興以來戴復菴王光菴薛立齋趙貫齋葛可久錢良玉王宇泰繆仲醇李士材諸公有專書者皆洽聞而遍考焉常爲人治病應手輒效治饒姓兩痘症一以火酒沃手足而陽氣頓復一以利藥下滯而熱症頓除活徐氏子于氣甫絕

卷十四

三

之際則用艾灸預斷吳姓子于危疾既起之後則以酒痛已深不可再燥也起周姓者于五旬後而復舉子則知其以求子而多服熱藥物也吳姓兩少年一新婚好內而投以一氣湯則陽氣鬱蒸也一潮熱大作而投以大補湯則陰氣內凝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要之以活人爲心而澹然于名利兩途者也生平事親孝常得二人歡心余常過從見公二嗣頗能色養矣尤謂不及公則公之能視聽于形聲之表可知也親賢常若不及而遠惡則不惡而嚴故門無雜

賓而巷多長者之轍至于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則雖古之聖賢口無擇言者又何加焉吾鄴博學君子黃訥乘石麟常謂行縣邑百里內求其慈孝友恭鄉大夫士庶家未有一如公之家者也于誌公之孺人也曰有所敬而亦有所愧云其他輕財好施犯而不校懿跡多有不暇指數焉元配萬孺人于舊爲中表以德相將先公八年卒子二人長九阜行義修飭次九萬郡學生學行整峻皆能世其德者也孫三人女孫三人曾孫四人曾孫女四人女二人其子若孫將奉

卷十四

三

公柩塋于白坊之原塋有日矣而長子九阜以甲戌十二月二十八日病卒于是先塋公而擬以九阜附塋焉首乾趾巽庶幾鍾山川之美而利其嗣人于弗替也者銘曰有美彭公厥德是崇豈惟言立壽世庸功惟天眷德世濟其隆惟地鍾秀有碑其穹公施靡窮公報宜豐古疇似者盛與啓東

嵩溪詩老高路人誌銘

隱士高君諱學孔字孔生後以字行改字路入少而胚胎前光嶽礪問學綽有能聲鄉邦大老愛之重之謂將軼出其先太僕公上數應賓興數奇不售與王荅先生季子開先季雲遊處歷有歲年其相摩切季雲治詩兼治舉子業晚舉經明行修科君遂棄去舉子業不務而專治詩季雲于詩兼綜三唐六朝以上規漢魏君乃獨宗韋孟而希踪柴桑季雲學博才高數整旗鼓以相攻而不能奪君之嗜好也既而陵谷

卷十四

三

變遷時移代易君遂一意師承柴桑收光歛采而棲遲于五字長城中已恒謂此道必由韋孟塗徑以步趨柴桑門仞而後可以不愧風雅慨自明季治詩者多濡染於七子之派務爲高華壯濶之語矜尚與博君夷然不屑也曰詩以道性情吾胷膈間自有真詩何暇鉤奇弔詭爲余鄉瑤湖有高才生游君廊治少從武陵瞿天門先生治詩稱名家其宗尚專在竟陵開君詩以澹遠爲宗亟迎致家塾兩人論詩徃徃志同誼合唱和日益富有時東湖菴釋子正映瑞曇能

治詩亦學爲鍾譚聞君高風益相延洽瑞墨詩之得成家數也君造就之力爲多而余宗弟士徵縣圖當家世顯仕時頗厭裘馬翩躚之習而好談詩詩多兼綜諸家而尤以詩歸之論詩得性情之正也乃因游君而友于君于是諸治詩者一以陶常王孟爲歸而高君巍然爲詩人之斗宿也以故君之遊踪多在帶湖東湖蘭雪堂數處間常一至閭門吾未一載卽歸歸而語予余遊蘓杭十數郡而書畫兩事益進信乎目力不可不廣覽足力不可不遠到也行將遊歷齊

卷一四

三九

魯燕趙秦晉廣收名山大川貯吾胸次然後惟吾信筆吟咏揮洒以樂天年致竟以乏貲不能戒行晚乃爲詩僧工拙迥致北鄉數年而終老焉昔元裕之論詩極推辛敬之有愛後溪南辛老子相逢何止十年遲句晚選中州詩集謚敬之爲溪南詩老錢牧齋論詩極推休寧程孟陽有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邀並荷鋤句晚定列朝詩選謚孟陽爲松圓詩老皆從其所居也余誌君墓亦援遺山虞山二家之例而謚君爲嵩溪詩老以君一生精神所寄專在于詩故于

他端美行皆畧去不書而獨稱詩以爲端且使嵩溪片壤得藉君以不朽而千古有傳人云爾迺其先世遠祖自南豐之遷臨川荷塘歷數傳而遷金谿之嵩湖世有顯人通傳至其祖太僕少卿谷南公諱應芳登嘉靖癸丑進士冰蘖自矢以剛毅不爲時相所喜故不躋顯秩其學治宦跡載在郡志有傳父文學仁吾公諱專精理學兼好禪悅不求仕宦君生于前萬曆卒于今康熙娶于氏生三子修謹自好稱其佳兒君爲人孤高絕俗不競榮名視世之富

卷十四

三

貴利達者不足以供其一盼而好與禪僧隱逸者遊書法繪事近宗董華亭而遠希黃大癡不涉米顛一筆人或泥其刻畫似于維摩君曰門外各別何必兼工余之交于君也亦以游君間常深夜談詩或舉錢虞山之緒言不無異同然獨愛君之清空澹遠略無依傍君向寄余秋懷六章自謂有寒瘦之迹余謂君雖宗竟陵而無其率易枯澀之疵稱爲詩老允堪不朽也已君詩有集及論詩格言數卷家酷貧不獲詩之梨棗尚有待于後世之桓譚云於是爲之銘曰

滄浪論詩專在妙悟悟乃空靈曷徵典故偉矣高君
超超玄箸清而實駛儉而實富介持其捺清霜皓露
以昌其詩風聲攸樹蘊厚其藏發爾胤祚孰買黃金
閬仙是鑄

卷十四終

壑雲篇文集卷之十五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劉君政誌誌

劉君命朝字君政世爲虎溪里人父素吾家素豐裕君生而淳謹質朴不事華侈母游孺人鍾愛特至而君循循孝敬盡得堂上歡心稍長從鄉先達黃毅中先生受業先生甚才之與其從弟黃玉琯相切磋磋先生謂君才質出玉琯上旣而玉琯有聲庠序而君屢試不偶棄去生平敦厲本行輕財好施內外族戚待

卷一五

以舉火者百十家國變後素吾公家計中落而君好行其德不倦遇人有緩急鬻產以濟之其後無產可鬻至質子錢以濟人如故專延玉琯課訓諸子俱有成材乃僅長子遊庠序而玉琯則謂弟捷問學遠出乃兄上區區一弟子耳前旣阨其父後復厄其子不知造物者之所以待賢善者果何意也其殆將待積厚流光以昌其後耶某自甲申乙酉之變寓居于劉見君始而裕如繼而淡如旣而窘如終如一

炊冒雨袖米十升往拯一貧生予問其何之則曰勿同學某困踰原思殆將不起我不蹈泥淖孰與其顛連乎嗚呼求篤友誼如君者雖古人指不多屈矧在未俗之士乎君旣終不得志于時而歿予其忍不銘耶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娶於洛石張氏有賢行德與君配生子八人孫幾人以某年月日塋于某地銘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樂善不倦雖貧不慍我銘于石義聲弗隱

劉帝錫誌銘

劉君世盛字帝錫邑庠鴻采公之長子也生而磊落英多風氣道上習舉子業能採擷其菁華而旁通于韜鈴之術輒能入于羿之彀中屢應道試弗售見應武試者志氣頗揚遂不禁技癢一游戲焉卽冠武庠君自信以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異日爲國家肩鴻任鉅政不專恃毛錐子也遂益肆力于運籌決勝之學無如數科中典武闢者不甚符失當宁之簡命君往應舉如不持寸鐵入萬象中雖氣雄萬夫無以斬

卷十五

三

將率旗報上功也及後得公如商丘中丞者至則君又以疾羈不赴再展轉數年而君又以年至少壯時經畧雄心亦且少倦矣生平豪邁俊爽不屑爲摸稜兩可之論而坦中直氣足以礪服羣流事過卽已不設城府弗蓄餘憾以是人無餘議云少好華麗于服飾居室間不無見份華美麗而悅之意及後聞聖道而悅深則戰勝而肥與西河卜子爭賢矣君卒在先余不及晤對茲過寶塘與君之第二孫煥章英文與其羣從正廻公執數人遊處故得君之行誼爲詳

而誌其墓焉銘曰世皆儒生鮮實得肩鴻任鉅困窄逼君欲一出振其綱無如數奇功未勒與予同是落魄人爲君銘墓表遺直熊熊浩氣鬱崇岡千秋萬禩永不泐



劉逸閒誌銘

文學逸閒劉君名叔字某發翁公之次子也祭翁天性孝友悼先人之早世而鞠二弟以成名君乃趾美前麻克承家範與諸昆弟相爲師友汲古鑄今孜孜不懈數困于賓興而益奮勉以求一當雖年至未已也所最難者宵人誣其父以黨逆邑令惑之將以深文中傷禍幾不測君乃奮身當之備極苦心而事始釋既而閩寇蜂屯于山箐間執其父以往勒索無厭君乃罄其家藏鬻產業以飽寇欲父始得釋外史氏

卷十五

五

曰以予觀于古之抱至性而有一節一行可見者亦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君當鋒鏑叢集之際性不苟父不知有身卒之令疑釋而寇欲填父子兄弟得以長樂其天年此豈非能古人之所難能也乎至於修纂宗譜課督子姓輕財廣施好行其德又其餘事不足臚列也晚年息心學道自號逸閒人或謂逸閒其身將不能經世而度務君則逸閒其心息機推撞瞻觀于萬物之表而與天爲徒此真古之逸民之儔歟立之石而表之使人知今世有特立獨行之士可以

爲孝友之宗也其德配游氏有賢行通書史而悼女範足以樹衆女儀型焉允與君合德也于是合塋而銘之銘曰修至性以承祖德蹈危機而攘寇賊知有親而不知有身坦步由行無差忒厥有賢配以相將樹之貞珉爲世則

劉晦齋誌銘

博士劉君才全而德不形謙冲而兼豪傑君子人也
甲子以前恒以應試萃于郡城每挹丰儀令人形穢
甲子君登賢書丁卯余遭駁放羣分情渙者久之迨
癸未余應歲薦至吉郡乃得與君萃首三旬握手道
故君爲我歎皓首而無一成我亦爲君歎大才而僅
小用未幾又歎相逢漫作別筵矣孰謂未七載而卽
有仙凡之隔哉嗚呼其可傷也已君姓劉諱顯祖字
仲揚別號晦齋崇邑之黃洲橋人父賓菴公舉丈夫

卷二十五

子三人而君居其次少穎敏師逸而功倍祖泰斗公
深器之常舉所構甲第謂此兒必能亢宗而居此宅
云君與其兄緝熙伯起先後遊于庠館于二十人中
數年試輒冠其曹耦而以甲子登賢書闈墨出多見
稱于文章鉅公謂必聯登上第迺四上春官未捷南
宮而僅以學博羈驥足也丙子掌永豐教事卽進一
邑之弟子而勤訓迪之課以義文督以行誼有胡安
定在蘓湖曾月川在霍丘之風焉故事弟子員一遺
歲試則或黜或降升沉迥異時外郡有遺試而詣吉

補考者以赤貧不能得其本學起文自分必削籍矣
君惻然憫其困乏力請于學憲竟得保全無患又有
一生重疾而不能補考者君費大力周旋于其間此
生不費一錢而得平等以歸至于隨時方便而爲人
拯厄救患者不可勝計也生平澹于名利而紛華美
麗不足以動其中博士秩滿當遷矣司化權者以超
擢之音見示而君力却之曰一簞雖冷然三百里而
近可以移祿養親雖不逮晨昏定省而聲息可以相
聞呼之可以時至吾寧以廩仕而易吾孝思乎是以

卷十五

十四年耳飫于首宿而不一動心於大官之膳也予
之應薦于吉也亦抱病不能帶卷君爲我力任其無
咎且飲食教誨有加無已卽此三句中余所及見爲
人濟困扶危好行其德者不獨一朽叟也夫以君之
才德如此使得居尊位以行其志則所以宣上德而
達下情植善良而翼羸弱者將無一夫之不獲豈僅
陶淑澤宮之子弟哉卽留滯於廣文一席使得年登
期願壽考以作人則化育溥而流澤長弟子之設施
亦先生之遺囑也今君旣終于昇秩年又不躋于上

壽可勝嘆哉昔有明盛時胡若思朱備萬皆以學論而占大魁登臺閣雖以直道旋退而猶爲大司成以表率羣倫今以資格而困英賢夫豈世道之幸乎徒令人瞻蒼穹而浩歎耳余偶遊寶塘值其家方修宗譜憫仲揚君之蚤逝而候安其尊公先生方康健而享其孫曾之餽養悲中有喜也因草率握筆而爲君誌墓焉銘曰昔彭文憲歷相三君位配其德先父而扞惟君邁德與彭同羣位不副德祗職廣文循分造士教澤孔殷喜懼兼并瞻望白雲今焉已矣其志無

卷十五

九

垠惟君有子得祖歡欣世篤孝弟弗勑其勤天眷明德後將策勛我銘其墓以代典墳

劉常菴墓表

嗚呼先王立政用人之道既遠士之能自振拔于功名之會者鮮矣才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才可勝浩歎哉昔范文正公經畧西夏子堯夫爲之調劑其偏裨張魏公北伐金源子敬夫爲之協和其將佐二賢雖未卽大用于時而兩尊人皆功建名立則二賢之學治亦已敷施于當世而流傳於後代矣以余觀于常菴劉君不禁爲之感慨不已也君名之奇字平叔奉政大夫勤閣公之仲子也自少以才名著邑侯駱

卷十五

十

公學憲邵公皆以第一人處之賓興之歲屢爲分考評賞幾得復失竟不獲及鋒而用無何勤閣公官粵東之饒平携君入粵勤閣公報政爲最而僅量移貴陽之定番州復藉君扶疾以佐理兩地皆荒服號稱難治而其士民皆戴守令如父母近悅服而遠謳思依依而難捨也夫勤閣公以宏才而僅小試於遐陬視范張二公之顯秩已遠不逮矣則君雖欲出其學治以大展施奚可得哉君侍尊人歸里跋涉于遠道爲最勞經營于事務爲最久寧家而後兄弟數人尚

有先人之產業以佐饗殮而君至無郭外之五十畝以遺子姓佐耕讀其生平之澹于榮利不干是而可槩見哉最後應邑侯舉義館以陶淑邑中之子弟教其弟子閉戶潛修而不一聞外事間一臨池以抒寫其興趣且不欲以一藝成名也其生平履歷行誼卓有可傳已詳見于章德先先生之墓誌茲故不詳僅補書其生卒之歲月及墓田之所在伐石而表之云銘曰誕彌厥月剖明明祥光藹藹聲淙淙俾薦宗廟祖考歆骨重神寒耀丹闕瑚璉弗陳瓦缶鳴徒令賈

卷十五

十二

胡嗟咄咄載將完璞固深山以待孫玄潛長祭

廖春寰墓表

雲南道大理府趙州叅軍廖公臨川人生於前明萬曆丙午十二月之除日卒于皇清康熙戊寅十月既望二日享年九十有三其子鴻文既狀其行事與乞銘于大人先生狀之序事也質而核不敢以子贊父禮也余爲條系其事蹟而表之公蓋孝友忠信廉能慈惠幾于古之循吏宜立傳以光於國史而未際其會者公諱偕亨號春寰幼穎敏好學嫻友皆稱之以祖養初父顯吾皆久客滇黔不歸家頗零替年甫十

卷十五

十三

六奉母命往迎祖父將抵滇而余酋叛逆道梗出萬死一生以見祖若父子幾皆中道而絕數年卒迎雨尊以歸後任州貳守屢著勞勩上臺又相薦舉將擢顯職公力辭歸養懇切備至而後得允且又以軍興需襄事者踰年始得戒行及抵家而母不逮養已一年搏穎泣血不能興孺慕不替非至孝而能急流勇退歟未仕之先暨既仕之日每有家書必囊金以奉其兄若弟并遺負而代填之非其友乎牧趙之日上下交孚貴賤共信將謝事而板畱者不惜捐頂踵而叩

憲轅既謝事而郊餞塗餞者沿及百里而遙且築畏
壘以俎豆庚桑非忠信有以淪膏浹髓而能化洽蠻
氓若此乎方大帥之兩駐師於趙也軍糧芻茭器杖
酒脯供給無虛日且需索無已時州守史公關東之
豪俊也及鋒而出仕且束手無措一切委重于公公
毅然任之爲之區分軍民得以不擾一往一返養馬
兩度斗大一州民力幾何大帥威尊州佐職卑而力
悴卒能集事而見稱于大僚也非才能殊尤而能智
如炙轂乎公以廉監而仕於捨懷之際非徒手可致

卷十五

三

爵位也在任六年廩無餘粟至無以辦歸裝道里之
費雖廉如吳隱之不是過也方氏之阻飢也則設粥
糜以哺之民之暍莖也則捐材木以殮之民之遭掠
也則移公家之錢以贖之產婦之不得寧處也則構
葺室以棲之貧農之不得耕者則買牛種以給之士
子鮮能應試者則建義學延師以教之大帥有額外
之加汲則送印解組激切以懇罷之此真古之慈惠
之師忠信之長也宜乎士民之歌思無已同僚之眷
留而不忍舍也道里悠遠資斧浩繁歸田以後囊橐

幾垂矣雖存留無多而又出其所有以仁其三族其
貧而不能舉火者則助之救之不必有葭莩之親也
公迎祖若父歸後復奉父命以經營于滇往來有常
度已婚傳孺人于家矣育一女而未舉男甲申乙酉
鼎革後道阻弗通于舍尚虛有叔曰灼者亦客於滇
爲之請於當事而婚于同鄉客籍鄭氏又弗獲舉男
不幸歿於夢寇并過繼子師閔殲焉繼婚鄭孺人則
行年五十有五矣無後爲大不得已也卒之天佑善
良而後舉鴻文一子於五十有九之秋也在恒情則

卷一五

四

必嘆爲遲暮乃連舉四孫曰某某尚及爲某孫婚配
此何莫非孝友忠信廉能慈惠之報歟趙州眼計天
下其稱爲奇方也其人多秘而不傳公捐重費得之
歸則捐重貲以修製普施于有疾者所謂疾者得藥
吾爲之體輕寧獨蘓長公爲然歟此雖細事何莫非
仁厚之一端也厥後州守史公陞寧紹道憲道出江
右問道訪公而不留轍繼乃迎公過浙拜謝當年之
勤劬佐治云公生平坦白樂易中無城府故所至而
人親懿行甚多美不勝收皆親炙者所傳信也狀所

未詳者表亦畧之古之表墓者多不加銘余以公之
塋也闕于誌墓故爲之銘焉其世系姻連則詳于狀
茲故不贅銘曰有美廖公清時俊傑材武恢弘德操
峻潔事上惟恭治道貫徹牧民惟慈遐邇胥悅游歷
艱虞盤根錯節顧養辭榮聲名炳烈壽躋期願福祉
綿迭循良孫子宜躋朝列高門樹槐佇瞻來哲我銘
以詞中心如結

卷二五

五

恒白塔銘

大長老恒白示寂于白沙禪院已三年其徒以庚辰
中春迎塋于千金隄之水滸寺左建塔勒石以垂永
久蓋以師之生平精力萃于斯寺也斯隄之築也始
事于唐刺史顏魯公歷代相沿不廢而年久漸湮水
源散洩而郡城之氣脉稍漓矣明萬曆初太守古公
郡丞徐公力爲修築跡雖仍舊而勞勩不啻創始也
立鐵犀以鎮其涯立水府祠香火以時守候補葺而
又慮補葺之無貲也歲徵華蓋山香水銀一百兩貯

卷五

五

府庫遇石泐岸崩則司祠者報工給發隨缺隨
補庶不至大潰決也而無如年久而事玩祠亦幾圯
矣恒白過是隄心焉憂之乃自明勝菴來駐錫于此
與其徒心源竭力補葺隄以固而祠以修請於郡伯
紀公立額曰水滸寺名稍異而意實同凡以爲隄也
其後祠旁孔道岸崩數十丈行旅困躓恒白則捐衣
囊以修築不募官民公私一錢也恒曰汰力宏鉅籌
畫精審當事者才之不置授以僧綱司辭不獲已勉
任數年卽力辭退院惟教其徒等作有爲佛事整理

道場數處皆以精誠專一而致之大異于世之以鉢
析薪 爲能事者曩黃山什力疎山晦山先後說法
于羊城而恒白而叅法席闡提證繼而和尚極稱恒
白心地透朗悟力超接且勸以更深入深山力圖向上
事師則謂卽心卽佛隨地有靈山故游衍于諸大弟
子禪院而究竟于一犬事者與年而俱進也道則日
益進而年則日益邁身則日益衰矣示疾于蕭菴移
錫于白沙以某年月日順世而去世壽七十有 僧
鴈五十有 生于、村程氏少多羸疾初事黃冠毛

卷十五

六

鍊師繼事博山老禪於宣祝髮于明勝菴與瑞曇稱
林二傑瑞曇始終棲息於地而叢林加煥詩學
大振恒白卓錫數處而佛法宏宣諸力自勝要皆明
勝之所儲毓且高山頴石亦稱老苑殊林亦明勝之
所自往也噫盛矣自滄溟數人而下皆余平日之所
與叅究者也故誌恒白而連類及之云銘曰而黃而
緇力萃于離亦印亦教妙有機權而叅法席廣然寂
然廣作佛事斷絕世緣晚養其母勝目憊連是惟佛
注不傳之傳承國斯塔不竭涓與魯公隄並值萬年

華母朱孺人殯銘

華母朱孺人余師遠凡先生元配也與先生同生萬
曆之戊午後先生數年而終越數年爲今 上康熙
之壬申嗣子奉柩塋于祖山洪事先生久而母之飲
食教誨無倦是以稔知母德茲雖不能發揚母德之
幽光然不可無銘以納于幽宮也銘曰維母之德柔
嘉維則婉婉聽從令儀令色敬事舅姑祗祗翼翼敬
事夫子溫溫抑抑夫子秉道才豐遇嗇而濟冠訐演
汗危通維母相之是匡是節道高殷來亦有及不維

卷十五

六

母相之罔有差忒和於姊妹仁於藏獲敬禮仁賢亦
惠罔極內外上下隆隆卽卽頌聲四起凡稱淵塞初
秀門楣晚乃嗣息實大聲宏而皆有植嗟維母儀一
世之特凡我閭中所宜慕式廟祀有虔枚枚實實介
以繁祉子孫千億斯銘不慙斯石不泐惇史是修載
揚邦國

故室劉誌銘

嗚呼婦德之難也自古而然易言無攸遂詩以無非無儀並稱其旨遠哉下逮馬少倫尚有苟然而已之言謝道韞猶有不意天壤之歎况內無庭訓而能免於哲婦之誦者誠難其人矣不謂無資女誠而能動履不遘經傳所稱有吾劉君者君名壽英未有字李聖水渙之髮妻也君幼不甚嫻詩書僅能識字繪花卉供綉線而已以十五歲歸於予余長君四歲學未有所成君敬予不少懈而事翁姑輒得惟心庶幾無

卷五

志

間言也君之父家先渥於貲蓋生而養不習爲勞苦者予家世儉約兼以亂離之後轉更鬻產爲生予更落魄詩酒跌宕不羈與叙質衣殆盡君十年如一如未少有不足之色也初納采時君年始六歲後經兵戈之後恒與先慈相聚而居先慈愛之過于已子每曰吾年命不永俟兒十二三時當卽歸我家令我蚤見兒修婦事數年吾死無恨輒婦姑相對泣不能止殊意母言遂成左券竟不逮事而先慈不幸先期謝世嗚呼痛哉君時九歲哭姑能盡哀亦過於予及歸

予爲婦四正姑塚而孺慕之情不替焉丙申舉子不育次戊戌舉女亦不育及庚子舉女乃克育而疾病相仍君卽勸予置側室予遲之未應牀第之間常夜半泣爲予言我體多疾不宜子壽且不永何不及我之身見君有室且有子不愈於死而忘之乎壬寅夏首余抱疾幾殆自作墓誌一通與君讀之能會其大意大哭不已既而曰君之自爲則太早計矣遲數年當爲我作一通庶藉君以托不朽已又大慟余爾時猶謂此亦兒女子常談耳孰意未越一期余尚無所

卷五

志

成立而君遽不永哉生爲窮措大妻無以光顯其身死而立貞石焉又表之曰某措大之妻之墓更無以表揚其德命也何如終焉已矣嗚呼痛哉君生于有明崇禎庚辰八月壬申日喪于清時康熙癸卯年三日起三日淺厝于先慈塋外欲遂塋焉從其志也後以形家言山勢岡吉余欲改塋先慈并塋君於側遲之又久未有所得念君久暴棺於外非心所安也乃以乙巳歲臘月庚申日塋君于余祖母徐太君之側地曰武大湖在臨汝之八都余家世居臨川附郭與

君家虎溪相去二十里耳君之父名徵祥號源吾初見余八九歲時以遠大相期堅以君字予惜余未有以副其望也甲辰旅歿交州歸櫬于家予別有誌以誌之予念城郭龐雜非所以幽棲也行將入深山力耕鑿以畢餘生不無離祖宗遠墳墓之悲又念劉君未有子祀或墳塋不修千秋萬歲保無滄桑陵谷之變乎後之君子倘相值焉讀其文以哀其志因以及其妻不令暴露則所以感激於冥冥者無既也銘曰厝於姑側也從其悲塋於太姑之側也綿其祀予他

卷二十五

三

時不及同兆也悲其遇雖然千秋萬歲之後均之爲陶爲埴也寧知其不遇乎而又何足慮

胡二齋先生評曰文極空銘極達

杜覺菴先生評曰一派縱橫如大海波濤烟雲萬

狀令人凍合玉樓

劉母黃誌銘

孺人黃氏名招秀國子生黃君良臣之長女文學其瀾之元配也生而貞靜柔嘉未出閨事父母稱賢女既于歸事舅姑稱賢婦相夫子以義從稱賢妻育子女能教誨稱賢母娣姒安其雍和藏獲蒙其惠澤勤儉孝敬宜其永綏百祿而僅以四十有四而卒何哉生丈夫子三人長弗祿無後次大勗字日助娶氏生子二人長解孫行釭四次升孫行釭七幼大景娶陳氏名珍秀生子一人曰既濟行訪一太勗大景俱

卷十五

三

早世秀而不實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媳陳氏亦歿母子姑媳兄弟四樞俱塋一都山樹之貞石能無墮淚乎三孫熒然在疚賴繼室能撫均愛如一有在桑之風焉黃氏爲不亾矣銘曰貞其德壽胡嗇子弗延孫咸植三株玉樹列階除默相其成賓王國合銘其空銅幽藏母子婦姑無少盡

劉母舒高合誌銘

傳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未有治外而不由于治內教國而不本于教家者也以今觀于奉直大夫勤閣劉公暨其德配舒高兩孺人而益信大夫爲鄉有道光字公之幼子光字中年謝棄塵世伯子鴻祥發翁以長子而代父鞠兩稚弟以皆有成登大夫聘于本邑庠生舒翼聖次女賢能貞淑佐讀匡家稱靜好焉生三子頭角嶄然拭目成材而猶勸夫子置姬媵以廣儲貳大夫以壬午科登賢書癸未遊

卷十五

三

江南聘國學生考授參軍高一元次女爲副室高孺人抵家事舒孺人和而能教周南衆女之稱后妃也曰樂只君子福履綏履齊夫人之稱仲任曰溫恭淑慎秉心塞淵舒高兩孺人可謂合璧矣歷六載戊子舒孺人弗祿越數年高孺人勸夫子增置副室又得陳氏淑女以爲貳焉大夫生平于閨門之內有倡隨之樂而無寵抗之嫌此非教成于家之驗歟辛丑會試大夫文入彀數日將成進士矣至揭榜一瞬息落副車大夫乃喟然嘆興曰甚哉天之厄我于南宮也

吾無復望矣乃始謁選癸卯得粵東之饒平大夫初

不欲以家累隨行宗老食田者行役適四方以安車載婦人焉况爲天子牧民于嶺表必數年而後政成女子善事人者也必攜之大夫始攜兩孺人同入粵油碧雙車稱盛美焉大夫曰古今政治不同術當此寇氛初息民窮財盡之時泣此土者政當奴種瘞妾織蒲少甦物力耳故兩孺人相對而織紉組紃以理內事大夫乃得專其力以治外也不幸戊申高孺人以疾終越二載大夫陞任黔之定番州高孺人以

卷十五

廿

柩歸鄉陳孺人亦弗往黔高孺人生一子名之美陳孺人生二子名之慶之慶者皆入學爲名諸生大夫泣黔未及一年即致政告歸以爲大夫終老焉六丈夫子其依依於膝下衍衍一堂之上其樂可知也大夫既仙遊而陳孺人尙幸健七筭舒高兩孺人一卒于戊子一卒于戊申相去廿年皆未獲吉壤今始謀塋有定所而予爲之誌墓且合誌焉表墓之石立於外而銘墓之石納于壙中仍析而爲二合誌者所以見二母之能和順以致福分塋者予以見于姓之

能各圖其藏且以教凡爲曾孫婦者皆當法二母之
所以垂裕後昆也

合銘曰山崔巍水清冽雙璧涵輝貞且潔產不必
同區歸不必同穴呈瑞秀于瓊林玄圃萬祺咸睎
觀夫綿綿之瓜瓞

卷十五終

臨川劉斐李伍漢著

劉虎溪先生行畧

今 上康熙壬戌夏四月己丑前四日乙酉吾師虎溪先生棄弟子捐館舍不肖漢與諸嗣子侍屬續奉遺戒治喪具襚不敢違其訓諸賢嗣擗踊震悼浣滌涕洟將編次先生之文集若干卷以傳于世而先生之行實不可無述也行且彙次先生之嘉言懿行以求當世立言君子採擇而賜之銘嗚呼先生著述

卷一

富五車道德追三古節義永千秋抱璞以終懷寶不試而今已矣不可復得矣其自癸巳受業于先生之門執經問難者若而年追隨杖屨者若而年絕國臨風感時弔古者若而年先生隨在指示罔不精切其也不能尊所聞而行所知而徒悠謬漫衍以至於今莫予仰莫余放也嗚呼其尚能執筆以識先生年譜耶且先生具經濟之宏才抱匡時之雅志初非泉石間人也而未嘗一日見用于天下迺一抒其壯懷于詩酒文字間此豈先生之素願也哉而漢也欲以

柔翰彰其潛德發其幽光曷有當歟雖然自古賢人君子固多有以無用爲用者矣寧俟乘權柄勢而後見耶則先生其人也先生劉姓諱命清穆叔其字但月仙其別號也其先有宋狀元淳安先生之裔曰宣公世居金谿之玉田婚于臨川五都楊氏數載乃自楊遷于虎溪因世爲虎溪里人虎溪爲臨右族世有傳人曾祖諱蘭中明經選授縣未赴祖諱有典邑乘篤行傳稱承顏先生者也父諱毓祥號衷孺早補郡學生中萬曆癸卯乙榜著有竹史集行世郡乘載名

卷一

二

賢傳衷孺公娶于徐氏生二子二人而先生居長賦性莊重外樸而中慧不與羣兒同嬉而能兼舉塾兒書在傳弗勤師逸功倍髦齡考妣繼喪哀毀踰節諸長老欲旌異之而世父孺唐公以大器期先生雅不欲以諛問動衆亟止之先生一依于孺唐公而能承其志以遠大自期焉初太常傅雲岑先生與衷孺公昆季相友善雲岑有弟早世獨遺女姪撫之不異息女遂以字先生先生與雲岑仲嗣平叔相切磋以世其家學故揭潛銘先生有臨川二叔之稱弱冠補

弟子員前後受知于督學雲伯蔡公龍友王公錫朋
陸公廣成侯公天門郭公石渠吳公或評其文如飛
珠撼玉或評其文如水珠玉露或稱其吏筆類蔚宗
微言撥輔嗣或稱其排宕縱橫龍躍虎卧或謂嶙峋
詰曲不事雕琢而以自然爲奇備極瑜揚稱引不啻
然而試于文衡則高才異等試于棘闈則逞往目隄
五色者也用是不獲以其學治早見于天下而惟以
訪教後學爲已任嘉邨李氏谿南王公小株余氏稠
源李氏金穀上莊李氏皆甲申同處也于時忠

卷十六

烈李公令穀城以舊學致先生先生謂荆襄天下
形勝之區陳同甫所爲惓惓者宋國勢垂似今當求
其形勢豪傑而採攬之入幕未及三月而大盜屠穀
城李公殉義先生以賓師不與難間闢以歸則前此
之著述無一存焉者矣時諸同人徵文結社僅得諸
課于生徒處以應社刻傳播吳越名儒交推先生文
名雖日著先生經濟偉抱實未一用也未幾而閩餘
北摧獻壽南整安池潰師神州且陸沉矣其州縣之
幸而後敗者恃有守士能率義以團練爲保障也郡

伯陳公郡梓王公日以桑梓之保釐致詢因與同學
游公黃公訓飭保甲推誠布公義宜勇集不專鉤距
而劇盜十許皆得以投畀河伯里閭爲之安寧迄大
亂後窮鄉僻壤稍得藉以安棲息避寇氛者咸謂諸
君子訓飭之所庇也先生益用韜晦敗景匿采採薇
山阿披髮狂吟長與世辭矣乙酉以後故老元臣思
綿鐘簷于一隅而廣羅材賢以義事于是冢宰憂公
樞部揭公銓部施公交章引薦已奉俞旨擢史館徵
赴行在先生以江河難挽力辭簡命喟然歎興曰予

卷十六

四

以諸生丁國難一隱足謝君父爾倘臨重任則必撈
止水之波染柴京之血已寧敢苟全性命耶于是屏
跡林泉自號魚叟誓爲農夫以沒世云前後督學使
者猶欲按籍而物色之然而先生之名可得而聞貌
不可得而親矣其所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則未嘗一息少懈也復設教于章門汝東及近地諸
處最後黃岡蕭友延館于會城宣城施愚山先生延
館于蕭江因與高阮懷先生伯璣陳子入門郭子相
倡和所著經史兩論詩文詞賦有漁叟集但月仙集

虎溪渺聞填鴈虎溪藥譜書囊成帙可高三尺許
經閩莆名儒鄭郊牧仲手訂定者也家故貧乏不能
梓行爰余宗石臺先生官金陵以書遠招酌酒烹鱸
頗致行贐將欲藉是結廬高臥矣無何孺唐公有遺
孤陷獄先生悉捐金破產以活之其貧較舊乃益甚
枕流漱石澹如也益杜門著書不復聞問世事邇者
慈谿胡二齋先生令臨川徵刻臨川文獻補葺志書
得先生文于友人處亟延遲而商訂焉先生遜謝歸
山迄未秉筆其始終固窮而石隱也如此然則先生

卷十六

五

真成其爲泉石間人也後之人欲于何而窺見先生
之德業也哉放浪于山水冰壚之間寄懷于詩情酒
德之外固其所矣先生湛深經術於古載籍無不考
訂嚴核不拘守訓故而時出精意以評騭之輒得古
人微意之所存爲文根據理要不尚辭鋒未許採春
華而忘秋實者輒讀也諸經子史多所箋註手自易
稿數四故其精神不究于行而究于文間出其餘畫
以興鄉閭水利則坊庸以固以緒論馴服頑暴則邦
鄰以寧小用之而小效惜哉無位以行其道而斯人

之不蒙其澤也生平孝友自將義命自守人不敢干
以私而未嘗以無私自揚詡勇于爲義而未嘗見德
色于人也弟質峻峭而先生惟廣大故歷七喪而
友愛不衰孺唐公有仲子衰老無後先生終養之而
能使之忘憂其孤孫貧不能自立而先生婚配振救
之先生之學之有立也以孺唐公故其家計之中落
也亦以孺唐公故而先生故樂焉以爲乃今可告無
憾而安吾故也今壬戌元日發策揲著端策而入曰
命也夫遂命嗣子治後事二月二日前堂有鐘聲達

卷十六

六

寢時孫婦黃寢疾將革矣先生曰非此其兆也吾其
行夫示疾數月而書卷不輟日刪次舊稿謂嗣子暨
諸門弟子曰無爲多存也吾所三刪而手定者他日
其可梓也勉之而公弗復多言矣至寒食時疾幾重
則命兒子輩昇盤輿徧拜先墓欣喜以歸平素善飲
無算在疾以酒代糜者越月矣至是亦謝絕焉手書
喪祭一遵古禮戒無作佛事自作輓奠詩文命幼兒
書之曰喪具稱家之有無稱貸而足者吾所不享也
四月初黃霽障天數日至八日早正衣冠而起曰掖

我至正寢自晨至夕無悵情諸嗣子或請後事則曰
不必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夜分而逝翼日卽就殮
遺命也某時視含視殮見先生顏面如生較平時更
加樂易焉自祭文所謂含咲歸寢者非其驗歟生于
前萬曆庚戌十月三日辰時距卒之日蓋年七十有
三云卜塋尚未得佳城將以十一月四日淺厝于水
竹居葢少年讀書之所先生常云吾塋地當不出四
橋之內也諸嗣奉志唯謹將必求仁人之言鑠之貞
石而納之墓而渙也不敢以不敏辭謹循歲月而識

卷十六

七

其畧以俟天下之知先生者庶有所撫拾焉謹狀

丁公劬行畧

嗚呼運會隆替造物主之然有時而造物不能爲之
主也綱常倫理聖人主之然有時而聖人不能爲之
主也況主君子生當陽九百六之會而敢與造物者
爭時數而欲爲聖人之所不能爲者乎自古未有人
而出于倫常之外迺于虛無寂滅而可自命爲人者
也君子重倫而愛身故有所不爲也且倫莫大乎君
親進不獲委贄以事君退又不得溫清而事父耿耿
然徒抱其心自總角而壯而老卒不能申其苦衷于

卷十六

八

一日惟有伏枕而隱痛擗衾而引罪至於汗漫窮年
以終若浮梗之汎汎於洪濤而無所棲泊也可勝痛
哉則公劬丁先生其人也先生生十有七年而列于
郡庠越二歲試冠軍當餽于四十人中適會闖寇陷
京神州陸沈卽棄去舉子業學灌園種瓜以事父而
父雲堯先生又不忍安受子養于草間求活蓋雲堯
先生自戊午登賢書九上春官不第不肯求仕州縣
丁亥戊子間與一二元臣故老思延鐘簋于閩廣一
隅間關跋涉裝舍從行顛蹶離次與同官十六人負

登者二十餘人同畢命于粵西之江州是地苗獠素不服疆索既利羣賢之所有則聚三十七軀焚而瘞之諸君子之遺殖竟無從別白尋求矣此先生之所以苾棘攢心逃陽綢足行號坐慟而不能暑刻寧帖者也深念毀不滅性染盛爲先于是時緇古籍以滌蕩其結轡而展拓其胸懷乃爇掠之餘卷帙散失瓶無儲粟老少啼號飢來驅我誰乞誰因雖欲久措七尺于硯北以上下數千年網羅四庫七畧奚可得哉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愁多偏少詩書福額

卷十六

九

影髮鬢幾絲而先生且老矣衰病矣且屬續矣先生鬱鬱于兩大倫不得不舉而付於不可知之運會而已矣而謂能由人乎哉檢隨甫稚子泣謂與先生談永筆墨莫如余久知其踟躕莫如余淡行畧不可不述嗟乎嗟乎夫人既抱無限隱痛窒塞難舒一腔熱血揮洒不出而徒抒寫其日用飲食事此與鄉鄰自好之士細廉曲謹相去幾許哉此予所以搦管而不能運毫惟循孺子之言畧書其生卒之年月而已矣嗚呼此而可謂之行畧哉荒畧弁鄙所不辭已

嗚呼丁先生諱若冰字公所號鈍思近年應于下人一號汝濱槎客生于前明天啟丁卯四月 日 時卒于 今上康熙己卯十二月 日 時享年七十有三祖 先生鄉飲耆賓父雲礎先生諱朝棟登萬曆戊午賢書母氏李早卒繼母氏 娶于湯氏玉茗先生之孫女安廬道毓靈先生之長女也毓靈盡瘁王事卒于官其弟叔寧爲之遍擇快婿而得先生于舞象之年亟訂結褵之約及婚數載無出而卒以副室 氏生子二人女二人二子既壯宜有室矣而未

卷十六

一

卜也則以先生志在滇南慟哭而未獲申也初先生十七而遊庠十九而補館視科名可唾手垂成既而謝絕舉子業不事則一以著述爲務雖疏糲不飽賤絮不完一室交謫而不少輟所著易書詩三經解雖有成帙而未經覆訂詩古文詞孺子錄之雖有成稿而散失爲多生平篤守先人所築傍石居不肯出就外館生徒時來時散脩脯不給意豁如也撫弟妹婚嫁不後時和族屬有恩紀間以醫藥治病者甚衆以六壬指示趨避亦甚驗然皆以寄其無聊之苦衷焉

耳壯年有幕于東者致書于先生謂由此可入學
西訪遺殯先生捧書涕洟積歲月終以不其曳裾侯
門而阻步又時時飲泣謂舍此更無引手者此其所
以夢寐不寧而責志以歿也其他善行甚多非先生
之志所存故寧從畧所望大人先生有德之言察其
潛德幽光鑒其畏約自持一無所就有萬難措手者
則無言之言亦附以見也嗚呼

卷十六

七

揭憲武行畧

嗚呼忠臣孝子天地之正氣也國家之元氣也人紀
之所賴以立治亂之所由以分也故興王應運必先
褒錄前代之忠義以砥勵人心而垂世教但世運更
革之際斯人既已之死靡他力任綱常之重原不求
諒于人世而褊衷校刻之徒每設淫辭以訾議正人
此張許所以有殺人食人之誚文謝猶有黃冠友鄉
之誣割股剗肝者且有傷遺體非中道之識也予惟
爲忠臣固難爲忠臣之孝子尤難何也世運既已更

卷十六

七

革舉目皆非吾徒跋前疐後轉喉觸諱匪第人不稱
其能爲子而斯人亦不敢自信其果能爲子否也此
所以數十年忍死泣血賣志以終自行其心之所安
理之至正者而已則純孝揭憲武先生其人也先生
爲前明致身大司馬本朝採公論祠祀鄉賢蒿菴
先生之孝子也孝子生十三歲而有甲申三月闖寇
陷京之禍本朝因得戡亂而定中原然寇盜雖藉以
蕩滅而主人遂已斬焉不祀此蒿菴先生所以有君
親雖抱必死之症而臣子斷無忍視而不進藥之理

也獨是忠臣既已艱關從王義不顧家而孝子年方
童卯不可從戎惟有奉母逃竄以存高曾之嗣續而
已矣于是由邑之西鄙以之豐城之宜川之盧溪之
金谿輾轉數年播遷數十處忠臣既已致命遂志孝
子始得奉母返鄉廬舍悉已拆燬田園悉已籍沒儼
舍而棲拾橡而食所賴以提攜孤孥保全血胤者鄉
先生游公劉公數人而已最勞苦艱危則賸骸奔喪
之義士楊君紫生而已孝子伏念先人體魄雖可以
殉義而不保存精神則不可不炳烺于萬世精神之

卷十六

三

所寄者文章是已乃躡蹻遠涉求遺文于山陬
水澨費二十年心力而得之者僅數篇以編成一集
初得繡谷徐君爲之傳以別駕漢陽禹
公不伐明府慈谿胡公亦堂爲之揭贊付梓而後大
集畧布于梨棗也夫已哉之遺殯得以歸壟已散之
遺文得以壽木此在他賢鮮不以爲可藉手以告無
罪于先人而孝子則不取但已也念先人著書等身
所徵存者不啻百一也乃更以六旬踰七之年復跋
涉八閩與得斷續遺珠而孰知事有大不然者無東

道主人以爲之按羅無罪履芻糗以供其匱乏珠璣
龍化香逸無踪逆旅悽然對影爲耦不得不徒手而
言旋此先生所以數年來伏枕泣血抱無涯之苦衷
而遂寢疾不起也嗚呼七尺之軀可遂棄捐以寧二
人于地下百折不回之氣不歷萬古而長存哉然則
他人之所謂鐘鳴漏盡者正先生體受歸全存順沒
寧之日也以稱純孝人無間言矣先生名貞傳以乃
祖貞符先生七旬而命名也是歲爲前壬申七夕前
一日幼負異質幾于過目不再尊人乃博延名師以

卷十七

四

裁成之十齡便已遍頌五經白是握筆爲文一日而
得二十餘莛當流離奔竄中乃更勤苦力學不耻下
問弱冠遂成通儒復研精理要鑽尋奧旨於以參洛
閩之席而由以入洙泗之懋無惡也卒于皇清康熙
四十有二年癸未臘月二十有七日抱疾幾于一載
病中猶欲備集西江文獻以繼先人所著古今人才
大宗後而病日甚書未底手成且并塗乙其生平所
作之詩文而焚棄之則氣有所不能持而奇疾有以
中之也先是數年先生與不肖某商析疑義常曰我

二人不知誰爲後死我先則子必當誌墓子先則我亦然今先生遂成千古矣朽其敢避後死之責哉然誌墓非得名筆不足以闡揚幽光謹抒其生平苦衷以埃有道而文之君子展其椽筆云爾所居爲鸛塘里系出元名儒溪斯先生之後高祖東泉公卽飲大賓曾祖月溪公祖諱應瑞兄弟學生學成通儒父諱重熙以五經中前明丁丑科進士卷呈御覽有五經通明之評授福寧知州政最超擢銓部未赴而國破艱關赴義歷位至大司馬而致身于建寧郡者也

卷十六

墓

楊氏閭範端嚴居福寧然裙布敝荆當患難然無怨迨夫子報國難備佛孝子所以感于母氏而終身不舉羽生之也娶于李氏前丁丑進士華亭令李公諱茹存之女多賢行其事姑也真能視無形聽無聲也事夫子自少歷老無頃刻而不敬順此孝子所以得盡心于著述也子三人孫男十人凡畧而不詳者俟墓誌填入云

黃石乘行畧

歲進士石乘黃先生賁志以歿旬有五日本肖外弟某返自會城奔哭于柩次孺子元鍾涕洟請曰先君子經既明而行既修曾不一展懷抱卒阨于困窮以死孤當抒寫往蹟請叔父柄筆賜銘無如嗚咽而不能成聲也予曰銘爾先君子須求諸大人先生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也予何敢言何敢予惟畧次行事之一二以埃大人先生之採擇而已嗚呼士子終年抱一經守訓故作爲制舉之文以求合于有司之汰

卷十六

墓

數十年而不一遇卽欲肆其詣力以窺觀古今典範之與贖且有所不暇又安得有所設施功績以康濟於一時而傳信于後世乎不殊靈書魚生死文字間古今文人同一浩歎獨予外兄乎哉而外兄又困粹之尤者也謹狀曰石乘黃先生諱輿堅生而穎異在傳弗勤艾千子先生羅文止先生常與其尊翁尚衡先生會文君以稚齒側筆其間二先生輒奇之十有六歲名學使吳公拔置邑庠試文出諸先達翕然稱黃氏爲有子乙酉後隨父宦于閩粵遭亂播遷不能

自拔及在延平倅于舅勸王幕下隨征指畫有功王
欲委任守延平君遵庭訓遜謝不敢當王才之不置
乃受尤溪教諭之命時延新罹兵燹士民嗷嗷無安
宅君爲請于幕府安輯而嗷咻之士民賴以出水火
而登衽席有一士陷于大獄君力爲解救且大破已
貲以活之士後登甲乙科君視若無與焉庶幾乎公
子有得于人公于竟忘之也者且割買腴田一項以
承贍其貧不能育女者尤溪之俗爲之一變云旣而
湖州閩公諱杜督學入閩聘君校閱文字所資拔

卷十六

七

知名士閩試牘頓爾騰譽爲一時僅事已事罷去歸
于井里遙學使趙公按臨撫郡君裏泥襪入試趙公
大奇之才名大振明年臬長秦公北人亦以倅而有
文得官累任至憲長未爲深知君者然手君文輒嘖
然喜兒眉宇一日夜分閱邸鄆傳奇有感君爲諷諭
深切秦公豁然即日請致仕去君之善曉人也類如
此爾後學使武進楊公首拔君以式多士謂君文當
卽售世君亦以售世之業自許力爲杜門計間以尚
衡先生遺事絀悞在閩君罄家產復行乞爲苦行

以佳歸結案牘躬負遺稿以歸葬又以未獲告喪弗
果塋閉門飲泣計惟有篤志舉子業階寸進以養母
塋父而已矣于是益下帷攻苦間練揣摩人人謂黃
子文如張鷟宜乎萬選萬中也而竟弗售餒于膠庠
三十有四年而後以明經膺歲薦又且十年而以食
貧告終嗚呼羈束以才名顯皓首方以明經舉經果
至是始明耶綬若若者果俟明此而後致彼耶暇令
君不自退抑當髫齡英發時受親王命爲延平寄居
守任職由攝轉真何渠不三槐九棘耶而乃以吾

卷十七

本

未信困厄終生然則篤志學道乃反爲造物者之所
怒耶盈虛消長之道固有理之所不可推事之所不
可解者矣君恒半菽不飽或亭午不舉火內外怡然
無啼飢之聲色夫非教成于家之效耶當事者近歲
開設義學召君主教事宜乎授漿便便矣顧粟至則
羣生徒聚而飽之粟不至則人各颺去君仍泌水洋
洋樂飢如故也生平敏于爲文一日可十數稿不自
收拾無專刻紙社刻數十首遍灸于人口也爲人少
警敏而達于機務繼則函養醇密恂恂然若無一長

可稱者于學專精經傳弗肯泛鶩于諸家至出其精識以衡論詩古文詞往往能中諸名家之疵病此其天資大有過人者不盡以鑽研掌故也以稱經明行修斯無愧已世有立言之君子能無發其恬澹之襟而賜之銘耶謹述其梗概以俟焉

傳傳安行畧
傳公諱道休字遠可號傳安世爲臨川北郭虞溪里人曾祖玉吾公諱國璧登隆慶丁卯賢書任山東萊蕪縣事陞國子助教歿而祀于賢宗祖應星郡學生永仕生三子奇觀奇鳴奇功俱負才名時有臨川至奇之目奇功號大有以明經任永新學副轉安福學正以終大有公受室于豐城名解元徐公州牧徐公愛女過于愛子子彥舉祭西賢科而女亦有曹大姑朱昭著之風慎梓擇配而得大有公大有公舉

卷十六

幸

一女而愛子女亦如徐公初徐孺人之族公也嘗飛杪夢空中飛下黃綾一幅與姊姁爭奪承之孺人得而喜喜而覺覺如真有所得也次日遂舉公骨格有異合族皆相慶焉五歲入小學絕不與羣兒偶俱時受經書課文于母氏九歲遂能爲舉子業每篇成輒千餘字間或二千餘字塾師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惟伯父奇觀極嘆賞之因謂家季曰此子非凡材也當自課其學勿爲村學究所束縛也太有公次年乃携入遠館是年曾一隨母入豐城拜謁舅氏

崩殄試以文頃刻得千五百餘字遂極加稱賞焉次
年族叔祖給諫公以分藩事便道過里門曾一聚羣
從子弟講學公時十一齡耳乃能出奇問難給諫公
大喜謂童子能問諸老成所不能問真吾家千里駒
也越數年隨父館于東邑因爲東邑人代筆應試即
膺首擢焉尋棄去弗掩爲已有迨二十始詣部弟子
員次年儼于四十人中秀學使以試輒以高材
冠其曹耦而賓興大典遂爲其選至丙辰
始以明經膺歲薦又積十年至丙寅始任新建訓

卷一六

三

公受事不卑小官而盡心率道諸生又敦行誨誥
以學行兼修爲諸生程篤每舉胡敬先生鹿洞學
規爲訓常曰學以求爲聖賢也科名乃藉以行吾學
耳苟謂今日之榮藉古力也則志趣凡下矣公之課
士也如此其持已可知矣生平惟飲酒賦詩不以半
刺于謁當事是以院司道府諸貴公皆重之兩次監
修學宮篤耄孝經衍義皆缺掌教而獨任其勞瘁及
竣事報績而掌教者適至公則謙讓弗有其名焉積
十有八年始陞授信州上饒學諭受任甫半載趨奉

上命與合省儒林百八十八人考校于大中丞李公于
時公於諸人中年最高而文最早完中丞公則首援
之以謂文與年而並高也斯亦國士之奇遇矣僉謂
先生自此升矣孰謂返任未踰兩月遽焉一疾不起
哉卒之日貧無以爲殮幸端友周君館于其地乃預
支館穀以襄大事而歸櫬尚無其貲其幼孤乳養無
告匍匐返于臨川泣謂朽某與公知交最深宜有言
以寫其苦衷某皇然駭愕嗟乎某何言哉某何言哉
天實生才而每多不盡其才之憾感士不遇而有代

卷一六

三

自前世而已然寧獨一傅公哉某也後公十年而
皓首無成匱足瞞下將竭其篤鈍以寫公之次何人
將謂借傅公之鬱抑以發胸中憤悶耳獨是公積學
潔行數十餘年不得一展舒其學治以少佐 當世
聖人子惠元元之意身既往矣知交如某者又不能
撰造其希有之行事以告人且人微言輕又不足以
取信于人人何以爲行述哉惟是西昌鄒太史某先
生愼言人也不肯輕許可人其見之于文者謂公風
雅似鄭博士潛心經史似楊龜山切問近思似謝上

蔡心源澄澈如水壺秋月似李延平其訓迪諸生又似胡安定公云云謹次鄒先生之言以俟仁人君子採擇矜憫而採筆而闡發其幽光賜之哀輓碑銘庶足以補一盡其才之缺陷也其世系姻連生卒年月則俟墓誌填入云

先考行述 先考西川公既卒五年乃今始得奉柩塋于七都梅崗山先妣蔡孺人之墓右嗚呼先妣之卒也不孝淡釋膏無所識茲先考之塋也不孝且頑鄙倍甚將納石於幽宮以識世系年月之大畧非藉有德者之言不足以垂示後裔也敢不避非笑妄爲號嘆之聲以俟仁人矜擇焉公諱文燮字秉忠先祖諱廷枚公之幼子先曾祖諱心浴先高祖諱坎益自六世祖伯瑋公始由東鄉之橋西里遷入撫城東隅五世弗仕

卷一六

五

龐敦固弗隕厥聲先祖得考在 旬後家計中落 祖六十有九而卒以故 畢力於學去 產生平孝友慈仁質實誠信不 市道故貨聚不能 饒給歲時伏臘慶忌之日家然 慟哭失聲癸丑陽月不孝率兩豚犬進八十壽觴考猶感泣痛先祖之不覲曾孫也昔時先伯考毓吾公忽陷大獄先考破產以出之時有再從伯同皆謂考久析箸矣宜作商量語考弗恤也性好施與歲歉施粟施藥及施村木甚衆晚獲尊禮西竺施像施梵宇橋梁道路竭其



ZW 2118188824831

2121.7
200d(187)

藏不遺餘費追序更兵火考既壽終不幸孫遂頌不
能舉塋焉顛越播遷悽魂斷魄於改火中而不勝歎
改火之悲也嗚呼痛哉考居恒訓不孝兄弟惟以存
心仁恕為諄諄廿年前鄉里有為不添者為人誣揭
不孝漢偶詢其稿先考大訶責之謂不當求人過失
先考嘉言懿行不勝述不孝無能備述然自鄉黨數
十里咸稱為善士無間言壬子鄰人不戒於火幾及
寢堂登陴而望者數千人咸謂不當殃及善人時大
災亦倖免先考則教誠不孝孤謂火為公物無私

卷十六

三

不宜誕妄不加省修致此大害義弗復可修
聞矣嗚呼痛哉先考...月十九日戌
時卒于康熙乙卯三月廿四日...以己未臘月
十三日巳時先妣生有十八年而歸先君又四年而
生不孝漢又十二年而卒先漢而生者曰鳳後漢而
生者曰鵬俱早夭又後鵬而生者妹也既字施而亦
弗祿漢幼多疾竊嘗記憶先妣顧復之年母子強半
在疾病中耳先妣性柔淑歿三十餘年姑姆娣姒頌
說不衰恒稱引以為女法其卒也漢不能卒哭如禮

武王之幼子德公云

矧又能識其枯樵乎嗚呼痛哉先妣生于乙卯二月
二十有二日戌時卒于戊子八月朔七日巳時塋以
祭已正月朔六日 時先考初娶張氏蘇氏無出繼
馮氏生女一繼則先妣氏蔡子一女一繼周氏副陳
氏子一女一漢娶劉氏官氏俱早世次仲海娶鄭氏
女兄弟長遠沈生麟瑞次遠施孝...材勿遠阮生
爾修漢子二紀思靜思女三長遠庫生晁子宣次議
劉生賓孝勿議彭生堂漢家乙酉甲寅兩經兵火先
世譜牒碑銘略無存者惟大宗諸系記出唐西



卷之十六終